儒藏

精華編二〇四册
集部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儒藏. 精華編. 二〇四/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編.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12

ISBN 978-7-301-11922-8

Ⅰ. ①儒…　Ⅱ. ①北…　Ⅲ. ①儒家　Ⅳ. ①B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2）第 307124 號

書　　　名： 儒藏（精華編二〇四）
著作責任者：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編
責 任 編 輯：童　祁
標 準 書 號：ISBN 978-7-301-11922-8/B・0608
出 版 發 行：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 205 號　100871
網　　　址：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北京大學出版社
電 子 信 箱：zpup@pup.pku.edu.cn
電　　　話：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編輯部 62765691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經　銷　者：新華書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開本　46 印張　401 千字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500.00 元

《儒藏》精華編第二〇四册

首席總編纂 季羡林

項目首席專家 湯一介

總　編　纂 湯一介 龐　樸 孫欽善 安平秋（按年齡排序）

本册主編 陳俊民

《儒藏》精華編凡例

一、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爲中心。《儒藏》爲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

二、《儒藏》精華編爲《儒藏》的一部分，選收《儒藏》中的精要書籍。

三、《儒藏》精華編所收書籍，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按《四庫全書總目》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大類、小類基本參照《中國叢書綜録》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於個别處略作調整。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僅存目録，並注明互見。出土文獻單列爲一個部類，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韓國、日本、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編爲海外文獻部類。

四、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一仍底本原貌，不選編，不改編，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

五、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以對校爲主，確定内容完足、精確率高的版本爲底本，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爲校本。出校堅持少而精，以校正誤爲主，酌校異同。校記力求規範、精煉。

六、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結合古籍標點通例，進行規範化標點。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外，其他一律省略。

七、對較長的篇章，根據文字内容，適當劃分段落。正文原已分段者，不作改動。千字以内的短文一般不分段。

八、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校點説明》，簡要介紹作者生平、該書成書背景、主要内容及影響，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校本（舉全稱後括注簡稱）及其他有關情況。重複出現的作者，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

九、本書用繁體漢字豎排，小注一律排爲單行。

#《儒藏》精華編第二〇四册

集部

范仲淹集

〔北宋〕范仲淹　撰
王瑞來　校點

目録

范文正公集卷第三

范文正公集卷第四

范文正公集卷第五……七八

范文正公集卷第六……一〇〇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一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二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三

范文正公别集卷第二

范文正公别集卷第三

序

尺牘

詩餘

佚文

詩

校點説明

《范仲淹集》，爲北宋范仲淹之詩文集。范仲淹（九八九—一〇五二），字希文，吴縣（今江蘇蘇州）人。生二歲而孤，母攜其改嫁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説。舉大中祥符八年（一〇一五）進士，釋褐爲廣德司理參軍，改權集慶軍節度推官、監泰州西溪鎮鹽倉，知泰州興化縣，徙監楚州糧料院。母喪服除，充秘閣校理，始還姓更名。歷河中府、陳州通判，同管勾國子監，出知睦州、蘇州，權知開封府。出知饒、潤、越州。西夏事起，進龍圖閣直學士，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兼知延州，降知耀州，改慶州，遷環慶路經略安撫使，改陝西安撫經略招討使。慶曆三年（一〇四三），除樞密副使，旋改參知政事。五年罷，以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改知鄧、杭、青、潁等州。皇祐四年（一〇五二）卒。謚文正，贈兵部尚書。《宋史》卷三一四有傳。

范仲淹一生爲宦，屢以直言遭貶。作爲政治家和軍事家，以主持「慶曆新政」和抵禦西夏而聞名。在文學上，提攜歐陽修、尹洙，並以自身創作與提倡，大力推動古文運動發展。於理學創生，其功亦非淺。獎掖「宋初三先生」胡瑗、孫復、石介，提攜理學家張載、李覯；並且早期主持書院，慶曆新政中實施普及學校教育，同時也寫下論説《易義》。在《宋元學案》，遂有「高平學案」一席之地。

范仲淹著作，生前自編有《丹陽集》八卷，今佚。去世後，有其子范純粹等編纂、蘇軾作序之《范文正公集》二十卷，今存。南宋人另輯有別集四卷。此外，尚有《范文正公政府奏議》二卷、《范文正公尺牘》三卷行世。

現存范集版本，除一種所謂北宋本者之外，主要爲元天曆系統本。考察兩種版本之編次，知源

出於一。前者依據避諱闕筆以及蘇軾序文，可斷定爲初刊於元祐年間。後者依據將「構」字記作「御名」，知初刊在南宋高宗時期。前者傳世頗寡，後者則自問世，屢經補訂刊行，流傳甚廣。繼初刊之後，乾道三年（一一六七）由知州俞翊刻於鄱陽（饒州）郡齋，是爲「乾道本」。淳熙十三年（一一八六），由州屬官綦焕再度刊刻。此次刊刻，依據舊京本《丹陽集》加以校勘，並從中輯得詩文三十七篇，補作《遺集》附刊於後，遂成後來《別集》之前身，是爲淳熙本。從此范集便以本集二十卷、別集四卷之形式固定下來。此後之嘉定五年（一二一二），饒州又有重修本刊刻。是爲淳熙嘉定遞修本。此次重刊，補入《范文正公政府奏議》二卷。據書中所刻牌記可知，百餘年後之天曆元年（一三二八），淳熙嘉定遞修本又爲范氏子孫刊於家塾歲寒堂，是爲元天曆本。

自元天曆本始，范氏家刻本自成歲寒堂版本系統，内容不斷有集外增益。後至元丁丑（一三三七），由范仲淹八世孫范文英補入原本單行之《范文正公尺牘》。范仲淹本人作品之搜集已基本完備，本集趨於定型，附録内容開始陸續增加。此爲歲寒堂本之特色之一。元歲寒堂本附録所增計有以下十一種：南宋樓鑰編次、裔孫范之柔校訂《范文正公年譜》，元范國儁編《年譜補遺》，《范文正公言行拾遺事録》，北宋陳貽範撰《范文正公鄱陽遺事録》，《義莊規矩》，《褒賢集》，《褒賢祠記》，《朝廷優崇》，《諸賢贊頌論疏》，《諸賢詩頌》，《祭文》。明代歲寒堂本乃范仲淹十五世孫范惟元刊於嘉靖間。此本係元天曆本之補訂本，文字行款基本無變化。《四部叢刊》影印之明翻元刊本即此本。降至清代，屢經刷印之歲寒堂本之舊版已無法再用，因此另起爐灶，重新開版刊刻。歲寒堂本新版刊於康熙年間，鐫刻精美，且訂正不少舊版訛誤。嗣後，道光乃至宣統年間，此本均又重加翻刻。在明代，范集於萬曆三十六年（一六〇八）、三十七年（一六〇九）相繼又有毛一鷺刊本與康丕揚刊本。

兩種版本均將本集、別集、奏議、尺牘打散，依照明人習慣，先公後私，即先奏議劄表後詩文之方式，將原書整塊位移重編，毛本所增僅爲詩餘，康本附録所增爲《陝西五路圖》與《西夏地形圖》。均爲不成系統之范集變體。清代《正誼堂全書》續集亦收録有《范文正公集》，然僅爲九卷之節本。此本後收録於《叢書集成初編》。《四庫全書》本亦有其價值。四庫本除正集二十卷、別集四卷之外，尚收録有康熙中范仲淹裔孫范能濬搜集編纂之《補編》五卷。卷一爲集外佚文，奏議類居多，大多輯自宋人《國朝諸臣奏議》。

綜上所述，范集主要版本有北宋本與元天曆本系統兩種。論者均認爲宋、元二本差異很大，似非出自同一版本系統。然仔細觀察，二本詩文篇次在分卷上整塊位移，已表明源出於一。如前所述，根據避諱，北宋本初刊當在元祐以後，元天曆本初刊當在南宋初年高宗時期。從這一事實來看，北宋本自然早於元天曆本初刊。然而，通過比較宋元二本内容，可以揭示出完全相反之事實。分明源出於一之宋元二本，元本居然較多出二十三篇，而宋本僅比元本多出一詩。二本共有之篇目，在内容上宋本多闕，而元本皆存。這些均非刊刻脱落。篇目多，尚可解釋爲後來之增補。而之於同樣篇目，後出者較先出者時間記載具體、文字内容詳實，在邏輯上解釋不通。答案只有一個，元本之祖本早於現存北宋本，而宋本則是元本祖本之省文本，乃至散佚本。上述關於范集版本之考證，詳見整理者刊於台北央圖館刊一九九六年第一期之《范仲淹版本問題考辨》。

根據「早」、「多」、「好」之善本判斷原則，揆之范集具體狀況，此次整理，採用最爲接近范集原始面貌之明翻元天曆本爲底本，以宋本、《四庫全書》本、清康熙並宣統歲寒堂本對校，《宋文鑑》、《國朝諸臣奏議》、《續資治通鑑長編》等宋代文獻凡有引録者，均取以參校。詩文篇次，一仍底本之舊，删除底本附録與范仲淹文字無關之内容。《范文正

公集》補編部分，以四庫本爲底本。宋世以降，范仲淹集外佚文間出，此次整理，儘可能搜集整理，於補編之後，獨立成卷。所輯佚詩文無題者，依據内容擬題。由於此次整理之范仲淹詩文集，已超出原有之《范文正公集》，誠屬范仲淹之作品全集，按原集名書，名難副實，因重新擬名爲《范仲淹集》，包括有《范文正公集》、别集、《范文正公政府奏議》、《范文正公尺牘》、《范文正公集》補編，以及新輯佚文。

底本附益有關范仲淹資料甚多，此次整理，不遑俱録，僅擇其要者，並補其所無，録《范文正公文集敘》、《范文正公奏議序》、神道碑、墓誌銘、宋人張唐英撰《文正公傳》、《宋史》本傳、《范文正公年譜》、年譜補遺以及范集之主要跋文與牌記。附録部分於明顯訛誤亦間加校勘。《范文正公年譜》是研究范仲淹生平事蹟之基本史籍，然本身訛誤較多，因於年譜之後，附録舊作《范文正公年譜抉誤》，作爲參考。

此次乃爲二十餘年後再次整理范集，校書如掃落葉，旋掃旋生。疏漏之處，故所不免，切望四方博雅有以教之。

校點者　王瑞來

范文正公集卷第一

古賦

明堂賦

臣聞明堂者，❶天子布政之宮也。在國之陽，于巳之方。廣大乎天地之象，高明乎日月之章。崇百王之大觀，揭三宮之中央。昭壯麗于神州，宣英茂於皇猷。頒金玉之宏度，集人神之丕休。故可祀先王以配上帝，坐天子而朝諸侯者也。

粵自蒼牙開極，黃靈耀德，巢穴以革，棟宇以植，徹太古之弊，明大壯之則。風雨攸止，宮室斯美。將復崇高乎富貴之位，統和乎天人之理，乃聖大造，明堂肇起。明以清其居，堂以高而視。壁廓焉而四達，殿巋焉而中峙。禮以潔而儉，必表之以茅；❷教以清而流，故環之以水。暨二帝之述焉，合五府而祭矣。逮夫夏禮秩秩，奉以世室；商祀穆穆，制以重屋。神禹卑宮，階以一尺之崇；成湯受命，革以三尺之盛。赫赫周堂，制度景彰。七筵兮南北之廣，九筵兮西東之長。堂并包於五室，室辨正於五方。左青陽而右總章，面明堂而背北堂。耽然太室，儼乎中黃。都徽名之在南，取盛德之向陽。或謂厥堂惟一，厥室惟九，闢闔其三

❶「聞」，原誤作「間」，據四庫本改。
❷「必」，四庫本作「故」。

十六户，疏達兮七十二牖。亦規上而天覆，復矩下而坤厚。近郊之宫，廣而能受；通天之宇，高而弗偶。八方象其幅員，九陛參其前後。桓桓焉聽政之廟，應辰而周彰；趪趪焉承天之柱，列宿而相望。環林兮葱葱，圓海兮泱泱。既方舟而經梁，復素飾其迴牆。陳位序以有嚴，議法象而必臧。示邦域之景鑠，期人神之樂康。左有辟雍，天子學宫。墳籍浩以明備，文物森其會同。奉三壽以昜天下之孝，設三乏以勸諸侯之風。右有靈臺，庶民子來。若經始於神明，迺占候於昭回。天之道也，惟默默以有象；聖之心也，蓋惕惕於無災。此三雍之大者，故百世以欽哉。

若夫約周之禮，稟夏之正。天子升青陽之位，體大德之生，彼相協謀，有司奉行。慶賜必均，曆象必明。布農事於準直，習舞德於和平。止伯益之伐木，禁蚩尤之稱兵。惟倉廩兮，賑天之窮；惟幣帛兮，禮邦之英。無隱不彰，無潛不亨。蒙蕩蕩之至仁，浸灝灝之醇精。此明堂之春也，萬物爲之榮。

又若炎以繼天，羲以永日。始於仲吕之管，復于清宫之律。天子乃登諸明堂，暨夫太室，命盛樂以象德，致大雩以祈實。升高明而有豫，定心氣而無逸。静百官之事，驅五穀之疾。無索於關，無難於門。止北伐之威，以助養於生生；導南風之和，以飾喜於元元。此明堂之夏也，萬物爲之繁。

爾乃象正火位，德王金行。羽漸干以南嚮，穀萬斯而西成。天子乃居總章之奥，奏清商之聲。圖有功而專任，詰不義而徂征。脩法制以謹收藏之令，養衰老以恤揺落之情。同我度量，平予權衡。人社以崇，

厚兆民報本之志；神倉以秘，示萬邦致孝之誠。此明堂之秋也，天下爲之清。

及夫蟲介時分，虎威夕永。詩人發其涼之詠，日官賓可愛之景。天子乃北堂以居，南面而省。錫飲蒸之慶，從祀寒之請。於是戒門閭，備邊境，勞三農於休息，警百辟於恭靖。關市必易，官室必整。飭國典以俟來歲器斯徹，無事之官必省。無用之之宜，講武經以肅萬邦之屏。此明堂之冬也，天下爲之静。

斯乃順其時與物咸宜，適其變使民不倦者也。稽夫宗祀之文，大享之辰，上儀乎皇皇，盛節兮彬彬。比於郊也，我則取文之勝；方其廟也，我則取質之純。損益其禮，尊嚴其親。五天之座，曄曄以陳。五常之席，弈弈而倫。惟太室之位，迺上帝之神。作配者先王，從祀者五臣。樽罍離離，玉幣莘莘。牲牢之舉，既遵於夏后；蔬果之薦，復本於周人。禮無不當，誠無不臻。聖人於是出齋宫而肅肅，被法服而循循。酌一獻以從質，躬百拜以表寅。司儀實相，樂正攸賓。進俎豆之吉蠲，羅簨簴之輪囷。六樂咸在，統美乎列皇；八風相盪，同和乎大鈞。下舞上歌，蹈德詠仁。非常之祭，駿及者萬國；莫大之孝，蟻懷者兆民。於是神醉其德，人樂而極。太史書於策，大夫頌於國。頌曰：明堂崇之，明王祀之。禮以成之，樂以歌之。光天之下，教以化之。

若夫元朔會同，群后對越。穆穆乎舜門之闢，晰晰乎宣燎之發。帝時待旦而久，求衣以先，紆黄組，冠通天。建日月，服乾坤。佩干將，升崑崙。進山嶽之圭，當雲龍之軒。正聖人之大寶，示天下之有尊。巍巍焉負扆而立，濟濟焉辨色而入。太常正

其等衰，九賓序其名級。中階之前，三公屹然；應門之外，九采察焉。阼階之東，諸侯以同；西階之西，諸伯以齊。門東北面者子之位，門西東上者男之次。東門之外，則有樂浪、蟠木九夷之國，西面而北上；西門之外，則有蒙汜、大秦六戎之屬，南上而東向。南門之外，則有朱垠、越裳八蠻之族，唯北是望；北門之外，則有葷粥、幽陵五狄之種，唯東是尚。於是兟兟旅進，鏘鏘肆覲。嚮明者蓋取諸離，觀光者受之以晉。君臣之位定，禮樂之道振。雅韶以奏，文鐸以徇。皆望雲而就日，必歌堯而頌舜。上和而下樂，金聲而玉潤。況乎晨光赫曦，天顔弗違。冕紱兮霞集，玉帛兮川歸，盛乎王庭之聲明，焕乎天家之光輝。若北辰之會衆星，咸粲粲而在共；如太陽之臨多露，普湛湛而將晞。莫不君三揖于上，臣載拜于下。行典禮，揚風雅，訪雋良，議窮寡。人曷幽而覆盆？賢曷惻而遺野？于以盛名器，于以休宗社。署聖法於圓闕，馳神教於方夏。皇哉耀今昔之榮觀，至哉敷億兆之純嘏。故曰揖讓而治天下者，明堂之謂也。

惜乎三代以還，智者間間；諸儒靡協，議者喋喋。而皆膠其增損，忘禮樂之大本；泥於廣狹，廢皇王之大業。使朝廷茫然有逾遠之歎，惘然有中輟之議。殊不知五帝非沿樂而興，三王豈襲禮而至？爲明堂之道，不必尚其奥。行明堂之義，不必盡其制。適道者與權，忘象者得意。大樂同天地之和，豈匏竹而已矣？大禮同天地之節，豈豆籩之云爾？自漢魏之下，暨隋唐之際，堂或三五之上，道非三五之世。蓋不取其厚而取其薄，不得其大而得其細。享配之文，或然未分；政教之烈，斯焉弗聞。

是則帝道不施，胡取乎總期？皇德不隆，胡取乎合宫？

故夫明堂之設也，天子居之，日慎日思。思之何也？萬微存乎消息。慎之何也？兆靈繫之安危。繇是惟克念以作聖，思堯舜之齊名。懼巍巍之弗逮，迺孜孜於鷄鳴。唯至平之休代，思阜財於吾民。懼四維之有艱，尚瘡痍而百辛。故聖人之寶儉，弗下剥而上侈。思寡費而薄索，民庶幾于格耻。惟下武之太寧，亦省躬于干戈。取諸豫於四方，慨風雲以長歌。惟知人其古難，思濟濟乎賢者。蓋舉一於臯陶，迺連茹于天下。惟好生之至德，思與物而爲春。懼幽陋之靡及，常咨命于仁人。惟及人之一德，始若晦而彌彰。故三五之君子，騰茂實而無疆。惟皇極之大範，思天下而與平。懼萬物之或差，持我心於誠衡。然後見天下齊於無體，和於無聲。厖眉而壽，吾何仁之有？含哺而嬉，吾何力之爲？但淵淵緜緜，無反無偏。浸淳澤以咸若，樂鴻化於自然。此明堂之道也，蓋無得而稱焉。

我國家凝粹百靈，薦馨三極，東升煙於岱首，西展琮於汾側。未正天神之府，以讓皇人之德。祖考來格，侑配天之儀；諸侯入朝，思助祭之職。豈上聖之謙，而愚臣之惑也？臣請考列辟之明術，塞處士之横議，約其制，復其位，儉不爲其陋，奢不爲其肆。斟酌乎三五，擬議乎簡易。展宗祀之禮，正朝會之義。廣明堂之妙道，極真人之能事。以至聖子神孫，億千萬期，登於斯，念於斯，受天之禧，與天下宜而已乎。

秋香亭賦并序

提點屯田鉅鹿公就使居之北，擇高而亭。背孤巘，面横江，植菊以爲好，命曰「秋香亭」。呼賓酹酒以落之，僕賦而侑焉。

鄭公之後兮，宜其百禄。使于南國兮，鏗金粹玉。倚大旆於江干，揭高亭於山麓。江無煙而練迴，山有嵐而屏矗。一朝賞心，千里在目。時也秋風起兮寥寥，寒林脱兮蕭蕭。有翠皆歇，無紅可凋。獨有佳菊，弗冶弗夭。采采亭際，可以卒歲。畜金行之勁性，賦土爰之甘味。氣驕松筠，香滅蘭蕙。露溥溥以見滋，霜肅肅而敢避。其芳其好，胡然不早？歲寒後知，殊小人之草；黄中通理，得君子之道。飲者忘醉，而餌者忘老。公曰：時哉時哉，我賓我來。緩泛遲歌，如春登臺。

歌曰：賦高亭兮盤桓，美秋香而酡顔。望飛鴻兮冥冥，愛白雲之閑閑。

又歌曰：曾不知吾曹者將與夫謝安，不可盡歡，而聿去乎東山；又不知將與夫劉伶，不可復醒，而蔑聞乎雷霆。豈無可而無不可兮？一逍遥以皆寧。

靈烏賦并序

梅君聖俞作是賦，曾不我鄙，而寄以爲好。因勉而和之，庶幾感物之意，同歸而殊塗矣。

靈烏，靈烏，爾之爲禽兮，何不高翔而遠翥？何爲號呼于人兮，告吉凶而逢怒？方將折爾翅而烹爾軀，徒悔焉而亡路。彼啞啞兮如愬，請臆對而心諭。

我有生兮，累陰陽之含育；我有質兮，處天地之覆露。長慈母之危巢，託主人之佳樹。斤不我伐，彈不我仆。母之鞠兮孔艱，主之仁兮則安。度春風兮，既成我以羽翰；眷庭柯兮，❶欲去君而盤桓。思報之意，厥聲或異。警於未形，❷恐於未熾。知我者謂吉之先，不知我者謂凶之類。故告之則反災于身，不告之則稔禍于人。主恩或忘，我懷靡臧。雖死而告，爲凶之防。亦由桑妖于庭，懼而脩德，俾王之興；雉恠于鼎，懼而脩德，俾王之盛。天聽甚邇，人言曷病？彼希聲之鳳皇，亦見譏於楚狂；彼不世之麒麟，亦見傷於魯人。鳳豈以譏而不靈？麟豈以傷而不仁？故割而可卷，孰爲神兵？焚而可變，孰爲英瓊？寧鳴而死，不默而生。胡不學太倉之鼠兮，何必仁爲？豐食而肥。倉苟竭兮，吾將安歸？又不學荒城之狐兮，何必義爲？深穴而威。城苟圮兮，吾將疇依？

寧驥子之困于馳騖兮，駑駘泰於芻養；寧鵷鶵之飢於雲霄兮，鴟鳶飫乎草莽。君不見仲尼之云兮，予欲無言，纍纍四方，曾不得而已焉。又不見孟軻之志兮，養其浩然，皇皇三月，曾何敢以休焉。此小者優優，而大者乾乾。我烏也，勤於母兮自天，愛於主兮自天；人有言兮是然，人無言兮是然。

❶「庭」，原爲墨丁，據宋本、四庫本並《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四四引補。

❷「警」，原爲墨丁，據宋本、四庫本並《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四四引補。

古詩

謝黄總太博見示文集

松桂有嘉色，不與衆芳期。金石有正聲，詎將群響隨？君子著雅言，以道不以時。仰止江夏公，大醇無小疵。孜孜經緯心，落落教化辭。上有帝皇道，下有人臣規。邈與聖賢會，豈以富貴移？誰言荆棘滋？獨此生蘭芝。誰言黿鼉繁？獨此蟠龍龜。豈徒一時異？將爲千古奇。願此周召風，達我堯舜知。致之諷諫路，陞之誥命司。二雅正得失，五典陳雍熙。頌聲格九廟，王澤及四夷。自然天下文，不復迷宗師。

四民詩

士

前王詔多士，咸以德爲先。道從仁義廣，名由忠孝全。美禄報爾功，好爵縻爾賢。黜陟金鑑下，昭昭媸與妍。此道日以疏，善惡何茫然。君子不斥怨，歸諸命與天。術者乘其隙，異端千萬惑。天道入指掌，神心出胸臆。聽幽不聽明，言命不言德。學者忽其本，仕者浮於職。節義爲空言，功名思苟得。天下無所勸，賞罰幾乎息。陰陽有變化，其神固不測。禍福有倚伏，循環亦無極。前聖不敢言，小人爾能臆。裨竈方激揚，孔子甘寂默。六經無光輝，反如日月蝕。大道豈復興，此弊何時

抑？末路競馳騁，澆風揚羽翼。昔多松栢心，今皆桃李色。願言造物者，回此天地力。

農

聖人作耒耜，蒼蒼民乃粒。國俗儉且淳，人足而家給。九載襄陵禍，比户猶安輯。何人變清風，驕奢日相襲？制度非唐虞，賦斂由呼吸。傷哉田桑人，常悲大絃急。一夫耕幾壠，游墮如雲集。一蠶吐幾絲，羅綺如山入。太平不自存，凶荒亦何及？神農與后稷，有靈應爲泣。

工

先王教百工，作爲天下器。周旦意不朽，刊之《考工記》。嗟嗟遠聖人，制度日以紛。窈窕阿房宫，萬態横青雲。熒煌甲乙帳，一朝那肯焚？秦漢驕心起，陳隋益其侈。鼓舞天下風，滔滔弗能止。可甚佛老徒，不取慈儉書。竭我百家産，崇爾一室居。四海競如此，金碧照萬里。茅茨帝者榮，今爲庶人耻。宜哉老成言，欲攞般輸指。

商

嘗聞商者云，轉貨賴斯民。遠近日中合，有無天下均。上以利吾國，下以藩吾身。周官有常籍，豈云逐末人？天意亦何事，狼虎生貪秦。經界變阡陌，吾商苦悲辛。四民無常籍，茫茫僞與真。游者竊吾利，墮者亂吾倫。淳源一以蕩，頹波浩無津。可堪貴與富，侈態日日新。萬里奉綺羅，九陌資埃塵。窮山無遺寶，竭海無遺珍。鬼神爲之勞，天地爲之貧。此弊已千

載，千載猶因循。桑柘不成林，荆棘有餘春。吾商則何罪，君子耻爲隣？上有堯舜主，下有周召臣。琴瑟願更張，使我歌良辰。何日用此言，皇天豈不仁？

寄題孫氏碧鮮亭

天地何風流，復生王子猷。黄金買碧鮮，緑玉排清秋。非木亦非草，東君歲寒寶。耿耿金石性，雪霜不能老。清風乃故人，徘徊過此君。泠泠鈞天音，千載猶得聞。應是聖賢魄，鍾爲此標格。高節見直清，靈心隱虚白。粉筠多體貌，錦籜見兒童。上交松桂枝，下結蘭蕙叢。秀氣藹晴嵐，翠光凝緑水。明月白露中，静如隱君子。不願湘靈泣，不求伶倫吹。鳳皇得未晚，蛟龍起何時？蕭蕭雲水間，良與主人宜。紅塵滿浮世，何當拂長袂？坐嘯此亭中，行歌此亭際。逍遥復逍遥，不知千萬歲。

贈張先生

應是少微星，又云嚴君平。浩歌七十餘，未嘗識戈兵。康寧福已大，清静道自生。邈與神仙期，不犯寵辱驚。讀《易》夢周公，大得天地情。養志學浮丘，久鍊日月精。壽存金石性，嘯作鸞鳳聲。陰德不形言，一一在幽明。何當换金骨，五雲朝玉京。有客淳且狂，少小愛功名。非謂鐘鼎重，非謂簞瓢輕。素聞前哲道，欲向聖朝行。風塵三十六，未作萬人英。迺聞頭角者，五神長戰争。禍福有倚伏，富貴多虧盈。金門不乏雋，白雲宜退耕。人間有嵩

華，棲之比蓬瀛。芝田春藹藹，玉澗晝錚錚。峰巒多秀色，杉桂一何清。月壑認瑶池，花巖列錦城。朱絃冉冉奏，金醴遲遲傾。相勸綺季徒，頽玉信縱横。此樂不尋常，何苦事浮榮？願師先覺者，遠遠濯吾纓。

明月謡

明月在天西，❶初如玉鈎微。一夕增一分，堂堂有餘輝。不掩五星耀，不礙浮雲飛。徘徊河漢間，秀色若可飡。清風起叢桂，白露生堦蘭。高樓望君時，爲君拂金徽。奏以堯舜音，此音天與稀。明月或可聞，顧我亦依依。月有萬古光，人有萬古心。此心良可歌，憑月爲知音。

上漢謡

真人累陰德，聞之三十天。一朝鸞鶴來，高舉爲神仙。冉冉去紅塵，飄飄凌紫煙。下有脩真者，望拜何拳拳。願君銀臺上，侍帝玉案前。當有人間問，請爲天下宣。自從混沌死，淳風日衰靡。百王道不同，萬物情多詭。堯舜累代仁，絃歌始能治。桀紂一旦非，宗廟自然一作白日。毁。是非既循環，興亡亦繼軌。福至在朱門，禍來先赤子。嘗聞自天意，天意豈如此？何爲治亂間，多言歷數爾？願天賜吾君，如天千萬春。明與日月久，恩將雨露均。帝力何可見？物情自欣欣。人復不言天，天

❶「在」，宋本作「升」。

亦不傷人。天人兩相忘，逍遥何有鄉。吾當飲且歌，不知羲與黄。

清風謡

清風何處來，先此高高臺。蘭叢國香起，桂枝天籟迴。飄飄度清漢，浮雲安在哉？萬古鬱結心，一旦爲君開。有客慰所思，臨風久徘徊。神若遊華胥，身疑立天台。極渴飲沆瀣，大暑執瓊瓌。曠如携松丘，騰上煙霞遊。熙如揖莊老，語人逍遥道。朱絃鼓其薰，可以解吾民。滄浪比其清，可以濯吾纓。願此陽春時，勿使飄暴生。千靈無結慍，萬卉不摧榮。庶幾宋玉賦，聊廣楚王情。

書海陵滕從事文會堂

東南滄海郡，幕府清風堂。詩書對周孔，琴瑟親羲黄。君子不獨樂，我朋來遠方。言蘭一相接，豈特十步香？德星一相聚，直有千載光。道味清可挹，文思高若翔。笙磬得同聲，精色皆激揚。栽培盡桃李，棲止皆鸞皇。琢玉作鎮圭，鑄金爲干將。猗哉滕子京，此意久而芳。

上都行送張伯玉

上都有聖人，日月一以新。曄曄天下才，西走堯舜賓。百谷望東浸，萬星依北辰。直者爲之轅，曲者爲之輪。一材不復遺，况此席上珍。南山張公子，氣象清且

淳。懷有綺繡文，朝無瓜瓞親。寸心如鐵石，不羞賤與貧。買臣起白社，賈誼富青春。寶此金轆轤，去去延平津。

鳴琴

思古理鳴琴，聲聲動金玉。何以報昔人，傳此堯舜曲？

馴鷗詠

萬物有常性，性無不貴生。風翔與駿奔，一一遠害情。歘彼沙上鷗，皎皎霜雪明。月宿滄洲靜，日浴滄浪清。何以狎溪人，溪人澹無營。循循自飲啄，往往相逢迎。徘徊兩無猜，何慕復何驚？客有懷依依，雲水言將歸。逐爾群鷗樂，群鷗爾勿飛。此心未忘者，天機非殺機。

古鑑

磨此千年鑑，朱顔清可覽。君看日月光，無求照人膽。

贈樊秀才 知古之孫

五代雲雷屯，九野皆龍戰。開國如棋枰，皇極何由建？太祖乘天飛，大發光華旦。樊公江表來，經綸速如電。微子入姬周，倉皇救塗炭。四海乃大同，萬里聞薰風。禮樂與征伐，出自明光宫。大勳未大賞，積慶宜無窮。李廣不封侯，繼世多英雄。公有承家子，所至神明理。復有起家孫，一見知千里。和氣十洲春，清流九江

水。非有神筆夢，粲粲文何綺。天子青春朝，列鼎招英髦。明年桃李開，❶禹浪如霞高。之子可變化，咫尺登金鼇。始知祖德長，光輝傳佩刀。

贈棋者

何處逢神仙，傳此棋上旨？靜持生殺權，密照安危理。接勝如雲舒，禦敵如山止。突圍秦師震，諸侯皆披靡。入險漢將危，奇兵翻背水。勢應不可隳，關河常表裏。南軒春日長，國手相得喜。泰山不礙目，疾雷不經耳。一子貴千金，一路重千里。精思入於神，變化胡能擬？成敗繫之人，吾當著棋史。

歲寒堂三題并序❷

堯舜受命於天，松栢受命於地。則物之有松栢，猶人之有堯舜也。是故聖人觀有心而制禮，體後凋以辨義。丁公神遇，鑑寐形焉。陶相真棲，風韻在矣。前言往行，豈徒然哉？吾家西齋僅百載，二松對植，扶疏在軒，靈根不孤，本支相茂，❸卓然有立，儼乎若思。霜霰交零，莫能屈其性；絲桐間發，莫能擬其聲。不出户庭，如在林壑。某少長北地，近還平江。美先人之故廬，有君子之嘉樹。清陰大庇，期於千年。

❶「李」，宋本作「花」。
❷「并序」，此二字原無，據宋本補。
❸「支」，原誤作「文」，據宋本、四庫本并《吴都文粹續集》卷四八引録改。

豈徒風朝月夕，爲耳目之資者哉？因命其西齋曰「歲寒堂」，松曰「君子樹」。樹之側有閣焉，曰「松風閣」。美之以名，居之斯逸。由我祖德，貽厥孫謀。昆弟雲來，是仰是則。可以爲友，可以爲師。持松之清，遠恥辱矣。執松之勁，無柔邪矣。稟松之色，義不變矣。揚松之聲，名彰聞矣。有松之心，德可長矣。念茲在茲，我族其光矣。子子孫孫，勿翦勿伐。惟吾家之舊物，在歲寒而後知。天地憐其材，而況於人乎？作詩紀之，以永長也。

歲寒堂

我先本唐相，弈世天衢行。子孫四方志，有家在江城。雙松儼可愛，高堂因以名。雅知堂上居，宛得山中情。目有千年色，耳有千年聲。六月無炎光，長如玉壺清。于以聚詩書，教子脩誠明。于以列鍾鼓，邀賓樂昇平。緑煙亦何知，終日在簷楹。太陽無偏照，自然虛白生。不向摇落地，何憂歲峥嶸？勗哉肯構人，處之千萬榮。

君子樹

二松何年植？清風未嘗息。夭矯向庭户，雙龍思霹靂。豈無桃李姿？賤彼非正色。豈無蘭菊芳？貴此有清德。萬木怨摇落，獨如春山碧。迺知天地威，亦向歲寒惜。有聲若江河，[1]有心若金璧。雅爲君子材，對之每前席。或當應自然，化爲補天石。

❶「河」，四庫本作「湖」。

松風閣

此閣宜登臨，上有松風吟。非絃亦非匏，自起簫韶音。明月萬里時，何必開緑琴？鳳皇下雲霓，鏘鏘鳴中林。淳如葛天歌，太古傳于今。潔如庖羲易，洗人平生心。安得嘉賓來，當之共披襟？陶景若在仙，千載一相尋。

贈都下隱者

梅福隱市門，嚴平居卜肆。乃知神仙徒，非必煙霞地。異哉西山人，逍遥京洛塵。門多長者車，察脉如有神。軒皇萬餘載，此術了然在。精意洞五行，飛名落四海。結舍擬滄洲，東池接御溝。蘭芳披幽徑，琴樽在小舟。清夜泛月華，宛是江湖遊。他日上雲去，茲爲黄鶴樓。

范文正公集卷第一

范文正公集卷第二

古詩

和人遊嵩山十二題

公路澗曹公與袁紹常爭據此地

嵩高發靈源，北望洛陽注。清流引河漢，白氣横雲霧。英雄惜此地，百萬曾相距。近代無戰爭，常人自來去。

拜馬澗子晉登仙，遺馬於此，鄉人見之皆拜

傳聞王子仙，澗邊遺一驥。❶當時青雲路，鷄犬亦可致。未必真龍媒，悠悠在平地。

二室道

太室何森聳，少室欲飛動。相對起雲霞，恍如遊仙夢。何以寵此行？行歌降神頌。

自峻極中院步登太室中峰

白雲隨人來，翩翩疾如馬。洪崖與浮丘，襟袂安足把。不來峻極遊，何能小天下？

❶「一」，宋本、四庫本均作「逸」。

玉　女　窗

窈窕玉女窗，想像玉女粧。皎皎月爲鑑，飄飄霓作裳。莫學陽臺夢，無端惑楚王。

玉女搗衣石

但見巖前砧，誰聞月下杵。金文與鐵色，璨璨知千古。試問搗衣仙，何如補天女？

天　門

天門絶境遊，熙然揖灝氣。下顧莽蒼間，雲雷走平地。天威不遠人，孰舊本作莫。起欺天意。

天　門　泉

天門有靈泉，埃塵未嘗至。日月自高照，雲霞亦輝庇。惟抱夷齊心，飲之可無愧。

天　池

岳頂見天池，❶神異安可度。勿謂無波濤，雲雷有時惡。乘此澄清間，吾纓可以濯。

三　醉　石

巍巍八仙壇，上有三醉石。憐此高陽徒，如欒華胥域。憔悴澤邊人，獨醒良可惜。

❶「天」，宋本作「仙」。

峻極上寺

徘徊峻極寺，清意滿煙霞。好風從天來，吹落桂樹花。高高人物外，猶屬梵王家。

中　峰

嵩高最高處，逸客偶登臨。迴看日月影，正得天地心。念此非常遊，千載一披襟。

聽真上人琴歌

銀潢耿耿霜稜稜，西軒月色寒如冰。❶伏犧上人一叩朱絲繩，❷萬籟不起秋光凝。伏犧歸天忽千古，我聞遺音淚如雨。嗟嗟不及鄭衛兒，北里南隣競歌舞。競歌舞，何時休，師襄堂上心悠悠。擊浮金，戛鳴玉，老龍秋啼滄海底。幼猿暮嘯寒山曲，隴頭瑟瑟咽流泉。❸洞庭蕭蕭落寒木，此聲感物何太靈。十二銜珠下仙鵠，爲予再奏《南風》詩，神人和暢舜無爲。爲予試彈《廣陵散》，鬼物悲哀晉方亂。乃知聖人情慮深，將治四海先治琴。興亡哀樂不我遁，❹坐中可見天下心。感公遺我正始音，何以報之千黃金。

❶「軒」，《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二二引作「窗」。
❷「上人」，《古今事文類聚》引作「江上」。
❸「流」，《古今事文類聚》引作「幽」。
❹「遁」，《古今事文類聚》引作「道」。

和僧長吉湖居五題

湖　山

湖山滿清氣，賞心甲吴越。晴嵐起片雲，晚水連初月。漁父得意歸，歌詩等閒發。❶

水　月

千尋月脚寒，湖影浄於天。忽如常娥宫，俯仰見嬋娟。更約中秋夕，長津無寸煙。

筠　亭

爲愛碧鮮亭，入夏敂敂至。臺樹競生煙，獨有清涼意。高岡鳳不來，幽人此沉醉。

風　笛

風引湖邊笛，焉知非隱淪。一聲裂雲去，明月生精神。無爲《落梅》調，留寄隴頭人。

渚　蓮

武陵誰家子，波面雙雙渡。空積心中絲，未成機上素。似共織女期，秋宵苦霜露。

酬葉道卿學士見寄

世傳學中禄，小子迺逢辰。一入諫諍

❶「詩」，宋本並四庫本均作「聲」。

司，鴻毛忽其身。可負萬乘主，甘爲三黜人。豈量堯舜心，如日照孤臣。薄責落善地，雅尚過朝倫。僅同龜在泥，敢冀蠖求伸。朱樓逼清江，下睨百丈鱗。羡此南魚樂，不忍持鈎輪。爲郡良優優，乏才止循循。恬愉弗擾外，何以慰遠民。拙可存吾樸，静可逸吾神。漸得疎懶味，下車將四旬。嘉興風雅來，觀對如天賓。感兹韶夏音，佐我臺上春。

和章岷從事鬭茶歌

年年春自東南來，建溪先暖冰微開。溪邊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從古栽。新雷昨夜發何處，家家嬉笑穿雲去。露牙錯落一番榮，❶綴玉含珠散嘉樹。終朝採掇未盈襜，唯求精粹不敢貪。研膏焙乳有雅製，方中圭兮圓中蟾。北苑將期獻天子，林下雄豪先鬭美。鼎磨雲外首山銅，瓶携江上中泠水。黄金碾畔緑塵飛，紫玉甌心雪濤起。❷鬭余味兮輕醍醐，鬭余香兮薄蘭芷。❸其間品第胡能欺，十目視而十手指。勝若登仙不可攀，輸同降將無窮耻。于嗟天産石上英，論功不愧堦前蓂。衆人之濁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屈原試與招魂魄，劉伶却得聞雷霆。盧仝敢不歌，陸羽須作經。森然萬象中，焉知無茶星。商山丈人休茹芝，首陽先生休采薇。長安酒價減千萬，成都藥市無光輝。不如仙山一啜好，泠然便

❶「牙」，宋本作「芽」。

❷「紫」，《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一二引作「碧」，「心」作「中」，「雪」作「翠」。

❸二「余」字，《古今事文類聚》均作「茶」。「余」不記作「餘」，疑爲「荼」字之形誤。

欲乘風飛。君莫羡花間女郎只鬭草，贏得珠璣滿斗歸。

和葛閎寺丞接花歌

江城有卒老且貧，憔悴抱關良苦辛。衆中忽聞語聲好，知是北來京洛人。我試問云何至是，欲語汍瀾墮雙淚。斯須收淚始能言，生自東都富貴地。家有城南錦繡園，少年止以花爲事。黄金用盡無他能，却作瓊林苑中吏。年年中使先春來，曉宣口敕修花臺。奇芬異卉百餘品，求新換舊争栽培。猶恐君王厭顔色，群芳只似尋常開。幸有神仙接花術，更向都城求絶匹。❶梁王苑裏索妍姿，石氏園中搜淑質。金刀玉尺裁量妙，香膏膩壤彌縫密。迴得東皇造化工，五色敷華異平日。一朝寵愛歸牡丹，千花相笑妖饒難。竊藥常娥新換骨，嬋娟不似人間看。太平天子春遊好，金明柳色籠黄道。道南樓殿五雲高，鈞天捧上蓬萊島。四邊桃李不勝春，何況花王對玉宸。國色精明動韶景，❷天香旖旎飄芳塵。特奏霓裳羽衣曲，千官獻壽羅星辰。兑悦臨軒逾數刻，花吏此時方得色。白銀紅錦滿牙床，拜賜伏前生羽翼。❸惟觀風景不憂身，一心歲歲供春職。中途得罪情多故，刻木在前何敢訴。竄來江外知幾年，骨肉無音鴈空度。北人情況異南人，蕭灑溪山苦無趣。子規啼處血爲花，黄梅熟時雨如霧。多愁多恨信傷人，今年不及去年身。目昏耳重精力

❶「都城」，四庫本作「成都」。
❷「精」，宋本作「晶」。
❸「伏」，四庫本作「仗」。

減，復有鄉心難具陳。我聞此語聊悒悒，近曾侍從班中立。朝違日下暮天涯，不學爾曹向隅泣。人生榮辱如浮雲，悠悠天地胡能執？賈誼文才動漢家，當時不免來長沙。幽求功業開元盛，亦作流人過梅嶺。我無一事逮古人，謫官却得神仙境。自可優優樂名教，曾不恓恓吊形影。接花之技爾則奇，江鄉卑濕何能施？吾皇又詔還淳朴，組繡文章皆棄遺。上林將議賜民畋，似昔繁華徒爾爲。西都尚有名園處，我欲抽身希白傅。一日天恩放爾歸，相逐栽花洛陽去。

天平山白雲泉

靈泉在天半，狂波不能侵。神蛟穴其中，渴虎不敢臨。隱照涵秋碧，泓然一勺深。游潤騰雲飛，❶散作三日霖。天造豈無意，神化安可尋。挹之如醍醐，盡得清涼心。聞之異絲竹，不含哀樂音。月好群籟息，涓涓度前林。子晉罷雲笙，伯牙收玉琴。徘徊不擬去，復發滄浪吟。乃云堯湯歲，盈盈長若今。❷萬里江海源，千秋松桂陰。茲焉如有價，北斗量黃金。

留題常熟頂山僧居

平湖數百里，隱然一山起。中有白龍泉，可洗人間耳。吾師仁智心，愛茲山水音。結茅三十年，不道日月深。笑我名未已，來問無端理。却指嶺邊雲，斯焉贈君

❶「雲」，四庫本作「龍」。

❷「長」，四庫本作「常」。

子。

江上漁者

江上往來人，但愛鱸魚美。❶君看一葉舟，出没風波裏。❷

送蔡挺代父之蜀

朔風豈不寒，蜀道豈不難？之子代親行，萬里心自安。劍閣雪猶明，錦江春未闌。到日必詩戰，重登李杜壇。

鄱陽酬泉州曹使君見寄

吾生豈不幸，所稟多剛腸。身甘一枝巢，心苦千仞翔。志意苟天命，富貴非我望。立譚萬乘前，肝竭喉無漿。意君成大舜，千古聞羶香。寸懷如春風，思與天下芳。片玉棄且在，雙足何辭傷。王章死於漢，韓愈逐諸唐。獄中與嶺外，妻子不得將。義士撫卷起，眦血一霑裳。胡弗學揭厲，胡弗隨低昂。干時宴安人，滅然已不揚。匹夫虎敢鬬，❸女子熊能當。❹况彼二長者，烏肯巧如簧。我愛古人節，皎皎明於霜。今日貶江徼，多慚韓與王。罪大禍不稱，所損傷纖芒。盡室來官下，君恩大難忘。酒聖無隱量，詩豪有餘章。秋來魏公

❶「但」，《類説》卷五六、《宋朝事實類苑》卷三四均作「盡」。

❷「波」，《類説》、《宋朝事實類苑》均作「濤」。

❸「虎」，宋本作「雷」。

❹「當」，原誤作「留」，據宋本、四庫本並《宋文鑑》卷一五改。

亭，金菊何煌煌。登高發秘思，聊以攄吾狂。卓有梅聖俞，作邑郡之旁。矯首賦靈烏，擬彼歌滄浪。因成答客戲，移以贈名郎。泉南曹使君，詩源萬里長。復我百餘言，疑登孔子堂。聞之金石音，純純自宮商。念此孤鳴鶴，聲應來遠方。相期養心氣，彌天浩無疆。鋪之被萬物，照之諧三光。此道果迂闊，陶陶吾醉鄉。

和謝希深學士見寄

天地久開泰，過言防結括。誰憐多出處，自省有本末。心焉介如石，可裂不可奪。盡室得江行，君恩與全活。迴頭諫諍路，尚顧無壅遏。豈獨世所非，千載成迂闊。

廬山瀑布

靈源何太高，北斗想可挹。凌日五光直，逗雲千仞急。白虹下澗飲，寒劍倚天立。鬬電不得瞬，❶長雷無敢蟄。萬丈巖崖坼，一道林巒濕。險逼飛鳥墜，冷束山鬼泣。❷須當截海去，獨流不相入。

滕子京魏介之二同年相訪丹陽郡

長江天下險，涉者利名驅。二公訪貧交，過之如坦途。風波豈不惡，忠信天所

❶「鬬」，《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一八並《記纂淵海》卷八引作「閃」。

❷「束」，《古今事文類聚》並《記纂淵海》引作「灑」。

扶。相見乃大笑，命歌倒金壺。同年三百人，太半空名呼。❶没者草自緑，存者顔無朱。功名若在天，何必心區區。莫競貴高路，休防讒嫉夫。❷孔子作旅人，孟軻號迂儒。吾輩不飲酒，笑殺高陽徒。

送劉牧推官之兖州

相國鎮東魯，時李相公迪在兖。開閤多英豪。羡子賦從軍，壯思如波濤。當有非常遇，所得連六鼇。❸故人孫復之，臥雲生二毛。或作《梁甫吟》，秋風共呼號。翩翩草檄外，可與相遊遨。益以夫子心，萬物都一毫。此行名與節，須似泰山高。

和楊畋孤琴詠

愛此千年器，如見古人面。欲彈换朱絲，明月當秋漢。我願宫商絃，相應聲無間。自然召南風，莫起孤琴歎。

絳州園池

絳臺史君府，亭閣參園圃。一泉西北來，群峰高下覩。池魚或躍金，水簾長布雨。怪栢鎖蛟虬，醜石鬭貙虎。群花相倚笑，垂楊自由舞。靜境合通仙，清陰不知

❶「空」，四庫本作「功」。
❷「防」，《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二九引作「誇」。
❸「六」，四庫本作「九」。

暑。每與風月期，可無詩酒助？登臨問民俗，依舊陶唐古。

晉祠泉

神哉叔虞廟，地勝出嘉泉。一源甚澄静，數步忽潺湲。此異孰可窮，觀者增恭虔。錦鱗無敢釣，長生同水仙。千家溉禾稻，滿目江鄉田。我來動所思，致主愧前賢。大道果能行，時雨宜不愆。皆如晉祠下，生民無旱年。

訪陝郊魏疎處士

賢哉先處士，天書召不起。雲夫嗣孤風，復爲隱君子。有石礪其齒，有泉洗其耳。下瞰紅塵路，榮利無窮已。孜孜朝市人，同在風波裏。大爲高士笑，誓不拾青紫。❶我亦寵辱流，所幸無愠喜。進者道之行，退者道之止。矧今領方面，豈稱長城倚。來訪臥雲人，而請益諸己。得無長者言，佩之玉非美。

中元夜百花洲作

南陽太守清狂發，未到中秋先賞月。百花洲裹夜忘歸，緑梧無聲露光滑。天學碧海吐明珠，寒輝射空星斗疏。西樓下看人間世，瑩然都在青玉壺。從來酷暑不可避，今夕凉生豈天意？一笛吹銷萬里雲，主人高歌客大醉。客醉起舞逐我歌，弗舞弗歌如老何？

❶「拾」，《永樂大典》卷一三四五〇引作「拾」。

覽秀亭詩

南陽有絶勝，城下百花洲。謝公創危亭，紫微謝希深領郡日，建此亭。屹在高城頭。盡覽洲中秀，歷歷銷人憂。作詩刻金石，意垂千載休。我來亭早壞，何以待英游。試觀荆棘繁，欲步瓦礫稠。嗟嗟命良工，美材肆爾求。曰基復曰構，落成會中秋。開樽揖明月，席上皆應劉。敏速迭唱和，醺酣争獻酬。老子素不淺，預兹年少儔。九日重登臨，涼空氛氣收。風來鴈聲度，雲去山色留。西郊有潭菊，滿以金船浮。雅爲君子壽，外物真悠悠。❶過則與春期，春時良更優。焰焰衆卉明，衮衮新泉流。簫鼓動地喧，羅綺傾城遊。五馬不行樂，州人爲之羞。亭焉詎可廢，願此多賢侯。

祠風師酬提刑趙學士見貽

先王制禮經，祠爲國大事。孟春祭風師，刺史敢有二？齋戒升于壇，拜手首至地。所祈動以時，生物得咸遂。勿鼓江海濤，害我舟檝利。旱天六七月，會有雷雨至。慎無吹散去，坐使百穀悴。高秋三五夕，明月生天際。乃可驅雲煙，以喜萬人意。願君入薰絃，上副吾皇志。阜財復解愠，即爲天下賜。八使重古禮，作詩歌祭義。誠欲通神明，非徒奬州吏。賢哉推此心，良以警有位。

---

❶「外物」，四庫本作「物外」。

依韻和安陸孫司諫見寄 甫

穰下故都今善藩，沃衍千里多豐年。人物孫公頃以清淨化，我來代之慙二天。漢光舊烈高傳臥龍里，神仙近接弄珠川。山河在，徘徊弔古良依然。二十八將固不朽，風雲一代皆忠賢。我亦明時得君者，出處十載功不前。尚得州麾養衰疾，優游豈減居林泉。因逢故人作宴喜，琴樽風月夕不眠。之翰詩來若金石，重於我輩何其偏。相其直道了無悔，寧爭蠖屈與鵬騫。

送鄖鄉尉黃通

少年好逸驥，老者重安車。爭先尚逐逐，致遠貴徐徐。勿言一尉卑，千户繫慘舒。外矜固不足，内樂則有餘。子游與季路，作邑寧欷歔。五斗對萬鍾，所問道何如。

依韻和襄陽王源叔龍圖見寄

高車赴南峴，敝郊主東道。風采喜一見，布素情相好。屈指四十秋，于今歲寒保。我起爲君壽，善頌復善禱。願盡杯中物，薄言理可到。君子貴有終，功名非必早。朝端卿大夫，所尚賢而老。世慮久乃周，聖門深已造。與君誓許國，無忝於祖考。潔如鳳食竹，樂若魚在藻。安得長相親，時時一絕倒。不忘平生期，明月滿懷抱。

依韻答賈黯監丞賀雪

今之刺史古諸侯，孰敢不分天子憂。自秋徂冬渴雨雪，旬奏空文塹轉郵。得非郡國政未洽，刺史閉閤當自尤。上賴天子仁且聖，神龍奔走不俟求。同雲千里結雪意，一夕密下誠如羞。俗有雪羞多夜落之語。曉來賞心江海上，東望不見三神丘。渾祛癘氣發和氣，明年黍稷須盈疇。煙郊空闊獵者健，酒市暖熱沽人稠。光精璨璨奪劍戟，清寒拂拂生衣裘。鈴齋賀客有喜色，飲酣歌作擊前籌。常願帝力及南畝，盡使風俗如東鄒。誰言吾子青春者，意在生民先發謳。

依韻答提刑張太博嘗新醞

南陽本佳處，偶得作守臣。地與汝墳近，古來風化純。當官一無術，易易復循循。長使下情達，窮民奚不伸。此外更何事，優游款嘉賓。時得一笑會，恨無千日醇。客有多聞者，密法爲我陳。自言此靈物，盡心妙始臻。非徒水泉潔，大要麴蘖均。暄涼體四時，日月周數旬。其氣芳以烈，厥味和而辛。涓涓滴小糟，清光能照人。固可奉宗廟，宜能格天神。我姑酌金罍，駐此席上珍。況有百花洲，水木長時新。煙姿藏碧塢，柳杪見朱闉。兩兩鳧鴈侶，依依江海瀕。晚光倒晚影，一川無一塵。悠悠乘畫舸，坦坦解朝紳。緑陰承作蓋，芳草就爲茵。引此杯中物，獻酬交錯

頻。禮俗重三爵，今乃不記巡。大言出物表，本性還天真。或落孟嘉帽，或拋陶令巾。吾非葛天氏，誰爲劉伯倫？八使達觀者，[1]與予日相親。作詩美嘉會，調高繼無因。但願天下樂，一若樽前身。長戴堯舜主，盡作羲黄民。耕田與鑿井，熙熙千萬春。

寄題峴山羊公祠堂

休哉羊叔子，輔晉功勳大。化行江漢間，恩被疆埸外。[2]中國倚而安，治爲天下最。開府多英僚，置酒每高會。徘徊臨峴首，興言何慷慨。此山自古有，游者千萬輩。堙滅皆無聞，空悲歲月邁。公乎仁澤深，風采獨不昧。于今墮淚碑，觀之益欽戴。卓有王源叔，文學偉當代。借麾來襄陽，高懷極恬退。山姿列雲端，江響拂天籟。行樂何逍遥，覽古忽感概。不見叔子祠，蕪没民疇内。千金贖故基，廟貌重營繪。襄人復其祀，水旱有攸賴。太守一興善，比户皆歡快。源叔政可歌，又留千載愛。

送河東提刑張太博[3]

憶守姑蘇日，見君已驚人。翩翩幕中畫，落落席上珍。强記及敏力，一一精如神。洎余領西帥，密與羌夏隣。君來貳邊郡，表裏還相親。有如得四支，周旋衛其

[1] 「八」，四庫本作「大」。
[2] 「埸」，原誤作「場」，據四庫本改。
[3] 「博」，原誤作「傅」，據四庫本改。

身。予始按萬渠，❶兵行百物陳。而君主其事，進退皆有倫。羌酋八九百，醉歌喜斷斷。傳告以號令，再拜罔不馴。作城大順川，扼胡來路津。漢軍始屯集，虜騎俄紛綸。諸將稍畏怯，偶語辭艱辛。君躍疋馬去，入險將死濱。持檛畫禍福，虎校靡不遵。呼兵就畚插，悦使咸忻忻。晝夜戰且役，城成未踰旬。虜乃急攻我，萬衆生煙塵。蒼惶被矢石，遁走無逡巡。君馳奏闕下，感慨動中宸。是秋懷敏敗，虜勢侵涇原。天地正愁慘，關輔將迸奔。腹心苟不守，皮膚安得存？予召蕃漢兵，趨邠當北門。諸將切切議，謂宜守塞垣。惟君力贊我，咸鎬爲本根。全師遂鼓進，連城息驚喧。果釋天子憂，獎詔垂明恩。予貳機衡重，君掌食貨繁。豈敢懈夙夜，未嘗攄笑言。今叨領南陽，會君乘使軒。携手百花洲，無時不開樽。語論極今古，情契及子孫。氣同若蘭芝，聲應如箎塤。浩歌忘物我，劇飲無涼暄。自問平生心，此樂曾幾番。一旦改使節，悤悤指并汾。惜别固不忍，贈行當有云。從來宿兵地，北與胡漢分。長河出紫塞，太行入青雲。天然作雄屏，覽者懷忠勳。行府在平陽，山川秀氤氳。堯民擊壤歌，千古猶得聞。君有經濟心，潤以金石文。攬轡問風俗，坐堂精典墳。此道日益大，行行思致君。

依韻和提刑太博嘉雪

南陽風俗常苦耕，太守憂民敢不誠。今秋與冬數月旱，二麥無望愁編氓。龍遁

❶「萬」，四庫本作「方」。

雲藏不肯起，荒祠巫鼓徒轟轟。昨宵天意驟回復，繁陰一布飄寒英。裁成片片盡六出，化工造物何其精。散亂狂飛若倚勢，徘徊緩舞如含情。千門競掃明月色，萬木都拆寒梅英。天上風流忽爾在，人間險阻無不平。因松偶作琴瑟調，過竹徐移環珮聲。江天鳴鴈畏相失，龍庭奔馬豪如驚。丞相沙堤初踏練，將軍紫髯渾綴瓔。巖前飢煞嘯風虎，海上凍死呑舟鯨。我有高樓擘雲上，雙瞳一開千里明。群閻逐去疫癘遠，長逵壓下塵埃清。當知有年可坐致，東皐父老休營營。因招大使賞天瑞，醉把羲黃向上評。窮通得喪了無事，莊老器宇何難并。君起作歌我起和，天地和氣須充盈。當年此樂不可得，與雪對舞攄平生。共君學取雪好處，平施萬物如權衡。

閱古堂詩

中山天下重，韓公兹鎮臨。堂上繢昔賢，閱古以儆今。牧師六十人，冠劍竦若林。既瞻古人像，必求古人心。彼或所存遠，我將所得深。仁與智可尚，忠與義可欽。吾愛古賢守，馨德神祇歆。典法曾弗泥，勸沮良自斟。躋民在春臺，熙熙樂不淫。耕夫與樵子，飽暖相謳吟。王道自此始，然後張薰琴。吾愛古名將，毅若武庫森。其重如山安，其静如淵沉。有令凛如霜，有謀密如陰。敵城一朝拔，戎首萬里擒。虎豹卷韜略，鯨鯢投釜鬵。皇威徹西海，天馬來駸駸。留侯武侯者，將相俱能任。決勝神所啓，受託天所諶。披開日月光，振起雷霆音。九關支一柱，萬宇覆重

衮。前人何赫赫，後人豈惛惛。所以作此堂，公意同堅金。僕思寶元初，叛羌弄千鐔。王師生太平，苦戰誠未禁。赤子餵犬彘，塞翁淚涔涔。中原固爲辱，天子動宸襟。乃命公與僕，聯使禦外侵。歷歷革前弊，拳拳掃妖祲。二十四萬兵，撫之若青衿。惟以人占天，不問昴與參。相彼形勝地，指掌而蹄涔。復我橫山疆，❶限爾長河潯。此得喉可扼，彼宜肉就椹。❷上前同定策，奸謀俄獻琛。梟巢不忍覆，異日生兇禽。僕已白髮翁，量力欲投簪。公方青春期，抱道當作霖。四夷氣須奪，百代病可鍼。河湟議始行，漢唐功必尋。復令千載下，景仰如高岑。因賦閱古篇，爲公廊廟箴。

送謝景初廷評宰餘姚

世德踐甲科，先賓客，先紫微，俱登甲科，廷評今又繼之。青紫信可拾。故鄉特榮輝，❸高門復樹立。餘姚二山下，東南最名邑。煙水萬人家，熙熙自翔集。又得賢大夫，坐堂恩信敷。春風爲君來，綠波滿平湖。乘興訪隱淪，今逢賀老無？文藻凌雲處，定喜江山助。未能同僊舟，離樽少留駐。行行道不孤，明月相隨去。

范文正公集卷第二

❶「疆」，原誤作「彊」，據四庫本改。
❷「肉」，原誤作「内」，據四庫本改。
❸「輝」，宋本作「耀」。

范文正公集卷第三

律詩

睢陽學舍書懷

白雲無賴帝鄉遥，漢苑誰人奏洞簫。多難未應歌鳳鳥，薄才猶可賦鷦鷯。瓢思顔子心還樂，琴遇鍾君恨即銷。但使斯文天未喪，澗松何必怨山苗。

詠史五首

陶唐氏

純衣黄冕曆星辰，白馬彤車一百春。莫道茅茨無復見，古今時有致堯人。

有虞氏

成都成邑即天開，終踐堯基詠起哉。但得四門元凱至，九韶何必鳳皇來。

夏后氏

景命還將伯益傳，九川功大若爲遷。謳歌終在吾君子，豈是當時不讓賢？

商　人

履癸昆吾禍莫移，應天重造帝王基。子孫何事爲炮烙，不念嘻吁祝網時。

周　人

斧鉞爲藩忍内侵，商人塗炭奈何深？不煩魚火明天意，自有諸侯八百心。

次韻和劉夔判官對雪

蔌蔌樓臺外，新輝溢四遐。雲中凋玉葉，星際落榆花。嶽色參差露，松聲髣髴加。風流裁賦稿，[1]清苦讀書家。霜女慚輕格，蟾娥讓素華。孤鴻迷鳥道，萬馬憶龍沙。浄拂王恭氅，香滋陸羽茶。載歌勞郢謝，一奏待鍾牙。幾處和梅賞，何人爲鬢嗟。含毫看不足，詩社好生涯。

河朔吟

太平燕趙許閑遊，三十從知壯士羞。敢話詩書爲上將，猶憐仁義對諸侯。子房帷幄方無事，李牧耕桑合有秋。民得袴襦兵得帥，禦戎何必問嚴尤？

和黄總太博上知郡杜少卿

萬石君賢再出麾，猶龍川上五歌時。九重執憲清規在，十鎮分憂白髮知。環禁中威星拱極，鈴齋舒嘯月侵帷。金臺下客思何報，願上《中和樂職詩》。

[1]「稿」，四庫本作「苑」。

過太清宮

醜石危松半緑蘿，函關真相玉嵯峨。誰言仙道求難至，自愧陰功積未多。渺渺雲霞開絳節，雝雝鸞鳳答空歌。幾時身退瓊壇畔，榮利匆匆奈老何？

寄餘杭全安石段少連二從事

分攜俱是佐高牙，兩地光塵自等差。榮事日趨丞相府，道情時過老君家。雙鴻得侶知風便，一鶴思鳴對露華。早晚相將雲漢外，重爲龍友免天涯。

送江南運使張傅度支

刑措東南始詔迴，重分邦計命欽哉。于公已積充閭慶，蕭相還施富國才。十郡甘棠歌未歇，一方流馬路初開。啓心知有嘉謨在，足亂雲霓憶帝臺。

堯廟

千古如天日，巍巍與善功。禹終平洚水，舜亦致薰風。江海生靈外，乾坤揖讓中。鄉人不知此，簫鼓謝年豐。

西溪見牡丹

陽和不擇地，海角亦逢春。❶憶得上林色，相看如故人。

寄秦州幕明化基寺丞

同時辟命新，中道改絲綸。滄海人歸楚，清風子在秦。共居卿月下，獨得將星鄰。聳動軍前檄，峥嶸席上珍。烽煙邊信息，金鼓武精神。獵度天山雪，歌逢隴樹春。燕臺無限好，西向自霑巾。

鶻鶚在秋天

秋漢寥寥迴，雄心肯木棲？人間正搖落，天外絶攀躋。月兔精應喪，陽烏影欲齊。長河匹練小，太華一拳低。下眄群毛遁，横過百鳥睽。乘風俊未已，空闊玉關西。

觀　獵

鷹犬一何驕，霜明遠近郊。鸞皇不觸網，狐兔自充庖。熠熠流鳴鏑，紛紛過緑髾。雄飛侵漢下，殺氣與雲交。剪棘争探穴，摧林競覆巢。惟開三面者，盛德播紘匏。

---

❶「亦逢」，《宋朝事實類苑》卷三四記作「正還」。

鸚鵡

堂上每云云，金籠久受恩。思山誠有意，對主忍無言。性比孤鸞潔，聲殊百舌繁。雲林如一去，應喜謝朱門。

歸雁

稻粱留不得，一一起江天。帶雪南離楚，和春北入燕。依依前伴侶，歷歷舊山川。木葉程猶遠，梅花信可傳。子規啼到曉，鸚鵡鎖經年。應羨冥冥者，東風羽翼全。

青郊

青郊鳴錦雉，綠水漾金鱗。願得郢中客，共歌臺上春。

射陽湖

渺渺指平湖，煙波極望初。縱横皆釣者，何處得嘉魚？

舟中

珠彩耀前川，歸來一扣舷。微風不起浪，明月自隨船。

寄歐静秀才

君歸一水遥，魂斷木蘭橈。賴有南軒竹，清風慰寂寥。

和韓布殿丞三首

泛湖中

平湖萬頃碧，謝客一開顔。待得臨清夜，徘徊載月還。

琴酒

絃上萬古意，樽中千日醇。清心向流水，醉貌發陽春。

漁父

月色滿滄波，吾生樂事多。何人獨醒者，試聽濯纓歌。

送識上人遊金山寺❶

空半簇樓臺，紅塵安在哉。山分江色破，潮帶海聲來。煙景諸鄰斷，天光四望開。疑師得仙去，白日上蓬萊。

野色

非煙亦非霧，冪冪映樓臺。白鳥忽點

❶「送識上人遊金山寺」，《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題作「頭陀岩」。

破，夕陽還照開。肯隨芳草歇，疑逐遠帆來。誰謂山公意，登高醉始迴。

雜詠四首

一

梓人一笑白雲鄉，杞桂森森遇豫章。
聞道周公繩墨在，天庭誰此遇明堂？❶

二

有客藍田得意歸，溪光冉冉白虹蜺。❷
玉人豈忍言環珮，留取天王尺二圭。

三

鏗鏗千古嶧山桐，金石聲來造化中。
誰道元和無復致，爲君堂上起薰風。

四

嶺上英英向日開，帝鄉情態自徘徊。
如何一施陽春雨，依舊無心歸去來。

書事呈韓布殿丞

南宮曾薦牧之文，失足徒勞忽十春。天上雲龍期際會，山中猿鶴愧因循。無功豈不孤黃石，有道何堪憶紫尊。少壯由來須努力，篆銘鐘鼎古何人？

❶「遇」，四庫本作「議」。
❷「溪」，宋本作「浮」。

西溪書事

卑棲曾未託椅梧，敢議雄心萬里途。蒙叟自當齊黑白，子牟何必怨江湖？秋天響亮頻聞鶴，夜海瞳曨每見珠。一醉一吟疎懶甚，溪人能信解嘲無？

得李四宗易書

秋風海上憶神交，江外書來慰寂寥。松栢舊心當化石，塤篪新韻似聞韶。須期管鮑垂千古，不學張陳負一朝。三復荆州無限意，王孫芳草路遥遥。

歐伯起相訪

海涯牢落若爲懷，惟子相過未忍迴。勁草不隨風偃去，孤桐何意鳳飛來。鐏藏金醴遲遲進，匣鎖雲和特特開。萬古功名有天命，浩然携手上春臺。

寄贈林逋處士

唐虞重逸人，束帛降何頻。風俗因君厚，文章至老淳。❶玉田耕小隱，金闕夢高真。罷釣輪生蠹，慵冠鑑積塵。餌蓮攀鶴頂，❷歌雪扣琴身。墨妙青囊秘，丹靈緑髮

❶「至」，《青箱雜記》卷六引作「到」。
❷「鶴」，宋本作「岳」。

新。嶺霞明四望，巖筍入諸鄰。幾姪簪裾盛，❶諸生禮樂循。朝廷唯薦鶚，鄉黨不傷麟。吊古夫差國，懷賢伍相津。劇談來劍俠，騰嘯駭山神。有客瞻冥翼，無端預薦紳。未能忘帝力，猶待補天均。早晚功名外，孤雲可得親。

酬滕子京同年

謝家風雅若爲酬，散吏方躭海上遊。疎懶幾忘傳筆夢，寂寥仍有負薪憂。欲歌蘭雪歸真隱，敢向簪軒競急流。如共茂先瞻氣象，莫言神物在南州。

贈餘杭唐異處士

名動公卿四十秋，相逢仍作旅人遊。青山欲買難開口，白髮思歸易滿頭。猒入市廛如海燕，❷可堪雲水屬江鷗。故鄉知己方都督，千樹春濃種橘休。時胡侍郎守餘杭。

和沈書記同訪林處士

山中宰相下巖扃，静接遊人笑傲行。碧嶂淺深驕晚翠，白雲舒卷看春晴。❸煙潭共愛魚方樂，樵爨誰欺雁不鳴。莫道隱君同德少，樽前長揖聖賢清。

---

❶「姪」，四庫本作「姓」。
❷「廛」下，宋本有注云「一作朝」。
❸「看」，宋本作「戲」。

諸暨道中作

林下提壺招客醉，溪邊杜宇勸人歸。可憐白酒青山在，不醉不歸多少非。

題翠峰院 范蠡舊宅❶

翠峰高與白雲閑，吾祖曾居水石間。千載家風應未墜，子孫還解愛青山。

與人約訪林處士阻雨因寄

閑約諸公扣隱扃，江天風雨忽飄零。方憐春滿王孫草，可忍雲遮處士星？蕙帳未容登末席，蘭舟無賴寄前汀。湖山早晚逢晴霽，重待尋仙入翠屏。

寄西湖林處士

蕭索遶家雲，清歌獨隱淪。巢由不願仕，堯舜豈遺人？一水無涯静，群峰滿眼春。何當伴閑逸，嘗酒過諸鄰。

越上聞子規

夜入翠煙啼，晝尋芳樹飛。春山無限好，猶道不如歸。

❶「范蠡」，宋本作「越相」。

送李紘殿院赴闕二首[1]

寂寥門巷每相過，親近賢人所得多。今日九重天上去，濉陽孤客奈愁何？

霜露丘園不忍違，三年月日速如飛。金門乍入應垂淚，因挂朝衣憶彩衣。

送邢昂處士南遊

落落崆峒一大儒，四方心逸憶江湖。東南賴有林君復，萬里清風去不孤。

送丁司理赴明州

仙家枝葉令威孫，南去司刑庇越民。金闕道書微旨在，獄多陰德是真人。道書謂升真者皆須曾爲獄官。

送鄞江竇尉

片帆飛去若輕鴻，一霎春潮過浙東。王謝江山久蕭索，子真今爲起清風。

送常熟錢尉[2]

姑蘇臺下水如藍，天賜仙鄉奉旨甘。梅淡柳黄春不淺，王孫歸思滿江南。

---

[1] 「二首」，原無，據四庫本補。

[2] 「送常熟錢尉」，《吴都文粹續集補遺》卷上題爲「送錢振常熟主簿歸省」。

試　筆

偶緣疎拙得天真，豈問前途屈與伸？車馬縱能欺倦客，江山猶可助騷人。懶如叔夜書盈几，狂似淵明酒滿巾。況有南窗姬易在，此心那更起纖塵？

送真元二上人歸吴中

歸心不可奪，千里故園春。及見市朝事，却思江海人。❶煙波方得伴，松月定爲鄰。願結虎溪社，休休老此身。

寄題許州錢相公信美亭

華搆高軒敞，名湖一面分。星辰居上相，鼓吹燕中軍。山色來嵩室，風光徹汝墳。杉篁涵晚翠，蘭茝薦時薰。坐嘯頻乘月，歸懷幾望雲。迴臨黄霸俗，遠味仲宣文。萬户方開國，三階復致君。斯亭比棠樹，千載頌清芬。

送何白節推宰晉原二首

盛府兼名邑，榮歸指故林。多年望鄉淚，萬里倚門心。江館春寒薄，山程晚翠深。板輿迎侍日，桃李正芳陰。

又

此行深惜別，所喜是寧親。祖帳千門

❶「思」下，宋本有注云「一作尋」。

曉，❶鄉關錦國春。鳥歌疑勸酒，也態似迎人。我絶南陔望，因兄淚滿巾。

送刁紡户掾太常下第 時爲太常發解官

精鑑本非深，英僚暫此沉。火炎方試玉，沙密偶遺金。豈累青雲器，猶孤白雪音。敢希蘇季子，潛有激儀心。

憶杭州西湖

長憶西湖勝鑑湖，春波千頃緑如鋪。吾皇不讓明皇美，可賜疎狂賀老無？

寄林處士

片心高與月徘徊，豈爲千鍾下釣臺？猶笑白雲多事在，等閑爲雨出山來。

依韻酬毋湜推官

聖門非入室，文陣敢争盟。不意棲雲閣，何才隸月卿？珍群憐未至，霄鶚引修程。直舍有仙味，祕庭無俗聲。午陰宫樹緑，宵刻禁鍾清。奉制歌三秀，稱觴聽六英。恩輝孤易感，交結淡難成。新髮鑑中改，舊山天際横。纓思漁父濯，春伴隼旗行。桃浪觀秦塞，薰風省舜城。幾多興廢跡，重疊古今情。進退思先覺，蹉跎畏後生。見詒如美衮，欲報乏英瓊。浄揖澄江練，高窺擢露莖。復驚聞正始，終仰輔登閎。好勵圖南志，翱翔覽四瀛。

---

❶「千」，宋本作「天」，義長。

送石曼卿

河光嶽色過秦關，英氣飄飄酒滿顔。賈誼書成動西漢，謝安人笑起東山。亨途去覺雲天近，舊隱回思水石閑。此道聖朝如不墜，疏封宜在立譚間。

送河涉秀才

蜀道歸來萬里身，上堂嘉慶動諸隣。賢良詔下先生起，休向成都問卜人。

八月十四夜月

光華豈不盛，賞宴尚遲遲。天意將圓夜，人心待滿時。已知千里共，猶訝一分虧。❶ 來夕如澄霽，清風不負期。

送吴安道學士知崇州

一麾輕去奉蘭羞，共惜清賢豈易求。筮易暗驚鳴鶴遠，賦詩深望白駒留。古來經緯心皆曉，閑處光陰髮半秋。長孺之才同吏隱，相寬頻上海邊樓。時聶長孺倅崇州。❷

謫守睦州作

重父必重母，正邦先正家。一心回主意，十口向天涯。銅虎恩猶厚，鱸魚味復佳。聖明何以報？殁齒願無邪。

---

❶ 「訝」，《歲時雜詠》卷三一引作「覺」。

❷ 「崇州」，原誤作「通判」，與「倅」語義重複，據宋本改。

赴桐廬郡淮上遇風三首

聖宋非强楚，清淮異汨羅。平生仗忠信，盡室任風波。舟楫顛危甚，蛟鼉出没多。斜陽幸無事，沽酒聽漁歌。

又

妻子休相咎，勞生險自多。商人豈有罪，同我在風波。

又❶

一棹危於葉，❷傍觀亦損神。他時在平地，無忽險中人。

送韓瀆殿院出守岳陽

仕宦自飄然，君恩豈欲偏。纔歸劍門道，忽上洞庭船。墜絮傷春目，春濤廢夜眠。❸岳陽樓上月，清賞浩無邊。

出守桐廬道中十絶

隴上帶經人，金門齒諫臣。雷霆日有犯，始可報君親。

❶ 按，此首《類説》卷五六題作「觀渡」。

❷ 「危於」，《類説》並《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三七、《宋朝事實類苑》卷三四均引作「輕如」。

❸ 「春」，原作「春」，據宋本、四庫本改。

又

君恩泰山重，爾命鴻毛輕。一意懼千古，敢懷妻子榮？

又

妻子屢牽衣，出門投禍機。寧知白日照，猶得虎符歸？

又

分符江外去，人笑似騷人。不道鱸魚美，還堪養病身。

又

有病甘長廢，無機苦直言。江山藏拙好，何敢望天閽？

又

天閽變化地，所好必真龍。軻意正迂闊，悠然輕萬鍾。

又

萬鍾誰不慕？意氣滿堂金。必若枉此道，傷哉非素心。

又

素心愛雲水，此日東南行。笑解塵纓處，滄浪無限清。

又

滄浪清可愛，白鳥鑑中飛。不信有京洛，風塵化客衣。

又

風塵日已遠，郡枕子陵溪。始見神龜樂，優優尾在泥。

蕭灑桐廬郡十絶

蕭灑桐廬郡，烏龍山靄中。史君無一事，心共白雲空。

又

蕭灑桐廬郡，開軒即解顔。勞生一何幸，日日面青山。

又

蕭灑桐廬郡，全家長道情。不聞歌舞事，遶舍石泉聲。烏龍山泉實過公署。

又

蕭灑桐廬郡，公餘午睡濃。人生安樂處，誰復問千鍾。

又

蕭灑桐廬郡，家家竹隱泉。令人思杜牧，無處不潺湲。

又

蕭灑桐廬郡，春山半是茶。新雷還好事，驚起雨前芽。

又

蕭灑桐廬郡，千家起畫樓。相呼採蓮去，笑上木蘭舟。

又

蕭灑桐廬郡，清潭百丈餘。釣翁應有道，所得是嘉魚。此郡魚少而嘉。

又

蕭灑桐廬郡，身閑性亦靈。降真香一炷，欲老悟黄庭。

又

蕭灑桐廬郡，嚴陵舊釣臺。江山如不勝，光武肯教來？

新定感興五首

數仞黄堂上，題名僅百賢。孤高宋開府，千載可拳拳。

又

山水真名郡，恩多補諫官。中間好田錫，風月亦盤桓。

又

風物皆堪喜，民靈獨可哀。稀逢賢太守，多是謫官來。

又

去國三千里，風波豈不賒。迴思洞庭險，無限勝長沙。

又

江上多嘉客，清歌進白醪。靈均良可笑，終日著離騷。

遊烏龍山寺

高嵐指天近，遠溜出山遲。萬事不到處，白雲無盡時。異花啼鳥樂，靈草隱人知。信是棲真地，林僧半雪眉。

江干閑望

江干日清曠，寓目一揞筇。落葉信流水，歸雲識舊峰。蘭蓀誰共采，鳧雁自相從。莫愛蘋風起，波來千萬重。

和章岷推官同登承天寺竹閣

僧閣倚寒竹，幽襟聊一開。清風曾未足，明月可重來。晚意煙垂草，秋姿露滴苔。佳賓何以佇？雲瑟與霞杯。

齋中偶書

狂愚多苦口，幽遠獨甘心。言路有餘責，權門無去音。忘憂曾扣《易》，[1]思古即援琴。此意誰相和，寥寥鶴在陰。

留題江秀才舊居[2]

結舍近滄洲，江山不外求。我來明月夜，更得主人留。

[1] 「曾扣」，宋董弅編《嚴陵集》卷三作「時叩」。
[2] 「秀才」，《嚴陵集》作「先輩」。

依韻酬周騤太博同年

孰敢先懷富貴圖，良時須惜幾嗟吁。衆心可致巍巍主，上意思平兩兩符。不稱内朝裨耳目，多慚外補救皮膚。子陵灘畔觀漁釣，無限殘陽媚緑蒲。

依韻答胡侍郎見寄

千年風采逢明主，一寸襟靈慕昔賢。待看朝廷興禮讓，天衢何敢鬭先鞭。

桐廬郡齋書事

千峰秀處白雲驕，吏隱雲邊豈待招。數仞堂高誰富貴，一枝巢隱自逍遥。杯中好物閑宜進，林下幽人静可邀。莫道官清無歲計，滿山芝朮長靈苗。

留題方干處士舊居❶

風雅先生舊隱存，子陵臺下白雲村。唐朝三百年冠蓋，誰聚詩書到遠孫。時裔孫楷方登進士科。

❶「留題方干處士舊居」，四庫本並《嚴陵集》卷三於詩題下有序云：「某景祐初典桐廬，郡有七里瀨，子陵之釣臺在，而乃以從事章岷往搆堂而祠之，召會稽僧悦躬圖其像於堂。洎移守姑蘇，道出其下，登臨徘徊。見其東嶽絶碧，白雲徐生，云方干處士之舊隱，遂訪焉。其家子孫尚多儒服，有楷者新策名而歸。因留二十八言，又圖處士像於嚴堂之東壁。楷請刊詩于其左。」此詩序又見於別集卷一，詩題爲「過方處士舊隱」。

南康軍江中落星寺[1]

長江萬里來，古寺中流起。何如天上星，汩汩波濤裏。

范文正公集卷第三

[1] 「南康軍江中落星寺」，原無，據宋本補。

范文正公集卷第四

律詩

依韻酬章推官見贈[1]

姑蘇從古號繁華，却戀巖邊與水涯。重入白雲尋釣瀨，更隨明月宿詩家。山人驚戴烏紗出，溪女笑隈紅杏遮。[2] 來早又抛泉石去，茫茫榮利一吁嗟。

蘇州十詠

泰伯廟

至德本無名，宣尼一此評。能將天下讓，知有聖人生。南國奔方遠，西山道始亨。英靈豈不在？千古碧江横。

木蘭堂

堂上列歌鍾，多慙不如古。却羡木蘭花，曾見霓裳舞。白樂天爲蘇州刺史，嘗教此舞。

[1] 「依韻酬章推官見贈」下，《嚴陵集》卷三有序云：「仲淹自桐廬移守姑蘇，由江而上，登嚴陵釣臺。移舟南岸，宿方干處士舊居。章從事聞之，有詩見寄，因依韻和之。」

[2] 「隈」，《嚴陵集》作「依」。

洞庭山[1]

吴山無此秀，乘暇一遊之。萬頃湖光裏，千家橘熟時。平看月上早，遠覺鳥歸遲。近古誰真賞，白雲應得知。

虎丘山

昔見虎耽耽，今爲佛子巖。雲寒不出寺，劍静未離潭。[2]幽步蘿垂徑，高禪雪閉庵。[3]吴都十萬户，煙瓦亘西南。[4]

閶門

吴門聳閶闔，迎送每躋攀。一水帝鄉路，片雲師子山。落鴻漁釣外，斜柳别離間。白傅歸休處，盤桓幾厚顔。

靈巖寺[5]吴王之離宫也下，臨太湖

古來興廢一愁人，白髮僧歸掩寺門。越相煙波空去鴈，吴王宫闕半啼猿。春風似舊花猶笑，往事多遺石不言。唯有延陵逃遁去，清名高節老乾坤。[6]

太湖[7]

有浪即山高，無風還練静。秋宵誰與

---

[1] 「洞庭山」，宋人鄭虎臣編《吴都文粹》卷四誤記此詩爲王禹偁所作。

[2] 「未」，原誤作「朱」，據宋本、四庫本改。

[3] 「高禪」，元人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卷中之下録此詩刻石作「寒泉」。

[4] 「西南」，《庶齋老學叢談》作「東南」。

[5] 「靈巖寺」，《吴都文粹》卷四誤記此詩爲蘇舜欽所作。

[6] 「老」，四庫本作「滿」，《吴都文粹》作「在」。

[7] 「太湖」，《吴都文粹》續集卷二三題爲「過太湖」。

期，月華三萬頃。

伍相廟[1]

胥也應無憾，至哉忠孝門。生能酬楚怨，死可報吴恩。直氣海濤在，片心江月存。悠悠當日者，千載秪慙魂。

觀風樓

高壓郡西城，觀風不浪名。山川千里色，語笑萬家聲。碧寺煙中静，紅橋柳際明。登臨豈劉白，滿目見詩情。[2]

南園[3]

西施臺下見名園，百草千花特地繁。欲問吴王當日事，後來桃李若爲言。

依韻奉酬晏尚書見寄

徽音來景亳，盛事聳吴鄉。上象三台照，高文五色章。純如登樂府，淵若測天潢。寒谷春重煦，幽宫草特芳。感知心似血，思報鬢成霜。新定慙無惠，姑蘇惜未康。堯湯餘水旱，劉白舊風光。北闕雲霓遠，南園橘柚荒。願聞歌畫一，敢議賦《長楊》。碌碌嘲須解，循循教弗忘。跡甘榮路外，情寄聖門傍。幾託爲魚夢，江湖尚渺茫。

[1]「伍相廟」，《吴都文粹》卷三誤記此詩爲張詠所作，且題爲「伍員廟」。
[2]「見」，宋人龔明之《中吴紀聞》卷三引作「是」。
[3]「南園」，《吴都文粹》卷三誤記此詩爲蘇舜欽所作。

又用前韻謝晏尚書以近著示及

祖述賢人業，何因降互鄉。❶周公舊才美，夫子近文章。逸氣彌衡斗，雄源甚決潢。月中靈桂老，春外寶芝芳。遠似天無翳，清如塞有霜。日星圖舜禹，金石頌成康。謂真廟神御頌也。渦曲風騷盛，謂游渦之作也。黌丘學校光。謂青社州學記也。至精含變化，大手鑿洪荒。崧嶽詞欺甫，甘泉價掩楊。滿朝當諷誦，終古豈遺忘。恍若探龍際，森疑履虎傍。半生游此道，觀海特茫茫。

陳質殿丞挽歌詞

賢者逝如斯，皇天豈易知？衆人皆墮淚，君子欲安碑。幾世傳清白，滿鄉稱孝慈。賢哉生令嗣，遺秀在蘭芝。

送僧文光

一品山前識，迢迢三十春。多慙畫戰裹，重見白雲人。

依韻酬府判龐醇之見寄

二十年前已定交，而今鵬鷃各逍遥。但能賈傅親前席，何必蕭生意本朝。直節羨君如指佞，孤根憐我異凌霄。凌霄，花名，生且有託。莫將富貴移平昔，彼此清心髮半凋。

❶「互」，原誤作「玄」，據四庫本改。

依韻酬吴安道學士見寄

聖君賢相正彌綸，諫諍臣微敢狥身？但得葵心長向日，何妨駑足未離塵。豈辭雲水三千里，猶濟瘡痍十萬民。宴坐黄堂愧無限，隴頭元是帶經人。

依韻酬吴春卿二首

來章有「鶴羸松冷」之句，因以松鶴命題以答之

鶴

華亭孤立病時身，終日徘徊尚海濱。❶露掌思高還警夜，芝田音斷欲傷春。千年靈氣何求藥，八變奇姿已過人。莫厭在陰猶寡和，九臯非晚見精神。

松

亭亭百尺棟梁身，寂寞雲根與澗濱。寒冒雪霜寧是病，静期風月不須春。蕭蕭遠韻和於樂，密密清陰意在人。高節直心時勿伐，千秋爲石迺知神。

應制賞花釣魚

萬彙嘉亨日，皇心豫宴辰。華林新濯雨，靈沼正涵春。帝幄紛仙藹，天鈎擲錦鱗。洋洋頒睿唱，賡頌浹簪紳。

❶「尚」，四庫本作「向」。

過餘杭白塔寺❶

登臨江上寺，❷遷客特依依。❸遠水欲無際，孤舟曾未歸。亂峰藏好處，幽鷺得閑飛。多少天真趣，遥心結翠微。

西湖筵上贈胡侍郎

官秩文昌貴，功名信史褒。朝廷三老重，鄉黨二疎高。涯業盡圖籍，子孫皆俊髦。西湖天下絶，今日盛遊遨。

江城對月

南國風波遠，東門冠蓋回。多情是明月，相逐過江來。

送向綜國博通判桂州

通籍三公後，監州五嶺深。欲知明主意，將慰遠人心。歲計多藏藥，舟行不廢琴。歸書清白最，寧問橐中金？

芝山寺

樓殿冠崔嵬，靈芝安在哉？雲飛過江去，花落入城來。得食鴟朝聚，聞經虎夜回。偶臨西閣望，五老夕陽開。

❶「過餘杭白塔寺」，明人吴之鯨《武林梵志》卷六引此詩題爲「顯聖院」。

❷「江」，《武林梵志》作「溪」。

❸「特」，《武林梵志》作「獨」。

昇上人碧雲軒

愛此詩家好，幽軒絶世紛。澄宵半床月，淡曉數峰雲。遠意經年就，微吟並舍聞。❶只應虚静處，所得自蘭芬。

郡齋即事❷

三出專城鬢似絲，齋中蕭洒勝禪師。❸近疎歌酒緣多病，❹不負雲山賴有詩。❺半雨黄花秋賞健，一江明月夜歸遲。世間榮辱何須道，塞上衰翁也自知。

同年魏介之會上作

寒苦同登甲乙科，天涯相對合如何？心存闕下還憂畏，身在樽前且笑歌。閑上碧江游畫鷁，醉留紅袖舞鳴鼉。與君今日真良會，自信羸官樂事多。

依韻酬黄灝秀才

再貶鄱川信不才，子規相愛勸歸來。客心但感江山助，天意難期日月迴。白雪孤琴彌冷淡，浮雲雙闕自崔嵬。南方歲晏猶能樂，醉盡黄花見早梅。

---

❶「吟」，原誤作「今」，據四庫本改。
❷「郡齋即事」，《宋詩紀事》卷八題爲「饒州作」。
❸「勝」，四庫本作「過」。
❹「近」，《宋詩紀事》作「每」。
❺「雲」，四庫本作「青」。

贈鍾道士 曾舉進士

人間無復動機心，掛了儒冠歲已深。惟有詩家風味在，一壇松月伴秋吟。❶

道士程用之爲余傳神因題

貌古神疎畫本難，因師心妙發毫端。無功可上凌煙閣，留取雲山静處看。

送魏介之江西提點

旌旗如火浪如鷗，一路春城次第遊。江上高樓欲千尺，便從今日望歸舟。

遊廬山作

五老閑遊倚舳艫，碧梯嵐逕好程途。雲開瀑影千門掛，雨過松黄十里鋪。客愛往來何所得，僧言榮辱此間無。從今愈識逍遥旨，一聽升沉造化鑪。

瀑布

迥與衆流異，❷發源高更孤。下山猶直在，到海得清無？勢鬭蛟龍惡，聲吹雨雹麤。晚來雲一色，詩句自成圖。

❶「壇」，宋人陳景沂編《全芳備祖》後集卷一四引作「潭」。

❷「異」，宋本作「殊」。

贈廣宣太師❶

憶昔同遊紫閣雲，別來三十二迴春。白頭相見雙林下，猶是清朝未退人。

移丹陽郡先遊茅山作

丹陽太守意何如，先謁苑卿始下車。展節事君三黜後，❷收心奉道五旬初。偶尋靈草逢芝圃，欲叩真關借玉書。不更從人問通塞，天教吏隱接山居。

贈茅山張道者❸

有客平生愛白雲，無端年老尚紅塵。❹只應金簡名猶在，得見仙巖種玉人。

京口即事

突兀立孤城，詩中別有情。地深江底過，日大海心生。甘露樓臺古，金山氣象清。六朝人薄命，不見此昇平。

懷慶朔堂

慶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開。

❶「贈廣宣太師」，宋人洪邁編《萬首唐人絶句》卷七二收録，記爲曹松作，《全唐詩》卷七一七亦同。又，「太」當作「大」。

❷「展」，宋本、四庫本作「竭」。

❸「者」，宋本作「士」。

❹「年」，宋本作「半」。

年年憶着成離恨，❶只託春風管句來。❷

依韻酬葉道卿中秋對月二首

天遣今宵無寸雲，故開秋碧掛冰輪。詩人不悔衣霑露，爲惜清光豈易親。

孤光千里與君逢，最愛無雲四望通。處處樓臺競歌宴，的能愛月幾人同。

贈葉少卿❸

退也天之道，東南事了人。風波拋舊路，花月伴閑身。湖外扁舟遠，門中駟馬新。心從今日泰，家似昔時貧。見子登西掖，携孫過北鄰。白雲高閣曙，渌水後池春。樽酒呼前輩，鑪香叩上真。只應陰德在，八十富精神。

依韻答梁堅運判見寄

蔽野旌旗色，滿山笳吹聲。功名早晚就，裴度亦書生。

城大順回道中作

三月二十七，羌山始見花。將軍了邊事，春老未還家。

❶「憶着成」，宋人吴曾《能改齋漫録》卷一一作「長有別」。

❷「只」，《能改齋漫録》作「已」，疑爲俗體形誤。「管句」，四庫本此下有校語云：「《拾遺》勾作幹。」《能改齋漫録》作「幹當」。按，「句」與「勾」通，「管勾」與「幹當」均爲宋人用語，意爲管理。徽宗朝以後，「勾」因避諱改作「幹」。

❸「贈葉少卿」，《吴都文粹》卷四題作「七檜堂」。

依韻和延安龐龍圖柳湖

種柳穿湖後，延安盛可遊。遠懷忘澤國，真賞即瀛洲。江景來秦塞，風情屬庾樓。劉琨增坐嘯，王粲斗銷憂。秀發千絲墮，光摇匹練柔。雙雙翔乳鷰，兩兩睡馴鷗。折翠贈歸客，濯清招隱流。宴回銀燭夜，吟度玉關秋。勝處千場醉，勞生萬事浮。王公多雅故，某與龍圖公同年復爲延安交政。思去共仙舟。

和延安龐龍圖寄岳陽滕同年

優游滕太守，郡枕洞庭邊。幾處雲藏寺，千家月在船。疎鴻秋浦外，長笛晚樓前。旋撥醅頭酒，新炰縮項鯿。宦情須淡薄，詩意定連綿。迥是偷安地，仍當飽事年。只應天下樂，無出日高眠。豈信憂邊處，胡兵隔一川？時宣撫岢嵐軍。

與張燾太博行忻代間因話江山作

數年風土塞門行，説着江山意暫清。求取罷兵南國去，滿樓蒼翠是平生。

過長安醉別資政鄭侍郎

鄉關交復親，把酒且逡巡。共上青雲路，相看白髮人。有爲須報國，無事即頤神。故素幾云在，風音莫厭頻。

依韻酬光化李簡夫屯田

老來難得舊交遊，莫歎樽前兩鬢秋。少日苦辛名共立，晚年恬退語相投。襲黄政事聊牽强，元白鄰封且唱酬。附郭田園能置否？與君乘健早歸休。

依韻酬太傅張相公見贈

出處曾無致主功，南陽爲守地猶雄。醉醒往日慙漁父，得失今朝賀塞翁。七里河邊歸帶月，百花洲上嘯生風。臥龍鄉曲多賢達，願預逍遥九老中。

依韻酬益利鈐轄馬端左藏

濫登清顯遇公朝，豈有才謀可致堯。拙守自慙成木强，宦游誰歎僅蓬飄。醉來多謝提壺勸，歸去寧煩杜宇招。好樂當年開口笑，此心無事愧重霄。

依韻酬邠州通判王稷太博

南豳日日接英標，公外追隨豈待招。惡勸酒時圖共醉，痛贏棋處肯相饒。一抛言笑如何遣，頻得音書似不遥。獨上西樓爲君久，滿城明月會雲銷。

依韻酬李光化見寄

南陽偃息養衰顏，天暖風和近楚關。欲少禍時當止足，得無權處始安閑。心憐好鳥來幽院，目送微雲過別山。此景此情聊自慰，是非何極任循環。

寄安素高處士

吏隱南陽味日新，幕中文雅盡嘉賓。滿軒明月清譚夜，共憶詩書萬卷人。

酬李光化見寄二首

交親莫笑出麾頻，不任纖機只任真。遠護玉關猶竭力，入陪金鉉敢周身。素心直擬圭無玷，晚節當如竹有筠。道本逍遙惟所適，吾生何用蠖求伸。

萬里承平堯舜風，史君尺素本空空。庭中無事吏歸早，野外有歌民意豐。石鼎鬬茶浮乳白，海螺行酒灩上聲。波紅。宴堂未盡嘉賓興，移下秋光月色中。

依韻酬李光化敘懷

列宿專城且自娛，清名善最即前塗。江山樂國誠難會，風月詩家的不幸。未必晚成輸早達，好將高笑代長吁。公餘更勵經邦業，思爲清朝贊禹謨。

和李光化秋詠四首

曉

牆外轆轤響，樓前江漢欹。❶ 曙光和月色，猶記早朝時。

晝

日色清如照，前林葉未零。海東新隼至，一點在青冥。

晚

晚色動邊思，去年猶未歸。戍樓人已冷，目斷望征衣。

夜

春色人皆醉，秋光獨不眠。❷ 君看明月下，何似落花前。

送黄灝員外❸

三十餘年交舊心，相逢那復議升沉？自古卑飛塵土味誠薄，達宦風波憂更深。榮華渾一夢，即時歡笑敵千金。追陪未久還離索，早晚軒車重見尋。

---

❶「江」，四庫本作「河」。

❷「光」，宋本作「宵」。

❸「外」，原脱，據宋本、四庫本補。

和并州大資政鄭侍郎秋晚書事

太原兵重壓强胡，莫對秋風憶鱠鱸。萬里天聲揚紫塞，十年人望在黄樞。定應松栢心無改，自信雲龍道不孤。應笑病夫何所補，獨能安坐養桑榆。

和提刑趙學士探梅三絶

蕭條臘後復春前，雪壓霜欺未放妍。昨日倚欄枝上看，似留芳意入新年。

静映寒林晚未芳，人人欲看壽陽粧。玉顔須傍韶春笑，莫鬬嚴風與惡霜。

百花争早孰過梅，天與芳時豈待催？莫惜黄金置清賞，隔年春色爲君開。

和太傅鄧公歸遊武當見寄❶

三提相印代天工，鄧國歸來耀本封。此日神仙丁令鶴，幾年霖雨武侯龍。酬恩定得祠黄石，談道須期會赤松。莫慮故鄉陵谷變，武當依舊碧重重。

即席呈太傅相公

鳳池三入冠台躔，致了昇平一品閑。白傅歌詩傳海外，晉公桃李滿人間。上都雲遠經時别，故國春濃幾度還。太史占天應有奏，壽星光彩近南山。

---

❶「見」，原缺，據四庫本補。

紀送太傅相公歸闕

搢紳誰敢望差肩，獨向昌期協半千。首會雲龍游少海，親扶日月上中天。碧油兩就元戎鎮，黃閣三提冢宰權。坐致唐虞成大化，退居師傅養高年。閑披丹訣開鑪竈，醉度清歌被管絃。同牓幾人登將相，滿朝今日羡神仙。松楸薙草思純孝，里巷揮金過昔賢。歸赴誕辰知兑説，輕安拜舞壽觴前。

依韻和提刑張太博寄梅❶

數枝梅寄寂寥人，多謝韶華次第均。穰下此花留未發，待君同賞後池春。

又和賞梅

故人爲使富天才，相與抽毫賦早梅。隴頭氣豔未勞横玉笛，風光先合倒金罍。欲寄交情遠，林下初逢病眼開。必若和羹有遺味，花王應亦命公台。

依韻答王源叔憶百花洲見寄

芳洲名冠古南都，最惜塵埃一點無。樓閣春深來海鷰，池塘人静下仙鳬。花情柳意憑誰問，月彩波光豈易圖？漢上山公發新詠，許昌何必詫申湖？申或作西。

❶「太博」，原誤作「太傅」，審所記差遣爲「提刑」，知非「太傅」，據宋本改。

獻百花洲圖上陳州晏相公

穰下勝遊少，此洲聊入詩。百花争窈窕，一水自漣漪。潔白憐翹鷺，優游羡戲龜。闌干紅屈曲，亭宇碧參差。倒影澄波底，横煙落照時。月明魚競躍，春静柳閑垂。萬竹排霜仗，千荷卷翠旗。菊分潭上近，菊花潭在郡之西郊，因有菊潭門，❶復有菊潭鎮。近取菊植于洲中，洲有高臺，遂命之曰菊臺。梅比漢南遲。京洛而南，至鄧始有梅焉。梅比襄陽又晚一月。岸鵲依人喜，汀鷗不我疑。綵絲穿石節，襄、鄧間舊俗，正月二十二日士女游河，取小石通中者，用綵絲穿之，帶以爲祥。羅襪踏青期。素髮頻來醉，滄浪減去思。步隨芳草遠，歌逐畫船移。繪寫求真賞，緘藏獻已知。相君那肯愛？家有鳳皇池。

依韻答青州富資政見寄

樞府當年日贊襄，隱然一柱在明堂。直道親逢英主開前席，力與皇家正舊章。豈求安富貴，純誠惟欲助清光。龔黄政事追千載，齊魯風謡及萬箱。偉望能令中國重，奇謀曾壓北方强。故人待看調元後，乞取優游老洛陽。

依韻答并州鄭大資見寄

節制重并汾，淹留又見春。年高成國老，道在樂天真。風韻應如舊，精明迥絶倫。致君心未展，寧是式微人？

❶「潭」，原無，據宋本補。

過陳州上晏相公

曩由清舉玉宸知，今覺光榮冠一時。曾入黄扉陪國論，重求絳帳就師資。❶ 談文講道渾無倦，養浩存真絶不衰。獨媿鑄顔恩未報，捧觴爲壽獻聲詩。

和運使舍人觀潮二首

何處潮偏盛？錢唐無與儔。誰能問天意？獨此見濤頭。海浦吞來盡，江城打欲浮。勢雄驅島嶼，聲怒戰貔貅。萬疊雲纔起，千尋練不收。長風方破浪，一氣自横秋。高岸驚先裂，群源怯倒流。騰凌大鯤化，浩蕩六鼇遊。北客觀猶懼，吴兒弄弗憂。子胥忠義者，無覆巨川舟。

又

把酒問東溟，潮從何代生？寧非天吐納，長逐月虧盈？暴怒中秋勢，雄豪半夜聲。堂堂雲陣合，屹屹雪山行。海面雷霆聚，江心瀑布横。巨防連地震，群楫望風迎。踊若蛟龍鬬，奔如雨雹驚。來知千古信，迴見百川平。破浪功難敵，驅山力可并。伍胥神不泯，憑此發威名。

依韻和蘇州蔣密學

餘杭偶得借麾來，山態雲情病眼開。此藥無涯誰可共，詩仙今日在蘇臺。白樂天謂韋蘇州爲詩仙。

❶「求」，宋本作「來」，義長。

依韻和孫之翰對雪❶

江干往往臘不雪，今喜紛紛纔孟冬。迺知王澤寖及遠，益明天意先在農。有年預可慰四海，大瑞且當聞九重。況此湖山滿清思，與君交唱若爲慵。

依韻和并州鄭宣徽見寄二首

錢唐作守不爲輕，況是全家住翠屏。名品久參卿士月，部封全屬斗牛星。仁君未報頭先白，故老相看眼倍青。最愛湖山清絶處，晚來雲破雨初停。

又

西湖載客恣游從，湖上參差半佛宫。迴顧隙駒曾不息，沉思樽酒可教空。層臺累榭皆清曠，萬户千門盡鬱葱。向此行春無限樂，却慙何道繼文翁？

依韻答蔣密學見寄

東南爲守慰衰顔，憂事渾袪樂事還。鼓吹夜歸湖上月，樓臺晴望海中山。奮飛每羡冥鴻遠，馳騁那慙老驥閑？此日共君方偃息，是非榮辱任循環。

依韻和同年朱兵部王賓客交贈之什

鶴禁蘭宫達了身，高居南闕重爲隣。西園冠蓋時時會，北海樽罍日日親。共棄

❶「孫」，原誤作「蘇」，據四庫本改。按，孫之翰名甫。

榮華抛世態，同歸清静復天真。一如劉白東都下，更得裴公作主人。

登表海樓

一帶林巒秀復奇，每來凭檻即開眉。好山深會詩人意，留得夕陽無限時。

石子澗二首

鑿開奇勝翠微間，車騎笙歌暮未還。彦國才如謝安石，他時即此是東山。

又

飛泉落處滿潭雷，一道蒼然石壁開。故老相傳應可信，此山雲出雨須來。

依韻答韓侍御

雖叨世契與隣藩，東道瞻風御史尊。鄭館昔時延下客，予執卷時即遊端公之門。于家今日見高門。端公之先君嘗作金陵獄掾。我居方面榮爲懼，君向臺端直且温。彼此中懷藴金石，不須銷黯動離魂。

謝柳太博惠鶴

新詩遺鶴指真經，對此仙標詎敢輕？萬里華亭思去伴，千年遼海識歸程。鷄群與處曾非辱，鵬路將翔孰謂榮？獨愛九臯嘹唳好，聲聲天地爲之清。

知府孫學士見示和終南監宫太保道懷五首因以綴篇

玉皇近侍請修真，賜得南山十里雲。樽有聖賢聊自慰，鼎多龍虎復誰分？謝家山色朝晡見，陶隱松風寤寐聞。萬物已齊無一事，獨醒惟笑衆醺醺。

其　二

要路抛來自寡尤，高懷卷去白雲收。仙骨玉緣祕寶須藏密，蘭爲奇香却在幽。豈曾移静節？帝心終是竭嘉猷。紅霞緑竹忘機地，未免天家下詔求。

其　三

漢陂高興自飄飄，何必天台渡石橋？潭上藥靈多餌菊，林間詩逸半書蕉。勤歌蘭珮招逋隱，懶事塵纓逐審僚。客有赤松盟約在，異時猿鶴不相遼。

其　四

瑶壇日月静中長，詩思時時逸謝塘。神枕自成仙島夢，朝衣猶有御爐香。三元祕簡侵星奏，五嶺靈芽待雪嘗。金闕九重留不住，高風何處是嚴光？

其　五

門外煙嵐紫閣横，九衢風土更何情？籬邊醉傲淵明飲，隴上歌隨桀溺耕。三樂放懷千古重，萬鍾回首一毫輕。鵬鷃共適逍遥理，誰復人間問不平？

贈方秀才[1]楷

高尚繼先君，巖居與俗分。有泉皆漱石，無地不生雲。隣里多垂釣，兒孫半屬文。幽蘭在深處，終日自清芬。

依韻和龐殿院見寄二首前集已有一首

吴門歉歲減繁華，蕭索專城未足誇。柳色向秋迎使館，水聲終夜救田車。丘山在負思朝寄，毫髮經心愧道家。不似桐廬人事少，子陵臺畔樂無涯。

范文正公集卷第四

[1] 「贈方秀才」，《嚴陵集》卷三題作「題方先輩山居」。

范文正公集卷第五

義

易義

乾上乾下，内外中正，聖人之德位乎天之時也。德内也，位外也。九二，君之德。九五，君之位。成德于其内，充位于其外。聖人之德，居乎誠而不遷。有時舍之義，故曰「見龍在田」；德昭于中，故曰「利見大人」。「天下文明」，君德也。聖人之位，行乎道而不息。有時乘之義，故曰「飛龍在天」；位正於上，故曰「利見大人」。「乃位乎天德」，於是乎位矣。或者泥於六位之序，止以五爲君，曾不思始畫八卦，三陽爲《乾》，君之象也，豈俟於五乎？三陰爲《坤》，臣之象也，豈俟於四乎？《震》爲長子，豈俟重其卦而始見於長子乎？明夫《乾》，君之象，既重其卦，則有内外之分。九二居乎内，德也。九五居乎外，位也。餘爻則從其進退安危之會而言之，非必自下而上，次而成之也。如卦言六龍，而九三不言龍而言君子，蓋龍無乘剛之義，則以君子言之，隨義而發，非必執六龍之象也。故曰易無體，而聖人之言豈凝滯於斯乎？

咸，陰進而陽降，《兑》，陰卦。《艮》，陽卦。上下交感之時也，與《恭》卦近焉。❶《泰》卦天

❶「恭」，《周易》無此卦。據此下注文，當爲「泰」字之形誤。

地交而萬物通，《咸》卦天地感而萬物化生。然則《泰》卦三陰進于上，三陽降于下，極於交而泰矣，故曰萬物通。《咸》卦陰進而未盡達也，陽降而未盡下也，下卦猶有二陰，上卦猶有二陽。感而未至於泰矣，故曰萬物生而猶未通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是感之無窮而能至乎泰者也。感而不至，其道乃消，故至騰口，薄可知也。

《恒》，陽動陰順，剛上柔下，《震》，陽也，剛動于上。《巽》，陰也，柔順于下。上下各得其常之時也。天尊地卑，道之常矣。君處上，臣處下，理之常矣。上陽卦，天與君之道也。下陰卦，地與臣之道也。男在外，女在内，義之常矣。《震》爲長男，《巽》爲長女。天地、君臣、男女各得其正，常莫大焉。諸卦多以有應爲吉，此卦六爻皆應而爻無元吉者，何也？夫吉於應者，相求以濟之時也。常者，上下各得其所之時矣。故以剛柔皆應爲常，而不以獲應爲吉。是以士之常也，在於己，不在於人。諸侯之常也，在於政，不在於鄰。天子之常也，在於道，不在於權。故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堯舜爲仁，終身而已矣，其知常也哉！

《遯》，陰進陽退，二陰進之於内，四陽退之於外。柔佞入而剛正出，君子遯去之時也。夫柔勝於剛，則小人制君子矣，辱可逃乎？柔未勝剛，則君子辱可遠也，未見制於小人焉。此卦二陰而四陽，柔未勝剛，小人始浸而長也。君子知吉之先，辨禍之萌，思遠其時也，可不遯乎？故《遯》之爲義，尚乎遠也。是以最在内者，有遯尾之危；最在外者，有肥遯之利。子曰「知幾其神」，始可與言遯也已矣。

《大壯》，剛以震而陰摧，内剛外震，二陰剥

焉。君子威而小人黜，政令剛嚴之時也。陽於陰爲大也，陽進陰退，大者壯而小者喪矣。夫雷在天上，萬物以震，威行天下，萬邦以恐。天地之壯見乎雷，聖人之壯見乎威。壯而不節，於天下暴矣，壯其喪矣。是以君子非禮弗履，以保其壯也。故九二、九四，以陽居陰，體剛而處巽，乃復獲乎貞吉，餘爻皆不克全其壯也已。

《晉》，順而上行，奉于文明，《坤》，順也。《離》，明也。君子嘉遇顯進之時也。夫上無文明，賢斯遁矣。今文明麗于上，君子可不進乎？其進也，柔順内融，內卦《坤》也，有柔順之義。則上不拒其逼矣。故曰「晝日三接」也。英華外著，外卦文明，有英華之德。則衆不疑其行矣。故曰「君子以自昭明德」，蓋明出地上，如日之升，君子當其象也，豈復昧哉？其伊尹之時歟！

《明夷》，陰上明下，其義病矣；火入地中，其光翕矣，蔽賢傷善之時也。夫文明在上，則賢者遂進；文明在下，則善人用傷。其商之末世耶，君子用晦，然後免於其難。然則文王其不用晦乎？何以嘗幽之耶？文王蓋有國焉，德加於人，晦之難也。故以文明入于難，終以柔順而出矣。箕子雖無政焉，而最近於闇，故自辱其身，以晦其道，然後乃免。故文明在下，難哉，聖賢其猶病諸！變斯時者，惟九三乎？「得其大首」，其湯武之事歟！

《家人》，陽正於外，謂五也。陰正於內，其二也。陰陽正而男女得位，君子理家之時也。明乎其內，禮則著焉。內卦明也。順乎其外，孝悌形焉。外卦順也。禮則著而家道正，孝悌形而家道成。成必正也，正必成也。聖人將成其國，必正其家。一人之家正，然

後天下之家正。天下之家正，然後孝悌大興焉。何不定之有？故曰「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然則正家者貴閑其初也。故初九有悔，閑得其道，乃首得「悔亡」。至于九五，「王假有家」，則天下化成，故勿恤而吉也。❶

《睽》，火炎澤潤，其性不同。炎從上，潤從下，其道違而不接，物情睽異之時也。陰陽不接而天地睽，日月不接而晝夜睽，禮義不接而男女睽，君臣不接而上下睽，情類不接而萬物睽。夫然，則天地萬物之理從何而亨乎？故睽之時，義不可久也，必變而通之，合睽以成其化。天地睽也，而陰陽合焉。其體睽，其義合。晝夜睽也，而日月交焉。男女睽也，而禮義成焉。上下睽也，而君臣會焉。萬物睽也，而情類聚焉。夫未合之時，體乖志疑，動虞蹇難，求援而濟者也，故其爻皆以有援免。至于上九睽極而通，則説弧遇雨，「群疑亡也」。

《蹇》，止於險中，險難在前，未可進之時也。觀其名，與《屯》卦近焉。《屯》亦難也。然則《屯》已動乎險中，難可圖也，《蹇》猶止乎險中，難未可犯也。惟二爲王臣，得位應五。君在險中而與己應，始可匪躬而往焉。餘皆往蹇而弗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其庶幾乎？

《解》，動乎險外，出險散否之時也。小人爲險，君子乃否；小人既退，君子乃振。故六五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是故天地否散，雷雨並興；聖賢否散，慶施遂行。武王發粟散財，其有解之時也矣。

《損》，山澤通氣，艮爲山，兑爲澤。其潤上

❶「恤」，原誤作「悔」，據四庫本並《周易·家人》改。

行，取下資上之時也。夫陽實也，陰虚也。下卦二陽，上卦二陰。取陽資陰，以實益虚者也。虚者反實，則實者反虚矣。然則下者上之本，本固則邦寧。今務於取下，乃傷其本矣，危之道也。損之有時，民猶説也。《兑》爲説。損之無時，澤將竭焉。《兑》爲澤。故曰「川竭必山崩」，此之象也。無他，下涸而上枯也。「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其斯之謂歟！

《益》，剛來而助柔，損有餘而補不足，上卦陽多，故曰有餘。下卦陽少，故曰不足。自上惠下之時也。天道下濟，品物咸亨。聖人下濟，萬國咸寧。益之爲道大矣哉！然則益上曰損，損上曰益者，何也？夫益上則損下，損下則傷其本也，是故謂之損。損上則益下，益下則固其本也，是故謂之益。本斯固矣，榦斯茂矣，源斯深矣，流斯長矣。下之益上，則利有竭焉。上之益下，則因其利而利之，何竭之有焉？是故木以動也，上木下動。涉大川而無患。雷風與也，上風下雷。興萬物而無疆。明益之道，何往而不利哉？

《夬》，❶一陰處高而群陽伐之，❷以大制小，以正黜邪之時也。時皆剛正，柔佞豈得而據乎？夫君子道微之時，法令常密而或失之者，何也？内有小人也。小人道微之時，法令常顯而無忌者，何也？内皆君子也。此卦一柔而乘五剛，危可知矣。五剛而決一陰，易可知矣。故揚于王庭而不忌，賞罰明行之際歟！舜舉八元而去四凶，此其時矣。

《萃》，澤處於地，《兑》爲澤，《坤》爲地。其流

❶「夬」，原誤作「夫」，據宋本、四庫本並《周易》改。
❷「伐」，原誤作「代」，據四庫本改。

集矣；上說下順，其義親矣，物情和聚之時也。上以說臨下，下以順奉上。上下莫不聚乎！天地亨而萬物以類聚，大人亨而天下以義聚。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象》言「剛中而應」者，取其上下相應，以成萃聚之義而已。若夫萃天下者，豈私其應哉！必也以虛受人，然後能萃其天下。故九五以大人之位而匪孚者，以其應之於一，不能盡天下之誠，惜哉！無私則至矣。

《升》，地中生木，其道上行，君子位以德升之時也。夫高以下爲基木，始生於地中，其舉遠矣。聖人日躋其德，而至于大寶；賢者日崇其業，而至于公圭。以順而升，物不距矣。故爻無凶咎，初則大吉，二則有喜，三則無疑，四則用亨，五則貞吉。惟上六極而猶升，則爲冥昧。若能知其消息，猶可爲利，故曰：「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困》，水在澤下，澤方竭焉，其道不加於物，君子困窮之時也。夫水者，浸於外而後施於物。今伏於其內，何施之有？是則川澤竭而伏其流，君子困而隱其道。困於險而不改其説，《坎》，險也。《兑》，説也。其惟君子乎，能固窮而樂道哉！苟不安其困，欲尚口而去之，窮斯甚矣。知此時者，卷而懷之，極然後反，其困必亨，故曰「困亨」。夫子之於陳蔡也，豈其憂乎？

《井》，木爲泉之底，井道治而其施外，彰君子居德遷惠之時也。夫井居其地而不可改，其泉之出也，無所不利。君子居於德而不可移，其惠之遷也，無所不仁。唯井也，施之而不窮，存之而不溢；惟德也，常施於人而不見其虧，獨善於身而不見其餘。

故曰「井，德之地」，不其然乎？

《革》，水火相薄，變在其中，聖人行權革易之時也。夫澤有水，則得其宜。今澤有火，是反其常矣。聖人革之，以反常之權。然而反常之權，天下無道，天下何由而從之？以其内文明而外説也。内卦文明，外卦兑説。以此之文明，易彼之昏亂。以天下之説，易四海之怨。以至仁易不仁，以有道易無道。此所以反常，而天下聽矣。其湯武之作耶，苟道德不去，雖湯武日生，當爲天下之助，何反常之有焉？

《鼎》，以木順火，鼎始用焉。聖人開基立器之時也。夫天下無道，聖人革之。天下既革，而制作興。制作興而立成器，立成器而鼎莫先焉。故取鼎爲義，表時之新也。湯武正位，然後改正朔，變服章，更器用，以新天下之務，其此之時歟？故曰革去故而鼎取新。聖人之新，爲天下也。夫何盛焉，莫盛乎亨上帝而養聖賢也。亨上帝而天下順，養聖賢而天下治，不亦盛乎？

《震》，雷相從而興，威動萬物，内外皆震，君子心身戒懼之時也。萬物震，其道通焉；君子震，其德崇焉。君子之懼於心也，思慮必慎其始，則百志弗違於道。懼於身也，進退不履於違，則百行弗罹于禍。故初九震來而致福，慎於始也。六二震來而喪貝，履於危也。六二乘剛。夫震者，長子之道也。長子有威，驚遠而懼邇，然後能主宗廟之器，而祭祀不輟也夫！

《艮》，山相當而各止其所，内外不相與，六爻皆無應。上下静止之時也。天地動而萬物生，日月動而晝夜成，聖賢動而天下亨，今其止者，君子理不可動之時也。故此卦無元亨貞之德者，以其道不行焉。然止

之爲道，必因時而存之。若夫時不可進，斯止矣；高不可亢，斯止矣；位不可侵，斯止矣；欲不可縱，斯止矣。止得其時，何咎之有？故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静不失其時，其道光明。」非君子，其孰能與於此乎？

《漸》，山止生木，日益其高，君子漸進之時也。夫内止而不躁，外巽而不争，以斯而進，不亦漸乎？長女得位乎其外，故曰「女歸吉」。然則女生而知其嫁也，必漸而及時，然後有歸焉。君子學而知其仕也，必漸而成德，然後有位焉。故升高必自下，陟遐必自邇。《乾》陽漸進，而至于在天。《坤》陰漸進，而至于堅冰。天地不能踰，而況於人乎？苟内不止而躁，外不巽而争，則失漸之道，犯時之忌，豈正邦之有焉！

《豐》，文明以動，無往不亨，王道開大之時也。夫雷電之至，隱者彰而否者亨；聖賢之造，困者通而幽者顯。於是制乎禮以序天下之倫，作乎樂以興天下之和。物物昌而無不大也，是以謂之豐。然則日之動也，下《離》日也，上《震》動也。豐于正中焉。文明之動也，豐于皇極焉。過乎正中，日斯昊矣。過乎皇極，文明虧矣。故曰「宜日中」，進於大而戒於盈也，丕哉！

《旅》，火麗山而不久其處，君子羇旅之時也。君子羇旅之時，處無其位，何能與物大通？然則内止而不動于心，外明而弗迷其往。以斯適旅，故得小亨而貞吉。夫旅人之志，卑則自辱，高則見嫉。能執其中，可謂智矣。是故初瑣瑣而四不快者，以其處二體之下，卑以自辱者也。三焚次而上焚巢者，以其據二體之上，高而見嫉者也。二懷資而五譽命者，柔而不失其中者也。

君子旅之時也，道其然乎？

《巽》，風從至而物莫之違，上下皆順，命令宣行之時也。夫上下弗順，雖令不從。今上下皆順，故可申命而行事也。若夫巽之爲德，其失也僞。非君子体之，則入乎柔邪之道矣。觀其名，雖近於謙焉，然則謙之爲體，內剛而外柔，《謙》卦《坤》外《艮》內，《坤》柔而《艮》剛也。降於禮而不降於德者也，是以「亨，君子有終」。巽之爲體，內外皆柔，可以行權，未可以終義。惟五以中正而志行，乃得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是故謙之。六爻皆無凶咎，《巽》之六爻，則美惡半矣。

《兑》，澤重潤而上下皆兑，君子推恩敷惠之時也。夫説萬物者，莫説乎澤。今復重之，民説而無疆者也。勸天下者，莫大乎推恩而敷惠，則順乎天應乎人而王道亨，不然者反此。若夫威以先民，民重其勞；威以犯難，民重其死。故周文爲臺，而人謂神靈者，忘其勞也；楚子下令，而人如挾纊者，忘其死也。然則説之爲德，其失也佞。上下皆説之時，必內存其剛正，然後免佞之情。故曰「説以利貞」。

論

帝王好尚論

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富，我無事而民自樸。」此則述古之風，以警多事之時也。三代以還，異於太古。王天下者，身先教化，

使民聳善。❶故《禮》曰，人君謹其所好惡，君好之則民從之。孔子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恭，❷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由此言之，聖帝明王，豈得無好？在其正而已。堯設敢諫鼓，建進善旌，舜好問而成至化，禹拜昌言而立大功，湯五聘伊尹，文王躬迎吕望，周公握髮吐哺以待白屋之士，鄭武公好賢而詩雅歌之燕，昭王築臺募士而智者歸之。斯聖賢好尚，如是之急也。桀、紂好利欲，不好諫諍，而天下亡。秦好兵刑，不好仁義，而天下歸漢。隋煬帝好逸豫，不好恭儉，而天下歸唐。使桀、紂好諫諍，秦好仁義，隋煬帝好恭儉，豈有喪亂之禍哉？

選任賢能論

王者得賢傑而天下治，失賢傑而天下亂。張良、陳平之徒，秦失之亡，漢得之興。房、杜、魏、褚之徒，隋失之亡，唐得之興。故曰，得士者昌，失士者亡。《書》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其勤求人材，如是之急也。然則求之之道，不可一端。皋陶贊禹曰「亦行有九德」，言人性行有九德，以考真爲則可知。乃言曰：「載采采。」載，行；采，事也。稱其人有德，必言其所行某事某事以爲驗。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性寬洪而能莊栗。柔而立，和柔而能立事。愿

❶「聳」，四庫本並宋人所編《宋文選》卷六作「從」。

❷「恭」，《論語》作「敬」。避宋太祖之祖父趙敬諱而改。

而恭，慤愿而恭恪。亂而謹，亂，治也。有治而能謹。擾而毅，擾，順也。致果爲毅。直而温，行正直而氣温和。簡而廉，性簡大而有廉隅。剛而塞，剛斷而實塞。彊而義，無所屈撓，動必合義。彰厥有常，吉哉！」彰，明；吉，善也。明九德之常，以擇人而官之，則政之善。孔子之門人目以四科：一曰德行，謂顏淵、閔子騫也；二曰政事，冉有、季路也；三曰言語，宰我、子貢也；子貢使於諸國，而不辱君命也。四曰文學，子游、子夏也。經緯天地曰文，禮樂典章之謂也，游、夏能述之者也。此所謂求人之道，非一端也。又《書》之《説命》篇曰：「旁求俊乂，列于庶位。」是朝廷庶位，惟俊乂是求。唐太宗曰：「天下英雄，落吾彀中。」《語》曰：「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智則可與治國家、安天下，愚則可與避怨惡而全一身。故聖人以俊乂爲德，❶不以柔訥爲行。如以柔訥爲行而寵之，則四海英雄無望於時矣。使英雄失望於時，則秦失張、陳，隋失房、杜，豈不悞天下之計哉！

近名論

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言人知愛名，不如愛其身之親也。莊子曰「爲善無近名」。言爲善近名，人將嫉之，非全身之道也。此皆道家之訓，使人薄於名而保其真。斯人之徒，非爵禄可加，賞罰可動，豈爲國家之用哉？我先王以名爲教，使天下自勸。湯解網，文王葬枯骨，天下諸侯聞而歸之。是三代人君，已因名而重也。太公直釣以邀文王，夷、齊餓死于西山，仲尼聘七十國以求行道，是聖賢之

❶「德」，原作「得」，據宋本改。

流無不涉乎名也。孔子作《春秋》，即名教之書也。善者褒之，不善者貶之，使後世君臣愛令名而勸，畏惡名而慎矣。夫子曰：「疾没世而名不稱。」《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然則爲善近名，豈無僞邪？臣請辯之。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性本仁義。❶三王身之也，躬行仁義。五霸假之也。」假仁義而求名。後之諸侯逆天暴物，殺人盜國，不復愛其名者也。人臣亦然。有性本忠孝者，上也；行忠孝者，次也；假忠孝而求名者，又次也；至若簡賢附勢，反道敗德，弑父叛君，惟欲是從，不復愛其名者，下也。人不愛名，則雖有刑法干戈，不可止其惡也。武王克商，式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是聖人敦獎名教，以激勸天下。如取道家之言，不使近名，則豈復有忠臣烈士爲國家之用哉！

推委臣下論

天生兆人，得王乃定。❷萬機百度，不可獨當。内立公卿大夫士，外設公侯伯子男。先擇材以處之，次推公以委之。然則委以人臣之職，不委以人君之權，臣請辯之。

夫執持典禮，❸修舉政教，均和法令，調理風俗，内養萬民，外撫四夷，師表百僚，經緯百事，此宰輔之職也。練兵戎，謹城壁，脩方略，威夷狄，此將帥之職也。肅朝廷之儀，觸縉紳之邪，此御史府之職也。治繁

❶「義」，原作「名」，據宋本、四庫本改。
❷「王」，宋本並《宋文選》卷六作「主」。
❸「持」，原誤作「特」，據宋本、四庫本並《宋文選》改。

劇，制豪猾，此京尹之職也。至於金穀刑法，各有攸司之職矣。撫民人，宣風化，均徭役，平賦斂，此刺史、縣令之職也。是皆人臣之職，不可不委之也。

若乃區别邪正，進退左右，操榮辱之柄，制英雄之命，此人主之權也，不可盡委於下矣。何以明之？《論語》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注云：制之由君也。晉委三卿，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延陵季子曰：「晉國之政，歸此三家矣。」後果分晉爲三國。漢高祖招納群英，有將將之權，而取天下。至于子孫，不知祖宗之謀，而獨委霍光，又獨委王鳳，至于王莽，皆有大禍，西漢遂傾焉。後漢光武親用二十八將而取天下，後之子孫不知祖宗之謀，而獨委后族，至于宦官，故姦雄競起，以去惡爲名，東漢遂傾焉。魏委司馬，晉委劉裕，其禍亦然。唐太宗駕馭英雄，取天下，致太平，至高宗朝，李義府以立后之功獨見委用，陷害忠良，天下憤怨。明皇初用姚崇、宋璟爲相，而天下大治。推心委之，遂成故事。及李林甫代其任，仍復委之。林甫姦邪，能中傷善人，朝廷無敢言得失者。於是明皇不聞諫諍，自謂宰相得人，泰然無爲矣。言路已絶，故至禄山犯關嚮闕，而明皇不知。一旦喪亂，天下瓦解，唐德遂衰。初以推委而天下治，終以推委而天下亂，何弊之然哉？當推委之際，進擢十人，❶上從其九，是九分之恩出於下矣。如此則數年之間，左右前後，皆權臣之黨也。若黜辱十人，上從其九，是九分之威出於下矣。如此則數年之間，中外遠近，無敢忤權臣者。故下之情不達，而上之勢

❶「進」，原無，據宋本補。

孤矣。此明皇之失，爲後代之鑑。

王者將收其權，必先采人。采人爲難，豈無其要？孔子之辨門人，標以四科。一曰德行，二曰政事，三曰言語，四曰文學。以四科辨之，思過半矣。然則朝廷清要之位，覬覦者衆，必審賢以與之。賢傑之才，讒嫉者衆，必先時以辨之。是故先王孜孜求賢，以備選用。且千官百辟，豈能獨選？必委之於輔弼矣。惟清要之職，雄劇之任，不可輕授於人。僉諧之外，更加親選。聖帝明王常精意於求賢，不勞慮於臨事。精意求賢，則日聰明而自廣。勞心臨事，則日叢脞而自困。宜乎屏煩細而廣詢訪。其深於正道，有憂天下之心，可備輔相者記之。其精於經術，通聖人之旨，可備顧問者記之。其敢言正色，有端士之操，可備諫諍者記之。其能言方略，有烈士之風，可備將帥者記之。如斯之人，精而求之，熟而觀之，然後寘清要之職，授雄劇之任，使人人竭力，争爲腹心，於是乎得以操榮辱之柄，制英雄之命，庶務委于下，而大柄歸于上，❶始可以言無爲矣。猶復置御史大夫、中丞，使搢紳無敢慢者。置諍臣七人，使言路無敢蔽者。置門下封駮司，使制敕無得悮者。此又推委無爲之中，而不廢其防，不失其權者矣。若留意逸豫，不孜孜於求賢，親選之時，無賢可用，則進退賞罰復歸於下。雖有爵禄，不足爲上之恩。雖有誅罰，不足爲上之威矣。

❶「大」，原無，據宋本補。

議

上攻守二策狀

臣某言：竊觀西事以來，每議攻守，未見適中。或曰必行進討，以期平定。臣謂諸路進討，則兵分將寡，氣不完盛，絶漠風沙，迷失南北，饋運輜重，動有鈔掠。賊之巢穴，負阻河外，非有奇將，不能遠襲。至若寇常併兵求擾一路，每有朝旨令入界牽制，其如將帥方略非有素定，茫然輕進，不知所圖，但求虚弱之處，以剽竊爲功。既不能大振兵威，故不能少分賊勢。此進討牽制之無効也。或曰宜用守策，來則禦之，去則勿逐。臣觀今之守邊，多非土兵，不樂久戍。又無營田，必煩遠饋。久戍則軍情以殆，遠饋則民力將竭。歲月縣遠，❶恐生他患。此守禦之未利也。臣荷國重寄，曾無寸勞，夙夜營營，冀有所補，而才識迂昧，終無發明。今采於邊人，而成末議，固不敢望其必行。在朝廷以衆論參之，擇其可否。如無所取，乞賜寢罷。今具下項攻守之議，依聖旨指揮，交付梁適齎迴赴闕者。

議攻

臣謂進討未利，則又何攻？臣切見延安之西、慶州之東，有賊界百餘里，侵入漢地。中有金湯、白豹、後橋三寨，阻延、慶二州徑過道路，使兵勢不接，策應迂遠。自來

❶「遠」，宋本、四庫本作「久」。

雖曾攻取，無招降之恩，❶據守之謀，漢兵纔迴，邊患如舊。臣謂西賊更有大舉，朝廷必令牽制，則可攻之地，其在於此。可用步兵三萬、騎兵五千，鄜延路步兵一萬二千，騎兵三千；涇原路步兵九千，騎兵一千；環慶自選馬步一萬八千軍外，番兵更可得七八千人。軍行入界。當先布號令，生降者賞，殺降者斬。得精强者賞，害老幼婦女者斬。拒者併兵以戮之，服者厚利以安之。遁者勿追，疑有質也。居者勿遷，俾安土也。乃大爲城寨，以據其地。如舊城已險，因而增修。非守地，則別擇要害之處，以錢召帶甲之兵、熟户强壯，兼其土役。昨奉朝旨，令修緣邊城寨。臣以民方穡事，將係官閑雜錢，并勸令近上人户以顧夫錢散與助功兵士充食錢。其帶甲兵士，翕然情願，諸寨並已畢功。俟城寨堅完，當留土兵以守之。方諸舊寨，必倍其數，使范全、趙明以按撫之。范全今爲騏驥副使、慶州北都巡檢；趙明今爲東頭供奉官、柔遠寨蕃部巡檢。必嚴其戒曰，賊大至，則明斥候，召援兵，金湯東去德靖寨四十里，西去東谷寨八十里，西南去柔遠五十里，南至慶州一百五十里。堅壁清野以困之。小至，則扼險設伏以待之。居常，高估入中及置營田以助之。如此則可分彼賊勢，振此兵威，通得延、慶兩路軍馬，易於應援。所用主兵官員，使勇決身先者居其前，王信、狄青、劉拯、劉貽孫、張建侯、范全。可用策應者居其次，任守臣、王達、王遇、張宗武、譚嘉震、王文恩、王文。使臣中可當一隊者，參於前後。張信、王遇、張忠、郭逵、張懷寶。有心力幹事者，營立城寨。周美、張璨、劉兼濟、李緯、張繼勳、楊麟。

臣觀後漢段紀明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錢五十四億，三冬二夏，大破諸羌。

❶「恩」，宋本、四庫本作「意」，然《續資治通鑑長編》引同底本，義長。

又觀唐馬燧造戰車，行則載甲兵，止則爲營陣，或塞險以遏奔衝。臣以此路山坡，大車難進，當用小車二千兩，銀絹錢二十萬，以賞有功將吏及歸降番部，并就粜芻粟，亦稍足用。其環州之西、鎮戎之東，復有胡蘆泉一帶番部，與明珠、滅臧相接，阻環州、鎮戎徑過道路。明珠、滅臧之居，北接賊疆，多懷觀望。又延州南安去故綏州四十里，在銀夏川口。今延州兵馬東渡黄河，北入嵐石，却西渡黄河，倒來麟州策應。蓋以故綏州一帶賊界阻斷徑過道路。已上三處，内麟府一路，臣不曾到彼，乞下本處訪問及畫圖，即可見山川道路次第。如取下一處，城寨平定，則更圖一處，爲據守之策。比之朝去暮還，此稍爲便。❶臣謹議。

議守

臣觀西戎居絶漠之外，長河之北，倚遠而險，未易可取。建官置兵，不用禄食，每舉衆犯邊，一毫之物皆出其下，風集雲散，未嘗聚養。中國則不然。遠戍之兵，久而不代。負星霜之苦，懷鄉國之望。又日給廩食，月給庫緡。春冬之衣銀鞋，饋輸滿道，千里不絶。國用民力，日以屈乏。軍情愁怨，須務姑息。此中原積兵之憂，異於夷狄也。臣謂戎虜縱降，塞垣須守，❷當務經遠。古豈無謀臣？觀漢趙充國興屯田，大獲地利，遂破先零。魏武於征伐之中，分帶

❶「此稍爲便」，宋本、四庫本作「此爲稍便」，《續資治通鑑長編》引作「此稍爲便穩」。

❷「須」，宋本作「鎮」。

甲之士，隨宜墾闢，故下不甚勞，大功克舉。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唐置屯田，天寶八年，河西收二十六萬石，隴西收四十四萬石。孫武曰：「分建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食其土之毛，實役其人氓之力。故賦税無轉徙之勞，徭役無怨曠之歎。」

臣昨在延州，見知青澗城种世衡言，欲於本處漸興田利。今聞僅獲萬石。臣觀今之邊寨，皆可使弓手、土兵以守之，因置營田，據畝定課，兵獲餘羨，中糶於官，人樂其勤，公收其利，則轉輸之患久可息矣。且使其兵徙家塞下，重田利，習地勢，父母妻子而堅其守。比之東兵不樂田利，不習地勢，復無懷戀者，功相遠矣。少田處許蕃部進納荒田，以遷資酬獎，或量給價直。儻朝廷許行此道，則委臣舉擇官員，約古之義，酌今之宜，❶行於邊陲，庶幾守愈久而備愈充。雖戎狄時爲邊患，不能困我中國。此臣所以言假土兵、弓手之力，以置屯田爲守之利也。

然臣觀前漢高帝之盛，臣有蕭、張決勝千里，下有百戰之師，以四十萬之衆困于平城，乃約匈奴和親。至高后、文、景，代代如之，不絶其好。匈奴屢變，往往犯塞，殺戮吏民，不勝其酷。至於書問傲慢，下視中國，而人主以生民之故，屈己含容，不爲之動。孝文即位，將軍陳武請議征討，以一封疆。孝文曰：「兵，凶器也，難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今匈奴内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動心痛傷，何日忘之，未能消距，願且堅邊設堠，❷結和通

❶「酌」，原作「進」，據四庫本並《續資治通鑑長編》改。

❷「堠」，宋本、四庫本均作「候」，然《史記》卷二五《律書》同底本。

使，休寧北陲，爲功多矣。且無議兵。」故百姓無内外之徭，得息肩於田畝，天下富實，雞鳴犬吠，❶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司馬遷以文帝能和樂天下，協於大樂，故著于律書爲後代法。臣謂國家用攻則宜取其近而兵勢不危，用守則必圖其久而民力不匱。然後取文帝和樂之德，無孝武哀痛之悔，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謹議。

答竊議

漢高祖以黄金四萬斤付陳平，❷而不問其出入。時陳平未有功也。唐高祖將斬李靖而恕之，時李靖未有功也。是前代帝王先布之以恩，後責之以効也。我太祖嘗謂近臣曰：「安邊御衆，須是得人心。❸優恤其家，厚其爵禄，多與公用錢及屬州課利，使之迴圖，❹特免税算。聽其召募驍勇，以爲爪牙。苟財用豐盈，必能集事。朕雖減後宫之數，極於儉約，以備邊費，亦無辭也。命將帥李漢超等十三人分守西北諸州，家族在京者，撫之甚厚。凡軍中事，悉許便宜。每來入朝，必召對命坐，賜與優厚，撫而遣之。由是邊臣率富於財，❺得以養士用間，洞見蕃夷情狀。每戎狄入寇，必能先知預爲之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故兵力雄盛，武功蓋世，由此而致也。

❶「雞鳴犬吠」，《史記》作「鳴雞吠狗」。
❷「斤」，原無，據宋本補。
❸「心」，《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所載無此字。
❹「多與公用錢及屬州課利使之迴圖」，《群書考索》後集卷四六引《寶訓》作「多與公錢，及屬州縣境四圍免税」。
❺「率」，四庫本作「悉」。

今滕宗諒爲一路經略安撫使兼兵馬都部署，以公用錢迴圖，管設使命將校并蕃部酋豪，或贈遺官員游士。而梁堅彈奏滕使過錢十六萬貫，有數萬貫不明。❶及置獄研窮，纔用三千餘貫，復有所歸，無分毫入己。是未見貪吏之狀也。宣撫田舍人，朝之端人也。至慶州，目擊軍民蕃部等借留滕侯，遮壅于道，足下何得謂之豺狼？主上仁聖，不深罪宗諒、張亢二人，仍降詔誕告邊臣，依祖宗故事，使迴圖公用，一如平日。中憲不知内朝有此詔命，聞群口横議，遂伏閤請加責二人，以正憲律。既下法寺，則宗諒合贖銅，而不當去官。是前斷已重，❷亢坐將公用錢并酒散與軍人，❸當更追一官。又朝廷既已降記貸之，亦難反汗。足下責我保庇此人，固不敢避。自古文法，常害邊功。今天子仁聖，有西北之憂，孜孜求人，以捍大患。帥臣用度小過，不害邊事。居輔弼者，固當竭力辨明，恐悞朝廷機事，爲天下之憂，豈暇私於二人哉！

昔匈奴辱漢使者，蓋不一也。唐賢使于賊庭，不辱命者如韓愈、李回，皆成大名。近邵良佐使于元昊，回日改官，賜服色，報其勞也。良佐懼，不可再去，滿朝縉紳無一士請行。朝廷召張子奭，乘驛而至，❹又選王正倫副之，皆敢行不懼。既不懼矣，觀其辨論學術，可爲之使，乃遣將命。暨還，得元昊書疏，頗順於前，願去號稱臣，又能減數節事體。且沙漠窮絶，人不測之地，既能忘生，又不辱命，朝廷擢進兩資，不可待以

❶「萬貫」，原無，據宋本補。
❷「重」，原作「坐」，據宋本改。
❸「坐」，原作「罪」，據宋本改。
❹「乘」，原無，據宋本補。

常調也。戎狄素貪，利未厭心，兵擾絶塞，此戎狄之常態，非子奭之過也。今之士大夫高談時政，皆謂不能拔人限以資級，使才者多滯，而朝廷乏賢，及見殊命越一等，則囂然聚議，以爲過優，何薄之甚耶？

讚

楊文公寫真讚

楊公以武夷之靈，降于我宋。在太宗朝，以神童被召，三命至著作佐郎、直集賢院。在真宗朝，荐當清近，終翰林學士、工部侍郎。公以斯文爲己任，繇是東封西祀之儀，修史修書之局，皆歸大手，爲皇家之盛典。當時臺閣英游，蓋多出於師門矣。而命世之才，其位不充，故天下知公之文，而未知其道也。昔王文正公居宰府僅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心，❶天下謂之大雅。寇萊公當國，真宗有澶淵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動，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謂之大忠。樞密扶風馬公慷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至直。此三君子者，一代之偉人也。公與三君子深相交許，情如金石，則公之道，其正可知矣。然端言方行，回邪忌之，故嘗避權臣之禍，歸陽翟山。再起，會真宗不豫，中外爲憂。萊公將奮大計，正前星於北辰，引太陽於少海。公預宏議，就高文，間弗克行。既終，而今上知之，乃下詔追悼，贈禮部尚書，謚曰文。今覩公之真，而

❶「心」，宋本作「迹」。

爲讚云：

嗚呼楊公，兩朝清風。盛乎斯文，直哉厥躬。端者我遊，邪者我仇。霖雨不作，日月其流。仰止遺真，雍雍哲人，吾不知乎，爲之仙？爲之神？

范文正公集卷第五

范文正公集卷第六

頌

皇儲資聖頌并序

臣聞聖人之作《易》也，以言乎《離》則大人有繼明之體，以言乎《震》則元子有主器之威。何則？體以繼明而萬邦久照，威以主器而七廟大寧。其況登監撫之期，資聖神之政者哉！國家興皇統，紹僊源，寶葉茂昌，靈根善固，皇祖之功也。神武不殺，天開八際，皇宗之德也。文明以健，景臨萬有。聖上妙體乾元，光御人極。應上真之道，撫大寶之運。華親肅睦，美俗昭明。尚周文之文而百官懋德，下漢武之武而四夷懷恩。於是覽神洛以朝，先因心之至也；啓帝符以升，中動天之著也。如報厚德於汾壤，款大道於亳宮。表開聖之都，揭降清之館。鴻名盛則，皇哉休哉！曠代不舉者，吾皇富有焉。然猶清淨戒豫，恭默思高。觀妙自然，播芳無外。璿樞麗正，物有戴天之安；金鑑凝明，人咸抱日之景。若夫道德之奥，仁義之醇，禮樂之和，刑政之清，無得名矣，又盡善矣。功成功矣，事無事矣。聖子神孫，其法象之矣。

居一日，美三公，❶登東塗，皇帝若曰：「眷惟元子，萬邦重器。道心之微必究，王

❶「美」，宋本、四庫本作「羡」。

業之難必知。性習惟其初，左右惟其賢。爾周爾召，往師傅焉。講善體政，欲有觀焉。」三公相與而進曰：「惟皇之嗣，惟天之授。生而神靈，幼而岐嶷。而復累藩邸，踐儲副，奉見清廟，載禧圓丘。固當輔聖克家，佐天理物也矣。」

皇太子乃夕惕欽命，未明而興。儼觀東朝，齊立西面。❶與夫股肱優老，羽翼令人。講帝皇之風，參天人之理。遐燭安危之轍，眇窮得失之源。曷嘗不力仁而民懷，作德而祥降？於是消息乎九範，經營乎五典。與治與亂，警策而弗迷；惟時惟幾，佩服而深論。此道心之微也，蓋究詳於妙慮。❷其於中外之務，光大之政，則賢必尚爵，功必厚禄。謀一令思以敷天下之祐，議一賞思以起天下之善。舉一刑則必悵然有不忍之心，暴何端而興矣？接一士則必慊然有好直之心，佞何階而進矣？天下欲以富利而弗奪也，欲以壽養而弗傷也，欲以固信而弗欺也，欲以安静而弗擾也。期于無盜，責之于衣食；期于無刑，求之於禮義。禮義既充，熟而成風，然後天下熙熙而遂，樂也無窮。然則上世聖賢，未嘗不勉而後至，慎而後寧。故《書》曰懋哉，庶其至矣；《詩》云戒之慎之，保其寧矣。此王業之難也，豈徒知之，固以輔而去之矣。若性習左右，可得而言，聰哲自天，誠明見志。其始也，后稷玩於播殖，仲尼戲於俎豆。爰發五勝之辨，寔宣三正之方。今乃琴誦成文，典書在御。入則有保，出則有師。太傅居前，少傅居後。而能幹蠱天家，代工王室。美

❶「齊」，宋本作「齋」。
❷「詳」，原作「祥」，據四庫本改。

四方之事，資萬機之聖。識者曰，正斯嗣也，明斯德也，由斯道也。天意人事章章乎，豈符讖而後著也？惟聖源深長，天道輔相歟！非天私我有宋，惟天祐于一德。昔陶唐氏之與舜也，歷試諸難，三十載而堯德益明，天下益治。今斯時也，然奚若吾君之嗣之美矣？君子有言曰，巍巍乎皇之有成功也哉！郁郁乎嗣之有成德也哉！樂聖者係之頌云：

粵自黃靈，爰及炎宋。巍巍天造，緜緜帝統。神武之祉，文明之宗。元基不拔，盛業來重。我后御極，吾民敏德。盛節交舉，庶彙咸殖。萬邦作孚，百神受職。允也時雍，何哉帝力。王假有家，迺建承華。三善靡忒，二一對何嘉。日光月輪，山輝海潤。相見乎離，蓋取諸震。帝均其勤，撫國監軍。天受英晤，日彰温文。乃左乃右，惟仁惟舊。稼穡斯憂，艱難斯究。❶授人惟才，進人惟德。刑也以薄，恩也以直。❷屈者其伸，勞者其逸。言思逆耳，道務前膝。玉振金相，英聲茂實。緜若壽域，熙如春臺。守之而已，仁遠乎哉。天業昌兮，天家光兮。聖有嗣兮，明無疆兮。皇心之寧兮，黔首之康兮。祖宗之靈兮，子孫之長兮。金石在廟乎，頌聲洋洋兮。

泰州張侯祠堂頌

生祠，民報德也。制置公本汝潁之奇，以文武事朝廷，爲勳臣於四方。而嘗戰守秦塞，制勝非一，招降屬寇，全活甚衆。撫

❶「斯」，原作「思」，據宋本並上下文義改。
❷「恩」，原作「思」，據宋本並上下文義改。

南夷以乂遠俗，使北疆以尋大信。光華之命，所嚮凝績。天禧中，國家以鹽鐵饋運之計重於東南，命公領之，于兹八年。公夙夜不懈，闕政咸舉。初，淮浙之間，鹽民告困，海利云剥。公請振崇、泰、楚三郡亭人，歲增課數十萬石。三郡鹽課虧者十年，公訪其利害，請加買直蠲積負，行數事以蘇之，課乃大增。興杭、秀、海三郡鹽場，歲入課四十萬石。又嘗蘇、秀間太湖漲溢害于甫田，公請導入于海，復租六十萬石。白沙郡大江之北，有灣數里，風濤爲險，舟檝不利，公於是開長蘆西河以濟之。又高郵之北，漕河屢決，阻我糧道，破我農畝，公於是作堤二百里，旁置石限，平其增損，以均灌漕焉。惟兹海陵，古有潮堰，舊功弗葺，驚波荐至，鹽其稼穡，偃其桑梓。此邦之人，極乎其否。公堅請修復，乃興厥功。横議囂然，僅使中廢。公又與轉運使胡公再列其狀，朝廷可之。仍許兼領是郡，以觀厥成。起基於天聖二載之秋，❶畢工於六載之春。既而捍其大災，蠲其積負，朞月之内，民有復諸業、射諸田者共一千六百户，將歸其租者又三千餘户。海陵民因潮之患，而倚閣其租者三千餘户。天聖四年，敕依制置司奏，候堰成日定奪，今漸復焉。撫之育之，以簡以愛。優優其政，洽于民心。於是請肖公之儀，❷以奉于祠，期子孫之不忘乎！秉筆者故作頌焉：

我公雄傑，經制楚越。鑑洞毛髮，誠揭日月。建利除孽，代天工發。海陵嗷嗷，古防弗牢。萬頃良膏，歲凶於濤。民焉呼號，不粒而逃。公聞憯怛，迺按迺察。草奏屢

❶「二」，宋本作「三」。
❷「儀」，原誤作「議」，據宋本、四庫本改。

達，狂議四遏。心過金鐵，對天不奪。宸聽既聰，宰謀既同。展矣胡公，協力諧忠。兵民交充，興防之功。盤盤偃偃，百里而遠。雲矗不散，山亘不斷。如天作限，奠萬家產。朝以公賢，兼于蕃宣。傷者我全，疾者我痊。逋亡幾千，咸復于田。公義不爽，欲報彌廣。建牙列壤，將有攸往。衆圖其象，以永瞻仰。列星之精，列嶽之靈。儀焉亭亭，神焉熒熒。居千百齡，此邦鎮寧。既寧既聚，濤莫我苦。比比牖户，鱗鱗場圃。而翁而豎，于歌于舞。天子穆清，諸侯經營。民兮樂成，穀兮登盈。作爲頌聲，告于神明。

述

南京府學生朱從道名述

天聖紀號之六載，樞密留守侍郎齊郡公，以東朝舊德，右弼上賢，將啓秉鈞之猷，尚圖分政之任。善下成乎江海，養浩充乎天地。誠明之際，無隱不及。居一日，曰：祖宗之都，儀刑萬邦。道德之所興，禮樂之所出。❶風化不作，四方何仰哉？乃首訪膠庠，躬省弦誦。敦六籍以恢本，發四科以彰善。於是人樂名教，復鄒魯之盛；士爲聲詩，登周召之美。既而丘園初秀，閥閱令

❶「樂」，四庫本作「義」。

嗣，拳拳允集，濟濟如歸。

沛國朱生，世嚴冠冕，幼苦霜露。憫先搆之將墜，忽中陵之見育。公特命就學，果知向方。豹以革而有文，鴻亦漸而無咎。公又嘉其遷善，以「從道」而名焉，仍命字之，云：在《復》之六四，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言能體中而行特從於道，以斯而復君子之象，請字曰「復之」，庶左右於名矣。

然則道者何？率性之謂也。從者何？由道之謂也。臣則由乎忠，子則由乎孝，❶行己由乎禮，制事由乎義，保民由乎信，待物由乎仁。此道之端也，子將從之乎？然後可以言國，可以言家，可以言民，可以言物，豈不大哉？若乃誠而明之，中而和之，揖讓乎聖賢，蟠極乎天地，此道之致也。必大成於心，而後可言焉。

朱生其拜公之命，勉之哉！抑文與學者，道之器也。以君子乘之，則積而不敗。不以君子乘之，則滿而致覆。朱生其拜公之命，慎之哉！嘻，子未預於教也，弗學而志窮，如玉之未攻，如泉之在蒙，昧焉而弗見其寶，汩焉而莫朝于宗。子既預於教也，克學而神晤，如金之在鑄，如驥之方御，躍焉可成乎美器，騰焉可致乎夷路者也。

某觀士人中，有青衿詩書，素髮畎畝，名不登縉紳之議，目弗接軒冕之姿，彼何不遇之甚哉？朱生進德有漸，屬文未幾。始登庠序之列，迺被巖廊之知，此何遇之甚哉？緊爾門之濟美歟？抑我公之善教歟？論者曰，公之旨也，豈徒正爾之名，蓋將成爾之德。激清學校，騰休都邑，俾夫多士聳善，庶邦成流，格美俗於詩書，被頌聲

❶「忠子」，原誤倒，據四庫本乙正。

於金石。致我宋之文，炳焉復三代之英，抑公之盛德乎！朱生振迹於盛德之下，發名於善教之始，何必申繻之劇論，豈異夫子之榮褒者哉？當夙夜懷之，不墜我公之令訓也，其庶幾乎！

序

太清宮九詠序

譙有老子廟，唐爲太清宮。地靈物奇，觀者駭異。歷代嚴護，景概所存。若靈溪、渦河、九龍井、左紐再生昇天檜，❶皆附于圖籍，發乎詠歌。而風人之才，難其破的。余友曼卿，將命斯來，實董宮事。嗜道之外，樂乎聲詩。覽靈仙之區，異其八物，益以宮題，而成九詠。觀其立意，皆鑿幽索秘，破堅發奇，高凌虹蜺，清出金石，有以見詩力之雄哉！文以氣爲主，此其辨乎！矧夫人託文而志深，物乘文而名遠。如楊子雲之《綿竹》，王文考之《靈光》，❷孫興公之《天台》，皆揮藻一時，騰照千載者矣。嚱！彼物也，庇聖賢之居而能長久，後果動君子之風雅，以發乎名。矧人也，庇聖賢之道，則能高明，果亦動天下之頌聲，以揚其烈。覽之者，得無起歟？高平范仲淹序。❸

❶「紐」，原誤作「細」，據四庫本改。

❷「考」，原誤作「孝」，據宋本改。按，後漢王延壽字文考，作《魯靈光殿賦》。

❸「范仲淹」，宋本作「范某」。按，署「某」者當是底稿，署全名者爲正式本。以下不再一一出校。

朝賢送定惠大師詩序

某典姑蘇郡，一日，有吴僧定惠大師宗秀者，發龍山，渡松江，駐錫于門，出致政侍郎安定公、本道計使太原公二書，偕曰，師往無他，有朝中送行詩，請爲序引，以示方來。爾某既不得謝，乃叩其端。

師自言生不血茹，七歲持佛事，隱于靈巖，多歷年所。晚歲遊名公之門，然亦未嘗及利。天聖中，大丞相東平公、清河公憐其舊，奏賜紫方袍，號定惠。乃告歸故山，又以詩寵之。既而薦紳先生咸有贈章，將勒堅珉，期於不墜。

某感其説，志其事，且知上人之隱，盛於吾儒之隱遠矣。士有氣香芝蘭，才奔風雲，精貫乎天人，神馳於古今，燭治亂興亡之機，席法度教化之倫，道通巖廊，跡墜林壑，遺没於麋鹿之群者，衆矣。如近代之陸龜蒙、陳陶，今朝雍丘邢敦、錢唐林逋，或執節堅介，或放詞雅遠，皆四方之聞人。奈何道未信於三公，名不熟於天子。及其收遺文，旌隱志，而始惜其難得。斯天下義士爲之長太息矣。豈如金僊之流而人懷慕，謝絶堂搆，長揖軒冕。來則談空實相，號天人師；去則指霞嶺，嘯風林，天子有賜，三公有贈。斯以見上人之隱，盛於吾人之隱遠矣。必也均是光輝，以及考槃之際，則聖朝無負於隱君子也，矧將有取焉。子夏曰「主文而譎諫」，蓋風人之職也，序詩者敢有二事？ 時景祐二年五月八日，尚書員外郎、充天章閣待制范某序。

太子賓客謝公夢讀史詩序

公清浄而文，出入朝廷三十年，語默仁義，進止於青雲之衢，徐徐如也。自尚書郎領侍御史知雜事，日轉戰于寵辱之場者，或勝而夸，或殆而悲，乃歎曰：「吾病矣，不敢進寸而退尺。」求爲會稽郡。及還，又請知西臺，因分務於洛下。朝廷高其意，累遷至東宫三品。悉屏去外慮，於筆硯歌詩，素所耽嗜，亦不復爲，曰「方逸我以老也」。數年間，惟日看舊史一編，以代賓話爾。無何，先徹樂之前一日，因寢覺，記夢中所得詩一章，召其孫景初録焉。他日，士大夫求觀之，仰其風旨。識者謂，人之將終，神鮮不睽。公於是時，❶乃有正夢，特歌周孔之仁義，能久澤於吾民。以公生平之心，蹈於斯，誠於斯，故精義存存，著於神明而不亂矣。今而後知傳説騎箕尾而爲星者，至精之適，亦何怪哉？其詩曰：

百年奇特幾張紙，❷千古英雄一窖塵。
惟有炳然周孔教，至今仁義浸生民。

刻唐祖先生墓誌於賀監祠堂序

某自丹陽移領會稽，首途之日，過邵餗逸人溪齋，因話照湖事。逸人曰：「客有自江夏寄唐人許鼎所撰《祖先生墓誌》，頗言賀監之異。」出而示予。辭精理遠，徐常侍鉉爲之别序。既抵郡，訪天長觀，即賀公之

❶「是」，宋本作「此」。
❷「奇特」，《澠水燕談録》卷二記作「事業」。

舊居也。歎其真堂卑陋已甚，❶乃命工度材而新之。又刻徐公所序之文，以廣遊人之觀采焉。時寶元元年，知越州范某序。

述夢詩序

景祐戊寅歲，某自鄱陽移領丹徒郡。暇日遊甘露寺，謁唐相李衛公真堂。其制隘陋，乃遷於南樓，刻公本傳于其側。又得集賢錢綺翁書云：「我從父漢東公嘗求衛公之文于四方，得集外詩賦雜著，共成一編，目云《一品拾遺》。衛公有《一品集》、《姑臧集》、《西南備邊録》、《獻替録》、《御臣要略》、《伐叛志》、《窮愁志》。其間有《浙西述夢詩》四十韻。時元微之在浙東，劉夢得在歷陽，並屬和焉。愛其雄富，藏之褚中二十年矣，願刻石以期不泯。」

某觀三君子之詩，嗟其才大名高，俱見咎於當世。李遇武宗，獨立不懼，經制四方，有真相之功。❷雖姦黨營陷，而義不朽矣。元初以才進，拜拾遺，歷御史府，無所畏避，爲執政所困者久之。及天子召用，書詔雅遠，甚有補益之風。至於與晉公相失，而姦人乘之，謂元欲刺裴，劾則無狀。❸然一戾正人，其光墜地，惜哉！劉與柳宗元、呂温數人，坐王叔文黨，貶廢不用。覽數君子之述，而理意精密，❹涉道非淺。如叔文狂甚，義必不交。叔文以藝進東宮，人望素輕，然傳稱知書，好論理道，爲太子所信。順宗即位，遂見用，引禹錫等決事禁中。及

❶「已」，原作「以」，據宋本改。
❷「真」，原無，據宋本補。
❸「劾」，原誤作「劍」，據宋本改。
❹「理」，原誤作「禮」，據宋本改。

議罷中人兵權，又絕韋皐私請，欲斬劉闢。其意非忠乎？皐銜之，會順宗病篤，皐揣太子意，請監國而誅叔文。憲宗納皐之謀而行内禪，故當朝左右謂之黨人者，豈復見雪？《唐書》蕪駮，因其成敗而書之，無所裁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聞夫子褒貶，不以一疵而廢人之業也。❶因刻三君子之詩而傷焉。至於柳、吕文章，皆非常之士，亦不幸之甚也。韓退之欲作唐之一經，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豈有意於諸君子乎？故書之。

尹師魯河南集序

予觀《堯典》、舜歌而下，文章之作，醇醨迭變，代無窮乎！惟抑末揚本，去鄭復雅，左右聖人之道者難之。近則唐正元、元和之間，❷韓退之主盟于文，而古道最盛。懿、僖以降，寖及五代，其體薄弱。皇朝柳仲塗起而麾之，髦俊率從焉。仲塗門人能師經探道，有文於天下者多矣。洎楊大年以應用之才獨步當世，學者刻辭鏤意，有希髣髴，❸未暇及古也。其間甚者專事藻飾，破碎大雅，反謂古道不適於用，廢而弗學者久之。

洛陽尹師魯，少有高識，不逐時輩，從穆伯長遊，力爲古文。而師魯深於《春秋》，故其文謹嚴，辭約而理精。章奏疏議，大見風采，士林方聳慕焉。遽得歐陽永叔，從而

❶「疵」，原誤作「庛」，據宋本改。

❷「正元」，四庫本作「貞元」。按，仲淹避宋仁宗趙禎諱，將「貞元」改作「正元」。

❸「有」，宋本作「以」。

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古。❶其深有功於道歟！師魯天聖二年登進士第，後中拔萃科，從事于西都。時洛守王文正沂公暨王文康公並加禮遇，遂引薦於朝，寘之文館。尋以論事切直。貶監郢州市征。後起爲陜西經略判官。屢更邊任，遷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以前守平涼日，貸公食錢于將佐，議者不以情，復貶漢東節度副使。歲餘，監均州市征。

予方守南陽郡，一旦師魯舁疾而來，相見累日，無一言及後事。家人問之，不答。予即告之曰：「師魯之行，將與韓公稚圭、歐陽永叔述之，以貽後代。君家雖貧，共當捐俸以資之。❷君其端心靖神，無或後憂。」師魯舉手曰：「公言盡矣，我不復云。」翌日往視之，不獲見，傳言曰：「已别矣。」遂隱机而卒。故人諸生聚而泣之，且歎其精明如是，剛決如是。死生不能亂其心，可不謂正乎？死而不失其正，君子何少哉！

師魯之才之行，與其履歷，則有永叔爲之墓銘，稚圭爲之墓表。此不備載。噫！師魯有心於時，而多難不壽。所爲文章，亦未嘗編次，惟先傳於人者，索而類之，成十卷，亦足見其志也。故序之。

唐異詩序

皇宋處士唐異，字子正，人之秀也。之才之藝，揭乎清名。西京故留臺李公建中，時謂善畫，爲士大夫之所尚，而子正之筆實左右焉。江東林君復神於墨妙，一見而歎

❶「古」，原脱，據宋本補。

❷「捐」，宋本作「損」。

曰：「唐公之筆，老而彌壯。」東宮故諭德崔公遵度，時謂善琴，爲士大夫之所重，而子正之音嘗唱和焉。高平范仲淹師其絃歌，嘗貽之書曰：「崔公既没，琴不在兹乎？」處士二妙之外，嗜於風雅。探幽索奇，不知其老之將至。一日以集相示，俾爲序焉。

嘻！詩之爲意也，範圍乎一氣，出入乎萬物。卷舒變化，其體甚大。故夫喜焉如春，悲焉如秋。徘徊如雲，峥嶸如山。高乎如日星，遠乎如神仙。森如武庫，鏘如樂府。羽翰乎教化之聲，獻酬乎仁義之醇。上以德於君，下以風於民。不然，何以動天地而感鬼神哉？而詩家者流，厥情非一。失志之人其辭苦，得意之人其辭逸，樂天之人其辭達，覯閔之人其辭怒。如孟東野之清苦，薛許昌之英逸，白樂天之明達，羅江東之憤怒，此皆與時消息，不失其正者也。

五代以還，斯文大剥。悲哀爲主，風流不歸。皇朝龍興，頌聲來復。大雅君子，當抗心於三代。然九州之廣，庠序未振。四始之奥，講議蓋寡。其或不知而作，影響前輩，因人之尚，忘己之實。吟詠性情而不顧其分，風賦比興而不觀其時。故有非窮途而悲，非亂世而怨。華車有寒苦之述，白社爲驕奢之語。學步不至，效顰則多。以至靡靡增華，愔愔相濫，仰不主乎規諫，俯不主乎勸誡，抱鄭衛之奏，責夔曠之賞，遊西北之流，望江海之宗者有矣。

觀乎處士之作也，孑然弗倫，洸然無塵。意必以淳，語必以真。樂則歌之，憂則懷之。無虚美，無苟怨。隱居求志，多優遊之詠。天下有道，無憤惋之作。騷雅之際，此無愧焉。覽之者，有以知詩道之艱，國風之正也。時天聖四年五月日序。

説

四德説

《易》有《説卦》，所以明其象而示其教也。卦有四德，曰元、亨、利、貞，雖《文言》具載其端，後之學者或未暢其義，故愚遠取諸天，近取諸物，復廣其説焉。

夫元者何也？道之純者也。於《乾》爲資始；於《坤》爲發生；於人爲温良，爲樂善，爲好生；於國爲行慶，爲刑措；於家爲父慈，爲子孝；爲嘉穀，❶爲四靈。其迹異，其道同。統而言之，則善之長也。

夫亨者何也？道之通者也。於天爲三辰昭會；於地爲萬物繁殖；於人爲得時茂動；於國爲聖賢相遇，爲朝覲會同，爲制禮作樂，爲上下交泰；於家爲父子，爲夫婦，爲九族相睦；於物爲雲龍，爲風虎，爲魚水。其迹異，其道同。統而言之，則嘉之會也。

夫利者何也？道之用者也。於天爲膏雨；於地爲百川；於人爲兼濟；於國爲惠民，爲日中市；於家爲豐財，爲富其鄰；於物爲騶虞，爲得食雞。其迹異，其道同。統而言之，義之和也。

夫貞者何也？道之守者也。於天爲行健；於地爲厚載；於人爲正直，爲忠毅；於國爲典則，爲權衡；於家爲男女正位，爲長子主器；於物爲金玉，爲獬豸。其迹異，其道同。統而言之，則道之幹也。

❶ 據下文文例，「爲嘉」上當有「於物」二字。

行此四者之謂道，述此四者之謂教。四者之用，天所不能違，而況於人乎？況於萬物乎？故君子不去也。天微四德，天道不行；地微四德，坤儀不行；人微四德，則無令名；國家無四德，則風教不倫；物無四德，則祥瑞不生。

惟乾坤之德統其四者焉，餘卦則鮮克備矣。惟聖人體乾而行，後之希聖者亦鮮克備矣。堯舜率天下以仁，乾元之君也。湯武應天順人，開國除亂，履其亨而闡其利者也。夏禹治水，乾之成功，幹其事者也。體其元而兼其三者，堯舜也歟。後之人孰能生知？宜乎跂踵而勤行矣。處必親仁，元之基也；動能俟時，亨之始也；進思濟物，利之方也；守誠不回，貞之道也。四者未能兼行，則出乎彼而入乎，此出乎此而入乎彼。周旋進退，不離四者之中。如是，則其殆庶幾乎！

説春秋序

聖人之爲《春秋》也，因東魯之文，追西周之制，褒貶大舉，賞罰盡在。謹聖帝明皇之法，峻亂臣賊子之防。其間華衮貽榮，蕭斧示辱，一字之下，百王不刊。游、夏既無補於前，公、穀蓋有失於後。雖丘明之傳頗多冰釋，而素王之言尚或天遠。不講不議，其無津涯。今褒博者流，咸志於道，以天命之正性，脩王佐之異材，不深《春秋》，吾未信也。三傳房君有元凱之癖，[1]兼仲舒之學。丈席之際，精義入神。吾輩方扣聖門，

[1] 「君」，宋本、四庫本作「公」。

宜循師道。粹屬詞比事之教，❶洞尊王黜霸之經。由此登太山而知高，入宗廟而見美。升堂覩奥，必有人焉。君子哉無廢！

范文正公集卷第六

❶「粹」，原誤作「碎」，據宋本、四庫本改。

范文正公集卷第七

記

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

先生，漢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有大功於名教也。某來守是邦，始搆堂而奠焉，迺復其爲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

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南京書院題名記

皇宋闢天下，建太平，功揭日月，澤注河漢。金革塵積，絃誦風布。乃有睢陽先生、贈禮部侍郎戚公同文，以賁于丘園，教育爲樂。門弟子由文行而進者，自故兵部侍郎許公驤而下凡若干人。先生之嗣故都

官郎中維、樞密直學士綸並純文浩學，世濟其美，清德素行，貴而能貧。

祥符中，鄉人曹氏請以金三百萬建學于先生之廬。學士之子殿中丞舜賓時在私庭，俾幹其裕。故太原奉常博士瀆時舉賢良，❶始掌其教。故清河職方員外郎吉甫時以管記，❷以領其綱。學士晝一而上，真宗皇帝爲之嘉歎，面可其奏。今端明殿學士盛公侍郎度文其記，前參預政事陳公侍郎堯佐題其榜。由是風乎四方，士也如狂。

望兮梁園，歸歟魯堂。章甫如星，縫掖如雲。講議乎經，詠思乎文。經以明道，若太陽之御六合焉；文以通理，若四時之妙萬物焉。誠以日至，義以日精。聚學爲海，則九河我吞，百谷我尊；淬詞爲鋒，則浮雲我決，良玉我切。然則文學之器，天成不一。或醇醇而古，或郁郁於時，或峻于層雲，或深于重淵。至於通《易》之神明，得《詩》之風化，洞《春秋》褒貶之法，達禮樂制作之情，善言二帝三王之書，博涉九流百家之説者，蓋互有人焉。若夫廊廟其器，有憂天下之心，進可爲卿大夫者；天人其學，能樂古人之道，退可爲鄉先生者，亦不無矣。

觀夫二十年間，相繼登科，而魁甲英雄，儀羽臺閣，蓋翩翩焉，未見其止。宜觀名列，以勸方來。登斯綴者，不負國家之樂育，不孤師門之禮教，不忘朋簪之善導。孜孜仁義，惟日不足，庶幾乎刊金石而無媿也。抑又使天下庠序視此而興，濟濟群髦，咸底于道，則皇家三五之風步武可到，戚門之光亦無窮已。他日門人中絶德至行、高

❶「瀆」，《玉海》卷一六七節引爲「王瀆」。
❷「吉甫」，《玉海》節引爲「張吉甫」。

尚不仕如睢陽先生者，當又附此焉。

清白堂記

會稽府署據臥龍山之南足，北上有蓬萊閣，閣之西有涼堂，堂之西有巖焉。巖之下有地方數丈，密蔓深叢，莽然就荒。一日，命役徒芟而闢之。❶中獲廢井，即呼工出其泥滓，觀其好惡，曰嘉泉也。❷擇高年吏問廢之由，曰不知也。❸乃扃而澄之，三日而後汲。視其泉，清而白色，味之甚甘。淵然丈餘，綆不可竭。當大暑時飲之，若餌白雪，咀輕冰，凜如也。當嚴冬時，若遇愛日，得陽春，温如也。其或雨作雲蒸，醇醇而渾，蓋山澤通氣，應於名源矣。又引嘉賓，以建溪、日鑄、臥龍、雲門之茗試之，❹則甘液華滋，說人襟靈。觀夫大《易》之象，初則井道未通，泥而不食，弗治也。終則井道大成，收而勿幕，有功也。其斯之謂乎！又曰，「《井》，德之地」，蓋言所守不遷矣。「井以辨義」，蓋言所施不私矣。聖人畫《井》之象，以明君子之道焉。予愛其清白而有德義，爲官師之規，因署其堂，曰清白堂。又構亭于其側，曰清白亭。庶幾居斯堂，登斯亭，而無忝其名哉！寶元二年月日記。❺

❶「芟」，原脱，據宋本並《會稽掇英總集》卷一九引補。

❷「也」，原脱，據宋本並《會稽掇英總集》引補。

❸「曰」，原脱，據宋本並《會稽掇英總集》引補。

❹「日鑄」，原作「日注」，據宋本並《會稽掇英總集》引改。按，據《宋史》卷一八四《食貨志》，日鑄乃産於紹興之名茶。

❺「寶元二年月日記」，《會稽掇英總集》引作「時康定元年三月二十日」。

岳陽樓記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

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横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于此，❶覽物之情，得無異乎？

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爲，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時六年九月十五日。

❶「多」，四庫本作「都」。

邠州建學記

國家之患，莫大於乏人。人曷嘗而乏哉？天地靈粹，賦于萬物，非昔醇而今漓。吾觀物有秀於類者，曾不減於古。豈人之秀而賢者，獨下於古歟？誠教有所未格，器有所未就而然耶，庠序可不興乎？庠序者，俊乂所由出焉。三王有天下各數百年，並用此道，以長養人材，材不乏而天下治，天下治而王室安，斯明著之効矣。

慶曆甲申歲，予參貳國政，親奉聖謨，❶詔天下建郡縣之學，俾歲貢群士一由此出。明年春，予得請爲豳城守，署事之三日，謁夫子廟。通守太常王博士稷告予曰：「奉詔建學，其材出於諸生備矣。今夫子廟隘甚，群士無所安。」因議改卜于府之東南隅。地爲高明，遂以建學，并其廟遷焉。以兵馬監押劉保、節度推官楊承用共掌役事，博士朝夕視之。明年夏，厥功告畢。增其廟度，重師禮也。廣其學宮，優生員也。談經於堂，藏書於庫。長廊四迴，室從而周，總一百四十楹。廣厦高軒，處之顯明。士人洋洋，其來如歸。且曰：「吾黨居后稷、公劉之區，被二帝三王之風，其吾君之大賜，吾道之盛節歟！敢不拳拳服膺，以樹其德業哉？」

予既改南陽郡，博士移書請爲之記。予嘗觀《易》之大象，在《小畜》曰，「君子以懿文德」，謂其道未通，則畜乎文德，俟時而行也。在《兑》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謂相説之道，必利乎正，莫大於講習也。諸生其

❶「謨」，原作「謀」，據宋本改。

能知吾君建學，聖人大《易》之旨，則庶幾乎！故書之。

天竺山日觀大師塔記

師，錢塘人也，姓仲氏，名善昇，十歲出家，十五通誦《法華經》，十七落髮受具戒。客京師三十年，與儒者游，好爲唐律詩，且有佛學。天禧中，詔下僧録簡長等注釋《御製法音集》，師預選中。書畢，詔賜師名，遂還故里。公卿有詩送行。

師深於琴，余嘗聽之，愛其神端氣平，安坐如石，指不纖失，徽不少差，❶遲速重輕，一一而當。故其音清而弗哀，和而弗淫。自不知其所以，然精之至也。予嘗聞故諭德崔公之琴，雅遠清静，當代無比，如師則近之矣。

康定中，入天竺山，居日觀庵。曰：「吾其止乎！」不下山者十餘年，誦《蓮經》一萬過。皇祐元年，余至錢塘，就山中見之。康彊精明，❷話言如舊。一日，遣侍者持書謝余曰：「吾願足矣，將去人世，必藏于浮圖之下，願公記焉。」又一日，侍者來告曰：「師化矣。」其門人中靄等葬師于塔，復以師之言，求爲之銘。銘曰：

山月亭亭兮師之心，山泉泠泠兮師之琴。真性存兮，孰爲古今？聊志之兮，天竺之岑。

❶「徽」，原作「微」，據宋本、四庫本改。
❷「彊」，原誤作「疆」，據宋本、四庫本改。

書

奏上時務書

天聖三年四月二十日，文林郎、守大理寺丞臣范仲淹謹詣閤門，再拜死罪，上書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臣聞巧言者無犯而易進，直言者有犯而難立。然則直言之士千古謂之忠，巧言之人千古謂之佞。今臣勉思藥石，切犯雷霆，不遵易進之塗，而居難立之地者，欲傾臣節，以報國恩。耻佞人之名，慕忠臣之節，感激而發，萬死無恨。況臣之所言，皆聖朝當行之事而未之行者，諒有以也。聖人之心，豈不至此？蓋當乎一日萬機，未暇餘論。大臣之心，豈不至此？蓋懼乎上疑下謗，未克果行。臣請言之，以發聖慮。

臣聞國之文章，應於風化。風化厚薄，見乎文章。是故觀虞夏之書，足以明帝王之道。覽南朝之文，足以知衰靡之化。故聖人之理天下也，文弊則救之以質，質弊則救之以文。質弊而不救，則晦而不彰；文弊而不救，則華而將落。前代之季，不能自救，以至于大亂，乃有來者起而救之。故文章之薄，則爲君子之憂。風化其壞，則爲來者之資。惟聖帝明王，文質相救，在乎己，不在乎人。《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亦此之謂也。伏望聖慈與大臣議文章之道，師虞夏之風。況我聖朝千載而會，惜乎不追三代之高，而尚六朝之細。然文章之列，何代無人？蓋時之所尚，何能獨變？大君有命，孰不風從？可敦諭詞臣

興復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於臺閣，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風化也。天下幸甚！

臣又聞聖人之有天下也，文經之，武緯之。此二道者，天下之大柄也。昔諸侯暴武之時，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此聖人救之以文也。❶及夾谷之會，孔子則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設左右司馬。」❷此聖人濟之武也。文武之道，相濟而行，不可斯須而去焉。唐明皇之時，太平日久，人不知戰，國不慮危。大寇犯闕，勢如瓦解。此失武之備也。經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又曰：「防之於未萌，治之於未亂。」聖人當福而知禍，在治而防亂。故善安身者，在康寧之時，不謂終無疾病，於是有節宣方藥之備焉。善安國者，當太平之時，不謂終無危亂，於是有教化經略之備焉。我國家文經武緯，天下大定。自真宗皇帝之初，猶有舊將舊兵，多經戰敵，四夷之患足以禦防。今天下休兵餘二十載，昔之戰者，今已老矣。今之少者，未知戰事。❸人不知戰，國不慮危，豈聖人之意哉？而況守在四夷，不可不慮。古來和好，鮮克始終。唐陸贄議云：「犬羊同類，狐鼠爲心，貪而多防，狡而無耻。威之不悟，❹撫之不懷，雖或時有盛衰，大抵常爲邊患。屬方靖，中夏未遑外虞。因其乞盟，遂許結好。加恩降禮，有欲無違。而乃邀求浸多，翻覆不定。託因細事，嘖有煩言。猜

❶「以」，原脱，據宋本、四庫本並《國朝諸臣奏議》卷一四六補。

❷「設」，《史記》卷四七《孔子世家》作「具」。

❸「未知戰事」，宋本、四庫本並《國朝諸臣奏議》作「不知戰爭之事」。

❹「悟」，陸贄《翰苑集》卷一六《興元賀吐蕃尚結贊抽軍迴歸狀》作「格」。

矯多端，其斯可驗。」此唐人之至論也。今自京至邊，並無關嶮。其或恩信不守，釁端忽作，戎馬一縱，信宿千里。若邊少名將，則懼而不守，或守而不戰，或戰而無功。再扣澶淵，豈必尋好？未知果有幾將，可代長城？伏望聖慈鑑明皇之前轍，察陸贄之讜議，與大臣論武於朝，以保天下。先命大臣密舉忠義有謀之人，授以方略，委之邊任。次命武臣密舉壯勇出群之士，試以武事，遷其等差。壯士蒙知，必懷報効。列於邊塞，足備非常。其或自謂無虞，不欲生事，輕長世之策，苟一時之安，邊患忽來，人情大駭。自古兵不得帥，魚肉無殊。乃於倉卒戰鬬之間，❶拔卒爲將，豺狼競進，真僞交馳。此五代之前鑑也。至於塵埃之間，豈無壯士？宜復唐之武舉，則英雄之輩，願在彀中。此聖人居安慮危之備。備而無用，國家之福也。惟聖意詳之。

臣又聞先王建官，共理天下，必以賢俊授任，不以爵禄爲恩。故百僚師師，各揚其職，上不輕授，下無冒進。此設官之大端也。我國家累聖，求理而致太平，大約紀綱，法象唐室。以臣觀之，宜法唐興之時，不宜法唐衰之後。唐興之時，特開館殿，以待賢俊，得學士十八人，聲滿天下。此文皇養將相之材，以論道經邦而成大化也。❷暨至中興，❸往往得人。唐衰之後，此選不盛。我朝崇尚館殿，目爲清華。相輔之材，❹多

❶「於」，四庫本作「欲」。

❷「成」，原脱，據宋本、四庫本並《國朝諸臣奏議》補。

❸「至」，原作「之」，據宋本、四庫本並《國朝諸臣奏議》改。

❹「相輔」，原誤倒，據宋本、四庫本並《國朝諸臣奏議》乙正。按，相指宰相，輔指執政等輔弼大臣，此爲宋時特有之表達。

由此選。三館清密，古謂登瀛。近歲遷出內庭，逼居坊陌，非唐所謂集仙之館也。又其間校讐之職，或不由科第，以恩而除，限以歲年，漸至清顯。❶輕十八學士之選，恐非文皇養將相之材之意也。伏望聖慈與大臣議其可否，重爲制度，以法唐興之時，而延廊廟之器，此國家之大美也。惟聖意詳之。

又諫官、御史，耳目之司，不諱之朝，宜有賞勸。自陛下臨政以來，未聞旌一諫員，賞一御史。若言而無補，是選之不精。言而有補，豈賞之不行？徒使犯顔者危，緘口者安，以進藥石爲虛言，以陳絲髮爲供職。三載之後，進退雷同。臣恐天下竊議朝廷言路未廣，忠臣未勸，將令諫官、御史之徒尸素於朝，非國家之福也。惟聖意詳之。

臣又聞先王義重君臣，❷賞延于世，大勳之後，立賢爲嗣。餘子則以才自調，不使混淆。而後大防一潰，頹波千載。凡居近位，歲進子孫。簪紱盈門，冠蓋塞路。賢與不肖，例升京朝，謂之賞延，無乃太甚！此必前代君危臣僭之際，務相姑息，因爲典故，以至於斯。又百司之人本避鄉役，不踰數歲，例與出官，莫非貪忍之徒，絶異孝廉之舉。使親民政，其弊如何？開此二途，歲取百數，無所不有，實累王風，恐非任官惟賢之體也。人避衆怨，不敢上言，遂令仕路紛紜，禄位填委。文武官吏，待闕踰年。貪者益勵其爪牙，廉者悉困於寒餓。徒於

---

❶「至」，原作「於」，據宋本、四庫本並《國朝諸臣奏議》改。

❷「義」，原作「議」，據宋本、四庫本並《國朝諸臣奏議》改。

禮闈之內，增其艱難。壯士惜年，數歲一舉，迺相奔競，❶至有訟争。而況修辭者不求大才，明經者不問大旨。師道既廢，文風益澆。詔令雖繁，何以戒勸？士無廉讓，職此之由。其源未澄，欲波之清，臣未之信也。儻國家不思改作，因循其弊，官亂於上，風壞於下，恐非國家之福也。儻爲長久之策，則願與大臣特新其議，澄清此源，不以謗議爲嫌，當以治亂爲意，此國家之福也。惟聖意詳之。

臣聞以德服人，天下欣戴；以力服人，天下怨望。堯舜以德，則人愛君如父母；秦以力，則人視君如仇讎。是故御天下者，德可憑而力不可恃也。伏惟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日崇聖德，以永服天下之心。若夫敦好生之志，推不忍之心，薄於刑典，厚於惻隱，在物祝網，於民泣辜，常戒百官，勿爲苛酷，示天下之慈也，唯聖人能之。耻珠玉之玩，罷組繡之貢，焚晉武之雉裘，出文皇之宫人，少度僧尼，不興土木，示天下之儉也，唯聖人能之。雞鳴而起，孜孜聽政，每有餘暇，則召大臣講議文武，訪問艱難，此皇王之勤也，唯聖人勉之。貴賤親疏，賞罰惟一，有功者雖憎必賞，有罪者雖愛必罰，捨一心之私，從萬人之望，示天下之公也，唯聖人行之。自古帝王與佞臣治天下，天下必亂。與忠臣治天下，天下必安。然則忠臣骨鯁而易疏，佞臣柔順而易親。柔順似忠，多爲美言。骨鯁似彊，多所直諫。美言者得進，則佞人滿朝；直諫者見疏，則忠臣避世。二者進退，何以辨之？但日聞

❶「相」，原作「爲」，據宋本、四庫本並《國朝諸臣奏議》改。

美言，則知佞人未去，此國家之可憂也。日聞直諫，則知忠臣左右，❶此國家之可喜也。伏惟聖明不可不察。自古王者外防夷狄，内防姦邪。夷狄侵國，姦邪敗德。國侵則害加黎庶，德敗則禍起蕭牆。乃知姦邪之凶，甚於夷狄之患。伏惟聖明常好正直，以杜姦邪。此致理之本也。❷

臣又聞聖人宅九重之深，鎮萬國之望，以静制動，以重爲威。如天之高，如地之深，使人不得容易而議也。昨覩鑾駕順動稍頻，恐非深居九重，静鎮萬國之意。況進奏院報於天下，天下聞之，恐損威重。先朝以御宇日深，功成天下，巡幸之費，尚或諫止。今繼明之始，聖政方新，宜加憂勤，深防逸豫，則人心大悦，天道降康。不比先帝功成之年，未可輕爲巡幸。伏惟聖慈再三詳覽，每有順動，必循典禮，以服天下之望。

臣又聞人主納遠大之謀，久而成王道；納淺末之議，久而成亂政。方今聖人在上，賢人在側，取捨之際，豈有未至？然而刑法之吏言絲髮之重輕，錢穀之司舉錙銖之利病，則往往謂之急務，響應而行。或有言政教之源流，議風俗之厚薄，陳聖賢之事業，論文武之得失，則往往謂之迂説，廢而不行。豈朝廷薄遠大之謀，好淺末之議哉？伏望聖慈納人之謀，用人之議，不以遠大爲迂説，不以淺末爲急務，則王道大成，天下幸甚！

臣又聞聖人之至明也，臨萬幾之事而

---

❶「則知忠臣左右」，各本均如此，然疑「左右」爲「在右」之誤。范集卷八《上執政書》有「聖人在上，老成在右」，可爲旁證。

❷「致」，原作「至」，據四庫本、《國朝諸臣奏議》並下文「非致理之本也」改。

不敢獨斷；聖人之至聰也，納群臣之言而不敢偏聽。獨斷則千慮或失，偏聽則衆心必離。人心離則社稷危而不扶，聖慮失則政教差而彌遠。故先王務公共，設百官，而不敢獨斷者，懼一慮之失也。開言路，采群議，而不敢偏聽者，懼衆心之離也。今聖政方新，動思公共，委任兩地，出入萬幾。萬幾之繁，能無得失？乃許群臣上言，以補其闕，使上無蒙蔽，下無壅塞，有以見聖人之不獨斷也。天下幸甚！然而臣下上言，或密陳得失，未可盡以爲實，亦當深究其宜。或務窺人短長，或欲希旨上下。動摇賞罰之柄，離隔君臣之情。似是而非，言僞而辯。雖聖鑑之下，能無惑焉？偶動宸衷，無益王道。似此密奏之類，更望聖慈深加詳覽，與大臣議論可否，然後施行。儻密奏之言便以爲實，内降處分，一面施行，則讒譖之人緣隙而進。以訐爲直，以詐爲忠，使内外相疑，政教不一，非致理之本也。古人有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者，其在此乎！伏惟聖明不可不察。又自古親近小臣，率多纖佞，恃國恩寵，爲人階緣，公議未行，私請先至。如此則人皆由徑，政有多門。伏望聖慈深爲防慮，以存至公之道也。

臣曲陋之人，本無精識，覽前王之得失，究聖朝之取捨，因敢罄而陳之，伏望聖慈詳擇一二。干犯天威，臣無任戰汗激切屏營之至。臣某昧死謹言。

范文正公集卷第七

范文正公集卷第八

書

上張右丞書

乾興元年十二月日，文林郎、試祕書省校書郎、權集慶軍節度推官、監泰州西溪鎮鹽倉范某謹齋戒選日，裁書拜于右丞閣下：

某聞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伊尹之心也，哲人傳焉。❶ 故賢賢相與，其道不息。若顯若隱者，則惟時爾。使伊尹之心邈乎無傳，則賢賢相廢，來代以降，豈復有致君堯舜，覺天下之後覺者哉？ 今有施阿衡之才之道，而將博其傳者，可無眷眷以求其人乎？ 有服膺仁義，親逢聖賢，而未預其傳者，可無遑遑以聽於大人之門乎？ 敢齋戒以辨之。

恭惟右丞維嶽降神，儀我華旦。文以鼓天下之動，學以達天下之志。始乃育大節，歷小位，艱難備思，造次惟道。踐七諫之清列，奉萬樞之密府。奏議森乎朝聽，顧問沃於天心。早以位峻中司，禮嚴百辟，人神協贊，貳于台宰。邴侯之問繫乎慘舒，叔相之才著於禮樂。而常居以正色，動惟至誠。名可巽而道不可屈，懷可卷而節不可降。故昨讓廟堂之高，回星象之度。能輕人之至重，易人之至難。故道清朝廷，名高

❶ 「哲人傳焉」上，宋本有「伊尹之心」四字。

泰山，蓋盡美矣。然我宋重明累聖，與周比隆。賢人之業，宜衛社稷。當復正熒煌之座，爲萬邦之休光，四海之景福。此右丞之才之道之萬一也。天下才士莫不稽顙，仰望光明，但仲尼日月之階，難爲其升爾。

某何人也，可預陶甄之末？其大幸者，生四民中，識書學文，爲衣冠禮樂之士。研精覃思，粗聞聖人之道。知忠孝可以奉上，仁義可以施下。功名可存于不朽，文章可貽於無窮。莫不感激而興，慨然有益天下之心，垂千古之志，豈所謂不知量也？又昔人云，一卷之書，必立之師。豈天下之道，無從而正之，而可得其指要乎？某所以雞鳴孜孜，望其有獲於此。而當世大君子，以某雕蟲之技而憐之者有矣，未有謂某之誠可言天下之道者。今復吏于海隅葭菼之中，與國家補錙銖之利。緩則罹咎，猛且賊民。窮荒絶島，人不堪其憂，尚何道之可進？自惜屬文未達，見書未博，三十爲學，未獲事大賢人之師；周旋其心，未能受大君子之道。其愚不已，尚遑遑乎聽於大人之門。

恭惟右丞播洪鈞之仁，矜其不肖，以一言置于左右。至於稼穡之難，獄訟之情，政教之繁簡，貨殖之利病，雖不能辨，亦嘗有聞焉，似可備僚俊之末議，且使朝夕執事於前，觀之可否。如得其誠，願預教育。然後天下之道可得而明，阿衡之心可得而傳。然後使某會遇之日，有益於當時，有垂於將來，乃右丞之道傳傳而不朽矣。昔郭隗以小才而逢大遇，則燕昭之名于今稱道。黄公，天人也，有以跪履而授帝師之道者，豈以孺子而捨諸？智愚不同，人則然矣。先民有言曰，希聖者，亦聖之徒也。此庶幾於萬一。

然干犯台嚴，無任狂越戰兢之至。不宣。某再拜頓首。

上執政書

天聖五年月日，丁憂人范某謹擇日望拜，❶上書於史館相公、集賢相公、參政侍郎、參政給事：某居親之喪，❷上書言事，踰越典禮，取笑天下，豈欲動聖賢之知，爲身名之計乎？某謂居喪越禮，有誅無赦，豈足動聖賢之知耶？矧親安之時，官小禄薄，今親亡矣，縱使異日授一美衣，對一盛饌，尚當泣感風樹，憂思無窮，豈今几筵之下，可爲身名之計乎？不然，何急急於言哉？蓋聞忠孝者，天下之大本也。其孝不逮矣，忠可忘乎？此所以冒哀上書，言國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庶乎四海生靈，長見太平。況今聖人當天，❸四賢同德，此千百年中言事之秋也。然聖賢之朝，豈資下士之補益乎？蓋古之聖賢，以芻蕘之談而成大美者多矣，豈俟某引而質之？況儒者之學，非道不談。❹某敢企仰萬一，因擬議以言之，皆今易行之事。其未易行者，某所不言也。

恭惟相府居百辟之首，享萬鍾之厚，夙興夜寐，未始不欲安社稷，躋富壽，答先帝之知，致今上之美。況聖賢存誠，以萬靈爲心，以萬物爲體，思與天下同其安樂。然非

❶「范某」，《聖宋文選》卷六記作「范仲淹」。下文代指作者之「某」，均記爲「仲淹」。

❷「長見太平」，宋本「某居親之喪」至此句無。

❸「況今」，宋本作「恭以」。

❹「非道不談」，宋本並《宋文鑑》卷一一二作「非王道不談」。

思之難，致之難矣。某竊覽前書，見周漢之興，聖賢共理，使天下爲富爲壽數百年，則當時致君者功可知矣。周漢之衰，姦雄競起，使天下爲血爲肉數百年，則當時致君者罪可知矣。李唐之興也如周漢焉，其衰也亦周漢焉。自我宋之有天下也，經之營之，長之育之，以至于太平。累聖之功，豈不大哉？然否極者泰，泰極者否，天下之理，如循環焉。惟聖人設卦觀象，「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非知變者，其能久乎？此聖人作易之大旨，以授於理天下者也，豈徒然哉？今朝廷久無憂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弗用矣，士曾未教矣，中外方奢侈矣，百姓反困窮矣。朝廷無憂則苦言難入，天下久平則倚伏可畏，兵久弗用則武備不堅，士曾未教則賢材不充，中外奢侈則國用無度，百姓困窮則天下無恩。苦言難入則國聽不聰矣，倚伏可畏則姦雄或伺其時矣，武備不堅則戎狄或乘其隙矣，賢材不充則名器或假於人矣，國用無度則民力已竭矣，天下無恩則邦本不固矣。儻相府思變其道，與國家磐固基本，一旦王道復行，使天下爲富爲壽數百年，由今相府致君之功也。儻不思變其道，而但維持歲月，一旦亂階復作，使天下爲血爲肉數百年，亦今相府負天下之過也。昔曹參守蕭何之規，以天下久亂，與人息肩，而不敢有爲者，權也。今天下久平，修理政教，制作禮樂，以防微杜漸者，道也。張華事西晉之危，而正人無徒，故維持紀綱，以延歲月，而終不免禍，以大亂天下。今聖人在上，老成在右，豈取維持之功而忘磐固之道哉？

某竊謂相府報國致君之功，正在乎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備戎狄、杜姦雄、明

國聽也。固邦本者，在乎舉縣令、擇郡守，以救民之弊也。厚民力者，在乎復游散、去冗僭，以阜時之財也。重名器者，在乎慎選舉、敦教育，使代不乏材也。備戎狄者，在乎育將材。實邊郡，使夷不亂華也。杜姦雄者，在乎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絶亂之階也。明國聽者，在乎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於有道也。

夫舉縣令、擇郡長以救民之弊者，何哉？某觀今之縣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識之士。衰老者爲子孫之計，則志在苞苴，動皆徇己；少壯者恥州縣之職，則政多苟且，舉必近名。故一邑之間，簿書不精，吏胥不畏，徭役不均，刑罰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鰥寡不恤，游墯不禁，播蓺不增，孝悌不勸。以一邑觀之，則四方縣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而望王道之興，不亦難乎？某恐來代之書論得失者，謂相府有不救其弊之過矣。如之何使斯人之徒爲民父母，以困窮其天下？又朝廷久有擇縣令郡長之議而不遂行者，蓋思退人以禮，不欲動多士之心，故務因循而重改作也。豈長世之策哉？儻更張之際，不失推恩，又何損於仁乎？今約天下令録，自差京朝官外，不過千數百員。自來郊天之恩，鮮及州縣。若天下令録自大禮以前滿十考者，可成資日替與職官，七考以上可滿日循其資俸，除録事參軍，則縣令中昏邁常常之流，❶可去數百人矣。蓋職官、録事參軍不甚親民，爲害亦細，此謂退人以禮，士豈有怨心哉？其間課最可尚，論薦頗多，俟到銓衡，别議疇賞。前既善退，後當精選。其判司簿尉不

❶「常常」，四庫本作「庸常」，《宋文鑑》作「平常」。

由薦舉，初入令録之人，並可注録事參軍。如無員闕，可授大縣簿尉，仍賜令録之俸。其曾任令録，有過該恩，合入本資者，可依初入之例。頒此數條，入令者鮮。然後委清望官，於幕職、判司簿尉中歷三考以上，具理績舉充。其川、廣、福建縣令，可委轉運使等就近於判司簿尉中舉移，庶從人便。若此後諸處縣令，特有課最可旌尚者，宜就遷一官，更留三載，庶其宣政者可以成俗。其僥倖者，自從朝典。如此行之，三五年中，天下縣政可澄清矣。願相府爲天下生靈而行之，爲國家盤固基本而思之。不以聽芻蕘爲嫌而罷之，則天下幸甚幸甚！

某又觀今之郡長，鮮克盡心。有尚迎送之勞，有貪燕射之逸。或急急於富貴之援，或孜孜於子孫之計。志不在政，功焉及民？以獄訟稍簡爲政成，以教令不行爲坐鎮，以移風易俗爲虚語，以簡賢附勢爲知幾。清素之人，非緣囑而不薦；貪黷之輩，非寒素而不糾。縱胥徒之姦尅，寵風俗之奢僭。況國有職制，禁民越禮，頒行已久，莫能舉按。使國家仁不足以及物，義不足以禁非。官實素飡，民則菜色。有恤鰥寡，則指爲近名。有抑權豪，則目爲掇禍。苟且之弊，積習成風。俾斯人之徒共理天下，王道何從而興乎？某恐來代之書論得失者，亦謂聖朝有不救其弊之過矣。然朝廷以黜陟郡長爲難者，官有定制，不欲動摇，懼其招怨謗而速僥倖爾。故知縣兩任例升同判，同判兩任例升知州，奈何在下之時，飾身修名，邀其清舉，居上之後，志滿才乏，慫于素持？止能偷安，未至覆餗。故賢愚同等，清濁一致，此乃朝廷避怨於上，移虐於下。俟其自敗，民何以堪？故鄭莊公伺

共叔之自弊，而《春秋》罪焉。以其長惡也。《易》曰：「履霜，堅冰至。」由辨之不早辨也。此聖人昭昭之訓，豈用於先王而廢於今日者哉？近年諸處郡長以贓致罪者數人，皆貫盈之夫，久爲民患。如此之類，至終不敗者，豈止數人而已乎？雖轉運使、提點刑獄職在訪察，其如位望相亞，怨仇可敵，非致敗露，鮮敢發明。宜乎論道之間，激揚天下。

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皇上凝命于今六載矣，❶以軍國重大，未可行遠古之道。今郊禮之餘，宜宣大慶，可於兩制以上，密選賢明，巡行諸道，以興利除害，黜幽陟明，舒慘四方，豈同常務？可命御史嚴諭百僚與出使之官，絶書刺往還之禮，仍翌日首塗，以禁請託。苟利天下，大體何傷？所出使之官，宜以宣慶爲名，安遠聽也。其諸道知州、同判，耄者、懦者、貪者、虐者、輕而無法者、墮而無政者，皆可奏降，以激尸素。又四方利病得以上聞，❷未舉巡守之禮，而遣觀風之使，非不典也。然後委清望官，於朝臣同判中舉諸郡長，於朝臣知縣中舉諸同判。今後同判之官非著顯效及有殊薦，雖或久次，止可加恩。郡國之符，不當輕授。其知縣之人入同判者，宜比此例。如此行之，天下郡政其濫鮮矣。今一司一務，猶或舉官。一郡之間，生靈數萬，反可輕授於人乎？願相府爲天下生靈而行之，爲國家盤固基本而行之，不以聽芻蕘爲嫌而罷之，天下幸甚幸甚！

❶「凝命」，原作「疑命」，據宋本、四庫本改。按，《周易》云：「君子以正位凝命。」

❷「利病」，原脱，據宋本並《宋文鑑》補。《聖宋文選》記作「利弊」。

某前所謂官有定制，不欲動摇，懼其招怨謗而速僥倖者。兩宫聖人臨軒命使，激揚善惡，澄清天下，何怨謗之有乎？自玆以降，非舉不授。舉官之責，厥典非輕，何僥倖之有乎？如所舉之人，果成異政，則宜旌尚舉主，以勸來者。聖朝未行此典，蓋亦闕矣。縣令長既得其才，然後復游散、去冗僭，以阜時之財者，何哉？某觀天下穀帛，厥價翔起。議者謂生靈既庶，使之然矣。某謂生者既庶，則作者復衆，豈既庶之爲累哉？❶蓋古者四民，秦漢之下，兵及緇黄，共六民矣。今又六民之中，浮其業者，不可勝紀。此天下之大蠹也。士有不稽古而禄，農有不竭力而饑，工多奇器以敗度，商多奇貨以亂禁，兵多冗而不急，緇黄蕩而不制。此則六民之浮，不可勝紀，而皆衣食於農者也。如之何物不貴乎？如之何農不困乎？某謂穀帛之貴，由其播藝不增而資取者衆也；金銀之貴，由其制度不嚴而器用者衆也。或謂資四夷之取而使之然，則山川之所出，與恩信之所給，自可較之，非某所敢知也。今議更張之制，繁細非一，某敢略而陳之。

夫釋道之書以真常爲性，以清浄爲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智者尚難於言，而况於民乎？君子弗論者，非今理天下之道也。其徒繁穢，不可不約。今後天下童行，可於本貫陳牒，必詰其鄉黨，苟有罪戾，或父母在，鮮人供養者，勿從其請；如已受度，而父母在，别無子孫，勿許方遊。則民之父母，鮮轉死於溝壑矣，斯亦養惸獨、助

❶「庶」，原作「衆」，據宋本並《宋文鑑》改。《聖宋文選》所記同底本。

孝悌之風也。其京師寺觀多招四方之人，宜給本貫憑由，乃許收録，斯亦辨姦細、復游散之要也。其天下寺觀，每建殿塔，蠹民之費，動踰數萬。止可完舊，勿許創新，斯亦與民阜財之端也。

又古者兵在於民，且耕且戰。秦漢之下，官庫爲常，貴武勇之精，備征伐之急也。今諸軍老弱之兵，詎堪征伐？旋降等級，尚費資儲。然國家至仁，旨在存活。若詔諸軍年五十已上有資産願還鄉里者，一可聽之，稍省軍儲，復從人欲；無所歸者，自依舊典。此去冗之一也。又諸道巡檢所統之卒，皆本城役徒，殊非武士，使之禁暴，十不當一。而諸州常患兵少，日旋招致。穀帛之計，其耗萬億。以某觀之，自京四嚮，千里之間，或多寇盜，蓋創置巡檢路分頗多，而卒伍至羸，捕掩無効。非要害者，宜悉罷之。所存之處，資以禁軍。訓練既精，寇盜如取。況千里之内，抽發非難，又使少歷星霜，不至驕惰。彼無用之卒，可減萬數，庶使諸郡節於招致。此去冗之次也。

又京畿三輔五百里内，民田多隙，農功未廣。既已開導溝洫，復須舉擇令長，使詢訪父老，研求利病。數年之間，力致富庶。不破什一之税，繼以百萬之糴，則江淮饋運庶幾減半，挽舟之卒從而省焉。此亦去冗之大也。至於工之奇器，敗先王之度，商之奇貨，亂國家之禁。中外因之侈僭，上下得以驕華。宜乎大變澆漓，申嚴制度，使珠玉寡用，穀帛爲寶。此又去僭豐財之本也。今盛明之代，❶何事而不可行乎？曩者國家禁泥金之飾，久未能絶。一旦使命婦不服，

❶「明」，原作「朝」，據宋本、四庫本並《聖宋文選》改。

工人不作，于今天下無敢衣者。使其餘奢僭皆如泥金之法，亦何患不禁乎？又播藝之家，古皆督責。今國家有勸農之名，無勸農之實。每於春首，則移文於郡，郡移文於縣，縣移文於鄉，鄉矯報於縣，縣矯報於郡，郡矯報於使。利害不察，上下相蒙，豈朝廷之意乎？

若縣令郡長一變其人，乃可詔書丁寧，復游散之流，抑工商之侈，去士卒之冗，勸稼穡之勤。以《周禮》司徒之法約而行之，使播者藝者以時以度，勤者惰者有勸有戒，然後致天下富之壽之。彼不我富不我壽者，豈能革之哉！此則厚民力、固邦本之道也。觀夫《國風》之《七月》、《小雅》之《甫田》，皆以農夫之慶爲王化之基，豈聖人不思而述者乎？故周漢李唐雖有禍亂而能中興者，人未厭德，作亂者不能革天下之心，是邦本之固也；六朝、五代之亂鮮克中興者，人厭其德，弔民者有以革天下之心，是邦本之不固也。然則厚民力，固邦本，非舉縣令、擇郡長，則莫之行焉。

或謂舉擇令長，久則乏人，亦何道以嗣之？某謂用而不擇，賢孰進焉？擇而不教，賢孰繼焉？宜乎慎選舉之方，則政無虛授；敦教育之道，則代不乏人。今士林之間，❶患不稽古。委先王之典，宗叔世之文。詞多纖穢，士惟偷淺。言不及道，心無存誠。暨于入官，鮮於致化。有出類者，豈易得哉？中人之流，浮沉必矣。至于明經之士，全暗指歸，講議未嘗聞，威儀未嘗學，官于民上，❷貽笑不暇，責其能政，百有一

❶「林」，原作「材」，據宋本並《宋文鑑》改。
❷「民」，原作「明」，據宋本、四庫本並《宋文鑑》改。

焉。《詩》謂「長育人材」，亦何道也？古者庠序列于郡國，王風云邁。師道不振，斯文銷散，由聖朝之弗救乎？當太平之朝不能教育，俟何時而教育哉？乃於選用之際患其才難，亦由不務耕而求穫矣。❶今春詔下禮闈，凡修詞之人許存策論，明經之士特與旌別，天下之望翕然稱是。其間所存策論，不聞其誰，激勸未明，人將安信？儻使呈試之日，先策論以觀其大要，次詩賦以觀其全才。以大要定其去留，以全才升其等級。有講貫者，别加考試，人必强學，副其精舉。復當深思治本，漸隆古道。先於都督之郡復其學校之制，約《周官》之法，興闕里之俗。辟文學掾，以專其事。敦之以詩書禮樂，辨之以文行忠信。必有良器，蔚爲邦材，况州縣之用乎？夫庠序之興，由三代之盛王也，豈小道哉？孟子謂得天下英材而教育之，一樂也，豈偶言哉？行可數年，士風丕變。斯擇材之本，致理之基也。又李唐之盛，常設制科，所得大才將相非一。使天下奇士學經綸之盛業，爲邦家之大器，亦策之上也。先朝偶屬多務，暫停此科。今可每因貢舉之時，申其墜典。必有國士繼於唐人，豈非邦家之盛選歟？勿謂未必得人，遂廢其道。此皆慎選舉、敦教育之道，亦何患乏人哉！

儻國家行此數事，若今刑政之用心，則無不成焉。前代亂離，鯨吞虎噬，無卜世卜年之意，故斯道久缺，反爲不急之務。既在承平之朝，❷當爲長久之道，豈如西晉之禍，而有何公之歎者乎？願朝廷念祖宗之艱

❶「由」，《宋文鑑》作「猶」，當是。

❷「承平」，原作「陳平」，據宋本、四庫本並《宋文鑑》改。

難，相府建風化之基本。一之日圖之，二之日行之。不以聽芻蕘爲嫌而罷之，則天下幸甚幸甚！

至于巖穴草澤之士，或節義敦篤，或文學高古，宜崇聘召之禮，以厚澆競之風。國家近年羔鴈弗降，或有考槃之舉，不踰助教之命。孝廉之士適以爲辱，何敦勸之有乎？又流外之官澄清未至，沿之則百姓受弊，革之則諸司乏人。將使群謗不興，衆心知勸，不若敦仍舊之制，加奬善之方。自簿尉兩任有舉奏者，許入録事參軍。録事參軍有舉奏者，許入職事官，或换三班使臣。既有進身之階，豈無畏法之志？設使流内之人無遷進之望而能盡公者，必亦鮮矣。今後百司新入之人，或采其藝能，或出於仕族，行藏必審，考試必精。避役之人，無圖之類，嚴革其弊，高爲之防。既激其流，復澄其源，亦何患流外之冗乎？

某又謂育將材、實邊郡，使夷不亂華者，何哉？蓋聞古之善禦戎者，將不乏人則師戰而不衂，邊不乏廪則城圍而不下，狄疑且畏，罔敢深入，此劉漢所以長也；不善禦戎者，將在貴臣，邊須遠饋，故戰之則衂，圍之則下，狄無疑畏，乘虚深入，此石晉之所以亡也。今兵久不用，未必爲福。在開元之盛，有函谷之敗，可龜鑑矣。何哉？昔之戰者，耄然已老。今之壯者，嚣而未戰。聞名之將，往往衰落。豈無晚輩？未聞邊功。此必廟堂之所思也。仍聞沿邊諸將不謀方略，不練士卒，結援弭謗，固禄求寵。一旦急用，萬無成功。加以邊民未豐，邊廪未實，下武之際，❶兵寡食足。如屯大

❶「下武」，《宋文鑑》、《聖宋文選》作「罷武」，當是。

軍，必煩遠饋，則中原益困，四夷益驕，❶深入之虞未可量也。于時廟堂之上，雖有臯陶之謀，伯益之贊，不亦難乎？

夫天下禍福如人家道，成於覆簣，敗於疾雷。聖朝豈恃其太平而輕其後計？王衍之鑑，豈曰不明？清談之間，坐受其弊。蓋備之弗預，知之弗爲，許下之兵，日血十萬，豈不痛心哉！今西北和好，誠爲令圖。安必慮危，備則無患。昔成周之盛，王道如砥。及觀《周禮》，則大司馬陣戰之法，粲然具存。乃知禮樂之朝，未嘗廢武。今孫吴之書，禁而廢學。苟有英傑，受亦何疑？今且秦之焚書也，將以愚其生人，長保天下。及其敗也，陳勝、吴廣豈讀書之人哉？況前代名將皆洞達天人，嗣續忠孝，將門出將，史有言焉。今將家子弟蔑聞韜鈐，無所用心，驕奢而已。文有武備，此能備乎？今可於忠孝之門，搜智勇之器。堪將材者，密授兵略，歷試邊任，使其識山川之向背，歷星霜之艱難，一朝用之，不甚顛沛。十得三四，不云盛乎？至于四海九州，必有壯士。宜設武舉，以收其遺。唐郭子儀，武舉所得者也，斯可遺乎？又臣僚之中，素有才識，可賜孫吴之書，使知文武之方。異日安邊，多可指任。此皆育將才之道也。又沿邊知同，精加舉擇，特授詔命，專謀耕桑。三五年間，豐其軍廪。此則實邊郡之道也。將材既育，邊郡既實，師戰而不衂，城圍而不下。狄疑且畏，敢深入乎？縱有搔動，朝廷可高枕矣。前代禦戎，其策非一。唐陸贄議緣邊備守之術，請置本土之兵，勤營田之利，與今事宜相近，可約而行也。本土

❶「驕」，原作「嶠」，據宋本並《聖宋文選》改。

之兵者，若今之北邊有雲翼招收之軍，更可增致，作爲奇兵。至于營田之利，宜常興作而加焉。願相府爲國家安危思之，五代之亂非遠也；爲河朔生靈思之，景德之前未久也。今相府勞一夕之思，絶百代之耻，無使中原見新羈之馬，赤子入無知之俗，則天下幸甚幸甚！聖人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又曰：「民到于今受其賜。」管仲，霸臣也。而能攘戎狄，保華夏，功高當時，賜及來代，況朝廷之盛德乎？

某又謂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絶亂之階者何哉？蓋天下姦雄，無代無之。或窮爲夜舞，或起爲大盜。伺朝廷之過執以爲辭，幸生靈之怨弔而稱義。不然，亦何名而動哉？今明盛之朝，豈有大過？亦宜辨於毫末，杜其堅冰。或戚近撓權，或土木秏國，或禄賞未均，或綱紀未修，或任使未平，斯亦過之漸也。某敢小舉其失以言之。國家戚近之人，不可不約。除拜之際，宜量其才，非曰惜恩，懼乎致寇。若力小任重，則撓權亂法，增朝廷之過，啓姦雄之志。《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所謂盜者，其姦雄之謂乎？今道路傳聞，或緇黄之流，或術藝之輩，結託戚近，邀求進貢。或受恩賜，或與官爵。此撓權之漸矣，可不畏乎？夫賞罰者，天下之衡鑑也。衡鑑一私，則天下之輕重妍醜，從而亂焉。此先王之所慎也。又土木之興，久爲大蠹。或謂土木之費出於内帑，無傷財害民之弊，故爲之而弗戒也。某謂内帑之物，出於生靈。太祖皇帝以來，深思遠慮，聚之積之，爲軍國急難之備，非謟神佞佛之資也。國家祈天永命之道，豈在兹乎？如洞真壽寧之宫，以延燎之災，一夕逮盡，豈非天意，警

在帝心？示土木之所崇，非神靈之所據也。安可取民人膏血之利，輟軍國急難之備，奉有爲之惑，冀無狀之福，豈不誤哉？一旦有倉卒之憂，❶須給賞之資，雖欲重困生靈，暴加率斂，其可及乎？此耗國之大也，可不戒哉！儻謂內藏豐盈，用不可竭，則日者黃河之役，使數十州之人，極力負資，奔走道路，豈惜府庫之餘而不用之耶？故土木之妖，宜其悉罷。豈相府之不言乎？兩宮之不聽乎？

又文武百官之禄，取兵荒五代之制，或職輕禄重，或職重禄輕。重輕之間，奔競者至。大亨之世，猶患不均，豈聖朝之意乎？所宜損之益之，以建其極。又今三司之官，差除頗異，禄賜弗輕。何知弊而不言，多養望以自進？天下金穀決于群胥，掊克無厭，取怨四海，使先帝寬財之命弗逮于民，和氣屢傷，豐年寡遇，曾不謂之過乎？蓋由三司之官不制考限，不責課最，朝受此職，夕求他官，直云假塗，相與匿禍。天下受弊，職此之由，豈聖朝之意乎？宜其別制考課，重議賞罰。激朝端之俊傑，救天下之疲瘵，其庶幾乎？又古之勳臣，賞延于世，今則每舉大慶，必行此典。自兩省以上奏薦子弟，並爲京官，比於庶僚，亦既優矣。而特每歲聖節，各序子孫，謂之賞延，黷亂已甚。先王名器，私假於人，曾不謂之過乎？非君危臣僭之朝，何其姑息之如是耶？遂使蔭序之人塞于仕路。曾未稽古，使以司民，國家患之，屢有釐革。然但革其下而不革其上，節於彼而不節於此，天下豈以爲然哉？我相府豈惜一孺之恩，不爲百

❶「倉」，原作「蒼」，據四庫本並《聖宋文選》改。

辟之表乎？又遠惡之官多在寒族，權貴之子鮮離上國。周旋百司之務，懵昧四方之事。況百司者，朝廷之綱紀，風教之户牖。咸在童孺，曾無激揚。使寺省之規剥牀至足，公卿之嗣懷安敗名。未嘗試難，何以致遠？非獨招縉紳之議，實亦玷鈞衡之公。此則禄賞未均，任使未平，綱紀未修之類也。斯弊已久，何可極乎？惟我相府能革其弊，能變其極，而天下化成，不爲難矣。

晉趙王倫、石勒之徒心窺天子，口責丞相，豈非姦雄之人伺朝廷之過乎？又今久安之民不經塗炭，勞則易怨，擾則易驚。猛將謀臣，威信未著。況邊民尚困，邊廪尚乏，苟有搔動，饋運所艱。武備未堅，狄志可騁。既撓之以征戰，或加之以饑饉。生靈窮匱而姦雄奮迅，❶鼓舞群小，血視千里，此五代之鑑昭昭焉。非止方册之有云，抑亦耳目之可接也。我太祖皇帝、太宗皇帝亦嘗有事四方，❷勞於饋運，而生靈不敢怨，姦雄不敢動者，何哉？一則五代餘民久在塗炭，❸乍覩明盛，如子得母，縱有勞役，未甚曩昔，此生靈所以不敢怨也。又當乘天開之運，震神武之威，征伐四方，動如山壓，況躬擐甲胄，備嘗艱難，猛將如雲，謀臣如雨，此姦雄所以不敢動也。今朝廷豈謂當時之易，而不慮今時之難乎？

又謂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於有道者，何哉？有若人未之病，則苦口之藥鮮進焉；國未之危，則逆耳之言鮮用焉。故

❶ 「匱」，原脱，據宋本、四庫本並《聖宋文選》補。

❷ 「太宗皇帝」，原脱，據宋本並《宋文鑑》補。

❸ 「五代」，原脱，據宋本並《宋文鑑》補。

佞人易進，直臣易退，其致君於有道也難哉！及其既病也，藥必錯雜而進，故鮮效焉；及其既危也，言必錯雜而用，故鮮功焉。蓋佞人在矣，直臣遠矣，其悔之也難哉！今朝廷久安，苦言而不用者，勢使之然矣。天深戒而不變者，禍可畏矣。伏聞京師去歲大水，今歲大疫，四方聞之，莫不大憂。此天之有以戒也，豈徒然乎？而京師之災甚於四方，何哉？蓋京師者，政教之所出，君相之所居也。禍未盈而天未絶，故鑑戒形焉。不獨恐懼其心，必使修省其政。國家之德尚可隆，天下之道尚可行也。儻弗懼于心，弗修于政，漸盈于禍，漸絶于天，則國家四海將如何哉？或謂國家之災，由歷數之定，非政教之出，若如所論，則夏禹九疇之書果妖言耶，豈欲棄而焚之乎？苟天下有善則歸諸已，天下有禍則歸諸天，豈聖朝之用心？❶願黜術士之言，❷奉先王之訓，必不謬矣，必無過矣。於保直臣，斥佞人，則兩宫二省之心如日星焉，❸孰可蔽其明乎？縱有行僞而堅，言僞而辯，試於行事，人焉廋哉？

某往日不極言，❹而今極言者，學陋之人，思慮未精，又親安之時，上懼失禄。不幸親今亡矣，朝廷或怒之，自頂至踵惟忠也，又何憂乎？儻相府思變其道，與國家作長久之計，固其基本，一旦王道復行，使天下爲富爲壽數百年，則福在國家，功在相府，得與天下生靈長見太平，幸甚幸甚！

❶「豈聖朝之用心」，《宋文鑑》並《聖宋文選》均作「豈聖賢之用心哉」。
❷「願」下，《宋文鑑》有「聖朝」二字。
❸「省」，《宋文鑑》作「府」。
❹「某」，原脱，據宋本補，《宋文鑑》記作「仲淹」。

竊以五代以來，諸侯暴酷，視民如芥，生殺由之。皇朝龍興，典章一寬。真宗皇帝至仁如天，盡心于此。内則舉執法之吏，外則創按刑之司。徒流之間，無敢差者。若今於教化之道，復如刑名之用心，亦何患不至乎？今縉紳之間，多議按刑之司無益於外，亦思之未深耳。如得其人，糾察四方，絶斯民之冤，協先帝之志，豈無益乎？得人而已，不可謂川之既平，可壞其防也。今王刑既清，王道可行，此天下士人爲相府惜其時也。或曰天下之事，猶指諸掌，豈相府弗克行乎？亦在兩宫之意爾。謂人主在上，或喜怒生殺，或好惡邪正，則諫諍之際，爲臣不易也。若乃修四方之政教，正百司之綱紀，澄清風俗，相府之職也。豈必兩宫之意乎？

儻相府疑某之言，謂欲矯聖賢之知，爲身名之計，豈不能終喪之後爲歌爲頌，潤色盛德，以順美於時，亦何必居喪上書，逾越典禮，❶進逆耳之説，求終身之棄，而自置於貧賤之地乎？蓋所謂不敢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是不爲身名之計明矣。觀前代國家，當其安也，士人上言論興亡之道，非聖主賢相，則百不一采。及其往也，則後之史臣收于簡策，爲來代之鑑。今日之言，願相府采其一二，爲國家天下之益，不願後之史臣收于簡策，爲來代之鑑。狂斐之人，誅赦惟命。以廟堂深嚴，恐不得上，乃敢相門之下，各致此書，庶有一達於聰明。干犯台嚴，下情無任惶恐激切之至。不次。某死罪，惶恐再拜。

❶「逾」，原作「俞」，據宋本、四庫本改。

上資政晏侍郎書

天聖八年月日，具銜范某，謹齋沭再拜，上書于資政侍郎閣下：某近者伏蒙召問：「曾上封章言朝廷禮儀事，果有之乎？」某嘗辱不次之舉，矧公家之事，何敢欺默？因避席而對曰：「有之。」遽奉嚴教云：「爾豈憂國之人哉？衆或議爾以非忠非直，但好奇邀名而已。苟率易不已，無乃爲舉者之累乎？」某方一二奉對，公曰：「勿爲強辭！」某不敢犯大臣之威，再拜而退。退而思之，則自疑而驚曰：當公之知，惟懼忠不如金石之堅，直不如藥石之良，才不爲天下之奇，名不及泰山之高，未足副大賢人之清舉。今乃一變爲尤，能不自疑而驚乎？且當公之知，爲公之悔，儻默默不辨，則恐縉紳先生誚公之失舉也。如此，某何面目於門牆哉？請露肝膂之萬一，皆質於前志，非敢左右其説，惟公之采擇，庶幾某進不爲賢人之疑，退不爲賢人之累。死生幸甚，死生幸甚！

某天不賦智，昧於幾微，而但信聖人之書，師古人之行，上誠於君，下誠於民。韓愈自謂有憂天下之心，繇是時政得失，或嘗言之。豈所謂不知量也？蓋聞昔者聖人求天下之言，以共理天下。於是命百官箴闕，百工獻藝，則大臣小臣無非諫也。建善旌，立諫鼓，諮芻蕘，采謡詠，斯則何遠何近咸可言也。此誠歷代令王懼上有所未聞，下有所未達，特崇此道，以致天下之言，俾九重之深無所蔽也。亦必憂國大臣懼義有所未從，❶諫

❶ 「義」，宋本作「議」。

有所未上，復廣此道，以致天下之情，冀萬乘之心有以動也。某又聞，事君有犯無隱，有諫無訕。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衛覬曰：❶「非破家爲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顔色，觸忌諱，建一言哉？」亦忠臣之分也。而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者，謂各司其局，不相侵官。如當二千石之位，則不責尚書之政；當尚書之位，則不責三公之政。非言路之謂矣。又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蓋言有道之朝，教化純被，則庶人無所議焉。

某登進士第，由幕府歷宰字，爲九卿之屬，似非庶人，敢不議乎？如云遠不當諫，則伯夷叩馬諫武王，豈近臣哉？太公謂之義士，夫子稱其賢人，曾不以遠而爲過乎？至於潁考叔、曹劌、杜蕢、絃高、魯仲連、梅福之徒，皆遠而謀國者也，前史嘉之。況國家以公之清舉，置某于近閣同文館之列。唐文皇於此延天下之才，使多識前言往行，以諮政教之得失，備廊廟之選用。如朝廷延才之意不減於前，則某事君，於此非遠也。又聞，「言未及而言謂之躁」。今國家詔百官轉對，使明言聖躬之過失，宰司之闕遺。其不預轉對者，俾實封章奏以聞，則某非言未及而言也。

若以某好奇爲過，則伊尹負鼎，太公直釣，仲尼誅侏儒以尊魯，夷吾就縲絏而霸齊，藺相如奪璧於强鄰，諸葛亮邀主於弊廬，陳湯矯制而大破單于，祖逖誓江而克清中原，房喬杖策於軍門，姚崇臂鷹於渭上，此前代聖賢，非不奇也，某患好之未至爾。

❶「衛覬」，各本均誤作「衛顗」，據《三國志》卷二一《衛覬傳》改。此下引文即出該傳。

若以某邀名爲過，則聖人崇名教而天下始勸。莊叟云「爲善無近名」，乃道家自全之説，豈治天下者之意乎？ 名教不崇，則爲人君者，謂堯舜不足慕，桀紂不足畏；爲人臣者，謂八元不足尚，四凶不足耻。天下豈復有善人乎？ 人不愛名，則聖人之權去矣。經曰「立身揚名」，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又曰「耻没世而名不稱」，又曰「榮名以爲寶」。是則教化之道，無先於名。三古聖賢何嘗不著於名乎？ 某患邀之未至爾。

某又聞，天生蒸民，各食其力。惟士以有德，可以安君，可以庇民，於是聖人率民以養士。《易》曰：「不家食，吉。」如其無德，何食之有？ 某官小禄微，然歲受俸禄僅三十萬。竊以中田一畝，取粟不過一斛，中稔之秋，一斛所售不過三百金，則千畝之獲，可給三十萬。以豐歉相半，則某歲食二千畝之入矣。其二千畝中，播之耨之，穫之斂之，其用天之時地之利民之力多矣。儻某無功而食，則爲天之螟，爲民之螣，使鬼神有知，則爲身之殃，爲子孫之患。

某今職在校讐，務甚清素，前編後簡，海聚雲積。其間荒唐詭妄之書，十有七八。朱紫未辨，膏肓奈何？ 某棲遲於斯，絶無補益。上莫救斯文之弊，下無庇斯人之德，誠無功而食矣。所可薦於君者，惟忠言耳。况我國家以六合之廣，四葉之盛，撫既濟之會，❶防未然之幾，兢兢持盈，旰昃不暇。謂今天下民庶而未富，士薄而未教，禮有所未格，樂有所未諧，多士之源有所未澄，百司

❶「會」，原誤作「食」，據宋本、四庫本並《聖宋文選》卷六改。

之綱有所未振，兵輕而有所未練，邊虛而有所未計，賞罰或有所未一，恩信或有所未充，乃詔百官轉對。其未預者，並許封章。此吾君盡心以虛受天下之言也，亦天下君子盡心以助成王道之日也。然獻言之初，或有所賞，於是浮淺僥覬之輩，争爲煩言。或采其細而傷其大，或誇其利而隱其害。下冒上之寵而矯其辭，上疑下之躁而輕其説。此政教之大害也。

某遠觀五帝三王，爵以尚德，禄以報功，未有賞其空言者。至於舜俞禹拜，惟重其言而行之。逮夫春秋之時，則有舉賢之賞。唐文皇賞孫伏伽之諫，以天下始定而權以進之，未始久行焉。今朝廷必欲求有道之言，在其擇而必行，不在其誘於必賞。言而無賞，則真有憂天下之心者，不廢其進焉。然後下不冒上之寵而直其辭，上不疑下之躁而重其説。此政教大利也。某亦嘗聞長者之餘論，鬱于胸中而莫敢罄發者，耻與浮淺僥覬之徒受上之疑於國門矣。

某昨輒言國家冬至上壽之禮者，❶斯言有罪，必不疑其僥覬矣。是故輕一死以重萬代之法，請皇帝率親王皇族於内中上皇太后聖壽，❷請詔宰臣率百僚於前殿上兩宫聖壽，實無減皇太后尊崇之威，又足存皇帝貴高之體。蓋一人與親王皇族上壽於内，則母子之義親，君臣之禮異。與百僚上壽於外，則是行君臣之儀，非敦母子之義。在今兩宫慈聖仁孝之德，而行此典，則未見其損，奈何後代必有舅族强熾，竊此爲法，以仰制人主者矣？聖朝既不能正之，使後代

❶「某」，原誤作「食」，據宋本、四庫本並《聖宋文選》改。
❷「聖」，四庫本作「萬」。

忠臣何所執議？先王制禮之心，非萬世利則不行焉。或曰五帝不相沿樂，❶三王不相襲禮，此何泥於古乎？某謂禮樂等數，沿革可移，帝王名器，乾坤定矣，豈沿革之可言哉？若謂某不知聖人之權，則孔子何以謂「晉文公譎而不正」？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是諱其權而正其禮也，豈昧於權哉？小臣昧死力言，大臣未能力救，苟誠爲今日之事，未量後代之患，豈小臣之狂言，大臣之未思也？

某天拙之効，不以富貴屈其身，不以貧賤移其心。儻進用於時，必有甚於今者，庶幾報公之清舉。如求少言少過自全之士，則滔滔乎天下皆是，何必某之舉也。夫天下之士有二黨焉。其一曰：我發必危言，立必危行，王道正直，何用曲爲？其一曰：我遜言易入，遜行易合，人生安樂，何用憂爲？斯二黨者，常交戰於天下，天下理亂，在二黨勝負之間爾。儻危言危行，獲罪於時，其徒皆結舌而去，則人主蔽其聰，大臣喪其助，而遜言遜行之黨不戰而勝，將浸盛於中外，豈國家之福、大臣之心乎？人皆謂危言危行，非遠害全身之謀，此未思之甚矣。使縉紳之人皆危其言行，則致君於無過，致民於無怨，政教不墜，禍患不起，太平之下，浩然無憂。此遠害全身之大也。使縉紳之人皆遜其言行，則致君於過，致民於怨，政教日墜，禍患日起，大亂之下，惘然何逃？當此之時，縱能遜言遜行，豈遠害全身之得乎？凡今之人，生于太平，非極深研幾，豈斯言之信哉？昔魏晉之亂，哲人罹憂，至有管寧之徒涉海而遁。某今進

❶「曰」，原脱，據宋本補。《聖宋文選》作「謂」。

危言於君親，蹈危機於朝廷，不猶愈於涉海之險而遁於異域者乎？儻以其遠而盡心不謂之忠，言而無隱不謂之直，則而今而後未知所守矣。惟公察某之辭，求某之志，謂尚可教，則願不悔前日之舉，而加平生之知，使某罄誠於當時，垂光於將來。報德之心，宜無窮已。儻察某之志，如不可教，則願昌言於朝，以絕其進。前奏既已免咎，此書尚可議責，使黜之辱之，不爲賢人之累，則某退藏其身，省求其過，不敢以一朝之責，而忘平生之知，報德之心，亦無窮已。

恭惟資政侍郎羽翼舊賢，股肱近輔，赫赫之猷，天下所望。願論道之餘，一賜鑑慮。與其進，則天下如某之徒皆不召而進矣；與其退，則天下如某之徒皆不斥而自退矣。決天下進退者，其在公一言乎？干犯台嚴，不任戰懼之至。不宣。某再拜。

范文正公集卷第八

范文正公集卷第九

書

上時相議制舉書

天聖八年五月日，具位某，❶再拜上書于昭文相公閤下：某昨者伏蒙聖恩，優賜差任。蓋鈞造之際，靡不獲所。退省疎拙，且驚且懼。況唐虞舊域，風俗淳儉。獄無積訟，亭鮮過客。棲遲偃仰，何以報國？然嘗試思之，似有所補，敢不冒黷而言之。夫善國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勸學。勸學之要，❷莫尚宗經。宗經則道大，道大則才大，才大則功大。蓋聖人法度之言存乎《書》，安危之幾存乎《易》，得失之鑑存乎《詩》，是非之辯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禮》，萬物之情存乎《樂》。故俊哲之人入乎六經，則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幾，陳得失之鑑，析是非之辯，明天下之制，盡萬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輔成王道，復何求哉？至於扣諸子，獵群史，所以觀異同，質成敗，非求道於斯也。有能理其書而不深其旨者，雖朴愚之心，未可與適道，然必顧瞻禮義，執守規矩，不猶愈於學非而博者乎？今文庠不振，師道久缺。爲學者不根

❶「具」，原誤作「其」，據四庫本並《聖宋文選》卷六改。「某」，宋本作「范某」。

❷「要」，四庫本作「道」。

乎經籍，從政者罕議乎教化。故文章柔靡，風俗巧僞。選用之際，常患才難。某聞前代盛衰，與文消息。觀虞夏之純，則可見王道之正。觀南朝之麗，則知國風之衰。惟聖人質文相救，變而無窮。前代之季，不能自救，則有來者起而救之。是故文章以薄，則爲君子之憂；風俗其壞，則爲來者之資。

今朝廷思救其弊，興復制科。不獨振舉滯淹，詢訪得失，有以勸天下之學，育天下之才，是將復小爲大、抑薄歸厚之時也。斯文丕變，在此一舉。然恐朝廷命試之際，謂所舉之士皆能熟經籍之大義，知王霸之要略，則反屏而弗問。或將訪以不急之務，雜以非聖之書，辨二十八將之功勳，陳七十二賢之德行。如此之類，何所補益？蓋欲伺其所未至，誤其所常習，不以教育爲意，而以去留爲功。若如所量，恐非朝廷勸學育才之道也。何哉？國家勸學育材，必求爲我器用，輔我風教。設使皆明經籍之旨，並練王霸之術，問十得十，亦朝廷教育之本意也。況文有精粗，理有優劣，明試之下，得失尚多，何患去留之難乎？今或伺其所未至，誤其所嘗習，則天下賢俊莫知所守，將博習非聖，旁攻異端。聖人之門，無復啓發，逮于後舉，差之益遠。如此，則制科之設，足以誤多士之心，不足以救斯文之弊。❶

恭惟前聖之文之道，昭昭乎爲神器於天下。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後世聖人開學校，設科等，率賢俊以趨之，各使盡其心，就其器，將以共理于天下。故《書》曰「咸有一德」，斯之謂矣。願相府爲此一舉，儻昌

❶「文」，原作「人」，據四庫本並《聖宋文選》、《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文章辨體彙選》改。

言于兩制，如能命試之際，先之以六經，次之以正史，該之以方略，濟之以時務，使天下賢俊翕然修經濟之業，以教化爲心，趨聖人之門，成王佐之器。十數年間，異人傑士，必穆穆于王庭矣。何患俊乂不充，風化不興乎？救文之弊，自相公之造也。當有吉甫輩頌君之德，吾相之功登于金石永于天地者矣。四海幸甚，千載幸甚！干犯台嚴，無任僭越戰汗之至。某再拜。

與歐静書

七月十二日，❶高平范某謹復書于伯起足下：近滕從事子京編李唐制誥之文，成三十卷，各於文首序其所以，而善惡昭焉。足下命爲《唐典》，以僕觀之，似所未安。典之名，其道甚大。夫子删《書》，斷自唐虞已下，今之存者五十九篇，惟堯舜二篇爲典，謂二帝之道可爲百代常行之則。其次夏商之書，則有訓、誥、誓、命之文，皆隨事名篇，無復爲典。以其或非帝道，則未足爲百代常行之典。乃知聖人筆削之際，優劣存焉，如《詩》有《國風》、《雅》、《頌》之別也。李唐之世三百年，治亂相半。如貞觀、開元有霸王之略，每下詔命，多有警策。失之者蓋亦有矣。如則天、中宗昏亂之朝，誅害宗室，戮辱忠良，制書之下，欺天蔽民，人到于今寃之。儻亦以典爲名，躋于唐虞之列，不亦助欺天之醜乎？是聖狂不分，治亂一致，百代之下，堯舜何足尚，桀紂何足愧也？

僕不忍天下君子將切齒於子京，乃請以「統制」之名易之，而足下大爲不可，貽書

❶「七月十二日」，宋本僅記爲「月日」。

見尤。僕謂制者，天子命令之文，無他優劣，庶幾不損大義爾。足下謂册制之類有七，何特以制名焉？七者之名，有則有矣。然近代以來，暨于今朝，王言之司謂之兩制，是制之一名，統諸詔命。又有待制、承制之官，皆承奉王言之義也。又今詔誥宣敕聖旨之類，[1]違者皆得違制之坐，亦足見制之一名而統諸命令也。故以「統制」爲名，以明備載其文，不復優劣。觀其文者，使自求之，而治亂之源在矣。

足下又謂吕不韋輩著《春秋》，賈誼之徒著書，文中子著六經，而無譏其僭者。非也。蓋「春秋」以時記事而爲名也，優劣不在乎「春秋」二字，而有凡例、變例之文。「書」者載言之名，而優劣不在乎「書」之一字，而有典謨誓命之殊。「詩」者言志之名，而優劣不在乎「詩」之一字，而有《國風》、《雅》、《頌》之議。諸儒擬《春秋》、《詩》、《書》之名，蓋不在乎優劣之地也，未有亂典、謨、訓、誥、《國風》、《雅》、《頌》之名者。足下若以唐之制書咸可爲典，則唐人之詩咸可爲《頌》乎？

足下又謂唐有《六典》，杜佑著《通典》，以此二書爲證。亦未也。《六典》者，唐之官局可爲令式尊之爲典者，亦唐人一時自高爾。又《通典》之書，叙六代沿革、禮樂制度，復折中而論其可者，以爲典要，尚庶幾乎。矧二書之作，非經聖人筆削，又何足仰爲大範哉？

足下博識之士，當於六經之中，專師聖人之意。後之諸儒異端，伯起不足繁以自

[1] 「令」，原作「令」，據宋本改。

取。❶或足下必以統制爲非，則請別爲其目。典之爲名，孰敢聞命？某再拜。

與周騤推官書

六月十五日，同年弟范某，再拜奉書于周兄：去年秋，滕子京集李唐制書得一千首，歐伯起請目之曰《唐典》，僕始末閱其本，而酌以重輕，請避堯舜二典，曰《有唐統制》。伯起以書見讓，謂「典」爲是，謂「制」爲非。僕亦辨而言焉，而伯起不釋。今復貽書云：❷「中有册文，詎可統而爲制？」僕乃求而閱之，果千首中有册文十五。❸或因其舊名，可曰《有唐册制》。僕前書云：「必以《統制》爲非，則請別爲之目。以典爲名，孰敢聞命？」伯起謂，典謨訓誥其來遠矣，夫子因其舊史，優劣不存焉。僕謂，舊史之文，亦不苟作。聖人筆削經史，皆因其舊。可者從而明之，其不可者從而正之，未嘗無登降之意也。是故言《易》則因先王之卦，從而讚之，有「聖人」，有「后」，有「君子」之辭焉。刊《詩》則因前人之作從而次之，有《國風》、《雅》、《頌》之倫焉。修《春秋》則因舊史之文從而明之，有褒貶之例焉。《書》亦史也，從而序之，豈獨因其舊篇，無優劣之意？僕謂典謨訓誥之文，或因其舊而次之，亦聖人之優劣也。伯起謂夏有政典，周有六典。僕謂政典者，果夏書耶？虞書耶？夏或有之，何不列之于《書》？或見删於聖人，此又不足稱矣。周之六典者，

❶「伯起」，宋本作「百起」，屬上。然「伯起」適爲歐静之字，屬下或可通。
❷「貽」，四庫本作「遺」，亦可通。
❸「詎可」至「册文」，十九字原脱，據宋本補。

《周禮》云「天官掌建邦之六典」，乃周之法度書于典册，非記言之例也。夫子删《書》之際，六典不預焉。伯起又謂，有漢典、魏典、晉典、梁典。僕謂此四典者，必文人苟作。或佞之於前，或失之於後，非其正史，君子不取也。自堯舜而後，歷代之史無以典爲名者，何哉？蓋尊避堯舜爲萬世之師，使後之明王有所稽仰，豈丘明、班、馬之流咸不到伯起之心邪？伯起又謂，元結有《皇謨》，柳宗元有《平淮夷雅》。元、柳，唐人也，而深於文，不曰典而曰謨，不曰頌而曰雅，二君誠不佞歟！伯起，非唐人也，反爲佞乎？以其册制，特謂之典，豈有優劣之心乎？如有優劣之心，則不當以錯綜治亂之文，躋于三代之上，炳堯舜之光明。如無優劣之心，唐三百年册制之文，一旦易其名，則何以哉？進退無所據，而序引滋繁，枝葉之云，不復詳釋，豈莠言亂正，學非而博者乎？將固有所激而極其理要乎？周兄積學于書，得道于心，覽聖人之旨，如日星之昭昭。願質其疑，使來者不敢竊亂於斯文。甚善甚善！不宣。某再拜。

與唐處士書

十二月日，❶高平范某謹再拜致書于處士唐君：蓋聞聖人之作琴也，鼓天地之和而和天下。琴之道，大乎哉！秦作之後，禮樂失馭。于嗟乎，琴散久矣。後之傳者，妙指美聲，巧以相尚，喪其大，矜其細，人以藝觀焉。皇宋文明之運，宜建大雅。東宫故諭德崔公，其人也。得琴之道，志於斯，

❶「十二月日」，宋本作「年月日」。

樂於斯，垂五十年。清静平和，性與琴會，著《琴箋》，而自然之義在矣。某嘗遊於門下，一日請曰：「琴何爲是？」公曰：「清厲而静，和潤而遠。」某拜而退，思而釋曰：清厲而弗静，其失也躁；和潤而弗遠，其失也佞。弗躁弗佞，然後君子，其中和之道歟？一日又請曰：「今之能琴，誰可與先生和者？」曰：「唐處士可矣。」某拜而退，美而歌曰：有人焉，有人焉。且將師其一二。屬遠仕千里，未獲所存。今復選于上京，崔公既没，琴不在於君乎？君將憐其意，授之一二，使得操堯舜之音，遊羲黄之域。其賜也，豈不大哉？又先王之琴，傳傳而無窮。上聖之風，存乎盛時。其旨也，豈不遠矣？誠不敢助南薰之詩，以爲天下富壽，❶庶幾宣三樂之情，以美生平而可乎？某狂愚之咎，亦冀捨旃。不宣。某再拜。

答趙元昊書

正月　日，具位某，謹脩誠意，奉書于夏國大王：伏以先大王歸嚮朝廷，心如金石，❷我真宗皇帝命爲同姓，待以骨肉之親，封爲夏王。履此山河之大，旌旗車服降天子一等，恩信隆厚，始終如一。齊桓、晉文

❶「富」，宋本無此字。

❷「先大王歸嚮朝廷心如金石」，《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三〇所載，於此前有敘述背景之一段，爲各本所無：「高延德至，傳大王之言，以休兵息民之意，請於中國，甚善。又爲前者行人不達而歸故，未遣親信，不爲書翰，然詞意昭昭，有足信矣。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固當盡誠奉答。曩者景德初兩河休兵，中外上言，以靈夏數州本爲内地，請移河朔之兵，合關中之力，以圖收復。我真宗皇帝文德柔遠，而先大王請嚮朝廷，心如金石。」

之盛，無以過此。朝聘之使，往來如家。牛馬駝羊之産，金銀繒帛之貨，交受其利，不可勝紀。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無戰，禾黍雲合，甲胄塵委。養生葬死，各終天年。使蕃漢之民，爲堯舜之俗，此真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之大功也。

自先大王薨背，今皇震悼，累日嘻吁。遣使行吊賻之禮，以大王嗣守其國，❶爵命崇重一如先大王。昨者大王以本國衆多之情，推立大位，誠不獲讓，理有未安，而遣行人告于天子，又遣行人歸其旌節。朝廷中外，莫不驚憤，請收行人，戮於都市。皇帝詔曰，非不能以四海之力支其一方，念先帝歲寒之本意，故夏王忠順之大功，豈一朝之失，而驟絶之？乃不殺而還。假有本國諸蕃之長，抗禮於大王，而能含容之若此乎？省初念終，天子何負於大王哉？

二年以來，疆事紛起。耕者廢耒，織者廢杼。邊界蕭然，豈獨漢民之勞弊耶？使戰守之人日夜豺虎，競爲吞噬，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仁人爲之流涕，智士爲之扼腕。天子遣某經度西事，而命之曰：「有征無戰，不殺非辜，王者之兵也。汝往欽哉！」某拜手稽首，敢不夙夜于懷？至邊之日，見諸將帥，多務小功，不爲大略，甚未副天子之意。某與大王雖未嘗高會，鄉者同事朝廷，於天子則父母也，於大王則兄弟也。豈有孝於父母而欲害于兄弟哉？可不爲大王一二而陳之。

傳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語言皆從本國之俗，何獨名稱與中朝天子侔擬？名豈正

❶「以」，《續資治通鑑長編》作「聽」。

而言豈順乎？如衆情莫奪，亦有漢唐故事，單于、可汗皆本國極尊之稱，具在方册。某料大王必以契丹爲比，故自謂可行。且契丹自石晉朝有援立之功時已稱帝，今大王世受天子建國封王之恩，如諸蕃中有叛朝廷者，大王當爲霸主，率諸侯以伐之，則世世有功，王王不絶。乃欲擬契丹之稱，究其體勢，昭然不同。徒使瘡痍萬民，拒朝廷之禮，傷天地之仁。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天地養萬物，故其道不窮；聖人養萬民，故其位不傾。又傳曰：國家以仁獲之，以仁守之者百世。昔在唐末，天下恟恟，群雄咆哮，日尋干戈，血我生靈，腥我天地，滅我禮樂，絶我稼穡。皇天震怒，罰其不仁，五代王侯，覆亡相續。老氏曰：「樂殺人者，不可如志於天下。」誠不誣矣。後唐顯宗祈于上天曰：「願早生聖人，以救天下。」是年，我太祖皇帝應祈而生。及歷試諸難，中外忻戴，不血一刃，受禪于周。廣南、江南，荆湖、西川，有九江萬里之阻，一舉而下，豈非應天順人之至乎？由是罷諸侯之兵，革五代之暴，垂八十年，天下無禍亂之憂。太宗皇帝聖文神武，表正萬邦，吴越納疆，并晉就縛。真宗皇帝奉天體道，清浄無爲，與契丹通好，受先大王貢禮，自兹四海熙然同春。今皇帝坐朝至晏，從諫如流，有忤雷霆，雖死必赦。故四海之心，望如父母。此所謂以仁獲之，以仁守之，百世之朝也。

某料大王建議之初，人有離間，妄言邊城無備，士心不齊，長驅而來，所嚮必下。今以强人猛馬，奔衝漢地，二年于兹，漢之

兵民固有血戰而死者，❶無一城一將願歸大王者。此可見聖宋仁及天下，邦本不摇之驗也。與夫間者之説，無乃異乎？今天下久平，人人泰然，不習戰鬬，不熟紀律。劉平之徒，忠敢而進，不顧衆寡，自取其困。餘則或勝或負，殺傷俱多。大王國人，必以獲劉平爲賀。昔鄭人侵蔡，獲司馬公子爕，鄭人皆喜。惟子産曰：「小國無文治而有武功，禍莫大焉。」而後鄭國之禍，皆如子産之言。今邊上訓練漸精，恩威以立，有功必賞，敗事必誅。將帥而下，大知紀律，莫不各思奮力効命，争議進兵。如其不然，何時可了？今招討司統兵四十萬，約五路入界。著其律曰：生降者賞，殺降者斬；獲强者賞，害老幼婦女者斬。遇堅必戰，遇險必奪。可取則取，可城則城。縱未能入賀蘭之居，彼之兵民降者、死者，所失多矣。是大王自禍其民，官軍之勢不獲而已也。某又念皇帝「有征無戰，不殺非辜」之訓，夙夜于懷。雖師帥之行，君命有所不受，奈何鋒刃之交，相傷必衆。且蕃兵戰死，非有罪也，忠於大王耳。漢兵戰死，非有罪也，忠於天子耳。使忠孝之人肝腦塗地，積累怨魄，爲妖爲災，大王其可忽諸？

朝廷以王者無外，有生之民，皆爲赤子，何蕃漢之限哉？何勝負之言哉？某與招討太尉夏公、經略密學韓公嘗議其事，莫若通問於大王，計而決之，重人命也。其美利甚衆，大王如能以愛民爲意，禮下朝廷，復其王爵，承先大王之志，天下孰不稱其賢哉？一也。如衆多之情，三讓不獲，前所謂漢唐故事，如單于、可汗之稱，尚有

❶「固」，宋本並《續資治通鑑長編》所引無此字。

可稽，於本國語言爲便，復不失其尊大。二也。但臣貢上國，存中外之體，不召天下之怨，不速天下之兵，使蕃漢邊人復見康樂，無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之醜。三也。又大王之國，府用或闕，朝廷每歲必有物帛之厚賜，爲大王助。四也。又從來入貢使人，止稱蕃吏之職，以避中朝之尊。按漢諸侯王相皆出真拜，又吴越王錢氏有承制補官故事，功高者受朝廷之命，亦足隆大王之體。五也。昨有邊臣上言，乞招致蕃部首領，某亦已請罷。大王告諭諸蕃首領，不須去父母之邦，但回意中朝，則太平之樂，遐邇同之。六也。國家以四海之廣，豈無遺才？有在大王之國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主，以報國士之知。惟同心嚮順，自不失其富貴，而宗族之人，必更優恤。七也。又馬牛駝羊之産，金銀繒帛之貨，有無交易，各得其所。八也。大王從之，則上下同其美利，生民之患幾乎息矣。不從，則上下失其美利，生民之患何時而息哉？

某今日之言，非獨利於大王，蓋以奉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乎。惟大王擇焉。不宣。某再拜。

答安撫王内翰書

某諮目，上安撫内翰學士：某處事疎略，忤朝廷意。既去職任，而尚懷國家之憂。如卞生獻璧，不知其止，足雖可刖，而璧猶自貴。奈何有昏眩之疾，舉止少力，不堪王事，豈當預聞賢大夫之末議？閣下此行，采西北士庶之言，欲下情之無壅。又詢及猥陋，某敢不罄其所見，誠無取焉。

昨者西戎僭中朝之號，四海憤怒，雖困

天下，義當討伐。今肯稱兀卒，❶以避中朝，取漢唐故事如單于、可汗之類，此理頗順。其餘須索，尚有議論與奪。或失此機會，卒無休兵之期。如更有沮敗，則用何道却行招納？國威愈屈，爲禍轉深。儻朝廷欲雪邊將之耻，必加討伐。苟得良帥，如漢之段紀明、唐之李靖，誠可行焉。其下如今朝曹瑋之材，尚堪委以大事。不然，則重爲國家羞。

昔秦漢威加四夷，限長城，勒燕山，困弊中國，終成大悔。至如西晉之衰，群胡亂華，五代以來，屢有侵侮。累朝欲刷大耻，終無成功。真宗皇帝取漢文之策，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爲天下景福四十年矣。今按《史記·律書》，有漢文之議，言高旨遠，可謂明主矣。致天下和樂，通于律吕，故馬遷著于八書，有旨哉！

其備邊之議，雖復納好，固不可懈也。陝西沿邊二千里，州軍城寨，以兵勢分守，皆不得已。賊每全軍而來，此則以寡擊衆，必將發奇謀，出死力，然後可禦也。不必大決勝負，但觀釁而攻，使來不厚獲，去不全勝，縱邊患未息，而無長驅之害，亦足爲禦邊之策。奈何將佐之中，少精方略。或因門地，巧於結託，以取虚名。或出軍班，昧於韜鈐，以致敗事。須鑑覆轍，速於更張。宜於沿邊及諸處使臣軍員中，搜訪智勇之人。如資地至淺，勳勞未著，即使權領職任，令手下各有兵甲。俟其有立，即時進擢。庶可用之才，早補將帥之乏。如弓箭手殿侍姚貴、劉廷光輩，❷可觀其効。又涇

❶「肯」，原作「貴」，據宋本改。

❷「廷」，宋本作「延」。

原地平少險，奇兵難用。傷殘之後，人心憂怯。將來賊之入寇，恐多由此路，須益兵五萬，大爲之防。不然，或有所不支，乘虛而進，關中一擾，衆必大潰，天下有危事矣。惟閤下以衆説參取，爲國家圖之。不宣。某再拜。

上呂相公書三首

某啓：仲秋漸涼，伏惟相公台候萬福。某奉命此行，至重至憂。初欲道中上記，以未到邊隅，無可述者。或有屑屑之見，奏牘具焉。初至長安，見九江太尉首傳台旨，頗言開釋。尋來鄜延路巡按，北視金明之役，止數日，復還延安。極邊之情，指掌可見。

金明一邑，舊寨三十六，人馬數萬，一旦蕩去。後來招安到蕃部三百來户，不足爲用。又塞門寨圍逼十旬，諸將逗留，無敢救者。軍民數千，一時覆没。及廢承平、南安、長寧、白草四寨，棄爲虜境，延安之北，東西僅四百里，藩籬殆盡。近修金明，聊支一路。將修寬州，以禦東北。非多屯軍馬，亦不能守，必須建軍。其利害具於奏中。所奏劄子，方永興軍繫署，今有圖子，先具呈上。

今延安兵馬二萬六千，患訓練未精，將帥無謀。問以數路賊來之勢，❶何策以待，皆不知所爲，但言出兵而已。此不可不爲憂也。或得其人，精練士卒。山川險惡，據以待寇。俟有斬獲，乘勝深入。賊勢一破，鳥散窮沙。復舊漢疆，宜有日矣。如未克勝，賊勢不衰，縱入討除，豈肯逃散？或天有風雨之變，人在山川之險，糧盡路窮，進

❶「之」，原無，據宋本補。

退有患。此宜慎重之秋也。自延州至金明四十里，一河屈曲，涉者十三度，此言山川之惡也。或遇風雨，不敵自困。

某今與延安當職議定約束，急於訓練。俟其精強，可禦可伐。亦令録奏，乞朝廷特賜威命，則邊鄙可定，廟堂無憂。别路兵馬少處，臨時制置，不必倣此。又張龍圖吏道精强，但親年八十，寓於他郡，復言不練兵律。延安重鎮，數郡仰賴，若不主戎政，所失則大。段待制西人所望，明鎬亦細知邊事，惟相府裁之。某惶恐再拜。

又

十一月四日，❶具位范某，❷謹東望再拜上書于昭文僕射相公閣下：竊以文武之道一，而文武之用異。然則經天下，❸定禍亂，同歸于治者也。傳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斯則將相之設，文武之殊久矣。後世多故，中外不恬，二道相高，二權相軋，至有大將軍而居三司之上，蓋時不得已也。五代衰亂，專上武力，諸侯握兵，外重内輕，血肉生靈，王室如綴，此武之弊也。皇朝罷節侯，署文吏，以大救其弊，立太平之基。既而四夷咸賓，忘戰日久。内外武帥，無復以方略爲言，惟文法錢穀之吏，馳騁于郡國，以尅民進身爲事業，不復有四方之志。一旦戎狄叛常，爰及征討，朝廷渴用將帥，大患乏人。此文之弊也。

前則劉平陷没，范資政去官。次則韓琦與某貳于元帥，不能成績，以罪失職。復

❶「十一月四日」，宋本作「年月日」。
❷「范」，原無，據宋本補。
❸「下」，宋本作「地」。

以夏、陳分處二道，期于平定，近以師老罷去而更張之。三委文帥，一無武功，得不爲和門之笑且議耶？今歸之四路，復皆用儒。彼謂相輔大臣朋獎文吏，他日四路之中一不任事，則豈止於笑？當尤而怒之。用儒無功，勢必移于武帥。彼或專而失謀，又敗國事。況急而用之，必驕且怨，重權厚賞不足猒其心。外寇未平，而萌内患。此前代之可鑑。故裴度淮西之行，不落韓洪都統，蓋爲此也。

某不避近名之嫌，有表陳讓，願相公與兩府大臣因而圖之。如鄜延、環慶二帥，一路以文，一路以武，涇原、秦鳳二帥亦如之。使諸將帥高者得色，下者增氣。如寡策略，則擇俊乂爲之參佐，仍使鄜延、環慶二路如舊通其軍政，涇原、秦鳳亦如舊制，則謀可相濟，兵可相援矣。今王仲寶是環慶部署，兼管鄜延兵馬；許懷德是鄜延部署，兼管環慶兵馬。涇原、秦鳳副都部署，於今亦然。惟新命都部署則未有處分，固不煩更改詔敕，惟續降宣旨以兼之，乃舊制也。既文武參用，二路兼資，均其事任，同其休戚，足以息今日之謗議，平他時之驕怨，使文武之道協和爲一，何憂乎邊患矣？

某復慮朝廷以逐路部署爲經略、招討之貳，謂之參用，則此使權雜伍于下，不足爲重，僅之虛設。或以文換武，謂之參用，則前日換者人，皆以儒視之。或以新帥難動，則某願避此路，以待武帥。請主外計，仍領安撫舊名，亦足救生民之困弊，復可按邊陲之利病，咸得聞于朝廷，不爲輕矣。區區之意，附記注梁學士達于台聽。愁道涂雨雪之阻，❶故復拜此。不任懇切憂惶之

❶「愁」，宋本作「恐」，亦可通。

至。不宣。某再拜。

又

六月日，具位范某，謹齋沐上書于昭文僕射相公：某近者伏奉制命，就除邠州觀察使。祗膺睿渥，且榮且憂。三上讓章，未獲俞旨。竊念某幼孤且賤，始求五斗禄爲養親計。怔忪進退，懼不可得。今朝廷以方面之重，受兹寵異，爲某之福，可謂大矣，豈敢忽千鍾之重哉？蓋聞福者禍之所伏，故循牆而走，思以避之。何則？居諸將諸軍之上，責人死效，而自以無功，受國重賞，於己安乎？其他利害，具在封奏。復有大懼，不敢聞于天聽，而敢陳之於相府。

今西北聳動，在北爲大，雖遣使脩好，或可暫弭，奈何積年之謀一朝而發，以數十萬之賄，便能充無猒之心、息舉國之衆乎？必先困我，而終於用兵。萬一某輩移帥朔方，居大使節度之下，見利而舉則加以擅興之誅，持重而謀則誣以逗留之咎。堅城深池之内，自擁其精甲；救危赴難之際，而授以羸兵。利害不得言，進退不得專。大敵在前，重典在後。❶當此之時，儒臣文吏何以措手足於其間哉？劉平之勇，猶不克濟，此相公之所鑑也。❷是則繫國家之安危，生民之性命，某豈可不自量力而輒當之？遠慮近憂，先聖之明訓，何敢苟寵禄之福，忘喪敗之禍耶？

某謂朝廷用儒之要，莫若異其品流，隆其委注，衆皆望風禀畏，以濟邊事。比夫改爲武帥，與之參用，功相萬也。某謂相公弼

❶「典」，原作「兵」，據宋本改。
❷「鑑」，宋本作「覽」。

諧於內，在天下安危之事，不得而讓也。某輩奔走於外，經畫百事，亦不得而讓也。某今日避此命者，豈偷安之人哉？誠有所存爾。爲國家先重其身，而安其心，賴相公坐籌於內，某輩竭力於外。內外協一，奉安宗廟社稷，以報君親，以庇生靈，豈小節之謂乎？

恭惟相公與二府大臣同憂天下之時，必能恕狂者之多言，采愚者之一得。某胸中甚白，無愧於日月，無隱於廊廟，惟相公神明其照，某豈得而昧之？干冒台嚴，卑情無任危切之至。不宣。某惶恐再拜。

上樞密尚書書

某啓：秋涼，❶伏惟樞密尚書台候起居萬福。某奔走道塗，疲困已甚。加應答文移，中夕不寐，無暇撰脩謝啓，伏增惶懼。

某久在江外，職業無可，惟望廢退，以遂麋鹿之趣。而朝廷過聽，越次寄任。拳拳負荷，不能無憂。今至延安，北入金明，視城壘之役，且欲深見邊事。戎馬之後，原野蕭條。金明北百里之間，元有塞門、栲栳二寨，并李士彬下蕃部寨三十六所，❷悉已蕩去，盡没蕃境，人不敢詣。又此間隨川取路，夾以峻山。暑雨之期，湍走大石。秋冬之流，屈曲如繞。一舍之程，渡涉十數。山川之惡，諸處鮮並。兵馬出入，所宜慎重。又將帥無謀，不務訓練，坐困糧道，惟請益兵。兵聚城中，無舍可泊。人馬暴露，時苦寒凜。庫緡空虛，不議營搆。守禦之術，寂

❶「秋涼」，原作「云云」，據宋本改。
❷「三十六」，四庫本作「二十六」。

寥無聞。張龍圖言累陳乞，只願領郡，求免軍馬之務，諸將何稟焉？某已有奏章，乞別選人。段待制西人所望，無出右者。明鎬亦知邊事，頗見究心。❶如僉議未諧，即某不敢避。儒生之算豈能決成？但一方之憂，未有當者。此夙夜切切，不得已也。

秋霖弗止，禾穗未收。斯民之心，在憂如割。近分擘延安兵馬，作六將教習，由鄜州之始。其於利害，奏牘具焉。某卵翼門下，雖竭心力，常懼貽知己之羞。此所以罄其短拙，而不知朝廷可否之意，惟待罪而已。尚遠台座云云。❷

與省主葉内翰書二首

某頓首。竊惟皇上念天下之計，至大至重，思得良大夫主之，故寤寐閣下之賢，復有此拜，而人莫得間之。憂國者可不相慶？然天下之計，其難久矣。自李唐中微，天下多事，諸節度各聚州兵，據征賦以自支，故有尾大不掉之釁起矣。此非唐之本謀，但四方縱横，撲滅不暇，故因其有功而分裂之，蓋不得已也。皇朝開造天下，特革其弊，重兵聚于京師。至于諸節度之兵，亦皆贍于度支。誠長世之策也。然祖宗之初，約天下之入，以周其用，則倍有餘矣。而八九十年間，朝廷全盛，用度日滋，增兵頗廣，吏員加冗。府庫之災，土木之蠹，夷狄之貪，水旱之患，又先王食貨之政、霸王之略、變通之術，不得行於君子，而常梲於

❶「究心」，各本均作「疚心」，於義不可通。《陝西通志》卷九三引作「究心」，當是，據改。同卷《上吕相公書》所云「明鎬亦細知邊事」可爲證。

❷「尚遠台座云云」，宋本作「不宣。某再拜」。

群吏，則天下之計，宜其難矣。

某出於孤平，感遇非淺，亦嘗面陳君天下之計，而應和者寡，故不得行。及其居外，固當不復爲言。今閣下再領大計，必欲盡心，爲國家遠圖。是君子可行之時，非群吏之可梔也。某欲筆削于左右，請公自行之，則慮搢紳多言，謂閣下力革前數君子之爲，以結上意。又欲言于朝廷，俟當閣下主議之，亦懼獲晚節躁言之謗，以故遲遲而莫能發。但媿致身有餘，報國無狀爾。願閣下熟念天下長久之計，考前賢至當之論，❶則必變而通之，非俟某之云云也。

殘暑，惟自重爲禱。不宣。某上。

又

某啓：近辱真誨，答以報之。

自信之心，弗改于舊。此金石其誠，對明神而無愧。天下識者所以重道卿之高，正爲此矣。然國之安危存亡，繫于其人。正人安則王室隆，正人危則天下憂。故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所以身安而國家可保，豈特厚于己耶？

漢李膺之徒黑白太明，❷而禁錮戮辱。雖一身潔清，千古不昧，奈何邪正相激，速天下之禍？漢室亦從而亡之。僕以爲與國同憂之人，宜弗爲也。如與國存亡，則有視死於鴻毛者，豈特輕其己耶？

今上睿聖至仁，惟股肱協德，則堯舜同功，天下爲壽。前者數君子感遇激發，而高議直指，不恤怨謗。及群毀交作，一一斥去，雖自信於心，未足爲耻。使太上用忠之

❶「至當」，宋本作「至至」。
❷「明」，四庫本作「清」。

意，謂吾道無可信者，此不爲重乎？道卿能不鑑此？宜其與國同憂，無專尚名節，而忘邦家之大。則天下幸甚幸甚！不宣。某頓首。

上呂相公并呈中丞諮目 知蘇州時

某諮目，再拜上僕射相公：伏蒙回賜鈞翰，又訪以疏導積水之事。何巖廊之上而意及畎畝？是伊尹耻一物不獲之心也，天下幸甚！某連蹇之人，常欲省事。及覩民患，不忍自安。去年姑蘇之水，踰秋不退。計司議之於上，窮俗語之於下。某爲民之長，豈敢曲沮焉？然初未甚曉，惑於群説。及按而視之，究而思之，則了然可照。今得一二以陳焉，願垂鈞造審而勿倦，則浮議自破，斯民之福也。

姑蘇四郊略平，窊而爲湖者十之二三，西南之澤尤大，謂之太湖，納數郡之水。湖東一脉，濬入于河，謂之松江。積雨之時，湖溢而江壅，横没諸邑。雖北壓揚子江，而東抵巨浸，河渠至多，堙塞已久，莫能分其勢矣。惟松江退落，漫流始下。或一歲大水，久而未耗，來年暑雨，復爲沴焉。人必荐饑，可不經畫？今疏導者，不惟使東南入于松江，又使西北入于楊子之與海也，其利在此。

夫水之爲物，蓄而停之，何爲而不害？決而流之，何爲而不利？或曰，江水已高，不納此流。某謂不然。江海所以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豈獨不下於此邪？江流或高，則必滔滔旁來，豈復姑蘇之有乎？矧今開畎之處，下流不息，亦明驗矣。或曰，日有潮來，水安得下？某謂不然。大

江長淮，無不潮也。來之時刻少，而退之時刻多。故大江長淮會天下之水，畢能歸于海也。或曰，沙因潮至，數年復塞，豈人力之可支？某謂不然。新導之河，必設諸閘。常時扃之，禦其來潮，沙不能塞也。每春理其閘外，工減數倍矣。旱歲亦扃之，駐水溉田，可救熯涸之災。潦歲則啓之，疏積水之患。或謂開畎之役，重勞民力。某謂不然。東南之田，所植惟稻，大水一至，秋無他望。災沴之後，必有疾疫乘其羸，十不救一。謂之天災，實由飢耳。如能使民以時，導達溝瀆，保其稼穡，俾百姓不飢而死，曷爲其勞哉？民勤而生，不亦愈於惰而死者乎？或謂力役之際，大費軍食。某謂不然。姑蘇歲納苗米三十四萬斛，官私之糴又不下數百萬斛。去秋蠲放者三十萬，官私之糴無復有焉。如豐穰之歲，春役萬人，人食三升，一月而罷，用米九千石耳。荒歉之歲，日以五升召民爲役，因而賑濟，一月而罷，用米萬五千石耳。量此之出，較彼之入，孰爲費軍食哉？或謂陂澤之田，動成渺瀰，導川而無益也。某謂不然。吴中之田，非水不殖。減之使淺，則可播種，非必決而涸之，然後爲功也。昨開五河，洩去積水，今歲平和，秋望七八。積而未去者，猶有二三，未能播殖。復請增理數道，以分其流，使不停壅。縱遇大水，其去必速，而無來歲之患矣。又松江一曲，號曰盤龍港。父老傳云，出水尤利。如總數道而開之，災必大減。蘇、秀間有秋之半，利已大矣。

畎澮之事，職在郡縣。不時開導，刺史、縣令之職也。然今之世，有所興作，横議先至，非朝廷主之，則無功而有毀，守土之人恐無建事之意矣。蘇、常、湖、秀，膏腴

千里，國之倉庾也。浙漕之任及數郡之守，宜擇精心盡力之吏，不可以尋常資格而授，恐功利不至，重爲朝廷之憂，且失東南之利也。

某已具此聞于相府，仰惟中丞有憂天下之心，爲亦留意於此焉。干冒威重，卑情不任惶懼之至。

范文正公集卷第九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

祭　文

祭謝賓客文

維景祐二年八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賓客謝公之靈。

嗚呼！南有諸謝兮，風流不衰。金玉嗣音兮，非公而誰？大儒之文兮，醇醇而弗醨。君子之器兮，安安而弗欹。升百里之堂兮，仗千里之麾。載循良之吏兮，形愷悌之詩。踐瀛洲之華兮，弗驅弗馳。立憲臺之端兮，有威有儀。士患其薄兮，公持重以厚之。士病其躁兮，公恬退以靜之。歸去來兮賢哉，遂偃仰以舒遲。坐西臺而甚泰，參東朝而非卑。嗚呼！悵日月兮不留，訴天地兮胡爲？仁者以壽兮，我懷安悲？老成以往兮，我僚何師？賴堂構之隆兮，天弗我欺。臧孫之後兮，蓋相繼而丕丕。想雲山之秀兮，神實有知。嚴子之隣兮，可相與而熙熙。國人不得而見兮，望秋光而淚滋。

伏惟尚饗！

祭胡侍郎文

維寶元二年六月日，具位某，❶謹致祭于故侍郎安定公之靈。

---

❶「具位某」，宋本作「具官范某」。

惟公出處三朝，始終一德，或雍容於近侍，或偃息于外邦。動惟至誠，言有名理。卓茂以禮樂率下，黃憲以度量過人。靡尚威刑，積有陰德。安車以謝，正寢而終。老成云亡，薦紳興慕。某辱知深厚，聞訃驚哀。官守所縻，不皇躬事。

嗚呼悲哉，伏惟尚饗！

祭蔡侍郎文

維寶元二年六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參知政事、户部侍郎蔡公之靈。

天生鉅公，❶泰山之東。初矯首於王庭，冠天下之英雄。孤標孑孑，美聲隆隆。顧幽陋之何階，亦卑飛於牓中。瞻公青雲，日大月崇。出處二府，心醇道充。進惟兢兢，退無忡忡。端人之徒，莫不望公。近年京師，密仰清風。立朝禮隔，報國心通。憂愚之直，憫愚之忠。愚貶未還，公出而終。嗚呼！邦之善人，胡福不蒙？欲一問於蒼天，天杳杳而誰窮？

尚饗！

祭石學士文

維慶曆三年九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友曼卿學士之靈。

嗚呼！曼卿之才，大而無媒，不登公卿，善人爲哀。❷曼卿之筆，顔精柳骨，❸散

❶「鉅」，原誤作「距」，據宋本改。

❷「爲」，《永樂大典》卷九〇七蘇軾《書曼卿詩稿後》引祭文作「是」。

❸「精」，《永樂大典》引作「筋」。宋人朱長文《墨池編》卷三、董更《書録》卷中所引皆同。當是。

落人間，實爲神物。曼卿之詩，氣雄而奇，❶大愛杜甫，獨能嗣之。❷曼卿之心，浩然無機，天地一醉，萬物同歸。不見曼卿，憶兮如生。希闊之人，❸必爲神明。❹

尚饗！

祭吴龍圖文

維慶曆三年九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龍圖學士兄之靈。

嗚呼！與兄相知，積有年矣。行可師法，言皆名理。日重一日，人望公起。憂國憂民，早衰而死。嗚呼！天有五行，播于群靈。惟純惟粹，哲人迺生。厥生不易，厥道未行。一朝往矣，天地何情？嗚呼！我不得知，泣而懷之。又失此人，寧莫我悲？魂兮有生，來休盛時。

尚饗！

祭吕相公文

維慶曆四年十一月日，具位某，❺謹致祭于故相、贈太師令公吕公之靈。

嗚呼！富貴之位，進退惟艱。君臣之際，始終尤難。公覯昌辰，宰予庶揆。保輔兩宫，訏謀二紀。雲龍協心，股肱同體。萬國久寧，雍容道行。四鄙多故，憂勞疾生。辭去台衡，命登公衮。以養高年，如處嘉

❶「雄」，《永樂大典》引作「豪」。
❷「獨能嗣之」，《永樂大典》引作「酷能似之」。宋人劉昌詩《蘆浦筆記》卷一〇、《竹莊詩話》卷一九所引皆同。
❸「闊」，《永樂大典》引作「世」。
❹「必」，《永樂大典》引作「死」。
❺「具位某」，宋本作「具官范某」。

遁。嗚呼！日月迭來，數不可回。兩楹告兆，萬乘興哀。某素游大鈞，猥居近輔。得公遺書，適在邊土。就哭不逮，追想無窮。心存目斷，千里悲風。

尚饗！

祭陳相公文

維慶曆四年十一月日，具位某，❶謹致祭于故相、太子太師、贈司空、侍中陳公之靈。

惟公挺生聖時，素懷偉志。高文醇醇，得聖賢之粹；大節落落，鍾公輔之器。出處三朝，周旋五紀。入調鼎鼐，叶太平之治；出仗旄鉞，當夾輔之寄。忠勞罄宣，踐揚備至。念始終兮覆簀，謝崇高兮脱屣。冠東朝之極品，訪《南華》之深旨。百辟所瞻，五福具美。大數奄終，高風不墜。搢紳仰其遺範，子孫光其餘懿。某行役邊隅，阻趨哀次。望音徽而斷絶，想老成而感涕。

尚饗！

祭韓少傅文

維慶曆五年正月日，具位某，❷謹致祭于故太子少傅、贈太保韓公之靈。

惟公寒苦而立，平直以進。賢材一伸，淑聲大振。天子乃知，命鎮坤維。兩川父老，含哺而嬉。入領中司，進陟二府。邦憲以清，衮職斯補。一德一心，弗愧弗負。偃息近藩，旨酒盈樽。可以臥理，不廢清言。

❶「具位某」，宋本作「具官范某」。

❷「具位某」，宋本作「具官范某」。

功成名遂，揖讓而退。爲國元老，望高中外。子孫詵詵，禮樂簪紳。積善之報，集于仁人。嗚呼！厥生有涯，終焉惟命。柱石之哀，邦國不幸。

尚饗！

祭知環州种染院文

維慶曆五年閏五月日，具位某，❶謹致祭于故環慶鈐轄、知環州、東染院使种君之靈。

惟君少負氣岸兮，聲蓋關輔。青春多難兮，白髮始遇。西戎入寇兮，邊臣共沮。君從邊事兮，獨立不懼。營故寬州兮，一日百堵。鑿山出泉兮，兵民鼓舞。叛我者攻兮，服我者撫。延安東北兮，俗康財阜。伊余知君兮，屢以才舉。改環之麾兮，禦彼外侮。萬餘族落兮，貪豺狡鼠。畏如明神兮，愛如慈父。朝廷倚之兮，一方柱礎。忽焉長往兮，葬于鄠杜。君子憂邊兮，尚有胡虜。伊余追念兮，心之酸苦。焉得邊帥之盡如君兮？守此西土。

尚饗！

祭陝府王待制文

維慶曆五年八月日，具位某，❷謹致祭于故天章待制子野親家王公之靈。

嗚呼！自古皆有死，公死特可悲。生相門而不驕，幼矻矻而從師。纔十五而器成，獻雄藻于丹墀。天子愛而召試，擒亹亹

❶「具位某」，宋本作「具官范某」。
❷「具位某」，宋本作「具官范某」。

之英辭。拜登瀛之妙選，與先生而並馳。起風采於臺閣，久優游於歲時。三借麾以出守，民所至而熙熙。性清方以自處，政坦白而莫欺。往按察於荆楚，方澄清於一陲。惟韓、富之二公，屢密啓於黼帷。❶ 迺修撰於史局，尚未足以施爲。遽侍從於天閣，聳內朝之表儀。俄西鎮於陝郊，懷周召之風規。惟孜孜於生民，將富庶之可期。每布政於畎畝，不飾名於路歧。君子愛之而心醉，小人畏之以神離。凡有志於時者，皆望公於雲逵。矧伊余之相知，懷金石而弗移。曩余謫於江南，靡貴賤而見嗤。公慷慨而不顧，日拳拳以追隨。何交道之斯篤？曾不易於險夷。仰萬石之家聲，結絲蘿以相維。庶子子與孫孫，保歲寒之不衰。嗚呼！叔寶多病兮，一朝已而；顏子不壽兮，厥靈何之？神茫茫兮安問，天杳杳兮曷司？不見子野兮，窮此生而長思。

尚饗！

祭謝舍人文

維慶曆六年二月日，具位某，❷ 謹致祭于故紫微舍人希深謝公之靈。

惟公雅識懿文，發于誠性。著國之史，掌邦之命。臺閣徊翔，搢紳輝映。德業表充，聲猷日盛。賢哉云亡，顏淵不幸。某同年之中，切瑳游泳。今此于藩，復仰前政。不見故人，惄焉如病。

尚饗！

❶「黼帷」，底本並四庫本均作「輔帷」，據宋本改。按，「黼帷」典出班固《西都賦》：「袪黼帷，鏡清流。」

❷「具位某」，宋本作「具官范某」。

祭同年滕待制文

維慶曆七年三月日，具位某，❶謹致祭于故天章待制滕侯同年子京之靈。

嗚呼子京，吾人之英。文詞高妙，志意坦明。自登朝闥，翕然風聲。言動兩宫，上嘉其誠。迺升諫曹，心膂益傾。謫去江徼，喧涼屢更。曾不齎咨，奉親爲榮。西夏猖獗，僉曰當行。乃藩于涇，有城無兵。渭帥敗覆，戎馬縱横。征夫不復，哭聲連營。吊之綏之，與治其生。復率編民，易服乘城。完此生聚，而不奔驚。援兵四來，擾擾攙搶。犒以牛酒，萬夫豐盈。衆稱其才，達於朝廷。既允公論，俄加寵靈。經略一路，環慶邠寧。愛民之力，强兵之形。機謀若織，邊陲如扃。御史風言，用度非經。投杼之際，遷于巴陵。巴陵政修，百廢具興。雖小必治，非賢孰能？往臨姑蘇，人喜其升。至未踰月，美聲四騰。遘疾不起，福善何憑？我固當悲，同年之朋。忠孝相勗，悔吝相懲。聞其凋落，痛極填膺。生平意義，忽如弗曾。獨有令嗣，堂構可承。我其撫之，必教而稱。子京勿恤，魂兮高昇。

嗚呼哀哉！尚饗！

祭龍圖楊給事文

維慶曆七年三月日，具位某，❷謹致祭于故龍圖給事楊公之靈。

❶「具位某」，宋本作「具官范某」。
❷「具位某」，宋本作「具官范某」。

嗚呼！余歲三十兮，❶從事於譙。獨棲難安兮，孤植易搖。公方監郡兮，風采翹翹。一顧而厚兮，甚乎神交。議必以直兮，中無藏韜。法必在平兮，下無冤號。政事以和兮，不理而調。志議以合兮，不結而牢。公徙宛丘兮，彼豈無僚？獨不我忘兮，且薦且褒。羽翼有漸兮，階于雲霄。二紀之餘兮，恩榮屢叨。公還自蜀兮，勳望益高。余貳國政兮，得其風謡。相目於庭兮，中心昭昭。曾未密啓兮，余出豳郊。謂公將享兮，用于鈞陶。❷天不輔善兮，公歿于朝。大器未充兮，非夕非朝。思欲報兮，光塵寂寥。子孫有善兮，余撫而招。公之不見兮，惟余心之忉忉。

嗚呼哀哉！尚饗！

祭尹師魯舍人文

維慶曆七年四月十一日，❸具位某，❹謹致祭于故龍圖舍人師魯之靈。

嗚呼！天生師魯，有益當世。爲學之初，時文方麗。子師何人，獨有古意？韓柳宗經，班馬序事。衆莫子知，子特弗移。是非迺定，英俊迺隨。聖朝之文，與唐等夷。繄子之功，多士所推。堂堂沂公，延於

---

❶「三十」，原誤作「二十」，據宋本改。按，檢仲淹仕履，二十七歲進士及第，二十九至三十一歲之間權集慶軍節度推官，即文中所云「從事於譙」。

❷「于」，原誤作「千」，據宋本改。按，句中「鈞陶」代指秉持國政，作「用于鈞陶」是。

❸「十一」，宋本無，未詳具體日期。

❹「具位某」，宋本作「具官范某」。

幕中。❶矯矯文康，薦于四聰。自茲登瀛，坐揚清風。舉止甚直，議論必公。人事多故，遷謫羇旅。子行其志，曾不爲苦。才弗可掩，起于貶所。往貳經略，屢典藩府。自謂功名，如芥可取。黑白太明，吏議横生。斥於散地，頹然不争。惟曰我咎，匪由人傾。天意已回，吉宜大來。于何感疾，益重其災。隱几澄神，而已焉哉。嗚呼！人皆有死，子死特異。神不惑亂，言皆名理。能齊死生，信有人矣。嗚呼！與子往還，抑亦有年。今見其終，益知子賢。故友門人，對泣漣漣。

哀哉！尚饗！❷

祭故相太傅李侍中文

維慶曆七年十一月日，具位某，❸謹致祭于故太傅侍中之靈。

惟公生于東魯，早游聖門。育文若豹，就志如鯤。巍巍章聖，仄席臨軒。天下英雄，雲翔駿奔。公冠其首，光華帝閽。嘉猷日沃，威顔日温。十數年間，秉持大鈞。言必讜直，道惟忠純。或出或處，有屈有伸。兩朝真宰，一德良臣。白髮仗鉞，氣猶過人。青宫作傅，禮能退身。優游養壽，静默含真。人仰如仙，上待如賓。門館憧憧，子孫詵詵。咸聞詩禮，並列簪紳。人間之盛，公無不臻。嗚呼！天地之數，聖賢惟均。❹高明而終，精爽必神。念昔登門，遇厚情親。曾莫之報，是寧不仁。東嚮何爲，歎惋

❶「幕」，原誤作「慕」，據宋本、四庫本改。
❷「尚饗」，原無，據宋本補。
❸「具位某」，宋本作「具官范某」。
❹「惟」，宋本、四庫本作「一」。

悲辛。

嗚呼哀哉！尚饗！

祭葉翰林文

維皇祐元年己丑十月庚申朔日，❶具位某，❷謹致祭于故内翰、侍讀學士、諫議葉公之靈。

嗚呼！賢哉道卿，鍾乎粹靈。秀格峨峨，英采熒熒。濬學偉文，發於妙齡。❸決策三篇，萬儒竦聽。闊視霄路，直步雲庭。天然清流，不雜渭涇。西垣北門，大筆未停。爲藩爲翰，于澶于青。迺牧京兆，關輔以寧。再主大計，寔營寔經。慷慨國論，冒于雷霆。出守河橋，期歸闕庭。一夕奄去，天地冥冥。嗚呼！遘時甚盛，得主惟聖。謂道必行，謂事必正。高節莫屈，直言屢諍。朝廷風采，搢紳輝映。天子知人，期以輔政。弗諧而去，能不曰命？嗚呼！僕與公知，則相知心。蓬瀛共舍，切瑳規箴。蘇秀隣邦，唱詶謳吟。相許道大，交薦言深。久要之意，不爲浮沉。今也云亡，絶絃于琴。白髪相失，清淚難禁。音問一斷，憂愁百侵。古之遺直，千載猶欽。生平之交，情何以任？

哀哉！尚饗！

祭杜待制文

維皇祐三年正月日，具位某，❹謹致祭

❶「庚申朔」，宋本無此三字。
❷「具位某」，宋本作「具官范某」。
❸「妙」，宋本作「少」。
❹「具位某」，宋本作「具官范某」。

于故環慶經略、待制杜君之靈。

嗚呼！大儒之門，生此令人。學深如海，文敏若神。群經衆史，精微悉臻。長疏大議，慷慨屢陳。藹然風采，出乎搢紳。寇發嶺南，猖狂不臣。通彼鬼夷，毒我天民。妻子以驅，室廬以焚。降之則變，撫之不馴。一方瘡痍，嗷嗷呼冤。朝廷軫憂，擇使在人。命君以往，萬里其勤。去惡務本，豈曰不仁？數百就擒，戮於逡巡。賊怨我當，民枉我伸。于今幾年，一邊無塵。君之剛果，温造其倫。聖奬休烈，屏諸讒言。擢爲侍從，寄以藩垣。邠寧一道，制于中軍。忽焉疾至，不起以聞。天子震悼，惜其忠純。嗚呼！既鍾其才，弗以壽存。一舉之功，亦已不泯。我實知君，嘗以表論。今也云亡，痛楚悲辛。

尚饗！

祭英烈王文

年月日，具位某，❶謹致祭于英烈王之神。❷

惟王孝於其親，可以訓天下之爲人子者；忠於其君，可以訓天下之爲人臣者。惟忠孝之至誠，與天地而不泯。宜乎廟食兹土，仰之如在。某嘗叨近輔，來守是邦。憂國愛民，此其職也。今春稼方立，霔雨大至，川源奔注，田畝浸溢。生民之命，實繫於斯。人將不堪，神豈無意？救兹億兆，非王而誰？

尚饗！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

❶「具位某」，宋本作「具官范某」。

❷「致祭」，宋本作「昭告」。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一

碑

唐狄梁公碑

天地閉，孰將闢焉？ 日月蝕，孰將廓焉？ 大厦仆，孰將起焉？ 神器墜，孰將舉焉？ 巖巖乎克當其任者，惟梁公之偉歟？ 公諱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 祖宗高烈，本傳在矣。 公爲子極于孝，爲臣極于忠。 忠孝之外，揭如日月者，敢歌于廟中。

公嘗赴并州掾，過太行山，反瞻河陽，見白雲孤飛曰：「吾親在其下。」久而不能去。 左右爲之感動。《詩》有陟岵陟屺，傷君子于役，弗忘其親，此公之謂歟！❶ 于嗟乎，孝之至也，忠之所繇生乎？

公嘗以同府掾當使絶域，其母老疾，公謂之曰：「奈何重太夫人萬里之憂？」詣長史府請代行。 時長史司馬方眦睚不協，感公之義，歡如平生。 于嗟乎！ 與人交而先其憂，况君臣之際乎？

公爲大理寺丞，決諸道滯獄萬七千人，天下服其平。 武衛將軍權善才坐伐昭陵栢，高宗命戮之，公抗奏不却。 上怒曰：「彼致我不孝。」左右築公令出，公前曰：「陛下以一樹而殺一將軍，張釋之所謂假有盜長陵一坏土，則將何法以加之？ 臣豈敢

❶「此公之謂歟」，原作「之深」，屬上，據宋本改。

奉詔，陷陛下於不道？」帝意解，善才得恕死。于嗟乎！執法之官，患在少恩。公獨愛君以仁，何所存之遠乎？

高宗幸汾陽宫，道出妬女祠下。彼俗謂盛服過者必有風雷之災，并州發數萬人别開御道，公爲知頓使，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彼何害哉？」遽命罷其役。又公爲江南巡撫使，❶奏毁淫祠千七百所，所存惟夏禹、太伯、季子、伍員四廟，曰：「安使無功血食，以亂明哲之祠乎？」于嗟乎！神猶正之，而況於人乎？

公爲寧州刺史，能撫戎夏，郡人紀之碑。及遷豫州，會越王亂後，緣坐者七百人，❷籍没者五千口，有使促行刑。公緩之，密表以聞曰：「臣言似理逆人，不言則辜陛下好生之意。表成復毁，意不能定。彼咸非本心，唯陛下矜焉。」敕貸之。流于九原郡，道出寧州舊治，父老迎而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輩耶？」❸相攜哭于碑下，齋三日而去。于嗟乎！古謂民之父母，如公則過焉。斯人也，死而生之，豈父母之能乎？

時宰相張光輔率師平越王之亂，將士貪暴，公拒之不應。光輔怒曰：「州將忽元帥耶？」對曰：「公以三十萬衆除一亂臣，彼脅從輩聞王師來，乘城而降者萬計。公縱暴兵殺降以爲功，使無辜之人肝腦塗地，如得尚方斬馬劍加於君頸，雖死無恨。」光輔不能屈，奏公不遜，左遷復州刺史。于嗟

❶ 「巡撫使」，原作「巡檢使」，據宋本並《新唐書》卷一一五《狄仁傑傳》改。

❷ 「者」，原無，審下文「籍没者五千口」，知此處脱，據宋本補。

❸ 「使」，原作「史」，逕改。

乎！孟軻有言，威武不能挫，❶是爲大丈夫。其公之謂乎？

爲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爲來俊臣誣構下獄。❷公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因家人告變，得免死，貶彭澤令。獄吏嘗抑公誣引楊執柔，公曰：「天乎，吾何能爲？」以首觸柱，流血被面，彼懼而謝焉。于嗟乎！陷穽之中，不義不爲，況廟堂之上乎？

契丹陷冀州，起公爲魏州刺史以禦焉。時河朔震動，咸驅民保郛郭。公至，下令曰：「百姓復爾業，寇來吾自當之。」狄聞風而退，魏人爲之立碑。未幾入相，請罷戍疏勒等四鎮以肥中國。又請罷安東，以息江南之饋輸，識者韙之。北狄再寇趙定間，出公爲河北道元帥。狄退，就命公爲安撫大使。前爲突厥所脅從者，咸逃散山谷。公請曲赦河北諸州，以安反側，朝廷從之。于嗟乎！四方之事，知無不爲，豈虛尚清談而已乎？

公在相日，中宗幽房陵，則天欲立武三思爲儲嗣。一日問群臣可否，衆皆稱賀，公退而不答。則天曰：「無迺有異議乎？」對曰：「有之。昨陛下命三思募武士，歲時之間數百人。及命廬陵王代之，數日之間，應者十倍。臣知人心未厭唐德。」則天怒，令策出。又一日，則天謂公曰：「我夢雙陸不勝者何？」對曰：「雙陸不勝，宮中無子也。」復命策出。又一日，則天有疾，公入問閤中。則天曰：「我夢鸚鵡雙翅折者何？」

❶「挫」，宋本作「屈」。

❷「構」，原以小字記作「御名」，乃高宗名諱。宋本作「構」，據以回改。

對曰：「武者，陛下之姓。相王盧陵王，則陛下之羽翼也，是可折乎？」時三思在側，怒發赤色。則天以公屢言不奪，一旦感悟，遣中使密召廬陵王矯衣而入，人無知者，乃召公坐于簾外，而問曰：「我欲立三思，群臣無不可者，惟俟公一言，從之則與卿長保富貴，不從則無復得與卿相見矣。」公從容對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搖而天下動。陛下豈以一心之欲，❶輕天下之動哉？太宗百戰取天下，授之子孫，三思何與焉？昔高宗寢疾，令陛下權親軍國，陛下奄有神器數十年，又將以三思爲後，如天下何？且姑與母孰親？子與姪孰近？立廬陵王則陛下萬歲後享唐之血食，立三思則宗廟無祔姑之禮。臣不敢愛死以奉制，陛下其圖焉。」則天感泣，命褰簾使廬陵王拜公曰：「今日國老，與汝天子。」公哭于地。則天命左右起之，拊公背曰：「豈朕之臣，社稷之臣耶。」已而奏曰：「還宮無儀，孰爲太子？」於是復置廬陵王於龍門，❷備禮以迎，中外大悦。于嗟乎！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其至誠如神，雷霆之威不得而變乎？則天嘗命公擇人，公曰：「欲何爲？」曰：「可將相者。」公曰：「如求文章，則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思得奇才以成天下之務乎？荆州長史張柬之，真宰相才，誠老矣，一朝用之，尚能竭其心。」乃召拜洛州司馬。他日又問人於公，對曰：「臣前言張柬之，雖遷洛州，猶未用焉。」改秋官侍郎。及召爲相，果能誅張易之輩，返正中宗，復則天爲皇太后。于嗟乎！薄文

❶「豈」，原無，據宋本並語氣補。

❷「於是」，原無，據宋本補。

華重才實，其知人之深乎？

又嘗引拔桓彦範、敬暉、姚元崇等至公卿者數十人。❶公之勳德不可殫言，有論議數十萬言，李邕載之别傳。論者謂松栢不夭，金石不柔，受於天焉。公爲大理丞，抗天子而不屈。在豫州日，拒元帥而不下。豈及居相位，而能復廢主以正天下之本。豈非剛正之氣出乎誠性，見于事業？當時優游薦紳之中，顛而不扶，危而不持者，亦何以哉？

某貶守鄱陽，移丹徒郡，道過彭澤，謁公之祠而述焉。又系之云：

商有三仁，弗救其滅。漢有四皓，正於未奪。嗚呼！武暴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公哀傷，拯天之亡。逆長風而孤騫，愬大川以獨航。金可革，公不可革，孰爲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爲乎方？一朝感通，群陰披攘。天子既臣而皇，天下既周而唐。七世發靈，萬年垂光。噫！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

宋故乾州刺史張公神道碑

舜，天下知其德也，惟歷試諸難。禹，天下知其功也，惟盡力溝洫。聖人率天下以勤，故能成其務。逮夫王道缺漓，坐飾話言，六代之風，亡實而落，君子弗觀也。我朝用舜禹之道，平成萬邦，風化天下，於諸貽厥心，則明則粹。拳拳四方，老於王監，使莫敢不勞，而有清河張公爲之最焉。❷天爲舜、禹之臣至矣。

❶「又嘗」至「十人」，原脱，據宋本補。

❷「爲」，原脱，據宋本補。

公諱綸，字昌言。其先因職命氏，源流蓋遠。孝友之基，自仲而大。五世食韓，並爲正卿。厥生帝師，首造大漢。唐失公謹，文皇以慟。暨安史亂華，衣冠喪緒。降及五代，不可以禄。幽芳密照，需于遠郊。今爲汝陰人也。皇考諱震，王考諱元，皆含仁竦義，映于一鄉。考諱煦，累贈尚書都官郎中，太夫人翟氏累封高平縣太君。都官端脩有大識，謂時否之傾，家可起也，與夫人諄諄蚤暮，篤子以文。

公刻景鍛志，鏗然有就。既而慷慨與人語方略，郡國異之，以造秀再送于春官。所尚弗合，退居于易。時太祖既定大業，太宗乃輯群瑞，經營天下。使旌交路，復署士三班，以走命于四方。公曰：「抱關蹶張，昔賢或爲之。」部以名聞，首充其選。自兹周旋，至于光大。其進秩也，四命至東頭供奉官、閤門祇候。歷崇班承制于内殿，改禮賓六宅副使，遷文思使、昭州刺史，荐拜西上東上閤門使，除乾州刺史。其更任也，淳化中主榷酤于大名之屬邑。及王鈞亂蜀，方行天討，公使于軍中。賊平，監慶州兵馬。西戎方豪，我摧其鋒，遷益簡路都巡檢使。真宗皇帝思清天下之刑，命公按荆湖諸州獄。❶還，乃刺舉畿赤制權，右振綱目也。俄以邊略，典辰溪郡。又平凉、鎮戎二城，西陲之機鍵，公歷專之。南夷再亂，持節安撫辰、鼎、澧三州溪洞。事定，朝廷以東南諸路鹽鐵饋運之重，命使孔艱，及公而諧，六年有大績。遷領天水郡，實提重兵，以壓庶羌，蓋西諸侯之長焉。及朝廷有均

❶「公」，原脱，據宋本並宋杜大珪編《名臣碑傳琬琰集》上集卷一八所引補。

勞之議，從橫海軍，又從瀛州，充高陽關兵馬鈐轄，❶重北門也。歲餘請老，不獲命，復蒞清池郡。已而露章，至于再三。今上念功不廢，詔以本郡寵之，爵命如故。時景祐紀號之二載也。明年孟春庚寅，啓手足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五。上聞而悼之，舉延世之典，命二子進級。即以仲月庚申，葬于汝陰縣之懷音鄉，從先域也。

公初娶富春孫氏，再娶彭城劉氏。生子曰孝竭，與夫人皆亡。今夫人江夏黄氏，出大夫之宗，能循法度，封本邑君，生子曰孝標、孝孫，皆早世。曰紹宗，今爲侍禁。曰紹先，爲殿直，並幼。公位登二千石，權嘗亞大總管，階至光禄，爵爲郡公。考終于鄉邦，國人榮之。君子謂不充其器。

初，蜀師之役，中軍雷侯有終辟公以行，❷如左右手。平定坤維，公有力焉。時降寇八百人叛，據巖險。中軍督公追斬，戒無遺類。公往視之曰：「此窮寇也，急之生患。」乃諭其向背，寇莫不誠聽，束手歸公，以見中軍，而全活焉。《詩》云：「正直是與，神之聽之。」而況於人乎？

公再至益簡，屬寇戎之後，民求息肩。新軍復驕，且敢肆暴。公曰：「兵猶火也，將不可嚮邇。」磔數輩麾下，其衆乃戢，蜀人賴之。《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休。」式遏寇虐，無俾民憂。」

公之典辰溪也，彼夷人中彭姓一族稱其彊黠，❸溪洞數州，署兄弟以爲守，國家因

❶「充」，原脱，據宋本並《名臣碑傳琬琰集》所引補。

❷「雷」，原形誤作「雲」，據宋本、《名臣碑傳琬琰集》所引並《宋史》卷二七八《雷有終傳》改。

❸「彊」，原誤作「疆」，據宋本、四庫本並《名臣碑傳琬琰集》所引改。

其請焉。後乃驕叛邊鄙，既襲城邑，朝廷患之。公至，築蓬山館，理新興柵，以要其夷道，且省戍兵。條舉十事，不及四五，而有平凉之行。夷又侵我，帝復召公曰：「僉謂彼可殲焉，朕惟弗忍，汝往圖之。」公再拜稽首曰：「惡草雖微，天地不能絶其類。先王毆之，無猾夏爾。」帝曰：「俞惟康厥民居。」公馳傳以臨，謂彼夷者，不威不懲，不見利不勸。迺以諜夫，駭其族曰：「天家使且至，方檄兵四道，焚若山林，毁若巢穴，弗滅弗已。」夷乃大懼請命。公曰：「納爾爵秩，歸我老孺。天子聖且仁，吾爲君請。」❶夷如其教，乃疾置以聞。詔原之，復其命數，❷貢賜如平日。生齒之還者，對以刀布，作石柱，刻夷人之誓，揭于疆首。自兹威懷，迄今將二十年，蔑復爲患。《詩》云：「式固爾猷，淮夷卒獲。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謂夷如惡禽，亦感而化。

然公之使東南也，鹺利方剥，議者咸峻文重禁，以籠其民。公曰：「天與之，我取之，又可戕乎？」奏通、泰、楚三州亭民除其宿逋，佑以熬波之具，貨入于縣官，而增與之直，民力遂振。復創杭、秀、海三郡鹽亭，自是鹽算大充于諸路。信乎，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時江東大水，民胥艱食。公請治五渠，以洩于海。議者謂：「澤國下流，江海與平。彼潮者通夜不息，沙從而塞，欲導焉而何極？」公曰：「不然，江海善下，故能爲百谷王。彼日之潮，有損與盈。三分其時，損

❶「君」，《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九四注引此碑作「若」，義長。

❷「復」，原形誤作「後」，據宋本改。

居二焉。衆川乘其損而趨之，曾莫禦哉？彼沙者，歲月而積，闢以農隙，豈安于災而恡乎力？」僉從我謀，而蘇、秀蒙其利。又淮南漕河界湖之東，偏歲時決，溢汩我農畝，涸我糧道。公請增長堤二百里，旁錮巨石爲十閘，以疏其横流。舍役伍于堤上，不力一民而日廣月高。復樹以美木，今山陽郡東歷高郵，抵廣陵，塗無畏日，南北人歌焉。《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謂思其人，愛其樹也。

又海陵郡有古堰，亘百有五十里。厥廢曠久，秋濤爲患。公請修復，議者難之，謂將有蓄潦之憂。公曰：「濤之患歲十而九，潦之災歲十而一，護九而亡一，不亦可乎？」且請自爲郡而圖焉。詔以本使兼領之。堰成，復逋户二千有六百。郡民建生祠以報公，于今祠之。《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謂利及生民，則樹無窮之名焉。

公嘗使于夏臺，時納款惟初，見公之儀，知朝廷禮樂，始盡其心焉。復三使于北疆，聽公之言，知天子神聖，永懷其好焉。《詩》云：「四國于蕃，四方于宣。」謂夷狄爲患，則往蕃屏之。恩澤弗暨，則往宣暢之。其公之謂乎？

逮于貳膳之年，聖倚彌重。歷雄武、河間、横海三大鎮。時天下無事，公謹其法制，安以清浄，如叔子之在襄陽，仁信著于疆外。公長七尺，氣勇過人。昔在西北，歷戰十二，大弓長甲，操擐自若，諸將伏其彊力。公性剛，不遠仁，故無暴明，不深物故，無怨孝親之心，皓首如孤時。言必涕下，感動左右。復常好施與，宗族同其有亡。中外孤藐，一養于家。雖享禄不薄，屢膺蕃庶

之賞。徹樂之日，門中索然。舊淮、汴間，運卒凍殍，歲常比比。及公爲使，每冬以俸泉市絮，襦千數衣。其不自存者，且飼而休之，使得卒歲。曰：「此有司之過，那使僵仆道途，以累上仁？」其愛君勤人如此而深也。今文武班有考績之制，率當自表。公曰，國家廉讓之風未衰，則吾豈敢終身不爲言。其階于通顯，並天子疇其勳異，不得而謝焉。公祇事三朝幾五十年，無一銖之罰。又景德而降，權寄不絕，保任官材僅三百人，一無累者。其明哲於人如此而博也。

公發身如班定遠，事邊如馬伏波，修水利如邵南陽，議食貨如耿大農。有一于兹，名聳後世，公實兼之，宜其被金石而不朽矣。將終，召掾曹沛國朱寀草理命於牀下，且謂某嘗從事于使部，僅知所存。在甲令五品而上立神道碑，如不得已，宜爲我請。孝子致其詞，某不敢讓。惟公雄謀偉行，布于四方，非耳目可涯，又多陰德於人。無能名焉，敢言其略，以顯我國家君子之休。其銘曰：

天生張侯，維潁之濱，星萃于上，炳爲哲人，儀兹聖辰。維侯之德，柔文剛武，弗無矜寡，弗有彊禦，猶仲山甫。維侯之言，迺宣聖謨，于彼西北，西北有孚，邦家之樞。維侯之功，克顯克大，攘彼戎寇，禦彼災害，吾民是賴。我生既勤，我年斯臻。迺懷故園，迺謀嘉賓。鼓缶而嬉，以休厥身。帝錫我侯，歸牧于鄉。錦裘煌煌，鸞衡鏘鏘。故老飲歌，吾閭之光。我侯爲何，四方是力。誠加于物，心竭于國。始終一德，侯斯往焉。帝用惻然，遺烈在人。史其舍旃，垂千萬年。

宋故衛尉少卿分司西京胡公神道碑銘❶

公諱令儀，字某，開封陳留人也。曾祖瑜，祖紹，屬唐季五代之否，嘉遁不顯。父弼，累贈尚書刑部侍郎。妣某氏，贈滎陽縣太君。

初，侍郎覩皇家之興，迺以儒行教子曰：「可仕矣。」公夙夜簡編，絶而復續。雍熙中，以明經中第，解褐涇州良原尉。❷丁太夫人憂。服除，補潁川郡法掾。又居侍郎之喪，皆哀毀過人，鄉閭志之。既練，朝廷以前公在潁川，辨析冤獄，嘗活人於死，特令陛見，拜大理評事、知泰州海陵縣。時江淮内屬未久，吏姦民嚚，凌弱暴寡，視宰政如兒戲。公至，則先令後刑，必行無回。人皆凛然憚之，始服事于官上。蓋有西門豹之風焉。遷光禄丞，充刑部詳覆官。閲天下案牘，駮議無隱，一切以正。

真宗嗣位，改大理丞。會三門發運判官以不職聞，朝廷銓其材，以公代之。秩滿，守巴漢郡，賜五品服。天子升岱宗，慶均内外。遷太子贊善大夫。歸朝，進殿中丞。領高密郡，徙治定襄。遷國子博士，拜虞部員外郎，典歷城郡。郡數萬户，多用豪力，二千石鮮不受侮。公正色直心，視之無難。會河決白馬，爲朝廷憂。詔發數十州兵民塞之，科賦暴急。後期者，官吏有不測之咎。諸道皆奔走，民負敲扑。公於部中擇其挾貴人勢力、州縣不敢動者一二家，薄責于庭，衆皆大懼曰：「是家不可緩，况吾

❶「碑」，原無，據宋本並四庫本補。
❷「良原」，原作「長原」，據宋本並《元豐九域志》卷三改。

屬耶？」咸輦其薪，晝夜以西，比諸州率先以濟。由是民不被楚，吏不坐責，其幹力如此。徙隴城郡，歷比、駕二部外郎。在郡未幾，破姦發伏，有神明之號。朝廷諒其公，命提點河北諸州刑獄事。諸州望風以畏，莫有冤者。拜主客郎中，充淮南轉運使，賜服三品。改陝西轉運使，且許入覲，進金部郎中。西陲宿兵，食貨爲大。公視民豐儉，斂收以時，邊廩始充焉。除河北轉運使，未踰月，朝廷以河東方窘財用，改河東轉運使。公請借民飛輓，以實邊郡。人或媒孽，以爲非便。朝廷惑其説，徙守回中郡。既而代公者復行前議，公得辯，改知鳳翔府，且有錫勞。部中每歲造舟六百艘，供大河饋運，必借民操篙，沿渭而下，以達于河。凡有覆溺，破産而償。吏私諸豪，專擾下户。公重爲立法，使得均一。于今民道之。

明道初，旱蝗西飛，關中被其害，獨不入岐下，人咸異之。寮屬請以上聞，公曰：「昔劉琨爲郡而虎渡河，及帝問之，琨曰偶然爾。此劉公所不敢當，於吾何有？」聞者謂公質厚，有古人之心焉。遷司勳郎中，亟召還臺。公歎曰：「吾年七十有五，精力猶彊。恩獎未衰，豈不自知其止耶？」遂告老于朝，有詔嘉之。拜衛尉少卿、分司西京。

公既退，即家于長安，聚書數千卷，教子孫，樂林泉。每誦白傅歌詩，以怡性情，凡十二年而終，實某年某月也。享年八十有七。以某年某月，歸葬于開封之某鄉某里，附先侍郎之塋。公少尚嚴毅，老益精明。斥惡與善，始終一節。古所謂老成人者歟！

夫人張氏，封内鄉縣君，先公而亡。有三子，長曰遠，大理寺丞；次曰規，耀州三

原主簿；❶次曰拱辰，成州團練推官。女七人，長適進士蘇贇；次早亡；次適閤門祇侯陳惟一；次適臨濮主簿劉淑；次適太子中舍邢保雍；次適大理評事韓仁哲；次適將作監主簿趙士安。孫男七人，並登仕籍。

初，天聖中余掌泰州西溪之鹽局日，❷秋潮之患，浸淫于海陵、興化二邑間，五穀不能生，百姓餒而逋者三千餘户。舊有大防，廢而不治。余乃白制置發運使張侯綸，張侯表余知興化縣，以復厥防。會雨雪大至，潮洶洶驚人，而兵夫散走，旋濘而死者百餘人。道路飛語，謂死者數千，而防不可復。朝廷遣中使按視，將有中罷之議。遽命公爲淮南轉運使，以究其可否。公急馳而至，觀厥民，相厥地，歎曰：「昔余爲海陵宰，知兹邑之田，特爲膏腴。春耕秋獲，笑歌滿野。民多富實，往往重門擊柝，擬於公府。今葭葦蒼茫，無復遺民，良可哀耶！」乃抗章請必行前議，張侯亦請兼領海陵郡，朝廷從之。公與張侯共董其役，❸始成大防，亘一百五十里，潮不能害，而二邑逋民悉復其業。余始謀之，以母憂去職，二公實成之。今二十餘載，防果不壞。非公之同心，豈及於民哉！其子以余知公所存，懇請爲銘而不讓。辭曰：

胡公之生，皇朝之始。覯文斯興，執經以起。自邇而遐，幹于王家。法以持姦，政以塞邪。七守列藩，四當外計。曰勤曰恭，克威克惠。告老于君，以休吾身。鼓缶而歌，十有二春。子子孫孫，詵詵濟濟。九十

❶「三原」，原作「王原」，據宋本並《元豐九域志》卷三改。
❷「日」，宋本作「目」，屬下，亦可通。
❸「公」，原作「仍」，據宋本改。

其幾，手足云啓。福歟壽歟，有終有初。豐碑巖巖，我得而書。

宋故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神道碑銘

皇家起五代之季，破大昏，削群雄，廓視四表，周被萬國。乃建禮立法，與天下畫一，而億兆之心帖然承之，弗暴弗悖，無復鬬兵于中原者登九十載。蓋祖宗遠算，善樹於前，累聖求賢，多得循良廉讓之士，布于中外，而致兹善俗歟！如陳留謝公，可謂循良廉讓之君子矣。

公諱濤，字濟之。幼而奇敏，十四歲講《左氏春秋》，先生咸器之。及冠，居姑蘇郡。時翰林王公禹偁、拾遺羅君處約並宰蘇之屬邑，二人相謂曰：「與濟之揚榷天人，蓋吾曹敵也。」自兹名重於時。淳化三年春，擢進士第，除梓州榷鹽院判官。會盜據成都，發其徒攻郡縣。公白二千石曰：「梓大而近，彼畏我梗，必先圖得我，則小於梓者可傳呼而下，願急爲之防。近郊多林木，可先伐之以置樓櫓，且備樵爨，爲久守之具。」二千石從之。寇果圍我。我備既堅，十旬弗破。賊沮而留，勢未大克。以及王師之來，遂用撲滅。事平，就遷梓州觀察推官，賜器幣，外臺遣權知益之華陽縣。時寇亂之餘，民多散亡，未復厥居。上言者請募人占田，可倍其租。朝廷從之。於是有力者得并其田。公曰：「奪民世産，以資富人，復將召其怨讟，豈朝廷之意耶？」乃盡取其田，以歸于民。還，拜著作佐郎。太宗面詔通判大藩，得壽春郡。後移高安郡，改知興國軍，就除太常博士。

真宗即位，鋭意任人。一日中出朝士

姓名有治狀者凡二十四人，付中書門下令，驛召至闕。公在召中，得對于長春殿。上説，賜五品服，即呼通事舍人，送試學士院。明日，邊有急奏，上議北征。又京東有彊寇驚郡縣，而曹南闕守。朝廷慮之，遂命公往，改屯田員外郎。至郡稱治，寇不敢犯。有兇人趙諫者，冒鄉薦名，與諸弟出入都下，交權勢，結豪俠，務乘人之弊，用以告訐。或任威詐，而大致富彊，人畏如豺虎。公即圖之，患僚佐不一其力，俄會故御史中丞李公及始來倅曹。李公，時之端人也，與公協心發其家，盡得兇狀，奏之朝廷。命御史府案覆，諫之兄弟皆斬于都市。乃下詔曰：「凡民，非干己事，無得告言。」遂著于令。自是天下訟息而刑清矣。

朝廷以西蜀僅寧，細民猶或搖之，俾公安撫兩川，用天子恩意諭其父老，皆從而按堵。復命之日，舉兩川能吏三十餘人。執政疑其多，公請連坐，事遂行，後皆至臺省。又別詔委公，與益牧張公詠議造大鐵錢。乃窮其利害，使盜鑄息而物估平，蜀人于今便之。歷三司度支判官，出守海陵、新安二郡，就遷度支司封員外郎。公在三司日，嘗舉榷茶官。至是，坐所舉不職免，尋以度支員外郎起倅河南府。馮魏公薦公文行，真宗簡在既久，即命召試，除兵部員外郎、直史館、判三司理欠憑由司，出爲兩浙轉運使。公大雅之器，耻尚文法，雖任在按察，而誠意坦然。且曰：「吾欲吏樂其職，民安其俗爾。士人黑白豈不明乎，安用伺於毫髮，使惴惴如虺蜴然，取詩人之譏耶？」還臺，進禮部郎中、判司農寺，拜以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事。清静端介，百辟望其風采。

乾興初，進户部郎中。先帝大行，有司

治靈駕象物，其制高大，請自京至陵凡郛門民舍有妨其往者毁之。公上言曰：「先帝封泰山、祀汾脽，❶儀衛至盛，不聞有所毁去。今遺詔丁寧，正如漢文帝專務儉薄，豈以攸司奪先帝意？願陛下裁損。」搢紳韙之。俄求東歸，除吏部郎中、直昭文館、知會稽郡。還，拜太常少卿、判登聞檢院。又得請權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就拜秘書監，遂分務洛下。朝廷嘉其恬退，遷太子賓客。嗣子迎侍于京師。以景祐元年十月三十日薨，享年七十有五。以明年八月二十一日，歸葬于富陽。寶元元年，贈禮部尚書。

謝氏之先出黄帝，後始爲十姓，謝居一焉。三代以還，不顯其大，至晉宋迺爲盛族。公之七世祖汾，居河南之緱氏。五世祖希圖，卒于衢州刺史。時唐季喪亂，乃葬于江東嘉興郡。子孫三世，禄于吴越。曾祖諱廷徽，處州麗水縣主簿。祖諱懿文，杭州鹽官縣令，葬于富陽，遂爲富陽人。父諱崇禮，從錢氏歸朝，爲泰寧軍節度掌書記、檢校左散騎常侍，累贈尚書户部侍郎。母崔氏，贈博陵縣太君。公之弟四人，曰炎，有文於時，與盧積齊名，時人謂之盧謝，國史有傳，終于公安令；鎬爲某官；❷果，❸從方外學，號安隱師；坦爲某官。公娶夫人許氏，先公而終。生男三人，長曰絳，至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後公幾年而亡；次曰約，將作監主簿，以敏才稱；次曰綺，太廟齋郎，俱早世。女四人，長適前進士周盤；

❶「脽」，原作「睢」，今據《漢書·武帝紀》元鼎四年「立后土祠于汾陰脽上」改。

❷「鎬」，宋本並《名臣碑傳琬琰集》中集卷四〇所録此文均作「鍇」。

❸「果」，宋本作「杲」。

次適殿中丞梅堯臣；次適太常博士傅瑩；次適大理寺丞楊士彥。孫四人，景初，大理評事；辛越之餘姚縣；景温，太常寺太祝，辛越之會稽縣；景平，將作監主簿；景回，尚幼。

公姿格竦異，不事脩飾，天然有雅遠之範，未嘗阿於貴勢，見賤士必温禮接之。知人之善，稱道弗舍；聞人之過，懼弗克掩，故終身不聞怨言。公始以文學中進士上第，而長子長孫世踐其科，又父子更直館殿，出處僅二十年，皆衣冠之盛事。厥孫以公善狀，請文于碑。某於公有家世之舊，又與舍人爲同年交，愛公治有循良之狀，退得廉讓之體，足以佑風化而厚禮俗，致拳拳以銘云：

巍巍我宋，宅天而君。恢遠以威，革暴以文。濟濟吾儒，多良大夫。中外共治，休寧八區。猗哉謝公，周旋其中。在梓禦寇，至曹除兇。天子念蜀，猖狂始復。命公撫之，鼓歌其俗。偃仰藩屏，雅和其政。迴翔臺閣，清修其行。人尚刻明，我質而平。厥民以寧，人必夸競。我休而靜，其道迺勝。于嗟乎！壽以仁至，名繇德全。有子與孫，相繼而賢。誠乎誠乎，聖人積善之誨，不吾欺焉。

宋故同州觀察使李公神道碑銘

聖王之教萬民也，資天地之生以爲食，籍山海之出以爲貨。食均于上下，貨通于遠邇，則可以供郊廟，廩卿士，聚兵以征伐，振民於災害。然非得絕代能臣，持變通之數於天下，則孰與成當世之務哉？故夷吾作輕重之權以霸齊，桑羊行均輸之法以助

漢。近則隋有高熲，❶唐有劉晏，皇朝有左丞陳公恕，是皆善天下之計者也。爾後朝廷雖重此任，而常難其才。

天禧三年七月甲戌制曰：「樞密直學士、刑部侍郎士衡可三司使。」告謝之日，天子面褒其能，屬以大計，賜内帑錢二百萬緡以助經費，復親製《寬財利論》以賜之。公當職五年間，天子有事于南郊，又御端門。既今上即位，並大賚天下，至于真宗山陵，再塞大河之決，❷其供億不可勝紀。公皆優游以辦，霈然有餘力。蓋周知天下之利，使流而不竭，中外服其通焉。

公字天均，隴西成紀人也。曾祖涣，贈尚書屯田郎中。祖徹，贈左諫議大夫。父益，贈吏部尚書。尚書娶惠氏，贈扶風郡太君。生子五人，公居其仲。幼負氣節，從鄉先生學，即有聲于西州。太平興國八年春，天子親策天下士，公中第，❸釋褐爲京兆鄠縣主簿。府知其才，俾權領獄掾。咸陽縣有民殺人，具辭以送府，父子五人皆伏加功之坐。公告于尹曰：「嘗試辨之。」蓋殺人者一，餘四人掩其骸爾，安可盡辟乎？」尹覆之，卒從公議。即謂公曰：「是四人者，非子之明，則寃于地下矣。子有陰施，後當貴乎？」移知眉州彭山縣，就除大理評事，以父憂去職。服除，由寇萊公薦，領京兆渭橋輦運，改司農丞。除著作佐郎，通判邠州。

真宗即位，遷秘書丞，知劍州。咸平三

---

❶「高熲」，原誤作「高穎」，據四庫本並《隋書》卷四一《高熲傳》改。

❷「大」，原誤作「夫」，據四庫本並《名臣碑傳琬琰集》上集卷一八所録改。

❸「公中」，原脱，據宋本並《名臣碑傳琬琰集》補。

年春，益州兵亂，推王均爲首。既破漢州，急來趨劍，欲絶王師之路。公告于衆曰：「賊來方鋭，孰可與鬭？吾城無守具，而有芻糧之積，使賊能得之，非徒肉吾一州，必據險以阻大兵，則兩川諸城無援以守，盡下於賊矣。不如焚其儲蓄，擁州民，輦庫帛，退守劍門。與劍門之兵合以拒戰，賊可圖焉。」衆從之。既而賊至，得吾空壘，無資與糧，險不可據，遂大沮其謀。公知其窮，手署牓以示寇曰：「爾等得無父母妻子之愛？蓋脅從而來，何不歸我，復爲王人？」得降卒千有九百。乃與劍門鈐轄裴臻併兵擊賊，斬首數千級。賊敗走，❶保成都。公即馳驛入奏，自引棄城守關之咎，且言平賊利害。帝深加獎歎，擢拜度支員外郎，賜五品服。俄而大兵得出劍門，兩川諸城聞王師來，無復摇動，均賊遂平，如公始謀焉。會帥臣言公不當棄城，朝廷方任帥，不得已，謫監虔州關征。

尋召還，判三司鹽鐵勾院。時度支使梁鼎上言：「陝西舊制，許人入粟塞下，率高其估，以池鹽償之，人得賈于邊市。今請借民力，轉粟以備塞，復轉鹽于邊，官自鬻之，歲得緡錢三十萬，以給西兵。」朝廷可其奏，命鼎爲陝西制置使。公上言非便，復與執政諍於帝前曰：「邊路阻險，舟車不能通，每歲轉粟與鹽，民力可支乎？徒能奪農時，沮商利。異日農商失業，財力俱屈，後復變法，人將安信？又官自鬻鹽則價重，價重則邊人市虜中青鹽食之，虜爲利矣。臣請通鹽商如前，使人入粟塞下，則農不奪時，商不易業，外不爲虜利。苟能寬民

❶「賊」，原脱，據宋本並《名臣碑傳琬琰集》補。

力，沮虜計，雖緡錢不足，陛下以諸路之羨助之，有何不可？」帝然之。公謝以忠憤而言，不覺切直。帝曰：「爲臣當如此，宜無改焉。」鼎至陝西，果無効而罷，卒如公言。

領荆湖北路轉運使，歲餘徙陝西，進司封員外郎，賜金紫。即保任能吏數十，分掌榷酤，獲遺利蓋億計。乃奏罷朝廷助邊錢帛歲三十萬。❶天子朝陵，幸西洛，進兵糧五十萬石。京西路乏粟，又進三十萬石助之。入拜祠部郎中、度支副使。朝廷以兩河屯兵之計，擇使爲難，輟公以司封郎中，領河北轉運使。建言：「民乏泉貨，每春取絹直於豪力，❷其息必倍。本道歲給諸軍帛七十萬疋，不足則市於民，請使民預受其直，則公私交濟。」制從之，今行于諸道。天子東封，詔公駐澶州，同幹供億事。慶成，擢拜右諫議大夫，領使如故。及祀汾陰，又以公提舉京西、陝西轉運使司事。車駕既行，以長安爲關輔之要，命公鎮安之。祀事畢，召還，進給事中。朝廷謂坤維之奥，宜得巨人，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朞月詔還，有圖任意。會河朔闕須，帝曰：「河朔未可無卿。」除都轉運使，恩數廪禄加常制一等。公再至兩河，夙夜其職。積穀郡邑，率如京坻。議者謂所積太廣，必將腐敗。朝廷遣使視之，公奏曰：「豈不爲九年之意耶？」帝悟，遽命罷其使。明年大蝗，民多阻饑，公悉發倉廪以振之，仍輦濟京西路。君子謂公知政矣。大河決于無棣，將圮其城，時以數州丁力晝夜營護，役死者相枕

❶「罷」，原脱，據宋本並《名臣碑傳琬琰集》補。

❷「豪力」，《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四注引此文作「豪户」，疑是。

藉，而水不降。公奏曰：「是不可以州矣，請亟遷以避患。」朝廷從之。後數月，大水出舊城丈餘。民不爲魚，公之力也。就遷工部侍郎。相州繫囚十四人，盗瓜傷其主，吏以極法論。公曰：「餓夫何至此？」皆貸死以聞。朝廷閱其奏，即日下密詔：「民有歲凶爲盗，長吏得屈法以全之。」公兩使河朔凡數年，天子封泰山，祀汾陰，幸亳社，進緡錢繒纊糧芻鉅萬數。又請罷内帑錢帛歲百萬，屢詔褒之。

魏人饑，命公知天雄軍。又東齊大歉，盗寇充斥，進刑部侍郎，知青州。盗有聚山林，出爲郡邑之患者。先是，係其妻子，棘環于通衢。公至，遽出之，戒曰：「虐爾何贖？爾惟從賊所之，俟其自新，則復爾閭井。」賊聞之少懈，又下教曰：「賊輩爲魁所制，爾能伺而梟之，吾將以功論。」旬浹間，盗有梟二魁之首獻者，餘皆散亡。或來請命，公録之如教，齊人遂安。天子遣中使奬勞之。

及爲三司使，陝西舊科吏人采木送京師，度三門之險，破散者太半，又每歲市羊，亦遣吏送，而羊多斃于道，二者吏皆破産以償，西人苦兹五十年矣。公請募商旅送木于京師，如入粟法，售以池鹽。又請許其吏私市羊以副之，免關徵算，得補其亡失。自是西人鮮復破産。視天下之弊如此比者，日更月除，不可殫書矣。

遷吏部侍郎，以足疾求罷，優詔不允，而許五日一至便殿奏事，拜則以通事舍人掖之。今上即位，拜尚書左丞。復求解職，朝廷優寵老成，遂得請，除同州觀察使、知陳州。時大水侵城，人有言水入城以誑衆者。公命立斬之，人心始寧。乃築大防，以

完其州。改潁州，復莅陳州。會曹襄悼公得罪，公以親累，授左龍武軍大將軍，分司西京。未幾，進左衛大將軍，還長安故居。後二年遘疾，以天聖十年五月二十六日薨，享年七十四。以其年八月二十七日葬于京兆萬年縣白鹿鄉之原。景祐元年其子詣闕，理公有勞於國，非意左遷。天子憫然，降制追復同州觀察使。

娶太原王氏，封平晉縣君，早亡。又娶馮翊雷氏，封延安郡君，後公十六年而終。男六人，丕顯，不仕；丕績，同學究出身，並早世；丕諒，太常博士、集賢校理，由方略改崇儀使、邠寧環慶路兵馬鈐轄，後公十一年而亡；丕緒，尚書水部郎中；丕遠，殿中丞；丕旦，國子博士。女三人，長適益州郫縣主簿宋肩遠，次適曹襄悼公利用，次適定國軍節度觀察留後曹琮。孫男若干人。

公性慷慨，善辯論，明於知人。凡保任才吏數百員，嘗力薦吕文靖公、陳文惠公，又嘗薦太傅張鄧公。公服官五十二載，專尚寬恕。政刑之下，活人多矣。自古能臣言邦國之利，鮮不斂怨於下而傷其手者。公則疏通利源，取而不奪，允所謂善天下之計者也。銘曰：

舜歌《南風》兮，阜時之財。何以聚人兮，《易》不云哉？富國彊兵兮，孰謂霸才？弗富弗彊兮，王基其摧。巍巍先帝兮，法道法天。大烹之盛兮，包羅俊賢。拔公之才兮，屬諸利權。公之感遇兮，惟力是宣。封乎泰山兮，祀于汾脽。千乘萬騎兮，雲駕波馳。公常景從兮，朝詢夕咨。供億何算兮，無一不宜。入司邦賦兮，帝曰汝通。屢行大賚兮，如泉不窮。太上繼明兮，遇之愈隆。公則請老兮，命以觀風。久於

貨政兮，人將無徒。公嘗寬之兮，民易以趨。曾不加賦兮，抑有羡餘。全歸故廬兮，其樂只且。安安而壽兮，高枕以終。門閥不圮兮，表于關中。峨峨之碑兮，章章厥功。映于國史兮，千古不空。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一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二

墓　誌

贈户部郎中許公墓誌銘

公諱袞，字公儀，世爲燕人。皇考諱某，王考諱某，並隱君子也。避五代之難，不榮以禄。考諱某，汶陽之盧令，累贈光禄少卿。妣清河張氏，贈河内縣太君。皆積德深長，慶著來嗣。

公英秀而文，與時會亨。開寶八年，太宗之尹開封也，龍德日彰，髦傑之士其嚮如雲。是歲秋賦，公卿送名者比比焉。及試藝，公爲之首。覆策于庭，復在高等。時登甲乙科者，必更州縣，有唐之遺風。釋褐，除江寧府獄曹掾。本路八使言，聽決詳明。

上既御大器，北伐太原，促召至行在，曰：「我姑試之。」除均州防禦判官，郡將表其能狀，乃拜太子右贊善大夫、通判姑蘇郡事。時二浙之地始歸朝廷，宿政如繩，公善解之。就進殿中丞。俄拜奉常博士，領曹南郡。樹善屏惡，新民耳目。以前均榷浙右，坐聯職之累，降品一等，領饒陽錢監。未幾辯之，❶移倅弋陽郡，復官曲臺。在郡七陳諫章，上愛其忠，就遷本郡守。受代至闕下，復上策議并所著文四十卷。翌日，召試禁庭。上覽而嘉之曰：「南府才冠，吾不

❶「辯」，原作「辨」，據宋本改。

失人。」即以本官直昭文館，賜服五品，判登聞鼓院。由是四方之訟，清而不壅。以奉安先塋，請理覃懷郡。出奉公家，入敦孝事，河内人歌焉。又西陲文州，扼其戎險，命公往刺，遠人便之。

真宗即位，一日謂執政曰：「人君之言行也，動乎天地，不可以誣。」命公修注記。以先君之諱，固請不獲，須正人也。公在館，三進秩，至于職方員外郎。因論邊事，慷慨動上心，面改兵部。方將圖任，遘疾求解，不得去。以景德二年四月二十九日，終于京師武成坊之私第，享年五十七。

娶朱氏，封永城縣君。有子四人，伯曰珂，祁州深澤尉；仲曰琰，有文與行，擢進士第，今爲太常博士、奉朝請；叔曰琦，恭謹有立，今爲右侍禁、衛州兵馬監押；季曰瑱，早亡。一女，適進士張濤。朝廷贈公尚書户部郎中，進封夫人河南縣太君。子登朝也。以某年月日，歸葬于懷之河南縣某鄉某里。銘曰：

燕趙之英，邦家之寶。親逢聖神，首冠俊造。翹翹入彀，郁郁登瀛。榮滯六曹，淹恤百城。晚歸内朝，端立右史。直道始行，怒飛爰止。嗚呼！遇豈不奇？進豈不時？賢者弗達，天乎可疑。葬于善地兮，保以令嗣兮，亦公之意兮。

滕公夫人刁氏墓誌銘

序曰：葬者，藏也。欲人不得而見之也。君子之思也遠，故復卜于山，坎于泉，又刻名與行，從而祕之。意百代之下，治亂之變，覩其銘，思其人，而不敢廢其墓。斯孝子之心，取諸《大過》。

初，夫人之長子今祠部外郎宗諒作諫官，以抗章黜知玉山郡。再貶，莅池陽之榷酤。俄而起倅江寧府事。常謂池之九華山，上凌紫霄，下盤洪流，千巖白雲，萬壑清風，草木多靈，民人一熙，書契已降，不知干戈。居者得其壽，藏者得其杇。乃歎曰：「是可隱志焉，是可宅先焉。」即奉先公太博之靈，葬于此山之金鷄原。斯又《大過》之意，至矣哉！時景祐之三載。明年，夫人無疾而終，春秋七十有二。閏四月，舉而袝之，禮也。

夫人姓刁氏，其先譜史存焉。皇考諱晃，後唐天平軍節度判官。王考諱傑，梁泰寧軍節度判官。考諱允成，皇朝贈太子右贊善大夫。夫人歸滕氏，服勤婦道。自先太博之遺世也，二子尚幼，夫人夙夜誨導，内惟節儉，外豐禮於賓客，俾令人是親，以就厥文行。而祠部君克承善志，鴻軒鳳翥，有風采于朝廷。夫人累封渤海縣太君。次子宗元，就養于家，未登禄仕。二女適名族，稱其禮範。

夫人之性柔而明，端而慈。曉文翰，通名理。事長如不克，撫下如不及。居大族餘五十載，門中無間言。及子以言貶，顛沛於江湖間，夫人從之，未嘗出憂語，知事君之然也。難哉！故生享德於慶閭，没反真於福地。

某於祠部，同年之執也，嘗入拜于堂上，知夫人之賢而敢述焉。其銘曰：

九江之上，九華之中，孝子宅親，厥思無窮。茫茫萬年，高岸可遷。尚有人焉，來此拳拳，曰：「賢哉！滕公夫人之墓。」再拜而去。

都官員外郎元公墓誌銘

公諱奉宗，字知禮，其先臨川大姓危氏也。皇考諱仔倡，唐信州刺史，避楊渥之亂，東依錢氏。時朝廷命討淮南，未行而終，因家於餘杭。王考諱德照，爲吴越王相僅三十年，賜姓元氏，累贈太保。考諱秀文，典吴越書命，累贈太僕少卿。妣陳氏，贈馮翊縣太君。少卿子五人，曰興宗、象宗、宜宗、道宗，公即幼子也。三人事忠懿王，有儒術，皆補爲郎。象宗，忠懿之婿也，❶從而還朝，以文召試，拜光禄寺丞。

公精於詞律，景德中天子臨軒試天下士，公中甲科，初命歙州績溪縣事，再命常州武進令，皆以廉愛稱。遷漳州從事，故鎮牧錢公惟濟，洎數朝賢，交章保任，除忠正軍掌書記，俄改淮南幕。本道按刑使采公理行以聞，擢拜太子中允，領淝川榷酤。朝廷以西蜀天下之富，昔者吏㱚民膏，怨所由生，階之爲亂，宜清舉者往焉，公例改知蜀州晉原縣。

今上即位，遷太常丞，賜服五品。還，知通州海門縣。遷博士，入拜尚書屯田外郎。有監郡之行，公以思事松楸，願得餘杭一閑局莅之。詔從其請。再朞，求分務南都。尋告老，歸姑蘇郡。朝廷恤之，補一子官。又以籍田之慶，進都官外郎。景祐戊寅歲十月丙戌，考終于永定里第之寢，享年七十有八。

始娶吴氏，再娶李氏，封壽安縣君。公三子，昞、曄、暕，皆舉進士。昞從其補，今

❶「婿」，原作「胥」，據四庫本改。

爲歙縣簿。曄、暕並策名。曄不赴調，暕解官，俱就養左右。及公之喪，勺水不入口者三日。

公孝悌之性，不避禍難。初，江浙始下，關譏甚嚴，衣冠之族，咸促赴闕下，無敢私歸。公聞太夫人之憂，晝匿夜馳，以及於葬。兄道宗有才名，不就世禄，舉天府進士，爲搢紳先生所推諾，公友事之，如在膝下，易衣并食，不改其樂。有兄子翼，幼依於公，愛之如傷，教之若不及，以至于成，宗黨稱焉。相國潁川公曩司漕，公在武進，諸郡有難獄，多命公決之。在海門日，患斥鹵之澤，民無甘飲，及卜良地，鑿大池，廣方百步，積泉袤丈，自是雖甚旱暵，人常賴之。又邑有大瀆，亘數十里，堙而不治。公抗議，籍力導至于海，人咸利焉。

公退十餘年，創竹亭花圃，遊遥其間。多素食清居，非有道者不接。晚年制斂服葬器，而命諸子曰：「吾死之日，必歸我于父兄之側。魂如有知，得事親於地下。」諸子如其教，以其年十二月甲申，葬于錢塘履孝鄉峴陁嶺之先塋，禮也。

某以公年德，嘗修鄉丈之禮，而敢銘焉：

榮華之衢，奔者無極。公乎何心，却焉而息？孝友之風，樹者無幾。公乎何心，没焉不已。遷惠于民，抱道于身。于嗟君子，吾不知夫古人！

贈兵部尚書田公墓誌銘

公諱錫，字表聖，世爲京兆人。唐德之衰，徙家于蜀。昔武王封舜之後於陳，春秋時公子完如齊，子孫遂大，食采於田而命氏

焉。❶厥後將有穰苴，相有千秋，斯可謂之著矣。大王父易直，王父成，皆隱君子也，文而不耀。父懿，因公之貴，累贈尚書左司郎中。善教于家，嘗命公曰：「汝讀聖人之書，而學其道，慎無速爲，期二十年，可以從政矣。」公服其訓拳拳然，博通群書。東遊長安，從昌黎韓丕復居驪山白鹿觀數年，❷器志大成。拔王府薦，有聲于京師。太宗皇帝親策天下進士，擢公第二人，時太平興國三年秋也。

釋褐，除將作監丞、通判宣城郡。召還，改著作佐郎。俄拜右拾遺、直史館，賜五品服，出爲河北轉運使。改知相州，就除左補闕，移桐廬郡，遷起居舍人。還，判登聞鼓院。尋以本官知制誥，進兵部員外郎充職。以直言，改户部郎中，出守淮陽。以留獄之謗，左降海州團練副使。起爲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復户部郎中。真宗皇帝即位，遷吏部郎中，判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封駁司，賜金紫。求出，典海陵郡。還臺，兼御史知雜，拜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以咸平六年十二月十一日終于私第，享年六十四。

公自白衣，已有意於風化，上書闕下，請復鄉飲禮，又請修籍田禮。及在朝廷，知無不言。太宗初，既取太原，范陽未下，帝怒，不賞平晉之功，中外囂然，而莫敢言者。獨公上書論諫，理意深切，帝感寤，璽書褒答，賜内帑錢五十萬。僚友謂公曰：「今日之事鮮矣，宜少晦，以遠讒忌。」公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豈一賞之

❶「采」，原誤作「菜」，據四庫本改。

❷「從」，諸本均脱，據《名臣碑傳琬琰集》中集卷二所録本文補。

奪耶？」在河朔暨相州，累章論邊事。至桐廬郡，以吳越之邦，歸朝廷未久，人阻禮教，邈如也。公下車，建孔子廟，教之詩書，天子賜九經以佑之，自是睦人舉孝秀登搢紳者比比焉。在郡，聞禁中火，拜章極言，上嘉之。及還，眷遇愈隆。會乾明節，館閣多進詩歌，帝獨喜公之辭，乃依韻和賜，令宰相宣付。公又上封禪書，謂五代之亂，人如豺虎，不圖復見太平。宜崇檢玉之禮，以答天意。公在西掖，會京畿大旱，禱祠無應，遂抗言切於時政，故有宛丘之行。咸平初，出使秦隴迴，上三章言陝西數十州苦于靈夏之役，朝廷爲之慼然。出海陵之初，以星文示變拜，疏請降詔責躬，上奉天誡。真宗皇帝嘉其意，屢召對便殿。及行，降中使撫安，仍加寵賚。爰有翰林學士承旨宋公白，舉公賢良方正，以副天下之望。一日，召對久之，且曰：「陛下以皇王之道爲心，臣請采經史中切於治體者，上資聖覽。」帝深然之。乃具草以進，手詔答曰：「卿能演皇王清浄之風，述理亂興亡之本，備觀鑑戒，朕心涣然。」所撰三十篇，皆隱其目。公奉事兩朝，由遺補歷御史，至諫議大夫，前後章疏凡五十有二。嘗謂諸子曰：「吾每言國家事，天子聽納，則人臣之幸，不然禍且至矣，亦吾之分也。」及終，有遺表，陳邦國安不忘危之意，其家弗預焉。天子怛然，命中使賻之，有制痛悼，贈工部侍郎。二子改大理評事，持喪中並給月俸。哀榮之禮，可謂至矣。後以二子登朝，累贈兵部尚書。寶元二年四月二十四日，❶與夫人合葬于泗州

❶「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原作「幾年某月某日」，據《咸平集》附録所收本文改。

臨淮縣某鄉之某原，禮也。

公娶楊氏，再娶奚氏，封江陵縣君，能循法度，以配君子。二子，長曰慶遠，今爲駕部員外郎；次曰慶餘，今爲比部郎中。並克奉堂搆，有能政于四方。女三人，長適王氏，次適龐氏，季適張氏，皆以婦道稱。

公動必以禮，言必有法，賢不肖咸憚伏之。出處二十年，未嘗趨權貴之門。在貶廢中，樂得其正，晏如也。著文章成五十卷，目之曰《咸平集》，行於世。論者曰：在大禹時，皋陶矢厥謨，在湯武時，伊尹、周公爲之訓誥，故教化紀綱莫盛於三代，而子孫有天下皆數百年。秦滅詩書，其風不紹。❶至西漢得賈誼、董仲舒，其言可以追先王之烈，而弗克施，使後世王者無復起三代之心，由漢始也。聖宋定天下，太宗鋭意太平。真宗之初，復親擢俊乂如田公之徒，並見獎用。惜乎不終其才，豈皇天之意，特厚於古歟？

某幼聞高風，未嘗游於其門。今駕部書先君之履業，索文於江外，某敢約而修之，又采舊老之言，而作銘云：

嗚呼田公，天下之正人也。言甚危，命甚奇，盡心而弗疑，終身而無違。嗚呼賢哉！吾不得而見之。

兵部侍郎致仕胡公墓誌銘

寶元二年六月十八日，尚書兵部侍郎致仕胡公薨于餘杭郡之私第。明年二月十有一日，葬于杭之錢塘縣南山履泰鄉龍井源，以夫人潁川郡君陳氏祔焉，禮也。孤子

❶「不」，原誤作「丕」，據宋本、四庫本改。

楷泣血言于友人范某：「《禮經》謂稱揚先祖之美，以明著於後世，此孝子孝孫之心也。然而言之不文，行而不遠，處喪之言，烏乎能文？今得浙東簽書、寺丞俞君狀先人之事，而敢請誌焉。」某曰：「孔子見齊衰者必作，重其孝於親也，敢不唯命？」

公諱則，字子正，婺之永康人也。昔虞舜之後有胡公，武王封於陳，蓋族望之來遠矣。皇考諱彭，王考諱瀫，皆隱於唐季，其道不顯。考諱承師，在鄉閭間以積善稱，因公而貴，官至尚書比部員外郎，贈吏部郎中。妣應氏，封永樂縣太君，贈普寧郡太君。

公少而倜儻，負氣格。錢氏爲國百年，士用補廕，不設貢舉，吴越間儒風幾息。公能購經史，屬文辭。及歸皇朝，端拱二年，御前登進士第，釋褐爲許州許田尉。以幹自聞，補蘄州廣濟宰，又補憲州録曹。以本道計使、諫大夫索公湘之舉，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簽署貝州節度觀察判官公事。升本省丞，知潯州。拜太常博士，提舉二浙榷茶事，兼知桐廬郡。丁太夫人憂。服除，以本官知永嘉郡，遷屯田員外郎，提舉江南路銀銅場鑄錢監，擢任江淮制置發運使。轉户部員外郎，入爲三司度支副使，賜金紫。除禮部郎中、京西轉運使，又移廣南西路轉運使，以户部郎中復充江淮制置發運使。[1]轉吏部郎中，改太常少卿。丁先君憂。終制，知玉山郡，移福唐郡，拜右諫議大夫，知杭州。入判流内銓。以舉官累，責授少常、知池州。未行，復諫議大夫、知永興軍。領河

[1]「復」，原脱，據宋本補。按，前文已記墓主任「江淮制置發運使」，此次爲復任，故當有此字。

北都轉運使。給事中，入權三司使。❶拜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知陳州。進刑部，再牧餘杭郡。踐更中外，凡四十七年。得請，加兵部侍郎致仕。朝廷命長子通判錢塘以就養。又六年而終，享齡七十有七。天子聞而悼之，進一子官。

初，至道中，公在憲州時，西寇梗邊，朝廷命師五路入討，詔具三十日糧以從之。索公方引公督隨軍糧草事，公曰：「爲百日計，猶或不支，奈何？」索公乃遣公入奏，召對逾刻。公陳邊事，如指之掌。上顧左右曰：「州縣中有如此人！」遂可其奏，且示甄拔之意。後大帥李繼隆果與寇遇，十旬不解。索公曰：「微子，幾敗吾事。」一日，其帥移文曰：「兵將深入，糧可繼乎？」公曰：「師老矣，矯問我糧，爲歸師之名耳，請以有備報之。」索從其議，彼即自還，無以咎我。其先見如此。及索公主河北計，又奏辟之，遂有貝州之行。❷朝廷遣使省天下冗役，❸就命公行河北道。凡去籍者僅十萬數，民用休息。在潯州，人有虎患，公齋戒禱城隍神，翌朝得死虎于廟中，其誠之効歟？按池州永豐監，得匿銅數萬斤，吏懼當死，公思之曰：「昔馬伏波哀重囚而縱之，前史義焉。今銅尚在，吾忍重其貨而輕數人之生耶？」咸以羡餘籍之，不復爲坐。在江淮制置日，會真宗皇帝奉祀景亳，公實主其供億。千乘萬騎，至于禮成，無一毫之

❶「給事中入權三司使」，此句前有脱文，各本均如此。元人吴師道輯《敬鄉録》卷二作「以給事中入權三司使」，當是。

❷「有」，原作「以」，據宋本並《名臣碑傳琬琰集》中集卷一一所録本文改。

❸「使」，原作「賜」，據宋本並《名臣碑傳琬琰集》改。

闕。帝深愛其才，面加獎勞，遂進秩登于計相之貳。在廣南西路，有大舶困風于遠海，食匱資竭，久不能進。夷人告窮于公，公命瓊州出公帑錢三百萬以貸之。吏曰：「夷本亡信，又海舶乘風，無所不之。」公曰：「遠人之來，不恤其窮，豈國家之意耶？」後夷人卒至，輸上之貨，十倍其貸，朝廷省奏而嘉焉。又宜州繫重辟十九人，時有大水，公不慮患而特往辨之，活者九人焉。在福唐，有官田數百頃，民輸租食利舊矣。至是計臣上言，請就鬻之，責其估二十萬貫，民不勝弊。公奏之，未報。章三上，且曰：「百姓疾苦，刺史當言之。而弗從，刺史可廢矣。」乃有俞詔，減其直之半，而民始安。公領三司使，寬於財利，不以刻下爲功。時上方以兩京、陝西官鹽歲久，民鮮得食，而日以犯法，命通商。有司重其改作，公首請奉詔，其事遂行。

公性至孝，自曲臺丁太夫人憂，廬于墓側，以終喪紀。有草木之祥，本郡表之。及京西之行，以家君朱紱爲請。上曰：「胡某爲孝，雖非其例，與以明勸也。」搢紳先生榮之。又天禧中，尚居郎署，朝廷擬公諫議大夫、知廣州。公以家君八十歲，懇辭于政府，乃復有制置之行。尋以哀去職，得盡心於喪葬。公富宇量，篤風義，往往臨事得文法外意，人或譏之，公亦無悔焉。其輕財尚施，不爲私積，士大夫又稱之。福唐前郡將被訟去官，嘗延蜀儒龍昌期與郡人講《易》，率錢十萬遺之以歸，事在訟中。及公下車，昌期自益部械至。公曰：「斯何罪耶？」遽命釋之，見以賓禮。法當償其所遺，公代以俸金，仍厚遺而還。❶ 又濟陽丁公爲舉子

❶「遺」，原作「遣」，據宋本改。

時，與孫漢公客許田，公待之甚厚。及其執政，而雅故之情不絶，若休慼士人而未嘗預。暨丁有朱崖之行，昔之賓客無敢顧其家，公實被議出玉山郡，尚屢遺介夫，不遠萬里而往遺焉。此又人之難矣。及退居西湖，乘畫船，擊清波，深樽雅絃，左子右孫，與交親笑歌於時歲之間，浩如也。人不謂之賢乎？

夫人潁川郡君，有慈和之德，先以壽終。令子四人，長曰楷，都官員外郎，前知睦州，祥符七年秋登服勤詞學科，所至政能，有先君風度；次曰湘，好學有志識，朋友多之；次曰桂，俊異，居喪而亡；次曰淮，孝謹，有成人之風。❶二女，長適泉州德化縣尉蘇璠，次適御史臺主簿華參而亡。其閨門之範，見其潁川之誌。

某非特爲重齊衰之情，嘗倅宛丘郡，會公爲二千石，以國士見遇，且與都官布素之遊，誠可代孝子而言焉。銘曰：

進以功，退以壽，義可書，石不朽。百年之爲兮千載後。

胡公夫人陳氏墓誌銘

《詩》稱「《采繁》，夫人不失職也」。夫人之職，莫先乎舅姑。甘旨以事居，蘋蘩以事往，故可以配君子，正家道也。

夫人姓陳氏，金華郡之令族。曾祖諱晦，祖諱資，父諱文諭，皆樂善于家，不從仕宦。夫人幼賢，父母篤愛，擇公而妻之。及公中科第，累調遠方，二親樂閭里，與姻族遊，夫人願侍左右，不從公行。凡二十年，

❶「之」，據宋本並《名臣碑傳琬琰集》補。

縫衣爨飱，必躬親之。至舅姑之終，與公執喪三年，然後就公官所。此夫人大節，無愧天下之爲人婦者，有聲詩之義焉。又性好禮，自少至老，對公如賓客。加以純儉而仁，笄服之餘，皆均于親之貧者。

夫人自公登朝，封上黨縣君。公爲諫議大夫，進封潁川郡君。❶寶元元年秋九月，寢疾，乃齋沐易衣，怡怡而終，❷享年七十有九。以三年二月十一日，與公合葬于履泰鄉龍井源，禮也。

子四人，長曰楷，都官員外郎；次曰湘，曰桂，曰淮，並太常寺太祝。二女習夫人之教，柔淑有禮，宗黨稱焉，長適蘇氏，次適華氏。銘曰：

惟孝惟禮，作配君子。伊夫人兮，至矣。

寧海軍節度掌書記沈君墓誌銘

吴興郡太守滕侯，下車求故同年沈兄之家，得諸孤。問其墳墓，曰：「貧，未之葬。」滕侯傷之，乃謀于僚屬，卜善地，揀良日，其禮悉備。以寶元三年二月某日，葬于德清縣之永和鄉大壯嶺。

君諱嚴，字叔寬，世爲本郡人。其先食邑於邠，後子孫失國，而爲沈氏。漢晉而下，代有其人。曾祖諱規，祖諱廷誨，父諱延岫，皆隱而不仕。

叔寬幼負器識，服親之教，宗經屬文，有聲于江表。大中祥符七年秋，郡國敦遣，

❶「潁川」，原作「本」，據宋本改。

❷「怡怡」，宋本作「怡然」。

首送于禮部。明年春，禮部較天下之才，奏叔寬第四人。天子命試于庭，中甲科，除南康軍判官。三載有善績，改宣城節度掌書記。國家興山澤之利，主計等薦君洪州武寧之茗局，外臺上請兼領本邑事，朝廷從之。既而吏畏其廉，民愛其慈，君子謂之善政。餘杭郡榷酤，歲金二十萬貫，爲諸郡之劇。主計又奏君尸之，三年而還。會故參政蔡公居守南都，以同年之遊，惜其沉俊，辟爲留守推官。其年秋七月，以疾終于官所，享年五十。

叔寬孝悌于家，事其親，未嘗違顔色，視兄之孤，必先於己子。與人交，篤於義信，善人君子無不樂見之。及聞其亡，皆相弔云：「天與其才也，又賦其行也，而不及其顯以壽也，悲夫！」

三子，曰祁，曰郃，曰郁，並從儒學，必有立者。二女，長適前進士陳經，次女未笄。長女之嫁，蔡公不遠千里，命齎金以送之。及君之葬，又滕侯極意以營之，有以見叔寬感人之深也如此。

某同年之列，最相知心，故書之。銘曰：

叔寬叔寬，生兮可愛，歿兮可傷。友朋之望兮，子孫其昌。

户部侍郎贈兵部尚書蔡公墓誌銘

寶元二年，歲次己卯，四月，前參知政事、户部侍郎蔡公薨。天子悼之，卿大夫憂之，國人傷之。上命三公舉行典禮，贈兵部尚書，謚曰文忠。以康定二年，歲次辛巳，十一月某日，葬于許州陽翟之某山。

公諱齊，字子思，其先周之子孫，累封

於蔡，因以著姓。秦漢以降，代生偉人。曾祖綰，贈太保，洛陽人也。嘗宰萊之膠水，居官九年，民愛以深，遂家焉。祖諱鄰，贈太傅，隱居丘園，以墳素爲樂。考諱夢臣，累贈中書令，博通經史，善詩筆，❶與宗族居，鄉黨稱其孝友，娶楚國太夫人張氏而生公。教之親仁，賓來如歸。

公幼而神秀，眉目廣聳，見者異之。嘗依外舅劉氏學于彭城，今相國、隴西公迪時爲監郡，得公詩語，歎曰：「渠有大志，宜善視之。」大中祥符八年春，真宗皇帝臨軒，以文考天下之士，公中第一。及引對文陛，堂堂英偉，進退有法。上大悦，顧謂寇萊公曰：「得人矣。」特下詔，俾金吾給七人清道，自公始也。釋褐，除將作監丞，通守兖海郡，移北海郡。召還，以大著直集賢院，主判三司開拆司，賜服五品。今上即位，拜右司諫，同修起居注。改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賜金紫。歷户部、度支二副使，遷起居舍人、知制誥、同知審官院。既而召入翰林爲學士，兼侍讀學士。轉禮部郎中、龍圖閣學士守西京。以便親，求爲高密郡，徙南京。入除左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尋改給事中，復充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拜樞密副使，進禮部侍郎、參知政事。以户部侍郎罷，終于汝陰郡。享年若干。

楚國在堂，君子哀之。公之弟祕書丞稟，甥著作佐郎寇平幹公襄事。中山郡夫人劉氏哭泣三年，至于疾廢。二子尚幼，曰延慶，太常寺太祝；曰延嗣，祕書省正字。長女適試將作監主簿劉庠，次女在室。

❶「詩」，原作「時」，據宋本並《名臣碑傳琬琰集》中集卷三所録本文改。

而某自布素從公之遊，見公出處語默，無一不善。門中奉親，日視其親色。諸公昆弟，愛之如傷。先朝采拔，以輔相器之。當遺弓之初，公懷哀慕，不能食者數日。家人視其衾衣，涕泗霑濕。公病汝陰，聞拓拔僭稱，嘻吁感慨，教弟稟言西事甚詳。蓋忠孝之性，發之天也。公於親舊間，雖死生不易。彼有孤遺，則必爲之備嫁娶。又好學無倦，未嘗不以名教爲急。孔子之後世襲文宣公，嘗宰曲阜。❶乾興中，四十九代孫承祐卒，遂廢十餘年。公聞承祐有母弟在，抗章請復其嗣，有詔從之。

其立朝也，能清其心，高其行，未嘗取於人。明肅太后時，用事中貴人董修景德寺，時公在翰林，詔爲之記。中人求公善辭，許以不次。公遲之不進，故被誣而出。至高密，會歲飢，公請蠲諸州税，又力請放海利以救，東人于今賴之。公兩居憲臺，方嚴不動，百辟畏其風。權戚有過，則彈劾不隱，未嘗求其下也。明肅之終，莊惠復立，閤門促百僚賀。公毅然正色，目臺吏不得追班，前白執政，遂罷。自是莊惠損抑禮數，公有力焉。❷在樞密院，海南奏交趾八百餘人避本國之虐以歸我，議者謂不如還之，恐生邊患。公曰：「當内之荆湖間，活以閑田，奈何求生而來，委之兕虎？蠻亦人也，義必不還。苟散爲民盜，從而戮之，酷又甚焉。」争之不能得，後果爲亂，捕之歲餘，宜、桂以西皆警，朝廷患之，公猶有愧色。在政府，浩然示至公於中外。以進賢爲樂，以天下爲憂。見佞色則嫉，聞善言必

❶「嘗」，宋本並《名臣碑傳琬琰集》作「而」，亦可通。
❷「公」，原脱，據宋本並《名臣碑傳琬琰集》補。

謝。孜孜論道，以致君堯舜爲心。與大臣居，和而不倚，正而不訐。無親疎之間，有方大之量。朝廷爲之重，刑賞爲之平。及其出也，未踰歲時，而天子思之，公遽不起。嗚呼！公之生也，天有意也。公之亡也，天無意乎？使在位而壽，則道德功名，非竹帛之可勝矣。銘曰：

泰山之東，齊魯同風，厥生我公。我公堂堂，覯國之光，亨于真皇。真皇上僊，隕血漣漣，欲報昊天。今上聖神，迺眷正人，參于國鈞。純德坦坦，平心浩浩，進退惟道。恕以待物，誠以報國，仁人之德。天乎天乎，豈不有心？奪此令人，我懷憂深。箕山峨峨，潁川悠悠。山爲陂兮川爲丘，公之名兮與日月留。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二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三

墓　誌

尚書度支郎中充天章閣待制知陜州軍府事王公墓誌銘

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噫！先聖謂善人之難得也如此。世有德之清、行之方、政之平，斯不謂之善人乎！余見之於子野王公矣。

公諱質，字子野，其先太原人，曾高占籍大名。皇考諱徹，以文行顯，至左拾遺，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魯國公。王考諱祐，雄文直道，名重海内，掌太祖誥命，至兵部侍郎，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晉國公。考諱旭，以公正果敢，屢當藩寄，爲時之良二千石，累贈兵部尚書。妣虞氏，贈某郡君。

公禀嚴君之教，幼而有文。伯父文正公爲真宗朝賢相，重德大器，人莫可動。一日覽公之業，喜甚，作詩以奬之，謂吾門未衰矣。用文正廕，補太常寺奉禮郎，三遷至大理丞。文正既薨，公年尚未冠，進所著文，真宗嘉之，召試學士院，辭入優等，賜進士及第，名動京師。嘗師事楊文公，文公器之。每謂朝中名公曰：「是子英妙，加於人遠矣。」時翰林劉公筠風岸高峻，搢紳仰望，❶不得其門而進，乃與禁中諸公共薦公

❶「望」，原無，據四庫本補。

之才敏。天子命公校文于館中。歷殿中省丞，爲博士於太常，加集賢校理，拜祠部外郎。丁兵部憂。服除，以前官充職，同判姑蘇郡。以公心公言正二千石之政，二千石初不平之，終服其義而加禮焉。還朝，賜五品服章，改度支外郎、同判尚書刑部，又判吏部南曹。

進司封外郎，出領淮西郡。部中十邑，素多盗與訟，號爲難治。公至，斷獄必以情，按吏必有禮。橫者繩之，弱者持之，州人大服，謂往之史君莫公若也。蔡俗舊祠吴元濟，公曰：「豈有逆醜而當廟食耶？吾爲州長，不能正民之視聽，俾民何從哉？狄梁公、李太尉皆唐之忠烈，又德加蔡人，胡爲不祠？」命工徹元濟廟，建二公之祠，率吏民拜祭，蔡人從之，于今號爲雙廟。

秩滿，拜祠部郎中。朝廷除公開封府推官，除兄雍三司判官。公曰：「皆是要職，吾兄弟同日除拜，朝廷豈乏人哉？」乃堅請外補，願留兄京師以奉家廟。士大夫聞而賢之。往守壽春郡，朞月改合肥郡。盗有殺其徒以并其財者，吏擒之，公令處死。法寺議當貸死，遂劾之。公上疏曰：「盗以彊力而又殺人，吏追而擒之，非自露而悛者，胡爲而貸焉？如法寺所論，能害其類者，皆無罪名，民將競爲盗。盗已，而殺一夫，其黨咸赦之，盗可止乎？」疏上不報。凡斷獄出入，以下吏爲首，長官爲從。公曰：「吾不勝法吏矣。」上言請爲之首，朝廷從之。左降監舒州靈仙觀。後一年，今資政殿學士昌黎韓公琦知審刑院，議盗殺其徒非自首而悛惡者，宜勿原之。朝廷始頒示天下，且知公前所斷獄不爲失矣。又今資政殿學士鄭公戩、翰林學士葉公清臣

皆論公奇才未大用，而非辜坐黜，豈朝廷之意耶？詔起公知海陵郡。代還，除度支郎中、荆湖北路轉運使。時西陲宿兵，財用爲重。諸道轉運使競進羨餘幾千萬，蘄助軍之獎，實瘠瘝細民，以爲己績。公至而歎曰：「西兵，天子不得已而用之。然須于財賦，豈如是而迫耶？吾不當爲。」由是，荆湖之民賴公少休焉。

會資政殿學士富公弼拜職，尚帶史館修撰，與公未嘗識面，聞其風義，舉公以代修撰，朝廷從而除之，兼掌選事。及韓、富二公在樞府，又交薦公清方爲搢紳之冠。天子俞其奏，擢以本官充天章閣待制，依前掌選事。公再讓不允。既而客有扣公曰：「銓衡至重，利病多矣。公無建明者何？」公曰：「綱紀盡在，如權衡然，但持者輒高下其手爾，何必易其器耶？」公居之歲時，選士賴其平。其間人物清濁，公必辯之上前，量有進抑，振天官久墜之職也。

天子以西北數藩鎮皆須巨人，乃擇近列而褒遣之，公得領陝州。❶州當四達之會，又用兵而來，吏民疲苦。公至則緩征賦，薄迎勞，屏兇寇，拯孤弱，人迺息肩。幾一載而感疾，以慶曆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終于黄堂，享年四十五。靈柩歸東都，州人哭送于道，朝廷加賻。❷

公生相門，而弗驕弗華，以貧爲寶。文正作舍人時，家甚虚，嘗貸人金以贍昆弟，過期不入，輟所乘馬以償之。公因閲家藏書而得其券，召家人示之曰：「此前人清

❶「領」，原誤作「嶺」，據宋本、四庫本改。
❷「朝廷加賻」，宋本並《名臣碑傳琬琰集》中集卷七作「朝廷加賵賻焉」。

風，吾輩當奉而不墜，宜秘藏之。」又得顏魯公爲尚書時乞米于李大夫墨帖，刻石以模之，遍遺親友間。其雅尚如此，故終身不貪，所至有冰蘗聲。此公之秉德，不亦清乎？公充職館殿二十餘年，同舍皆顯官，公介然不動，惟求外補。當國者非戚必舊，公未嘗折顏色，屈語論，以合其意。嘗有交遊以言事被謫，朝之貴人皆切齒，公特率昆弟祖宴都門，謫者拒之曰：「無爲子之累乎？」公曰：「吾願爲黨人，從而貶之，光矣。」此公之執，行不亦方乎？公爲數郡，皆清心以思治，行己以率下，必首崇學校而風化之。人有犯法非害于物者，必緩其獄，未始深文焉。求民之疾，雖處幽不遺。去民之梗，雖負勢不避。此仁人之政，不亦平乎？故每去一州，則百姓號慟，如赤子之慕慈母也。

公性純孝，與家人道先君事，必感激泣下。故厚於宗族，每拳拳焉，憂樂同之。弟素，文正之子也，自淮南外計改涇原經略使，公食不甘，寢不安曰：「弟有母，老且疾，吾無親憂。」因入對，請代行。既而弗許。命其愛子規曰：「彼窮塞也，得無危事？汝可侍行而左右之，以均吾憂。」又少弟端，嘗不利于春官，處徒勞者久之。公爲郎，以歲課當遷，願移厥恩，召端一試，朝廷許之，賜端進士出身。其友愛之心，有如此者。公不治生業，惟畜書僅萬卷，遠近從之。兼通佛老微旨，撰《寶元總録》一百卷，皆聖賢窮理盡性之説。公樂稱人之善，必曰：「吾不及矣。」在士大夫，非風義高遠，弗與之遊。及其逝矣，四方交友書問相吊云：「前年吳安道死，今年王子野卒，賢大夫之清者，何其衰歟？」

公娶周氏，故禮部侍郎起之女，封褒信縣君。生子男三人，曰崧，將作監主簿；曰規，前明州奉化縣主簿；❶曰復，太廟室長。女二人，長適太常寺太祝范純仁，次女尚幼。

余走塵土時，公一接如舊，以道義淡交者有年矣。結二姓之好，以親仁人。余常期公以青雲之器，大有立於國朝，今不幸乃爲公之墓銘。銘曰：

嗚呼！人之清者曰賢，國得而治焉。性之仁者曰壽，民得以庇焉。何子野之善人兮，逝矣如川？惟清方而平正兮，居人之先。在聲詩之有言兮，胡不萬年？忍送之于野兮，葬之于泉。徒切切於辭兮，勒石之堅。期子野之令名兮，與白日而長然。

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州軍州事賈公墓誌銘

公諱昌齡，字延年，其先鎮陽人，以仕宦遷徙，今爲開封人也。曾祖諱某，唐末起家，備嘗險阻，屬文之外，長於撰述。以唐武宗而下至僖、昭皆無實録，乃以傳聞并諸家之説，著《唐年補録》六十五卷，識者稱之。居石晉朝知制誥，至周爲給事中，史有本傳。祖諱琰，有才識宇量，太宗在藩邸，相得有素。領開封尹，辟爲推官。及即位，擢拜正諫大夫、樞密直學士，期以輔相。將討河東，與大臣議將帥，上曰：「非琰不

❶「曰規前明州奉化縣主簿」，原脱，據宋本、四庫本並《名臣碑傳琬琰集》補。

可。」會寢疾不起，上軫悼之，憂形于色。贈尚書左丞，國史有傳。父諱汾，以氣義稱。位不充量，終于殿中丞。

公少孤，太夫人愛之，以待其成。公天然好學，甘於清苦。時翰林李公宗諤有望於朝，名實之士多出其門，公依之有年，以文行自立，門下士咸推重之。一上登進士第，釋褐爲饒州浮梁尉。彼俗陰狡，與人有怨，往往食毒草而後鬭，即時斃仆，以誣其怨者。公至，必反覆省視，自此被誣之人多昭雪焉。秩滿，除開封府功曹參軍。在職修舉，府中常推委之。會太夫人寢疾，公執藥餌，不斯須去左右者數月。以憂解官，哀毁之過，宗黨稱嗟。服除，爲許州郾城主簿，本郡牧與外計使皆以文學政事交薦于朝廷。改大理丞，宰蜀之江源縣。人繁地狹，積多田訟。公曰：「聽訟之明，曷若使無訟乎？」及正其疆，條其弊，以示於民，自兹無争焉。時天下學校未興，公修本邑孔子廟，起學舍，俾邑之秀民群居焉。公旦暮往勸導之，自此江源始有舉進士者，邑人于今稱之。

皇上即位，升殿中丞、知宣州宣城縣。未至，有江淮制置使舉公監海州榷貨務。疏達利路，商賈便之。朝廷奬其勞，改太常博士，又遷屯田員外郎。既而三司使以公可通天下之利，薦之領京師榷貨務。三年稱職，特除都官員外郎，賜五品服，往倅泉州，遠人賴之。遷職方員外郎，俄拜屯田郎中、知衛州。會州長不利，繼亡者數人，人無敢往，士大夫惜公之行，或教以易其府署，公曰：「吉凶人乎？死生天乎？」於是弗辭厥命，❶弗易厥居，而終亦無咎。郡之

❶「弗辭厥命」，原脱，據宋本、四庫本補。

共城有稻田，以供尚食，水利有餘，而民不與焉。公使歲溉之外，與百姓共之。天子以欽恤之懷，憂及萬邦，復先朝提點刑獄使。兩省近臣交上封奏，舉公充職。朝廷從之，命提點京西路刑獄事。公性仁恕，小大之獄必盡心以聽。郡邑之幽遠，使車所不至者，躬親焉。不事風威，州縣九品，必延見與語，得其善，則畫一以聞。見其過，則教之使悛。雖職居按察，而不忍摘人之惡，搢紳稱其長者。

改度支郎中、荆湖北路轉運使。下車訪能吏，徹冗官，部中諸郡例以公用饋遺者，一切不受。西南夷人下溪州刺史彭仕義，隸于辰州，而驕蹇狙詐，嘗因入貢，訴州官于登聞，辭皆不實。朝廷弗欲較之，責吏而已。仕義益横，求割近邊土民。公遣吏直告之曰：「天子恩信及爾，爾狡而無厭，我當擇於衆族，求其可代汝者，請之于朝，汝其圖之。」仕義始知懼，盟不復敢訟。

改知潭州。潭，荆湖之劇府，人物繁會，素爲難治。以公神明之照，雖千百其訟，無毫髮之隱，吏服民愛，歌于道路。朝廷知公之重，拜太常少卿、直昭文館，就鎮南海。始登舟，感疾，召諸子，授以治命，神思不亂。以康定元年八月二十三日不起。

公長厚之性，資以明達，顛沛造次，弗離中道。寬而不懈，直而不訐。與人交，久而能恭。當官而行，未嘗違其正，士大夫無不愛其風度。居家有節，與親族同其有無。常謂諸子曰：「吾家清白可傳，何生業之爲？」啓手足之日，門中索然。君子謂公之踐言矣。

娶三夫人，高陽許氏；中山劉氏，封長安縣君；廣平宋氏，封某縣君。生八男，長

曰寅，有文學履業，登進士第，爲絳州防禦推官，與次子廉俱不幸早世；次曰蕃，開封府封丘縣主簿；次曰常，將作監主簿；次曰當、堂、京、岡，並幼。女五人，長適大理寺丞李競，次適廬州舒城縣主簿王宗愨，次適河中府萬泉縣令高良佐，次適孟州河陰縣主簿、州學教授蓋沂，一女尚幼。

以某年月日葬于鄭州新鄭縣抱章山之東南，三夫人祔焉。某既交而親，從其孝子之請，而作銘云：

邦之令人，道醇德懿。芝蘭之室，瑚璉之器。稟孝含忠，播仁殖義。位于一方，未博其施。弗遐厥壽，蒼蒼曷意？君子惜賢，小人奪惠。葬于鄭國，卜云善地。子產在焉，魂兮相慰。

太子右衛率府率田公墓志銘

古稱陰有德於人者，必享厥祥，大厥後。《易》不云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所謂「不在其身，在其子孫」者，信矣。

公諱紹方，其先雁門人，曾高家于冀。自耶律氏熾，得石晉山後八郡，又歲侵兩河間，❶王考諱某，被遷于盧龍，署之以官，復治產雲中，而貨殖焉。考諱某，能幹父之蠱，其家益顯，娶王氏而生公。

公少稱才武，抱氣重諾，有燕趙之風義。事耶律，得親信左右，常從而南牧。帳下多掠獲漢家士民，俾公尸之。公默計之曰：「漢人吾曹也，驅之如犬羊，非有罪辜，

❶ 「間」，原形誤作「聞」，據宋本、四庫本改。

將拏戮于虜中。」乃縱之，夜亡者千計。此德於人多矣。公亦自負，謂：「大丈夫胡能老於異域哉？考妣既葬，吾其歸歟？」乃匿身草莽，會夜則負斗而奔。既達朝廷，真宗憫然嘉之，補職于三班。以其勇果，屢委軍甲，捕外方寇，所謂巡檢者。至則盜息，民得按堵。公祥符中，主邵之峽口寨。時龍水郡蠻寇大擾，戍兵屢履，峽口溪洞亦乘聲嘯聚。一日近寨，❶圍而噪之。公戒軍士曰：「我露其勇，彼將整而難破，不如示之怯。士敢先動者，吾以軍法從事。」衆皆肅然聽命。既夜，公自率驍果，突而擊之，斬十餘級。蠻雖衆，曾不能措手足，大駭而奔。自是，終公之任，不敢内寇。州將害其功，不以上聞。公曰：「吾自虜還漢，獲從王事，足矣，烏敢爲功哉？」

又嘗誨督諸子曰：「吾以漢有聖人之風，故脱身以歸。今教汝詩書，趨聖人之道，使汝輩有立，吾將鼓歌以終天年，豈病其不達耶？」子況，舉進士高第，又舉賢良方正。天子親問當世治亂祥咎，以對策第一，❷乃速進用，四五年間掌西掖書命，爲陝西道宣撫副使。❸還朝，敷奏稱旨，乃詔寵公，以太子右衛率府率監瓊林苑金明池，以便子養，士大夫榮之。天子以尚憂西陲，命況龍圖閣直學士，出領秦鳳路經略使。

公在疾，經略屢求省侍，有詔敦勉，遣中人尚醫軫視。❹公以慶曆五年乙酉孟秋

❶「近」，宋本、四庫本並《名臣碑傳琬琰集》中集卷三九所録均作「迫」。

❷「策」，原無，據宋本並《名臣碑傳琬琰集》補。

❸「宣」，原形誤作「寘」，據宋本、四庫本改。

❹「軫」，宋本作「診」。按，作「軫」亦可通。《景德傳燈録·道育禪師》有「王疾殆至彌留，願叔慈悲，遠來軫救」之語。

月壬子不起，享年七十有四。上嗟惻之，加賵賻焉。經略累章哀訴，得告奉公之喪。以某年月日葬于許州陽翟縣某原，禮也。

公性剛直，未嘗曲於人，然明恕少怒。嘗官于閩中，有愛馬，使一卒乘習，遇危橋不下，馬折足而斃。公曰：「卒豈欲是耶？」不復以一言詰之，人皆服其度。

公娶李氏，贈福昌郡君，前十五年而亡。生八男，經略即長子也；次曰淵，有詞業，舉進士，以兄廕，補試祕書省校書郎、許州郾城主簿；次曰天護，❶幼亡；次曰洵，潁上主簿；次曰浹，登進士第，唐州團練推官；次曰洸，太廟齋郎；次曰泳，皆業進士；次小字寶哥，尚幼。三女，長適海州東海令張震，次適辰州理掾高燾，次適鄂州咸寧令張子方，皆以婦道稱于宗族。

某嘗與公會于丹陽，見公氣貌話言，剛而質，毅而恭，使人信而愛之。又與經略之遊舊矣，俾序而銘云：

公復其家，去狄而華。公教其嗣，挺國之器。厥後既隆，又壽而終。天子賵焉，大夫弔焉。非積德而胡然？

資政殿大學士禮部尚書贈太子太師謚忠獻范公墓誌銘

慶曆紀號之六載，春正月丁亥，資政殿大學士、禮部尚書、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范公以疾薨聞。上悼之，爲不視朝，制贈太子太師，賵賻加等，子孫遷官者五人。有司

❶「天護」，原作「沃濩」。審田氏之子名皆從水，倘作「沃濩」，便有九人，蓋如後文所云最幼子「小字寶哥」，「天護」當爲此夭折之子小字。據宋本並《名臣碑傳琬琰集》改。

議行謚曰忠獻。以來年某月日葬于洛陽之某原某里，❶附先塋也。

公諱雍，字伯純，其先太原人。皇考諱某，後唐初爲校書郎。并帥孟公器之，❷嘗辟居幕中。後又從孟公入蜀。霸業既成，遂爲國相。久之，一日告老，蜀主寵以太子太保就第，以疾終。及公之貴，累贈太保。王考諱某，在蜀爲刑部侍郎，後歸朝，終于左屯衛將軍，累贈太傅。考諱某，以太傅廕爲供奉官，終于合肥郡之監軍，累贈太師、尚書令。妣韓氏，封安康郡太夫人，追進京兆郡。實生二子，公處其季。

十歲而孤，家甚貧，太夫人遣公就學，常質衣以爲資。公警悟過人，挺然國器。舉進士，咸平三年春御前釋褐，補洛陽主簿，再調錢塘尉。知己薦公廉敏，改筠州從事。秩滿，以績用除大理丞，宰建之崇安縣。遷殿中丞、知端州。還朝，獻所著文二十卷，進太常博士。

初，公爲洛陽主簿，實典廪納，而邑多權要，公必先細民而後形勢。時尚書張公詠道過洛陽，聞其事，乃紀公姓名，署之于屏，常指以示人曰：「識斯人否？」至是，張公鎮淮陽，致書于寇萊公，道公之才，復奏公爲淮陽倅。成命未行，會萊公出守西洛，辟公貳留守司，朝廷俞之。張公曰：「奪我賢倅耶？」公自兹名重朝廷。

改田曹外郎，主判三司開拆，賜五品服。天禧中，河決滑臺，齊魯承其弊。朝廷遣兵數萬人塞其橫流，千里之民皆奔走負

❶「來年」，原作「某年」。按，「來」較「某」時間明確。據宋本並《名臣碑傳琬琰集》中集卷一〇所録誌文改。

❷「并」，原爲墨丁，據宋本、四庫本並《名臣碑傳琬琰集》補。

薪芻，邑官荷校以督其事，民不堪命。天子患之，命丞相暨主計擇人以往，僉以公爲允，除京東轉運副使。至則度河之勢，量工集材，邑官皆釋之，與民緩期，不煩而濟。河防既就，進度支外郎、河北轉運使。列塞積兵，計糧爲大。民租不能給，須重其穀價，募商以内之，縣官苦其費。公視德、博間，地惟沃饒，菽粟易斂，又河渠通于塞下，大可致之。乃輦諸州緡錢，就以平糴。方舟順流，集于邊廩。自是，河朔財用周于供億。朝廷患陝西兵食不足，困于轉饋，命公充本路轉運使，賜三品服。公至，則先寬其民，不使遠輸，募人入粟塞下，給以池鹽。商嗜其息，而農得以休。

上即位，就遷兵部外郎，召拜户部副使，尋改度支副使。未幾，拜工部郎中、龍圖閣待制，充陝西轉運使。踰年召還，提舉京百司。會環、原州屬羌叛起，大爲邊患，遣公安撫。乃見其酋長，諭以恩威，即時嚮順。還朝，拜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旋奉使契丹國，以專對有體，加龍圖閣直學士，主司如故。❶公好訪問，善開納，天下金穀之利病，灼然居目中。上知其才，拜樞密副使。歲餘，丁太夫人憂，制以給事中起復視事。籍田禮畢，遷禮部侍郎。時玉清昭應宫災，兩府簾對，章獻太后泣曰：「先帝崇奉此宫，一旦至此，賴東北隅猶存一二小殿。」公揣知有復興之意，因抗言曰：「先朝極土木而成此宫，一夕爲燼，豈天意耶？如因其所存，復欲興之，民將弗堪，不如焚之之盡也。」諸公協其對。章獻意解曰：「不復勞人矣。」上説，翌日下詔，以諭中外

❶「司」，宋本、四庫本並《名臣碑傳琬琰集》作「計」。

焉。又嘗繪尚書四代圖進之，以備中覽。居密府六載，參掌機務，知無不爲。

明道二年，以户部侍郎知陜州。踰月，移京兆府。其年諸道旱蝗，人復疾疫，於關中爲甚，百姓轉于溝壑。公先減廩禄，復損民有餘以振之，活數萬人。每人躬自撫視，至染癘氣，臥疾者久。徙鎮河陽，暇日念國家禦戎之備率多弛廢，西羌狡狠，必有窺邊之心，恩不克威，豈久安之勢？乃感激上言，而得入覲，陳安邊六策。上深加采納，進吏部侍郎、資政殿學士，出守西京。既而西戎果叛，上咨歎之，授公振武軍節度使，鎮延安。時守備未完，屯戍尚寡，公累章乞師，朝議小其寇，不甚爲意。一日，元昊驅衆十餘萬圍延安城，❶會大將石元孫領兵出境上，城中守卒纔數百人。❷公身被甲冑，復呼民登陴，❸日夜嚴守，遣使召統帥劉平于慶州。平領軍來援合，元孫兵與賊夜戰，王師不利，二帥陷殁，城中大恐，無可守之勢。公曰：「延安，西夏之咽喉也。如將不守，則關輔皆危。今人力窮矣，奈何？」郡南有嘉嶺山，其神素靈，乃望而禱之曰：「我死王事足矣，生靈何辜，爲虜魚肉？神享廟食于兹土，其無意乎？」厥暮陰晦，雨雪大下，寇兵暴露，不知所爲，乃晝夜引去，延安遂完。朝廷聞之，封其神曰威顯公。然二帥既殁，累斯又至誠之感，爲不誣矣。公左遷户部侍郎、知安州。延安吏民百數詣闕號訴，謂城當陷而存，民將殞而生，皆

❶「圍」，原作「於」，據宋本、四庫本並《名臣碑傳琬琰集》改。

❷「卒」，原作「之」，據宋本、四庫本並《名臣碑傳琬琰集》改。

❸「陴」，據宋本、四庫本並《名臣碑傳琬琰集》改。

公之力也。天子惻然，故一歲間起公吏部侍郎、知河中府。未行，改京兆府，且許朝覲，上優遇之，加資政殿學士赴鎮。歲餘，以撫安關輔之勞，改尚書左丞，進大學士。

俄而復守西京。有群盜集于穰鄧，❶浸淫汝洛間，朝廷委公營之。公夙夜乃事，遣兵驅遏，兼示恩貸，故其寇歸者半，戮者半，民用樂業，歲乃大登。朝廷有詔褒之。又言事者以西事而來收兵入冗，❷宜遣使擇去，以寬其費。朝廷從之。軍中往往偶語，公密疏謂：「急而用之，緩而棄之，不可。」上乃止。公保釐三歲，拜禮部尚書。時已抱疾，至終之日，洛人悲焉。公常志在補益，奏藁累篋。及其沈痾，聞朝廷有事于田狩，猶拜疏忠切，以盡其心。

公性恭和，有風鑑，門下所舉，多至貴顯，爲時名卿。藏書僅萬卷，惟小書五經，則常提携左右，不可一日無此。與岷山處士龍昌期論《易》，深達微奥。以昌期所著書奏御，遂行於時。公著《明道集》三十卷，後集十卷，《彌綸集》十卷。雖高年貴位，而造次不忘于學。

初娶魏氏，追封鉅鹿郡夫人。再娶臧氏，始封遂寧郡夫人，改仁壽郡。男六人，長曰宗傑，兵部員外郎、直史館、陝西轉運使，三路制置解鹽使，先公一年而亡；次宗良、宗衍，並守將作監主簿，次宗古，皆早亡；宗師、宗賢，今並太常寺太祝。女十人，一適眉州防禦使高繼宣，三人在室，六人早亡。孫男六人，子開、子明，並大理評事；子儀，太常寺奉禮郎；子諒、子奇、子

❶「穰」，原作「襄」，據宋本改。

❷「入」，諸本作「大」。

淵，將作監主簿。孫女七人，曾孫女二人。

公約于身，勞于國，周旋四方，始終一節。又政惟慈恕，不任威罰，今二子六孫，秀異簪紳，豈陰德之在歟？某素爲公之所知，又諸孤以公善狀求爲之銘，銘曰：

邦之偉人，念德不怠。勤勞王家，四十七載。入輔樞軸，作爲股肱。皇猷克贊，天眷是膺。出臨藩宣，允專節制。蹈乎憂患，濟以忠義。政本乎仁，行執乎恭。夙興夜寐，則善之從。歲月靡靡，終于壽紀。典禮具舉，神靈以喜。葬于先塋，舊栢青青。子孫尚蕃，承祭祀兮惟寧。

東染院使种君墓誌銘

君諱世衡，字仲平，國之勞臣也。不幸云亡，其子泣血請銘於予。予嘗經略陝西，知君最爲詳，懼遺其善，不可不從而書之。

初，康定元年春，夏戎犯延安，我師不利，朝廷以堡障衆多，有分兵之患，其間遠不足守者，即命罷之。寇驕而貪，益侵吾疆，百姓被其毒。君時爲大理丞，任鄜州從事，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可固延安之勢，北可圖銀夏之舊，有是三利。朝廷從之，以君董役事。君膽勇過人，雖俯逼戎落，曾不畏憚。與兵民暴露數月，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有五十尺，始至于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君曰：「過石而下，將無泉耶？爾攻其石，屑而出之，凡一畚償爾百金。」工復致其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飲甘而不耗。萬人歡呼曰：「神乎！雖虜兵重圍，吾無困渴之患矣。」用是復作數井，

兵民馬牛皆大足。自兹西陲堡障患無泉者，悉倣此，大蒙利焉。既而朝廷署故寬州爲青澗城，授君内殿承制知城事。復就遷供備庫副使，旌其勞也。塞下多屬羌，向時漢官不能恩信，羌皆持兩端。君乃親入部落中，勞問如家人意，多所周給，常自解佩帶與其酋豪可語者。有得虜中事來告於我，君方與客飲，即取坐中金器以獎之。屬羌愛服，皆願効死。

青澗東北一舍而遠距無定河，河之北有虜寨，虜常濟河爲患。君屢使屬羌擊之，往必破走，前後取首級數百，牛羊萬計，未嘗勞士卒也，故功多而費寡。建營田二千頃，歲取其利。募商賈使通其貨，或先貸之本，速其流轉，歲時間其息十倍。乃建白，凡城中芻糧錢幣暨軍須城守之具，不煩外計，一請自給。使一子專視士卒之疾，調其湯餌。常戒以笞責，期于必瘳，士卒無不感泣。今翰林承旨王公堯臣安撫陝西，言君治狀。上悦，降詔褒之曰：「邊臣若此，朕復何憂？」二年，就兼鄜延路駐泊兵馬都監，制置本路糧草，遷洛苑副使。

慶曆二年春，予按巡環州，患屬羌之多而素不爲用，與夏戎潛連，助爲邊患，乃召蕃官慕恩與諸族酋長僅八百人，犒于麾下，與之衣物繒綵，以悦其意。又采忠順者，增銀帶馬紱以旌之，然後諭以好惡，立約束四，俾之遵向。然悍猾之性，久失其馭，非智者處之，慮復爲變。時青澗既完，人可循守，乃請于朝，願易君理環。朝廷方以青澗倚君，又延帥上言，人重其去，命予更擇之。予謂夏戎日夜誘吾屬羌，羌愛其類，益以外向，❶

❶「益」，宋本作「易」。

非斯人親之，不能革其心，朝廷始如其請。

君既至環，按邊之利害，❶大要在屬羌難制，懼合夏戎爲暴發之患。又地瘠穀貴，屯師爲難，聚糧則力屈，損兵則勢危，斯急病也。君乃周行境内，入屬羌聚落，撫以恩意如青澗焉。有牛家族首奴訛者，屈彊自處，未嘗出見官長。聞君之聲，始來郊迎。君戒曰：「吾詰朝行勞爾族。」奴訛曰：「諾。」是夕大雪三尺，左右曰：「此羌兇詐，嘗與高使君繼嵩挑戰，又所處險惡冰雪，非可前。」君曰：「吾方與諸羌樹信，其可失諸？」遂與士衆緣險而進。奴訛初不之信，復會大雪，謂君必不來。方坦臥帳中，君已至，蹵而起之。奴訛大驚曰：「我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不疑我耶？」乃與族衆拜伏，諠呼曰：「今而後，惟父所使。」自是屬羌咸信於君。有兀二族，受夏戎僞署，君遣人招之不聽，即使慕恩出兵誅之。死者半，歸者半，盡以其地暨牛羊賞諸有功。其僭受僞署如兀二族者百餘帳，咸股慄請命，納其所得文券、袍帶。由是羌屬無復敢貳。君戒諸族各置烽火，夏戎時來抄掠，則舉烽相告，衆必介馬而待之，破賊者數四。

涇原帥葛懷敏定川之敗，戎馬入縱于渭。予領慶州蕃漢兵往扼邠城，又召君分援涇原。君即時而赴，羌兵從者數千人，屬羌爲吾用自此始。君曰：「羌兵既可用矣。」乃復教土人習弧矢，以佐官軍。吏民有請某事辭某事者，君咸使之射，從其中否而與奪之，坐過失者亦用此得贖，吏農工商無不樂射焉。繇是緣邊諸城，獨環不求增

❶「按」，原作「安」，據宋本改。

兵，不煩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聞屬羌不可誘，土人皆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不復以環爲意。前後經略使交薦君之才能，朝廷益知可倚。明年，遷東染院使，充環慶路兵馬鈐轄，仍領環州。惟環西南占原州之疆，有明珠、滅臧、康奴三種，居屬羌之大，素號彊梗，在原爲孽，寖及于環。撫之，狠不我信。伐之，險不可入。北有二川，交通于夏戎，朝廷患焉。其二川之間，有古細腰城，復之可斷其交路。又明年，予爲宣撫使，乃諭君與原守蔣偕共幹其事。君久悉利病，即日起兵，會偕于細腰，使甲士晝夜築之。夏戎固忌此城，君遣人入虜中，以計疑之，❶兵遂不至。又召明珠等三族酋長，犒撫之，俾以禦寇。彼既出其不意，又亡外援，因而服從，君之謀也。

君處細腰月餘，逼以苦寒，城成而疾作，以慶曆五年正月七日甲子啓手足，神志不亂，享年六十一，葬于京兆萬年縣之神和原。

君之先，河南洛陽人也。曾祖存啓，河南壽安令。祖仁詡，京兆長安令，贈太常博士。父昭衍，登進士第，累贈職方員外郎。季父放，字明逸，初隱于終南山。君少孤，依之，服勤左右，以力學稱。明逸道高德純，太宗朝再詔，以事親不起。真宗復加聘禮，起拜左司諫、直昭文館，累遷尚書工部侍郎。

大中祥符五年，君用工部廕，得將作監主簿，五遷至太子中舍。初監秦州太平監，以母老求養。又監京兆府渭橋倉、卭州惠

❶「疑」，宋本、四庫本並《宋文鑑》卷一三九引録均作「款」。

民監，知涇之保定、京兆之武功涇陽三邑。在武功，毁淫祠，崇夫子廟，以來學者。在涇陽，有里胥王知謙者姦利事露，逃之，逼郊禮乃出。君曰：「送府則會恩，益以長惡。」從所坐，杖脊于縣庭，而請待罪。府君李公諮奏釋之。自是豪黠莫不斂手，其嫉惡如此。又邑有三白渠，比年浚疏，用數邑力。主者非其才，而勞逸弗等，功利日削。君使勤惰齊其力，❶故功倍，貧富均其流，故利廣。至今民能言之。

歷通判鎮戎軍、環鳳二州。鳳之守王蒙正，託章憲外姻，以私干君，復欲以賄污君，君正色不納。蒙正大怒之，❷乃使人諭王知謙訟君，蒙正内爲之助。獄成，流竄一州。上親政，量移汝州。君之弟世材，以一官讓君，乃除孟州司馬。龍圖閣直學士李公紘雪于朝，授衛尉丞，主隨州榷酤。又禮部尚書宋公綬、工部侍郎狄公棐，皆言君非辜，改知虔州贛縣。君辭，得監京兆軍資庫。以同、鄜交辟，改簽署同州判官事。又移鄜州，因從軍延安，乃有故寬州之請。君少尚氣節，昆弟有欲析其家者，君推資産與之，惟取季父圖書而已。莅官能擿惡庇民。❸青澗與環人，皆晝君之像而享事之。及終，吏民暨屬羌酋長朝夕臨柩前者數日。朝廷深惜之，賜三子恩。

君娶劉氏，封萬年縣君。男八人，長曰古，文雅純篤，養志不仕，有叔祖明逸之風；次曰診，試將作監主簿；曰詠，同州澄

❶「惰」，原誤作「墮」，據宋本、四庫本並《宋文鑑》、《名臣碑傳琬琰集》上集卷二五引録改。

❷「怒」，宋本、四庫本并《宋文鑑》、《名臣碑傳琬琰集》均作「怨」。

❸「擿」，原作「摘」，據宋本並《名臣碑傳琬琰集》改。

城尉；曰諮，郊社齋郎；曰謂，三班奉職，皆有立；❶訢、記、諠三子尚幼。一女，適西頭供奉官田守政。

君在邊數年，聚貨食，教弧矢，撫養士伍，牢籠羌夷，無賢不肖皆稱之。又出奇以濟幾事，嘗遣諜者入虜中，凡半歲間而虜誅握兵用事者二三人。諜者還，言其謀得行，會君已没，又天子方懷來，故其績不顯。❷銘曰：

嗚呼种君，出于賢門。吾志必立，吾力是陳。寧以剛折，果由直伸。還自瘴海，試于塞垣。權以從事，意其出人。捍虜之患，乂邊之民。夙夜乃職，星霜厥身。生則有涯，死宜不泯。邊俗祀之，子子孫孫。

天章閣待制滕君墓誌銘

君諱宗諒，字子京，大中祥符八年春，與予同登進士第。始從之遊，然未篤知其爲人。及君歷濰、連、泰三州從事，在泰日，予爲鹽官於郡下，見君職事外孜孜聚書，作文章，愛賓客。又與予同護海堰之役，遇大風至，即夕潮上，兵民驚逸，吏皆蒼惶不能止，君獨神色不變，緩談其利害，衆意乃定。予始知君必非常之才，而心愛焉。君去海陵，得召試學士院，改大理寺丞、知太平州當塗縣，移知邵武軍邵武縣，遷殿中丞還

❶「皆有立」下，宋本、四庫本有「人也」二字。

❷「績」，原誤作「續」，據宋本、四庫本並《宋文鑑》、《名臣碑傳琬琰集》改。

臺。會禁中災，下御史府窮究。君與秘書丞劉越並上疏論災異，明非人之所能爲，朝廷貸其獄。時明肅太后晚年未還政間，君又與越嘗有鯁議。曁明肅厭代，朝廷擢當時敢言者。越既卒，贈右司諫。君拜左正言，遷左司諫。俄以言得罪，換祠部員外郎知信州，又監鄱陽郡榷酤。就九華山，以葬先君。既而起通判江寧府，丁太夫人憂。服除，知湖州，賜五品服。

西戎犯塞，邊牧難其人，朝廷進君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知涇州，就賜金紫。及葛懷敏敗績于定川，寇兵大入，諸郡震駭，君以城中乏兵，呼農民數千，皆戎服登城，州人始安。又以金繒募敢捷之士，晝夜探伺，知寇遠近及其形勢。君手操簡檄，關白諸郡，日二三次，諸郡莫不感服。予時爲環慶路經略部署，聞懷敏之敗，引蕃漢兵爲三道，以助涇原之虚。時定川事後，陰翳僅十日，士皆沮怯，君咸用牛酒迎勞，霈然霑足，士衆莫不增氣。又涇州士兵多没于定川，君悉籍其姓名，列于佛寺，哭而祭之，復撫其妻孥，各從其欲，無一失所者。

予目此數事，乃知君果非常之才，始請君自代。朝廷命韓公琦與予充陝西四路馬步軍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復命君守本官，充天章閣待制、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兼知慶州。君奏言：「今既置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而諸路經略亦帶招討之號，稱呼無别，非統制所宜，請去招討二字。」朝廷以其知體，詔從之。君去涇之日，其戰卒妻孥數百口，環其亭館而號送之，觀者爲之流涕。君至慶，處置戎事甚得機要，邊人咸稱之。

會御史梁堅奏劾君用度不節，至本路費庫錢十六萬緡。及遣中使檢察，乃君受

署之始，諸部屬羌之長千餘人皆來謁見，悉遺勞之，其費僅三千緡。蓋故事也。堅以諸軍月給并而言之，誣其數爾。予時待罪政府，嘗力辯之。堅既死，臺諫官執堅之説，猶以爲言，朝廷不得已，坐君前守回中日饋遺往來踰制，降一官，仍充天章閣待制、知虢州，又移知岳州。君知命樂職，庶務畢葺。遷知蘇州，未踰月，人歌其能政。俄感疾，以某年月日薨于郡之黄堂，享年五十七。❶天子加賵賻禮，進一子官。

嗚呼，予實知君之才，而嘗薦之于朝。及聞其終，泣而誄之，惜其才有餘而命不足，不得盡其術于生民。諸子奉君之喪，以某年月日葬于池州青陽縣九華山金龜原，而乞銘於予，忍復讓哉？

君河南人也。曾祖裔，贈將作少監。祖嶼，不仕。父感，雅州軍事推官，累贈尚書屯田郎中。母刁氏，渤海縣太君，追封仙遊縣太君。君娶李氏，封同安縣君。子四人，希仲，以方略進，前渭州軍事推官；❷希魯，登進士第；希德，舉進士；希雅，尚幼。並守將作監主簿。女二人，長適池州軍事推官王栩，次適進士劉君軻。❸

---

❶「五十七」，光緒《青陽縣志》卷一二引作「五十八」。

❷「渭州軍事推官」，《長編》卷一二九於康定元年十月甲辰條記作「涇縣尉」。

❸「曾祖裔」至「劉君軻」，《青陽縣志》所引頗異，移録於此，以見後人改動墓誌形跡：「曾祖某。祖某。父某，贈刑部侍郎。母刁氏，渤海縣太君。娶李氏，封同安郡君。子四人：希仲，以方略進渭州推官；希魯，進士及第，太常博士，通判衢州；希仁，朝請大夫、知永州軍，並亡；希靖，朝散大夫，通判定州。女二人：長適池州推官王栩，次適進士劉仲甫。孫伯英，連州楊山縣主簿；伯雄，司理參軍；伯彦、伯特，並舉進士業；伯武，冀州冀都縣令；伯文，江寧府司理參軍；伯振，江州湖口縣尉。」

君少孤，性至孝，居母喪，以哀毁屢病，廬墓側踰年，手植松栢數萬株。生平好學，爲文長於奏議，尤工古律詩。積書數千卷，以遺子孫。中外宗族無不盡其歡心，其育人之孤，急人之難多矣。君政尚寬易，孜孜風化。在玉山、雩上、回中、岳陽四郡，並建學校。紫微王舍人琪、翰林張諫議方平、太常尹博士源、弟起居舍人洙次爲之記。重興岳陽樓，刻唐賢今人歌詩于其上，❶予又爲之記。君樂於爲善，士大夫亦樂其善，而願書之也，可不謂之君子乎？銘曰：

嗟嗟子京，天植其才。精爽高出，誠意一開。抗職諫曹，辯論弗摧。主略邊方，智謀横來。嗟嗟子京，爲臣不易。名以召毁，才以速累。江海不還，鬼神何意。君昔有言，愛彼九華。書契以降，干戈弗加。樹之松楸，蔽于雲霞。君今已矣，復藏于此。魂其依歟，神其樂只。壽夭窮通，一歸乎至理。

試秘書省校書郎知耀州華原縣事張君墓誌銘

孔子門人七十子之徒，天下皆知其賢焉。或爲邑宰，或爲家臣，或不願仕，蓋顯於諸侯者寡矣。然則七十子之徒與孔子語而未嘗及怨，❷何哉？君子之道充乎己，加乎人，窮與達，外也。彼戰國豪士，不由孔子之門者，則有脱賤貧，逐貴高，弗奪弗厭，滅身覆宗而不悔，何哉？不循聖人之道，

❶「歌詩」，原誤倒，據宋本、四庫本並《名臣碑傳琬琰集》中集卷二引録改。

❷「與」，原脱，據宋本、四庫本並《歷代名賢確論》卷二六所引補。

挾數以進，求行其欲，得與失，重也。吾乃知夫由孔子之道者，雖困窮以死，不害其爲賢矣。

君諱問，字道卿，陳留人也。天聖七年秋，廣文館、開封府所薦士，有與主試官親嫌者，别試太常寺。予始在秘閣，命往尸之，得君策論，有漢儒風采，乃薦以高等。明年，不利于春官，退居景陵郡，研經講道，弦歌終日，遠近學者多歸之。既而獻文論百首，應茂才異等科第一人召，會丁家難，不赴。寶元初，西羌犯延安，君慨然有憂邊之意，述《平戎策》以進。慶曆初，故禮部尚書范公雍言君著《萬機濟理書》十篇，皆國之大議，朝廷召試學士院。初命試將作監主簿，未調而歸，搢紳惜其不稱。時予經略陝西，因表薦之，除試秘書省校書郎、知耀州華原縣。決滯訟數十，吏民服其明。屬西陲積兵，民苦於遠輸，俗吏急之，以奉上官，民率多流亡。君獨與民緩期，使得措其手足，復流亡者千餘户。陝西都轉運使吴公遵路、孫公沔皆以善狀上聞，宣撫副使田公況復稱薦之。又本道經略使鄭公戩，顧京兆屬邑有不治者，必遣君治之，以慰其民。鄜延路經略使龐公籍思廣議論之助，權署君幕中，仍主州庠，以教育人材。累表請改官，未報。會樞密直學士梁公適來代龐，奏君以本官監延州軍資庫，❶詔從之。未幾寢疾，以慶曆六年十一月三日終于延安之官舍，享年五十二。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鄉里。

曾祖洪，隱德不仕。祖令釗，開封府太康縣主簿。父允，河中府觀察推官。母夫

❶「監」，四庫本作「兼」。

人宋氏。君娶歐陽氏，生一子曰徽，登進士第，鎮安軍節度推官、知延州甘泉縣。二女，長適安州安陸縣主簿朱師德，次適進士方琪。

君力于學，志于道，直言直躬，自信而不惑，有孔子門人之業，而不挾戰國豪士之數。雖命與道違，又何愧哉？其子遠來乞銘，故書之曰：

君子之道，耻於弗立，立而無所施，命也。君子之命，患於弗知，知而無可奈何，天也。張君其斯人之徒歟？吾思其孔子之門，則當旌其人，而不暇哀其人，故昭以銘云。

太子中舍致仕上官君墓誌銘

君諱融，字仲川，其先蜀人也。曾祖諱琛，不仕。祖諱遜，贈禮部侍郎。父諱佖，兵部員外郎、京東轉運使，贈光祿少卿。妣袁氏，彭城縣太君。

君幼專詞學，秀出流輩。天聖二年秋，廣文館舉進士，公卿大夫之子咸在焉，君中第一人。明年春，禮部較天下之才，君別試于太常寺，又首薦之。由是名動京師，士大夫願識其面。未第間，丁光祿憂。朝廷録光祿之後，賜君同學究出身。服除，授信州貴溪縣主簿，君不辭小官而恪其職。今樞密直學士蔣希魯、故龍圖閣直學士吴安道，時並任江南東路轉運使，聯章薦君，就遷蔡州平輿縣令。❶ 吴移使淮南，奏掌真州鹽倉。又故龍圖閣直學士段希逸與時賢七人

❶「平輿」，原誤作「平興」，據宋本、四庫本並《宋史》卷八五《地理志》改。

舉君于朝，旋以疾聞，除太子中舍致仕，居于曹南郡。以慶曆三年三月五日不起，年四十有九。

君始娶任氏，再娶辛氏，封金城縣君。子二人，長曰延賞，郊社齋郎；次曰延德。君之弟太子中舍隆與其孤以皇祐三年四月六日，葬君于濟陰縣沛郡鄉崇儒里。請銘於予。

予天禧初爲譙之從事，光禄公方典是郡，君時侍行，而予始識君。見君文雅有議論，不敢以子弟器之。後數年，與君會于京師。與之遊皆當世異才，以文學風義相許，予益愛焉。君既禄仕，而大夫之賢者多薦之，斯可謂之聞人矣。惜乎命之不修，弗克樹勳於時，可永歎焉。或者曰：儒生多薄命，天豈不與善也？余謂不然。君子之爲善也，必享其吉。有窮且夭者，世皆重而傷之。雖一二人，猶以爲多焉。小人之爲不善也，必罹其凶。其禍且死者，世皆忽而忘之，雖千百人若無焉。如仲川之亡，可謂重而傷之者矣。故作銘云：

惟人之才而無命兮，猶物之秀而不實。品彙紛其自然兮，非化工之能一。仲川之亡兮可奈何，如川之去兮無還波。彭殤至此兮，孰少孰多？君子之思兮，徒爲乎悲歌。

太子中舍致仕范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仲温，字伯玉。四代祖諱某，幽州人也，唐末爲處州麗水縣丞。中原亂離，遂家于蘇臺。曾祖諱某，事錢氏，爲中吴軍節度判官，贈太保。祖諱某，以神童補官，終于祕書監，贈太傅。考諱某，歸皇朝，歷

真定府、武信軍掌書記，贈太師兼中書令。

府君即太師仲子也，生于京師。幼孤，還蘇臺，與諸從兄弟居，服勤素業，孝悌于門中。景祐二年，以某遇乾元節恩，例補試將作監主簿，赴調除越州新昌尉。以誠接物，民用知勸。在邑三年，盗不及境。外計舉監杭州餘杭縣市征，能寬其利，商旅便之。三載以績聞，按察使洎牧守咸有表薦，除寧海軍節度推官、知台州黄巖縣。

慶曆七年，海潮大至，壞州城，人皆逃散，没溺者甚衆。府君教民爲桴，晝夜救之，全活數千人。既而上官知其所存，請董衆以治城。府君雅喜利人，長於慮事。衆議築土爲城，用甓以傳之。❶府君獨不然，謂人築且勞，又捍水之衝，甓何能久？乃集民累土，以牛數百蹂之，堅而後增，至于成。❷復表以長石，互相銜枕，勢莫得動。其城八門，皆設之閘，遇水暴至則障之。衆伏其善，台人遂安。時又歲饑，州命邑官率富人出穀，俾輕其價，以助窮民。而窮民乏資，無以得穀。府君諭之曰：「汝糴之十，不若與之二三，則富人易辦，而貧人易及。」衆皆悦從，饑者獲濟焉。永嘉郡禁盗十四人，獄具，皆當極法，外臺請府君慮問。府君原盗之情，而重其行法，固請覆奏，朝廷悉恕其死。黄巖大邑，民數萬户，訟争盈庭。府君專尚仁愛，多以理遣。至有犯徒刑而情非巨蠹者，府君必爲解其仇訟而決平之，民自愛服。制置、按察等使交章薦之。府君秩滿還家，與鄉舊游曰：「吾樂

❶ 「傅」，原誤作「傳」，據宋本、四庫本並《吴都文粹續集》卷四五引録改。

❷ 「成」，原無，據宋本補。

矣，何用官爲？」遂請老，朝廷嘉之，遷太子中舍致仕。

皇祐初，某來守錢塘，與府君議置上田十頃於里中，以歲給宗族。雖至貧者，不復有寒餒之憂。府君退居四年，賓親盈門，以東皐所入，日爲雞黍之具，故貧而常樂。顧鄰里鄉黨有急難，則竭力以濟之。皇祐二年九月十三日以疾不起，享年六十有六。中外宗親莫不過哀，里人無老少皆涕下。其遺愛感人，如是之深。

娶丁氏夫人。男五人，長曰純義，守將作監主簿；四子尚幼。女四人，長適進士李沿，次適進士沈充，二女在室。以其年十一月十三日葬于吴縣天平山三讓原。

嗟夫！某從事四方，與府君别，動逾千里。及餘杭得請，一獲其願。相會未幾，而有死生之訣。泣血灑毫，不能成文。銘曰：

嗚呼！先公五子，其三早亡。惟兄與我，爲家棟梁。兄又逝焉，我獨徨徨。諸稚在前，未知否臧。我其教之，俾從義方。積善不誣，厥後其昌。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三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四

墓　表

太府少卿知處州事孫公墓表

論者曰：《春秋》無賢臣，罪其不尊王室也。噫！春秋二百四十年，天地五行之秀，生生不息，何嘗無賢乎？當東周之微，不能用賢以復張文武之功，故四方英才皆見屈於諸侯霸者之爲，而王道不興，與無賢同，故論者傷之甚矣。

公諱鶚，字齊賢，富春人也。按舊誌，公以奇文遠策見吴武肅王，❶署越州大都督府文學。歷郡縣幕府，改臺憲，爲郎官，判鹽鐵院。持禮入貢，授少監，終于太府少監，領縉雲郡。享年八十，葬于會稽之南山。

今山陽守沔，即公之曾孫也。在御史府，無所迴避，有聲朝廷。近過閭里，掃墳墓，求故老，索遺文，得太府之清芬，訪余郡齋以道之。既而歎曰：「唐季海内支裂，卿材國士不爲時王之用者，民鮮得而稱焉。皇朝以來，士君子工一詞，明一經，無遠近，直趨天王之庭，爲邦家光。吾搢紳先生宜樂斯時，寶斯時，則深於《春秋》者無所譏焉。」因追惜太府公奇文遠策，而終於霸臣。丁彼時也，豈徒一人而已乎？故弔而表之。

❶「吴」下，當脱一「越」字，此指吴越武肅王錢鏐。

鄠郊友人王君墓表

五行之秀見乎人，有清而賢，有蔽而愚；五行之數著乎命，或修而壽，或速而夭。顏子其猶病諸，吾友人王君賢而夭之，其不幸矣夫！

君諱鎬，字周翰，其先澶淵人也。曾祖鼎，邢臺之督郵。祖楷，尚書兵部員外郎。考衮，太子右贊善大夫。妣秦氏，封太原縣君。贊善公慷慨有英氣，善爲唐律詩，歷著作佐郎、通判彭州。會太守不法，公憤而辱之，[1]失官。居長安中，與豪士遊，縱飲浩歌，有嵇、阮之風，人特駭之。公不安其高，復起家就禄，得請監終南山上清太平宮，從吏隱也。時祥符紀號之初載。

某薄遊至止，及公之門，因與君交執，復得二道士汝南周德寶、臨海屈元應者，蚤暮過從。周精於篆，屈深於《易》，且皆善琴。君常戴小冠，衣白紵，跨白驢，相與嘯傲於鄠杜之間。開樽鳴絃，或醉或歌，未嘗有榮利之語。一日，會君之别墅，當圭峰之下，山姿秀整，雲意閑暇，紫翠萬疊，横絶天表。及月高露下，群動一息，有笛聲自西南依山而起，上拂寥漢，下滿林壑，清風自發，長煙不生。時也，天地人物，洒然在冰壺之中。客大異之，君曰：「此一書生，既老且貧，每風月之夕，則操長笛，奏數曲而罷，凡四十年矣。」嗟乎！隱君子之樂也，豈待乎外哉？

暨予東歸長白山，以親之故，就禄養者僅十五秋，君猶隱而未出。今殿中丞致仕

[1]「公」，原無，據宋本補。

毋君隨居鄠郊，善談名理，見君之賢，而語之曰：「子美田百頃，枕琴藉書，釀醇酒，養靈藥，優游雲泉踰二十年，人生此世中，安得獨善自樂如此之久耶？ 不若俯就鄉老書，少勞于人間。」又長安秀造皆推引之，君不得已，天聖四年秋，起冠京兆之薦。 明年，春官氏較天下之士，第君于甲等。 忽焉搆疾，以三月九日不起于京師之建隆觀。時周道士在焉，親視藥食，而至于終。 乃齎其柩，行哭道中，歸于鄠郊。

又數年，予倅河中府，因王事至長安傳舍中，會周道士，夜話平昔，及君之始末。道士涕泗交下，終夕不止。 君善與人交也如此。 又十年，予經略西事，遇君之長子以葬期來告。 嗚呼！ 君幼而奇敏，能歌詩筆札，有聲于關中，長安人惟呼小秀才。 長而有文，著書樂道，不願榮禄，有肥遁之節。後感毋君之言，僶俛一進，遽以不壽。

妻譙氏，生子五人。 長曰規，謹厚克家，奉父母之喪，藏于鄠縣某山某原，禮也；次曰慨，❶景祐元年登明經第，除臨晉主簿而亡；次曰覽，曰覲，曰觀，尚幼，俱嗣其業。 一女，❷適孫周道，早卒。

噫！ 予與君別三十七載，風波南北，區區百狀。 今茲方面，賓客滿坐，鍾鼓在廷，白髮憂邊，對酒鮮樂。 豈如圭峰月下，倚高松，聽長笛，忘天下萬物之際乎？ 追念故人，乃揭石而表之。 書曰：

有君子焉，生兮雲山，葬兮雲山，始終不垢兮，其清而賢。

---

❶「慨」，宋本作「溉」。

❷「一女」，原作「二女」，據宋本、四庫本並依文義改。

龍圖閣直學士工部郎中段君墓表

皇祐二年春某月日，葬故龍圖閣直學士段君于陳州某縣某鄉之某原。❶君諱少連，字希逸，開封人也。曾祖諱知遇，祖諱驤，隱于五代。父諱子昂，端拱中登進士第，終于陳州録事參軍，累贈吏部郎中。母夫人樂氏，追封福昌縣太君。

君幼孤，好學。大中祥符七年秋，登服勤詞學科，釋褐，試秘書省校書郎，知鄂州崇陽縣，有治狀。改權杭州觀察判官。時樞密直學士李公及領餘杭郡，當世清德，於人少許可，大愛君之才，與本道轉運使薦之，改著作佐郎、知亳州蒙城縣，移雅州名山縣。還，改秘書丞、知婺州金華縣。未行，除審刑院詳議官。執法至平，搢紳多之。張文懿罷相知江寧府，辟君通判府事。還，授御史臺推直官，改太常博士。時章獻太后聽朝，君與知雜御史曹修古等上言：「外戚劉從德家恩幸太過，臺隸輩皆得禄仕。」責授秘書丞，監漣水軍酒税務。復太常博士，通判天雄軍。上臨軒親政，擢拜殿中侍御史，尋除開封府判官。改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充三司度支判官，使契丹國。還，爲兩浙轉運使。君以二浙財賦爲天下之最，孜孜利病，無弊不革，朝廷獎之，進兵部員外郎，充職。改淮南轉運使兼發運司事，移陝西轉運使。奏劾判陝府、駙馬都尉、同平章事柴宗慶不法，朝議直之。俄命以本官兼御史知雜，踰月除三司度支副使。定襄地震，壞閭舍，壓人盈萬數，天子

❶「某」，原無，據宋本補。

怵然，命君爲河東安撫使。君恤殘民，無一不至。遷工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知廣州。康定初，西戎叛，兵交塞下。近塞藩牧，實難其任。朝廷以君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涇州。未行，感疾，以寶元二年八月初四日終于廣州之黄堂，年四十六。

娶樂氏，封京兆郡。君生三男，俱幼亡。五女，長適張氏，次適孫氏，次適譚氏，次適明氏，次適張氏。

君風神秀特，人皆望而欽之。臨事無大小，無難易，決發如流，明而不苛，和而不隨。在御史府，無所迴避。謫去踰年，及還，又與孔中丞道輔等伏閤事，❶見端人之風焉。三爲轉運使，特有風采。善人君子皆得信用而推擢之，小人則畏而少過。

君在南海，予方經略陝西，嘗薦君可任邊要，❷朝廷纔有涇州之命，而君不起，搢紳先生咸嗟惜焉。予知君之深者，故表其墓云：

希逸之生，神粹而明。朝端正色，天下公聲。顔子非壽，清德自久。伯道何嗣？令名爲後。表墓以文，希逸不朽。

贈大理寺丞蔡君墓表

經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嘗試觀之，士果有文與行，不必據高亨大而後顯。雖林壑之幽，逝而不泯者，蓋有稱焉。

君諱元卿，字某，其先洛陽人。祖諱某，爲萊之膠水令，有惠愛，君官九載不得

❶「閤」，原誤作「間」，據宋本、四庫本改。
❷「任」，原誤作「仕」，據宋本、四庫本改。

去。❶既終，邑人留葬之，子孫遂家焉。父諱某，克己好學，以疾不仕。

君幼不爲戲，長而好學。一日，歎曰：「男子生而有四方之志，吾從事於文，豈跼身環堵而能通天下之志乎？」乃軒然遠遊。至江西胡氏之義學，與群士居，非禮不由，非道不談，君子願交焉。五年業成，復歸于齊，鄉老請薦之。時方尚雕蟲技，君以好古，不合于有司，退居淄州郡之北郊。有田數十頃，而衣食之，以貧爲樂，未嘗屈于人。有豪士至門，願輸錢五十萬，請爲陶朱之事，以肥其家。君謝之曰：「吾伏臘之餘，尚可爲酒醴，詠歌之音，足以悦情性。吾之仁義不得施于生民，忍以貨殖而取之乎？」豪士慙而引去。君退於斯，終於斯，享年四十七。

君體貌魁梧，偉其衣冠，人皆望而畏之，而性本慈孝。故參知政事文忠公，視君諸父也。君親愛之，過于己子。每得文忠所著，則喜盈顔面，示于識者曰：「起吾家者耶！」

君娶故駕部員外郎王允己之女，贈某縣君，以孝和聞。生四子，曰奕，曰稟，曰亶，曰交，皆由文忠蔭補，報君之德也。奕早終于乾寧主簿；稟既仕而學，再舉進士出身，夙夜刻志，富于學問，嘗應賢良方正科，雖失于有司，以是著聞於時，至監察御史而終，君與夫人因稟叙郊祀恩，俱被贈告；亶與交今並爲大理寺丞，克孝于親。奉君與夫人之喪，以某年月日，合葬于青州某縣某原，禮也。

子孫遊宦，誠南北之人也，故表而識之

❶「君」，四庫本作「名」，屬上。按，字似爲「居」之形誤。

云：

君屈其身，不屈其道。愛及文忠，文忠以報。子孫迺昌，相與爲孝。墓而表之，如立廟貌。

權三司鹽鐵判官尚書兵部員外郎王君墓表

君諱絲，字敦素，會稽人也，晉右將軍逸少之後，世居蕭山。曾祖諱慶，祖諱安，皆不仕。父諱扆，有鄉曲之行，好施與，而里人喜之曰：「厥後其昌。」娶沈氏夫人而生君。及君登朝，累贈尚書屯田員外郎，夫人追封德清縣太君，後夫人謝氏，追封會稽縣太君。

君幼稟親訓，未嘗釋卷。復游學京師，大中祥符八年春擢進士第。釋褐，除興國軍司理參軍。精意獄事，無不得其情。前後劾重辟而昭雪者凡十一人，郡中稱之神明。秩滿，除台州軍事判官。州城據山，病其少井。君白州長，一舍之外有泉焉，請陶土爲筒，導入于城。復五里一穴，以濟行路之渴，于今人賴之。移潮州軍事判官。秩滿，權杭州觀察推官。丁父母憂。服除，赴集吏部選，充開封府兵曹參軍。歲餘，大理寺舉爲詳斷官，改本寺丞。凡奏獄之疑者，必持寬典，全活甚衆。改殿中丞。故龍圖段學士少連時爲兩浙轉運使，舉君撥發本路漕船，迺革其弊本，大增上供之數。以考績聞，改太常博士、通判衢州。州人子弟多習詩書，而未有學校，士望缺然。而君募郡中高貲，始建學舍。其堂室僅百楹，朝廷賜州學額。又營資糧之具，最於諸郡。時金華郡守闕，外臺假君領之。衢之父老遮道于境上，謂婺民曰：「我州一鑑，何奪之

爲？」有詣外臺乞還者。婺人薛惟簡，先有冤狀，父徒子黥，君雪除之。其家德君，以紫檀肖其象而祠之。故翰林聶學士冠卿應詔舉知深州，不就。改屯田員外郎、通判袁州。故翰林葉學士清臣舉拜殿中侍御史。

慶曆中，湖南蠻人亂，攻刼郡縣，言事者或請夷滅，或議招納。歲時未决，生民甚苦之。朝廷選御史往究其事，以君爲湖南安撫，至則察訪利病。而前之主者立重賞以誅蠻人，一級萬錢，士卒貪之，往往害樵餉之人以爲功。君下令曰：「得賊之首者，必指其鬬地以爲質。其可擒者，當生致之。」自是無枉戮者。君居軍中凡十月，戎黨數千。君促官軍力破之，斬首數百級，招服葛屨，與士卒同。惟石硋、鈐景二洞，聚安三千人，餘皆竄匿英、連、韶間，自是衰息。

朝廷奬君之勞，遷侍御史，賜金紫，充廣南東路轉運按察使，兼本路安撫、提舉市舶司。凡蕃貨之來，十稅其一，必擇諸精者，夷人苦之。公令精麤兼取，夷人大悦，謂之曰「金珠御史」，意貴之也。時交趾有變，朝廷命君經度。而廣州當交趾之衝，無城守備。君議陶塼爲城，造大艦十數，日習水戰，以待其來，彼不復動。歲餘，君以瘴疾求領小郡，遷兵部員外郎、知通州。通人歲苦海潮，流亡者衆。君作長堤以捍之，復民田業，量其肥瘠，奏免五年至十年之租。

朝廷召權三司鹽鐵判官。以皇祐元年四月疾終于京師，享年六十一。二年三月十日，歸葬于蕭山之先域，禮也。

君娶裴氏，生一女。再娶杜氏，生四男一女。其子霽登進士第，震試秘書省校書郎，露三班借職，需修進士業。女文慧適泉

州永春主簿陸琪，文淑適皇祐元年進士第一人馮京。

予於君同年之交也。❶見君苦志清節，不渝於素，稱薦者皆當世名臣，朝廷一用之而克樹風績。惜哉！位未大，道未顯而終焉，其命矣夫！故表其墓云：

稽山之陰，右軍之後。生此淑人，終身無咎。既及于民，復歸於神。葬之家山，雲氣氤氲，宜昌乎子孫。

書碑陰

書環州馬嶺鎮夫子廟碑陰

慶曆二年春正月，予領環慶之師出按邊部，過馬嶺鎮。四望族落，皆鎮之屬羌，而戍城之中有夫子廟貌。觀其記石，乃故兵馬監押、殿直、贈某官張公藴之所建也。已而思之，昔咸平二年冬，契丹以舉國之衆入高陽關，縱横大掠，南至于河，乘冰之堅，侵于淄齊。時河南州郡未嘗治城，且無戰卒，四郊之民，驅戮向盡，城中大懼。公方爲淄州兵馬監押，❷與刺史議其事。刺史曁官屬州人咸欲棄城，奔于南山，公按劍作色曰：「奈何去城隍，委府庫？大衆一潰，更相勦奪，彼狄未至，吾民已殘矣。刺史果出，我當殺之以徇！」繇是衆無敢動。公乃呼民登城，夙夜以守。數日狄退，而州人相賀曰：「向非張公英識獨斷，則我輩父母妻

❶「於」，四庫本作「與」。
❷「爲淄州兵馬」，原脱，據宋本、四庫本補。

子魚肉於人矣。」朝廷賞不及公，人咸嗟咨。

公生二子，長曰揆，今爲度支員外郎、直史館、荆王府記室參軍；次曰掞，今爲秘書丞、通判京兆府事，並以文學節行自樹風采，搢紳先生稱之。議者謂公有陰德於人，宜其有後焉。

予幼居淄川郡，又與記室爲同年生，稔聞公之事，及觀馬嶺之跡，雖極塞窮壘，猶復立聖人之祠，以尚風教。乃知張公信道有素，固能訓子義方，昌厥世而大其門，蓋未可量也，豈止陰德之助哉？故書之。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四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五

表

代胡侍郎乞朝見表

臣某言：[1]今月日，奉敕就差臣知杭州，仍放朝辭，取便路發赴本任者。祗膺寵命，伏積震兢。臣某中謝。

竊以寧海鉅邦，生聚十萬，牧守之重，豈臣克堪？矧爲晝繡之行，再領宵衣之寄。始終極幸，進退甚榮。臣方理輕裝，即趨便道。敢有再三之瀆，庶傾萬一之誠。竊念臣才不逮人，遭逢有素，束帶從事，四十餘年。荷三朝之奬知，歷二省之清要。名級職參仙殿，位亞秋卿。禄賞被于子孫，名顯於中外。報國無狀，殺身何成？今復還父母之鄉邦，逼桑榆之晷刻，解冠告老，決在此行。久事朝廷，乍越江海，無復瞻望咫尺，對敭清光。雖小人之心，固多懷土；而疲馬之志，寧莫戀軒？

臣欲於京城就兩浙舟船，載家赴任，伏望聖慈暫許臣入謝雲天，少叙平生之感；退歸鄉里，永爲萬足之心。賴君父之推恩，庶人臣之畢願。干冒宸極，臣無任云云。

[1]「臣某」，宋本作「臣則」，下文「臣某」亦同。按，此表代胡則所作。

睦州謝上表

臣某言：臣昨奉敕差知睦州軍州事，已到任交割勾當者。獻言罪大，輒効命於鴻毛；宥過恩寬，迴迴光於白日。事君無遠，爲郡甚榮。臣某中謝。

恭惟皇帝陛下，天德清明，海度淵默。撫群龍而宅吉，念六馬而懷驚。臨軒以來，仄席不暇。思啓心沃心之道，奬危言危行之臣。萬宇咸歡，九門無壅。臣腐儒多昧，立誠本孤。謂古人之道可行，謂明主之恩必報。而況首膺聖選，擢預諫司。時招折足之憂，介立犯顔之地。當念補過，豈堪循默？

昨聞中宮摇動，外議喧騰。以禁庭德教之尊，非小故可廢；以宗廟祭祀之主，非大過不移。初傳入道之言，則臣遽上封章，乞寢誕告；次聞降妃之説，則臣相率伏閤，冀回上心。議方變更，言亦翻覆。臣非不知逆龍鱗者掇虀粉之患，忤天威者負雷霆之誅。理或當言，死無所避。蓋以前古廢后之朝，未嘗致福。漢武帝以巫蠱事起，遽廢陳后，宮中殺戮三百餘人。後及巫蠱之災，延及儲貳。至宣帝時，有霍光妻者，殺許后而立其女，霍氏之釁，遽爲赤族。又成帝廢許后呪詛之罪，乃立飛鷰。飛鷰姊妹妬甚於前，❶六宮嗣息盡爲屠害。至哀帝時理之，即皆自殺。西漢之祚，由此傾微。魏文帝寵立郭妃，譖殺甄后，被髮塞口而葬，終有反報之殃。後周以虜庭不典，累后爲

❶「飛鷰」，原無，據宋本補。按，此句與下文爲對句，當有。

尼。危辱之朝，不復可法。唐高宗以王皇后無子而廢，武昭儀有子而立。既而摧毀宗室，成竊號之妖。是皆寵衰則易摇，寵深則易立。後來之禍，一一不善。❶臣慮及幾微，詞乃切直。乞存皇后位號，安於別宫，暫絶朝請，選有年德夫人數員，朝夕勸導，左右輔翼。俟其遷悔，復于宫闈。杜中外覬望之心，全聖明終始之德。

且黔首億萬，戴陛下如天；皇族千百，倚陛下如山。莫不雖休勿休，日慎一日。外采納於五諫，内彌縫於萬機。而況有犯無隱，人臣之常，面折庭諍，國朝之盛。有闕即補，何用不臧？然後上下同心，致君親如堯舜；中外有道，躋民俗於羲黄。❷將安可久之基，必杜未然之釁。上方虚受，下敢曲從。既竭一心，豈逃三黜？

伏蒙陛下皇明委照，洪覆兼包。贖以嚴誅，授以優寄。郡部雖小，風土未殊。靜臨水木之華，甘處江湖之上。但以肺疾緜舊，藥術鮮功。喘息奔衝，精意牢落。惟賴高明之鑑，不投遐遠之方。抱疾于兹，爲醫尚可。苟天命之勿損，實聖造之無窮。樂道忘憂，雅對江山之助；含忠履潔，敢移金石之心。仰戴生成，臣無任云云。

蘇州謝就除禮部員外郎充天章閣待制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特授臣前件官充職者。涣渥自天，震惶無地。改中臺之華序，進内閣之清班。盡出高明，殊登祕近。

---

❶「善」，宋本並四庫本作「差」，《宋文鑑》卷六三引作「善」。

❷「羲黄」，原作「羲皇」，據宋本並四庫本改。

臣中謝。

竊念臣發自顔巷，賓于舜門。一第爲榮，四方無效。爰自書林預選，桂籍升華。耻汩没以懷安，或感激而論事。惟慕古人之節，詎希英主之知？伏惟皇帝陛下，稟帝堯之聰明，加漢高之豁達。坦聖懷而虚受，期鴻化以咸孚。念三聖之艱難，而成丕業；求七人之蹇諤，以補大猷。臣獨愧非才，首當清問。危言多犯，孤立自持。斧鉞居前，雷霆在上。敢避樞機之禍，終乖藥石之良。陛下日月垂光，江海敦量。恕其萬死，假之一麾。望已絶於青雲，咎未更於鴻霈。俄易藩宣之寄，寧分旰昃之憂。忽降綸章，荐加寵數。而况闢圖書之府，切處於深嚴；踐雲龍之庭，當備于顧問。非名儒而不稱，豈曲士之能堪？矧簉清曹，仍居舊治。輝榮大集，志願何求？敢不内守朴忠，外修景行。進退惟道，尊聖賢視履之方；始終一心，副君父育材之造。臣無任云云。

饒州謝上表

臣某言：昨奉制命，落天章閣待制，守本官差知饒州，已到任禮上訖。狂愚之誠，進多冒死。仁聖之造，退亦推恩。守土非輕，報天無所。臣中謝。

竊念臣出自畎畝，階于搢紳。驟升天閣之遊，親委王畿之政。臣至孤難立，屢請弗諧。眷寵既隆，補報宜異。必將危墜，猶或建明。處事未精，發言多率。智者千慮而有失，愚臣一心而豈周？情雖匪他，罪實由己。然而有犯無隱，惟上則知。許國忘家，亦臣自信。

伏蒙皇帝陛下，惟天爲量，無大不容。與日垂光，何微弗照？止削内朝之職，仍分外補之符。當死而生，自勞以逸。君恩彌重，臣命愈輕。敢不動静三思，始終一志？此而爲郡，陳優優布政之方；必也入朝，增蹇蹇匪躬之節。庶從師訓，無負天心。瞻望闕庭，臣無任。

潤州謝上表

臣某言：奉敕移知潤州，已赴禮上者。幽遠之誠，未嘗聞達。高明之鑑，俄復照臨。臣中謝。

伏念臣起家孤平，蒙上獎拔，置於清近之列，授以浩穰之權。聖惟知人，臣則辱命。徒竭誠而報國，弗鉗口以安身。言涉大臣，議當深典。可無退省，抑有所聞。汲黯漢之直臣，嘗疏公孫之短；裴度唐之名相，亦陳元稹之非。斯實忠良，豈無讒毁？臣聞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前代國家，或進退群臣，聽決大事，若出於君上，則中外自無朋黨，左右皆爲腹心。若委於臣下，則威福集於私門，禍釁積於王室。故三桓興而魯弊，六卿作而晋分。往古興亡，鮮莫由此。孔子之論，昭昭不誣。是以君道宜彊，臣道宜弱。四瀆雖大，不可受百川之歸；五星雖明，不可代太陽之照。

臣按大易之義，坤者柔順之卦，臣之象也，而有履霜堅冰之防，以其陰不可長也；豐者光大之卦，君之象也，而有日中見斗之戒，以其明不可微也。臣考兹前訓，慮於未萌。當危言危行之秋，有寖昌寖微之説。謂大臣久次，在進退而得宜；謂王者萬機，必躬親而無倦。總攬綱柄，博延俊髦。議

治亂之本根，求祖宗之故事。政慘舒而自我，物榮悴而如天。人心不在於權門，時論盡歸於公道。朝廷惟一，宗廟乃長。臣之所言，殊未盡意。重煩上聽，再貶遠方。削天閣之班資，奪神州之寄任。重江險惡，盡室顛危。人皆爲之寒心，臣獨安於苦節。蕭望之口陳災異，蓋無負於本朝；公子牟身處江湖，徒不忘於魏闕。未知死所，敢望生還？

伏蒙陛下九日垂光，八風迴力，察臣有犬馬之志，恕臣無塵露之勞。特出聖衷，稍遷便郡。茁如行葦，保於勿踐之仁；鑑若鳴桐，脱彼在焚之患。敢不長懷霜潔，至効葵傾？進則持堅正之方，冒雷霆而不變；退則守恬虛之趣，淪草澤以忘憂。上副聖知，下逃群責。臣無任云云。

延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望敕命，就差臣兼知延州軍州事，已到任交割管勾訖。討伐之秋，委寄方重。豈緊懦品，可副聖憂？臣中謝。

竊以延水極邊，東夏雄屏。控黠虜之衝要，歷大臣之鎮臨。范廷召出師於塞門，向敏中移節於京兆。斯爲劇任，曷在匪人？況經侵軼之虞，彌藉緝綏之政。宿兵既盛，爲地可知。臣職貳統戎，志存殄寇。所宜盡瘁，敢昧請行。自薦老成，❶固慙於漢將；誓平此賊，詎擬於唐賢？

伏蒙皇帝陛下，曲徇微忠，亟頒成命。寬其無狀，用之弗疑。臣夙夜敢寧，奔馳罔

❶「成」，宋本作「臣」。

暇。刻時莅事，翌日興師。庶牽制於戎心，仍掩襲於邊落。❶大軍已出，中使聿臨。不謂孱謀，偶符睿算。所期克勝，少慰焦勞。重念百姓屢驚，體當招撫；五兵久戢，務在訓齊。如治亂繩，必期於耐事；先除害馬，亦假於行權。仰賴聖威，即紓邊患。臣無任云云。

謝降官知耀州表

臣某言：蒙恩降授臣尚書户部員外郎，依前充龍圖閣直學士、知耀州者，實負大尤，尚從寬宥。雲天之覆，頂踵何酬？臣中謝。

竊念臣才本迂疎，識非機敏。屢由狂率，自取貶放。朝廷以邊有擾動，是使愚使過之秋；微臣以國有急難，當忘家忘身之報。自膺寄委，罔敢逃避。而力小任重，智小謀大，勞心已竭，處事逾乖。苟利國家，不恤典憲。宜及於禍，以貽厥羞。

伏蒙皇帝陛下，日月照微，天地包廣。謂千慮之智，猶有一失。萬物之材，固無全用。軫兹孤弱，播于生造。削其官足，使明大戒。存其職足，使思後圖。臣敢不更勵疲駑，愈加修省？庶陳纖芥之効，上答高明之私。臣無任云云。

耀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降授户部員外郎，依前充職知耀州，❷已到任禮上訖。雷霆之

❶「邊落」，原作「邊路」，據宋本、四庫本改。
❷「制命」，宋本作「敕命」。

威，足加死責。天地之造，曲致生全。臣中謝。

竊念臣運偶文明，世專儒素。靡學孫吴之法，耻道桓文之事。❶國家以西陲搔動之際，起臣貶所，特加獎用，臣自知甚明，豈堪其任？但國家之急，不敢不行。自兼守延安，莫遑寢食。城寨未謹，兵馬未精。日有事宜，處置不暇。而復虞内應之患，發於邊城；或反間之言，行於中國。百憂具在，數月于兹。

而方修完諸栅，訓齊六將，相山川，利器械，爲將來之大備。不幸昨者，高延德來自賊庭，求通中國之好。其僭僞之稱，即未削去。臣以朝廷方命入討，豈以未順之款送于闕下？此不可一也。或送于闕下，請朝廷處置，又恐答以詔旨，則降禮太甚。若屏而不答，則阻絶來意。此不可二也。兼慮詐爲款好，以殆諸路之兵，苟輕信而納之，賊爲得計。此不可三也。又寶元三年正月八日曾有宣旨，「今後賊界差人齎到文字，如依前僭僞，立便發遣出界，不得收接」。臣所以却令高延德迴去，仍諭與本人，須候禮意遜順，方可聞于朝廷。亦已一面密奏。臣又别奉朝旨，依臣所奏，留鄜延一路，未加討伐，容臣示以恩意。歲時之間，或可招納。臣方令韓周守在邊上探伺，❷彼或有進奉之意，即遣深入曉諭。適會高延德到來，堅請使介同行。况奉朝旨，許臣示以恩意，乃遣韓周等送高延德過界，以系其意。或未稟承，則於臣爲耻，於朝廷無損。及韓周等迴，且言初入界時，見迎接

❶「桓」，原作「相」，據宋本、四庫本改。
❷「守」，宋本並四庫本作「等」。

之人，叩頭爲賀。無何前行兩程，便聞任福等有山外之敗。去人沮氣，無以爲辭。賊乃益驕，勢使然矣。其迴來文字，臣始不敢開封，便欲進上。都鈐轄張亢懇言曾有朝旨，若得外界章表，須先開視。及僭僞文字，應有辭涉悖慢者，並須隨處焚毁，勿使騰布。臣相度事機，誠合如此。章表尚令先開，況是與臣文字，遂同張亢開封視之。見其挾山外事後，辭頗驕易，亦有怨尤，與賀九言齎來文字意度頗同，非戎狄之能言，皆漢家叛人所爲枝葉之辭也。恐上黷聖聰，或傳聞于外，爲輕薄輩增飾而談，有損無益。臣尋便焚毁，只存書後。所求通好之言，及韓周等別有劄到邀求數事，並已納赴樞密院。今於涇原路取得寶元二年七月十四日聖旨劄子一道，並如張亢之言，其所來文字，果合焚毁，則臣前之措置，皆應得朝廷處分。唐相李德裕與將帥王宰書，爲遊奕將收得劉稹章表悖慢無禮，不便毁除，令向後得賊中文字，所在焚之，亦與今來意合。其劄到數事，內一事如臣所諭，取單于可汗故事，欲稱兀卒，以避中朝之號。此大事稍順，餘皆可與損益。

儻朝廷欲雪邊將之耻，當振皇威，大加討伐，亦繫朝廷熟議，必持重而緩圖之。❶或朝廷欲息生民之弊，屈一介之使，重諭利害，❷苟能聽服，亦天下之幸也。臣前所措置，於此二道，並未有妨。然以臣之愚，處兹寄任，豈得無咎，何敢自欺？

伏蒙皇帝陛下至仁廣度，不欲彰臣子之惡，特因此量行薄責，斯天之造也，臣之

❶「而」，原無，據宋本、四庫本補。
❷「諭」，原作「論」，據宋本、四庫本改。

幸也。臣敢不夙夜思省，進退惕厲？❶ 犬馬有志，曾未施爲。日月無私，尚兹臨照。臣無任云云。

乞小郡表

臣某言：臣聞先民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下之通規也；「進人以禮」，君親之盛德也。臣仰逢明聖，俯念拙艱。撫此病軀，敢期生造。臣中謝。

竊念臣前在饒州日，因學行氣而有差失，遽得眩轉之疾。對賓客忽倒，不知人事，尋醫救得退。自後久坐則頭運，多務則心煩。昨在延安，數曾發動。戎事方急，雖死難言。及降罷之後，猶乞專領邊城，蓋欲竭心，豈敢避事？無何赴任耀州，以炎熱之期，歷涉山險，舊疾遂作，近日頗加。頭目昏沉，食物減少，舉動無力，勉彊稍難。見於永興軍請醫官看治，次其本州公事，權交割通判發遣。

臣賦性本蒙，處心至狹。國家擢於清要，有遇事輒發之尤；寄以重難，無思患預防之智。言必取悔，舉則敗官。未踰數年，實經三黜。頻招物議，屢黷宸聰。費天力之主張，由臣命之奇蹇。矧念抱病，何可貪榮？處於善藩，已多優幸。帶兹近職，深未遑寧。

伏望皇帝陛下，推至仁之恩，施曲成之化。念其理歷，出自遭逢，特發聖衷，不循朝例。以臣學士之職，改一庶官。或且在當郡，或於隨、郢、均、汝之間，守一小州，庶獲安静，尚圖痊痛。雖貪冒微禄，詎逃病者

❶「惕」，原作「揚」，據宋本、四庫本改。

之譏；❶而遜避清班，少緩有司之責。儻形骸未頓，藥餌有功，則當再就驅馳，上酬亭育。臣無任云云。

代胡侍郎奏乞餘杭州學名額表

竊以三代右文，四郊立學，尊嚴師道，教育賢材。被服禮樂之風，準繩仁義之行。功磨國器，標率人倫。式致用於薦紳，乃助成於聲教；俊造以之富盛，基業由是緜昌。至于唐家，中外建學，文物之盛，三代比隆。國家徇鐸敷文，舞干布化，四方庠序，比之而興；萬國英翹，拳拳以勸。

臣伏見餘杭郡素爲善地，蔚有秀民。宜恢正始之風，丕變輕揚之俗。前知州李諮在任日，❷重修宣聖廟，建置學舍數十廈。面勢顯敞，允爲儒宮。足容絃誦之流，迴處雲山之勝。臣自出守此郡，延見諸生，據衆狀舉請曾到御前進士楊希堂領文會。有二十餘人，日課藝業，其來不已，所益居多。

臣欲乞朝廷依天雄軍、江寧府，特賜州學名額，用明勸導，庶獲修長。歲時不隳，方俗可厚。顔閔德行，遠侔洙泗之間；唐虞文章，廣及江湖之上。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五

❶「病者」，宋本、四庫本作「識者」。

❷「李諮」，原誤作「李詔」，據宋本改。按，據《乾道臨安志》卷三，胡則前任知州有李諮者。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六

表

讓觀察使三表

臣某言：馬遞降到誥、敕各一道，特授臣邠州管内觀察使，仍依前邠寧環慶路馬步軍都部署兼經略招討安撫等使。非常之命，既出於絲綸；未盡之誠，敢逃於斧鉞？臣中謝。

臣聞先王爵以尚德，禄以報功。諸侯之失德者降其爵，諸侯之有功者增其禄。此百代不易之典也。臣又聞貴貴者，爲其近於君也。漢遣御史，繡衣持斧，出按二千石。唐御史之出，節度使以軍禮見，所以表朝廷之重也。學士丞郎，出則居廉察刺史之任，入則復其位。自五代之亂，措置乖失，廉察刺史之位，遂爲武官。學士丞郎一出爲之，謂之换過，入朝則不復其位。故士大夫寧甘薄禄，而不樂换之者久矣。况今用兵之際，事繫安危。今日之命，理有利害。臣儻默默而受，一則失朝廷之重勢，二則減議論之風采，三則發將佐之怒，四則鼓軍旅之怨，五則取夷狄之輕，六則貽國家之患。

何以言之？臣與韓琦並命陝西，初爲經略安撫副使，次則分領秦、慶二州兼本路都部署司兵馬公事，次則進秩爲本路都部署兼領經略安撫招討等使。皆以學士之

職，行都統之權。是用内朝近臣出臨戎閫，以節制諸將，孰不以朝廷之勢而望風禀律？臣輩亦以内朝之職，每覩詔令之下，或有非便，必極力議論，覆奏不已，期於必正。自以近臣當彌縫其闕而無嫌矣。今一旦落内朝之職，而補外帥，前在左右丞、諸行侍郎、節度留後之上，今降於知制誥、待制之下，使居方榮、劉興之下列，以外官而行都統之權。此則失朝廷之重勢，一也。

又既爲外帥，則今而後，朝廷詔令之出，或不便於軍中，或有害於邊事，豈敢區別是非，與朝廷抗論？自非近臣，無彌縫其闕之理。縱降詔丁寧，須令奏覆，而臣輩豈不鑑前代將帥驕亢之禍，存國家内外指蹤之體？此則減議論之風采，二也。

臣又自至邊上，常責將佐當圖實効，上報國家，勿樹虚聲，妄求恩奬。故得歲年以來，所奏邊効，稍稍得實，不至矯誣。臣方經制補葺，以救邊防之闕，而西賊猖熾，枝葉愈大。臣則一年之中三換寵數，將何面目責諸將之實効？此則發將佐之怒，三也。

又臣聞自古將帥，與士旅同其安樂，則可共其憂患，而爲國家之用。故士未飲而不敢言渴，士未食而不敢言饑。今邊兵請給，粗供樵爨醋鹽之費，食必麤糲。經逾歲年，不霑肉味。至有軍行之時，羸不勝甲，棄而埋之，負罪以逋，未能遠去，皆捕而斬之。臣雖痛而不忍，豈敢慢法？或有危逼，欲使此等之心同其憂患，爲國家之用，不亦難哉？昔禄山之亂，河北三十餘城俱歸於賊者，非皆攻而下之，由衆心無恩，當未危之時，勉以從事，及既危之後，翻然改圖，劫長吏以應賊，皆此類也。臣每思之，則常寒心。古之方侯，獲其厚禄，養敢死之

士，以備寇患。今之戰士，養有常廪，賞有常格。臣得千鍾之禄、千金之賜，豈敢私與死士哉？徒聚之於家，使彼目而銜之，以待其釁爾。臣恐此輩一日倉卒，乘怒而發，劫長吏以應賊，不能爲國家之用，而能爲國家之患矣。此則鼓軍旅之怨，四也。

又臣聞内列三公九卿，外分五侯九伯，所以安天下，威四夷也。臣自到邊上，其熟户蕃部皆呼臣爲「龍圖老子」，至於賊界，亦傳而呼之，且不測其品位之高下也。今賊界沿邊小可首領，並僞署觀察團練使之名，臣若受兹新命，使蕃部聞之，適足取夷狄之輕，五也。

臣謂國家此舉，使四路首帥失朝廷之重勢，減議論之風采，發將佐之怒，鼓軍旅之怨，取夷狄之輕，由斯以往，必敗乃事，寧不貽國家之後患哉？此六者，臣上爲國體而辭之也。

再念臣世專儒素，遭逢盛時，以文藝登科，陛下擢於秘館，處之諫司，歷天章、龍圖之職，可謂清切矣。寒士至此，大逾本望。儒者報國，以言爲先。如臣曩者不能練事，効賈生慟哭長太息之説，黷于聖聰，以中外共棄，屢經貶放，亦已塞朝廷之薄責矣。然今之狂士，效唐人肆言朝市，往往甚於臣者，而朝廷容之，直以臣於無事之秋，先爲之言，故天下指之爲狂矣。而臣自追其咎，未嘗怏怏，此搢紳之所諒也。前春延安之戰，主將不利，大挫國威，朝廷有使愚使過之議，遂及於臣。逮臣至于延安，竭心悉力，而處置之間，不合朝廷之意，既廢復用，無所逃遁。

臣顛沛十載，灰而又然者數四矣。臣自知孑孑惴惴，非將相之才，豈了大事？

但國家急難之際，邊鄙乏人，臣以事君之心，雖知屢困，日勉一日，俟將帥得人，臣即引退丘園，詠歌太平。雖多難之夫，有全歸之樂，此臣之所期也。臣粗守廉隅，朝廷豈以貪夫畜臣？❶落近職而增厚禄，將令長居邊鄙，永謝丘園，非臣之所期也。臣本有風眩之疾，聞命以來，心墮氣索，不知其涯。緣臣夙夜乃事，精爽已乏，量臣之力，豈堪武帥，長爲荷戈之事乎？此臣下爲私心而辭之也。

伏望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垂日月之明，發於獨斷，追還新恩，許存舊職，則是以内朝近臣經略邊事，節制諸將，其體重矣。而況儒臣武士，所習不同，所志亦異。臣輩不願去清列而就廉察之厚禄者，如方榮、劉興輩必不願減厚禄以就學士之清列矣。如使四路之帥上失其勢，下撓其志，沮喪不樂，意衰神瘁，則事有隳墮，豈復能振謀發策，爲國家長城之倚哉？恐非陛下推委，使人人盡心之意也。一昨宰臣堅讓三公，雖已行之命，蒙陛下特俞其請。臣今冒犯天威，爲國體而辭之者六，爲私心而辭之者一。苟不獲命，臣當繫身慶州之獄，自劾無功冒賞之咎，又劾違制不受之罪，以聽于朝廷。假使朝廷極怒，臣得死於君父之命，猶勝貪此厚禄，敗名速禍，死於寇亂之手。此臣之所以知其退而不知進也，惟天鑑處之。臣無任云云。

第二表

臣某言：馬遞降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慈諭，臣所除觀察使，且從廪秩之優，益慰

❶「以」，原作「有」，據宋本並田況《儒林公議》所引改。

戎行之望者。祇膺寵異，載被孱愚，心戴雲天，足臨淵谷。臣中謝。

竊念臣器業無取，誤荷聖知。國有急難，固宜自効。臣奔走塞下，首尾三年，曾無寸功，以稱上意。伏蒙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曲敦寬宥，未即嚴誅。今又擢居廉察，享千鍾之厚禄，加千金之重賜，於臣何少哉？臣固上表陳讓者，蓋爲國家未便。何則？落内朝之職，改爲外官，使節制諸將，頓失體勢。又無功進禄，發將佐之怒。積貨于家，鼓軍旅之怨。況慶州與賊界相接，其逐族首領管三五百人者，便僞署觀察、團練之名。本司常時行移邊上文字及招安牓示，若署臣新銜，彼則相輕，此皆未便之端也。又四路文帥，自來帶内朝之職，而行節制。凡百將佐，無不禀服。方且力修邊備，堅禦賊鋒，賴其協心，將圖成効。一旦遷改，人情大惑。知者謂去此近職，改爲外官，非美也；其不知者，謂有何奇功，加此厚禄，非宜也。經略使既無功遷改，則經略副使豈得無望？兼鈐轄、都監等出入暴露，衝冒矢石，比臣處任，尤更重難，見此遷改，必有不平之意。若朝廷不待有功，例皆進秩，則諸將驕墮，誰復自奮？國家邊事爲之奈何？此又未便之大也。

伏望陛下發於獨斷，追還此恩，臣得帶内朝職名節制邊事，其體且重。副使、鈐轄、都監等即無不平之意，各思自奮，以求功名。又得經略招討銜位，與僞署蕃部之名不相交錯，免生輕易。此事體大，乞垂聖鑑，特降中旨。如不獲命，臣當踐言，繫獄上請，不敢逃罪。臣亦知本朝李維、陳堯咨俱自學士换觀察使。當時四方無事，非領

節制，但享厚禄，爲優賢之命，與今事體不同。臣非罷陝西經略安撫副使日，❶便乞落職，守員外郎，知一小郡，而朝廷不從。今却堅辭廉察之位，請存學士之職者，蓋居節制之任，藉朝廷之勢，以重其體也。且儒生後進，换入武帥，或居於上，則多憎憒，必有怨言；或處於下，則多見抑，亦無成功。惟異其品流，隆其委注。彼則望風懷畏，靡敢不從，此爲得其體也。况臣孤立明時，無結託之跡；遠居極塞，非進用之地。如朝廷疑臣不就右職，别懷過望，即乞聖慈依楊偕、張存例，特許解去邊任，仍乞落學士之職，换一刺史或守郎官，於隨、郢間知一小郡，臣死生幸甚，死生幸甚！非領重寄，固不敢借内朝之職矣。如受命之日，却有翻言，甘俟鼎鑊。惟聖鑑裁之。干犯天威，臣無任云云。

第三表

臣某言，馬遞降到御前劄子，伏奉聖旨，以臣上表陳讓就除邠州觀察使事，當體深衷，勿循小節，前來成命，即宜祗受者。天語重臨，莫非敦奬。臣心再剖，合盡懇私。臣中謝。

臣聞虞舜以「舍己從人」而稱至德，此聖人感人之要也；又聞「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人臣事君之分也。竊念臣世爲文吏，拳拳素風。國家以西事之急，用臣過次，俾預經略，三年于兹。進不能行討伐之威，非勇也；退不能宣懷柔之化，非智也。非智非勇，豈主帥之材？固當自劾，聽于有司，豈期睿恩，驟進寵禄？臣退省無狀，

❶「非」，宋本、四庫本作「昨」。

深所未安。況臣前表所陳，謂落内朝之職，則失朝廷之重勢；既爲外帥，則減議論之風采。獨受寵名，發將佐之怒；積貨于私，鼓軍旅之怨。與僞署蕃部同其官號，取夷狄之輕。述斯以往，必有敗事，以貽國家之患。此物情可見，朝廷必已照之，非臣之敢誣也。

況臣懦尫之質，宿患風眩，近加疾毒，復多鼻衄。膚髮衰變，精力減竭，❶豈堪專爲武帥，以圖矢石之功？此臣量力之所不能也明矣。且如劉平，本是文臣，衆推忠勇，尚不能當將帥之任。❷朝廷察臣之材，能如劉平之武力乎？昔唐用房琯虚名，將兵拒賊，一戰而潰，危困社稷。此前人之明驗，微臣之深戒也。重念臣出處窮困，憂思深遠，民之疾苦，物之情僞，臣粗知之。而天賦褊心，遇事輒發，故居其外則寡悔，處於内則多咎。臣自知非朝廷進用之器，如未獲退，則願久守一藩，奉行條詔，庶幾爲聖朝之循吏，亦足託青史之末光，垂於來代。

今以邊鄙方艱，承乏於此，禦寇之力，賴諸將佐。臣則日夜思省，救其闕漏而已。衆知儒臣，固不責其勇力；及改武帥，則取笑於三軍。其諸路有不辭者，或當壯歲，或負雄才，非臣之所及也。如裴德輿、張可久並命閤門使，❸一受一免，朝廷各從其志，斯有以見虞舜舍己從人，足以感群下之心矣。臣久荷聖知，叨居近列，何獨未獲其請？臣竊自疑。

❶「竭」，原誤作「渴」，據宋本、四庫本改。
❷「當」，原無，據宋本、四庫本補。
❸「如」，原無，據宋本、四庫本補。

今邊上新有事宜，已發走馬承受張翔赴闕敷奏。本州全闕部署、鈐轄，臣未敢下獄待罪。再瀝肝膽，上冒斧鉞，伏望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垂至明之察，推廣生之造，許臣依舊帶内朝之職，❶經畫邊方，節制諸將，小事行之，大事言之，爲朝廷之耳目，其體甚重，臣尚可力疾爲國盡心。其武帥之難，寵禄之過，臣敢不揆度？固以死請。干冒天憲，臣無任云云。

謝許讓觀察使守舊官表

臣某言：准樞密院劄子，奉聖旨，令臣却守舊官者。寵禄固辭，涉邀君之大咎；聖言惟允，推舍己之至仁。臣中謝。

臣聞進人以禮，退人以禮，哲王之體也；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儒臣之行也。上得其體，足以寧家邦；下興其行，可以導風俗。臣親逢盛美，得不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與天下稱慶哉？

竊念臣少遊庠序，長登科級，周旋孤宦，了無聞達。伏遇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金鑑臨御，多士駿奔，於千官百辟之中，擢臣諫諍之列，置臣圖書之府，揚歷中外，恩常異等。自西陲用兵，朝廷旰食，遣臣經略邊事，歲月無狀。亦嘗得請，示以招納之意，期于平定。而物議喧然，禍在不測。上賴日月垂照，保全微生。暨再委方面，專此一路，又無出奇之策，惟知守禦而已。日常自訟，以待來者。陛下濬發宸謀，思欲崇諸路之寄，例改廉車，且從廪禄之優，兼貴稱呼之重。霈然渥澤，被

❶「舊」，原誤作「期」，據宋本、四庫本改。

于弱質。臣以今之觀察使列爲武帥，書生何力，可堪此任？幸以内朝之職，爲國家心腹耳目，權節制之任，其體甚重，❶不煩改作，願迴寵異，少寬憂慄。三黷天聽，義不容誅。伏蒙陛下念進人退人之禮，察如慢如僞之情，特降俞旨，許存舊秩。臣且懼且喜，不知所爲。懼者有不即從制之罪，而尚屈彝典；喜者以不奪稽古之志，而復被儒紳。臣敢不竭力悉心，夙宵乃職，謹疆場之細事，❷佇干羽之大猷。退作頌聲，仰答聖造。臣無任云云。

謝傳宣表

臣某言：入内内侍省高班陳舜封至，伏蒙聖慈傳宣：「爲日近差除兩地臣僚。未差除間，已指揮中書劄記，候將來邊事稍寧，詔卿用在兩地。非出擬議，亦非臣僚奏舉，特出朕意，宣諭卿知。」兼令臣密舉臣僚代臣邊任奏聞。聖言天意，非臣敢當，仰戴光靈，伏增戰汗。臣中謝。

竊念臣素乏才策，誤膺奬寄。經制西事，三年于兹。會微毫髮之功，方俟雷霆之罰。伏蒙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特降密旨，許以重用。豈兹無狀之跡，可承不次之命？況羌戎素詐，邊鄙多虞，若以社稷之靈，自然嚮化，則臣當自揆，以請便安，抱病之軀，假一近郡。静臨民政，退保天年。如朝廷未議解兵，臣願奔走塞下，再竭心膂，少贖過尤，何敢輒舉他人代

❶「甚」，原作「任」，據宋本、四庫本改。
❷「疆場」，原作「疆埸」，據宋本、四庫本改。

己邊任？惟期自効，❶上答聖知。臣無任云云。

讓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表

臣某言：三班借職劉仲顏齎降官誥一通、敕牒一道，伏蒙聖恩，❷特授臣右諫議大夫充樞密直學士差遣依舊者。在物之情，向榮必喜。自天之命，過寵則驚。臣中謝。

竊念臣齊魯諸生，本無榮望。素乏佐王之術，豈期遇主之知？伏蒙皇帝陛下采自孤平，擢于侍從。無似之迹，每玷聖造。前年以羌戎負德，官軍失利，朝廷特命韓琦與臣同貳經略。歲時之間，琦以節制不行而免，臣以招納非宜而罷。尋分四路，復領中權。二年于茲，一功未立，屢叨進改，深負愧羞。雖朝廷憂勞，且務姑息，而其下將佐覩臣忝冒，必思僥倖，豈復有實効之心，臣亦何面目以責率其下？今邊略未固，兵力未强，威令不揚，戰鬬多覆，因循已甚，平定無期。一昨寇逼三川，❸其勢可困。而葛懷敏等入賊伏中，一戰大潰。殺傷滿野，驅掠無算。臣以本路多虞，救援不早，臣方痛心疾首，日夜悲憂，髮變成絲，血化爲淚，殞殁無地，榮耀何心？今日之恩，非臣所望。臣昨蒙朝廷特除邠州觀察使，累章獲讓，已煩聖聰。三黷之誅，豈當再冒？然臣有愚心不敢不盡，有謬策不敢不陳。雖屬邊臣，實叨近職，敢不議論，少裨聖明。

傳曰：「事君如事親。」又曰：「君臣同

❶「効」，原作「劾」，據宋本、四庫本改。
❷「蒙」，原作「望」，據宋本改。
❸「昨」，原作「時」，據宋本改。

體。」當此安危之際，豈敢事形迹，避嫌疑，而不盡心於君親乎？ 魏元成曰：「隋以事形迹而亡。」唐太宗深然之。今願陛下恕臣萬死，采臣一言，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臣觀《易》震卦曰：「震，亨。」謂聖人因震恐而致亨大也。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是皆得《易》之旨，畏天之威，而致其亨矣。陛下其捨諸？ 昨者鎮戎兵敗之後，天色陰晦，十日不解，木冰地震，群心憂傷。此將帥失人，生靈致陷，天地震怒之意也。冬至後一日申時，慶州又地震，此陰陽戰而致動。占書曰：「四夷爲中國之陰。是夷夏交争，未寧之象也。」

自西事以來，延安東路、北路官軍傷折萬餘人，并金明、承平諸寨殺虜過蕃部萬餘户，約四五萬口。及麟府喪陷，鎮戎三敗，殺者傷者前後僅二十萬人矣。死者爲魚肉，生者爲犬羊，臣仰測陛下之心，必大震動。而天下莫知，但見爵賞頒行，疑朝廷高枕，負兹生靈。願陛下因其震動，過崇謙讓，以柔遠未至、選將有差之辭，告謝于皇天后土五岳四瀆，以哀痛之旨，誕告多方。下感人心，上答天戒。陛下既已罪己，兩府大臣必有遜謝之請，小損勳爵而復其位。臣等則宿兵困民，討伐未効，罪之大者，請落近職，左降一官，帶「責授」二字，仍削除經略招討等使名，秪管句部署司公事，以謝邊陲，以警將佐，以勵軍旅。如此則天下聞朝廷罪己，知陛下之心不負生靈。將佐軍旅等見主帥負責，知天子必欲破賊，即皆震懼，甘爲艱辛，更無僥倖之望。臣等得以嚴率其下，日夜聚謀，上賴威靈，可期平定。仍請詔下部署以下非大功不録，鈐轄、都監非奇功不賞。其班行將校軍士等所得功

勢，依舊量大小酬獎。此救弊之端也。

今西賊漸熾，恐謀深入。陛下誠能與大臣密議，行臣之策，天下幸甚！如失此機會，行恐後時。儻朝廷不取臣言，則邊上終無大功，寖有大患，其勢然矣。願陛下以大《易》之旨，取古聖人之用心，則震而後亨，受景福於無窮，庇蒼生於大賚。臣之愚心謬策，盡於此矣。所降到誥敕等，臣有此一策，未敢拜受。臣無任云云。

謝授知邠州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授臣依前行右諫議大夫，充資政殿學士、知邠州軍州事及管內勸農使，兼陝西四路沿邊安撫使，改賜推誠保德功臣者。陟降秘殿，爲寵甚隆。撫按邊庭，所寄至重。臣中謝。

竊念臣涉道尚淺，立身本孤。偶緣英主之知，獲厠邇臣之列，進登二府，參預萬幾。議刑賞則不避上疑，革僥倖則多招衆怨。心雖無愧，跡已難安。而況親奉德音，遠憂邊患，既此聞命，誠合請行。始塵宣慰之名，來撫凋疲之俗。纔周晉地，將適秦關。屬府庫之已虛，積兵旅之尚衆。動費萬計，理當三思。願假一麾，就兼四路。亦可處其疆事，庶不傷於國財。詔旨弗從，留居丞弼之位；表章再露，請陳戎狄之機。伏蒙皇帝陛下俯照臣心，特迴天聽。罷政府之重責，加仙殿之寵名。往守要藩，遥按諸部。存兹國體，簡于聖心。臣敢不即日首塗，奉詔行事？生民疾苦，可得詢求。邊塞機宜，更當籌慮。用罄臣節，以酬聖知。臣無任云云。

邠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授臣資政殿學士、守本官知邠州，兼陜西路沿邊安撫使，已到任訖。祕殿清華，舊藩要劇。祇膺涣渥，伏切震驚。臣中謝。

竊念臣生遘文明，幼蹈聲教。登于造秀之級，涉彼州縣之勞。寖遷榮塗，過被宸眷。擢居近府，參對大猷。詎有興邦之言？曾無經國之効。自惟三省，必匪久安。願解貳於黄樞，請分憂於紫塞。庶供𠁊使，聊謝輿言。伏蒙皇帝陛下舜聰弗違，堯言斯布。假禁庭之要職，居郡國之長人。兼領使名，復重邊寄。進退以禮，足爲儒者之榮；本末可言，盡出大人之造。敢不砥礪風節，佩服訓謀？不以毁譽累其心，不以寵辱更其守。副委遇之本意，酬保全之大恩。臣無任云云。

遺　表

臣聞生必盡忠，乃臣節之常守；没猶有戀，蓋主恩之難忘。輒忍須臾之期，少舒迫切之懇。痛靡自覺，辭皆不倫。

伏念臣生而遂孤，少乃從學。遊心儒術，決知聖道之可行；結綬仕塗，不信賤官之能屈。纔脱中銓之冗，遽參麗正之榮。耻爲倖人，竊論國體。昨自明肅厭代之後，陛下奮權之初。首承德音，占預諫列。念昔執卷，惟虞無位之可行；況今得君，安敢惜身而少避？間斥江湖之遠，旋塵侍從之班。大忤貴權，幾成廢放。屬羌臣之負險，顧將列以難裁。乃副帥權，仍峻使任，亦嘗

周旋戰備，指目地形。力援定川之師，始期遇敵；誓復横山之壤，亟逼講和。雖微必取之功，多弭未然之患。預中樞之密勿，曾不獲辭；參大政之幾微，益難勝責。自念驟膺於寵遇，固當勉副於倚毗。然而事久弊則人憚於更張，功未驗則俗稱於迂闊。以進賢援能爲樹黨，以敦本抑末爲近名。洎忝二華之行，愈增百種之謗。上繫天聽，終辨衆纔。因懇避於鈞衡，爰就班於符竹。一違近署，五易名城。雖聖恩曲示於便安，奈神道常惡其盈滿。請麾上潁，蓋遭拙疾之未平；息鞍東徐，益覺靈醫之不効。唯積疴之見困，❶非晚歲之能支。神不在形，氣將去幹。冥冥幽壤，倏爲長往之期；穆穆清光，永絶再瞻之望。肝膽摧落，精魄飛揚。然臣起于諸生，歷此華貫，雨露澤於數世，圭組焕於一門。有如臣焉，足爲榮矣。當瞑目以無憾，尚貪生而有云。蓋念所惜者盛時，所眷者明主。雖性命之際已能自通，然君臣之間豈易忘報？但無怛化，以竭遺忠。敢憚陳於緒言，庶無負於没齒。

伏望陛下調和六氣，會聚百祥。上承天心，下徇人欲。明慎刑賞而使之必當，精審號令而期於必行。尊崇賢良，裁抑僥倖。制治於未亂，納民於大中。如此，則不獨微臣甘從於異物，庶令率土永寢於淳風。言逐涕零，命隨疏殞。臣無任惶懼戰惕之至。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六

❶「疴」，原作「疥」，據四庫本改。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七

表

謝轉給事中移知鄧州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特授臣給事中，依前資政殿學士、知鄧州者。洊進榮階，往臨善壤。允爲兑渥，彌集震驚。臣中謝。

竊念臣立跡本孤，逢辰甚盛。以芻言罔避，擢登侍從之班；以睿獎素隆，選預弼諧之列。乏增君之善道，寡措國之令謀。無補當時，自安何地？遽上借麾之懇，實畏在梁之譏。俄奉明恩，曲加異數。假職名於祕殿，領使範於邊藩。由朝廷之威靈，屬羌戎之款順。方露便安之請，忽頒霶霈之私。青瑣是登，朱幡載啓。臣績未著，合陳三讓之封；君命已行，懼致再言之黷。進退惶惑，不知所裁。此蓋伏蒙皇帝陛下天造曲成，皇暉久照。敦川澤并包之量，法山雷善養之經。憫其勤勞，致諸安逸。示中外之一體，保君臣之至懽。臣敢不寅奉朝經，躬脩民政？孜孜共理，少望於前賢；蹇蹇一心，無忘於大節。

臣已一面起發赴任次，無任云云。

謝在中書日行遣公事不當放罪表

臣某言：近准中書劄子，伏蒙聖慈以臣等在中書日，行遣李曇男公事不當，特放

罪者。具位之材，早虧於國論；大明之照，終示於天慈。爰舋震霆，允爲涣汗。臣中謝。

向以昧陋，參于幾微。心則首公，智非周物。日視四方之奏，類多庶獄之疑。而有告訐以言，情僞未究；妖兇既斃，證左弗完。上開三面之仁，在刑惟恤；僉重一成之議，至失不經。多歷歲時，尚騰牒訴。伏蒙皇帝陛下川澤廣納，日月委臨。察其無他，恕茲不及。天地之私至大，丘山之戴何勝？敢不再省前尤，一心後效。少贖失中之咎，用敷報上之誠。臣無任感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鄧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授臣給事中，依前資政殿學士、知鄧州軍州事，已禮上訖。瑣闈清品，穰都善地。處之甚重，惴然若驚。臣中謝。

竊念臣志意本微，才力素寡。始干及親之禄，俄有得君之遇。啓沃無隱，出處惟命。持一節以自信，歷三黜而無悔。頃以氐羌犯塞，朝廷旰食。起臣思過之地，授臣禦戎之策。往罄死力，敢圖生還？夙夜一心，首尾四載。僅免輿尸之禍，終無克敵之動。一旦召還，五章陳讓。惟求守塞，不敢入朝。再煩詔音，促登樞右。改參大政，俾竭微才。革姑息之風，則謀身者切齒；尚循默之體，則愛國者寒心。❶退孤上恩，進斂群怨。誠難處於要路，復請行於邊鄙。方陳豫備之策，俄覩綏懷之事。迺宣霈澤，

❶「愛」，宋本作「憂」。

以安黎元。臣以患肺久深，每秋必發。求去沍寒之地，以就便安之所。庶近醫藥，存養晚年。伏蒙皇帝陛下，天覆地生，雲濡雨濯。進以清近之秩，付以偃息之藩。風俗舊淳，政事絕簡。心方少泰，病宜有瘳。實繄寬大之朝，將幸康寧之福。敢不孜孜于善，戰戰厥心？求民疾於一方，分國憂於千里。上酬聖造，少罄臣誠。臣云云。❶

謝依所乞依舊知鄧州表

臣某言：奉敕就差知荆南府，❷續准中書劄子，奉聖旨允所乞依舊知鄧州者。明命已行，輒希改易。危誠既露，俄遂便安。臣志獲宣，天慈何報？臣中謝。

臣涉道素淺，立身最孤。早由睿哲之知，荐更繁劇之任。頃升近弼，思副上心。以道直前，雖危不避。竭肝膂以論事，犯雷霆而進忠。未酬天地之恩，已掇風波之議。尚蒙聖渥，俾守善藩。忽此就遷，實隆倚任。臣以本朝盛德，優禮近臣。多處京輔之間，以存國體之重。而又子有疾恙，日常憂虞。復困道塗，仍遠醫藥。遂至再三之瀆，庶通萬一之情。伏蒙皇帝陛下曲軫洪私，特回中旨，許留舊治，免涉長川。蓋推體貌之恩，曷副照臨之意？敢不拳拳民政，戰戰官箴？誓堅介石之心，仰答高穹之造。臣云云。

❶「臣云云」，宋本作「臣無任」，以下幾文均如此，不贅出校。

❷「差」，原無，據宋本補。

杭州謝上表

臣某言：昨奉敕就差知杭州軍州事，已到任禮上訖。江海上遊，東南巨屏。所寄至重，爲榮極深。臣中謝。

竊念臣生稟迂疎，親逢明盛。居常苦節，動必危言。踐揚諫諍之曹，傾盡謟詢之地。至於往司戎事，屬當元帥之權；入奉聖謨，❶爰厠大臣之列。有致君之素志，乏代天之懿功。魏相之數陳便宜，頗蒙納用；汲黯之多犯顏色，敢憚見疎。雖遼隔於明天，亦荐分於善壤。共理吴會之域，奉揚唐虞之風。跡雖遠而獲安，年已高而就逸。此蓋皇帝陛下天施廣育，海務兼包，寵優舊臣，恩全晚歲。臣敢不抱公忠之節，始終弗回；體盰昃之憂，遠邇咸一。乂兹方面，副于宸心。臣云云。

謝賜鳳茶表

臣某言：入内西頭供奉官麥知微至，傳宣旨撫問臣，并賜臣鳳茶一合者。❷久離帝右，曷測天衷？異恩一臨，群疑盡決。臣中謝。

竊念臣至誠許國，孤立事君，屢觸雷霆之威，數蹈風波之險。一心自信，三黜寧逃？方安江海之情，敢覬雲天之問。伏蒙皇帝陛下仁存舊物，澤被遠臣，聖訓丁寧，皇慈委曲。念犬馬之微志，錫龍鳳之上珍。馨掩靈芝，味滋甘醴。濯五神之精爽，祛百

❶「謨」，原作「謀」，據宋本改。

❷「并」，原爲墨丁，據宋本、四庫本補。

疾之冥煩。允彰仁壽之恩，特出聖神之眷。謹當餌爲良藥，飲代凝冰。思苦口以進言，勵清心而守道。上酬君父，旁質神明。臣云云。

謝轉禮部侍郎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授臣尚書禮部侍郎依前充職者，涣渥自天，震惶無地。循牆弗獲，致寇是虞。臣中謝。

伏念臣布素寒姿，斗筲微器。初縻下士之禄，忽塵上聖之知。歷升近班，嘗預大政。深自感激，詎爲因循？仰祖宗之謀，請行故事；懷社稷之計，動發危言。雖欲必盡其心，奚能久安於位？遽彰無狀，誠合有誅。而聖意始終，天慈曠蕩。尚寘名於祕殿，復蒙幸於善藩。大拙云藏，❶人言用息。莫聞課最，敢覬龍光？伏蒙皇帝陛下雷霆霽威，日月還照。未忘圖舊，不次推恩。擢登宗伯之曹，上應文昌之緯。職命如故，爵數甚隆。徒執讓以弗諧，止服榮而爲懼。臣敢不夕惕三省，寅恭一心？進則盡憂國憂民之誠，退則處樂天樂道之分。上酬聖遇，用竭愚衷。臣云云。

乞召杜衍等備明堂老更表

臣某言：伏覩朝廷行明堂宗祀之禮，誕告天下。臣守在遠方，不獲榮觀大慶。思有補益，輒兹狂易。臣中謝。

臣聞《易》曰：「大觀在上。」言天下所

❶ 「大拙云藏」，宋本作「天拙云藏」，對下文「人言用息」，似是。

觀，在國家之爲也。自古國家興行風教，使天下觀之，必先乎廟。周人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所以示天下尊親之道。漢顯宗永平二年春正月，祀光武於明堂，其年冬十月，養三老五更於辟雍。三老五更以二千石禄養終厥身，前史紀之，爲令王之盛節。

伏惟皇帝陛下稽古奉先，行明堂大禮。尊奉三聖，配帝而饗。普天率土，咸知舞抃。至於三老五更之典，最爲盛德，宜可兼而行之。如前兩府老臣，惟太子太保杜衍、太子少傅任布在焉。衍直清忠藎，勤勞弼亮；布廉潔不渝，止足知退，皆可備三老五更之選。儻朝廷以禮大數煩，難於並舉，亦可召至，俾陪觀大禮。及覃慶之際，特加恩獎。是亦兼行養老之典也。臣又覩工部侍郎致仕郎簡執節清素，處心雅尚，優遊泉石，樂於吟詠，今八十三歲，精明不衰，月俸之餘，不治生業，此則臣所目見之也。而歸老十餘年，不曾遷改，亦無錫賜。況天下似此近上老臣甚少，不難旌獎。如郎簡則去京遥遠，難行召命，可遥均三老五更之慶。伏望聖慈稽考舊章，特加恩禮。自餘致仕官，亦乞朝廷别賜推恩。寔當尊親之朝，兼行養老之典。足以表大禮之盛，彰上聖之仁，興天下之孝悌，光搢紳之耆舊。史官書之，爲陛下之至德，暐暐于千古。干冒天威，臣不任大願戰汗云云。

青州謝上表

臣某言：奉敕就差臣知青州，充青淄等州軍安撫使，已到任交割勾當者。海岱之區，地望攸重；岳牧之任，邦選甚隆。拜命以還，戴榮而懼。臣某中謝。

竊念臣賦才寡薄，抱節孤危。會遇不倫，進擢無狀。發言多忤，非輕去明主之恩；觸事爲憂，所重在太平之業。涓塵未補，覆載何酬？尚玷鴻私，屢加優寄。漸兹衰朽，期以退藏。伏蒙皇帝陛下天量庇全，聖衷收采。改此劇藩之守，謹諸連帥之權。臣敢不逾勵夙宵，虔分旰昃。體九重之深造，安千里之含生。上副聖求，少圖忠効。臣云云。

范文正公集卷十七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八

狀

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講書狀

右，臣聞三代盛王致治天下，必先崇學校，立師資，聚群材，陳正道，使其服禮樂之文，❶遊名教之地，❷精治人之術，蘊致君之方，然後命之以官，❸授之以政。濟濟多士，咸有一德。列于朝則有制禮作樂之盛，布于外則有移風易俗之善。故聲詩之作，美上之長育人材，正在此矣。國家崇儒敦古，右文致化。三京五府，多建庠序。當州近輔之郡，宜崇治本。兼至聖文宣王廟已有學舍三十餘間，有修學進士二十餘人。非有講貫，何以發明？臣竊見賀州富川縣主簿、充應天府書院説書王洙，於天聖二年御前進士及第，素負文藻，深明經義。在彼講説，已滿三年。伏望聖慈特與除授當州職事官兼州學講説，所貴國家教育之道，風布於邦畿；進脩之人，日聞於典籍。士務稽古，人知嚮方。干冒聖威，臣無任云云。

❶「文」，宋本、四庫本均作「風」。
❷「遊」，宋本、四庫本均作「樂」。
❸「官」，宋本、四庫本均作「爵」。

求追贈考妣狀

右，臣竊露微衷，仰干睿聽。霆威匪遠，淵懼斯深。伏覩編敕節文：一應京朝官在任未滿，不因公事，朝廷非時移替，在任不曾磨勘轉官者，後來同計及三周年，不以到闕在任，並與磨勘者。伏念臣自蒙恩改授京官，到今七年。除持服月日外，亦以四年餘兩箇月，不敢僥求磨勘。

今爲遷奉在近，未曾封贈父母。竊念臣襁褓之中，已丁何怙。鞠養在母，慈愛過人，恤臣幼孤，憫臣多病，夜扣星象，食斷葷茹，逾二十載，至于其終。又臣遊學之初，違離者久，率常殞泣，幾至喪明。而臣仕未及榮，親已不待。既育之仁則重，罔極之報曾無。夙夜永懷，死生何及？今又俯臨葬禮，尚闕褒封。祭奠之間，誌述之際，乏茲恩數，逼於哀誠。身厠登瀛之華，親無漏泉之澤。矧遇孝理，若爲子心！

今欲將磨勘改轉官恩澤，乞先移贈考妣。所冀遷厝之日，❶得及追榮。況臣尚在壯年，❷序進未晚。伏望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深軫至仁，❸俯從危素。特降曲成之造，更覃廣愛之風。則人子至榮，獲顯親於不次；君父大賜，必捐軀而是圖。臣無任云云。

奏致仕分司官乞與折支全俸狀

右，臣伏覩先降敕命指揮，乞致仕官三

❶「遷」，原爲墨丁，據宋本、四庫本補。
❷「尚」，原無，據宋本、四庫本補。
❸「至仁」，宋本、四庫本均作「仁仁」。

丞以上與一子身事。後來甚有朝官因此陳乞，自贊善大夫以下文武官，即未殊恩，鮮聞致政。臣切見外處勾當文武臣僚、幕職州縣，每有疾患昏耄之人，百姓無告。本路轉運使長吏欲行體量，或聞貧處，❶不忍廢罷。臣聞先王養老，莫不推仁。在於公朝，宜行懋典。

伏望聖慈應致仕分司官，今後每遇郊禋，各與進秩。耆耄蓋寡，優渥何傷？內致仕官，并乞與折支全俸。況國家折支物色，朽腐無算，又所估太高，久宜制置，庶能周濟，以養衰殘。其文資未有朝散階者，仍乞就加，庶明尚齒之恩，異於班列。其三班使臣、判司簿尉，以其非大夫之等，未有致仕條例，亦乞與南班上佐等第，別降指揮。所貴休官之人，不甚失所。勸臣下廉退之節，彰君親存覆之仁。遂其優閑，免於窮困。如允臣所奏，即乞特出聖恩指揮。

舉歐陽脩充經略掌書記狀

右，臣叨膺聖寄，充前件職任，即日沿邊巡按，其有將帥之能否，軍旅之勇怯，人民之憂樂，財利之通塞，戎狄之情僞，皆須廣接人以訪問，復盡心以思度。其於翰墨，無暇可爲。而或奏議上聞，軍書叢委，情須可達，辭貴得宜。當藉俊僚，以濟機事。

臣訪於士大夫，皆言非歐陽脩不可，文學才識，爲衆所伏。往者緣臣之罪，有黷朝聽。蓋本人素好議論，聞于搢紳。只如臣爲諫官之初，杜衍任中丞之日，脩皆曾移書責臣等緘默無執，非獨有高若訥之讓也。

❶「處」，宋本、四庫本均作「虛」。

以此明之，實非朋黨。若訥知其無他，亦常追悔。

臣切於集事，不敢避嫌。其人見權滑州節度判官，伏望聖慈特差充經略安撫司掌書記，隨逐巡按。所典書奏，並國家之事，非臣下之私。若不如舉狀，臣甘欺罔之罪云云。

舉張方平充經略掌書記狀

右，臣今分經略安撫都部署司職任在延州，又發遣延州兵民公事，其應答諸路文字，動涉機宜，日不暇給。凡有奏報朝廷事須精密，臣獨力當之，必有謬誤。經略司雖有判官三員，❶多在本司及別路勾當。臣昨舉歐陽脩充本路掌書記，尋以召歸館閣，更不赴任。臣竊見著作佐郎、通判天雄軍張方平富於文學，復有才用，乞朝廷改除充本司掌書記。

舉彭乘自代狀

准敕：❷應係兩省臺官、尚書省六品已上、諸司四品已上授訖，具表讓一人自代者。右，謹具如前。

臣奉敕就轉尚書户部郎中，依前充職。臣伏見京西提點刑獄、尚書祠部員外郎、充集賢校理彭乘，博學不倦，孤立無徒，館殿之中，獨爲淹久。臣今舉自代。

❶「司」，原無，據宋本、四庫本補。
❷「准敕」至「自代者」，宋本無此數句。

舉許渤簽署陝府判官事狀

右，臣竊見權潤州觀察推官許渤，在鄉曲時，衆推孝行。登仕宦後，自守静節。天禧三年進士及第，授初等職官數任，別無過犯，至今猶是初等。清心至行，不求聞達。復通經術，長於論議。苟非叩擊，似不能言。伏望聖慈特與改轉京官，簽署陝府判官廳公事。庶旌廉退之士，以抑僥競之風。如後犯正入己贓，❶臣甘當同罪。

舉滕宗諒狀

右，臣竊見知涇州、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滕宗諒，詞才公器，周於致用。曾出聖選，擢在諫司。當時同列之人，並已清顯。今涇原已有帥臣，本州不屯軍馬，別無劇務，欲乞朝廷改除於繁重處任使。如無稱効及有所犯，❷臣甘當同罪。

舉丘良孫應制科狀

右，臣伏覩先降敕節文：❸今後應京朝官、幕職州縣官不曾犯贓，私罪情輕，並許應賢良方正科目者。

竊以國家下賢良之詔，求補益之言，非止掄材，將以致治。先王坐以待旦，旁求俊乂。必以得士爲昌，不以限年爲重。臣竊見權耀州觀察推官丘良孫學術稽古，文辭

❶「如後犯正入己贓，臣甘當同罪」，宋本無此二句。

❷「如無稱効及有所犯，臣甘當同罪」，宋本無此二句。

❸「伏覩」至「科目者」，宋本無此數句。

貫道。求之多士，宜奉大對。臣今舉本人，❶堪應上件科目，伏乞朝廷特賜召試。若不如舉狀，❷甘俟朝典。

舉張昇自代狀❸

右，臣伏蒙聖慈特授尚書禮部侍郎。臣伏見工部郎中、集賢殿修撰、知潤州張昇，筮仕以來，清介自立。精思劇論，有憂天下之心；純誠直道，無讓古人之節。朝野推重，臣所不如。乞迴臣所授，以允公議

舉張伯玉應制科狀

右，謹具如前。❹

臣竊見秘書丞、知并州太谷縣事張伯玉天賦才敏，學窮閫奧。善言皇王之治，博達今古之宜。素蘊甚充，清節自處。嘗應科舉，未親册對。如令仰被清問，罄陳大略，必能竭前人之正論，副大君之虛懷。擇而行之，有補聖政。臣今保舉其人，堪充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若不如所舉，❺臣甘俟朝典。

舉張問孫復狀

右，臣伏覩赦書節文：應天下懷材抱

---

❶「臣今舉本人，堪應上件科目」，宋本無此二句。

❷「若不如舉狀，甘俟朝典」，宋本無此二句。「若不如舉狀，甘俟朝典」，宋本無此二句。

❸「昇」，原作「昪」，正文亦同。按，張昇，《宋史》卷三一八有傳。又《涑水記聞》卷三於張昇名下注有「音便」，知作「昇」是。據宋本改。

❹「謹具如前」，宋本無此四字。

❺「若不如所舉，臣甘俟朝典」，宋本無此二句。

器，或淹下位，或滯草萊，委逐處具事由聞奏。

臣觀國家居安思危，搜羅賢俊，以充庶位，使民受賜，此安邦之正體也。臣竊見試將作監主簿張問，文學履行，有名於時。前應茂材異等科，再考中式，以父喪不得就試。近上封事，貽霑國恩，職不稱才，衆知沉俊。臣又見兖州仙源縣寄居孫復，元是開封府進士，曾到御前。素負詞業經術，❶今退隱泰山，著書不仕。心通聖奥，跡在窮谷。伏望朝廷依敕文採擢。張問乞除一陝西藩鎮職事官；孫復乞賜召試，特加甄獎。庶幾聖朝涣汗，被于幽滯。

除樞密副使召赴闕陳讓五狀 韓公同上❷

右，臣等各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等交割本職公事，與鄭戩管勾訖，乘遞馬疾速發來赴闕者。

臣等未立邊功，忽承召命。必慮別有進擢，實不遑寧。伏緣臣等自領經略之任，竭心戎事，其於邊上利害，軍中情僞，年歲之後，方能諳悉。至若倉卒之際，賊謀百端，熟於見聞，始可料度。且朝廷舉天下之力，應副西事，于今累年。賊氣尚驕，屢爲邊患，是朝廷責臣等立効之秋，臣等盡節報國之日。況賊界雖來請和，或恐盟約未合，近復却有點集事宜，將來倍須禦備。今去防秋，只是百餘日間。夙夜經營，猶恐闕漏。臣等若更離去，或致疎虞，不惟上悞朝廷，愈長寇孽，顯是臣等自貪寵異，移過後

❶「經術」上，宋本有「深明」二字。

❷「韓公同上」，原無，據宋本、四庫本並文中「臣等」補。

人，雖當萬死，何以塞責？ 兼近蒙差降中使，宣諭臣等，候邊事稍寧，用在兩地。臣等尋具奏聞，且乞依舊陳力。此由衷之請，天鑑可明。即非今來，虛有陳讓。伏望聖慈念邊事至大，不可差失，特降中旨，允兹至誠，許臣等且在本任，庶竭疲駑，得裨萬一。臣等無任云云。

第二狀

右，臣等奉聖旨，令疾速赴闕。臣等爲邊事未寧，防秋在近，已具奏聞，乞且在本任去訖。

竊念臣等自臨邊鄙，久阻闕廷，入對清光，人臣所願。忽承召命，豈合稽留？ 然事有可憂，須當陳列。伏自西事以來，邊上帥臣，數有改易，天下知其不便，朝廷每以曠官承乏，❶不得已而行之。臣等四年之中，三換邊任，不聞成效，固當坐責。昨以涇原師敗之後，朝廷命臣等兼領四路，以禦劇寇。臣等夙夜議論，思有報效。奏選將佐，促治城寨。閱習軍馬，完補器械，爲向秋之備。但西人詣闕，方議納和，臣等不敢懈心。且西賊前來誓書甚明，以四十年之恩信，一旦翻覆。況今情僞未知，復有點集之説，此大可憂防之日也。臣等於此處置，纔以諳練，❷上下之情，方且稟信，節制進退，庶無大衂。若貪冒寵榮，輒便舍去，則是復有帥臣數易之弊。如寇患再作，臣等躬親邊事，猶懼不濟。或遠料賊情，則多失機會。且臣等自膺寄任，蒙朝廷推信，日重

❶「以」，原脱，據宋本、四庫本補。

❷「以」，宋本作「似」。

一日。凡百陳請，如在帷幄，無不施行。是臣等遭遇盛明，盡節立事之時也。所以感激剖述，願留歲年。或寇患必息，則脩固邊備，爲他時之防。如其未寧，則與將佐合心，持重禦捍，宜無深入之憂。如賊志倔彊，終難調伏，則臣等選練兵將，於三二年間，仗朝廷威靈，討服横山界近蕃，❶以遏外患。臣等志在分憂，非敢飾讓近名。頻煩天聽，乞聖慈深照。臣等無任云云。❷

第三狀

右臣等近以邊事未寧，忽承召命，兩陳奏牘，且乞在任。誠懇斯至，利害甚明。尚慮朝廷未垂照悉，謂臣等以禮爲讓，務取虚名，俟及再三，即當上道。是以重煩天聽，終期得請。

竊以處勞而思逸，重内而輕外，人之常情也。今臣等勤勤懇懇，且願竭力塞下，豈置身艱苦，違人情之所樂，以矯時干譽者哉？誠以經畫西陲，于今累歲，雖無毫髮之効，上副委遇，其如軍中之事，粗已諳詳。況西賊父祖以來，蓄養姦謀，一旦叛命，乘累勝之氣，而遣人納和，此固苞藏禍心，别營兇計。今防秋急備，都無數月之期。臣等若貪冒寵榮，便離職任，向去或有侵軼，害及生靈，使朝廷重憂，後人當患，則有識之人，孰不責咎？何施面目，以對威顔？雖伏顯誅，亦無所救。故臣等披瀝肝膈，屢有奏述，且乞在任，以盡疲駑，持重保邊，庶少敗事。或且許其盟約，未解防虞，則願更

❶「横山界近蕃」，宋本無「界」字，《長編》卷一三九慶曆三年二月乙卯條所記范仲淹、韓琦上疏，有「横山界蕃部」之語。

❷「無任」，宋本作「不任」。

留歲月之間，補完闕漏。縱其翻覆，不失枝梧。萬一寸功有立，寇患稍平，則朝廷進用有名，臣等歸朝未晚。愚衷感切，天地可明。唯君知臣，必當鑑諒。伏望聖慈開納，早賜允俞。臣等無任云云。

第四狀

右，臣等自承召命，累上封章，乞且留本任。聖明之照，必察愚衷。然慮朝廷謂成命已行，不許改易。或謂三讓爲禮，未賜允可。臣等莫遑啓處，重煩天聰。

竊念臣等本以書生，昧於兵術，朝廷委兹邊事，不獲固辭。三數年間，勉心彊力，徒懷憂患，罔敢暇逸。至於勳績，絶無稱道。雖天心至仁，尚賜全宥。臣等當自循省，更思報効。豈復舍邊陲之患，冒朝廷之寵，以取重悔哉？所乞且在本任者，非敢自謂必能銷殄兇寇，以安西鄙。蓋臣等受國重委，久於戎政，或才力不足，終坐重責，是臣等之分也。若不能畢事，移患後人，而得謂之忠乎？况自來帥臣初至，則衆多之言，争陳利害，於軍民蕃部之中，號令處置，頻有更改。是以邊塞衆情，皆安於習舊，而憚於新規。又將佐勇怯，未能盡知，倉卒之時，指縱或誤，則其害不細。故未平定間，忌在數易。此朝廷之所明知。况今國家急務，在於西陲。臣等於此用之，不爲不重。乞聖慈特迴天鑑，使得盡臣子之心。臣等云云。❶

第五狀

右，臣等近者，忽承詔旨，俾赴闕廷。

---

❶「臣等云云」，宋本作「臣等無任」。

繼上奏封，且乞在任。未量聖慈，果悉愚誠？夙夜震遑，若無所措。伏念臣等自西寇猖獗，久當戎事。雖才不逮志，未有成績。若其裁處軍政，審料敵情，既踰歲年，粗亦詳練。故邊防憂患之急，臣等去就之分，前奏備列，不敢煩陳。

今所切者，昊賊累次盜邊，必先僞達誠款，伺我少懈，隨即奔衝。今又遣人請和，往復遷延。即過夏月，其或盟約未合，必是又圖侵軼。而朝廷當經營防秋之際，動易帥臣，送故迎新，衆情自擾。則於禦捍之事，不無廢闕。賊如乘我不備，適足遂其姦謀。則是朝廷以西事爲輕，而以進擢微臣爲重。或因此有誤大計，更滋寇孽，則臣等貪冒寵異，情何以安？臣等所以知遠在朝廷，不若親臨疆埸，❶蓋耳目所接，指縱爲便，庶於倉卒，不失事機。況今干戈未寧，民力漸屈。忠義思奮，聖宸重憂。宜拔非常之才，待以不次之位。使其恢宣賢業，講求廟算。臣等自當奔走塞下，奉行勝略。如此則内資帷幄之議，外期節制之行，用以相須，冀乎必濟。伏望聖慈察臣等忠藎之懇，素有本末。實不以内外之職，輕重於心，早賜允俞，使盡臣子之節。臣等云云。❷

賀胡侍郎致政狀❸

伏審侍郎進清崇之爵，諧高尚之風，耆德尊隆，睿恩深厚，榮映之下，慶仰居多。恭以侍郎誠明自天，進退由道。宣三德於

❶「疆埸」，原誤作「疆場」，據宋本改。
❷「臣等云云」，宋本作「臣等無任」。
❸「賀胡侍郎致政狀」，此篇於別集卷四重出，題爲《賀胡侍郎致仕》。存此文，刪別集。

夙夜，被四紀於龍光。赫有華名，密多陰施。艱難險阻，盡力乎三朝；富貴崇高，致身乎五福。而乃起達人之觀，引大夫之年。聰明不衰，止足自處。國家興廉讓之節，疏渙汗之仁，寵數優賢，休聲載路。耀錦南國，邑子榮太守之歸；掛冠東門，都人藹大夫之歎。❶爲儒及此，其樂何涯？伏惟上爲聖朝，倍保崇重。❷舜好清問，方體貌於宿賢；國有老成，尚彌縫於顯道。某久荷鈞録，❸卑情無任榮觀景仰抃躍之至。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八

❶「大夫」，宋本、四庫本並别集重出者均作「丈夫」。
❷「保」，原作「報」，據宋本、四庫本並别集重出者改。
❸「録」，原誤作「緣」，據宋本、四庫本並别集重出者改。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九

狀

陳乞邠州狀

右，臣聞臣之事君也，貴先勞而後祿；朝之命官也，患重內而輕外。重內輕外，何以收藩翰之功？先勞後祿，所以勵搢紳之志。臣雖無似，輒慕前修。臣昨在朝日，曾與韓琦同進陝西攻守策。又覩手詔云：「今用何人，鎮彼西方？」又去年秋，曾有聖旨，令韓琦與臣互換，往邊上照管。臣遂面奏，乞罷參知政事，知陝西一郡，兼沿邊安撫使，乞不轉官及不帶招討、部署之名。尋蒙聖恩，差充陝西宣撫使。又以契丹舉兵西征，元昊在河東接近，復差臣兼河東宣撫使。臣自至河東，體量得邊上利害，各已奏陳。

今余靖自北既回，必見契丹無南牧之意。臣久住州軍，亦慮煩擾。欲過陝西，即又宣撫使所行諸軍，須望特支恩澤。緣南郊均賜之後，陝西府庫已虛，或更行特支，又須費十數萬貫。如不往陝西，則前所上攻守之策，復成空言。伏望聖慈依臣前來面奏，罷參知政事并宣撫使，❶只差臣於邠、涇間知一州，帶沿邊安撫使，乞不轉官，仍不帶招討、部署之名。如此則不銷更散特

❶「宣」，原作「安」，據宋本改。

支，自可就近處置邊事。

臣此直誠，並守前奏，俟三二年間，邊事寧息，攻守有備，儻聖恩未移，用臣不晚。庶朝廷無内重外輕之失，臣亦有先勞後禄之效。進退始終，良得其宜。臣無任云云。

陳乞鄧州狀

右，臣聞理之安危，固當殊體；官之廢置，孰可冒居？竊念臣昨厠台司，日瞻宸扆，親承睿詔，俯念邊防。思得邇臣，往分重寄。臣既獲聞命，因敢請行。遽將宣慰之恩，來安屯戍之旅。臣以戎情未測，備預當嚴。願領一藩，兼按四路，欲將臣與韓琦所上邊策，躬親施行。尚蒙朝廷，付兹職任。臣自到豳土，已逾半年。復以前策奏陳，庶逃尸素。朝廷以彼戎款順，方用柔懷，不欲脩威，恐成生事。臣之所上，必可寢停。今又覩朝旨，據鄜延路奏，所定疆界，並已了當，仰保安軍、鎮戎軍榷務通行博易者，事或寧靜，理當改更。其陝西邊事，自有逐路經略使處置。惟此四路安撫司，今後别無事務，欲乞朝廷指揮廢罷。

臣則宿患肺疾，每至秋冬發動。若當國有急難之時，臣不敢自求便安，且當勠力。今朝廷宣示西事已定，况邠州元係武臣知州，伏望聖慈恕臣之無功，察臣之多病，許從善地，就訪良醫。於河中府、同州或京西襄、鄧之間，就移一知州，取便路赴任，示君親之至仁，從臣子之所望。實緊聖造，得養天年。臣無任瞻天望聖云云。

舉李宗易向約堪任清要狀[1]

准御史臺牒：[2]准慶曆八年五月十四日敕節文，於内外升朝官，曾任通判成資以上人内，堪任清要任使者，各同罪保舉貳名，並須歷任無公私過犯，及不是見任兩府并自己親情，方得奏舉。或雖公罪，杖以下，情理輕，亦許論薦者。右，謹具如前。

臣伏見知絳州、職方員外郎向約，生相輔之家，而能專儒學，謹官業，廉貧苦節，慎静寡過。臣前知潤州日，約爲通判，備見操守。後來累次爲郡，皆有理績。推舉甚衆，未蒙獎擢。知光化軍、屯田員外郎李宗易，天禧三年進士第九人及第，素負詞雅，居常清慎，有静理之才，無躁進之跡。今在隣屬，稔聞治狀，人憂其去，吏不敢苛。此二人者，久於揚歷，各有行實，並堪充清要任使。如朝廷擢用後，[3]犯入己贓，臣甘當同罪。即不是見任兩府并自己親情，歷任並無私罪，内有公罪者，亦係杖已下，情理不重。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舉張諷李厚充青州職官狀

伏奉敕命，就差知青州兼安撫使，已到任訖。今具合奏辟官二員如後：一、前御史臺主簿張諷，文學懿贍，[4]履行純雅，未升科進，的有才稱。欲乞朝廷采於清議，推以

[1]「舉」，原誤作「與」，據宋本、四庫本並依文義改。
[2]「准御史臺牒」至「謹具如前」，此段爲宋本所無。
[3]「如朝廷擢用後」至「謹具狀奏聞」，此數句爲宋本所無。
[4]「贍」，原誤作「瞻」，據宋本、四庫本改。

異恩，特賜召試，授一出身，差簽署青州觀察判官廳公事。新注下正官王嘉祥，❶即今未到，乞勘會京東路節鎮，別除一處。一、鄧州南陽縣主簿李厚，進士出身，素有文行，涉道且深，到任已成一考，見權鄧州職官。欲乞朝廷特除權青州兩使推官，兼管句安撫司機宜文字。節度推官近新到任，❷乞移側近州郡。如難得闕，即乞許令安撫司差權見闕官處句當，所貴不住俸給。況本路見闕官數員，右謹具如前。臣受國寄任，日憂曠闕，或得此二人，助其不逮，庶無敗事。如朝廷擢任後，犯入己贓，及不如舉狀，臣並甘當同罪。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薦李覯并録進禮論等狀

右，臣聞古之明王，坐以待旦，旁求俊乂。蓋將盡天下之才，成天下之務。故爲臣者，以舉善爲忠，亦將竭知人之明，副待旦之意也。臣親逢聖旦，嘗忝輔臣，輒慕前修之爲，少答非常之遇。

臣伏見建昌軍草澤李覯，前應制科，首被召試。有司失之，遂退而隱，竭力養親，不復干禄。鄉曲俊異，從而師之。善講論六經，辯博明達，釋然見聖人之旨。著書立言，有孟軻、揚雄之風義，實無愧於天下之士。而朝廷未賜采收，識者嗟惜，可謂遺逸

❶「新注」至「别除一處」，此數句宋本無。

❷「節度推官」至「謹具狀奏聞」，此數句宋本無。

者矣。臣竊見往年處州草澤周啓明工於詞藻，❶又江寧府草澤張元用，及近年益州草澤龍昌期，並老於經術。此三人者，皆蒙朝廷特除京官，以示奬勸。臣觀李覯於經術文章，實能兼富。今草澤中，未見其比。非獨臣知此人，朝廷士大夫亦多知之。臣今取到本人所業《禮論》七篇、《明堂定制圖序》一篇、《平土書》三篇、《易論》十三篇，共二十四篇，編爲十卷，❷謹繕寫上進。伏望聖慈當乙夜之勤，一賜御覽，則知斯人之才之學，非常儒也。其人以母老不願仕官，伏乞朝廷優賜，就除一官，許令侍養，亦可光其道業，榮於閭里，以明聖人在上，下無遺才。若不如舉狀，❸臣甘重受朝典，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❹

進故朱寀所撰春秋文字及乞推恩與弟㝠狀

右，臣伏見故秘書丞、集賢校理朱寀，幼有俊材，服膺儒術。研精道訓，務究本源。越自經庠，擢升文館。力學方起，美志未伸。不幸夭喪，深可嗟悼。寀《春秋》之學，爲士林所稱。有唐陸淳，始傳此義，學者以爲《春秋》之道久隱，而近乃出焉。寀苦心探賾，多所發揮。其所著《春秋指歸》等若干卷，謹繕寫上進，乞下兩制詳定。如實可收采，則乞宣付崇文院。

❶「工」，原作「攻」，據宋本並《盱江集》外集卷一所引改。
❷「編」，原脱，據宋本、四庫本並《盱江集》補。
❸「若不如舉狀」至「謹具狀奏聞」，此數句宋本無。
❹「伏候敕旨」，《盱江集》所引於此句後記有日期「皇祐元年十一月二十日」。

又念其人家道貧窶，妻息孤窮。有親弟寘，亦習儒業，未登祿仕，伏望聖慈特霑一命。況寀曾任府界提點，偶緣病罷，别無過犯。中前監察御史梁堅、蔡禀等亡後，亦蒙録用子孫，體例頗同，不爲僥倖。以彰聖朝旌録儒學，使其孤幼不墜丘壑，亦天地之造也。干冒宸嚴，臣云云。

陳乞潁亳一郡狀

右，臣輒陳危悃，上黷高聰。遡仰雷霆，不任淵谷。切念臣涉道至淺，賦財本下。爰從孤宦，首被聖知。自謂得君，未嘗避事。險易一志，周旋四方。今守東齊，方面亦重。救災禦寇，敢不盡心？而年高氣衰，日增疾恙，去冬已來，頓成羸老。精神減耗，形體尫弱，事多遺忘，力不支持。其青州常程公事，已牒通判職官發遣，其安撫一路九州軍兵馬公事繁多，至於郡縣利害，鄉川寇盜，皆禀本司指縱。自臣抱病，句管不前。上無以分宵旰之憂，下無以逃尸素之誚。惟是奏報文字，臣則竭心勉率，亦多稽緩。揣己量力，實不自安。

伏望聖慈於潁、亳二州，就差臣一處，所貴閑慢少事，可以養疾，庶安朽質，少保殘年。仰祈洪造之私，惟誓丹衷之報。臣無任云云。

劄　子

論西京事宜劄子

臣近親奉德音，以孔道輔曾言遷都西洛。臣謂未可也。國家太平，豈可有遷都之議？但西洛帝王之宅，負關河之固，邊方不寧，則可退守。然彼空虛已久，絶無儲積，急難之時，將何以備？宜以將有朝陵之名，❶漸營廪食。陝西有餘，可運而下。東路有餘，可運而上。數年之間，庶幾有備。太平則居東京通濟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居西洛險固之宅，以守中原。《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之謂也。先王脩德，以服遠人，然安不忘危，故不敢去兵以恃德也。陛下内惟脩德，使天下不聞其過；外亦設險，使四夷不敢生心，此長世之策也。伏望聖慈未煩下議，且留聖意可矣。❷臣口對不備，謹再具狀奏聞。

論復併縣劄子

臣伏覩赦書節文：西京河陽管界諸縣近經併廢，頗聞人民不便，並特令依舊。臣去年秋纔入中書，蒙聖慈差中使催臣言事。臣首陳七事，内一事爲天下民困由吏役煩重。如西京在後漢時三十七萬户，置二十

❶「以」，《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一八景祐三年五月戊寅條引此劄作「托名」。

❷「矣」，諸本均作「俟」，連「可」字屬下，義不暢，據《長編》引改。

縣；唐會昌中十七萬户，置十九縣；今有五萬六千户，尚置十九縣。是户口十分去七，而縣額如舊，吏役不減，安得百姓不困哉？後漢光武詔天下併減四百餘縣，此治世之規，可舉爲法。臣請先於西京減併縣分，以省吏役。奉聖旨下范雍并本路轉運使，密切相度聞奏。尋據范雍、夏安期等奏，相度西京縣邑衆多，人户差役頻併，今來減縣邑爲鎮，實亦利便。除山險空迥，地里濶遠，及陵寢所安，難爲廢罷外，乞併作十三縣，委得允當，别無妨礙。尋蒙朝廷依奏降敕施行訖。❶約計減役人一千五六百户，已放歸農，官員亦已省罷訖。

竊聞後來有臣僚上言，或稱縣尉檢覆地遠。且逐縣界分，俱不及百里，如南方縣分有三二百里者，亦只一員縣尉，以此方之，甚不遥遠。或稱却費軍人守把。其守把軍人，即非旋有招置，並是本府宣毅兵士，在本府中亦須請受。或稱酒税虧額。今體問得，逐鎮比舊日却有增盈。其所上言，皆非害民之事，況無實狀。只是坊郭物力之人，恐産業閑慢，或逐縣公人中，有巢穴已成，不願更改者，因兹妄説不便，扇摇人情，致臣僚誤有採聞，形于奏牘。朝廷未深窮究，便以爲然，改已行之命，特作霈恩，而不知一千五六百户免役之家重加勞擾，殊非霈恩之意。只是坊郭物力之人，縣邑狡猾之吏，遂其志願，僥倖歡呼，必有作感聖恩道場以惑朝聽者。其鄉川之民，弃農就役，復爲愁苦，是害其本而徇其末也。且光武之朝，詔下併四百縣，何號令之行無敢沮者？今朝廷止併六縣，而號令已出，敢

❶「奏」，原誤作「奉」，四庫本亦同，據宋本改。

有沮言，是國家命令不行於外，恩澤不逮於民矣。國政如此，則天下無事可行，皆欲守因循之弊，弊不可救，亂所由生。且西京在漢時三十七萬户，置二十縣，今五萬六千户，置十九縣。其吏役勞擾，亦甚明白，非隱昧之事。

臣爲近輔，請行此令者，蓋欲蘇息窮民，且非利己。緣親奉德音，并降中使，促令論列時事，非臣輒有改易。況典故甚明，非出自胸臆。如上言不當，乞朝廷直行黜罷，不銷重擾生民，而沮此一議。若轉運使等定奪不當，亦乞朝廷駮下不當事件，特行勘問，明示責降，自然利害分別，中外無疑。臣本上言之人，如不黜罷，其元定奪之官，又不勘問，却將重擾生民之事，作恩宥施行，於體不便。不知令諸縣仍舊，惠及何人？臣爲朝廷惜此一舉，使天下無復有省役息民之望。❶

伏望聖慈指揮西京，未得追擾放役之人，别候朝廷指揮。更年歲間，利害既明，謗議自息。所以懇懇上言者，忝爲輔臣，知利害不能執守，則國家之惠必不能行，生民之弊亦不能去。儻朝廷以臣僚上言爲是，以臣所言爲非，即乞依臣所奏，早加勘劾，速行降黜。臣即方敢伏罪，不復論列。取進止。

乞修京城劄子

臣危言孤立，久荷聖知。當此旰昃之憂，豈可循默自守？雖言而無取，亦以盡臣子之心。臣先於景祐三年五月初在開封

❶「望」，原形誤作「聖」，據宋本、四庫本改。

府，曾進劄子，❶言西洛帝王之宅，絶無儲蓄，乞聖慈以將有朝陵爲名，使東道有餘則運而西上，西道有餘則運而東下。數年之間，庶幾有備。太平則居東京舟車輻湊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守西洛山河之宅，以保中原。當時臣言西洛可營者，以備急難也。今北事既動，營洛已晚。臣今別有愚見，請一二以陳之。

臣竊聞修建北京，以禦大敵。以臣料之，可張虚聲，未可爲倚，何哉？河朔地平，去邊千里。胡馬豪健，晝夜兼馳，不十數日，可及澶淵。陛下乘輿一動，千乘萬騎，非數日可辦。倉卒之間，胡馬已近。欲進北京，其可及乎？此未可一也。又承平已久，人不知戰，聞寇大至，群情憂恐。陛下引憂恐之師，進涉危地，或有驚潰，在爪牙之臣，誰能制之？此未可二也。又北京四面盡平，絶無險扼之地，儻乘輿安然到彼，而胡馬旁過，直趨河南，於澶淵四向，乘凍而渡，京師無備，將何以支？宗廟社稷，宫禁府庫，皇宗戚里之屬，千官百辟之家，六軍萬民，血屬盡在，無金城湯池可倚，無堅甲利兵可禦，陛下行在河朔，心存京師，豈無迴顧之大憂乎？此未可三也。假使大河未凍，寇不得渡，而直圍守澶淵，聲言向闕，以割地會盟爲請，當此之時，京師無備，胡塵俯逼，陛下能堅守不動而拒其請乎？

唐明皇時，禄山爲亂，舊將哥舒翰引四十萬兵屯守潼關，請不出戰，且以困賊。楊國忠促令討賊，戰大敗，遂陷長安。今京師無備，寇或南牧，朝廷必促河朔諸將，出兵

❶「進」，宋本作「有」。

截戰。萬一不勝，則有天寶之患，朝廷將安往乎？昔煬帝盤遊淮甸，違遠關中，唐祖據之，隋室遂傾。明皇出幸西蜀，非肅宗立于朔方，天下豈復爲唐矣？德宗欲幸益部，李晟累表，❶乞且幸山南，以係人心。乃知朝廷，萬邦之根本。

今陝西、河北聚天下之重兵，如京師搖動，違遠重兵，則姦雄奮飛，禍患四起。臣聞天有九閽，❷帝居九重，是王者法天設險，以安萬國也。《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正在今日矣。臣請陛下速修東京，高城深池，軍民百萬，足以爲九重之備。乘輿不出，則聖人坐鎮四海，而無順動之勞；❸鑾輿或出，則大臣居守九重，而無迴顧之憂矣。彼或謀曰：邊城堅牢，不可卒攻。京師坦平，而可深犯。我若修完京師，使不可犯，則是伐彼之謀，而沮南牧之志矣。寇入之淺，則邊壘已堅；寇入之深，則都城已固。彼請割地，我可弗許也；彼請決戰，我可勿出也。進不能爲患，退不能急歸，然後困而撓之，返則追之，縱有抄掠，可邀可奪，彼衰我振，未必不大勝也。此陛下保社稷、安四海之全策矣。

或曰京師王者之居，高城深池，恐失其體。臣聞後唐末，契丹以四十萬衆送石高祖入朝，而京城無備，閔宗遂亡。石晉時，叛臣張彦澤引契丹犯闕，而京城無備，少主乃陷。此皆無備而亡，何言其失體哉？❹

❶「表」，四庫本作「奏」。
❷「閽」，原作「關」，據四庫本並《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三六慶曆二年五月戊午條所引改。
❸「順」，四庫本作「煩」。
❹「失」，原無，據四庫本並《長編》所引補。

臣但憂國家之患，而不暇顧其體也。若以修完城隍爲失體，不猶愈於播遷之禍哉？朝廷大臣百辟，必曉此事，但懼議者，謂其失體而不敢言。臣任在西陲，非當清問，而輒言此事，誠罪人也。然臣子之心，豈敢忘君親之憂？況臣素來愚拙，惟知報國，而不知其受謗矣。昔奉春君負販之夫，勸高祖都關中而張良贊之，翌日命駕。臣叨預近列，而輒建言，比之奉春之僭，未甚爲過。

至於西洛帝王之宅，太祖營修，蓋意在子孫表裏山河，接應東京之事勢，連屬關陝之形勝。又河陽據大川之險，當河朔、河東會要，爲西洛之北門。又長安自古興王之都，天下勝地，皆願朝廷留意，常委才謀重臣，❶預爲大備，天下幸甚。干犯聖威，臣無任云云。

又

臣近覩邸報，有北使到闕，遠近稱慶。及見逐處關報事宜，却言西北兩界，各大點集。比疑北使之來，未甚誠實。以四十年之恩信，無故動摇，恐非有限之貨，能足無厭之心。此可大爲之防，盟誓不足倚也。戎情翻覆，自古非一。臣竊覩朝廷未修東京，而先修北都。臣謂東京根本也，北都枝葉也。雖先朝曾有北都之行，當時有宿將舊兵，嘗經大敵，然猶上下憂疑，盤桓而進。今太平已久，人情易動，又無宿將舊兵，不可不過慮也。臣見邊上將佐軍旅，耻言不武，争乞効命，及其臨敵，十無一勇。臣恐

❶「謀」，原形誤作「某」，據四庫本並《國朝諸臣奏議》卷一二六改。

駕前諸班武士，務誇膽勇，有誤陛下。昔漢樊噲對上曰：「臣願得十萬衆，横行匈奴中。」季布叱曰：「噲可斬也！昔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時爲上將軍，不能解圍，今言以十萬横行，是面謾也。」今陛下自顧左右將軍，有如樊噲者乎？臣昨上言請修京城，宜持重而不動者，蓋爲此也。

若將巡幸北都，臣謂有可慮之事者五，願陛下思之。臣三四年來，聞人所傳，契丹造舟安輪，遇陸可載，遇川可濟。如南牧而來，於滄、德之間，先渡黄河，取鄆、濮而襲我京城。陛下虚往北京，而寇入東路。此可慮之一也。又宗廟社稷，皇宫戚里，千官百辟，六軍萬民之家，盡在京師，而城池無備，寇或大至，將何保守？此可慮之二也。若巡幸北京，六軍盡出，迴顧京師，億萬之中，或有姦兇，竊發爲亂，陛下之心能安於外乎？此可慮之三也。假使鑾輿未出，寇逼澶淵，聲言向闕，有割地之請。既京師無備，朝廷能拒其請乎？此可慮之四也。又胡馬之來，必數十萬，其河朔之兵，當須持重。如京城無備，畏彼深入，必促重兵與之決戰。萬一有哥舒之敗，則社稷爲憂。此可慮之五也。

願陛下必修京城，可禦大患。况天子之城，古有九重之號，未聞以不嚴不固而爲國體也。能嚴且固，則上自宗廟社稷，下及百萬之衆，可安堵矣，陛下乘輿不煩順動矣。雖寇入東路，不得而襲矣。彼扣澶淵，有割地之請，可拒而弗許矣。彼求決戰，可戒諸將持重而勿出矣。彼知京師有備，大軍持重，則南牧之志不得而縱，足以伐其謀矣。而復鋭則避之，困則擾之，夜則驚之，

去則躡之，因其隙而圖焉。皆須京師大固，然後能行其策。近代戎狄爲京師之禍者數四矣，不可不大爲之防。《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先聖之訓，非臣之所能言也。惟聖鑑裁之。

乞召還王洙及就遷職任事劄子

臣聞國家求治，莫先於擢才；臣之納忠，無重於舉善。臣竊見工部員外郎、直龍圖閣、新差知徐州王洙，文詞精贍，學術通博，國朝典故，無不練達。搢紳之中，未見其比。以唐之虞世南，先朝之杜鎬方之，不甚過也。臣在中書日，洙曾求知越州，時章得象以下並言，朝廷每有典禮之疑，則問此人，必見本末，豈當許就外任？遂不行所請。尋以撰成《國朝會要》一百五十卷，蒙恩進直龍圖閣，依舊天章閣待講，仍賜金紫，以旌稽古之能也。後以赴進奏院筵會，乃在京諸司常例，得從一日之休。徒以横議中傷，例譴居外。三經赦宥，未蒙召還，恐非聖朝棄瑕采善之意。臣近見此人來知襄州，復能精勤政治，庶務修舉，清簡和恕，吏民樂康，乃知其才内外可用。自任工部員外郎已及六考，不求磨勘。直龍圖閣亦又四年，未曾遷改。伏望聖慈，不以人之小累而廢其大善。如朝廷采鴻儒碩學以備詢訪，則斯人之選，爲中外所服。矧有懿文，可以發明議論，潤色訓謨。欲乞特賜召還，儀表臺閣。儻朝廷意切生民，重其外補，則乞就遷近職，別領大藩，使搢紳之列，知稽古有勸，爲善弗掩，實聖政之端也。臣嘗叨近輔，知無不言。况襄、鄧鄰封，稔聞善治。或不如舉狀，臣受上書詐不實之罪。如朝

廷擢用後犯入己贓，❶臣甘當同罪。取進止。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九

❶「如朝廷」至「取進止」，此數句爲宋本所無。

范文正公集卷第二十

賦

老人星賦❶明星有爛，萬壽無疆

萬壽之靈，三辰之英。其出也表君之瑞，其大也助月之明。但仰祥光，莫辨皤然之象；方資睿算，斯垂耄矣之名。皇家以大洽雍熙，咸臻仁壽。感垂象之丕變，彰御圖之可久。爰假號於耆年，寔歸美於元后。南郊享處，能無鼓缶之歌？銀漢經時，誰是遊河之友？觀夫落落位正，熒熒影孤。應春秋之候，出丙丁之隅。視合璧之祥兮未異，顧連珠之瑞兮若無。象茲黃髮，永我鴻圖。想天上之宵征，寧悲鍾漏？顧人間之夕景，豈恨桑榆？是何上象著明，昌時合偶。歷數自延於人主，名實何慙於國叟？月輪遥覩，安車之意寧無？天駟傍瞻，失馬之嗟何有？此蓋君著明德，天陳瑞星。會茲鼎盛，薦乃椿齡。增芳華於信史，協休美於祥經。每覩運行，如縱心於黃道；無差躔次，疑尚齒於青冥。足使曆象者考祥，占天者改觀。掛碧空而的的，度清宵而爛爛。非時不見，如四皓之避秦；有道必居，若二疎之在漢。大矣哉！名尊五福，位列三光。發天文之炳煥，符帝德之悠長。北闕前瞻，獨呈祥於有爛；南山俯映，

❶「老人星賦」，宋本無此篇。

呼萬者也？

華封之願。又何必周王之夢九，而嵩嶽之

示勸，君之位兮善建。實贊天靈之數，允叶

共獻壽於無疆。士有仰而賦曰：天之象兮

老子猶龍賦 元聖之道，❶通變如此

昔老氏以觀妙虛極，棲真渾元，握道樞而不測，譬龍德而彌尊。孰可伺珠，長存慈儉之寶？全疑在沼，不離清浄之源。宣尼之啓述嘉言，發揮至聖。謂此真宗之德，若彼時乘之性。每去不祥之器，劍化同歸；常開衆妙之門，魚登比盛。莫不遺情寵辱，放志希夷。振淳風而騰驤有便，樂上善而游泳無疑。所謂性相近也，故可則而象之。知雄守雌，宛訝存身之際；絶聖弃智，潛疑勿用之時。至哲難偕，元功莫極。知止而過亢何有？善行而在田可則。彼飛昇於天路，此逍遥於聖域。流沙西去，曾無戰野之虞；紫氣東來，寔有召雲之德。豈不以神龍之舉也，其變不窮；聖人之道也，無幽不通。一則致霖雨於天下，一則宣教化於區中。背僞歸真，豈逐葉公之好？長生久視，寧資豢氏之功？不然又安得深述杳冥，盛稱達變？忘機而沉椶是擬，著經而負圖可見。宋纖比聖，堪爲折角之流；尹喜依仁，自得攀髯之便。大道卷舒，非龍何如？言豹隱者，胡能比矣？稱虎變者，近可方諸。我名躋四大之間，五靈斯會；我道配二儀之際，三友非疎。故能作大匠之宗師，闡無爲之妙旨。惟尊道而貴德，自反古而復始。比於或躍之靈，蕩蕩乎其聖如此。

❶「道」，四庫本作「德」。

蒙以養正賦 君子能以蒙養其正

蒙者處晦而弗曜，正者居中而弗群。守晦蒙而靡失，養中正而可分。處下韜光，允謂含章之士；居上弃智，斯爲抱一之君。聖人以設彼《易》文，授諸君子。考其在《蒙》之象，得此養正之理。渾兮若濁，下民無得而稱焉；闇然而彰，聖功亦在其中矣。是以不伐其善，罔耀其能。惟樸素而是守，又濬哲而曷矜？故知我者謂我愚不可及，不知我者謂我智不足稱。務實去華，育德之方斯在；反聽收視，養恬之義相應。故得悔吝不生，純和自履。隱其明而若昧，保其終而如始。至賢者孟子，在養素而弗違；亞聖者顔生，性如愚而有以。是知蒙正相養，聖賢是崇。欲求乎不失其正，必在乎受之以蒙。石藴玉而外質，蚌含珠而内融。天地何言，育物之功潛用；龍蛇處蟄，存身之道不窮。其或謀畫爲先，聰明自廣。不務淳淳而處，每思察察而往。則彼蒙也喪乎其真，此正也失其所養。曷若我知白守黑，老氏之教寧忘？用晦而明，箕子之風不爽。至矣哉！正之在斯，養亦宜其。藴道德而不衒，豈禍福之能隨？志士體之而脩身，素履無失；聖人執之而行化，赤子焉知？迺有脩辭立誠，窮理盡性。常默默以存志，將乾乾而希聖。庶幾進退之間，保君子之中正。

禮義爲器賦 崇禮明義，斯以爲器

禮義交舉，聖賢是崇。既覩化人之要，爰彰爲器之功。脩之於身，豈晚成而是

慮？體之於政，見日用之無窮。前典可稽，格言斯啓。假其器而宣其教，尊其義而貴其禮。本於太一，寧因雕琢之勞？見無不爲，豈定方圓之體？不速而成，與世作程。于以致滿而不溢，于以知用之則行。見者之謂智，述者之謂明。合二美以同歸，皆能致用；列五常而共久，何患易盈？是以化彼邦家，器兹禮義。其美也混而爲一，其設也分而爲二。助政教而可大，貫古今而不墜。宣尼始問於周史，雅契求新；晉文首定於襄王，允符先利。豈不以爲君之柄也，非禮何持？立人之道也，惟義是資。居上而不我遐棄，化下而何莫由斯？有之則安，在傾欹而莫覩；聞而能徙，信用捨以從宜。是知彼器也利乃生民，此器也歸諸君子。蓋用之而可資，故喻之而有以。察其無體，可忘尚象之言；執以衛身，詎有假人之耻？念兹在兹，無爲而爲。但守執虚之戒，難忘持滿之規。安上治民，寧使乎小人乘矣？見危致命，豈惟乎長子主之？今國家稽古不忘，宣風遐被。其禮也同二儀之節，其義也正四方之志。覆萬國而無疆，通大道之不器。

今樂猶古樂賦 民庶同樂，今古何異

古之樂兮所以化人，今之樂兮亦以和民。在上下之咸樂，豈今昔之殊倫？何後何先，俱可諧於《雅》、《頌》；一彼一此，皆能感於人神。原夫惟孟子之謨猷，激齊王之思慮。惠民之道將進，述樂之言斯著。以謂昔時搏拊，實用洽於群情；此日鏗鏘，亦足康於兆庶。蓋在乎君臣交恭，民物兹豐。和氣既充於天下，德華遂振於域中。

寔萬邦之所共，諒百世之攸同。聽此笙鏞，曷異聞韶之美？顧茲匏土，宛存擊壤之風。孰是孰非，爰究爰度。且何傷於異制，但無求於獨樂。移風易俗，豈惟前聖之所能？春誦夏絃，寧止古人之有作？若乃均和其用，調審其音。上以象一人之德，下以悦萬國之心。既順時而設教，孰尊古而卑今？六律再推，自契伶倫之管；五聲未泯，何慙虞舜之琴？其或政尚滋章，民猶勞苦。樂雖遵於前代，化未暢於率土。曷若我咸臻仁壽，共樂鍾鼓？八風時叙，命夔而不在當年；萬舞日新，教胄而何須往古？若然則不假求舊，❶惟聞導和。其制也雖因時而少異，其音也蓋理心而靡他。播茲治世之音，無遠弗届；較彼先王之樂，相去幾何？今國家大樂方隆，休聲遐被。曾不惑於鄭衛，自能和於天地。舉今古而酌中，與英莖而豈異？

省試自誠而明謂之性賦 誠發爲德，彰彼天性

聖人生禀正命，動由至誠。發聖德而非習，本天性以惟明。生而神靈，實降五行之秀；發於事業，克宣三代之英。稽《中庸》之有云，仰上聖之莫越。性以誠著，德由明發。其誠也感于乾坤，其明也配乎日月。我生既異，初郁郁而有融；我性在斯，終存存而不竭。上智不移，無爲而爲。蘊被精醇之志，❷發爲濬哲之資。文王之德之純，既由天啓；周公之才之美，亦自生知。故得冠乎人倫，立乎聖域。所以見至矣之

❶「假」，《歷代賦彙》卷九一同，然四庫本作「暇」。
❷「被」，四庫本並《歷代賦彙》卷六六作「彼」。

性，所以成自然之識。❶究其本也，蓋鍾純粹之精；及其顯焉，乃著文明之德。豈不以自誠而明者，生而非常，自明而誠者，學而有方？生而德者，實茲睿聖。學而及者，惟彼賢良。顏生則自明而臻，謂賢人而可擬；夫子則自誠而至，與天道而彌彰。若然，則誠之道也既如此，明之道也又如彼。蓋殊途而同致，亦相須而成理。發乎仁義，遂使跂而及之；著乎聖神，所謂誠則明矣。且夫明乃誠之表，誠乃明之先。存乎誠而正性既立，貫乎明而盛德迺宣。有感必通，始料乎在心爲志；不求而得，終知乎受命于天。大矣哉！考彼格言，見茲元聖。施爲可覩於君德，動静必遵於天命。由至誠而達至明，是爲聖人之性。

金在鎔賦 金在良冶，求鑄成器

天生至寶，時貴良金。在鎔之姿可覩，從革之用將臨。熠耀騰精，乍躍洪鑪之內；縱横成器，當隨哲匠之心。觀其大冶既陳，滿籯斯在。俄融融而委質，忽曄曄而揚彩。英華既發，雙南之價彌高；鼓鑄未停，百鍊之功可待。况乎六府會昌，我稟其剛。九牧納貢，我稱其良。因烈火而變化，逐懿範而圓方。如令區别妍媸，願爲軒鑑。儻使削平禍亂，請就干將。國之寶也，有如此者。欲致用於君子，故假手於良冶。時將禁害，夏王之鼎可成；君或好賢，越相之容必寫。是知金非工而弗用，工非金而曷

❶「識」，宋本作「誠」，於韻不叶。

求？觀此鎔金之義，得乎爲政之謀。君喻冶焉，❶自得化人之旨；民爲金也，克明從上之由。彼以披沙見尋，藏山是務。一則求之而未顯，一則棄之而弗顧。曷若動而愈出，既踊躍以求伸，用之則行，必周流而可鑄？羨夫五行之粹，三品之英。昔麗水而隱晦，今躍冶而光亨。流形而不縮不盈，出乎其類；尚象而無小無大，動則有成。士有鍛鍊誠明，範圍仁義。俟明君之大用，感良金而自試。居聖人天地之鑪，亦庶幾於國器。

臨川羨魚賦 嘉魚可致，何羨之有

彼何人斯，在水之湄。謂嘉魚之美矣，臨長川而羨之。瞻之在前，殊有忘筌之意；求之不得，寧無結網之思？徒觀其紋浪不驚，錦鱗咸遂。或在藻以安性，或戲荷而從類。但見嬉游，固難馴致。當自適於清流，若有待於芳餌。在淵游泳，疑莊叟之夢來；依岸噞喁，訝平子之書至。潑潑晴波，在彼中河。可以登庖，爲籩豆之俎；可以昇鼎，俟鹽梅之和。顧絲緡而則不，俯漪漣而奈何。凝睇依依，控鯉之方安得？含情默默，思鱸之興何多？惜矣空拳，眷乎頒首。止疚懷而肆目，自朵頤而爽口。幾悔恨於庖無，徒諷詠於南有。心乎愛矣，愧踈破浪之能；敏以求之，懼速憑河之咎。烹鮮尚賒，謀之未嘉。弗經營於綱網，空顧慕於鱨魦。非達士之識矣，其愚人之意耶？胡不爲施罟之功，豈勞彈鋏？胡不

❶「喻」，原作「諭」。按，據文義，乃比喻之喻，非曉諭之諭，據宋本並《歷代賦彙》卷四五改。

學投竿之術，自取盈車？ 又何必其志營營，其圖瑣瑣，徘徊乎水澤之畔，怏悵於泉源之左？ 亦由射雉之子，即亡矢以胡爲？ 待兔之人，非設罝而奚可？ 然則有爲者必先其器，所羨者何止於魚？ 器則可爲，詎見力不足者？ 魚或空羨，又豈得而食諸？ 在臨事而求己，將觸類而起予。 五餌不陳，釣四夷而莫至；三綱不緝，羅兆民而則疎。 至如居人之常，爲邦之彥，欲高位而是蹈，當崇德而無倦。 脩天爵而人爵從之，何煩健羨？

水車賦 如歲大旱，汝爲霖雨

器以象制，水以輪濟。 假一轂汲引之利，爲萬頃生成之惠。 揚清激濁，誠運轉而有時；救患分災，幸周旋於當世。 有以見

天假之年，而王無罪歲者也。 當其東作云布，西成以期。 何密雲不雨兮，若焚若灼？ 而大田多稼兮，如渴如饑。 耒耜之功既至，倉箱之望將危。 豈無陂池，抱甕之行曷濟？ 亦有溝洫，挈瓶之利胡爲？ 乃有智者樂水而起予，梓人治材而和汝。 謂一溉之可洽，俾百兩之斯舉。 固無傷於濡軌，軌軋臨川；初有認於埋輪，翹翹在渚。 是車也匪疾匪徐，彼水也突如來如。 補畎畝之不足，損谿壑之有餘。 渤潏騰波，忽若刺山之泉湧；潺湲去浪，漸如澄江之練舒。 詎見瓶羸，❶那慙綆短？ 流洋洋兮乍若膏潤，苗忻忻兮初如律暖。 載脂載舝，❷幾通鄭國

❶「羸」，原作「嬴」，據宋本、四庫本並《歷代賦彙》卷七一改。

❷「舝」，諸本均誤作「牽」，據《詩經・邶風・泉水》「載脂載舝」改。

之渠；弗馳弗驅，自解成湯之旱。動將勢旋，發與機會。既引重之象著，亦救焚之功大。河水浼浼，得我而不滯不凝；原田莓莓，用我而無災無害。仁常汲下，智復鈎深。于以見因民之利，于以見洗物之心。若夫大禹之年，應資治水；必也高宗之世，亦命爲霖。至如賢人在輔，德施周普，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則斯車也，吾猶不取。

用天下心爲心賦 人主當用天下心矣

至明在上，無遠弗賓。得天下爲心之要，示聖王克己之仁。政必順民，蕩蕩洽大同之化；禮皆從俗，熙熙無不獲之人。當其治國牧民，代天作主。敷至治於四海，遂群生於九土。以爲肆予一人之意，則國必顛危；伸爾萬邦之懷，則人將鼓舞。於是審民之好惡，察政之否臧。有疾苦必爲之去，有災害必爲之防。苟誠意從乎億姓，則風化行乎八荒。如天聽卑兮惟大，若水善下兮孰當？彼懼煩苛，我則崇簡易之道；彼患窮夭，我則脩富壽之方。夫如是則愛將衆同，樂與人共。德澤浹于民庶，仁聲播于雅頌。通天下之志，靡靡而風從；盡萬物之情，忻忻而日用。豈不以虚己之謂道，適道之謂權？下有所欲，吾何可專？一應萬而誠至，寡治衆而功宣。堯舜則舍己從人，同底于道；桀紂則以人從欲，自絶於天。必也重乎安危，明夫用捨。弗凝滯於物我，可并包於夷夏。賾老氏之旨，無欲者觀道妙於域中；稽夫子之文，虚受者感人和於天下。若然，則其化也廣，其旨也深。不以己欲爲欲，而以衆心爲心。達彼群情，侔天地之化育；洞夫民隱，配日月之照臨。

方今穆穆虚懷，巍巍恭己，視以四目，而明乎中外；聽以四聰，而達乎遠邇。噫！何以致聖功之然哉？從民心而已矣。

范文正公集卷第二十

范文正公別集卷第一

古詩

寄石學士

家有清白志，所寶甑中塵。休去無生涯，老來猶苦辛。一麾了婚嫁，萬事蠹精神。與君嘗大言，定作青山隣。蹭蹬未携手，得無羞故人？

江樓寄希元上人

清言一以遥，默默江樓上。安得如白雲，無心兩相忘？

酬和黃太博

古籍東南美，蔚蔚幞中議。懿行希聖賢，高文粲游賜。❶伊余髮已秃，偶繼立朝士。何以宣王政，甘爲時所棄。酌以廣州泉，不易伯夷志。直哉心如絃，安慮道邊斃？竊嘗力於古，秉筆庶幾至。孰爲未聞達，聊以道幽祕？夫君鏘以名，尤爲世之器。贈我百餘言，升堂出而示。土木朽且

❶「高」，四庫本作「尚」。

陋，黼黻謬增賁。毋鹽煩刻畫，返朴吾所愧。華勛愛士心，蓬壺延才地。何人薦於子，當彼得言位？吐以胸中奇，落落金玉繼。九虛高可遊，凌厲垂天翅。吾將退而隱，尚得榮其視。

滕子京以真籙相示因以贈之

泰山采芝人，吏隱清淮濱。金函祕寶籙，奉之如高真。謂子有仙志，❶與言一相示。叩頭鳴天鼓，玉書粲然異。白雲引輕素，朱絲聞靈篇。題云天寶歲，傳於任鳳仙。兵火換九州，于兹三百年。非有靈物持，此書安得全？緑字起龍蛇，丹文掛星斗。六甲當奉行，百神迺奔走。密密天上語，忽忽人間有。與君置青山，解冠松桂間。服此上清籙，上清庶可攀。無爲塵土中，草草凋朱顔。

送徐登山人❷

重君愛詩書，❸孜孜不知老。白髮未理生，❹惟談聖人道。❺愛君妙山水，所得是神氣。尺素寫林巒，邈有千里意。今日江南行，孤雲無繫程。直指九華峰，去掃先君塋。却來華陽川，與我溪上盟。❻行歌紫芝秀，坐嘯清風生。練真變金骨，飄飄朝玉京。結成物外遊，忘此天下情。

❶「子」，康熙本作「予」。
❷「送徐登山人」，別集卷四此詩重出，題爲「送徐允升山人歸九華」。
❸「愛」，重出詩作「樂」。
❹「理」，重出詩作「治」。
❺「談」，重出詩作「設」。
❻「與」，重出詩作「邀」。

匣劍

靈劍經年匣，決雲誰爲高？報人如有道，何認問吹毛？

南園

南園萬樹花，極目春芳麗。林下老成人，相招植松桂。

行歌

行歌春滿路，坐歌春滿園。花前人自樂，桃李豈須言？

明月

明月照前墀，朱絃奏流水。清風如未回，敢望無雲起？

南樓

南樓百尺餘，清夜微埃歇。天會詩人情，遺此高高月。

送陳瓌秀才遊金陵

君有江南行，爲君歌以喜。龍盤山萬曲，練静江千里。江山不可空，台星照吴

中。相國隴西公時鎮金陵。古來王謝地，❶今有周召風。而間楊誥與鄭戩，萬丈光相映。煌煌聚宰府，金陵一何盛！此去知己賢，雅客情無邊。白雲起江樹，明月逐江舡。雲月共徘徊，優哉如遊仙。歸來笑春風，白日登青天。

律詩

送歐伯起

天與神交忽解携，一溪風月更同誰？
自慙蕭洒如猿鶴，却向周郎怨別離。

九日

欲賦前賢九日詩，茱萸相鬭一枝枝。
可憐宋玉情無限，争似陶潛醉不知？
緑鬢愛隨風景變，黄華能與歲寒期。
登高迴處狂多少，笑殺襄陽拍手兒。

送虎丘長老

暫向天台參衆真，虎丘風月遠隨身。
瓊臺肯便長棲去，無限人間未度人。

❶「王」，原誤作「主」，據四庫本改。

寄潤州龐籍

北固高樓海氣寒，史君應此凭欄干。
春山雨後青無限，借與淮南洗眼看。

送湛公歸四明講席

滿面南風指四明，山長水曲不勝情。
自言此去雲林下，惟講《華嚴》報太平。

和龐醇之見寄

北樓千尺午猶寒，冉冉飛塵不可干。
横望滄溟了無際，貴人休向畫圖看。

依韻和胡使君書事

都督再臨横海鎮，集仙遥輟内朝班。
清風又振東南美，好夢多親咫尺顔。坐嘯
樓臺凌皓月，行春鼓吹入青山。太平天子
尊耆舊，八十王祥未賜閑。

贈吴秀才

萬户侯家幾葉孫，弟兄紅旆獨烏巾。
携琴又入廬山去，誰信朱門有逸人？

依韻和龐殿院見寄

二十年前已定交，而今鵬鷃各逍遥。
但能賈傅親前席，何必蕭生意本朝。直節

羡君如指佞，孤根憐我異凌霄。凌霄，花名，生且有托。莫將富貴移平昔，彼此清心髮半凋。

依韻和魏介之同遊玉仙壇

雲壇共上百神清，碧塢紅霞相照明。幽草欲迷丹井處，亂峰依舊白雲生。亭亭翠纛高杉矗，險險狂雷落石轟。待得九霄鸞鶴馭，玉書應改地仙名。本傳云，玉作遼地仙也。

依韻和介之未開菊

本非桃李色，佳節敢先開。席上無言晚，霜前幸未摧。芳心應有待，真賞直須催。願上金樽壽，何傷蝶不來？

依韻酬池州錢綺翁

天涯彼此勿冲冲，内樂何須位更崇？日高白髮監州身各健，青山遶郭景多同。窗外眠方起，月到樽前宴未終。况在江南佳麗地，重陽猶見牡丹紅。鄱陽牡丹有四時開者。

寄題溪口廣慈院

越中山水絶纖塵，溪口風光步步新。若得會稽藏拙去，白雲深處亦行春。

范文正公別集卷第一

范文正公別集卷第二

賦

堯舜率天下以仁賦 堯舜仁化，天下從矣

穆穆虞舜，巍巍帝堯。伊二聖之仁化，致四海之富饒。協和萬邦，蓋安人而爲理；肆覲群后，但復禮以居朝。當其如天者堯，繼堯者舜，守位而時既相接，行仁而性亦相近。內睦九族，善隣之志咸和；外黜四凶，有勇之風遐振。聰明作聖，濬哲如神。一則命羲和而欽曆象，一則舉稷契而演絲綸。孰謂各行其道？但見同致於仁。謗木設時，惻隱之情旁達；薰絃奏處，生成之惠皆臻。民保淳和，政無譎詐。實博施而可大，亦無爲而多暇。茅茨何恥，方不富以爲心；璿璣有倫，惟罕言而自化。故得兆民就日，萬國慕羶。誠同心而同德，又何後而何先？水沴久憂，曷三月而違也；朝綱歷試，非一日而用焉。然則帝者民之宗焉，仁者教之大也。帝居大於域內，仁爲表於天下。諮詢四岳，何異樂山之情？統御八元，允謂長人之者。❶美夫五帝之最，百王之宗。物無不遂，賢無不從。于以見昭德於文思，于以見播美於温恭。殊途同

❶「者」，四庫本並《歷代賦彙》卷四一無，下句「美」字屬上。按，「者」字當有，類如「美夫五帝之最」，本卷《賢不家食賦》有「美夫聖主斯在」之句可爲旁證。

歸，皆得其垂衣而治；上行下効，終聞乎比屋可封。大哉！光宅無私，文明由己。稽陶唐之道，法有虞之理。是則萬彙熙熙，咸頌聲而作矣。

君以民爲體賦 君育黎庶，如彼身體

聖人居域中之大，爲天下之君。育黎庶而是切，喻肌體而可分。正四民而似正四支，每防怠墮；調百姓而如調百脉，何患糾紛？先哲格言，明王佩服。愛民則因其根本，爲體則厚其養育。勝殘去殺，見遠害而在斯；勸農勉人，戒不勤而是速。善喻非遠，嘉猷可稽。謂民之愛也，莫先乎四體；謂國之保也，莫大乎群黎。使必以時，豈有嗟於盡瘁？治當未亂，寧有悔於噬臍？莫不被以仁慈，躋於富庶。教禮讓而表其修飾，立刑政而防其逸豫。燕人有罪，諒責己之情深；慶澤無私，訝潤身之德著。豈不以君也者舒慘自我，體也者屈伸在予？心和則其體儼若，君惠則其民晏如。永賀休戈，攸若息肩之際；乍聞擊壤，樂如鼓腹之初。彼以芻狗可方，草芥爲比。一則强名於老氏，一則見譏於孟子。❶曷若我如屬辭而比事，終去此而取彼？觀其可設，猶指掌以何疑？視之如傷，豈髮膚而敢毁？大哉！一人養民，四海咸賓。求瘼而膏肓曷有，采善而股肱必臻。修兆人之紀綱，何殊修己；觀萬民之風俗，豈異觀身？今我后化洽風行，道光天啓。每視民而如子，復使臣而以禮。故能以六合而爲家，齊萬物於一體。

❶「譏」，原誤作「議」，據四庫本改。

六官賦 分職無曠，王道行矣

伊六官之設也，所以經綸庶政，輔弼大君。治四方而公共，宅百揆而職分。克勤于邦，同致皇王之道；各揚其職，以成社稷之勳。王者富有八紘，君臨萬國。何以致熙熙之化，何以崇巍巍之德？欲行其教，必舉賢而援能；❶將致其功，故列官而分職。乃立冢宰，爰命司徒。一則執掄衡之柄，一則掌土地之圖。總其庶官，位定而上下皆正；敷于五教，民成而怨惡曾無。至若宗伯執事而惟和，司馬論功而無曠。典三禮而稽古，統六師而安上。俎豆之事，登降而不失其宜；軍旅之容，征伐而無有不當。又若司寇之治可畏，司空之政惟常。主憲綱而有典有則，勸農功而無怠無荒。御百姓於五刑，罔敢作亂；宅兆人於九土，孰不來王？惟兹六官，邦國是保。叶贊王業，恢張聖造。所以均天地之化，所以全君臣之道。軒皇六相，稽其義而弗違；舜帝五臣，比其功而可考。夫如是，則六官之任也，司二儀之理，法四時之名。于以平天下之政，于以安天下之情。得其人則聖政咸若，失其人則王化不行。雖乃武而乃文，各從其理體；亦同心而同德，共輔於文明。今國家博采遺賢，陟明多士。將五帝以齊邁，命六官而共理。有以見萬國一家，頌聲作矣。

❶「援」，四庫本作「授」。

鑄劍戟爲農器賦 天下無事，兵器銷偃

兵者凶器，食惟民天。出劍戰而鑄矣，爲稼穡之用焉。我武不施，當四海和平之後；公田盡闢，啓兆民富庶之先。蓋以理定區中，文經天下。知無用於利器，俾改作於良冶。以謂前王鋒鏑，不得已而用之；此日鎡錤，有以多爲貴者。於是施巨橐，發洪鑪，索矛盾，斂干殳。鏌耶之鋒，冰銷於倏忽；轅門之器，金鑠於斯須。露穎者惟變所適，餘刃者復歸於無。務材訓農，假工人之鼓鑄；備物致用，取田畯之規模。不知我者，謂我前功偕棄；故知我者，謂我欲善其事。繇是星陳畎畝之具，日新錢鎛之類。好戰者隨之而挫鋭，力穡者因之而受賜。器非求舊，委六師征伐之資；日用不知，增百姓耕耘之利。足使上敦淳朴，下無戰争。三農以之勸，萬國以之平。去故從新，茂百穀而寧同百戰；深耕易耨，闢五土而何愧五兵？况乎清浄是崇，聲教遐被。任甲冑於忠信，施干櫓於禮義。去彼取此，息南征北伐之勞；小往大來，變東作西成之器。是知偃武者除其禍亂，勸農者臻乎庶饒。五野之豐登時至，四方之戰鬭聲銷。與世作程，鄙黄帝弦弧之智；去惡務本，笑夏王鑄鼎之朝。大哉！聖政惟新，文德來遠。務三時而倉箱日益，却十德而華夷草偃。有以見我后易俗移風，敦天下之大本者也。

任官惟賢材賦 分職求理，當任賢者

官也者，名器所守；賢也者，才謀不

群。當建官而公共，惟任賢而職分。大則論道經邦，帝賚之猷允著；小則陳力就列，家食之歎無聞。王者臨萬邦之民，列百揆之職，將政理而有截，故掄材而不忒。示以好爵，惟皇之士攸臻；致于周行，命世之才盡得。始其精選不貳，明揚勿休。察其言之所謂，觀其行之所脩。苟進者不可不慎，待用者予取予求。勸農勉人，咸委循良之德；處煩理劇，❶悉咨濬哲之謀。豈不以官者一人之股肱，兆民之綱紀？厥用也雖各司其局，厥功也蓋同歸于理。非其人則貽民之憂，得其人則致君之美。是故每孜孜於仄席，憂在進焉；俾濟濟以盈庭，野無遺矣。蓋以非賢不乂，得士則昌。度其才而後用，授其政而必當。上以見知人之道，下以見稱職之方。亦如大厦搆興，惟美材而是取；良工制作，得利器而允臧。自然讒邪知禁，惟君子之是任；政教昭宣，致王業之不愆。庶績咸若，群方晏然。其或未精黜陟，弗辯媸妍，素飡之誚必作，嘉魚之詠莫傳。曷若我命以鈞衡，乃負鼎之明哲；升乎諫諍，必及靁之忠賢。大哉！考古典之訓謨，觀前王之取捨。巍巍堯帝，得五臣而洽域中；赫赫軒皇，用六相而光天下。故我后法二帝之垂衣，舉多賢者。

從諫如流賦 王者從諫，如彼流水

聖人以治歷乾綱，思邁前王。從忠諫而弗逆，觀流水以堪方。每行補過之言，曾無凝滯；或得興邦之議，寧昧激揚？矧夫內守宗社，外臨華夏，臣不興諫，則君道有

❶「煩」，《歷代賦彙》卷四三同，四庫本作「繁」。

虧；君不從諫，則臣心莫寫。所以遵啓沃之致理，若汪洋之就下。設樽以進，似使其狎而玩之；❶折檻弗誅，寧見其蹈而死者？豈不以君之德也，貴納諫而温恭，水之性也，美隨流而順從？故周旋而納善，如蕩漾而朝宗。詢彼芻蕘，豈愧束薪之詠？聽諸藥石，更疑浮磬之容。莫不洞達四聰，旁求五諫。上既資於獻替，下寧生於謗訕？聞善必信，不争之勢何殊？擇善以從，就濕之情無間。于以見萬乘之主，納賢以虚；七人之職，竭節而居。又何煩於斷鞅，豈有悔於觀魚？由是忠讜咸臻，信智者之所樂；俊賢是效，見臣心之亦如。又何必博聞取規，從繩爲軌？但見弗違於啓乃，自可偕行於沔彼。所以明虚受之功，所以得上善之旨。及霤之士，雖濡首而何傷？補衮之臣，思澣衣而可美。夫如是則咸聞不諱，但見寡尤。上下莫聞於闕政，大小皆罄於嘉謀。威王之三賞屢行，恩波下施；晏子之一言見用，德澤旁流。我后光被群方，柔懷多士，陳謗木而聽政，建善旌而求理。所以彰從諫之心，率疏通而如水。

聖人大寶曰位賦　仁德之守，光大君位

聖人以正兹盛位，御彼兆民。故稱之於大寶，實守之於至仁。保于域中，既永綏於南面；貴乎天下，自可象於北辰。當其穆穆承乾，巍巍立極。必先安之於位，然後崇之以德。闡兹神化，既天啓於一人；固此鴻基，方君臨於萬國。念兹在兹，高而不危。于以見大人之造，于以見王化之基。

❶「狎」，原誤作「押」，據四庫本並《歷代賦彙》卷四四改。

是謂國之寶也，故得人皆仰之。九五之尊，求忠信而爲助；億兆之上，與慈儉以同施。故能上配三無，下安九有。且無反以無側，誠可大而可久。慎終如始，若難得以爲思；持盈守成，契不貪而是守。則知稟其聖者，於焉位昌；寶其位者，於焉化光。斯位也既首出於庶物，其化也乃日聞於四方。亦如位於高明者天，故生成而莫極；位於博厚者地，則養育於無疆。夫如是，則遐邇具瞻，上下交泰。言其寶則非常之寶，謂其大則强名之大。寧慙希代，間千載以居尊；豈止連城，鎮萬邦而攸賴。大哉！君以守位，位以居君。能辯方而是處，則行教而有聞。聖域旁連，想善隣而是比；皇圖斯啓，覩王度以爰分。我后執契嗣文，垂衣有位。並光華於日月，齊長久於天地。赫赫鴻猷，萬斯年兮光被。

賢不家食賦 尊尚賢者，寧有家食

國家廣闢四門，推賢可尊。俾進身於禄位，寧退食於丘園。出仕文明，萬鍾之榮自足；不居側陋，一簞之樂奚論？當其王道勃興，聖人在上，納忠良而罔怠，庶弼諧而無曠。敦三接而何善不臻，達四聰而無遠弗訪。思舉之士，效明試於勳庸；崇德之人，耻素飡而高尚。莫不濯纓交進，束帶相先。上既諧於輔聖，下絶見於遺賢。克勤于邦，自重茵而列鼎；不出其位，寧鑿井而耕田。遂使獻替無虧，經綸是假。外兼濟於黔首，内盡忠於王者。行爵出禄，但見其聖人養賢；論道經邦，詎聞乎君子在野？豈不以天下之政也惟賢是經，天下之情也得賢而寧？所以宅兹百揆，所以康彼

萬靈。靡吟皎皎之駒，已縻好爵；宜詠呦呦之鹿，❶盡宴明庭。彼茹藜而隱者，亦士之醜；飲泉而居者，何樂之有？曷若我美祿是干，良時是偶？如蛟龍兮得雲雨，異鱗鳳兮在郊藪。是以子牙就聘，求魚豈戀於水濆？伊尹逢時，執耒寧思於田畝？美夫聖主斯在，明賢不遐。咸簪纓而奉國，豈菲薄而在家？端冕之前，既協鹽梅之用；衡茅之下，誰興葵藿之嗟？士有學稟素風，運逢皇極。方勵入官之業，獲頌養賢之德。❷幸奏藝於堯階，庶無慚於家食。

窮神知化賦 窮彼神道，然後知化

惟神也感而遂通，惟化也變在其中。究明神而未昧，知至化而無窮。通幽洞微，極萬物盛衰之變；鈎深致遠，明二儀生育之功。大《易》格言，先聖微旨。神則不知不識，化則無終無始。在乎窮之於此，得之於彼。苟精義而入焉，如至誠而感矣。原其不測，識陰陽舒慘之權；察彼無方，得寒暑往來之理。莫不廣生之謂化，妙用之謂神。視其體則歸於無物，得其理則謂之聖人。必先賾其真宰，然後識其鴻鈞。載審聰明，見日居月諸之象；寧迷肹蠁，合春生夏長之仁。仰止天倪，探諸神造。扣寂之情斯至，觀妙之言可考。不疾而速，思左旋右動之機；不怒而威，悟福善禍淫之道。豈不以化之布也無黨無偏，神之理也自然而然？亦猶究彼靈蓍，審萬象而無失；推茲妙律，測四時而罔忒。若然，則眇覿虛

❶「詠」，原誤作「誼」，據四庫本並《歷代賦彙》卷四三改。
❷「頌」，原誤作「訟」，據四庫本並《歷代賦彙》卷四三改。

無，遐觀妙有。知微妙而斯在，欲擬議而何後？所以虞舜運璇璣之日，不爽昭回；仲尼窮《易》象之年，自明休咎。念兹在兹，不可不知。稽惡盈而是則，將應變以何疑？以此觀天，通乾道而明矣；以斯設教，助人文而用之。是以聖人德合乾坤，道通晝夜，法至神而有要，臻大道而多暇。有以見秉堯智以無爲，而民自化。

乾爲金賦 剛健純粹，其象金也

大哉乾陽，稟乎至剛。統於天而不息，取諸金而可方。外著元亨，想有英而可覩；中含變化，知從革之靡常。原夫聖人之作易也，八卦成文，百代爲憲。索隱而神道可極，取象而物形何遁？立夫乾也，所以體乎高明；爲彼金焉，所以尚乎剛健。觀其爻繫斯著，擬議有倫。此則端四德而成象，彼則列五行而效珍。非同體於焕耀，實比德於貞純。畫而成三，三品之容可玩；統而用九，九牧之貢斯陳。況乎運太始之極，履至陽之位。冠三才而中正，秉一氣而純粹。萬物自我而資始，四時自我而下施。其動也直，誰觀躍冶之姿？其靜也專，更想藏山之義。豈不以乾之德也，至健於斯，金之性也，純剛在兹？察之則宛若，配之則宜其。我道易知，喻披沙而既得；我功不拔，如在礦以焉虧？則知爲冰未良，喻馬安仰？一則消釋而可待，一則老瘠而何往？曷若我取難得之寶，匹始亨之象？乾之運矣，蓋造物而罔愆；金之鑄焉，亦制器而不爽。有以見確然成務，昭乎若金。首萬化而道廣，方百鍊而旨深。始終不雜於陰爻，寧虞衆口；上下皆稟於剛

德，若遇同心。美矣哉！《易》之取捨，有如此者。仰運行之在上，荷生成之親下。故我后法乾元而居尊，致王度之如也。❶

王者無外賦 王者天下，何外之有

穆穆皇皇，爲天下王。宅六合而化何有外？育兆民而道本無疆。廣若乾坤，曷有能踰之者；明借日月，曾無不照之方。當其保安宗社，混同夷夏，運德車而無不至焉，闢義路而何其遠也。普天率土，盡關宵旰之憂；九夷八蠻，無非臣妾之者。其仁蕩蕩，其道平平。視之不見，尋之無邊。誠厚載之象地，亦洪覆之配天。今出惟行，寧分乎遠者近者？德廣所及，但見乎無黨無偏。若然，則包括八紘，牢籠九野。惟善守於域内，乃化成於天下。萬邦同式，孰謂乎限蠻隔夷？四海爲家，莫聞其彼衆我寡。故得五兵不試，四國是訛。于以見上下交泰，于以見遠近咸和。九霄之皇澤下施，無遠弗屆；❷萬國之黔黎受賜，其樂如何？故知覃及鬼方，守在海外。書同文而車同軌，地爲輿而天爲蓋。如春之德，廣育而萬物咸亨；若海之容，處下而百川交會。大矣哉！自南自北，覆之育之。見兆民咸賴，信一人不遺。五霸何知，據山河而一戰；三王有道，流聲教於四夷。今我后寅奉三無，光宅九有。播皇風於無際，守鴻圖而可久。夫如是，四海九州，咸獻無疆之壽。

范文正公别集卷第二

❶「如」，《歷代賦彙》卷四五作「式如」，似是。

❷「屆」，原誤作「庿」，據四庫本並《歷代賦彙》卷四一改。

范文正公别集卷第三

賦

易兼三材賦 通彼天地，人謂之易

大哉！《易》以象設，象由意通。兼三材而窮理盡性，重六畫而原始要終。二氣分儀，著高卑於卦内；五行降秀，形動静於爻中。所以明乾坤之化育，見天人之會同者也。昔者有聖人之生，建大《易》之旨。觀天之道，察地之紀，取人於斯，成卦於彼。將以盡變化云爲之義，將以存潔静精微之理。極其數也，必在乎兼而兩之；定其位焉，由是乎三者備矣。若乃高處物先，取法乎天。所以顯不息之義，所以軫行健之權。保合太和，純粹之源顯著；首出庶物，高明之象昭宣。此立天之道也，御陰陽而德全。又若卑而得位，下蟠於地。所以取沉潛之體，所以擬廣博之義。宛然不動，[1]既侔厚載之容；感而遂通，益見資生之利。此立地之道也，自剛柔而功備。於是卑高以陳，中列乎人。剛而上者宜乎主，柔而下者宜乎臣。慎時行時止之間，寧迷進退；察道長道消之際，自見屈伸。此立人之道也，敦仁乂而有倫。既而明三極之端，知八象之謂。存擬議而无爽，周變通而曷既？君子用之而消息，聖人執之而經緯。亦由璇璣

[1] 「宛」，四庫本並《歷代賦彙》卷六〇作「寂」。

測象，括運動於七辰；玉琯候時，含慘舒於四氣。豈不以《易》之爲書也，範彼二儀？《易》之爲教也，達乎四維？觀其象則區以別矣，思其道則變而通之。上以統百王之業，下以斷萬物之疑。變動不居，適内外而无滯；廣大悉備，包上下而弗遺。至矣哉！无幽不通，唯變所適。準天地而容日月，畜風雷而列山澤。鼓之舞之以盡神，統三才而成《易》。

淡交若水賦 君子求友，恬淡爲上

伊淡交之相愛，諭柔水於前聞。惟久要之情不瀆，而靈長之德爰分。如通潤下之功，同行其道；似得朝宗之便，相薦於君。原夫大禮立言，後賢是擬。將敦切切之契，必察湯湯之理。非敢乎狎而翫之，蓋懼乎數斯疏矣。彼以甘而壞者，允謂小人；此以淡而成焉，實惟君子。莫不就乂若渴，從善如流。甘言者不可不畏，澡行者予取予求。冀獲有終之美，❶免貽中輟之羞。義協斷金，髣髴淘金之利；譽稱連璧，依俙沉璧之秋。惟德是依，因心而友。游泳而學海同濟，兢慎而禮防共守。實其忠信，懷珠之象寧睽；志在琢磨，穿石之功自有。則知甘而交者，何能別嫌；淡而交者，常如養恬。進弗違於汎愛，退不失於流謙。同氣相求，將益潤身之德；見利而讓，必揚潔己之廉。故得久而不渝，誠然可覽。論心而曷有凝滯？投分而每存澄淡。情深結綬，遠思誓帶之流；志在彈冠，潛動濯纓之感。念茲在茲，恬爲淡爲。舍己類不争

❶「終」，原作「中」，「有終」對下文「中輟」，據四庫本改。

之勢，親仁浮就濕之基。如切如瑳，自契激揚之義；同心同德，孰分清濁之姿？士有遠慕前修，聿希令望。每定交而不雜，必推義而爲上。考《同人》於《易》象，見賢必親；法上善於禮文，書紳无妄。

養老乞言賦 求善言以資國之用

年高者不可不養，言善者予取予求。奉黄髮以無怠，垂清問而弗休。主善爲師，尊縱心之耆舊；既飽以德，咨逆耳之謀猷。仰彼前王，垂兹令典。謂仁者所以能受，則言也於斯可選。肆筵授几，聿修尚齒之宜；論道經邦，必採無瑕之善。莫不崇其盛禮，納以明恩。登上庠而有則，躋大學以居尊。待以常珍，用貴皓然之士；裨其闕政，是詢哿矣之言。養老之美，於斯有以。一則崇孝悌之本，一則求善教之旨。式宴且喜，蔑聞大耋之嗟；切問近思，屢逆聖人之耳。豈不以老者倍年之長，言者善人之資？養其老則惟賢是擇，乞其言則患己不知。識君臨之所重，見父事之攸宜。不素飡兮，實舉燕毛之禮；善待問者，當陳補衮之詞。是知捨此則無以尊德，遵此則足以守國。大禮載之而爲美，前王行之而不忒。漢朝定嗣，延四皓以咨謀；周伯興邦，奉太公而取則。恩斯勤斯，故舊不遺。孰侮桑榆之暮景？每求藥石之良規。祝饐無虧，何患乎老夫耄矣？沃心有取，但見乎聖人則之。今國家治歷萬邦，緝熙庶政，納老成之嘉話，闡誕敷之休命。于以見至道勃興，與唐虞而比盛。

得地千里不如一賢賦 賢實邦寶，❶何地能及

地廣千里，功虧一賢。故開基之大矣，寧命世以生焉。附益我疆，雖有邦畿之遠；發揮王業，難居家食之先。得不載考謨猷，旁稽士實？延袤之境以雖衆，❷挺特之才難可失。彊吞是戒，豈一千乘之多爲？禮聘斯行，在五百年之間出。又何取險包絶壑，深控澄江？❸非形勝於十二，❹貴國士之無雙。尋師之道路咸歸，何能翼聖？展驥之途程盡入，詎可經邦？是以攻掠無聞，東求可考。匪煩開拓之力，唯取弼諧之道。秦商於而齊即墨，非我之求；傅巖野而渭水濱，是吾所寶。唯賢也其功莫料，唯地也於用如何？自欲得人之盛，豈須拓地之多？爵舉之流，可進之而授賞；目極之所，難獻之而請和。斯蓋意切求賢，事非避地。雖沃野之咸在，諒奇才之足懿。任附庸之國衆，胡比盡忠？縱兵賦之數多，罔加餘智。豈不以賢之得雖少必貴，地之有雖多曷能？捨地得賢兮，邦基以立；失賢有地兮，國難隨興。是故治亂咸繫，古先足徵。鴻溝割而楚亡，惟賢不用；昌國去而燕奪，何地堪矜？在乎啓土罔資，虚襟是急。皇明由是以彌遠，鴻業於焉而允緝。若然，則議賢者之深功，何百城而能及？

❶「寶」，原作「本」，據四庫本改。

❷「袤」，原作「表」，據四庫本並《歷代賦彙》卷四三改。「以」，四庫本並《歷代賦彙》作「土」。

❸「澄」，原作「燈」，據四庫本並《歷代賦彙》改。

❹「十」，原作「百」，據四庫本並《歷代賦彙》改。

體仁足以長人賦 君體仁道，隨彼尊仰

聖人受天命，體乾文，既克仁而是務，遂長人而不群。法元善之功，可處域中之大；奉博施之德，宜爲天下之君。原夫《易》象洞分，乾元光啓。謂元之德也，莫大乎始生之道；生之善也，莫若夫至仁之體。所以法而用也，既不由幹事之貞；體以長焉，又不預亨嘉之禮。君子乃時法斯道，力行乎仁。俾剛健之克著，致惻隱以昭陳。敦惠愛以爲心，首出庶物；得慈和而示化，利見大人。莫不與合化權，潛符天造。蓋本生成之禮，益見尊崇之道。安仁爲念，我則俯視於黎氓；克己存誠，我則上居於大寶。豈不以體其仁則物皆尊戴，居其長則民咸悦隨？君非仁則曷亨於推戴？人非長則寧致於淳熙？詎三月之違焉，道之行也；致一國之興矣，人皆仰之。足可以首四德以居斯，冠兆人而在彼。不曰仁何以見爲生之妙？不曰長何以見居上之美？故得萬民以濟，咸承煦育之恩；百姓不知，盡荷發生之理。不然，何以握圖在上，御宇居尊？俾乾道之罔息，酌仁恩而不煩。念茲爲器之人，未足與議；審彼樂山之士，始可與言。方今道化惟微，神功至廣。用乾剛而不紊，奉仁道而無爽。所以吾皇體斯道而御寰中，故是尊而是仰。

陽禮教讓賦 修射崇飲，民不争矣

先王制陽禮於百姓，興民讓於九州，覩射飲之斯在，知政教之所由。我弓既張，觀德之風遐被；朋酒斯饗，序賓之義咸修。

觀其司徒之職既揚，王者之教云下。使穆穆而鄉飲，俾濟濟而燕射。將以弧矢之利，習彼威儀；復於罇俎之間，宣其教化。至若洞啓澤宮，射夫來同。內叶和平之志，外敦廉順之風。揖讓而升，非尚六鈞之勇；進退可庶，不矜五善之功。此射之讓也，邦教攸崇。又若以年以品，會於鄉飲。在獻酬之無謬，居長幼而必審。貴賤位矣，三賓之象不踰；和樂興焉，百拜之容弗寢。此飲之讓也，國人是稟。則知邦禮循循，以教萬民。所以安天下於不競，所以教域中之有倫。射不主皮，息争心於君子；酒以成禮，導和氣於鄉人。是知用之而在化可久，廢之而其化則不。斯射也，可以止其暴亂。斯飲也，可以樂其富壽。所以反當仁之義，以勸四方；遵成魄之規，用寧九有。然則謂其陽也，取其吉而爲名；謂其讓也，取其和而不爭。于以見莫善於禮，于以見與世作程。俟以明之，罔替君臣之義；禮無違者，遂諧賓主之情。遂使德藝可觀，忿肆遄已。知沿事以興教，蓋因時而立紀。故聖人務焉，則違之者寡矣。

天驥呈才賦 君德通遠，天馬斯見

天産神驥，瑞符大君。偶昌運以斯出，呈良才而必分。眸迴紫電，鬣妥紅雲。星精效祥，聿歸三五之聖；龍姿挺異，不溺三千之群。是何降靈霄極，薦夢中國，啓天之命，光帝之德？包羞兮御閑之十二，屏跡兮駑駘之萬億。曳吴門之練，不足以比容；竭燕市之金，不足以爲直。徒觀夫汗血流赭，連錢拂驄，鮫瘦筋路，鸞肥臆豐。矯矯焉鯨躍乎滄海，昂昂焉鶴出乎煩籠。

契瑞圖之表述，昭神化之感通。卒使伯樂居前，駭千載之有得；王良處右，悲一旦之無功。得以馴致皇家，駿奔帝苑。厥生也，足比乎房駟之異；其來也，寧憚乎渥洼之遠？雖稱德於絶群，豈代勞而一混？首登華廄，嘶風休憶於窮邊；高騁康衢，逐日詎思於長坂？豈徒矜半漢銜連乾，必也瑞乎聖通乎天。騰志千里，飛聲八埏。歷金埒以腰褭，奉玉勒以周旋。日馭如親，合亞六龍之列；瑤池若去，請登八駿之先。異乎哉！神物來宜，天意純嘏。掩逸足於千駟，萃嘉祥於一馬。❶方馳六轡，且殊歸岳之流；儻駕皇輿，曷如負圖之者？是知造化之奇，鍾焉在斯。祥麟生而奚匹？馴犀至而曷爲？寶於大邦，寧徇晉臣之請？出於有道，豈惟漢帝之時？客有感而歎曰：馬有俊靈，士有秀彦。偶聖斯作，爲時而見。方今吾道亨而帝道昌，敢昧呈才之便。

稼穡惟寶賦王者崇本，民食爲貴

資時者稼穡，務本者惟王。顧民食而可貴，爲國寶而允臧。田疇播殖之時，豈慙種玉？倉廩豐登之際，寧讓滿堂？稽彼前賢，垂諸大雅。謂養民而可取，必重穀而無捨。惟農是務，誠天下之本歟；以寶爲名，表物中之貴者。未耜無廢，黍稷是崇。每訓耕耘之績，如敦追琢之功。闢五土之時，披沙豈異；載千箱之處，照乘攸同。蓋以順彼天時，美兹政本。觀艱難而有獲，稱瓌奇而何損？年多膏澤，連城之價可期；

❶「萃」，原誤作「革」，據宣統本改。

瑞有嘉禾，希代之姿奚遠？是知寶金璧者，見棄於聖人；寶稼穡者，克濟於生民。得之則九年利用，闕之則百姓食貧。多既如雲，寧愧白虹之氣？祈於元日，❶似求赤水之珍。其或剖巨蚌以勞心，攻他山而竭力。在寒暑則非民之服，在饑饉則非民之食。徒聞賈禍之辱，莫見作甘之德。曷若我東作可嘉，西成不忒？既堅既好，亞父欲碎而何能？如京如坻，季子比多而莫得。念兹在兹，百王不移。此盈疇而是貴，彼韞櫝而何爲？見三時之有倫，如分三品；與四民之共給，胡畏四知？今國家崇后稷之功，廣神農之道，既豐年以爲瑞，蓋惟穀而是寶。故能富庶之風，告成穹昊。

天道益謙賦 天道常益，謙損之義

士有探造化之真筌，察盈虛於上天。雖秉陽之功不宰，而益謙之道昭宣。萬物仰生，否者由斯而泰矣；四時下濟，屯者自我而亨焉。原夫杳杳天樞，恢恢神造。損有餘而必信，補不足而可考。是故君子法而爲政，敦稱物平施之心；聖人象以養民，行裒多益寡之道。豈不以謙者物之自損，益者時之與昌？龍蛇蟄而後震，草木落而還芳。于以見其物理，于以見其天常。月既虧而中盈，於時不昧；陽盡剥而來復，❷其義爰彰。然則高明之運也，善行無迹；

❶「祈」，原誤作「析」，據四庫本並《歷代賦彙》卷七一改。
❷「來」，原誤作「求」，據四庫本並《歷代賦彙》卷六七改。

盛衰之應也，惟變所適。苟守之以謙，必受之以益。有終之士，❶我則錫元吉而弗違；罪己之君，我則助勃興而無斁。雅契姬文之述，何煩太史之占？處幽晦者，日星必照；在焦枯者，雨露必霑。取類而言，❷如江海之潤下；殊塗同致，若鬼神之福謙。得不觀庶物之情，究至理之本？貴必始之於賤，益乃生之於損。既人事之在斯，又天道之奚遠？高者抑而下者舉，一氣無私；往者屈而來者伸，萬靈何遁？大哉！覆受無遺，神之聽之。執虛者不言而應，用壯者雖猛何爲？卑以自牧之人，實受其福；貴而能降之者，不失其宜。我后上德不矜，至仁博施，實兆民之是賴，無一物之不遂。貴退讓而黜驕盈，得天道益謙之義。

聖人抱一爲天下式賦 淳一敷教，天下爲式

巍巍聖人，其教如神。抱一而萬機無事，爲式而庶彙有倫。秉乎天得之樞，群氓作則；立乃道生之化，八表還淳。老氏有云，聖皇無失。保環中而可久，率天下而守一。蓋以一之妙也，冠四大而强名；式之用焉，正萬靈而咸秩。莫不冥符妙有，脗合虛無。察察之機悉去，淳淳之理誕敷。于以見清净而不擾，于以見易簡而不踰。遵黄帝之求珠，我真未喪；契莊生之齊物，我化皆乎。無臭無聲，是則是効。包自然之禮樂，畜無親之仁孝。去奢去泰，惟存至道

❶「終」，原誤作「中」，據四庫本並《歷代賦彙》改。
❷「言」，原誤作「信」，據四庫本並《歷代賦彙》改。

之精；自西自東，咸被不言之教。豈不以一者道之本，式者治之筌？苟能持於罔象，自可制於普天。亦若大衍攸虚，爲四營之本也；太陽無二，作七政之首焉。豈比夫味於希夷，煩其用捨？滋彰之法著矣，沖寂之猷遠也。曷若我静守權輿，克寧華夏？執此惟精之旨，得自窈冥；俾諸咸有之風，播於上下。大矣哉！上德不德，無爲而爲。保谷神而不宰，育芻狗以何私？政復結繩，罔有二三之令；理敦執契，自爲億兆之規。我后超五帝之功，邁三王之德，化育而四時爲柄，恭默而萬邦承式。故得兆人熙熙，登春臺而躋壽域。

政在順民心賦 明主施政，能順民欲

王者廣育黔首，誕布皇明。闡邦政而攸叙，順民心而和平。振窮恤貧，必俯從於衆望；發號施令，實允叶於群情。昔管子以祖述太猷，發揮明主。垂教之言斯著，爲政之方可覩。以謂逆其民而理者，雖令不從；順於民而化焉，其德乃普。是以究其所病，察其所宜。禮應時而沿襲，教隨俗以彰施。欲求乎廣所及也，必在乎俯而就之。彼患困窮，我則躋之於富庶；彼憂苛虐，我則撫之以仁慈。于以見百姓爲心，萬邦惟慶。無一物不得其所，無一夫不遂其性。故得上下所以感其和氣，所以謂之善政。故得上下欣合，莫聞不協之謀；遐邇悦隨，每覩易從之命。豈不以政者爲民而設，民者惟政是

平？違之則事悖，順之則教興。乃古今之必重，實聖賢之所能。亦猶梓匠任材，因曲直而制作；化工造物，隨大小而陶蒸。❶是以布政從民者，黎元克信；驅民從政者，群心不徇。思柔遠而能邇，必去逆而効順。舉刑罰罪，因衆棄而方行；列爵養賢，由僉諧而後進。懿夫施此彝倫，洽彼生民。在上者弗私其欲，居下者孰敢不遵？務材訓農，皆因民之所利；布德行惠，常捨己以從人。今我后稽古省方，順時察俗。上克承於天道，下弗違於民欲。有以見善與物之咸亨，實無幽而不燭。

水火不相入而相資賦 其性相反，同濟於用

水火之性也，偏其反而；水火之利也，一以貫之。居惟異處，動必相資。始則無自入焉，受諸睽而已矣；中則往有功也，取既濟以宜其。原夫兩儀肇生，五行並命。水以流而順，火以明而盛。一彼一此，自分燥濕之情；知和而和，匪間炎涼之性。烈烈湯湯，曰陰曰陽。其數六者柔而勝，其數七者熾而昌。六以陰而習乎坎位，七以陽而配彼離方。離坎誠非其一致，陰陽安得而兩忘？雖天生之材，本四象而區別；蓋日用之利，合二體以交相。道非獨善，功不相遠。翻疑乎方以類聚，何患乎體與情反？作鹹作苦，始殊同氣之求；曰潤曰炎，豈宜相得之晚？施之無窮，和而不同。亦猶天地分而其德合，山澤乖而其氣通。日月殊行，在照臨而相望；寒暑異數，於化育以同功。則知質本相違，義常兼濟。

❶「陶蒸」，四庫本並《歷代賦彙》卷四三作「陶甄」。

六府辯盛德之美，九鼎洽大亨之惠。分而爲二，曲直相入。以誠難會之有元，胡越異心而自契。❶象則遠爾，理必依於。當異位而有別，終同功而靡疎。從政者寬猛相須，體茲至矣；爲道者恬智交養，觀此行諸。是故躁以静爲君，有以無爲用。相薄類風雷之益，違行殊天水之訟。我道也不相入而相資，與天下之公共者也。

范文正公别集卷第三

❶「異」，《歷代賦彙》卷六七作「同」。

范文正公別集卷第四

十六羅漢因果識見頌序

余嘗覽釋教《大藏經》，究諸善之理。見諸佛菩薩施廣大慈悲力，啓利益方便門，自天地山河，細及昆蟲草木，種種善諭，開悟迷徒。奈何業結障蔽深高，著惡昧善者多，見性識心者少。故佛佛留訓，祖祖垂言，以濟群生，以成大願。所以隨函類衆聖之詮，總爲《大藏》，凡四百八十函，計五千四十八卷。録而記之，俾無流墜。

余慶曆初任知政事，時西虜背惠，侵擾邊隅。勞師困民，以殄兇醜。聖人愛民恤士，命余宣撫河東沿邊居民將士。塗中寓宿保德水谷之傳舍，偶於堂簷罅間得故經一卷，名曰《因果識見頌》。其字皆古隸書，乃《藏經》所未録，而世所希聞者也。余頗異之。啓軸而觀，乃十六國大阿羅漢爲摩拏羅多等誦佛説因果識見悟本成佛大法之頌也。一尊七頌，總一百一十二頌，皆直指死生之源，深陳心性之法，開定慧真明之宗，❶除煩惱障毒之苦。濟生戒殺，誘善祛邪。立漸法，序四等功德；説頓教，陳不二法門。分頓漸雖殊，合利鈍無異。使群魔三惡不起於心，萬法諸緣同歸於善。余一句一歎，一頌一悟，以至卷終，胸臆豁然，頓覺世緣大有所悟。儻非世尊以六通萬行圓明慧鑑之聖，則無以至此。方知塵世之中，

❶「真」，原誤作「其」，據四庫本改。

有無邊聖法;《大藏》之内,有遺落寶文。謹於府州承天寺命僧歸依別録藏之,厥後示諸講説高僧,通證耆達,皆未見聞,莫不欽信。

後於戊子歲,有江陵老僧慧喆見訪,因話此頌諸聖秘密,世所希聞。喆傳之於武陵僧普焕處,寶之三十餘年,未逢別本。余因求副本,正其舛駁,以示善知。故直序其事,以紀其因。時戊子仲春,高平范仲淹序。

竇諫議録❶

竇禹鈞,范陽人,爲左諫議大夫致仕。諸子進士登第,義風家法,爲一時標表。馮道贈禹鈞詩云:「燕山竇十郎,教子以義方。靈椿一株老,仙桂五枝芳。❷」人多傳誦。禹鈞生五子,長曰儀,次曰儼、侃、偁、僖。儀至禮部尚書,儼禮部侍郎,皆爲翰林學士。侃左補闕,偁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僖起居郎。

初,父禹鈞家甚豐,年三十無子,夜夢亡祖亡父聚,謂之曰:「汝早修行,緣汝無子,又壽算不永。」禹鈞唯諾。禹鈞爲人素長者。先,家有僕者,盜用過房廊錢二百千。僕慮事覺,有一女年十二三,自寫券繫於臂上,云永賣此女與本宅,償所負錢。自是遠逃。禹鈞見女子券,甚哀憐之,即時焚券,收留此女。祝付妻曰:「養育此女,及

❶「竇諫議録」,樓鑰《范文正公年譜》記作「述竇諫議陰德録」,南宋初年人趙善括《應齋雜著》卷四記作《燕山竇十郎陰德記》。蓋收入別集之題,爲後人所擬。

❷「仙桂」,《全唐詩》卷七三七並宋代諸多文獻録馮道詩,均作「丹桂」。

事日，當求良匹嫁之。」及女笄，以二百千擇良匹，得所歸。後舊僕聞之歸，感泣訴以前罪，禹鈞不問。由是父子圖禹鈞像，日夕供養，晨興祝壽。

公嘗因元夕往延慶寺燒香像前，忽於後殿堦側拾得銀二百兩、金三十兩，遂持歸。明旦侵晨，詣寺守候失物主。須臾，見一人泣涕至，公問所因。其人具以實告曰：「父犯刑至大辟，徧懇至親，貸得金銀若干，將贖父罪。昨暮以一相知置酒，酒昏，忽失去。今父罪已不復贖矣。」公驗其實，遂與同歸，以舊物還之。加以惻憫，復有贈賂。

其同宗及外姻甚多貧困者，有喪不能自舉，公爲出金葬之，由公葬者凡二十七喪。親戚故舊孤遺，有女未能嫁者，公爲出金嫁之，由公嫁者孤女凡二十八人。故舊相知與公有一日之雅，遇其窘困，則必擇其子弟可委以財者，隨多寡貸以金帛，俾之興販。自後由公而活族者數十家，以至四方賢士，賴公舉火者，不可勝數。

公每量歲之所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濟人之急。家惟素儉，器無金玉之飾，室無衣帛之妾。於宅南搆一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禮文行之儒，延置師席。凡四方孤寒之士貧無供須者，公咸爲出之，無問識不識。有志於學者，聽其自至，故其子見聞益博。凡四方之士，由公之門登貴顯者，前後接踵。來拜公之門，必命左右扶公坐受其禮。及公之亡，蒙恩深者，有持心喪三年，以報其遺德。

先是，公之亡祖亡父夢中告以無子及壽數不永，後十年復夢其亡祖亡父告之曰：「汝三十年前實無子分，又壽促，我嘗

告汝。今汝自數年以來，名掛天曹陰府，以汝有陰德，延算三紀，賜五子，各榮顯，仍以福壽而終。死後當留洞天，充真人位。」言訖，復祝禹鈞曰：「陰陽之理，大抵不異。善惡之報，或發於見世，或報於來世。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此無疑也。」禹鈞愈積陰功。年八十二，沐浴別親戚，談笑而卒。五子八孫，皆貴顯於朝廷。後之稱教子者，必曰燕山竇十郎云。

某祖與竇公故人，祖嘗録於書册，以示子孫爲法。惜其不傳天下，故録以示好善者，庶見陰陽報應之理，❶使惡者知所戒焉。參知政事范仲淹述。

上張侍郎

某啓：聞漢相出守，遽彰集鳳之仁；蜀客寓言，適起攀鴻之志。是則感深者惠來而熟問，希遠者景附以誠宜。矧嘗赫赫之瞻，敢昧菁菁之樂？

恭惟留守侍郎崇宣古道，茂冠人彝。濬雅量於玉淵，耀華動於金册。經緯抗魯雲之作，論思傾丹石之衷。仁助南薰，下解吾民之愠；道侔東昜，旁洗庶物之心。繇是仙貫日升，天姿晝接。皇墳帝典，奉國府之諮詢；周紀漢綱，振憲司之風議。臺霜載厲，心水彌清。故得穆穆顧懷，師師屬望。參萬微之景業，升九序之康歌。象先以清浄加人，元崇以應變成務。梓人之政，大斲於周邦；金鑑之功，景鏘於唐室。翊宣帝問，欽叙疇倫。羲鼎載羹，既觀於烹

❶「庶」，四庫本作「始」。

養；魯卮在廟，俄鑑於欹盈。❶不盡君子之餘，迺起達人之觀。劇言黼扆，牢讓台衡。天章開均逸之慈，國論仰知榮之躅。今則倚毗載重，名教荐登。鳴玉北門，寔奉觀書之座；分珪南闕，崇司受籙之都。彌重國威，益嚴廟寄。蕭侯關内，鬱隆炎漢之基；旦相陝東，雅布崇周之化。一人爲之安撫，四國爲之承流。莫不凝養粹靈，惠綏美俗。東陽之扇動揖清風，武昌之樓静延明月。儀刑乎仁壽之域，嘯歌乎逍遥之墟。浩氣載盈，仁聲允塞。然而三輔之隩適賀帶安，庶邦之懷未忘高仰。佇見日圍迅命，星駕嚴歸。兔苑風移，愛甘棠而益茂；龍池天近，著温樹之重芳。浹麗澤於百靈，藹英聲於億載。

如某者藝疎芳潤，行愧直清。蜉蝣之術未充，蝘蜓之嘲奚解？依經敏學，耻讀非聖之書；約史徇名，勉附青雲之士。實偶登三之盛，獲從旅百之先。洽呦呦之鳴，誤膺於宸選；循婉婉之書，謬厠於賓榮。詎興沈後之嗟？尚冀騰夷之遇。伏遇留守侍郎燕金募秀，蔡屣延才。鐸宣百世之文，旌集四方之善。遠者近者，鼓之舞之。某顒若望風，惠然入國。六經之教，郁郁成文；三月之韶，洋洋在耳。而况某將趨列鎮，實附宏都。弗違鷄犬之音，密奉馬牛之境。小國之仰大國，亹亹誠敦；先知之覺後知，循循豈倦？竊效封人之請，顧觀魏相之威。雖才異唐英，未入晉公之幕；而時同漢秀，庶登梁孝之園。如此則慕孤飛之雲，或爲霖而有助；效百年之幹，幸構厦以無遺。跡預洪鈞，惠聞亟夏。某卑情無

❶「欹」，原誤作「歆」，據四庫本改。

任，俟恩激切知歸之至。

上大名府主王侍郎啓

某啓：聞樂府宏開，金石有發揮之望；靈臺峻立，風雲無隱晦之姿。延群奏以咸宣，俯多祥而益辯。其況當具瞻之際，凝真覽之明。激揚駕説之音，妍醜思皇之俊。咸歌樂育，熟議密藏。

恭惟知府侍郎聲盈天湍，道潤金璧。儼神鋒而不耀，藴寶器以難名。禀自誠之德之純，賦將聖之才之美。明明詔下，諸侯修北海之書；穆穆賓來，天子得平津之策。自是蹈揚仙室，遷歷帝闈。青簡婉微，謹周孔之垂法；王書雅奥，含虞夏之遺風。故能輔翊天家，參脩皇極。沃心必符於舜好，論思豈止於曹隨？萬化景彰，諸華砥定。❶一元是問，❷屬博陽之有憂；六府既瞻，異延平之不懼。密辭岩座，遜請藩庭。周人詎有於流言？魯哲曾無於愠色。今則屏臨三輔，岳鎮萬封。輟妙算於廟中，抗雅歌於閫外。束兵之伍，樂壽域以何長；含哺之氓，賞春臺之不足。佇見下從僉論，上迪宸謀。金堤啓途，黄樞正位。大明禮樂，不貽唐相之慚；盡養聖賢，更廣周文之意。神明百揆，舞蹈萬邦。

如某者，善遠芝蘭，言疎黼黻。静忘窺圃，顧玉器之未成；進異括囊，愧金聲之不振。景高山而詎至？騰夷路以何稽？幸以亨會景炎，賁搜寒俊。方領矩步，入拜侍

❶「砥定」，四庫本作「砥屬」，似是。《史記·五帝本紀》有「莫不砥屬」。

❷「元」，原作「穴」，據四庫本改。

郎之庭；載纚垂緌，出預將軍之幕。當瓜期之未及，猶蓬累之斯行。伏遇侍郎啓闢聖門，儀形俊域。實斯文之東道，乃吾黨之南車。是興請見之辭，稍露盍歸之志。雖拳拳希聖，曾無日月之階；而肅肅景賢，❶當有神仙之歎。庶乎韓宣此日，得言在魯之文；吉甫異時，願上維嵩之頌。冀親黄閣，永戴洪鈞。下情無任。

賦林衡鑑序

人之心也，發而爲聲。聲之出也，形而爲言。聲成文而音宣，言成文而詩作。聖人稽四始之正，筆而爲經；考五聲之和，鼓以爲樂。是故言依聲而成象，詩依樂以宣心。感于人神，穆乎風俗。昭昭六義，賦實在焉。及乎大醇既醨，旁流斯激。風雅條散，故態屢遷。律吕脈分，新聲間作。而士衡名之體物，聊舉於一端；子雲語以雕蟲，蓋尊其六籍。降及近世，尤尚斯文。律體之興，盛于唐室。貽于代者，雅有存焉。可歌可謡，以條以貫。或祖述王道，或褒贊國風。或研究物情，或規戒人事。焕然可警，鏘乎在聞。

國家取士之科，緣於此道。九等斯辨，寸長必收。其如好高者鄙而弗攻，幾有肴而不食；務近者攻而弗至，若以莛而撞鐘。作者幾稀，有司大患。雖炎炎其火，玉石可分；而滔滔者流，涇渭難見。曷嘗求備，且務廣收。故進者豈盡其才，而退者愈惑於命。臨川者鮮克結網，入林者謂可無虞。士斯不勤，文何以至？撰述者既昧於向

❶「景」，原作「之」，據四庫本改。

趣，題品者復異其好尚。繩墨不進，曲直終非。

仲淹少遊文場，嘗稟詞律。惜其未獲，竊以成名。近因餘閑，載加研玩。頗見規格，敢告友朋。其於句讀聲病，有今禮部之式焉。別析二十門，以分其體勢。叙昔人之事者，謂之叙事；頌聖人之德者，謂之頌德；書聖賢之勳者，謂之紀功；陳邦國之體者，謂之贊序；緣古人之意者，謂之緣情；明虛無之理者，謂之明道；發揮源流者，謂之祖述；商榷指義者，謂之論理；指其物而咏者，謂之詠物；❶述其理而詠者，謂之述詠；類可以廣者，謂之引類；事非有隱者，謂之指事；究精微者，謂之析微；取比象者，謂之體物；强名之體者，謂之假象；兼舉其義者，謂之旁喻；叙其事而體者，謂之叙體；總其數而述者，謂之總數；兼明二物者，謂之雙關；詞有不羈者，謂之變態。區而辨之，律體大備。

然古今之作，莫能盡見。復當旅次，無所檢索。聊取其可舉者，類之于門。門各有序，盍詳其指。❷古不足者，以今人之作者附焉。略百餘首，以示一隅，使自求之，思過半矣。雖不能貽人之巧，亦庶幾辯惑之端。命之曰《賦林衡鑑》，謂可權人之輕重，辨己之妍媸也。所舉之賦，多在唐人，豈貴耳而賤目哉？庶乎文人之作，由有唐而復兩漢，由兩漢而復三代。斯文也，既格乎雅頌之致；斯樂也，亦達乎韶夏之和。臣子之心，豈徒然耳。!

若國家千載特見，取人易方，登孝廉，

❶「謂之」，原脱，據四庫本並前後文意補。

❷「盍」，審前後文意，似爲「蓋」字之誤。

舉方正，聘以伊尹之道，策以仲舒之文，求制禮作樂之才，尚經天緯地之業，於斯述也，委而不論，亦吾道之志歟？ 時天聖五年正月日，高平范仲淹序。

知杭州謝兩地啓

某啓：三月二十一日，敕差知杭州軍州事。東南得請，夙夕趨程。地重寄優，感深愧集。

竊念某生禀迂拙，進當盛明。術不臻於聖門，❶跡久塵於榮路。領出師之重任，曾莫有功；參論道之近司，亦惟無狀。清光旋遠，晦昧所宜。爰假會藩，即從便道。過于桑梓，見故老以相榮；處兹江湖，與嘉魚而共樂。允爲天幸，出自陶成。兹蓋集賢相公權衡以誠，神明其照，俾蒲柳之微質，被霖雨之大私。惟寅奉於官箴，庶欽崇於鈞造。感懼激切依歸之至。

移蘇州謝兩府

罪布四方，大不可掩。寵分千騎，得之若驚。仰雷霆之霽威，加霖雨而蒙潤。報君何道，殺身有宜。

竊念某生於唐虞，學於鄒魯。一簞之樂，素伏於丘園；四庫之遊，濫升於臺閣。而自踐揚諫列，對越清光。允出遭逢，誠當感概。事君無隱，必罄狂夫之言；涉道未深，終乖智者之慮。俟竄居於楚澤，尚假守於桐廬。風俗未殊，足張條教。江山爲助，寧慕笑歌。鶴在陰而亦鳴，魚相忘而還樂。

❶「術」，原作「述」，據康熙本改。

優遊吏隱，謝絶人倫。豈謂蒙而克亨，幽而致顯？屢改劇藩之寄，莫非名部之行。宗族相榮，搢紳改觀。此蓋相公仁鈞大播，量澤兼包。示噩噩之公朝，存坦坦之言路。道兹優渥，屈彼典彝。茂揚天子之休，純彼幽人之吉。某敢不黽勉王事，寤寐政經。佩黄裳之文，庶揚於《易》教；詠朱繩之直，無忝於詩人。上酬乃聖之知，旁答具瞻之造。過此以往，不知所裁。

謝夏太尉啓❶

某蒙恩授前件官者。金石之言，方形於清舉；絲綸之命，遽被於鴻私。深惟山野之材，曷副英豪之薦？斯盖某官棟梁王室，簧鼓天聲。❷痛么麽之戎夷，敢虔劉於封鄙。是求參贊，將肆殄夷。謂某經術粗通，可以識國家之體；謂某愚衷素慤，可以盡兵民之心。奏達九清，增輝多士。敢不竭其素藴，輔之至誠？震耀我國威，張皇我帝算。晉公之幕，力希唐士之謀能；虞帝之庭，誓獻有苗之俘馘。英儀所激，狂言不誣。

謝賀正啓

某啓：伏以青祇布職，珠緯窮天。授歲律以端時，建斗杓而首序。賀牘未馳於便置，繁文遽枉於圜封。荷勤懇之相先，輒佩藏而無斁。履兹令旦，倍納殊休。

❶「啓」，原無，據四庫本補。

❷「簧」，原作「篁」，據宣統本改。按，「簧鼓」語出《莊子・駢拇》。

論西事劄子

臣聞兵家之用，在先觀虛實之勢。實則避之，虛則攻之。今緣邊城寨有五七分之備，而關中之備無三二分。若昊賊知我虛實，必先脅邊城，不出戰則深入，乘關中之虛，小城可破，大城可圍。或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緣邊懦將不能堅守，則朝廷不得高枕矣。爲今之計，莫若且嚴邊城，使之久可守。實關內，使無虛可乘。西則邠州、鳳翔爲環、慶、儀、渭之聲援，北則同州、河中府扼鄜延之要害，東則陝府、華州據黄河、潼關之險，中則永興爲都會之府，各須屯兵三二萬人。若寇至，使邊城清野，不與大戰。關中稍實，豈敢深入？復命五路，脩攻取之備，張其軍聲，分彼賊勢，使弓馬之勁無所施，牛羊之貨無所集。三二年間，彼自困弱。待其衆心離叛，自有間隙，則行天討。此朝廷之上策也。

又聞邊臣多請五路入討，臣竊計之，恐未可以輕舉也。太宗朝以宿將精兵，北伐西討，艱難歲月，終未收復。緣大軍之行，糧車甲乘，動彌百里。虜騎輕捷，邀擊前後。乘風揚砂，一日數出。進不可前，退不可息。水泉不得飲，沙漠無所獲，此所以無功而有患也。況今承平歲久，中原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深入之謀，係難制之虜，臣以謂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然則唐漢之時能拓疆萬里者，蓋當時授任與今不同，既委之以兵，又與之税賦，而不求速效，故養猛士，延謀客，日練月計，以待其隙。進不俟朝廷之命，退不關有司之責。觀變乘勝，如李牧之守邊，可謂善破虜矣。惟陛下深計而緩圖

之。

道服贊

平海書記許兄製道服，所以清其意而潔其身也。同年范仲淹請爲贊云：

道家者流，衣裳楚楚。君子服之，逍遥是與。虛白之室，可以居處。華胥之庭，可以步武。豈無青紫？寵爲辱主。豈無狐貉？驕爲禍府。重此數師，畏彼如虎。旌陽之孫，無忝於祖。

釣臺詩

漢包六合罔英豪，一箇冥鴻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六，雲臺争似釣臺高。

送饒州董博士 諱淵點，鹿鳴燕之後舉送詩

番國英豪富魯儒，同時舉送起鄉閭。文章耻學揚雄賦，議論羞談賈誼書。喜得明珠三十六，恨遺壯士二千餘。送君直上青霄去，行看歸乘駟馬車。

范文正公别集卷第四

范文正公政府奏議上

治體

答手詔條陳十事

伏奉手詔「今來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是中外人望，不次拔擢。韓琦暫往陝西，范仲淹、富弼皆在兩地，所宜盡心爲國家，諸事建明，不得顧避。兼章得象等同心憂國，足得商量。如有當世急務可以施行者，並須條列聞奏，副朕拔擢之意」者。臣智不逮人，術不通古，豈足以奉大對？然臣蒙陛下不次之擢，預聞政事，又詔意丁寧，臣戰汗惶怖，曾不獲讓。

臣聞歷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禍亂必生。何哉？綱紀寖隳，制度日削，恩賞不節，賦斂無度，人情慘怨，天禍暴起。惟堯、舜能通其變，使民不倦。《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言天下之理有所窮塞，則思變通之道。既能變通，則成長久之業。我國家革五代之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綱紀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驕盛，寇盜橫熾，不可不更張以救之。然則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臣敢約前代帝王之道，求今朝祖宗之烈，采其可行者條奏。願陛下順天下之心，力行此事，庶幾法制有立，綱紀再振，則宗社靈長，天下蒙福。

一曰明黜陟。臣觀《書》曰，「三載考

績，「三考黜陟幽明」。然則堯舜之朝，建官至少，尚乃九載一遷，必求成績，而天下大化。百世之後，仰爲帝範。我祖宗朝文武百官，皆無磨勘之例，惟政能可旌者擢以不次，無所稱者至老不遷。故人人自勵，以求績效。今文資三年一遷，武職五年一遷，謂之磨勘，不限内外，不問勞逸，賢不肖並進，此豈堯舜黜陟幽明之意耶？假如庶僚中有一賢於衆者，理一郡縣，領一務局，思興利去害而有爲也，衆皆指爲生事，必嫉之沮之非之笑之，稍有差失，隨而擠陷。故不肖者素餐尸禄，安然而莫有爲也。雖愚暗鄙猥，人莫齒之，而三年一遷，坐至卿監丞郎者，歷歷皆是。誰肯爲陛下興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去政事之弊，葺紀綱之壞哉？利而不興則國虚，病而不救則民怨，弊而不去則小人得志，壞而不葺則王者失賢。不肖混淆，請託僥倖，遷易不已，中外苟且，百事廢墮，生民久苦，群盜漸起。勞陛下旰昃之憂者，豈非官失其正而致其危耶？至若在京百司，金穀浩瀚，權勢子弟，長爲占據，有虚食廪禄，待闕一二年者。暨臨事局，挾以勢力，豈肯恪恭其職？使祖宗根本之地，綱紀日隳。故在京官司，有一員闕，則争奪者數人。其外任京朝官，則有私居待闕，動踰歲時。往往到職之初，便該磨勘。一無勤效，例蒙遷改。此則人人因循，不復奮勵之由也。

臣請特降詔書，今後兩地臣僚，有大功大善，則特加爵命。無大功大善，更不非時進秩。其理狀尋常而出者，祇守本官，不得更帶美職。應京朝官在臺省館閣職任，及在審刑、大理寺、開封府、兩赤縣、國子監、諸王府，并因保舉及選差監在京重難庫務

者，並須在任三周年，即與磨勘。若因陳乞，并於中書、審官院願在京差遣者，與保舉選差不同，並須勾當通計及五周年，方得磨勘。如此則權勢子弟肯就外任，各知艱難。亦有俊明之人因此樹立，可以進用。如今日已前受在京差遣已勾當者，且依舊日年限磨勘。其未曾交割勾當，却求外任者，並聽其外任。在京朝官到職勾當及三年者，與磨勘。內前任勾當年月日及公程日限，并非因陳乞而移任在道月日，及陞朝官在京朝請月日，並令通計。其遠官近地，勞逸不同，并在假待闕及公程外住滯，或因公事非時移替，在道月日委有司別行定奪聞奏。如任內有私罪并公罪徒以上者，至該磨勘日，具情理輕重，別取進止。其庶寮中有高才異行，多所薦論，或異略嘉謀，爲上信納者，自有特恩改遷，非磨勘之可滯也。又外任善政著聞，有補風化，或累訟之獄，能辨冤沈，或五次推勘，人無翻訟，或勸課農桑，大獲美利，或京城庫務，能革大弊，惜費鉅萬者，仰本轄保明聞奏，下尚書省集議，爲衆所許，則列狀上聞，並與改官，不隔磨勘。或有異同，各以所執取旨，出於聖斷。仍請詔下審官院、流內銓、尚書考功，應京朝官選人逐任得替，明具較定考績，結罪聞奏。內有事狀猥濫并老疾愚昧之人，不堪理民者，別取進止。已上磨勘考績條件，該說不盡者，有司比類上聞。如此，則因循者拘考績之限，特達者加不次之賞，然後天下公家之利必興，生民之病必救，政事之弊必去，綱紀之壞必葺。人人自勸，天下興治，則前王之業，祖宗之權，復振於陛下之手矣。其武臣磨勘年限，委樞密院比附文資，定奪聞奏。

二曰抑僥倖。臣聞先王賞延于世，諸侯有世子襲國，公卿以德而任。有襲爵者，一子爲後者，未聞餘子皆有爵命。其次寵待大臣，賜一子官者有之，未聞每歲有自薦其子弟者。祖宗之朝，亦不過此。自真宗皇帝以太平之樂，與臣下共慶，恩意漸廣。大兩省至知雜御史以上，每遇南郊并聖節，各奏子充京官，❶少卿監奏一子充試銜。其正郎、帶職員外郎并諸路提點刑獄以上差遣者，每遇南郊，奏一子充齋郎。其大兩省等官，既奏得子充京官，明異於庶僚，大示區别。復更每歲奏薦，積成冗官。假有任學士以上官經二十年者，則一家兄弟子孫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陞朝，此濫進之極也。今百姓貧困，冗官至多。授任既輕，政事不舉。俸禄既廣，刻剥不暇。審官院常患充塞，無闕可補。

臣請特降詔書，今後兩府并兩省官等，遇大禮，許奏一子充京官。如奏弟姪骨肉，即與試銜外，每年聖節更不得陳乞。如别有勳勞著聞于外，❷非時賜一子官者，繫自聖恩。其轉運使及邊任文臣初除授後，合奏得子弟身事者，並候到任二年無遺闕，方許陳乞。如二年内非次移改者，即許通計三年陳乞。三司副使、知雜御史、少卿監以上並同兩省，遇大禮，各奏薦子孫。其正郎、帶館職員外郎并省府推判官、外任提點刑獄以上，遇大禮合該奏薦子孫者，須是在任及二周年，方得陳乞。已上有該説不盡

❶「奏子」，《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四三作「奏一子」。

❷「于外」，《國朝諸臣奏議》、《宋文鑑》、《續資治通鑑長編》均作「中外」。

者，委有司比類聞奏。如此，則内外朝臣，各務久於其職，不爲苟且之政，兼抑躁動之心。亦免子弟充塞銓曹，與孤寒争路，輕忽郡縣，使生民受弊。其武臣入邊上差遣并大禮合奏薦子弟者，乞下樞密院詳定比類聞奏。

又國家開文館延天下英才，使之直祕庭，覽群書，以待顧問，以養器業，爲大用之備。今乃登進士高等者，一任纔罷，不以能否，例得召試而補之。兩府兩省子弟親戚，不以賢不肖，輒自陳乞館閣職事者，亦得進補。太宗皇帝建崇文院、祕閣，自書碑文，重天下賢才也。陛下當思祖宗之意，不宜甚輕之。臣請特降詔書，今後進士三人内及等者，一任回日，許進于教化經術文字十軸，下兩制看詳。作五等品第，中第一第二等者，即賜召試。試又優等，即補館閣職事。兩府兩省子弟，並不得陳乞館閣職事及讀書之類。御史臺晝時彈劾，并諫院論奏。如館閣闕人，即委兩地舉文有古道、才堪大用之士，進名同舉，并兩制列署表章，仍上殿稱薦，以充其職。如此，則館閣職事，更不輕授。足以起朝廷之風，采紹祖宗之本意，副陛下慎選矣。

三曰精貢舉。臣謹按《周禮》卿大夫之職，各教其所治。三年一大比，考其德行道藝。乃獻賢能之書于王。賢爲有德行，能爲有道藝。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天府，太廟之寶藏也。蓋言王者舉賢能，所以上安宗社，故拜受其名，藏于廟中，以重其事也。卿大夫之職，廢既久矣。今諸道學校，如得明師，尚可教人六經，傳治國治人之道。而國家乃專以辭賦取進士，以墨義取諸科，士皆捨大方而趨小道，雖濟濟盈庭，求有才有識者，

十無一二。況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將何以救？在乎教以經濟之業，取以經濟之才，庶可救其不逮。或謂救弊之術，無乃後時？臣謂四海尚完，朝謀而夕行，庶乎可濟，安得晏然不救，坐俟其亂哉？

臣請諸路州郡有學校處，奏舉通經有道之士，專於教授，務在興行。其取士之科，即依賈昌朝等起請，進士先策論而後詩賦，諸科墨義之外，更通經旨，使人不專辭藻，必明理道，則天下講學必興。浮薄知勸，最爲至要。內歐陽脩、蔡襄更乞逐場去留，貴文卷少而考校精。臣謂盡令逐場去留，則恐舊人扞格，不能創習策論，亦不能旋通經旨，皆憂棄遺，別無進路。臣請進士舊人三舉以上者，先策論而後詩賦，許將三場文卷通考，互取其長。兩舉、初舉者，皆是少年，足以進學，請逐場去留。諸科中有通經旨者，至終場別問經旨十道，如不能命辭而對，則於知舉官員前講説七通者爲合格。不會經旨者，三舉已上，即逐場所對墨義，依自來通粗施行。兩舉、初舉者，至於終場日，須八通者爲合格。

又外郡解發進士、諸科人，本鄉舉里選之式，必先考其履行，然後取以藝業。今乃不求履行，惟以詞藻墨義取之，加用封彌，不見姓字，實非鄉里舉選之本意也。又南省考試舉人，一場試詩賦，一場試策，人皆精意，盡其所能。復考校日久，實少舛謬。及御試之日，詩賦文論共爲一場，既聲病所拘，意思不遠，或音韻中一字有差，雖生平苦辛，即時擯逐。如音韻不失，雖末學淺近，俯拾科級。既鄉舉之處，不考履行，又御試之日，更拘聲病。以此，士之進退，多言命運，而不言行業。明君在上，固當使人

以行業而進。而乃言命運者，是善惡不辨，而歸諸天也。豈國家之美事哉？

臣請重定外郡發解條約，須是履行無惡、藝業及等者，方得解薦，更不封彌試卷。其南省考試之人，已經本鄉詢考履行，却須封彌試卷，精考藝業，定奪等第，進入御前。選官覆考，重定等第訖，然後開看南省所定等第。內合同姓名，偶有高下者，更不移改。若等第不同者，人數必少，却加封彌，更宣兩地參校，❶然後御前放榜，此爲至當。內三人已上，❷即於高等人中選擇，聖意宣放。其考校進士，以策論高、詞賦次者爲優等，策論平、詞賦優者爲次等。諸科經旨通者爲優等，墨義通者爲次等。已上進士、諸科，並以優等及第者放選注官，次等及第者守本科選限。自唐以來，及第人皆守選限。國家以收復諸國，郡邑乏官，其新及第人，權與放選注官。今來選人壅塞，宜有改革，又足以勸學，使其知聖人治身之道，則國家得人，百姓受賜。

四曰擇官長。臣聞先王建侯，以共理天下。今之刺史、縣令，即古之諸侯。一方舒慘，百姓休戚，實繫其人。故歷代盛明之時，必重此任。今乃不問賢愚，不較能否，累以資考，陞爲方面。懦弱者不能檢吏，得以蠹民；强幹者惟是近名，率多害物。邦國之本，由此凋殘。朝廷雖至憂勤，天下何以蘇息？其轉運使并提點刑獄按察列城，當得賢於衆者。

臣請特降詔書，委中書、樞密院且各選

❶「地」，原作「第」，據四庫本並《國朝諸臣奏議》、《宋文鑑》改。
❷「内」，原作「在」，據四庫本並《國朝諸臣奏議》、《宋文鑑》改。

轉運使、提點刑獄共十人，大藩知州十人，委兩制共舉知州十人，三司副使、判官同舉知州五人，御史臺中丞、知雜、三院共舉知州五人，開封知府推官共舉知州五人，逐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各同舉知州五人、知縣縣令共十人，逐州知州、通判同舉知縣、縣令共二人。得前件所舉之人，舉主多者，先次差補，仍指揮審官院、流内銓，今日以後，所差知州、知縣、縣令，並具合入人歷任、功過、舉主人數聞奏，委中書看詳。委得允當，然後引對。如此舉擇，則諸道官吏庶幾得人，爲陛下愛惜百姓，均其徭役，寬於賦斂，❶各獲安寧，不召禍亂，天下幸甚！

五曰均公田。臣聞《易》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此言聖人養民之時，必先養賢。養賢之方，必先厚禄。厚禄然後可以責廉隅、安職業也。皇朝之初，承五代亂離之後，民庶凋弊，時物至賤。曁諸國收復，天下郡縣之官少人除補，至有經五七年不替罷者。或纔罷去，便入見闕。當物價至賤之時，俸禄不輟，士人之家，無不自足。咸平已後，民庶漸繁，時物遂貴。入仕門多，得官者衆。至有得替守選一二年，又授官待闕一二年者。❷在天下物貴之後，而俸禄不繼，士人家鮮不窮窘。男不得婚，女不得嫁，喪不得葬者，比比有之。復於守選、待闕之日，衣食不足，貸債以苟朝夕。到官之後，必來見逼，至有冒法受贓，賒舉度日，或不耻賈販，與民争利。既非負罪之人，不守名節，吏有姦贓而不敢發，民

❶「於」，四庫本並《國朝諸臣奏議》、《長編》均作「其」。

❷「待」，原作「代」，據四庫本並《國朝諸臣奏議》、《宋文鑑》、《長編》改。

有豪猾而不敢制，姦吏豪民得以侵暴。於是貧弱百姓，理不得直，冤不待訴，徭役不均，刑罰不正，比屋受弊，無可奈何。由乎制禄之方，有所未至。

真宗皇帝思深慮遠，復前代職田之制，使中常之士自可守節，婚嫁以時，喪葬以禮，皆國恩也。能守節者，始可制姦贓之吏，鎮豪猾之人。法乃不私，民則無枉。近日屢有臣僚乞罷職田，以其有不均之謗，有侵民之害。臣謂職田本欲養賢，緣而侵民者有矣。比之衣食不足，壞其名節，不能奉法，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衆怨思亂，而天下受弊，豈止職田之害耶？又自古常患百官重内而輕外，唐外官月俸尤更豐足，❶簿尉俸錢尚二十貫。今窘於財用，未暇增復。臣請兩地同議外官職田，有不均者均之，有未給者給之，使其衣食得足，婚嫁喪葬之禮不廢，然後可以責其廉節，督其善政。有不法者，可廢可誅，且使英俊之流，樂於爲郡爲邑之任，則百姓受賜。又將來陞擢，多得曾經郡縣之人，深悉民隱，亦致化之本也。惟聖慈深察，天下幸甚！

六曰厚農桑。臣觀《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此言聖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養民。養民之政，必先務農。農政既修則衣食足，衣食足則愛膚體，愛膚體則畏刑罰，畏刑罰則寇盗自息，禍亂不興。是聖人之德發於善政，天下之化起於農畝。故《詩》有《七月》之篇，陳王業也。今國家不務農桑，粟帛常貴。江浙諸路歲糴米二百萬石，❷其所糴之價與輦運之費，

❶「唐」，原作「窘」，據《國朝諸臣奏議》、《長編》改。

❷「二百萬石」，四庫本、《宋文鑑》並作「六百萬石」。

每歲共用錢三百餘萬貫文。又貧弱之民困于賦斂，歲伐桑棗，鬻而爲薪。勸課之方，有名無實。故粟帛常貴，府庫日虚。此而不謀，將何以濟？

臣於天下農利之中，粗舉二三以言之。且如五代群雄争霸之時，本國歲飢，則乞糴於隣國。故各興農利，自至豐足。江南應有圩田，每一圩方數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澇不及，爲農美利。又浙西地卑，常苦水沴，雖有溝河可以通海，惟時開導，則潮泥不得而堙之；雖有堤塘可以禦患，惟時修固，則無摧壞。臣知蘇州日，點檢簿書，一州之田，係出税者三萬四千頃。中稔之利，每畝得米二石至三石，計出米七百餘萬石。東南每歲上供之數六百萬石，乃一州所出。臣詢訪高年，則云曩時兩浙未歸朝廷，蘇州有營田軍四都，共七八千人，專爲田事，導河築堤，以減水患。于時民間錢五十文，糴白米一石。自皇朝一統，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南。故慢於農政，不復修舉。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太半隳廢，失東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文足，至一貫文者。❶比於當時，其貴十倍，而民不得不困，國不得不虚矣。又京東西路有卑濕積潦之地，早年國家特令開決之後，水患大減。❷今罷役數年，漸已湮塞，復將爲患。

❶「一貫文者」，四庫本並《國朝諸臣奏議》作「一貫文省」。按，審前文「六七百文足」，此處似當作「一貫文省」。宋承前世之制，行省陌錢。規定以七十七錢爲百。

❷「水患」，原作「水旱」，據四庫本並《國朝諸臣奏議》、《宋文鑑》改。

臣請每歲之秋，降敕下諸路轉運司，令轄下州軍吏民，各言農桑之間可興之利，可去之害。或合開河渠，或築堤堰陂塘之類，並委本州軍選官計定工料，每歲於二月間興役，半月而罷，仍具功績聞奏。如此不絶，數年之間，農利大興，下少飢歲，上無貴糴，則東南歲糴輦運之費，大可減省。其勸課之法，宜選官討論古制，取其簡約易從之術，須賜諸路轉運使，及面賜一本付新授知州、知縣、縣令等，此養民之政、富國之本也。

七曰修武備。臣聞古者天子六軍，以寧邦國。唐初京師置十六將軍官屬，亦六軍之義也。諸道則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每歲三時耕稼，一時習武。自貞觀至于開元，百三十年，戎臣兵伍，無一逆亂。至開元末，聽匪人之言，遂罷府兵。唐衰，兵伍皆市井之徒，無禮義之教，無忠信之心，驕蹇凶逆，至于喪亡。我祖宗以來，罷諸侯權，聚兵京師，衣糧賞賜豐足，經八十年矣。雖已困生靈，虚府庫，而難於改作者，所以重京師也。今西北强梗，邊備未足，京師衛兵多遠戍。或有倉卒，輦轂無備，此大可憂也。遠戍者防邊陲之患，或緩急抽還，則外禦不嚴，戎狄進奔，便可直趨關輔。新招者聚市井之輩，而輕囂易動，或財力一屈，請給不充，則必散爲群盜。今生民已困，無可誅求，或連年凶飢，將何以濟？贍軍之策，可不預圖？若因循過時，臣恐急難之際，宗社可憂。

臣請密委兩地，以京畿見在軍馬，同議有無闕數。如六軍未整，須議置兵，則請約唐之法，先於畿内并近輔州府召募强壯之人，充京畿衛士。得五萬人，以助正兵，足

爲强盛。使三時務農，大省給贍之費。一時教戰，自可防虞外患。其召募之法，并將校次第，並先密切定奪聞奏。此實强兵節財之要也。候京畿近輔，召募衛兵已成次第，然後諸道效此，漸可施行。聖慈留意。

八曰減徭役。臣聞漢光武建武六年六月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爲人也。今户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二府於是條奏，并省四百餘縣，天下至治。臣又觀西京圖經，唐會昌中，河南府有户一十九萬四千七百餘户，置二十縣。今河南府主客户七萬五千九百餘户，仍置一十九縣。主户五萬七百，客户二萬五千二百。鞏縣七百户，偃師一千一百户，逐縣三等而堪役者，不過百家，而所供役人，不下二百數。新舊循環，非鰥寡孤獨，不能無役。西洛之民，最爲窮困。臣請依後漢故事，遣使先往西京，併省諸邑爲十縣。其所廢之邑，並改爲鎮，令本路舉文資一員，董榷酤關征之利，兼人烟公事。所廢公人，除歸農外，有願居公門者，送所存之邑。其所在邑中役人，却可減省歸農，則兩不失所。候西京併省稍成倫序，則行於大名府。然後遣使諸道，依此施行。仍先指揮諸道防團州已下，有使、州兩院者，皆爲一院。公人願去者，各放歸農，職官廳可給本城兵士七人至十人，替人力歸農。其鄉村耆保地里近者，亦令併合。能併一耆保管，❶亦減役十餘户。但少徭役，人自耕作，可期富庶。

九曰覃恩信。臣竊覩國家三年一郊，天子齋戒衮冕，謁見宗廟，乃祀上帝。大禮

❶「耆保」，原作「保耆」，據《長編》乙正。

既成，還御端門，肆赦天下。曰：赦書日行五百里，敢以赦前事言者，以其罪罪之。欲其王澤及物之速也如此。今大赦每降，天下歡呼。一兩月間，錢穀司存，督責如舊。桎梏老幼，籍没家産，至于寬賦斂，减徭役，存恤孤貧，振舉滯淹之事，未嘗施行。使天子及民之意，盡成空言。有負聖心，損傷和氣。

臣請特降詔書，今後赦書内宣布恩澤，有所施行，而三司、轉運司、州縣不切遵禀者，並從違制，徒二年斷，情重者當行刺配。應天禧年以前天下欠負，不問有無侵欺盜用，並與除放。違者仰御史臺、提點刑獄司常切覺察糾劾，無令壅遏。臣又聞《易》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故有巡狩之禮，察諸侯善惡，觀風俗厚薄。此聖人順動之意。今巡狩之禮不可復行，民隱無窮，天聽甚遠。臣請降詔中書，今後每遇南郊赦後，精選臣僚，往諸路安撫，察官吏能否，求百姓疾苦。使赦書中及民之事，一一施行。天下百姓，莫不幸甚！

十曰重命令。臣聞《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準律文，諸被制書，有所施行而違者，徒二年；失錯者，杖一百。又監臨主司受財而枉法者，十五疋，絞。蓋先王重其法令，使無敢動摇，將以行天下之政也。今覩國家每降宣敕條貫，煩而無信，輕而弗禀。上失其威，下受其弊。蓋由朝廷采百官起請，率爾頒行。既昧經常，即時更改，此煩而無信之驗矣。又海行條貫，雖是故違，皆從失坐，全乖律意，致壞大法，此輕而弗禀之甚矣。

臣請特降詔書，今後百官起請條貫，令中書、樞密院看詳會議，必可經久，方得施

行。如事干刑名者，更於審刑、大理寺勾明，會法律官員參詳起請之詞，删去繁冗，裁爲制敕，然後頒行天下，必期遵守。其衝改條貫，並令繳納，免致錯亂，誤有施行。仍望别降敕命，今後逐處當職官吏，親被制書及到職後所受條貫，敢故違者，不以海行，並從違制，徒二年。未到職已前所降條貫，失於檢用，情非故違者，並從本條失錯科斷，杖一百。餘人犯海行條貫，不指定違制刑名者，並從失坐。若條貫差失，於事有害，逐處長吏，别見機會，須至便宜而行者，並須具緣由聞奏，委中書、樞密院詳察，如合理道，即與放罪。仍便相度，别從更改。

再進前所陳十事

臣前兩次所上共十事，曾奉聖旨，更進一本，今寫録進納。

一曰明黜陟。爲重定文武百官磨勘，將以約濫進，責實效，使天下政事無不舉也。二曰抑僥倖。爲重定文武百官奏蔭，及不得陳乞館閣職事，將以革濫賞，省冗官也。三曰精貢舉。爲天下舉人先取履行，次取藝業，將以正教化之本，育卿士之材也。四曰擇官長。爲舉轉運使、提點刑獄并州縣長吏，將以正綱紀，去疾苦，救生民也。五曰均公田。爲天下官吏不廉則曲法，曲法則害民，請更賜均給公田，既使豐足，然後可以責士大夫之廉節，庶天下政平，百姓受賜也。六曰厚農桑。爲責諸道溝河并修江南野田及諸路陂塘，仍行勸課之法，將以救水旱，豐稼穡，强國力也。七曰修武備。爲四方無事，京師少備，因循過日，天下可憂，請密定規制，相時而行，以衛

宗社，以寧邦國也。八曰減徭役。爲天下徭役至繁，請依漢光武故事，併合縣邑，以省徭役，庶寬民力也。九曰覃恩信。爲赦書内宣布恩澤未嘗施行，并請放先朝欠負，以感天下之心也。十曰重命令。爲制書忽而行違者，請重其法，以行天子之命也。

臣之所陳，蓋欲周悉，故言辭之間，有涉細碎，而於國體甚大。乞聖慈再加詳覽，一一行之，則天下之幸，非臣之幸也。

奏乞下審官院等處應官員陳訴定奪進呈

臣竊見京朝官、使臣、選人等進狀，或理會勞績，或訴説過犯，或陳乞差遣，其事理分明，可行可罷者，則朝廷便有指揮。内中書、樞密院未見根原文字，及恐審官、三班院、流内銓别有條例，難便與奪者，多批送逐司。其逐司爲見批送文字，别無與奪，便不施行，號爲送煞。以此，官員使臣三五度進狀，不能結絶，轉成住滯。

臣欲乞特降聖旨，今後京朝官、使臣、選人等進狀，理會勞績，訴雪過犯，陳乞差遣，朝廷未有與奪指揮，只批送審官、三班院、流内銓者，仰逐司主判子細看詳，如内有合施行者，即與勘會，具條例情理，定奪進呈，送中書、樞密院再行相度，别取進止。如不可施行，亦仰逐司告諭本人知悉，所貴逐司主判各揚其職，事無漏落。亦免官員、使臣、選人等重疊進狀，紊煩聖聽。

奏乞定奪在京百司差遣等第

臣竊見内諸司并百司，顯有緊慢高下，事體不同。今來臣僚不拘官職大小，各取

便乞勾當，紊亂綱紀，深屬未便。

欲乞特降指揮，令入内内侍省定奪内中諸司高下等第，令三司定奪在京百司高下等第，各合係何等官職，及合入何差遣人勾當。既定高下等第，則陳乞之人，不敢踰越，所貴百司有倫，不至輕授。

奏乞差官看詳投進利見文字

臣竊見天下官員使臣諸色人，日有投進，并奏到利見文字。中書、樞密院以公事文字至多，不暇子細看詳。其中須有民間利病，❶及于邊機可行之事，恐有漏落。雖自來曾差兩制臣僚各有主判，去處不得精專。動經歲時，不能與奪。

臣欲乞特降聖旨，權於館閣選差官二員，就近置局，看詳官員使臣諸色人所投進及奏到利見文字。内有合行事件，兩府臣僚更加詳酌，逐旋取旨施行。所貴下情盡達，庶政有補。其看詳官，每季或半年一替。所看文字，須旋旋了當，不得交割後人。所有機密文字，即兩府依舊自行，更不送看詳官處。

奏乞救濟陝西飢民

臣等竊見陝西永興軍、同、耀、華州、陝府等處，今夏災旱，得雨最晚。民間秋稼，甚無所望。官中倉廩，亦無積貯。若不作擘畫，即百姓大段流移，殍亡者衆。兼軍食闕絶，臨時轉漕不及。

臣等欲乞朝廷速降指揮，委本路都轉

❶「病」，原作「濟」，據四庫本改。

運使孫沔，速相度上件州軍向去救濟飢民及辦給軍食，有何次第。如難爲擘畫，即便於黄河内搬輦自京以來斛斗，❶往彼應副。仍速行相度沿路如何計綱，即不至艱阻。事狀聞奏，候到，乞朝廷早賜施行。慶曆三年七月四日，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罷陝西近裏州軍營田

臣等竊見陝西昨來興置營田，本欲助邊，以寬民力。除沿邊有空閒膏腴地土處可以開墾外，其近裏州縣官吏，不能體朝廷之意，將遠年瘠薄無人請佃逃田，抑勒近鄰人户分種，或令送納租課。又自來人户租佃官莊地土，每畝出課不過一二斗，今亦勒令分種，每畝須收數斗，致貧户輸納不前，州縣追擾，無時暫暇。緣人户自用兵以來，科率勞弊，至於已業尚多荒廢，實無餘力更及營田。其所出租課，多是抱虚送納。切覩編敕指揮，不得將逃户田土，抑勒親隣佃蒔，蓋恐害民。況今歲災旱尤甚，理當優恤，不可非理煩擾，使之重困。

臣等欲乞特降指揮，應陝西近裏州軍營田，一切廢罷。如元係租佃，即令依舊額出課。如元係遠年瘠薄逃田，舊税額重，無人請佃者，即與減定税額，召人請佃。所貴疲民受賜，歸感睿仁。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擇臣僚令舉差知州通判

臣等竊以天下郡邑，牧宰爲重。得其人則致化，失其人則召亂。推擇之際，不可

❶「斛斗」，《長編》卷一四二引作「斛米」，疑是。

不慎。國家承平以來，不無輕授。應知州、通判、縣令，因舉薦擢任者少，以資考序進者多。才與不才，一塗並進。故能政者十無二三，謬政者十有七八。國家詔令程式，天下一體，何則？能政之處，民必蒙福。謬政之下，民常受弊。非國家法令之殊，蓋牧宰賢愚之異也。今四方多事，民日以困窮，將思爲盜。復使不才之吏臨之，賦役不均，刑罰不當，科率無度，疲乏不恤，上下相怨，亂所由生。若不急於求人，早革其弊，誠國家之深憂也。然自來雖曾詔臣僚各舉所知，或舉主非賢，則多謬薦。

臣等欲乞聖慈特降詔書，委中書、樞密院臣僚，各於朝臣中薦堪充舉主者三人，候奏到姓名，即逐人各賜敕一道，令於通判內舉成資已上一員充知州，知縣内舉成資已上一員充通判，簿尉中舉有出身三考已上、無出身四考一員充職官知縣，或於職官令録中舉五考已上之人充京官知縣。仍於敕明言，所薦之人，若將來顯有善政，其舉主當議旌賞，若贓汙不理，苛刻害民，並與同罪。所貴生民受賜，寇盜自息。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將先減省諸州公用錢却令依舊

臣竊見朝旨下陝西，省罷同、解、乾、耀等九州軍公使錢共一千八百貫文。切以國家逐處置公使錢者，蓋爲士大夫出入及使命往還有行役之勞，故令郡國饋以酒食，或加宴勞。蓋養賢之禮，不可廢也。謹按《周禮·地官》有遺人掌「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

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此則三王之世，已有廚傳之禮，何獨聖朝顧小利而亡大體？且今贍民兵一名，歲不下百貫。今減省得公用錢一千八百貫，只養得兵士一十八人。以一十八人之資，廢十餘郡之禮，是朝廷未思之甚也。況今來逐州使命之外，各有軍營。每年春後，邊兵歇泊，動經半年。軍中人員，並無宴犒之具，雖條貫有旬設之名。逐州每月一次舉行，軍員各給得錢壹伯文已來，官務薄酒二升，既無公用，更不赴筵，亦不張樂，豈朝廷宴饗將校之意？州郡削弱，道路咨嗟。當全盛之朝，豈宜如此？或謂有公使錢處，收買食物，搔擾户民。殊不知郡守得人，自能約束。如非其人，更出己俸買物，虧民愈甚。是見其小而不思其大也。

伏望聖慈速降指揮，下陝西、河北、河東路轉運司，昨來經減廢公用錢處，並令依舊。庶協典禮，稍息物論。況朝廷用武之際，於此一事，尤宜照管。臣等久在邊任，深知此事。近貳樞庭，豈當緘默？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差官陝西祈雨

臣今月五日至華州華陰縣，入西嶽廟燒香，切見本廟有老醫官一員監當。其廟廷闊遠，舍屋甚多，只有剩員一十四人，盡是老年病患，供應灑埽不前。在國家崇奉五嶽之意，似非嚴謹。今來關中大旱，永興、同、華、陝、虢以來，無二三分秋苗，粟米每斗一百五十文足，兼鄉村無可收糴。人心嗷嗷，賊盗不少。

欲乞聖慈選精謹使命至西嶽廟，專行祭告，并於陝西靈湫等處祈雨澤，以救生民。仍乞委轉運使一員，赴西嶽廟，點檢廟貌祭器法物，并添差兵士，灑埽防護。所貴崇奉之禮，不至廢墜。

奏爲災異後合行疏決刑獄等六事

臣今早親聞德音，謂復有災異，當修德以及民，并詔臣等謹省刑法。此實見聖人憂畏之心，合於天意。

臣今條奏數事，皆陛下增修明德之要。

一、齋誠發誠，特降詔命，明言災變屢見，敢不罪己祇畏，以告中外，群臣同心修省？二、遣使四方，疎決刑獄，非害人者，悉從減降。三、詔天下州縣長吏，訪問民間孤獨，不能存活者，特行賑恤。四、詔逐處籍出陣亡之家，察其寡弱，別加存養。五、邊陲之民被戎狄驅虜者，量支官物，贖還本家。六、詔諸處欠負，已該赦恩除放者，官司更不得催理，違者官吏科違制之罪，遇赦不原，仍差近臣置司與奪。

陛下力行此數事，下悅民心，上答天戒。昔商中宗桑穀共生於朝，懼而修德，撫綏百姓，三年而歸者十六國，號爲中興。陛下今日因災修德，則福及兆人，道光千載。天下幸甚！

答手詔五事

臣等伏奉六月一日手詔云云。臣等各蒙獎用，待罪二府。不能燮理彌縫，致化天下，過煩聖慮，特降德音。上以宗廟爲憂，下以生靈爲念，臣等不任慚恐戰汗死罪。

詔旨謂合用何人，鎮彼西方。臣等思之，今元昊遣人到闕，名體稍順。其如戎人難信，止可權宜。如翻覆未寧，則當擇節制之帥。若和好且合，亦須藉鎮撫之才，經度邊陲，以防來患。見選人具名聞奏次。

詔旨謂民之困弊，財賦未强。臣等議之，國家革五代諸侯之暴，奪其威權，以度支財用自贍天下之兵。歲月既深，賦斂日重。邊事一聳，調率百端。民力愈窮，農功愈削。水旱無備，税斂不登。減放之數，動踰百萬。今方選舉良吏，務本安民。修水旱之防，收天地之利。而更嚴著勉農之令，使天下官吏專於勸課，百姓勤於稼穡，數年之間，大利可見。又山海之貨，本無窮竭，但國家輕變其法，深取於人。商賈不通，財用自困。今須朝廷集議，從長改革，使天下之財，通濟無滯。又減省冗兵，量入以出，則富强之期，庶有望矣。

詔旨謂軍馬尚多，何得精當？近韓琦、范仲淹所上備邊文字内，有河北五六事，陝西七事。精擇兵馬及攻守之策，已在其中。臣等見商量施行次。

詔旨謂將臣不和如何制置？❶樞密院先因許懷德、張亢不協，曾指揮戒勵。然將佐之中，性情不類，愛惡相攻，全在主帥。别白撫遏，隨才任用，使各得其所，則怨惡不生。故長帥之才，不敢輕易選用。

詔旨謂躁進之徒，宜塞奔競。臣等謂躁進懷貪之人，何代無之？由朝廷辨明而進退之。如責人實効，旌人静節，貪冒者廢之，趨附者抑之。如此，則多士知勸，各生

❶「制置」，原作「制」，據《長編》卷一五〇補「置」字。《歷代名臣奏議》卷八一作「處制」。

廉讓之心。

奏乞重定三班審官院流内銓條貫

臣竊見審官、三班院并銓曹，自祖宗以來，條貫極多，逐旋衝改，久不删定。主判臣僚，卒難詳悉。官員使臣，莫知涯涘。故司屬高下，頗害至公。

欲乞聖慈特降指揮，選差臣僚，就審官、三班院并銓曹取索前後條例，與主判官員同共看詳，重行删定，畫一聞奏，付中書、樞密參酌進呈，别降敕命，各令編成例策施行。

奏議尹洙轉官

臣竊見尹洙才業操行，搢紳所推，由臺閣進用，便可直入兩制。若邊城驟遷，則有未便。緣去年春是太常丞，在路分都監許遷、張肇之下，去年秋轉司諫，管句經略司公事，遷在鈐轄安俊之上，❶才方半年，若就除待制，又遷在部署狄青之上。既不因功勞，又不改路分，偏受寵擢，衆情非便，於體未安。如須合進擢，即令將入夏，邊上無事，且乞召尹洙赴闕，令條奏邊事，觀其陳述可采，即與改職，却令馳往邊上，亦未爲晚。既因啓沃，面受殊恩，邊臣聞之，不爲越次。

續奏乞於職官令録中舉充京官知縣

臣近與韓琦上言，乞擇舉主，令逐人於

❶「俊」，原作「後」，據四庫本並《長編》卷一四七改。

通判中舉知州一員，於知縣中舉通判一員，於簿尉中舉職官知縣一員。已蒙降敕，❶至密院入遞次，臣看詳敕頭名，署臣等上言，於理未便，欲乞只作朝廷憂勞之意，特選臣僚舉官，其體甚重，仍乞於「簿尉中舉職官知縣一員」下添入「或於職官令録中舉五考以上之人充京官知縣」，計添一十九字，庶無遺才。

奏爲赦後乞除放祖宗朝欠負

臣伏覩國家每一降赦，萬人歡呼。一兩月間，錢穀司存將欠負之人，依舊督責，桎梏老幼，籍没家産。既失大信，且虧至仁。蒙聖恩已差楊日嚴、王質與三司詳定，不係侵欺盗用該赦欠負次。臣舊曾在三司定放欠負，見滑州酒務有少欠雜物，係專副四十餘界，計八十來年登戴少數，又不顯侵欺。其勾當人亡歿年深，只追貧弱子孫理納，並不知祖父如何少欠。似此刻剥傷民，豈陛下愛育生靈之德？臣欲特出聖意，應祖宗朝天下欠負，更不問侵欺盗用，並與除放。如省司更不舉行，許三司知次第人陳告，干繫人吏，並坐違制決停，告事人與轉一資，諸處承受施行官吏，並科違制之罪。

奏乞指揮國子監保明武學生令經略部署司講説兵書

臣竊聞國家興置武學以來，苦未有人習藝。或恐英豪隱晦，耻就學生之列。儻

❶「已」，原作「官」，義不可通，據《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三二所録改。

久設此學，無人可教，則慮外人窺覘，謂無英材，於體未便。欲乞指揮國子監，不須明立武學之名，❶如學生中有好習兵書者，令本監官員保明，委是忠良之人，即密令聽讀。臣切見邊上甚有弓馬精强、諳知邊事之人，則未曾習學兵書，❷不知爲將之體，所以未堪拔擢。欲乞指揮陝西路、河東逐路經略司，於將佐及使臣軍員中，揀選識文字、的有機智、武勇久遠可以爲將者，取三五人，令經略部署司參謀官員等密與講説兵書，❸討論勝策，所貴邊上武勇已著之人，更知將略，或因而立功，則將來有人可任，即不得聲張多教人數。❹

奏爲置官專管每年上供并軍須雜物

臣竊見兵興以來，天下科率如牛皮、筋角、弓弩、材料、箭幹、鎗幹、膠鰾、翎毛、漆蠟，一切之物，皆出於民，謂之和買。多非土産之處，素已難得。既稱軍須，動加刑憲。物價十倍，吏辱百端。輸納未前，如負重罪。一年之中，或至數四。官中雖給價直，豈能補其瘡痍？蓋是國家不能素備，禍及生民。

伏望聖慈委三司選差官并有行止心力司屬三五人，別置一司，專管天下科率應副。每年合要上供并軍須雜物，先勘會諸處見在數目，置簿拘管。如朝廷取索并外

❶「明」，四庫本並《國朝諸臣奏議》卷八二作「別」。
❷「則」，四庫本並《國朝諸臣奏議》作「即」。
❸「書」，原作「馬」，據四庫本、《國朝諸臣奏議》並上文「未曾習學兵書」改。
❹「不得聲張多教人數」，四庫本並《國朝諸臣奏議》作「不得虛張多放人數」。

處奏乞之時，即先點檢見在物色支撥應副外，將少數下諸處和買，亦大段減得分數。仍於土産處，許將二税沿納錢并場務課利，依市價取人户情願折納，不得抑勒。據納到數目，如尚少闕，亦只就土産處置場收買。如此，百物有備，更無非時科率。其非土産之處，自無煩擾。國家大計，須爲經久，豈可逐度須索，旋行誅求？蘇息萬民，無切於此。如允臣所奏，即乞特降敕命指揮。

奏乞兩府兼判

臣謹按三代之制，皆立三公，建六卿。太公、周公、召公，周之三公也，以論道經邦爲師傅。又天官冢宰掌邦治，地官司徒掌邦教，春官宗伯掌邦禮，夏官司馬掌邦政，秋官司寇掌邦禁，冬官司空掌邦土。此周之六卿也，各帥其屬，以佐王理邦國。大事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亦以三公兼六卿之職，取其重也。周用此制，而王道大興，世祚緜久，至八百年。

我國家有周之天下，未能行周之制，亦當約而申之，以治天下，則可卜長世之業矣。今中書乃天官冢宰之任，樞密院乃古夏官司馬之任。其地官、春官、秋官、冬官之職，各散於群有司，皆無六卿之正，又無三公兼領之重。而兩府間惟進擬差除，多循資級，評論賞罰，各遵條例之外，上不專三公論道之職，下不專六卿佐王之業。雖庶政不修，天下不理，咎將安歸？臣請朝廷於百職中，選其務之重者，命輔臣兼領其綱要，體周之三公下兼其六卿，法周之六卿各帥其屬，以佐理邦國。唐貞元中，詔宰相

齊映判兵部，李勉判刑部，劉滋判吏部，崔造判户部、工部。又嘗命宰相兼諸道鹽鐵轉運使，是宰相下兼其職，以重其事也。其不修舉者，朝廷得以責之。輔臣任責，則庶政之弊可救，天下之治可期，惟陛下裁擇。

一、審官是京朝官所集之府，固當區別善惡，黜陟幽明，使賢者知勸。歲終書其一歲黜陟之數，以何等功而進者幾人，以何等罪而退者幾人，各分其類，具目進呈。

一、吏部流内銓條詔程式，頗聞煩碎。權勢之與孤寒，優便之與遠惡，在乎均平惻隱，方協至公。況群材所聚，倚在銓品，亦天官冢宰之任也。臣請命輔臣兼判。每至歲終，書其一歲之黜陟，以何等功而進者幾人，以何等罪而退者幾人，各分其類，具目進呈。

一、國子監又諸道郡學，❶聚天下之士，講議詩書，服習禮樂，長養賢俊，爲國器用。此地官司徒之職也。臣請命輔臣兼判，以總天下郡學。每遇科場開日，或有德行文學之士，鄉里所推重者，不以應舉不應舉，許郡學士衆舉履行善狀，詣所屬薦舉。逐處官員更體量名實相副者，保明聞奏，當議別行敦遣，以勸天下之士。

一、三司天下金穀之府，今窘於財用，經費以艱。刻剥既深，生靈重困。宜疏通利源，以救天下之弊。此地官司徒之政也。臣請命輔臣兼判，此當今之急務。每至歲終，盡其減省冗費之數，增息財利之數，蠲放困窮之數，具目進呈。

一、司農寺管天下常平倉，本欲凶歲用濟生民。今逐處弛慢，不爲急務，倉廩漸

❶「又」，四庫本作「及」。

虛，災傷無備。赤子之命，委于溝壑。又勸農之政，新頒詔令，其天下官員勸課勞績，並合委本寺考校以聞。此亦地官司徒之政也。臣請命輔臣兼判。每歲終，以諸道常平倉增損之數，并親民官勸課功狀之優者，具目進呈。

一、太常禮院用歷代之禮，或不謹於典法，隨時緜蕝，綱紀寖壞，制度日隳。太常寺用歷代之樂，或八音失序，慢於大祀，則神祇不享，禍罰可召。此春官宗伯之職，朝廷之所重也。臣請命輔臣兼判。至歲終，具禮樂有所損益，或廢墜有所修舉畫一進呈。

一、三班院使臣數千人，其品流至雜，難於區別。磨勘差遣，日有榮悴。臣請命輔臣兼判。常選可用於邊陲，或可委以錢穀，或可付以親民，或可任以殄寇，至歲終，以所選人數，具目進呈。

一、殿前馬步軍司總轄諸軍，其體最大。更戍邊鄙，要在均平。揀擢材勇，責其精當。至於戰陣之法，號令之要，皆須服習。此夏官司馬之政也。臣請命輔臣兼判。至每歲終，以將校選擢之數、軍旅服習之效，具目進呈。

一、審刑、大理寺評天下之法，生死榮辱，繫於筆下。禍及非辜，怨動天地。故五帝三王，盡心此道。即秋官司寇之政也。臣請命輔臣兼判。每至歲終，具天下斷案中大辟、流罪以特恩減放并法寺辨明出入人數進呈。❶

一、刑部一司詳覆天下已斷文案，凡天下訴冤之奏，盡委刑部辯之。此亦秋官司寇之政也。今官屬寡弱，與審刑、大理寺勢

❶「人」，原無，《歷代名臣奏議》亦無，據四庫本補。

不相敵，豈敢盡行駁正？故沈冤之人，十無一雪。臣請命輔臣兼判。至每歲終，具天下斷案詳覆到差失公事，并辯雪過負冤人數進呈。

右伏望聖慈各委輔臣兼判前件職司。其創置新規，更改前弊，官吏黜陟，刑法輕重，事有利害者，並令兼判輔臣與奪，其大體者，別具奏呈，令中書、樞密院更從僉議，然後奏取敕裁。其逐司常務，即主判官員依舊兼行。❶

再奏乞兩府兼判

臣昨上愚見，乞詔兩地輔臣兼領要務。蓋欲朝廷綱紀並舉，以救因循之弊。伏以三代命官，以三公論道，六卿分職，按於書傳，則三公兼卿事。又漢以三公分部九卿，唐以六尚書分部二十四司，亦嘗命宰相兼領事任，著於方册。我國家承五代破散之弊，未能復三代漢唐之制，事多權宜。今中書是冢宰之任，而四人或五人共司一職；樞密院是大司馬之任，亦四人或五人共司一職。上不專三公論道之事，下不兼六卿分職之業。其六尚書、九卿之位，皆無正官，並是權假。如三司、審刑、大理寺、審官院、流内銓、司農寺之類，是朝廷六官九卿之職，而皆用人權知權判，無一正官，莫安其職。

臣到闕數月間，見審刑院梁適、宋祈、丁度三人權判，❷其審官院經富弼、王拱辰、

❶「兼」，四庫本作「施」。

❷「宋祈」，當爲「宋祁」之誤。宋祁知審刑院在慶曆四年。

孫抃三人權判，本曹盡非正官，數易無定。大臣又不任責，豈是永圖？ 今二虜至强，四方多事。 兵戈未息，財利已乏。 生民久困，苛政未寬。 設有飢饉相仍，盜寇競起，將何以定？ 天下可憂。 國家當令大臣各竭其力，以持危墜之勢。 如欲復三公九卿六尚書之位，則體大難舉，卒不可定。 願陛下從臣前議，且詔兩地輔臣兼領要務，庶幾可濟。 陛下既能責兩地之職業，大臣必能振百司之綱紀。 綱紀備用，則政令既行。 政令既行，則天下自理。 使吏安其職，民樂其業。 雖有夷狄，而中國明盛，彼不我輕。 雖有水旱，而百姓富庶，自不爲亂。 然後社稷可久，生靈無禍。

臣非才多難，分甘遠棄，蒙陛下擢居輔列，夙夜思報。 臣願爲百司中領一最重難處。 如朝廷不以職業責於輔臣，而伺其私有過咎，然後廢黜，臣恐人人自全，但求免過，無補國家之政，不爲社稷之福。 臣無任再三冒昧懇切之至。

進呈周朝三公六卿漢朝宰臣兼判事

周官：

三公

太師天子所師法。 太傅傅相天子。 太保保安天子。

兹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 三公之官不必備員，惟其人有德乃處之。

六卿

天官卿，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今中書之任也。

地官卿，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春官卿，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夏官卿，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今樞密院之任也。

秋官卿，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冬官卿，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屬謂大夫也。每卿之屬六十官。以倡九牧，阜成兆民。以倡導九州牧伯，大成兆民之性命。歲終，天子齋戒受諫。諫當有所改爲。六卿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質猶平，平其計。百官齋戒受質。受平報。然後休老勞農，饗食之。成歲事，斷計要。制國用。

《周禮》大司徒職云：「二卿則公一人。」鄭注云：「三公者，內與王詢道，❶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卿之教。」《周禮正義》云：「三公下兼六卿。」《尚書》孔安國注曰：「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爲之。宗伯第三，彤伯爲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此周時三公，各兼一卿之職。

漢制：

三公分部九卿。

太尉所部：太常、衛尉、光禄三卿。

司徒所部：太僕、鴻臚、廷尉三卿。

司空所部：宗正、少府、司農三卿。

唐太宗朝：

宰臣兼職事。

蕭瑀內外考績，委之司會；唐之尚書省，今之三司。

高士廉攝太子少師，特令掌選；

杜如晦知選事；

馬周爲中書令兼右庶子；

戴胄專掌選事。

中宗朝：

宰臣崔湜與鄭愔同知選事。

代宗朝：

宰臣元載領度支轉運使；

❶「詢」，《周禮註疏》作「論」。

劉晏充度支鹽鐵諸道鑄錢等事使。

德宗朝：

宰臣喬琳兼京畿觀察使；

竇參兼轉運使；

齊映兼判兵部，李勉判刑部；

劉滋判吏部；

崔造判户部、工部。

文宗朝：

宰臣楊嗣復、李珏同領諸道鹽鐵轉運使；

李珏依舊判户部；

鄭覃判國子祭酒。

武宗朝：

宰臣杜琮判度支鹽鐵轉運使；

曹確充延資庫使。

皇朝開寶中：

宰臣薛居正領淮南、嶺南、湖南等路都提舉三司水陸發運司；

同列沈義倫兼荆南、劍南等道都提舉三司水陸發運使。

開拓輔臣兼領職任條目：

三司司農寺

今戎事未息，三司主天下大計，而財力已困。又司農寺管天下常平倉，以備水旱，賑救生民，亦可督天下勸農之政。今委輔臣一員兼掌，重爲經制，取天下歲入之利并歲給之數較之。有所不足，則須專置農官，以廣天地之利。大變商法，以行山海之貨。每至歲終，具天下減省冗費之目，增息財用之法，蠲放困窮之數，并常平倉增收賑發之數，及取天下官吏勸農課績之優者，畫一進呈。

群牧司

今諸路騎兵絶未精强，諸軍闕馬，人多

相與咨怨。今委輔臣一員兼領，專修馬政。較之漢唐增葺苑監，庶於多中選擇，可得精强。每至歲終，具括買并滋息之數，及揀選格盡筋骨必可帶甲衝突者，方得均與諸軍。

三班院

今三班使臣數千人，品流至多，難於區別。今委輔臣一員兼領，常切選擇。可任邊陲，或可擒寇盜，或可幹錢穀，或可委親民，每季具所選到人數進呈，❶則人品自分，用無不當。

太常寺、國子監

太常寺掌歷代禮樂，上以奉天地宗廟，次則正朝廷、序人倫也。國子監并天下學校，是國家育材之府。今委輔臣一員兼領，以重其事。每至歲終，具禮樂損益之事，并天下教育之數進呈。

審官院、流内銓

審官院、流内銓是天下掄材之府，今委輔臣一員兼領，每至歲終，具旌擢過京朝官若干，黜陟過選人若干進呈。

審刑、大理寺、刑部

經曰：「刑者，成也。❷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天下之人，生死榮辱，繫於筆下。禍及非辜，怨動天地。刑部覆較天下已斷文案，并天下訴冤之奏，盡得辯正。今委輔臣一員兼領，以重其事。每至歲終，具天下斷過大辟徒流若干人，并特恩寬減及法寺辯雪人數，并刑部覆校過公案若干道，辯正冤訟若干件進呈。

❶「每季」，四庫本作「每歲」。

❷「刑者成也」，《禮記・王制》作「刑者，侀也。侀者，成也」。

奏乞令兩府詳議百官起請條貫如可經久即令施行等事

係用前所陳十事内重命令一門，再作劄子進呈

臣聞《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准律文：諸被制書，有所施行而違者，徒二年；失錯者，杖一百。又監臨主司，受財而枉法者，十五疋，絞。蓋先王重其法令，使無敢動摇，將以行天下之政也。

今覩國家每降宣敕條貫，煩而無信，輕而弗稟。上失其威，下受其弊。蓋由朝廷近來百官起請，率爾頒行。既昧經常，即時更改。此煩而無信之驗矣。又海行條貫，雖是故違，皆從失坐，全乖律意，致壞大法。此輕而弗稟之甚矣。

臣請特降詔書，今後百官起請條貫，令中書、樞密院看詳會議，必可經久，方得施行。如事干刑名者，更於審刑、大理寺勾明，會法律官員參詳。其起請内有能合律意，可以久行者，委中書將起請之詞删去繁冗，裁爲制敕，然後頒行天下，必期遵守。其衝改條貫，並令繳納，免致錯亂，誤有施行。仍望別降敕命，今後逐處當職官吏，親被制書及到職後所受條貫，敢故違者，不以海行，並從違制，徒二年。未到職以前所降條貫，失於檢用，情非故違者，並從本條失錯斷，決杖一百。❶ 餘人犯海行條貫，不指定違制刑名者，並從失坐。若條貫差失，於事有害，逐處長吏，別有機會，須至便宜而行者，並須具緣由聞奏，委中書、樞密院詳

❶ 「決」，《長編》卷一四三作「科」，《國朝諸臣奏議》無此字。

酌，如合理道，即與放罪，仍便相度，別從改更。

奏議葬荆王

昨日奉聖旨，令中書熟議荆王葬事者。

臣謂此議有三：其一曰年歲不利，此陰陽之説也。其二曰財用方困，此有司之憂也。其三曰京西寇盜之後，不可更有搔擾，此憂民之故也。

臣又别有四議，乞陛下擇之。其一曰：諸侯五月而葬，是自古不易之典。今年歲不利之説，非聖人之法言也。其二曰：天下財利雖困，豈不能葬一皇叔耶？陛下常以荆王是太宗愛子，真宗愛弟，雖讒惑多端，陛下仁聖，❶力能保全，使得令終，豈忍送葬之際，却惜財利而廢典禮，使不得及時而葬？恐未副太宗、真宗之意，臣爲陛下惜之，豈不防天下之竊議哉？❷更乞檢會先朝諸王之薨，有無權厝之者。其三曰：自來敕葬，多是旋生事端，❸呼索無算。臣請特傳聖旨，令宋祁、王守忠與三司使副并禮官聚議，❹合要物色，務從簡儉，畫一聞奏。與降敕命，依所定事件應副，更不得於敕外旋生事節，枉費官物。仍出聖意，特賜内藏庫錢帛若干備葬事，使三司易爲應副。如此，則陛下孝德無虧，光于史册。其四曰：自來敕葬，枉費太半，道路供應，民不聊生。臣請特降嚴旨，荆王二子并左右五

❶「聖」，四庫本作「孝」。按，據下文所云「孝德無虧」，似作「孝」是。

❷「竊」，原作「切」，據四庫本改。

❸「端」，四庫本作「節」。

❹「祁」，原作「祈」，據《長編》卷一四六引改。

七人送葬外，其餘婦人，合存合放，便與處分，更不令前去。自然道路易爲供頓，大減冗費。既減得費耗，又存得典禮，此國家之正體也。乞聖慈從長處分，臣待罪政府，不敢不盡。

奏議許懷德差遣

臣竊見許懷德在延州，爲不進兵擊賊，及軍民虚驚，拋棄隨軍糧草，遂送永興勘劾。該赦釋放，授秦州部署。近又西賊侵邊，破蕩却熟户一千帳，不能保護，却合重行朝典，以其在邊無效，降充永興部署。郭承佑降知相州，爲轉運使糾奏，充北京都部署。

此二人一面責降，一面遷轉，天下聞之，是朝廷賞罰顛倒，取笑四方，何以激勸勳臣，何以鑑戒惰將？如王信、狄青，實有武勇，堪任管軍，亦恐未有大功，遷轉太速。祖宗朝任用邊將，賞賜至厚，使用度充足；委信至重，使生殺在己。惟惜官職，不令滿志，恐有懈惰，不思立功。實前王馭將之術也。又朝廷曾降詔，所闕都虞候等更不循轉，候有邊功除授。今却不因功勞，衝改此詔。而今後國家之命，❶全無信矣。惟用兵命將之令，尤要取信，繫國安危，❷與其它號令不同。如須合轉起，亦候過郊禮，使作該恩，方可進爵。

願陛下再三思之，仍乞丁寧指揮兩府，今後議論賞罰，不可輕易，須是有所激勸，

❶「而今後」，四庫本、《國朝諸臣奏議》卷九七作「而今而後」。

❷「國」，原作「之」，據四庫本並《宋文鑑》改。

不招旁議，方可施行。臣謂國家承五代之弊，賴祖宗威德，陛下仁聖，保守四海，久無禍難。今四夷已動，百姓已困，倉庫已虛，兵旅已驕，國家安危，實未可保。惟賞罰之柄，駕馭天下。如賞罰頻失，將何以保太平之業？臣切懼之，願陛下裁擇。

奏重定臣僚奏薦子弟親戚恩澤事

宰相，使相：舊制，子除將作監丞，弟兄孫姪並授太祝、奉禮。今後親弟兄孫姪并期親尊屬依舊制，其餘親屬並等第與試銜。

樞密使，參知政事，樞密副使：舊制，子除太祝、奉禮，弟兄孫姪并授守祕校。❶今後子孫并期親尊屬並依舊制，其餘親屬並與試銜。

僕射，尚書：舊制，子除守祕校，弟兄孫姪並授京主簿。今後子孫并期親尊屬依舊制，其餘親屬並與試銜。

三司使，翰林學士，侍讀侍講學士，龍圖閣、樞密直學士，丞郎：舊制，子除正字，弟兄孫姪並授京主簿。今後子依舊制，期親尊屬授主簿，其餘親屬並等第與試銜并齋郎。

給諫，舍人，龍圖閣直學士，知制誥，大卿監，龍圖、天章閣待制，三司副使，知雜：舊制，子與京主簿，弟兄孫姪並授試銜。今後長子除京主簿，其餘親屬並與試銜并齋郎。

正郎至帶館職員外郎，遇南郊大禮，合奏薦親屬者，若降在監當，不得陳乞。曾犯

❶「授」，原作「弟」，據四庫本改。

正入贓罪至追官，該恩叙用，後來累官正郎者，只得奏蔭子孫一名。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遇南郊大禮，内有正郎、帶館職員外郎，自合奏薦外，餘並須於郊禮日前到任一年者，方得奏薦親屬。

一、已上臣僚奏薦子孫親屬，内長子長孫皆不拘年甲。雖本非長子長孫，見在居長者亦是。諸子諸孫須年十五以上，弟姪等並須二十以上，方得奏薦。所奏親屬，並須在五服内者。如虚增年甲，并妄冒服紀，並以上書詐不實論。其合奏異姓之時，即不問服紀。應曾奏得子孫恩澤，後其子孫亡殁，本官别無孫食禄者，並許再奏子孫親屬一名，更不拘年甲。

一、應奏蔭選人，年二十五以上，遇南郊大禮，限半年内，許令赴銓投狀，差兩制以上官三員，於尚書省鎖院，置封彌謄録司考試。内習辭業試一場，或論一首，或詩賦各一首，詞理可采，不犯不考式者，爲及格，與放選注官。習經業者，《春秋》、《禮記》、《毛詩》、《周易》、《尚書》，逐人各專一經，並兼習律文，試一場，墨義十道，只問正文，不問註疏。五通者爲及格，與放選注官。剥落者且守選限，經三度試不中者，選限滿日，與司士參軍。内有京朝官三人同罪保舉，有行止堪守官者，注遠地判官簿尉。如不赴試，又無上件舉主，并雖曾三度就試，詞業紕繆，對義不及格，更不理選限。

一、奏蔭京官，候年及二十五，每年春一度赴國子監投狀，差兩制已上官三員，於太學鎖院，依選人考試。内及格者，方與差遣。候兩任無私罪，有本路轉運、提刑、知州、通判三人同罪保舉，即入親民。經三度試不及格者，如有三人朝臣同罪保舉，有行

止可以差任者，❶與小處監當。候兩任無私罪。本路轉運、提刑、知州、通判五人同罪保舉，方得親民。其不赴程試，又無上件官舉，并雖曾三度就試，詞業紕繆，對義不及格者，未得差使。如却願班行者，與等第安排。

奏重定職田頃畝

州職田

長吏：

大藩府二十頃；節鎮十五頃；防團以下州軍十頃；京軍監七頃。

通判：

大藩府八頃；節鎮七頃；防團以下州軍六頃。

幕職官：

大藩府判官五頃，餘並四頃；節鎮判官四頃，餘並三頃五十畝；防團以下州軍監判官三頃五十畝，餘並三頃。

縣職田

令：

萬户以上六頃，五千户以上各五頃，不滿五千户並四頃。

簿尉：

萬户以上三頃，五千户以上各二頃五十畝；不滿五千户並兩頃。

發運轉運使比節鎮長吏。

武官職田：

部署頃畝比節鎮長吏，鈐轄比防團州長吏，路分都監比節鎮通判，都監比大藩府判官，監押比節鎮判官。

❶「任」，原作「仕」，據四庫本改。

州軍監當官員使臣職田，不得過本處職官之數。在縣鎮監當，不得過簿尉之數。録事參軍比本州判官，判司比倚郭縣簿尉。

一無職田處及有職田而頃畝少處，❶并元標得山石積潦之地不可耕植者，限三年内檢括官荒田并户絶地土及五年以上逃田，支撥添换。其係官庄田見有人户出納租課者，不得一例支撥。如逐縣職田比今來所定頃畝數目不足，即據見在重與上下衆官等第均分。如地内有桑棗蔬果之利者，即以所收宜利，約度比附逐處地利，折充職田頃畝。其田許逐廳自差公人勾當并招置客户。每頃占客不得過三户，即不得令州縣差人勾當及招客户。或遇災傷，並令檢災傷官員依例檢覆的實，分數減放子利。如逐處官員爲恐減下職田子利，却一例不肯收接人户災傷詞狀者，並從違制定斷，其本官職田上見收子利，盡底納官。如將地土影庇令免，却合入差徭及抑配虚作租佃，令出課利入己者，並以受所監臨財物贓罪論，所差勾當人亦行嚴斷，仍令提點刑獄司專切覺察轄下官員職田，欺弊犯者，畫時勘鞫施行。内情理頗重，失於覺察者，本司官員當議勘劾，各降差遣。或有該説不盡事理，仰逐處起請聞奏。

奏重定臣僚轉官及差遣體例

一、今後兩地臣僚，非有勳德善狀，即不得非時進秩。或非次罷免者，仍不以轉官帶職爲例。

❶「一」，或爲衍文，或爲原擬分項而未分，或爲原本多項奏疏之殘缺形跡，然屬下連讀亦可通。

一、兩省以上，自來四年勘會轉官，今後並具履歷取旨。

一、舊制：京朝官三周年磨勘，私罪并曾降差遣者四周年，贓罪者五周年。今後内外差遣京朝官，無贓私罪者，依舊三周年磨勘。磨勘年限内，犯私罪并公罪曾降差遣者四周年，有入己贓罪者五周年。每遇磨勘，仰審官院先具元犯情理，入己不入己，因依輕重，并今度磨勘年限内有無勞績，❶及舉主人數，進呈取旨。如經兩度取旨磨勘，各有勞績，及有同罪舉主三人以上，又無私過者，即依常例三周年磨勘，更不先取旨。其到闕守候差遣人，於指射路分内未有闕以前，并受差遣以後待闕，及得替赴任公程月日，水計綱路程。並許通計磨勘。如守候差遣人於元指射合入路分内有闕不就，則將守候差遣半年後月日，并假限外及得替赴任公程外住滯日數，並不得理入磨勘之限。

一、今後京朝官上章陳乞，并於中書、審官院求就在京差遣者此後各須投狀，並五周年磨勘。所有前後資考，即許通計。如因省府等處保舉，及准條貫差入在京勾當者，依舊三周年磨勘。即不得保舉及選差見任兩地并大兩省以上及省府臺諫官有服紀親屬，入在京差遣。

一、已上差遣京朝官，并陳乞在京勾當京朝官，自降敕以前轉官及一周年者，將來且依舊制年限磨勘一次。其已得在京差遣，未曾勾當却求外任者並聽。

一、今後文武臣僚善政異績，可爲衆範，或勸課農耕，厚獲美利，或差鞫獄，累雪

❶「今」，四庫本作「令」。

冤枉，或在京監當庫務，能革大弊，因省得錢物萬數多者，委所屬保明聞奏，量事跡大小，特與改官，不隔磨勘，或陞陟差遣。其幕職州縣官未該磨勘，而有上項勞政者，亦與比類升擢。如保明不實，以上書詐不實論。

一、朝官轉至員外郎，須自任陞朝官後，有安撫、轉運使、提點刑獄或清望官共五人同罪保舉，并三周年内無私罪者，方得磨勘。員外郎轉至正郎，須自任員外郎後，有上項官五人同罪保舉，并三周年内無私罪，方得磨勘。已上如舉主不足，五周年無公私過犯者，亦與磨勘。郎中轉少卿監，亦依此施行。少卿監轉大卿監，并轉諫議大夫，並取聖選指揮。

一、今後京朝官、幕職州縣官到審官院、流内銓差注日，仰銓院體量。如有事狀猥濫，老疾愚昧之人，不稱事任，並別取旨。本司不舉，仰御史臺彈劾。

奏乞於陝西河東沿邊行贖法

臣竊見陝西、河東邊計不足，遂鑄鐵錢，以助軍費。而民多盜鑄，日犯極典。爲法之弊，久將不堪。臣觀《舜典》曰：「金作贖刑。」又《吕刑》曰：「五刑不簡，正于五罰。注：謂不應五刑，當正五罰，❶出金贖罪。」是虞舜、周公皆用贖法。孔子删書，垂于後世，明其可行之法也。歷代嘗行，今久不用，人或疑之。臣欲乞且於陝西、河東沿邊、次邊州軍行之，候戎事稍息，官不闕用，則別從朝旨。今具條如後：

❶「正」，原誤作「止」，據四庫本並《尚書註疏》改。

《舜典》曰：「金作贖刑。」金，黄金。誤而入刑，出金以贖罪。

《吕刑》曰：「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不蕳核，謂不應五刑，當正五罰，出金贖罪。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不服，不成罰也。正於五過，從赦免。」「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劓辟疑赦，其罰惟倍。」「剕辟疑赦，其罰倍差。」「宫辟疑赦，其罰六百鍰。」「大辟疑赦，其罰千鍰。」

漢惠帝：民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今民出買爵之錢，一級直錢二千，❶凡爲六萬。

文帝：輸粟縣官，得以除罪。

武帝：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

梁高祖詔：依周漢舊典，有罪入贖外，詳爲條格，以時奏聞。

齊武時，❷以尚書令王亮、侍中王瑩、僕射沈約等參定刑書。其制刑爲十五等之差。棄市以上爲死罪，梟其首。其次棄市，❸刑二歲已上爲耐罪，❹言各隨伎能而任使之也。有髠鉗五歲刑，笞三百，❺收贖絹，男子六百疋。❻又有四歲刑，男子四十八疋。又有三歲刑，男子三十六疋。又有二歲刑，男子二十四疋。罰金一兩已上爲贖罪。贖死者金二斤，男子十六疋。贖髠鉗五歲刑，笞二百者，金一斤十二兩，男子十四疋。贖四歲刑者，金一斤八兩，男子十二疋。贖三歲刑者，金一斤四兩，男子十疋。贖二歲刑者，金一斤，男子八疋。罰金十二

❶「千」，原誤作「十」，據四庫本並下文「凡爲六萬」改。
❷「齊武」，諸本同，檢《隋書·刑法志》，此所敘之事在天監元年，當爲梁武帝時事。
❸「市」，原脱，據《隋書·刑法志》補。
❹「刑」，諸本均誤作「形」，據《隋書·刑法志》改。
❺「三百」，《隋書·刑法志》記作「二百」。
❻「六百疋」，蓋誤，《隋書·刑法志》記作「六十疋」。

兩者，男子六疋。罰金八兩者，男子四疋。罰金四兩者，男子二疋。罰金二兩者，男子一疋。罰金一兩者，男子二丈，女子各半之。「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以贖論，故爲此十五等之差。

一、徒以上罪不贖。

一、杖以下罪依下項。

一、侵損於人者皆不贖。侵謂侵財物，損謂傷折於人。

一、兵士、公人不贖。内公人不因公事，私自失誤者，亦聽贖。

一、爲盗并造作詐僞及誣告，論不干己事者，皆不贖。

一、捕捉賊盗，公人違限等罪，不贖。

一、興販私茶鹽醖，賣私酒，并賭博人，並不贖。

一、所犯罪，新條該贖，至第三犯者，不贖。

一、衆人共犯一事，合贖。富貴不均者，不贖。内有物力，願與衆人納罰錢者，即皆聽贖。造意人不以貧富，不贖。

一、軍人、百姓同犯一事者，不贖。

一、應有蔭，并老小疾患之類，但舊條合贖者，並依舊法，每斤納錢一百二十文足。

一、舊條不該贖而今得贖者，並取情願之人。其銅每斤納錢一貫二百文足，亦許以粟帛依時價折納其錢。無物贖納者，自依常法區分。

一、逐縣典押保舉有行止、會筆札曹司一名，赴本州法司習學法律。委本州長吏以下聚廳試驗，稍通刑名義理，即放歸本縣，充法司。候三周年，檢斷無失者，與轉一資。有失誤無贓私者，五年與轉一資。

一、所斷贖刑失錯者，官吏各準其罪，不以失減官典，受贓者並以枉法贓論。

奏災異後合行四事

臣近日屢聞德音，以災異數見，畏天罪己。此實聖帝明王至仁之體也，天下幸甚幸甚！昨日宰臣等再奉聖旨：「不須謝過，但自行事。」此又濟時責實之要也。臣等敢不惶恐，思竭誠志，以副宵旰之意？

臣觀自古國家，皆有災異，但盛德善政，及於天下，人不敢怨叛，則雖有災異而無禍變也。如其德衰政暴，兆民怨叛，故災異之出，多成禍變也。陛下今既畏天之戒，上憂宗社，下憂生靈，固已得堯、湯之心矣。如更行堯、湯之事，使天下受賜，其有災異，適足增陛下之盛德。臣待罪輔臣，經年無狀，四方多事，未敢引退，恐負君親擢用之意。臣竊觀自祥符年後，以至今日，火不炎上之災已十數度，又累有地震之異。今夏蝗秋潦，人多妖言。雖陛下修德罪己，自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而念及生民，若不遑處。臣請行此數事，少助陛下救生民之萬一，惟聖心裁擇。

一、委天下按察使省視官吏，老耄者罷之，貪濁者劾之，昏懦者逐之，是能去謬吏而糾慢政也。至於激勸善政之術，即未著明。其官吏中有畏上位之威，希意望進。或矯修廉節，而爭爲猛政。求集事之名者，務爲暴斂。求盡公之稱者，專用深文。政尚虛聲，人受實弊。資産竭於科率，舉動觸於刑憲。生民困苦，善人嗟痛。此天下怨叛之本也。秦以天下怨叛而亡，漢以救秦之弊而興。臣請詔諸路按察官，除常程糾

察舉薦外，於轄下知州、知縣、縣令中，別選潔己愛民，顯有善政，得百姓心，如倚父母者，各具有的實事狀，舉三兩人，特與改官再任，或陞陟委用。如此則天下官吏知陞下憂赤子之心，各務愛民求理，不爲苛政，足以息生民之怨叛也。如所舉不實，仰御史臺彈奏，當議重行貶黜，今別進呈唐時選刺史、縣令條目，❶便乞約附施行。

一、天下官吏，明賢者絶少，愚暗者至多。民訟不能辨，吏姦不能防。聽斷十事，差失者五六。轉運使、提點刑獄但采其虛聲，豈能徧閲其實？故刑罰不中，日有枉濫。其奏按于朝廷者，千百事中一二事耳。其奏到案牘，下審刑、大理寺，又只據案文，不察情實，惟務盡法，豈恤非辜？或無正條，則引謬例，一斷之後，雖冤莫伸。或能理雪，百無一二。其間死生榮辱，傷人之情，實損和氣者多矣。古者一刑不當，而三年大旱，著於史策，以戒來代，非虛言也。況天下枉濫之法，寧不召災沴之應耶？臣請詔天下按察官，專切體量州縣長吏及刑獄法官，有用法枉曲侵害良善者，具事狀奏聞，候到朝廷，詳其情理，別行降黜。其審刑、大理寺，乞選輔臣一員兼領，以慎重天下之法令，撿尋自來斷案及舊例，削其謬誤。可存留者，著爲例册。

一、今諸道常平倉，司農寺管轄，官小權輕，主張不逮。逐處提點刑獄多不舉職，盡被州府借出常平倉錢本使用，致不能及時聚糴。每有災沴，及其遣使安撫，雖民委溝壑，而倉廩空虛，無所振發，徒有安撫之

❶「令」，原形誤作「今」，據《歷代名臣奏議》卷三〇〇所引改。

名，且無救恤之實。又國家養民之政，本尚務農。因民之利而利之，則朝廷不勞心而民自養之矣。臣請選輔臣一員，兼領司農寺，力主天下常平倉，使時聚糴，以防災沴。并詔諸路提點刑獄，今後得替上殿，並先進呈本路常平倉斛㪷數目，方得別奏公事。移任者亦須依此發奏後，方得起離。仰司農寺常切糾舉，及委輔臣等速定勸農賞罰條約，頒行天下。

一、天下茶鹽出於山海，是天地之利，以養萬民也。近古以來，官禁其源，人多犯法。今又絶商旅之路，官自行販，困于運置。其民庶私販者徒流，兵稍盜取者絞配。歲有千萬人，罹此刑禍。是有司與民争利，作爲此制，皆非先王之法也。及以官販之利，較其商旅，則增息非多，而固護之弊，未能革者，俟陛下之睿斷爾。臣請詔天下茶鹽之法，盡使行商，以去苛刻之刑，以息運置之勞，以取長久之利。此亦助陛下修德省刑之萬一也。

奏贖法等三事

臣數日前面奏，三代帝王，子孫緜遠，蓋由積德之深。臣請陛下日修至仁之德，下及民庶，以感動天地，此聖嗣無疆之本也。今有劄子三道進呈，内一道爲議贖法事，即乞降出。

臣近覩詔旨，令御史臺、審刑院、大理寺、修編敕所同議贖刑，此陛下至德深仁被于億姓，天下幸甚！今諫官孫甫上言，乞令大臣定奪施行。臣欲乞特降聖旨，令中書、樞密院同與見議官員疾速定奪聞奏，仍乞且贖杖罪已下情理輕者，所貴易行。取進止。

臣聞唐武德九年八月十八日詔曰：「觀省宮掖，其數寔多。憫茲深閉，久離親族。一時減省，各從娶娉。」自是宮中前後所出三千餘人。又正觀二年十月二日，❶太宗謂侍臣曰：「婦人幽閉深宮，情實可憫。隋氏末年，求採無已。此皆竭人財力，朕所不取。掃灑之餘，更何所用？」於是命尚書右丞戴胄、給事中杜正倫於掖庭西門揀出之。臣不知今來宮中人數幾多，或供使有餘，宜降詔旨，特令減放，以遂物性，又省冗費，亦人君盛德之事，可以感動天意。

范文正公政府奏議上

❶「正觀」，係避仁宗名諱，將「貞觀」改字。

范文正公政府奏議下

邊　事

奏陝西河北攻守等策

臣等蒙聖恩非次獎擢，❶待罪兩府，日夜憂迫，恐負陛下委用之意。臣等誠無所長，但塞下初還，粗知邊事，不敢有隱。臣等聞三代以還，皆有戎狄之患，以至侵陵中國，被于渭洛。齊晉逐之於前，秦漢驅之於後，中原始清，人倫乃叙。逮于西晉之弱，群胡猾夏。天寶之末，石晉之際，中國不幸，皆罹其害。自周世宗北征之後，雖疆土未復，夷夏稍分。我祖宗奕世修備，大庇生民。今西北二方，復相交搆，夾困中國。元昊率先叛命，兵犯延安，次犯鎮戎，❷殺傷軍民，曾無虚歲。中國之兵，討伐未利。而北虜舉十萬衆，謂元昊是舅甥之邦，❸責中國不當稱兵。此交搆之跡，更何疑哉？國家以生民之故，增物帛以續盟好。彼既獲利，方肯旋師。今乘西夏通順之議，又欲主盟邀功，以自尊大。❹元昊屢戰屢勝，❺且倚北戎事勢，雖求通順，實欲息肩，亦如北戎大獲

❶「等」，原無。按，奏疏乃與韓琦同上，當有。據四庫本並《國朝諸臣奏議》補。

❷「鎮戎」，原誤作「鎮戍」。按，北宋有鎮戎軍建置。據四庫本並《國朝諸臣奏議》改。

❸「舅甥」，《國朝諸臣奏議》同，然四庫本作「甥舅」。

❹「以」，原無，據四庫本並《國朝諸臣奏議》補。

❺「屢」，原無，據四庫本並《國朝諸臣奏議》補。

厚利。候其物力稍豐，可以舉衆，則必長驅深入，有吞并關輔之志。何以知之？昨定川之戰，我師不利，彼作僞詔，誘脅邊人，欲定關中，其謀不細。蓋漢多叛人，陷於窮漠，衣食嗜好，皆不如意，必以苻堅、劉元海、元魏故事，日夜游説元昊，使其侵取漢地，❶而以漢人守之，則富貴功名、衣食嗜好，得如其意，乃知非獨元昊志在侵漢，實漢之叛人日夜爲賊之謀也。朝廷若從其通順，則北戎邀功，自爲主盟，下視中國，要求無厭，多方困我，而終於用兵矣。若拒絶其意，則元昊今秋必復大舉，北虜亦必遣使問我拒絶元昊之故。或便稱兵塞外，張勢脅我。國家至時寧不疑懼？必於陝西選將抽兵，移于河北，未戰而西陲已虛。元昊乘虛而來，必得志於關輔。此二虜交搆之勢，何以禦之？臣等思度，是和與不和，俱爲大患。然則爲今之謀者，莫若擇師練兵，處置邊事，日夜計略，爲用武之策。以和好爲權宜，以戰守爲實事。彼知我有謀有備，不敢輕舉，則盟約可久矣。如不我知，輕負盟約，我則乘彼之驕，可困可擊，未必能爲中國患也。臣等請畫一言之。

一、陝西和策❷

臣觀西戎蓄禍，積有歲年。德明在時，已聞僭擬。元昊方壯，遂肆凶驕。外倚北戎，内凌中國。屢戰屢勝，未嘗挫衄。而乃輒求通順，實圖休息。所獲者大利，所屈者虛稱。然猶干請多端，姦謀未測。國家以

❶「侵取」至「乃知」二十五字原脱，據四庫本、《國朝諸臣奏議》並《長編》卷一四九補。

❷「陝西」，原無，據四庫本補。

生靈爲念，不可不納。如唐高祖、太宗應天順人，百戰百勝，猶屈於突厥。當戎王始亡，爲之舉哀，廢朝三日。遣百寮詣館，弔其來使。其屈禮之甚也。又太宗馳六騎於渭上，❶見頡利與語，復親與之盟。頡利既退，左右勸擊之。太宗謂：「我擊彼敗，懼而修德，後患必深。」乃周旋俯就，使之驕怠。一旦遣李靖擒之，威振四極。此盛王之謀也。陛下如唐高祖、太宗隆禮敦信，以盟好爲權宜，選將練兵，以攻守爲實事。彼不背盟，我則撫納無倦。彼將負德，我則攻守皆宜。如此則結好之策，未有失也。

二、陝西守策

元昊自來通順之時，歲受恩賜，朝廷撫納甚厚，未嘗有失，尚猶時擾邊境，殺戮將吏。暨叛命以來，累次大舉，曾無沮敗，乃求通順，實蓄陰謀，非屈伏之志也。朝廷若以權宜許之，更當嚴作守備。❷然陝西久屯大兵，供費殫竭。減兵則守備不足，不減則物力已困。❸臣等請緣邊城寨愈加繕完，使戎虜之心，無所窺伺。

又久守之計，須用土兵，各諳山川，多習戰鬬。比之東兵，戰守功倍。然緣邊次邊，土兵數少，分守不足，更當於要便城寨，招置土兵。若近裏土兵願改隸邊寨者，即遷其家而團集之。況昨來慶州創起大順城，欲置振武、保捷兵兩指揮，仍於永興、華、耀土兵中召其願守塞者，❹而應募甚衆。

❶「馳」，原作「騎」，據《國朝諸臣奏議》並《長編》改。
❷「作守備然陝」，原闕，據四庫本並《國朝諸臣奏議》補。
❸「力」，原爲墨丁，據四庫本、《國朝諸臣奏議》並《長編》補。
❹「塞」，四庫本並《長編》作「寨」，當是。

何則？關内諸州土兵，多在邊上，或得代歸營，而數月之間，復出遠戍，豈徒星霜之苦，極傷骨肉之恩。征夫不保其家，離婦頗多犯法，人情不免，久則怨起。如得併遷其家，於緣邊住營，更免出軍。父母妻子，樂於完聚。戰則相救，守則相安。或謂若土兵携家居于塞下，則全分請給。其費尤多。❶不然，土兵月給差少，又素號精强，使之戍邊，於東兵數復可減，然於逐路漸爲增益。二年已來，方能整習，固非一朝可驟改也。

又陝西新刺保捷土兵，其中尫弱不堪戰陣者，宜沙汰之，使歸于田畝。既省軍費，復增農力。然後東兵三分中一分屯邊，以助土兵之勢，一分移入次邊，或屯關輔，以息餽餉之困，一分歸京師，以嚴禁衛之防。彼如納款未變，則東兵三分中更可減退。

又緣邊無税之地所招弓箭手，必使聚居險要，每一兩指揮共修一堡，以完其家，與城寨相應。彼戎小至，則使屬户蕃兵暨弓箭手與諸寨土兵共力禦捍，彼戎大舉，則二旬之前必聞舉集，我之次邊軍馬，盡可勾呼，駐於堅城，以待敵之進退。緣邊山岅重複，彼之重兵必循大川而行，❷先求疾速。俟其得勝，使我師沮而不出，方敢散兵虜掠。過越險阻，更無顧慮。我若持重不戰，則彼之重兵，行川路中，糧草無所給，牛羊無所獲，不數日，人馬困弊。彼之重兵更不敢越險，又未能決勝，必不得已，而散兵虜掠。我於山谷村落中，伏精鋭以待之。彼

❶「費」，原誤作「實」，據四庫本、《國朝諸臣奏議》改。
❷「彼」，原誤作「被」，據四庫本、《國朝諸臣奏議》改。

散掠之兵，輕而寡弱，可擊可逐。使散無所掠，聚不得戰。欲長驅深入，我則使諸將出奇以躡其後。欲全師以歸，我則使諸城出兵，以乘其弊。彼將進而有禍，不三兩舉，勢必敗亡。此守策之要也。

三、陝西攻策

元昊巢穴，實在河外。河外之兵，懦而罕戰。惟横山一帶蕃部，東至麟、府，西至原、渭，二千餘里，人馬精勁，慣習戰鬬，與漢界相附。每大舉入寇，必爲前鋒。故西戎以山界蕃部爲强兵，❶漢家以山界屬户及弓箭手爲善戰。❷以此觀之，各以邊人爲强，理固明矣。所以秦漢驅逐西戎，必先得山界之城，❸彼則遠遁，❹然後以河爲限，寇不深入。儻元昊歸款，則請假和策以待之。如未通順，或順而翻覆，則有可攻之策。非窮兵黷武，角勝於絶漠之外也。

臣等嘗計陝西四路之兵，總數幾三十萬，非不多也。然各分守城寨，故每歲戰兵，大率不過二萬餘人。坐食芻糧，不敢動舉。歲歲設備，常如寇至。不知賊人之謀，果犯何路。賊界則不然。種落散居，衣食自給。忽爾點集，併攻一路。故犬羊之衆，動號十餘萬人。以我分散之兵，拒彼專一之勢，衆寡不敵，遂及於敗。❺且彼爲客，當勞而返逸。我爲主，當逸而返勞。我若復

---

❶「西」，原誤作「四」，據四庫本、《國朝諸臣奏議》並《長編》改。

❷「手」，原脱，據四庫本、《國朝諸臣奏議》並《長編》補。

❸「之城」，原脱，據四庫本、《國朝諸臣奏議》並《長編》補。

❹「則」，四庫本、《國朝諸臣奏議》作「既」。

❺「於」，原誤作「放」，據四庫本、《國朝諸臣奏議》並《長編》改。

用此計，彼勞我逸，則取勝必矣。

臣等請於鄜延、環慶、涇原路各選將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萬，騎兵三千，以爲三軍。以新定陣法訓練歲餘，候其精勇，然後觀賊之隙，使三軍互掠於橫山，❶更進兵。降者納質厚賞，各令安土。拒者併兵急擊，必破其族。假若鄜延一軍先出，賊必大舉來應。我則退守邊寨，或據險要，不與大戰，不越旬日，彼自困。彼勢將潰歸，❷則我環慶之軍復出焉。彼若再圖點集，來拒王師，則又有涇原之師乘間而入，使賊奔命不暇。部落携怨，則我兵勢自振。如宥州、綏州、金湯、白豹、折薑等寨，皆可就而城之。其山界蕃部，去元昊且遠，求援不及，又我以堅城據之，以精兵臨之。彼既樂其土，復逼以威，必須歸附，以圖安全。三五年間，山界可以盡取。此春秋時吴用三師破楚之策也。元昊若失橫山之勢，可謂斷其右臂矣。矧漢唐之舊疆，豈今日之生事也？

四、河北備策

臣等於陝西緣邊，頗究利害，所陳三策，必可施用，而國家禦戎之計，在北爲大，臣等敢不經心？且北戎久强，在後唐日，以兵四十萬送石高祖至洛陽，立爲天子而還。遂與石晉爲父子之邦，邀求無厭，晉不能支。一旦釁起，長驅南牧，直抵京師，虜石少主及當時公卿盡室而去，幽燕遂陷，爲中原千古之耻，尚未能雪。國家以生靈之

❶「互」，原脱，據四庫本、《國朝諸臣奏議》並《長編》補。

❷「彼」，四庫本、《國朝諸臣奏議》並《長編》作「敝」，屬上。

故，與之結和，將休兵養民，有所待也。及天下無事，人人懷安，不復有征戰之議。前年北虜驟變，詭謀稱兵燕薊，有背盟之虞，❶遂增重賂，以續前好。彼既獲利，方肯旋師。今乘元昊通順之議，又欲邀主盟之功，其勢愈重。苟不大爲之備，禍未可量。臣等固請朝廷力行七事，以防大患。一、密爲經略；二、再議兵屯；三、專於選將；四、急於教戰；五、訓練義勇；六、修京師外城；七、密定討伐之謀。

一、密爲經略者，自河朔罷兵以來，幾四十年，州郡因循，武事廢弛。凡謀興葺，則罪其引惹。昨朝廷選差轉運使，蓋欲革去舊弊，預爲之防。然既有本職，則日爲冗事所嬰，未暇周慮。請選有材識近臣，假以都轉運使之名，暫往經畫，使親視邊壘，精究利害。凡邊計未備者，皆條上而更置之，不出半年，歸奏闕下，更令中書、樞密院子細詢訪，熟議經久之計。若虜情驟變，則我有以待之矣。

二、再議兵屯者，自來真定府、定州、高陽關分爲三路，其所轄兵馬未甚整齊，乃有一州兵馬，却屬兩路之處。又未曉本路將來於何處控扼，合用重兵若干，又甚處只宜固守，合屯兵若干，及三路互相應援次第。須差近臣往彼，密爲經略，方可預定法制，臨時不至差失。或事宜未動，亦當相度兵馬，合那減於何處駐泊，使就芻糧，以省邊費，庶免先自匱乏，至用兵之日，重困生民。

三、專於選將者，委樞密院於閤門祇候

❶「虞」，原作「變」，據四庫本、《國朝諸臣奏議》改。

使臣已上選人、三班院於使臣中選人，❶殿前馬步軍司於軍旅中選人，或有智略，或有材武，堪邊上試用者，逐旋進呈，據選到人數以籍記之，候本路有闕，則從而差授。如此則三二年間，得人多矣。

四、急於教戰者，於陝西四路抽取曾押戰隊使臣十數人，❷更授以新議八陣之法，遣往河北閲習諸軍，使各知奇正循環之術，應敵無窮。

五、訓練義勇者，今河北所籍義勇，雖約唐之府兵法制，三時農務，一時教戰。然未建府衛之官，而法制不行，號令不一。須别選知州、知縣、縣令可治兵者，并增置將校，使人人各知軍中之法，應敵可用，斯則强兵制勝之本矣。

六、修京師外城者，後唐無備，契丹一舉直陷洛陽。石晉無備，契丹一舉直陷京師。故契丹之心，于今驕慢。必謂邊城堅而難攻，京師坦而無備。一朝稱兵，必謀深入。我以京師無備，必促河朔重兵與之力戰。戰或不勝，則胡馬益驕，更無顧慮，直叩澶淵，張犯闕之勢。至時遣使邀我，❸欲以大河爲界，我既無備，將何以禦？從之不可，拒之必難。又振逼京師，何以爲計？彼若京城堅完，則戒河朔重兵不與之戰。彼不能戰，則無乘勢之氣。欲謀深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將沮而自退。退而不整，則邀之可也。是則修京城者，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也。漢惠帝時，起六百里内男女城長安，❹二年而畢。唐明皇時，

❶「於」，原脱，據四庫本、《國朝諸臣奏議》補。
❷「曾」，四庫本、《國朝諸臣奏議》作「曾經」。
❸「我」，四庫本、《國朝諸臣奏議》作「求」。
❹「百」，原脱，據四庫本、《國朝諸臣奏議》補。

城長安，九十日畢。考法於古，擇利于今。京城之修，蓋無疑矣。然須二年成之，則民不勞苦，人不驚駭矣。

七、密定討伐之謀者，彼幽燕數州，人本漢俗。思漢之意，子孫不忘。太宗皇帝既克河東，乘勝北討，數州吏民，望風請命。惟幽州未破，我軍虛驚。班師以來，歲月緜遠，如天限其北，無復輕議。一昨盟好已摇，安保其往？當訓兵養馬，密爲方略，以待其變。未變則我不先舉，變則我有後圖。指彼數州，決其收復，使彼思漢之俗，復爲吾民，成太宗皇帝赫怒之志，雪石晉千古之耻，則陛下之功，如天如日，著於無窮矣。

奏陝西河北畫一利害事

陝西八事

一、相度緣邊城寨未堅牢處，更加修完；

二、陝西諸州土兵内，招願守寨者，移爲邊兵；

三、新刺保捷土兵内，有尫弱不堪戰陣者，減放歸農。

四、移減東兵入次邊州軍駐泊，以就糧草，有事宜則勾赴邊上；

五、緣邊弓箭手，逐一兩指揮，各築堡子居住；

六、逐路差人，密切先相度下山川要害可控扼處并可伏兵之處；

七、逐路各選將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

人、步兵二萬、騎兵三千，以備攻戰；

八、相度下横山一帶要害之地，如進兵攻討，則據險修寨，以奪其地，就降其衆。

河北五事

一、遣才臣權領河北轉運使，密令經度邊事；

二、再議河北三路合屯兵去處；

三、委樞密院於閤門祇候以上選人、三班院於使臣中選人，逐十日或一月具選人數進呈；

四、於陝西抽揀戰隊使臣十數人，授以新議八陣之法，教習諸軍；

五、河北州縣專選知州、知縣、縣令可以治兵者，教習義勇，并增置將校。

奏元昊求和所争疆界乞更不問

臣竊觀史籍，見前代帝王與戎狄結和通好，禮意甚重，非志不高而力不足也，蓋懼邊事不息，困耗生民，用兵久之，必生他變，而爲社稷之憂。如漢高帝、唐太宗身經百戰，大服天下，不敢黷武而屈事戎狄者，正爲此也。及其國力强盛，將帥得人，則長驅破虜，以雪天下之耻。今北虜、西戎合謀并力，夾困中原。西兵數年未能平定，近方遣使往復，以議通順，而延州塞門并河東豐州之地，舊有屬户居之，則爲我利。自元昊驅掠西去，遂爲隙地，中國利害不繫於此。今衆議須欲復得塞門，以全疆土。借如祖宗朝北陷易州，西失靈夏，及其和好，皆略而不言，耻以前失之醜，而求無用之地也。

今西戎悔,不足與争,但名體已順,餘可假借,以成和好。然後重議邊事,退移兵馬,減省糧草,安我生民,❶勤我稼穡,選將練士,使國富民强,以待四夷之變。此帝王有道之術,社稷無窮之福也。❷如欲與戎狄理曲直,決勝負,以耗兆民,以危天下,語之則易,行之實難。臣備位二府,當思安危大計,不敢避人謗議,上下其説,累陛下包荒之德,以重增宵旰之憂。臣不勝懇迫惶恐之至。

奏爲陝西四路入中糧草及支移二税❸

臣竊見陝西四路各屯重兵,所入中糧草,又無定數,並支却京師錢帛。久而行之,府庫須竭。又支移關輔二税,往邊上送納,道路險阻,百姓勞費,亦已凋弊。至於轉運司經畫財利,應副邊上,每年亦無定額。縱使元昊納款,未能頓解邊兵,悠久何以支濟? 自來朝廷已差逐路經略兼計置糧草,即未責事任。伏望聖慈指揮,更選差朝臣四人,充陝西四路經略計置判官,專管本路税賦課利及圖回營田等事,仍令三司將逐路軍馬并見在糧草數目約度,今後每年各計入中若干石,於京師支給見錢,比舊日十分中減下三分,各令陝西轉運司約度逐路税賦課利數目外,每年各令支助錢帛若干。既糧草錢帛皆是定額,自然各務省節,須揀精鋭養贍,及將蕃部弓箭手相兼使

❶「安」,原作「須」,據四庫本改。《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二四引作「綏」,義同。《長編》卷一五一作「蘇」,義近。

❷「福」,原作「富」,蓋諧音而誤植,據《長編》並《歷代名臣奏議》改。四庫本作「慶」,亦可通。

❸「四」,原誤作「西」,據四庫本並文内所記改。

用，不更占冗兵。既沿邊入中有數，必自那移軍馬，入次邊及近裏州軍駐劄。其四路經略計置判官，便當知州差遣與本路經略使及知州軍等，如能依此減省，入中萬數及圖回財用，不至虧誤，即加獎擢。此軍國之大計，乞聖慈留意。

奏論陝西兵馬利害

臣竊知陝西禁軍、廂軍不下二十萬衆，防秋在近，必須養育訓練。以期成功，在乎豐以衣食，使壯其力。積以金帛，示有厚賞。牛酒以悦之，律罰以威之。如此則兵有鬬志，將以增氣。雖二十萬衆，合爲一心，有守必堅，有戰必强，平寇之期，臣可卜也。若飢不足其食，寒不足其衣，出無壯力，入無厚賞，軍有退志，將必喪氣。雖二十萬衆，或有二心，守則不堅，戰則不强，平寇之期，未可卜也。於弓箭手、民兵肯戰守之時，事須賞勸，所用金帛，誠須大備。今陝西百姓已虚，三軍未振。或聞三説之法，可以備邊。以臣所見，今榷貨務商客纔有一百來名，縱許於陝西、河東路以三説入中，即縁商客未多，且可少助糧草而已。若金銀錢帛，則歲時之内，必難充足。臣所以請放行向南鹽客，使客旅入納糧草并金銀錢帛數。更有逐處富實之家，不爲商旅者，必須以利勸之，臣請逐處勸誘入納上件物色一件。納及得萬數，除給與向南末鹽交鈔外，更與恩澤。一萬貫者，與上佐官。三萬貫者，京官致仕。如曾應舉到省，與本科出身，除家便官。願班行安排或不就差遣者，亦聽。所貴防秋之期，頗有邊備。乞朝廷速爲大計，使百姓樂輸，三軍樂戰，則夷

狄不利，中外無憂。山海之利，何足以吝？國家安危之計，在聖心英斷。天下幸甚。

奏乞陝西主帥帶押蕃部使❶

臣竊見環慶路熟户蕃部約及二萬人，内只蕃官一千餘人，各有請受。每人惟有料錢，亦無月糧。衣賜所費，少於養贍長行兵士，皆能辛苦，熟於戰鬭。如撫馭之間，恩威得所，大可防托邊界，減得兵馬。今來環州种世衡、原州蔣偕，撫馭蕃部，最有畏愛，緩急可以呼集使唤。欲乞朝廷先授此二人兼管轄蕃部使，所貴激勸邊臣，於熟户用心，專加統領，緩急使唤，漸可減得戍兵萬數。其四路主帥，亦令依舊時節度，並帶蕃部使。

奏乞宣諭大臣定河東捍禦策

臣竊見契丹遣使來朝廷，言欲西征。今邊上探報，皆稱契丹大發兵馬，討伐呆家族并夾山部落。及稱亦與元昊兵馬相殺。又報元昊亦已點集左廂軍馬。既是二國舉動大兵，必有大事。以臣料之，夾山等蕃部小族，豈二國盡舉大兵攻討？此可疑一也。又元昊自來惟倚契丹，侵凌中原，今無大故，何敢便與契丹相絶，而舉兵相持？此可疑二也。自古聖賢議論，皆稱夷狄無信，今朝廷便欲倚憑，此可疑三也。前來契丹邀中國進納物帛，欲屈伏朝廷。元昊僭號擾邊，屢擒將帥。如盟信可保，何至有今

❶「乞」，原無。「部」，原作「落」。據四庫本並文意補改。

日之舉？❶又可疑四也。河東地震數年，占書亦主城陷。今二國之兵萃於彼方，此又大可疑五也。又邊上探得契丹遣使二道，至南山寧化軍、岢嵐軍後面，覰步谷口道路，此又大可疑六也。❷

設或二國不守盟信，卒然奔衝，以數十萬衆，乘不備而來，河東軍馬不多，名將極少，衆寡不敵，誰敢決戰？此大可憂一也。契丹素善攻城，今探得點集床子弩并砲手，皆攻城之具，與昔時不同。況元昊界無城可攻，如却入漢界，併攻三兩城，破而屠之，則其餘城，乘風可下。此大可憂二也。萬一此度却未奔衝，以取中國之信，使安於疑，爲後舉之策。此大可憂三也。

今乞聖慈顧問大臣，如契丹可以保信，必不入寇，亦不與元昊連衡，則乞今日同署一奏，納於御前，使中外安静，不更憂疑。他日或誤大事，責有所歸。如大臣不敢保信，則乞指揮大臣，今日更不歸廳，便畫禦捍之策，抽何路軍馬，用何人將帥，添若干錢帛，據何處要害。如此定策，猶恐後時，不能當二虜之勢，或更因循度日，❸直候大寇入境，然後爲謀，則河東一傾，危逼宗社。臣待罪兩府，義當極論，不敢有隱，繫聖斷處之。

奏乞拒契丹所請絶元昊和約

臣竊見契丹來書，謀事在邀功，勢將構難。還答之際，尤宜慎重。

❶「有」，原作「此」，據四庫本改。

❷「可」，原脱，據四庫本並《歷代名臣奏議》補。

❸「或」，四庫本作「若」。

一、書中言元昊於中國名體未順，特爲朝廷行征討。其邀功之意，又大於前。若許他此舉，將來何以禮報？此一難也。

一、書中次言請朝廷絶元昊。竊觀元昊所上書，削號稱臣，名體頗順。雖未爲誠信，苟遣人來納誓書，朝廷何辭拒之？元昊昨來納款，尚不肯言契丹指蹤，朝廷豈可言契丹之意，以拒其和？如無名而拒，則我自失信，而從契丹之請。此二難也。

一、元昊於契丹，從來未聞有不臣之狀。或實於他邊界曾有相傷，況是三二百户，彼亦自可問罪，何故便要朝廷絶元昊進貢？若朝廷因而從之，苟元昊不日却謝過於契丹，又納其請，則與元昊依舊相連，我與元昊怨隙轉大。朝廷一失其守，長四夷輕中國之心。此三難也。

一、契丹今來逼朝廷絶元昊之款，我若不敢違拒，而遽從之，❶將來契丹却稱元昊已謝過設盟，更不討伐，却逼朝廷與元昊通和，是朝廷已失所守，豈能更抗契丹之辭？此四難也。

一朝廷若以契丹之故，阻絶元昊，大信一失，將來却以何辭與他和約？縱巧能設辭，元昊豈肯以前來所許，屈伏於朝廷？必乘我之失，大有呼索。此五難也。

一、元昊或納誓書，既不可阻，今契丹所請，或即阻之，誠朝廷之所重也。然契丹、元昊本來連謀，今日之情，未可憑信。臣請朝廷建禦捍之謀以待二虜，❷不必求二虜真僞之情。邊事如此，恐誤大計，不敢不言。

❶「遽」，原作「據」，據四庫本改。
❷「二」，原誤作「一」，據四庫本並《長編》卷一五一改。

奏爲契丹請絶元昊進貢利害

臣竊見契丹來書，稱朝廷曾請契丹止遏元昊，今聞名體未順，遂舉兵討伐。又請朝廷絶元昊進貢。契丹安肯爲朝廷特舉大兵，以討元昊？此不可信一也。若自與元昊有隙，必行討伐，其人使即合堅請阻絶元昊，何却只問楊守素往來次第？是無必討之意。此不可信二也。余靖等今有見虜主親信，須指揮夏州令楊守素入南朝勾當，必是動有關報。今來虜使却言北朝並不知子細，此不可信三也。萬一契丹必有深隙，須行討伐，必堅要阻絶元昊，豈暇問於南朝名體順不順？顯是契丹虛稱爲朝廷西征，駐重兵於雲朔。如元昊以誓書未立，入寇河東，亦足相爲聲援，得至則享厚利。如元昊更不入寇，納誓書于朝廷，則契丹自爲因行討伐，使元昊入貢，以此爲功，而駐兵雲朔，以邀重報。是契丹進退有利，而俱爲我害也。臣謂朝廷今日答書則易，將報必難。而專於致賂，欲滿虜志，則契丹大兵豈肯虛舉而善退？願朝廷熟慮此是，先且大議備邊之策，然後遣使往來，使虜知我有備，無必勝之理，則亦可以遏其邀功求報之心。縱背盟好，亦有以待之，少減生靈之禍。

奏乞將邊任官員三年滿日乞特轉一資

臣等竊見陝西、河東沿邊州軍城寨主兵武臣并都監、巡檢、寨主、監押等，自來與諸處武臣班行一例，五年磨勘。既勞逸不均，又遷轉無別。是致各圖優穩，不就邊任，以此將佐而下，常患乏人。況戰守之

地，責其死節。苟循常規，將何以勸？臣等欲乞朝廷別立條制，應陝西、河東沿邊州軍，滿三周年者，並與特轉一資，不隔磨勘。所貴邊上例各得人，爲經久之備。

奏乞重定戰功賞格

臣等竊見用兵以來，戰陣行賞，逐處起請，所見各異。或謂須要首級，或謂當録陣前得力之人。至於使臣軍員，並不許手下人所獲分數，亦與士卒一般校功。是以人無適從，最害邊事。臣等欲乞朝廷將元定賞格并諸處起請條貫，重行定奪，頒下諸路。所貴軍中知信，第賞無差。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編録緣邊部署司條貫宣敕事

臣等竊聞朝廷已議差官刪定《天聖編敕》，所有諸路沿邊部署司，前後承受宣敕條貫不少，當用兵之際，再合參詳，兼慮諸處多有漏落。臣等欲乞朝廷指揮諸路沿邊部署司，令具録前後宣敕條貫，候到亦令相度編録，如一司一務編敕之例。須下逐處，各令遵守。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差新轉京官人充沿邊知縣事

臣等竊見陝西、河東、河北沿邊次邊州軍，當用兵備寇之際，逐縣令長，尤要得人。自來除合差京朝官外，其餘並從銓司擬注，別無選擇之法。臣等欲乞特降指揮，今後

陝西、河東、河北沿邊次邊州軍三千户已上縣令員闕，並差奏舉磨勘新轉京官人充填，與當西川差遣。所貴邊遠之地，人受其賜。亦使才俊之流，諳練邊事，他日選用不乏人。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免關中支移二税却乞於次邊入中斛㪷

臣竊見陝西數年以來，科率百端，民力大困。州縣督責，不能存濟。兵間最爲民患者，是支移税賦，轉般斛㪷。赴延州保安軍，山坡險惡，一路食物草料，常時踴貴。人户往彼輸納，比別路所貴三倍，比本處州縣送納所費五倍。害民若此，實非久計。臣等欲乞朝廷指揮都轉運司體量，關輔今來災旱，民力困乏。如邊儲有備，其二税與免支移，并邊上入中斛㪷，大段價高出却京師，見錢銀絹，萬數浩瀚，亦令相度，權於次邊州軍入中。所貴減得官中貴價，既次邊有備，則每遇事宜稍慢，可以退那軍馬，於次邊就食糧草。既稍蘇民瘵，又不誤軍期。如此守邊，庶爲得策。

奏乞許陝西四路經略司回易錢帛

臣等竊以西陲用兵以來，沿邊所費錢帛，萬數浩瀚，官司屈乏，未能充用。其鄜延等四路帥臣雖有管本路糧草之名，然轉運司終是本職，故不敢專行計置。若不委之經度，即邊計常是不足。臣等欲乞特降指揮，下鄜延、環慶、涇原、秦鳳路經略使司，應本路州軍所管錢帛，並許選差除廉幹使臣公人等，任便回易。其收到利錢，明入省帳收附。所有勾當人等，如能大段回易

得利息，委本司具數保明聞奏，特與相度酬賞，所貴有助軍費，少紓民力。

奏策試方略等人各與緣邊差遣事

臣等竊見河北、陝西、河東自來策試方略，并南省特奏名受恩澤人，或未該放選及不理選限者，雖程試之下，偶不及等，❶或曉習邊事，經歷艱苦，或鄉曲有譽，年未衰退，若只假以虛名，實恐多有遺滯。況沿邊次邊小處判司簿尉并鎮寨中務場，常是闕官。或於近裏差官往彼勾當，到本處却闕官員，甚有廢事。臣等欲乞特降指揮下河北、陝西、河東轉運司，應本路策試方略并南省特奏名人，得雜出身、試銜、齋郎等未該放選，及長司馬、司士、文學助教等並不理選限者，❷如願入邊遠，即相度年未衰老、有心力、行止勾當得事之人，具保明申奏，與注陝西沿邊次邊小處判司簿尉，內監榷新置酒稅等場務者，只與驛券，更不支本官料錢。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減武臣充提刑及令樞密院三班選人進呈

今西北二方，交困中原，驍盛如此，國家禦捍，實在三邊。不惟戰將乏人，其知州、知軍并駐泊都監、大寨寨主常要有心力人勾當，方可主兵馬，安緝蕃部，嚴治城寨，體探事機。今來諸路提點刑獄多占却心力使臣，或邊上倉卒要人，終是怯懼，不堪任

❶「偶」，原誤作「隅」，據四庫本改。
❷「司」，原脱，據四庫本補。

使。欲乞特降聖旨，諸路提點刑獄，除川、廣、福建路依舊差文臣武職相兼外，其餘路分，只令文資勾當，却留武職，揀選少壯有精神者，並與三路邊上差遣，令慣習邊事。或年甲雖高，素有心力，未至衰老者，亦可充邊上知州軍、駐泊都監勾當，頗濟事務。如無精神心力，則是不材之人，豈堪爲按察之官澄清部下？因此便可退入閑慢差使，庶免取笑四方。仍乞委樞密院，除選揀上項提點刑獄使臣外，更常切於武臣中選人，及令三班院亦常選人，逐月一度，具選到人姓名聞奏引見，與沿邊次邊差遣。所貴邊上多得有精神心力之人，既久於其事，則漸增膽勇，緩急可用，此乃養育將材、禦備戎寇之要也。至於川、廣、荆湖近蠻之處，亦乞重選知州軍、都巡檢等，以鎮撫邊界，存活生民。

奏乞揀選往邊上屯駐兵士

臣竊見去年以來，自京差撥禁軍往陝西邊上屯戍，内有諸處鄉軍，顧到經販之人，并向南諸處廂軍揀上添填，逐指揮内有小弱怯懦之人，道路指笑。及到邊上，不堪披帶教閲，虚破禁軍諸般請受支賜。今來又差發兵士五千人往秦州添屯，并續有諸軍發往邊上替換。欲乞指揮下殿前馬步軍司，應在京及畿内諸軍，今來并向去合起發往邊上兵士，並須逐指揮依次勾來本司，子細揀選下小弱不堪披帶之人，更不令發往邊上。其揀下小弱人數内，元係在京諸司庫務并外路廂軍，如却願歸本處舊指揮者，並令送還。内有身材比舊等樣小三兩指，却少壯得力者，即不得揀下。所有年老病

患之人，即等第與剩員安排。其逐指揮人員，年老疾患不得力者，亦便揀選，别與安排。却於本指揮向下人員十將内，揀選得功并武藝高强人，升一兩資，權管勾當，候轉員日，依本資施行。如本指揮人員十將内無可選揀，即於以次指揮内選揀，令權管補填勾當。所貴在路便有幹了軍員，部轄各得齊整，不至依前作過。其所差兵士，本營在外州軍府者，即委逐處長吏、都監、監押，依此揀選起發。仍乞指揮諸路部署司，將去年秋後差到屯駐駐泊并今後差到兵士，並依此揀選施行訖，逐旋開坐聞奏。所定武藝高强，須以弓弩别定斗力及射親格式。❶

奏乞揀沿邊年高病患軍員

臣等竊見用兵之處，諸軍内若有指揮使員寮得力，則不唯訓練齊整，兼臨陣之時，各能將領其下，士卒方肯用命。若人員不甚得力，則向下兵士，例各驕慞，不受指蹤，多致退敗。顯是軍氣强弱，繫於將校。今來邊上諸軍人員，甚有年老病患全不得力之人，兼更有見闕人數不少。若不早行選擇，則恐將來依前誤事。臣等欲乞朝廷於都知、押班及近上内臣内，選差諳歷邊事者三員。内二員往陝西路，一員往河東路，計會逐處經略部署司，勾集管下屯駐、駐泊、就糧諸軍人員司共揀選。如内有年高、脚手沉重并疾患尫弱、不堪披帶及愚戇全無精神、不能部轄者，❷並開坐申奏。内屯駐、駐泊人員，一面發遣赴闕，别與安排。

❶「親」，四庫本作「騎」。
❷「能」，四庫本作「堪」。

所有就糧指揮人員，即更於逐人名下，各令指射願管廂軍去處聞奏，仍勒在本營，聽候朝旨。候揀選畢，即據指揮見闕人數，便於諸軍十將以上揀選嘗有功勞者，并武藝高强得力之人，升一兩資，給帖權管，候將來轉員，却依本資敘遷。所貴將校得人，士卒增氣。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於散直等處揀有武勇心力人

臣竊知散直并下班殿侍內，甚有經歷、喫得辛苦之人，可以邊上使喚。乞特降指揮下殿前司，於散直、下班殿侍內，揀選或有心力，並具姓名聞奏，當議再行揀選。內曾有過犯人，如武勇出倫，亦別具姓名聞奏。本班人員不得抑遏漏落，當行勘斷。其揀到人數，别分等第。內上等人及識文字者，差在闕人員處權管勾當，三周年無過犯得力者，令逐處保明奏取旨，使與轉三班差遣權管，與依轉員例遞遷安排。有功勞者，特行升擢。大段勝於年老轉員之人，有誤戰敵。緣西北事大，常須先選人在軍中使喚，以備邊事。

薦　舉

奏爲薦胡瑗李覯充學官

臣聞臣之至忠，莫先於舉士；君之盛德，莫大於求賢。泰通之朝，豈敢隱默？臣竊見前密州觀察推官胡瑗，志窮墳典，力行禮義。見在湖州郡學教授，聚徒百餘人。

不惟講論經旨，著撰詞業，而常教以孝弟，習以禮法，人人嚮善，閭里歎伏。此實助陛下之聲教，爲一代美事。伏望聖慈特加恩獎，升之太學，可爲師法。又建昌軍應茂才異等李覯，丘園之秀，實負文學。著《平土書》、《明堂圖》，鴻儒碩學，見之欽愛。講貫六經，莫不贍通。求於多士，頗出倫輩。搜賢之日，可遺於草澤，無補風化？伏望聖慈特令敦遣，延於庠序，仍索所著文字進呈，則見非常儒之學。取進止。

奏邊上得力材武將佐等第姓名事

臣等在邊上，體量得材武可用將佐人數如後：

第一等：

涇原路部署狄青，有度量勇果，能識機變。

鄜延路部署王信，❶忠勇敢戰，身先士卒。

環慶路權鈐轄、知環州种世衡，足機略，善撫馭，得蕃漢人情。

環慶路鈐轄范全，武力過人，臨戰有勇。

第二等：

鄜延路都監周美，諳練邊情及有武勇。其人累有功勞，欲乞特加遥郡刺史。

知保安軍劉拯，❷有機智膽勇，性亦沉審。

秦鳳路都監謝雲行，勇力有機，今之驍將。

❶「路」，原脱，據四庫本並《長編》卷一五一所書繫銜補。

❷「保安軍」，原「保」後衍一「州」字，據《宋史・地理志》並《長編》卷一三八所書劉拯繫銜删。

延州西路巡檢使葛宗古，弓馬精強，復有膽勇。其人近聞本路有贓私事發，❶斷遣日，乞別取聖旨。

鄜延路都監譚嘉震，勇而有知，戰守可用。

涇原路都監黃士寧，剛而有勇，可當一隊。

鄜延路鈐轄任守信，能訓練，有機智。

涇原路都監許遷，訓練嚴整，能得衆情。

秦鳳路鈐轄安俊，勇而有辯，倉卒可使。

環慶路都監張建侯，知書戢下，可當軍陣。

鄜延路都監張宗武，精於訓練，可備偏裨。

數內劉拯、張建侯、張宗武雖曾改轉一資，比諸將，未至優異。臣等今同罪舉保此三人，乞各轉兩資及移易差遣。❷

再奏乞蔣偕轉官知原州

臣等竊見涇原路西北有鎮戎軍并山外城寨，及東北有原州，最逼賊界。又原州管下有明珠、滅臧、康奴等蕃部，❸常與西賊相連作過，最爲強惡。若原州一面鎮静，則本路只禦捍西北一路，易爲兵力。所以原州須要用心官員在彼。昨來臣某爲覩朝廷降敕，差北作坊副使蔣偕知涇州，遂乞與本人轉一正使，改知原州，照管上項一面蕃部。

❶「贓」，原誤作「賊」，據四庫本改。
❷「乞」，原誤作「已」，據四庫本改。
❸「滅臧」，原作「滅藏」，據四庫本改。

尋奉敕就差知原州，即不蒙改轉官資。緣本人自祕書丞制置青白鹽使，相次該磨勘，又差遣合入提點刑獄。兼是准詔敕舉換右職，即與近下差遣祕書丞自乞换右職人不同。況涇州是近裏節鎮，原州是極邊小郡，比爲藉其才幹，非有過犯虛降却本人差遣，兼本官到任已過半年，州界蕃族別無騷動。伏望聖慈特與轉一正使，依舊本路駐泊都監、知原州。臣范仲淹，臣韓琦。兼在環、慶州界點集，添得蕃部一萬八千餘人。

奏舉雷簡夫充邊上通判❶

臣等竊見祕書省校書郎、僉書泰州觀察判官廳公事雷簡夫，昨蒙朝廷敦遣，起於草澤，佐幕以來，備見通敏。求之多士，得爲異才。欲乞聖慈特加奬擢，與轉一官，就差充邊郡通判。庶觀能效，可進榮階。若不如所舉，臣等甘當同罪。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舉姚嗣宗充學官

臣等竊見環州軍事判官、監慶州糧料院姚嗣宗，策試方略，考在優等。效官邊郡，不避險阻。❷文筆奇峭，有古人風格。兼通經術，宜置國庠。欲乞聖慈特受一學官，候通前任成四考日，與轉原官。若不如舉狀，臣等甘當同罪。臣范仲淹、臣韓琦。

❶「簡」，標題並內文原作「蕳」，據四庫本並《長編》多處所記改。

❷「避」，原作「違」，據四庫本改。

奏馬懷德乞轉閤門祗候青澗城都監

臣等竊見延州青澗城兵馬監、押侍禁馬懷德，曾爲透漏蕃賊，降差監當。本路體量得前人有武勇心力，却奏留在邊上使喚，自後掩殺蕃賊，破蕩族帳，累度得功，只是轉一資酬奬。其人實堪充將佐，部領軍馬，禦捍邊方。兼种世衡曾乞納所轉官資，却與本人升擢。伏乞聖慈特與轉閤門祗候，充延州青澗城都監。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酬奬張信

臣等竊見環慶教押軍陣、奉職張信，自殿侍在邊上，累次與西賊鬬敵。前在延州趙瑜等手下作前隊，殺退蕃賊，得趙瑜等銀盌衣服。後來趙瑜等並轉三資，張信即未曾酬奬。其人氣豪膽勇，武力過人，爲一時之猛士，在指使中少見其比。欲乞朝廷特與改轉一侍禁，送种世衡手下管押軍隊，分擘與禁軍一兩指揮，專切教習，獨作一隊，爲奇兵使喚，必能身先士卒，以立勝功。臣范仲淹、臣韓琦。

奏乞差宣撫副使

臣奉敕差充陝西路宣撫使，續奉朝旨，體量於次邊入中糧草事。臣既蒙朝廷重寄，須體量逐處將帥勇弱，官吏能否，那移軍馬，并相度錢穀利害，求訪民間疾苦，照管緣邊蕃部，料度寇情，經畫勝勢，以分朝廷萬一之憂。非臣之愚，可能獨幹衆務？臣昨日入對，乞聖慈更選臣寮一員，與臣同

往，每事議而後行，庶少差失。伏乞早降指揮，兼臣已奏乞免罷御筵錫賚，雖添差一員，不至勞費。

再奏乞召試前所舉館職王益柔章岷蘇舜欽等

臣昨在樞密院日，舉文行有名之士十人，堪充館閣職事。乞取聲稱著聞者，先次召試。自臣過中書後，商量謂所舉人多，不可一齊召試。欲候其中更有清望官舉者，即先次施行。今所舉人內，殿中丞王益柔，已有杜衍先曾舉奏；太常丞章岷，又有王堯臣、蔣鏜舉奏；大理評事蘇舜欽，亦有王拱辰舉奏。此三人並有清望官舉薦，又見已到京及待闕未赴任。欲乞降聖旨，便與一試。仍乞指揮學士院，各試文論二首，足以觀其才識。不令更試詩賦，恐詞藝小巧，無補大猷。況朝廷擢才之際，寧使滯淹？不同尋常陳乞之人，更延資考。

奏殿直王貴等

臣有隨行指使右班殿直王貴，殿前指揮使出職，在邊上三年有餘；右班殿直徐正，殿前指揮使出職，在邊上二年半，各好人材弓馬，累度隨軍出入勾當兵馬，須得幹辦。三班奉職郭慶宗，曾經戰鬭得功，及有心計，緩急使喚得力。上件三人，並堪邊上任使。欲乞朝廷各轉一資，充沿邊寨主、監押。如未有員闕，即自令隨行指使，❶候到邊上，遇有闕處，即具奏差。取進止。

❶「自」，原作「目」，據四庫本改。

奏杜曾張沔

臣竊聞朝廷欲差杜曾判大理寺、張沔河北路轉運使。杜曾詳明法令，必能稱職。張沔廉謹精懃，搢紳所許。錢穀重難，實所諳練，兼本官自可三司副使、發運使之任。緣河朔屯師右武之地，當選人經營一面，爲用兵之備。伏望聖慈委大臣再加銓擇，庶免頗有改更。杜曾自梓州遠回，又河北轉運使自有，今來留住判寺，是在京重難職任，乞與別議恩澤。張沔自到陝府，累有人舉奏，乞別與差遣。

奏舉張去惑許元

臣竊覩國家用兵以來，急於財利。雖百姓大困，更難刻剥。三軍不足，又須經營。莫若求通敏之才，省枉費之用。庶幾下不生怨，上不乏須。臣竊見殿中丞、監在京榷貨務許元，才力精幹，達於時務。伏望聖慈指揮取索榷貨務勾當過有勞績，特與超轉一官，差充江淮制置發運判官，必能減省冗費，疏通利源，不害生民，胥助軍國。又臣切見寧州通判著作佐郎張去惑，❶素有時材，不避艱苦。昨慶州修大順城，建事之初，日有寇至。人情畏懼，却求中輟。遂差張去惑往彼勸諭將佐，晝夜興功，衆乃同心，方能集事。兼於寧州專管修城，或創修山城，功料浩澣，並以了畢，防城戰具皆精辦。臣昨同罪舉本人乞改一官，充陝西轉

❶「判」，各本均誤作「州」，據後文《奏乞將所舉許元張去惑下三司相度任使》所記「著作佐郎、通判寧州張去惑」改。

運判官，已奉朝旨依奏，候有闕即差。今來陝西省罷轉運判官，其張去惑，自合別與差遣。伏望聖慈差監在京榷貨務，替許元勾當。臣所舉此二人，若不能辦濟，臣甘失舉之罪。

奏杜杞等充館職

臣聞《書》曰：「先王坐以待旦，旁求俊乂。」蓋天下治亂，繫之於人。得人則治，失人則亂，故先王盡心焉。臣伏覩朝廷兩府，任人多擢於兩制，詞臣必由於館殿。是館殿爲育材之要府，豈宜賢俊不充，至于衰索？唐太宗置文館，延天下賢良文學之士，令更宿直，聽朝之暇，引入內殿，講論政事，至夜久方罷。今館閣臣寮，率多清貧，僑居桂玉之地，皆求省府諸司職任。或聞在館供職者，惟三兩人，甚未稱陛下長養群材之意。臣切見虞部員外郎杜杞、太常丞章岷、祕書丞尹源、祕書丞張掞、殿中丞王益柔、殿中丞呂士昌、大理寺丞蘇舜欽、大理寺丞楚建中、環州軍事判官姚嗣宗、國子監直講孫復，或文詞雅遠，可潤皇猷，或經術精通，❶能發聖蘊。伏望聖慈委中書相度。其間聲實已著者，乞不限資任，先次召試，各補館職。或有未協公議者，乞加詢采，更候悉其才行，即賜施行。今後館閣臣寮供職，經二年不就諸司職任者，乞特與恩例差遣，庶令英俊之遊，日玩典籍，不親米鹽之務，專修經緯之業。長育人材，無尚於此。臣竊聞太宗皇帝慕唐文皇之英風，特

❶「術」，原作「述」，據四庫本並《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三二改。

建祕閣，與三館並崇，聽朝之餘，時或遊幸。此祖宗盛事，不爲不重。今館閣供職員數至少，臣方敢上言。所舉雖多，皆搢紳有聞之士，更在朝廷取擇。臣謂天下至大，聖人其難之。綱紀或隳，雖治必亂；俊哲所聚，雖危必安。今邊鄙尚虞，旰昃未暇，正宜廣搜時彥，大修王度，以固其本之時也。惟聖慈留意。

奏乞將所舉許元張去惑下三司相度任使

臣近與宰臣上殿，因議財用不足。蒙賜德音，謂宜選諸路轉運使臣。尋面對云，轉運司得平和之人則可，得刻剥之人則百姓受弊。尋奉聖旨，民惟邦本，不可侵擾。臣退而思之，以江淮制置發運司爲財賦之要地，最宜得人。使二員互換上京，所轄諸州，不暇巡歷。臣切見監在京榷貨務內，殿中丞許元智識通敏，可幹財賦，復能愛民，不爲侵刻，遂舉充江淮制置發運判官。又著作佐郎、通判寧州張去惑，昨在邊陲，實經煩使，遂舉監在京榷貨務替許元。此二人，臣曾舉充陝西轉運判官，已奉聖旨依奏，候有闕日與差。既是轉運判官資地，今來舉充上件職任，未至過越。切見朝臣宋緘、陳執禮爲因王欽若妻并宋綬妻陳乞在京監當，有臺臣上言不當，已奉聖旨改差。臣在樞密院日，所舉許元、張去惑勾當錢穀，雖與前人陳乞事體不同，亦慮三司別有長才可舉。伏望聖慈指揮三司副使，相度此二人之才，如不堪上件任使，即別舉朝臣，庶協公議。

奏雪滕宗諒張亢

臣昨日面奏滕宗諒事，當天威震怒之際，臣言不能盡。又章得象等不知彼中事理虛實，皆不敢向前。惟臣知從初子細，又只獨自陳説，顯涉黨庇。宗諒雖已行勘鞫，必能辯明虛實，然有未達之情，須至上煩聖聽，今具畫一如後。

一、梁堅元奏滕宗諒於涇州賤買人户牛驢，犒設軍士。臣切見去年葛懷敏軍敗之後，向西州軍官員驚憂，計無所出。涇州無兵，賊馬已到渭州，只是一百二十里。滕宗諒起遣人户强壯數千人，入城防守。其時兵威已沮，又水冰寒苦約十日，軍情愁慘，得滕宗諒管設環慶路節次策應軍馬四頭項一萬五千餘人，酒食柴薪並足，衆心大喜。當倉卒之時，有此才力，雖未有大功，顯是急難可用之人，所以舉知慶州。緣其時賊馬逼近，收買牛驢犒軍，縱有虧價，❶情亦可恕。

一、梁堅奏滕宗諒在邠州聲樂數日，樂人弟子得銀楪子三二十片者。臣與韓琦到邠州，筵會一日。其時衆官射弓，各將射中楪子，散與過弓箭軍人及妓樂，即非宗諒所散與人，而罪歸於滕宗諒。又云士卒怨嗟。況邊上筵會是常，當直軍人更番祗候，因何得其日便有怨嗟？

一、梁堅奏稱滕宗諒到任後，使錢十六萬貫，其間有數萬貫不明。今來中使體量，却稱只是使過三千貫入公用，已有十五萬貫是加誣。錢數料是諸軍請受，在十六萬

❶「縱」，原誤作「從」，據四庫本並《長編》卷一四七引改。

貫之內。豈可諸軍請受，亦作宗諒使過？臣在慶州日，亦借隨軍庫錢回易，得利息二萬餘貫，充隨軍公用支使外，却納足官本。今來宗諒所用錢數物料，必亦是借官本回易所得，將充公用。

一、環慶一路四州二十六寨，將佐數十人，兵馬五萬。自宗諒勾當，已及八九箇月，並無曠闕。邊將軍民，亦無詞訟。處置蕃部軍馬公事，又無不了。若不才之人，豈能當此一路？

一、邊上主帥，若不仗朝廷威勢，何以彈壓將佐軍民，使人出死力禦捍强敵？宗諒是都部署、經略使，一旦逐之如一小吏，後來主帥豈敢便宜行事？亦無以立威，人皆知其自不可保。且將帥樹威者，是國家爪牙之威也，須假借勢力，方能集事。

一、防秋是時，主帥未有顯過而奪其事任，將令下獄，若遇賊兵寇境，未知令何人卒然處置？此路又差王元權之，况王元在河東沮法，已曾責降，今且在邊上備員，豈可便當一路委寄？恐更誤事。

一、宗諒舊日疎散及好榮進，所以招人謗議，易爲取信。

一、臺諫官風聞未實，朝廷即便施行。臣目擊非虛，而未蒙朝廷聽納。臣若是誑妄之人，不當用在兩府。既有目覩之事，豈可危人自安，誤陛下賞罰？兼西北未寧，見搜求稍可邊上任用之人，即加奬擢，豈宜逐旋破壞，使邊臣憂惕，不敢作事？雖國家威令不可不行，須候見得實情，方可黜辱。

臣欲乞朝廷指揮宗諒，且在任勾當。委范宗傑在邠州一面勘鞫干連人，并將已取到慶州錢帛文帳磨勘。如宗諒顯有欺隱

入己及乖違大過，即勾宗諒勘鞫。如無乖違大過，又無欺隱入己，即差人取問，分析緣由，入急遞聞奏，別取進止。

所有張亢，亦奉聖旨，令便勘鞫。臣體量得張亢不能重慎，爲事率易。昨在渭州，亦無大段過犯。乞委范宗傑一就勘鞫干連人，依勘滕宗諒事行遣聞奏。

仍乞以臣此奏宣示臺諫官，候勘得滕宗諒、張亢却有大段乖違過犯及欺隱入己，仰臺諫官便是彈劾，臣甘與二人同行貶黜。臣所以極言者，蓋陛下委寄邊臣，使一向外禦而無外憂之禍，則邊上諸路，人人用心，不至解體，有誤大事。

再奏辯滕宗諒張亢

臣聞議論太切，必取犯顔之誅。保任不明，豈逃累己之坐？彝典斯在，具寮式瞻。臣自邊陲誤膺奬擢，授任不次，遇事必陳。切見故監察御史梁堅彈奏滕宗諒於慶州用過官錢十六萬貫，有數萬貫不明，必是侵欺入己，及邠州宴會并涇州犒設諸軍，乖越不公。至聖慈赫怒，便欲罷去。臣緣在彼目擊，雖似過當，別無切害，不曾有一兵一民詞訟。至於處置邊事，亦無疎虞。臣遂進諫，乞聖慈差官勘鞫，❶具與辯明。未銷挫辱，恐誤朝廷賞罰。又有上言張亢驕僭不公，臣亦乞根勘辯明，或無深過。如有大段乖越，侵欺入己，臣甘同受貶黜。

臣所以激切而言者，非滕宗諒、張亢勢力能使臣如此竭力也。蓋爲國家邊上將帥中，未有曾立大功可以威衆者。且遣儒臣，

❶「鞫」，原作「逐」，據四庫本改。

以經略部署之名重之，又借以生殺之權，使彈壓諸軍，禦捍大寇，不使知其乏人也。若一旦以小過動摇，則諸軍皆知帥臣非朝廷腹心之人，不足可畏，則是國家失此機事，自去爪牙之威矣。唐末藩鎮多殺害逐去節度使，於軍中自立帥臣，而當時不能治者，由帥臣望輕，易於摇動之故也。今燕度勘到滕宗諒慶州一界所用錢數分明，並無侵欺。其毁却涇州前任公用，磨勘到干連人，只稱有送官員等錢物，亦不顯入己，又是元彈奏狀外事件。所有張亢借公用錢買物，事未發前，已還納訖。又因移任，借却公用銀，却留錢物准還，皆無欺隱之情。其餘罪狀，多未摭實。其干連人黨，盛寒之月，久在禁繫，皆是非辜。若令燕度勘問二人，既事非確實，必難伏辯。或逼令認罪，又是陛下近臣，不可辱於獄吏。或至録問有辭，即須差官再勘。其合干人黨，轉不聊生。兼邊上臣寮，見此深文，謂朝廷待將帥少恩，於支過公用錢内搜求罪戾，欲陷邊臣。且塞下州郡風沙甚惡，❶觸目愁人，非公用豐濃，何以度日？豈同他處臣寮優游安穩，坐享榮禄？陛下深居九重，當須察此物情，知其艱苦，豈可使獄吏爲功，而勞臣抱怨？

臣欲乞聖慈據燕度奏到事節，特降朝旨，差使臣二人賫去，取問滕宗諒、張亢。如實是已犯，便仰承認，當議量情親斷。如別有緣由，亦具分析聞奏，候到，見得別無枉抑，便可取旨斷遣。如有異同，即乞朝廷別選官勘鞫，免致冤滯。其干連人，且乞指

❶「塞」，據《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五四改。

揮放出。如在臣則已有不合保此二人罪狀，❶乞聖慈先次貶黜，免令臣包羞於朝，受人指笑。儻聖慈念臣不避艱辛，尚留驅使，即於河東、河北、陝西乞補一郡。臣得經畫邊事，一一奏論。或補二輔近州，臣得爲朝廷建置府兵，作諸郡之式，以輔安京師。臣之此請，出於至誠，願陛下不奪不疑。況臣久爲外官，不知輔弼之體，本是麤材，衹堪犬馬之用。若令臣待罪兩府，必辱君命，且畏人言。臣無任祈天望聖請命，激切屏營之至。

再奏雪張亢

臣昨日見樞密院進呈張亢所奏，曾將公用錢回易到利息，買馬及交鈔，乞與呈索之人，自甘伏罪，乞不追究遊索之人。取旨下燕度結案聞奏。臣伏覩編敕指揮，若將公使錢回易到別物公用，但不入己，更不坐罪。其張亢所奏二事，若未有發露，乃是自首。縱已發露，亦不入己，合該上項編敕指揮。臣昨與韓琦在涇州同使公用錢，曾爲慶州簽判、祕書丞馬倩身亡，❷本人家貧親老，與錢一百貫文。又涇州保定知縣、大理寺丞劉襲禮丁父憂，家貧，起發不得，與錢一百貫文。又虢州推官、監環州入中陳叔度丁父憂，家貧無依，與錢五十貫文。又進士黄通來涇州相看，與錢五十貫文。並是一面將公使庫錢回易到利息，相兼使用，即不曾親使著係省官錢，❸自來邊上有公使錢

❶「如」，原作「知」，據四庫本改。
❷「亡」，原作「三」，據四庫本改。
❸「親」，《長編》卷一四六並《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五四均作「侵」，義勝。

處，爲有前項條貫，及有回易利息，但不入己，各是從便使用。今來若依編敕施行，則張亢自首與遊索人錢，不曾入己，又是燕度元勘外事節，朝廷自可指揮，不須却送入案。兼恐追尋元遊索之人，或在遠方，何時結絶？若不用上件編敕指揮，則臣與韓琦亦有上件與人錢物罪狀，須至自劾。昔人有言曰，法者，聖人爲天下畫一，不以貴賤親疏而輕重也。伏望聖旨送樞密院依詳編敕，及將臣與韓琦用錢事狀并張亢所奏二事一處定斷，以正典刑。

奏辯陳留移橋

臣前日與章得象以下親奉德音，謂近知左右臣寮，恐上不能主張，不敢盡心言事。今後不得更事形迹，避涉朋黨，須是論列，必無所疑。

臣等千載遭逢，得陛下聖言及此，不勝慶幸，不勝慶幸！臣日夜發憤，願盡其心，以副陛下待輔弼之意。雖犯雷霆，豈敢回避？今切見審刑、大理寺奏斷王堯臣已下公案内，有情理不圓、刑名未審之處。如便降敕，恐外議紛紜，傳播天下。臣忝參預大政，豈當緘默，負陛下前日之訓，爲天下罪人？今略指陳事節，奏陳如後。❶

一、陳留橋是真宗皇帝親詔，爲損舟船，遂遣使經度而遷之。前來姚仲孫在三司日，杜衍乞移此橋，仲孫不行。王拱辰知開封府日，又乞移之，拱辰亦是不行。昨又令催綱使臣乞移此橋，本府前來官員，只差一主簿相度，便具申奏。朝廷不知先朝有

❶「陳」，四庫本作「列」。

詔，失於檢詳，❶遂許移之。三司爲去年新曾添修，今又破材料，遂奏乞差官相度，乃是舉職，今却以不應奏而奏坐罪，惟聖慈深察，方可見情。

一、據案申照，勘得三司手分已先檢尋移橋文字，於初九日納在王堯臣處，要行遣申奏。次日方見王溟爲本人自陳留替回，堯臣遂先發言，問當移橋利害。溟方對答。即非因王溟請託而後行也，望聖慈察此一節。

一、經曰：「貴貴，爲其近於君也。貴老，爲其近於親也。」又堂高則陛高。蓋言重公卿者，所以尊天子也。今三司使主天下大計，在天子股肱之列。有大罪則陛下自行貶廢，不可使法吏以小過而辱之。投鼠忌器，正在此矣。陛下縱有輕近臣之意，不可外示於人。何哉？近臣輕，則減天子之重矣。今法寺坐堯臣杖七十公罪，其過至小，伏望聖慈特遣中使傳宣安撫，釋放贖法，便令入謝，以存國體。群臣幸甚幸甚！

一、王溟得替，賃盧家宅子，稱每月饒減得房錢一貫文。其人已移辰州通判，只是暫時守官，即非久住宅子之時，又未曾言請託橋事。量人情，只是爲王溟曾在本縣守官，遂欲借宅子與住，其王溟尚不肯，須用錢賃居，只饒減得錢一貫文。今因王礪奏王溟受盧家請託，入獄之後，須至虚有招認。豈可一兩貫錢，便使得一員外郎請託此事？兼案内照勘得因堯臣問及，遂説利害，又無不移橋之言，豈是請託之情？今獨追官勒停，衆議未允，望聖慈深察，可見其情。或與罰銅監當，亦減得外邊怨謗，又

❶「檢」，原作「論」，據四庫本並《長編》改。

免本人頻來理雪，紊煩朝廷。

一、陳榮古定奪橋事，據案帳上開説，所損舟船五十五隻。內五十隻因風并相磕撞致損，只有五隻因橋致損。又根究得元乞移橋狀内所説損却人命及陷没財物，並是虚誑。所以榮古定奪，更不移橋。今來雖依王礪所奏，移歸舊處，一則違先朝詔命，二則未及月餘，已聞新橋不利，損却舟船，撞折橋柱，及水勢稍惡，重船過往不易。若再差人體量，必是先朝不錯移改。以此知陳榮古所定，未必不當。雖三度取狀，不全招認罪名，蓋有此情理，須至分疎。本因公事，别無私曲。今法寺坐爲私罪，伏望聖慈特與改作公罪，免令過後頻來理雪。

一、慎鉞是三司判官，❶本案管移橋公事。既聞差王礪重行定奪，遂令人探問移與不移。今來勘得别無情弊，伏望聖慈特與改作公罪，庶免非辜。

一、王礪與堯臣祖同姓名，素不相喜。因此定奪，遂誣奏，乞勘三司情弊。又奏慎鉞是堯臣所舉，必有奸謀。今有勘劾别無情弊，亦無奸謀。王礪親自定奪此事，❷當以實言，且非風聞之失也。

右前件王堯臣罪名，乞特出聖意，差中使傳宣放罪，令依舊起居。并乞特降聖旨，王溟免追官罰銅與監當。陳榮古、慎鉞並與改作公罪。如此施行，則衆情稍安，群議自息。王礪初奏王堯臣必有情弊及有奸謀，滿朝公卿憂堯臣禍有不測，賴陛下仁聖，特與辯明，不陷深文。群臣又近奉德音，令不避嫌疑。而況陛下越次擢用，敢不

❶「鉞」，原作「越」，據四庫本並《長編》改。下文徑改。
❷「事」，原作「是」，據四庫本並《長編》改。

盡心助陛下之明德？臣至誠激切，絲髮不隱，望天鑑照臨。

奏爲劉滬董士廉修水洛城乞委魚周詢等勘鞫❶

涇原路走馬承受趙正奏，内殿崇班劉滬、著作佐郎董士廉被狄青枷送司理院次。竊緣此二人元稟四路都部署節制，往修水洛城，即非是二人擅興。及四路罷後，本路部署司抽下軍馬，其人即合依稟罷修，不合堅執拒抗。臣料其情，蓋本人在彼相殺得功，降下周回蕃部，又已下手修築城寨，懼見中輟之後，本路責其經畫不當，故以死拒抗，一面興修，意望成功，亦求免罪。始末可見，非有他意。況劉滬是沿邊有名將佐，最有戰功，國家且須愛惜，不可輕棄。恐狄青因怒輒行軍法，則邊上將佐必皆銜怨，謂國家負此有勞之臣，人人解體，誰肯竭力邊事？其董士廉是朝廷京官，即非將佐，亦將一例枷勘。蓋狄青麤人，未知朝廷事理。萬一二人被戮，逐家骨肉必來訴之闕下，亦更多有臣寮上言，紊煩聖聽。雖知將帥行得軍法，即非用兵進退之際，有違節制，自是因争利害，致犯帥威。昔陳湯矯詔命以破虜，王濬違節制以下吴，皆釋罪封侯，以勸將列。伏望聖慈特遣中使，乘驛往彼，委魚周詢、周惟德取勘劉滬所犯，因依情罪聞奏，仍送邠州拘管，聽候朝旨。一則惜得二人，不致因公被戮，二則惜得狄青、尹洙，免被二家骨肉稱冤致訟。儻允臣所奏，事可

❶「水」，原作「永」，據四庫本並《長編》卷一四七改。下文徑改。

兩全。彰陛下保庇邊將之恩，使武臣效死，以報聖慈。

奏葛宗古

臣竊知延州西路都巡檢使葛宗古爲侵用公使錢入己，奏案已上朝廷。臣昨奏陳邊上得力將佐，葛宗古實在其數。今恐審刑、大理寺斷入極典，縱蒙朝廷寬貸，亦須降充近下班行，必然挫屈，更無勇戰之氣。臣伏覩《刑統節文》：「諸監臨主守以官物私自貸人及貸之者，無文記以盜論，有文記准盜論。立判案減二等。即充公廨及用公廨物，若出付市易而私用者，各減一等坐之。議曰：即充公廨，謂以官物迴充公廨。」今朝廷支賜臣寮公使錢，既已支付，逐處更不係省帳拘管，不收出剩，亦無磨勘。其公使錢顯是迴充公廨之物，私用者自有上項正條。兼元無條貫，今將私用公使錢入己爲監主自盜之法，只是法寺近例斷遣，不敢從輕，遂至入罪。切慮今後有公使錢處，官員因循之間，爲人捃拾，多陷除名死罪之坐，誠爲法之一弊，公朝固當正之。伏望聖慈宣喚新判大理寺杜曾，令上殿指陳侵用公使錢正條，付中書參酌，免有枉濫。其葛宗古弓馬精强，復有膽勇，在鄜延路中最爲驍果。今來朝廷選將之際，此人實恐難得，乞從正條定罪，然後議其末減。

雜　奏

奏乞罷參知政事知邊郡

臣近與韓琦上言陜西邊畫，略陳八事，須朝廷遣使便宜處置，方可辦集。又近覩手詔下問，合用何人，鎮彼西方？兩府已奏見選人進呈次。今西人議和，變詐難信，成與不成，大須防將來之患。臣久居邊塞下，誠無寸功，如言鎮彼西方，保於無事，則臣不敢當，但稍知邊情，願在驅策。雖無奇効可平大患，惟期夙夜經畫，措置兵馬財賦，及指蹤諸將，同心協力，以禦深入之虞。今防秋事近，恐失於後時，願聖慈早賜指揮，罷臣參知政事，知邊上一郡，帶安撫之名，足以照管邊事，乞更不帶招討部署職任。

奏乞互换巡邊

臣等奉聖旨商量，互换往陜西邊上照管。臣等今商量，欲乞今秋差臣韓琦先往邊上勾當，候將來春初，即臣仲淹却往替换。所有逐人舊例御筵并錫賚等並乞免。取進止。

奏乞免參知政事錫賚

臣蒙恩擢授參知政事，今日入朝，竊知例有錫賚。緣臣昨拜樞密副使，已蒙恩賜。虚薄之才，涓勞未立，不可再有貪冒，貽譏縉紳。伏望聖慈特賜寢罷，庶寬憂懼。實

賴照臨。

奏乞免錫賚

臣今月二十三日，蒙聖恩差到中使，賜臣銀絹者。伏念臣偶以非才，誤膺柬拔，備位樞府。僅方踰月，改參大政，不可復賚。今早已具奏陳乞，賜罷回聖澤，庶安愚悃。謹具奏聞。

奏避蔡禀嫌

臣一女子嫁得監察御史蔡禀之弟，今來禀爲糾彈之官，臣在政府，恐有妨礙。須合上言，乞聖慈特降指揮。取進止。

奏乞在京并諸道醫學教授生徒

臣觀《周禮》，有「醫師掌醫之政令」，歲終考其醫事，以制其禄。是先王以醫事爲大，著于典册。我祖宗朝置天下醫學博士，亦其意也，即未曾教授生徒。今京師生人百萬，醫者千數，率多道聽，不經師授。其誤傷人命者，日日有之。臣欲乞出自聖意，特降敕命，委宣徽院選能講説醫書三五人爲醫師，於武成王廟講説《素問》、《難經》等文字，召京城習醫生徒聽學，并教脉候及修合藥餌。其鍼灸，亦别立科教授。經三年後，方可選試。高第者入翰林院，❶充學生祗應。仍指揮今後不由師學，不得入翰林

❶「第」，四庫本作「等」。

院。如在外面私習，得醫道精通，有近上朝臣三人奏舉者，亦送武成王廟比試，更委宣徽院覆試，取醫道精深高等者，方得入翰林院祗應。如内中及諸宫院使，不經官學，百姓醫人有功効者，只與支賜。如祗應十年以上，累有効者，即與助教或殿侍、三司軍大將安排，即不得入翰林院。所有諸道州府已有醫學博士，亦令逐處習生徒，并各選官專管，仍指揮轉運使、提點刑獄、轉運判官，所到點檢其學醫生徒。候念得兩部醫書精熟，即與免户下諸般差配。如祗應州府累有功効者，即保明聞奏，與助教安排。所貴天下醫道，各有原流，不致枉人性命，所濟甚廣，爲聖人美利之一也。

奏乞選河北州縣官員

臣謹按，唐初内開十六衛，以聚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屯兵伍。使三時農務，一時習武。無事則武臣居内以奉宿衛，有事則武臣居外以統軍旅。自武德至開元百三十年，天下府兵無逆亂者。及開元末，倚安忘危，仍廢府兵，天下遂亂。其後兵伍皆市井徒，驕蹇怨叛，終喪唐室。國家今於河北點得義勇鄉兵二十萬，亦如唐之有府兵也。然所置官屬及揀點法制，即與唐末類，且逐處官非其人，不能以恩撫綏，以威制服。臣恐一旦倉卒，不爲國家之用。既教以弓矢，馭之失道，則寇亂之資，已先成矣。

今河北州縣部内，各管義勇，其長吏

中，才可馭衆，或智可防亂，或威懾衆望者，有幾人哉？ 臣料按察使奏黜者。不過老昧貪狠之人，存留者不過勤謹畏懼之士，其馭衆防亂、恩威得所者，必未多也。由此觀之，是陛下河北二十萬之衆，未有統領，而無所倚賴也。今北戎方盛，河朔千里，無陝西關山之險。又官軍數少，難當大敵。或更增置官軍，即財力已困，無以供億。如此，則陛下將何爲必安之計？ 不可不思也。豈易百十員官吏爲難，而不以統二十萬兵伍爲重？

然國家恐北戎之疑，❶必未欲多置兵伍。臣請且選逐處州縣長吏，須命一二才臣，專往河北，與轉運使、安撫使，令行按察逐處知州、知縣、縣令，内有才智不長，非可統理兵衆者，雖無過犯，並等第列名聞奏。内近成資者，差人承替。未近成資者，與移諸路州縣。却將諸處舉到知州、知縣、縣令人内，揀選有材幹者，先差往河北填替，仍授以訓兵之要。其知州並別授宣命，專管勾義勇兵甲公事，知縣並帶都監、監押。其縣令中有願换班行，充知縣兼監押者，並聽。亦乞於武臣中選堪知縣者前去。如此，則得人稍多，必能統領教習，使行軍陣之序，金鼓之節，賞罰之約，緩急遣就統領，可戰可守，不誤大事。又良吏撫馭，恩威得所，雖有飢饉，不爲寇亂。其河東路，即乞續次依此施行。此國家大計，非臣之敢輕言也。

❶「國」，原誤作「固」，據四庫本改。

奏乞召募兵士捉殺張海等賊人事

臣竊見鄧州奏，賊人張海等一行已及六十餘人，各騎鞍馬，有弓弩器械，驚刼縣鎮，恣取金帛，强掠士女，不懼朝廷。凶虐如此，百姓被害，不堪其憂。臣恐逐處窮民見其豪盛，各生健羨，聚成徒黨，脅取州縣，事勢漸次張大，不早殄滅，必生它患。漢唐之末，皆因群盜而天下大亂，朝廷豈得安然？伏乞聖慈來日便差中使計會殿前馬步軍司，於七百料錢已下軍分内，召募情願捉殺强賊人員兵士三百，其人須是勇壯，❶喫得辛苦，或曾經使唤之人，限一兩日内引見，面賜盤纏錢并冬寒綿衣，及大與逐月添支。選差有心力使臣部押，❷與謝雲行同去，分布掩殺，不以遠近粘趁，直候捉殺静盡，即等第優與酬奬。

奏乞指揮管設捉賊兵士

近奉聖旨，召募到兵士三百人，又於三班院取到使臣，部領前去金、商州捉殺賊徒。雖蒙支賜綿絹及傳宣戒訖，切緣彼中賊徒方盛，刼取財物，虜掠士女，烹宰牛羊，恣行意氣，致諸處軍民中强惡之人，往往生心。其差去兵士支賜不多，又是七百已下料錢，每日計得錢二十餘文，在路只供得火隊，柴薪鹽醋斂掠，或遇天寒路遠，不免飢凍，豈有勇氣向前力戰？更恐差去使臣無

❶「其」，原作「五」，與下「人」字並屬上。據下篇《奏乞指揮管設捉賊兵士》「召募到兵士三百人」，作「其」是。據四庫本改。

❷「力」，原作「路」，據四庫本改。

別心計，不能撫恤，爲宣命緊切，連夜拖拽，更致怨憤，逃走入賊中，其患愈大。

欲乞特降聖旨，更選差近上有心力使臣一員，星夜前去，同共部押，逐程宿處，官破柴薪鹽醋，不令斂掠。仍密切别降指揮下捉賊兵馬，到有賊地分，州軍只作長吏意度，逐人辦肉一斤、麪一斤、酒一升管設，所有使臣軍員，别破酒食。如遇大段雨雪，兵士單寒，向前不得，即更令製造紬綿被襖支散。所貴各得飽暖，則有勇氣，可以擒賊，亦上感聖恩，不致怨叛。仍令差去使臣，常切體量，兵士内有結構逃走，或出怨言扇摇軍衆者，明立照證，處斬訖奏。

臣在邊上，體當軍情，須是如此，恩威兩立，纔能使唤，方保無事。今來兵士不多，易爲豐足。大都防於未萌，若待叛怨之後，旋行招撫，則深損國威，亦不懷感。賊大之後，所費無窮。其餘處捉賊兵士，到有賊地分，州軍亦令依此體量施行。候賊平日，各歸地分，自然不更管設。乞垂聖斷。

奏乞發兵往荆南捉賊

荆門軍奏，賊人張海等已到彼中，人數漸多，荆湖少兵，大可憂慮。似此一路殺人放火，驚刼郡縣，朝廷若只行遣文書，將何以濟？空發使命前去，别無兵馬，彼中賊無所畏，取便屯結。一路州郡無兵之援，何以守禦？伏望特出聖意，於在京發兵三千人，作三節起發。如賊已銷滅，即以上件兵士於荆南府、潭州分屯，以鎮遠方。如尚猖獗，聞京師兵來，則一路州郡望風增氣，賊勢自然窮蹙，易爲翦除，不成大患。

奏乞差人部送吴遵路家屬

知永興軍兼經略安撫使、龍圖閣直學士吴遵路身亡，緣本家只有一子，全未歷事，家眷幼碎，兼陝府界賊盗頗多，伏望聖慈指揮下陝西轉運司，多差公人兵士津置，仍選官一員，部送至京，及指揮逐州多差人防送，免致踈虞。取進止。

范文正公政府奏議卷下

范文正公尺牘卷上

家書

與中舍❶

一

某拜上三哥監簿：伏惟尊體起居萬福。某近蒙制恩，擢貳樞府，此蓋祖宗之慶，下及家世。累讓不允，今月二日已簽署勾當。至十二日，蒙恩改參大政。尋面陳利害，已得旨依讓，且在西府。相次必出巡邊，不知甚日入京相見。小三郎已就聖節奏得試監簿，諸骨肉各安吉，相次專差人去存問也。互相戒約，勿煩州縣。如輒興詞訟，必奏乞深行，請三哥指揮兒姪知委。保重保重！不備。弟仲淹拜上監簿三哥座前，三嫂郎娘各安。❷

二

某再拜中舍三哥：今日得張祠部書，言二十九日曾相看三哥來，見精神不耗。其日晚喫粥數匙，并下藥兩服，必然是實。緣三哥此病，因被二壻煩惱，遂成咽塞。更多酒，傷着脾胃，復可喫食，致此吐逆。今

❶ 同一收信人之復數書信原僅一題，序號爲整理者加。下同。

❷ 「不備」至「各安」，原無，據《水東日記》補。

既病深，又憂家及顧兒女，轉更生氣，何由得安？ 但請思之。千古聖賢，不能免生死，不能管後事一身。從無中來，却歸無中去。誰是親疎，誰能主宰？ 既無奈何，即放心逍遥，任委來往。如此斷了，既心氣漸順，五臟亦和，藥方有效，食方有味也。只如安樂人，忽有憂事，便喫食不下，何況久病，更憂生死，更憂身後，乃在大怖中，飲食安得可下？ 請寬心，將息將息！ 今送關都官服火丹砂并橘皮散去，切宜服之服之。

三

某再拜中舍三哥：近想尊候萬福。此中如常，六屯田宅上哀苦，切與照燭。又有襄邑李殿直家，是馬太博家表親，言被火災後，饑寒所逼，更無所歸。人在患難中，又須與救。今許伊且往蘇州居住，一子讀書，可教小兒學。在此逐月支錢一貫，就彼課米月支一石。或親戚官員令教小兒，亦可養三五口也。如子弟不調，或在襄邑作過逃來，即發遣他去，恐相負累。請子細相度。保重保重！

四

某拜聞中舍三哥：急足還，領書，承尊候已安，只是少力，宜調飲食，不得喫濕麪，脾惡濕。亦少喫羹湯，宜食焦餅、蒸餅、軟飯。道書云，宜食輕乾物，蓋益脾也。今送米三石，酒十餅去。每事寬心。在此公田不損，盡將置義田，請選好者典買取。更託陳六一哥用心。此事難成而易因循。切切！ 屯田言須是開春，請更相度相度。

五

某再拜：人回領書，知尊候萬福。水災人疫，奈何奈何！家中用术入井中或水甕中浸之，充日用，其水辟瘟。以竹籃子盛之，以篋釣却，貴不沉也。但傳與人，甚妙。所置田如何？若置得一莊，須是高田，則久遠易爲照管。若在木瀆側近，則只典買田段亦得。影堂在此已買好木事造，只三小間，但貴堅久也。彼中有屋賣時，請商量要修起一位宅。上作式樣，亦須看木色，要得堅牢。純義堅要歸，如未來，即送州學，恐歇却則又無成。時寒，保重保重！

六

某再拜中舍三哥：昨晚見與小監簿書，知體候不安，不知因何也？但氣海着灸三百壯，即安。某在南陽，灸得三百，至今得力。水災無可奈何，杭州只是衝注，别無積水，請省憂。在此須得分數公田，可以接助。但寬心將息。秋凉，減骨肉來此，更削去人力，即漸累輕易爲過也。乞保重保重！或來此就醫亦好。朱七漸安，累曾危困，要知之。

七

某再拜中舍三哥：得書，知尊候已安。脾氣曾傷，宜加意將息也。某風氣已退有一二分，見用藥不止，即無所妨，請不憂。醫人看候，皆言客風在表耳。所言冗僕已去，惟船子留三兩人勾當。其船子若日有所資，又不宜破貨也。秋氣漸凉，乞保重保重！

八

某再拜中舍三哥：昨日領書，承常州四哥監簿、六哥屯田併亡，伏增悲苦。痛切之至，奈何奈何！切勸二屯田少哭泣，進粥食。不易不易！純仁才到，今却令七郎與純禮同去致祭，在此亦齋祭。次諸不及言，乞保重保重！

七郎便令到常州，請遣人同去。恐常州房頭不易時，待支俸錢兩貫去。常州二子名并弟幾與剳來。

九

某再拜節推三哥：伏想起居萬福。近得運使李同年書，知彼平善。三嫂必已安好也。諸兒子長進，在此如常。十九郎雖未復舊，亦漸減退。餘各修學。南陽清簡，極好養性。幸甚幸甚！浙中諸親各安。不知舉主幾人？更在慎末防微。如今易得謗議，但固窮而前，不銷預圖，須過得，惟省儉是妙。乞保重。

一〇

某再拜中舍三哥：前時純仁去，[1]不及寫書。今日錢主簿來，領書，知尊候安和。不委六哥屯田所患進退，憂心憂心！須是多灸，仍服好藥，方可圖安，請切切勸他。恐氣血極微，則灸亦不及也。純仁等勿令飲酒，大底已被酒成狂疾，餘者宜戒之戒之！置田起屋事，已令純仁上聞。時寒，乞保重。

---

[1]「去」，康熙本作「來」。

一一

某再拜：昨日屈德來，領書，知爲季家孩兒病，却總未來。亦曾思寒食上墳。三月半葬事，須合照管，亦當奔波，却去即費力也。事畢却請早來，到熱時轉難爲。今令魏祐押職田錢并影堂材植去，及帶匠人。惟石碇未知彼中易得否？必然便可了當。仍請三月半葬事，夜作水陸齋一會，別書牌子，供養自家祖宗先亡。并陳家墳塋切近，亦召伯陽到寺排供養。及六屯田家祖先，並同。其餘合供養神明，並依水陸本法也。更有合支用處，並令魏祐應副。更知諸親屬歲荒不易，旋糴米二十石去，請便俵散。其逐月供米者，却不銷得。杜大家曾供米否？亦每月與一石。酒亦送去，隨米支送。知尊候已安，更請倍加將息將息，慎勿動臟腑也。二屯田不及書，口誦將此呈他。[1]陳家是兩世外家，因水陸之會，又墳塋隣，並供養不妨。陳長官必已行，更不寫書。

一二

某再拜節推三哥：得書，知尊候萬福，兼知九姐出適，深喜深喜！得李郎書，甚有事業，不知在彼或已省覲？馬祕丞亦有書來。鄉中多不熟，地卑使然。或回換得數頃高田常熟者，則婚嫁有所指望。[2]特於天平墳頭立一碑誌，[3]請尋訪祖宗文字。及於他人處訪問，[4]且於諸房更求先代官告文

---

[1]「口誦」，康熙本作「只請」。
[2]「有所」，康熙本作「可以」。
[3]「特」，康熙本作「待」。
[4]「他」，康熙本作「老」。

書，❶并三哥自傳聞事，亦旋旋抄來。或聞祖先元是藍田人，不知記否？此一事切在心尋去。訪十二姑，亦必有記得事。保重保重！

一三

某再拜節推三哥：近領親教，伏承起居萬福。兼知已納二壻，尤增慶喜。津送不易，必是有債也。候稍那得，即去奉助。寬心寬心！在此幼累如常，只是十九郎久病已減八九，猶未復舊。二郎、三郎並勤修學，日立功課。彼中兒男，切須令苦學，勿使因循。須候有事業成人，方與恩澤文字。兼今後不亂奏人，逐房各已有恩澤，須是有事業可以入官，方與奏薦也。請告諭之。未由拜覲，乞加保重。

一四

某再拜中舍三哥：夜來王興至，得書，知尊候已安，甚解憂心。却聞杜大病亡，苦痛苦痛，不幸不幸！所支錢與了當喪事，甚是甚是！孤幼如何安存，更請多方用心苦苦。莊契恐又出限，餘錢且據數税却。自家置少義田，不可却令漏税。所退絹已換得好者，今將去。聞夏税倚閣，如户等該得，即將絹賣來納田契税錢。如不該得，即且納税。田契確實用多少錢，請細劄取來。今令人去，候所印契便與了却，付去人來。酷熱，乞保重保重。

❶「代」，原作「伐」，據康熙本改。

一五

某再拜：急足回，領書，承起居萬福，骨肉並安。此中如常，且勉力爲之，過毀過譽，無以防也。知蘇湖水患，奈何奈何！三兩日來稍晴，彼中還晴否？晚稻雖可種，亦須水退，方能施功。見使命自江南來，一例大水，饒州市中行船，睦州樓居猶不能免。向去民力必困，憂心憂心！純義以下並修學，純禮又受正字。媿幸媿幸！酷暑，乞保重保重！

一六

某再拜監簿三哥：近已有書去。純佑到，領得急足回來書，並知動止。又承在明州權邑，骨肉並安。在此如常。遇發兵次，不及云云。乞保重。

七新婦親情，請聞于鄭資政宅上，他姪女也。今年郊天，且奏常州四哥。老兄弟中，別無人又長善。

與忠宣公

純仁：書來，知家中平善。我病多日，近來減退，不用憂也。六伯已下，三郎、四郎、朱十二郎各傳語，李監簿累得書，當時特舉薦受恩澤，不是蔭人，今須奏去理會，乞特注官也。鄭資政書來云，今年奏李七郎，作李通名字，所以却奏聶舅。今田居安去本房問，如鄭資政不曾奏李通，或奏不得，即改聶升。熟狀作奏妻姪李通，仍速報來。南郊恩例，但勘下曆子，未要請出。先算欠多少馬價，并來年聖節進奉，並當進官

庫准備外，❶更有鄭資政諸大官先借過錢物，要還他。純仁程試長進，更學書札，不具。吾報張祕丞傳語，頻得書。三郎不得慢易，勤學勤學！李八九秀才照管，王秀才計安。

與九國博

九國博與純仁着分析事，《易》所謂「憂悔吝者存乎介」是也。雖纖微，亦能使人憂悔。今更有文字，發遣祁正歸尉氏及屈德歸州。恐偶然作過，入府又索分析也，請曉之。白魚十五斤，漢江所出，請檢收，七哥更不敢留。

與中舍二子三監簿四太祝

一

三郎、四郎諸骨肉必安吉，莊上如何？各宜節儉，頻照管西山墳塋。不知十叔受得甚處官。汝等但小心，有鄉曲之譽，可以理民，可以守廉者，方敢奏薦。須陪涉鄉中有行止人。九師計安。五嫂房下并諸親，一一伸意，各相照燭照燭！不具。叔押報。

二

三郎官人：昨得書，知在官平善。此

❶「進」，康熙本作「在」。

中亦如常，只是純佑未全安。汝守官處小心，❶不得欺事，與同官和睦多禮，有事即與同官議，莫與公人商量。莫縱鄉親來部下興販。自家且一向清心做官，莫營私利。汝看老叔自來如何，還曾營私否？自家好家門，各爲好事，以光祖宗。頻寄書來，言彼動静。將息將息！❷不具。叔押報。十五日。❸

新婦孩兒各安吉！十叔房下如何？弟兄還漸識好惡否？

與朱氏

一

秀才三哥：久不得信，計想平善。刑部誌文已撰得，請星夜差人先賫去上石，亦可及得。其間增減簽出處，子細填入，仍請與呂君秀才商量。所示及行狀，必呂公之筆，大好，詳備，仰之仰之。某相次受外任差遣，必徑去，與足下同送五娘兒往杜宅。近屯田移得知廣濟軍。五娘子衣裝不要典賣。永城莊已丁寧王郎，他或要得。十四郎將來且依王宅姐姐處，足下則須有修學處也。寬心寬心！某正月末必出京，或往永城，亦須早去。凝寒，好將息。五學究並乞伸懇，不及書。人回，子細示及。下處並起居。宅上并五哥、大郎宅中骨肉、劉師姨計安。

❶「處」，宋祝穆《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七引作「須」。

❷「將息」，原不重，據《古今事文類聚》補。

❸「十五日」，原無，據《古今圖書集成》家範典卷七六引補。

二

某頓首秀才三哥：自别，並不領書札。曾因石十人力行有書，必然可達。八員外、五學究、大郎宅上，各計安吉，不及一一修染。賢子莊上如何？還有歸着否？韓員外歸來未？在此甚好修學，見有講席并文會，久望不至，未知厥由，亦甚憂。彼中十四郎長進，切好看承。杜宅五娘子、王郎在陳州，曾相見否？因人無悋示字，好將息將息。

若欲來修學，請進奏院遞中惠書相報，即因便人去相接。

三

某蒙恩改郡，❶今月十七日至丹陽禮上，一行平善。六嬸神櫬，且安瓜洲寺中，悲感悲感！七哥骨肉上下各計安，甚時來得相見？骨肉聚會，此最幸也幸也。山東九郎得解在京，願伊有成有成。書言翁翁葬事，只要就長山，候見議之。嚴評事、石道正、法華各仲意，許家弟兄多在京，乍到不及云云。將息將息。

四

七哥官人：大郎來，❷領書，知公外安寧，甚慰思渴。此中無事，只被純佑久病未安，不住請醫人調理，心悶可知。大郎來此，既不修學，又無事與他勾當，必難久住。異姓恩澤，卒難得便次陳乞。兼山東復州並未曾奏得，想悉之也。親事不易，且勉旃勉旃。

❶「某蒙恩改郡」，此句以下原與上帖相屬，審文意，當爲另帖，今析出。

❷「七哥官人大郎來」，此句以下原與上帖相屬，審文意，當爲另帖，今析出。

近有書與許運判，問彼中動静。居官臨滿，直須小心廉潔，稍有點污，則晚年饑寒可憂也。更防兒男不識好惡。多愛多愛！

五

三郎秀才：前日專到寧陵，奉謁不遇，爲某暫來南京，便欲與賢同送五娘子往廣濟杜宅。星夜候賢歸，千萬千萬！諸事候却回勾當，且如今了却此事，兼要奉見商量向去次弟，千萬星夜速來，切切！今專差人去，不宣。某咨上三哥秀才。

六

三哥秀才：自别，傾渴傾渴。雅況何如？永城莊田暨寧陵家計作何擘畫？八叔員外、五哥應相助也。大郎宅上安吉？王郎家應往陳州襄邑卜居，亦甚相近，還照管得否？足下本約來此修學，還遂志否？如果起得，但見本府進奏官，即知在此公人。客旅便次八九程可達，更宜從長。吕秀才託伸意，或起離未得，即師問吕君。亦可日新。衰門如此，寧不憂懼？永城誌文立碣，亦可向西屢見也。秋涼，希多愛多愛！四郎看恤伊，早令讀書。因人千萬示信。不宣。某咨于朱姪秀才台座。

七

某啓：自别，累得書，知動止清勝，又審向秋召試，前賀前賀！門户再起，獨在吾仁。京師交遊，慎於高議不同，當言責之地也。❶且温習文字，清心潔行，以自樹立。

❶「當言責」，宋劉清之《戒子通録》卷六引作「常言」，上句「不同」屬下。

平生之稱，當見大節，不必竊論曲直，取小名招大悔矣。希多愛多愛！不宣。某上直講三哥之右。

八

宅眷賢弟各計安。❶京師少往還，凡見利處，便須思患。老夫屢經風波，惟能忍窮，故得免禍。孫先生、蔡十四見希致懇，爲他在宫邸，不欲發書。悉之悉之。時請惠字以慰，傾企傾企。兒子亦漸安。❷某上。

九

大參到郡，必受知也。惟勤學奉公，勿憂前路。慎無好書札，有文性，勿小其志也。❸如長者出麾，豈不能安一弟，使專於學耶？或來修學亦好，一如在陳州時，常有學徒三五人，日有功課。凝寒，多愛多愛！不宣。某上集賢學士。

王郎房下，倍加存恤，勿以婦人之言，漸生離隔，此人家之常患也。吴郎在此，已轉殿省。

一〇

純佑尚未安，純仁得解，猶未歸。賢弟計安，請寬心將息。雖清貧，但身安爲重。家間苦淡，士之常也，省去冗口可矣。足下或未能發書，請賢弟寫書，相報相報！

❶「宅眷賢弟各計安」，此句以下原與上帖相屬，審文意，當爲另帖，今析出。

❷「兒」，原誤作「見」，據宣統本改。

❸「慎無好書札有文性勿小其志也」，《戒子通録》卷六引作「慎勿作書，求人薦拔，但自充實爲妙」。

請多着灸看道書，[1]見壽而康者，問其所以，則有所得矣。

一一

某啓：近遞中得書，備悉雅意。朝請外杜門著書，何大於此？此中亦如常，但有答書之苦。時或有相干作碑誌，由某不受潤筆引惹故也。或是相知，不能違阻。今有故胡少卿家來求作碑，已勉强撰得，恐更被人寫壞。三哥無事時，與寫取并篆額可也。秋冷，多愛多愛！不宣。某白學士仁姪。

裏面有不是處，便與改正。空缺處更消息。凡言「公」處，請與只空最先一箇，其後「公」字莫不銷空否？請相度。時希惠字，以慰傾企。

一二

承旨應時相見，弟兄俱與致意，無事不欲奉書也。吾知青春試期在近，少出入，勤筆硯，勿預議論，且繼續衰構。力微不足以助國家之急，相勉。苟有心襟，待之非晚。

一三

某諮：久不致懇，得兒子書，知體理爽和。云曾詣問，即不見賓客。或聞神思驚悸，近日調攝，漸安否？屢曾咨聞，以足下起發衰門，宜愛重，以副先德之心，何致多疾？極奉憂得，萬萬自愛。不宣。某致于學士族家之右。

[1]「灸」，《戒子通録》卷六引作「工夫」。疑爲「灸」之形誤。

一四

某到忻代，病嗽，醫藥過凉，傷及下臟，淋痔併作，日夜苦楚，于今稍間而未止。遠承誨問，爲慰極多。所議南郊異姓之恩，已發却多日，爲妻舅聶升十口，日有溝壑之憂，且逐急處行也。吾仁青春，已在館殿三五年間，必有異恩，於一第不足爲憂，此必然之説。相國下車，賴長者博文多識，可日奉談燕。多愛多愛！不宣，某上潁倅學士三姪。

一五

貴眷郎娘各萬福，切寬中自愛。人生憂多樂少，惟自適爲好。此間疎懶成性，日在池塘，或至歡醉。亦依舊行氣不廢，且遣疾耳。

一六

滕七有事，方得蘇臺好處，爲伊增喜，遽聞哀訃，苦事苦事！同年中又失一相愛者，悲涕悲涕！已差人去照管，南京王倅同年希仲意。報着提刑司體量，不知如何？

與指使魏佑

偃師七郎抛却母，必是大段不易。西京莊課并梨錢内，且速那錢十貫去。如得工夫，即暫到偃師看伊，要知次第。彼中如無存濟，即開春教來此修學。如且要守墳持孝，即待支莊課，供贍一切，取伊穩便。莊上多覔下桑栽，開春便令人勾當栽植。尹家宅上計平善，到彼已支料錢兩貫

去。正月起請，傳語尹家兄弟，不及寫書，將此呈他無妨。汝到陽翟了，早回，寒冷不易。

范文正公尺牘卷上

范文正公尺牘卷中

與韓魏公

一

某頓首再拜。遞中并黃通來，疊降真誨，以多故，修答後時，至悚至悚！近惟起居萬福。

師魯去赴均州時，已覺疾作。至均，寢食或進或退，僅百餘日。得提刑司文字，舁疾來鄧，以存没見託，至五日而啓手足。苦痛苦痛！至終不亂，初相見時，却且着灸，不談後事。疾勢漸危，遂中夜詣驛看他。告伊云：「足下平生節行用心，待與韓公、歐陽公各做文字，垂于不朽。」他舉手叩頭。又告伊云：「待與諸公分俸贍家，不令失所。」他又舉手云：「渭州有二兒子。」即就枕，更不他語。來日，與趙學士看他。云：「夜來示諭，並記得，已相別矣。」顧家人則云：「我自了當，不復管汝。」略無憂戚。又兩日，猶能扶行。忽索灌漱，訖，憑案而化。衆人無不悲泣，無不欽服其明也。別趙學士云：「不怛化。」別韓倅云：「少年樹德。」別賈狀元云：「亦無鬼神，亦無煩惱。」官員又問以家事，答云：「參以人事，則不樂也。」終更無言。莊老釋氏「齊死生」之説，師魯盡得之。奇異奇異！尋常見他於兒女多愛，不謂能了了如此。初九日夜四更有事，十日晚殯於西禪。送終之禮甚備，官員舉人無不至者。家且寄此，候秋涼歸洛。已去安州之翰處作行狀，

待送永叔作墓誌。某不敢作，恐知他當年事不備故也，却待作文集序。此中士人多收得他文字。明公可與他作墓表也。看他永訣時，實無不足意。今録衆人祭文挽詩上呈。草草。

二

某再拜：伏蒙特賜手教，以之翰所撰師魯行狀未精，更須修改，然後送永叔作誌，足見大君子金石其心，使死者全名，生者服義，敢不欽佩風旨，益盡其意？然始以之翰知師魯最深，又少與之游，盡見其行事，故衆謂之翰宜書其善狀。及觀尹材所辦，亦不可忽，故録之於後，庶幾明公與永叔詳之，自可增損。今明公欲之翰修定而後作誌，已致書之翰，必更盡心。衆謂之翰醇儒，本無他腸，但思之未精，筆力未至爾。明公以爲如何？幸恕而寬之。

三

某再拜資政侍郎：近遞中發狀，必已上呈。李學士應亦到府。昨日得邸報，知仲儀爲人攻之不已，至于奪職，奈何奈何！雖本無害善之心，緣而及此，多愧多愧！然事非醜惡，法外行之，不久當須辯明。書去，必多勉之。今有進士潘起才筆俊健，言行温粹，長安有户籍，今去就鄉薦。有投獻，必賜垂覽，得失即繫他程試也。殘暑，乞自重自重。

四

某再拜資政侍郎仁兄：近辱回教，承起居萬福。前日得長葛李宅書，六郎有事，何門衰之若此？苦事苦事！伊又受却恩澤，諸弟必不敢當。某罷參并邊任，未曾奏

人，今却欲奏七郎，不知允否？更乞裁之。元祕丞已得請，必便般家來也，鄙拙得他爲助。盛暑，伏惟自重。

五

某啓：兩捧真問，恭承台候萬福。旱天酷暑，加迎送不暇，想煩襟靈。邠郡數日來，亦甚熱，但夜深則凉，有休息也。李大相過，昨晚已發，堅留不住。保安申報，寇戎甚不律，已移文延安，只指定地界，牒與宥州，不可令人去，必起戰鬬也。不知聽從否？亦已奏訖。河朔亦有侵疆之説，不知是否？自重自重！

六

某再拜：近復手啓，言蔣偕事，必已通呈。今有環慶替回虎翼三人，早行，被强賊刼奪衣物，斫傷甚困。重問之，言賊着褐衫，作陝西人語。此中少刼路賊，衆疑同行神虎一指揮歸營，恐其中有作過者。今差指使党武詣府，試與指揮緝逐。情甚兇惡。乞照之。

家屬一兩日必到府，勿令住也，在路久矣。元祕丞正旦可來否？四向文字亦漸多，州署中有凉廳一位，可以待他。

七

某啓：党武回，領鈞誨，承台候萬福。捕寇事，曲煩聰聽。鎮戎事，宜已奉報，今却稍款，不知何謀也？又來秦亭打刼蕃部，今日報到，三千餘人騎人來。此昭然無可倚信。今秋必又大作。如何如何？亦已具奏訖。昨日有旨體量安俊，亦已回奏如前，安可儀隴試之也。並乞密之。元秘丞適已到

郡，文字漸多，甚賴他也。知牙痛未已，請用硫黃好者，爲末揩之，疼即止。或是風壅，即用搜風藥宣過。乞自重自重！

八

某再拜資政侍郎十兄：伏自違遠門牆，以道塗之勞，久疏上記，伏想台候萬福。某已至穰下，度日無客，公事絶稀，甚閑適也，不謂勞生亦有此遇。明公久於衝要，嚴召非晚，❶更望勉之。因風，無恡枉教。夫人體候萬福，諸郎君英秀並安。郛人回。草草。

九

某啓：遞中累辱榮問，承經武外，起居休寧云。承有微恙，尋已平復。人之生也，分天地之和。❷不調則其氣不平，氣不平則疾作，此理之必然矣。今人於十二時中，寢食之外，皆徇外事，無一時調氣治身，安得而不爲疾耶？請那十日之功，看《素問》一遍，則知人之生可貴也，氣須甚平也。和自此養，疾自此去矣。愛重愛重！《素問》奇書，其精妙處三五篇，恐非醫者所能言也。《書序》云：「三墳，言大道也。」此必三墳之書。宜少服藥，專於惜氣養和，此大概養生之説也。道書云「積氣成真」，是也。惟節慎補氣咽津之術可行之，餘皆迂怪。貪慕神仙，心未灰而意必亂，宜無信矣。兒子致疾，由此也。近却肯服藥，有差望耳，亦未醒。

❶「召」，原誤作「君」，據宣統本改。
❷「和」，宣統本作「氣」。

一〇

某再拜稚圭觀察：三日前遞中奉書，倉卒不周。前時寵示第三，文字極切當，頗爲孤生之助，幸甚！某第二削有壯歲雄才之説，乞矜恕。蓋無可説，劄子中云，緣別路已有不辭免者。渭州已謝，延第四削，而心已不固，來相勸也。某多病，獨願一貶，量力實不可當，或有威罰。死生惟命，幸無傷軫。

一一

某再拜稚圭太傅：近遞中捧教，至荷勤重之旨，不任悚仄。邸報云，某有恩命改職增秩。貧儒至此，誠爲光寵。奈何朝廷本欲吾輩來了邊事，今涇原全師敗歿，隣道無應援之效，而特進爵，天下豈無深議耶？又今將佐不思報國，惟望僥恩，吾輩頻時進改，豈能伏其心？何言責他實效？候文字到，須以此削章，乞朝廷裁酌。今日閫下復舊職，改大諫，職可復矣，官莫須陳讓，使諸將知吾輩無僥倖之意。當此之際，如得朝廷責怒，則吾輩可以責將佐之功矣。某昨赴邠州設禦捍之勢，實懼自己路分内放過寇馬，入撓關中，其責如何？誠以避罪，豈足爲功，以邀渥澤也？惶恐惶恐！寇謀漸熾，皆由將帥無謀，入賊策中。吾輩須日夜營營，以備將來。時乞數字。苦寒，愛重爲祝。

一二

某啓：今月二十九日受敕往涇州，當時上狀。次日邸報，與明公並領此命。又一日，有旨不允前讓，亦已拜受訖。一削甚激切，以廉察之讓，屢煩天聽，不敢再瀆，但

愧將佐，何以責率？悚仄悚仄！今早離慶州，更三程至涇。明公應不候文龍圖到，亦知已過永興。某却遣人齎往河府接，必是未達。師魯近有書去，願夙駕爲會。春事已迫，乞留意留意！

運判入奏，只且帶常程邊事，別有一削，俟面聞，恐遞中疏失。某上。

西人將至，群議復作。或不知將略，不顧民力，惟高論於朝，不管成敗，如楊國忠逼哥舒翰速戰而陷長安，如盧攜不許黄巢節制而亂天下。須慮禍之速也。或俯仰從衆，苟安一時，不管稔禍長惡，則患之深也。西事之責，在公與走。或各上文字，則慮微有不同，便爲人攻擊，無以取信。或隨衆上下，他日誰咎？願公思之。或奏乞密議數日，又恐衆疑。或假元均往來三兩次，議定後同上文字。先假以通和，兼未必能合。一面畫取橫山策，舉可用之將，仍速教新陣法，日夜爲謀。彼便通順，必亦不久早來。略陳事端，衆必不曉不信，明公試爲詳酌。

一三

某再拜：承寵示科場文字中瑕病，不勝降服。大是大是！非公精識，取笑天下。初兩制定上已一二十度修寫，犯他衆怒，思慮太過，凝滯久之。及公指之，一一中病。如廣南等小處，須令轉運司相度，有介潔之士，無明師不肯就群居者，有親老家貧日營衣食者，故開此門也。開封國學取行實，止可嚴其保，恐難察也。却未敢寫敕，須更議之。幸甚幸甚！

一四

某啓：遞中捧台誨，至荷勤切。河東

今歲俱罷支移，邊上糧草中糴自辦。西北勒兵久之，于今未戰，亦報和解。次幸其不來，來則可憂處多。憲州岢嵐，城小而低，矢石可交。火山孤絶，城中無水。今冬無事，來春須力修川原控扼處，所濟來路極多。舊聞麟州當移，兼曾上言。及往視之，知前言之失。始謂無民，今問得當時西賊急攻府州，謂麟可自下，而不甚虜掠。百姓屬户皆東渡，多免，今存八分，在河内旅寄，惟俟修城寨，即來復業。本州已抄到一千四百户，續陳奏次，乞留意再造此方。自重自重！

宣撫河東日，見岢嵐軍米光濬知軍勾當幹集，杜公曾舉，尋卒，妻子無歸，今依親戚居青州。其子得殿侍左班，養母未得，此中又無指使闕，曾申脚色狀來，今上呈，如有指使安排處，乞留意。

一五

某再拜資政諫議：某至豳，兩曾上狀，遞中一次領鈞誨，又兵子來，復枉真筆，不任慰喜。竊承起居安寧，樂於偃息，甚善甚善！某居此甚宜，但西戎今秋不聞大舉，且運歲取之物。早時同上章，近又録本奏陳，爲向去之備，不報。過此無所爲，已乞罷使名，改蒲、同、襄、鄧一郡，必有俞旨。孤平蹇剥，所得已多，須求便安，以全衰晚。未期再會，日加引領，惟自重加飡是望。

一六

某再拜資政諫議：近走介自浙中回，復枉鈞翰。伏承起居萬福。府當衝會，久煩重德。天將授任，必拂亂之，增益所能爾。蒙詰以念念其退之非，蓋年向衰晚，風

波屢涉，不自知止，禍亦未涯。此誠懼於中矣。瞻望風采，伏惟倍加自重。

一七

某啓：自至南陽，兩捧鈞誨。遞中一次上記，必達聰覽。涉夏以來，起居何似？每想松栢之情、金石之論，則心醉神鶩，坐越千里。翹望翹望！某孤平有素，因備國家纛使，得預班列。今庶事逾涯，復得善郡。每自循揣，曷報上恩？愧幸愧幸！公與彦國青春壯圖，宜精意遠略，行復大用。乞自重自重！

一八

某啓：近專人來，辱教周密，已遣走介上狀拜謝。孔官人至，又枉鈞翰，不任感慰。首冬以來，起居何似？天平大鎮，風物中和，鉅公處之，誠養賢之所也。未期會遇，至於翹想之極。謹奉此起居。

一九

某再拜：中間伏承有真定之命，以甘陵未平，不敢郵中奉書，恐有遺墜。其瞻渴之誠，斯須不去。恭想鎮臨多暇，神志安和。某近改荆南，尋乞留鄧。俞音已下，盡室獲安，實至幸也。春物方盛，伏惟宴喜外，倍保崇重。祝望祝望！

二〇

某再拜真定資政給事：近遞中奉教，伏承鎮安北道，初勞心慮。風化既孚，足爲恬養。河朔數郡被水，今春如何？惟明公早正柄坐，可福斯人也。暑中，乞加自重。

某河朔災沴非常，大煩憂軫也。麥苗

不立，向去如何？此中亦有北來流民，見行救濟，多過隨、郢去。某已陳乞再任，或移淛中一郡。雖於國無濟，但一方州，庶事由己，吏民可安，自且恬泰。吾道進退，無固必也。惟保得明公、彦國與此老無攀緣進取之階，可不愧於天下。又自省寒士，遭逢至此，得選善藩以自處，何以報國厚恩？感切感切！尹師魯家甚不失所，近永叔寄到師魯墓誌，詞意高妙，固可傳於來代。然後書事實處，亦恐不滿人意，請明公更指出，少修之。永叔書意，不許人改也，然他人爲之雖備，却恐其文不傳於後。或有未盡事，請明公於墓表中書之，亦不遺其美。又不可太高，恐爲人攻剥，則反有損師魯之名也。乞審之。人事如此，台候與貴屬並萬福。

真定名藩，生身在彼，自識别以來，却未得一到，諒多勝賞也。此中如常，夏田豐稔。所轄金、均、房相去各五七百里，山川險隔。自冬至春，三州各有小小結構，幸而告敗，豈刑殺不能勝其驕耶？此一弊如何可救，使得久安？憂思。西寇天誅，此又與而不取之時也。横山一帶，正可行前策。衰老不敢言，明公雄望，誠可建白，但慮不從耳。可惜可惜！

二一

某頓首再拜資政稚圭給事：至節，遠蒙回問，研誦未已。新正先辱榮誨，不任愧荷。明公天禀忠義，進退以吾道，所以伏膺也。今鎮静北面，練兵養民，是亦爲政矣。君子之道，如陽春白日，於照臨生育之意，豈擇其小大之限哉？但天下中外，望在明公爾，惟自重以副瞻祝。

二二

某再拜大資給事：近奉鈞問，伏承起居萬福。兼審寵拜，益增喜抃。某自春入夏，久在道途。餘杭酷熱，多在江樓。因病月餘，以故久不奏記，日負媿仄。及領教筆，但感金石之意未相遺也。銘著銘著！某亦叨恩命，何功可稱？矧茲衰晚，未知所報。惶恐惶恐！惟祝正人早歸柄任，以副天下之心、吾道之望。乞自重自重！

二三

某拜：來示諭，在鎮三朞，必朝夕有命，惟安仁樂道，無所陳請，此爲高也。如今便乞閑郡，必不以爲誠。或言避權，亦不見信，但委順靜處爲妙，天下自有公議。未大用間，亦處處有仁義可行，言拙亦不出度內也。貴愛並計萬福。頒惠磁器多品，不勝珍荷，留到致仕時使用，必傳上《九老圖》也。近老者多罷去也，已森森不違也。呵呵。

二四

某頓首再拜大資侍郎：專人來，蒙賜教，極荷恩意之厚。自顧衰晚，何足當大君子之高義？至幸！至媿！恭審起居安勝，此社稷生靈之望，會有施設也。河朔久困，今春少雨，後來聞已霶霈，應有稔意。此中蠶麥大獲，秋稼亦盛，甚釋憂懼，可偃息以從事矣。兼時有餘暇，可以溫習筆硯。曾示《閱古堂記》，將呈與孫之翰，不曾取得。命作詩，敢再乞記一本并諸公詩，俟即賦之。又頒示北嶽碑，真雄文健筆，高古相稱，爲不朽矣。欽服欽服！門仞尚遠，日

增企望，伏冀倍加自重，以膺大拜。真禱真禱！

二五

某再拜大資侍郎：專人復至，蒙賜教并示中山新作，有以見大君子存誠風教，未嘗空言，惟感服欽慕，老而不知其止。又竊諸公所賦《閲古堂詩》并記，仰歎無已。謹觀賦，何以措手？然旨命丁寧，亦勉率成篇，并自寫上呈。所謂將勤補拙，更乞斤斧，免貽衆誚。幸望幸望！諭及師魯序，且得無大過。□□□□□「風雅」字，唐賢多用。梁肅作《李翰集序》云：「陳子昂以風雅革浮侈，張燕公以宏茂廣波瀾。」又李貽孫序《歐陽詹集》：「公宜其掌代文柄，❶以變風雅爲古道。」亦更明白。又「相見無一言處」，改作「無一言及後事」，亦似曉白。的是不言後事，直至某先言二三事，他心安而不憂其後，它方叩頭云：「公言已盡矣。」明日㢸疾而來，却無一言，是相知之深，不暇言也。此外必更有未當處，但先喻及，不同永叔，寧作數千字紜紛，不肯輒改也。呵呵。未曾敢寫出別處。其間言永叔從而振之，又莫見寫否？實是紜紛不肯。北望雄府，惟祝自重，以福四海。

《閲古》之作，蓋出古人也，豈勝仰服？俟息肩，則勉力賦詩。今且和得近賜高什，不避見笑，蓋仰答厚意。慙荷慙荷！

二六

某再拜大資侍郎：在餘杭捧閏首賜教，❷過垂周厚。私念去人必至麾下，以改

❶ 「掌代文柄」，《歐陽行周文集》卷首原序作「司當代文柄」。

❷ 「閏」，原誤作「閲」，據宣統本改。

郡邁行，未遑修謝。及山陽遇回介，併受鈞翰，及示奇章，感歎榮抃，爲生平美事，甚幸甚幸！退省虛陋，曷稱重獎？惟思砥礪名節，以副知己。惶恐惶恐！某上巳日方至青社，繼富公之後，庶事有倫，守之弗墜。但歲饑物貴，河朔流民尚在村落，因須救濟。數日間，入城者六七千人，無非饑窮。其來未已，二麥須稔，方可復蘇。四向亦有寇盜，齊博間稍熾。三兩日來，時有雨澤，但未霑足，亦有望也。憂責非輕，豈衰老可當？受國重恩，不忍辭避。拜遇未卜，日深瞻望。仰祝大拜，爲天下福、吾道之至願。謹奉此上謝。

二七

某頓首再拜大資侍郎：伏惟純德至誠，天下倚望，神靈所護，起居其寧。某居此憧憧之地，固已少暇。復歲時以來，家多憂苦，以故闕於奏記，徒念念於知己。惶悚惶悚！惟天意在公，早正鈞軸，天下之幸，吾道爲光也，不任區區之願。

二八

某頓首再拜觀文侍郎：恭惟台候萬福。中間人回，蒙賜教，備荷恩意。《閱古堂詩》仰副來命，不敢不勉。過辱褒許，且愧且懼。明公拜命，初以賢輔留滯，不敢修賀。先賜榮問，復稽裁謝。爲安撫提轉相繼而來，後又腹疾作，遂成懶慢，亦恃公見愛之深，必未譴咎。皇恐皇恐！今歲早寒，關塞應甚，伏冀倍加自重，以副具瞻之情。謹此。

二九

某皇恐再拜觀文侍郎：某病中捧書，過賜憂軫勤厚之意，何以勝戴？即今尚未痊差，扶病上道赴潁州。益遠風問，但深瞻戀之劇。初暑，伏惟爲國倍加自重，至禱至禱！

三〇

某再拜資政諫議：伏想鎮臨大屏，頤養至和，與神道游，誠將物感，正人之望日重。若某衰晚之期，[1]休息甚稱，田園未立，告老猶稽。此可愧於人也。然念念其退，不作妄動事，爲知己之羞。拜會未期，萬萬自重。

三一

某再拜資政稚圭給事：向蒙遞中垂教，以公移鎮，必迂迴川路，未便修報問。忽有專人遠致鈞翰，伏讀再四，若奉符采，兼示先公太師并司封諸誌，感歎辭義，足以風化搢紳，光大門閥，不任拳拳伏膺之至。披對未期，惟日引領。伏冀倍加自重，以副天下之望。

范文正公尺牘卷中

[1]「若」，原誤作「休」，據宣統本改。

范文正公尺牘卷下

交游

與晏尚書

一

伏自春初至項城，因使人回，草草上謝。由潁淮而下，越茲重江，四月幾望，至於桐廬。回首大亳，忽數千里。日思奏記，敻於無階。恭惟藩宣之居，鈞體惟寧；赫赫之瞻，日以增重。某罪有餘責，尚叨一麾，敢不盡心，以求疾苦？二浙之俗，躁而無剛。豪者如虎，示之以文；弱者如鼠，存之以仁。吞奪之害，稍稍而息。迺延見諸生，以博以約。非某所能，蓋師門之禮訓也。❶

又郡之山川，誰謂幽遐？滿目奇勝。衢歙二水，合于城隅。一濁一清，衢江濁，歙江清。如濟如河。百里而東，遂爲浙江。漁釣相望，鳧鷖交下。有嚴子陵之釣石，方干之隱茅。又群峰四來，翠盈軒窗。東北曰烏龍，崔嵬如岱。西南曰馬目，秀狀如嵩。白雲徘徊，終日不去。巖泉一支，潺湲齋中。春之晝，秋之夕，既清且幽，大得隱者之樂。惟恐逢恩，一日移去。且

❶「師門之禮訓」，《嚴陵集》於此上有「朝家之條教」數字，疑是。

有章、阮二從事，俱富文能琴，夙宵爲會。迭唱交和，忘其形體。鄭聲之娛，斯實未暇。往往林僧野客，惠然投詩。其爲郡之樂，有如此者。於君親之恩，知己之賜，宜何報焉？

今有郡齋歌詩一軸拜獻，庶明前言之不誣爾。干瀆台嚴，伏增戰懼。尚遠門下，伏惟尊崇，爲國自重。

二

某啓：伏惟參政尚書台候起居萬福。某伏自睦改蘇，❶首捧鈞翰。屬董役海上，至還郡中，災困之氓，其室十萬。疾苦紛沓，夙夜營救。智小謀大，厥心惶惶。久而未濟，上答斯晚，死罪死罪！早以桐廬鄙述之作，❷仰黷台光。伏蒙尚書不以隆墀之高，而應諸遠壑；不以隆鐘之大，❸而納兹纖莛。❹謂宣父聖師，嘗稱弟子之善；邴吉真相，或矜小吏之狂。緩其嚴誅，寵以鈞什。霈江海之宏潤，被虹蜺之垂光。夫何猥孱，當此褒賜？某謂葛覃、芣苢，微物也，託于周、召則不朽矣。又蒙以新著《神御殿頌》、《遊渦賦》、《青社州學記》示於謏聞，俾閱大範，孰量童觀之明，得預宗廟之美？但當金口木舌，以駕説至道之萬一爾。如覘大禮，閱廣樂，豈能形容於造次哉？遥瞻台屏。伏惟尊崇，爲國自重。卑情不任榮懼感戴激切之至。

❶「睦」，原作「恩」，據南宋樓鑰《范文正公年譜》引録改。
❷「作」，原爲墨丁，據宣統本補。
❸「隆」，宣統本作「洪」。
❹「莛」，宣統本作「筵」，疑是。

三

某再拜參政尚書：恭惟台候起居萬福。某十七日至京，諸公並未敢請見。蒙賜誨言，敢不佩戴？瞻仰恩館，伏惟爲國自重，卑情祝頌之至。謹奉手狀起居。❶

與邵餗先生

十月日，右司諫、祕閣校理、知蘇州范某，謹奉短書于先生邵公足下：某今春與張侍御過丹陽，約詣先生。見維舟水邊，❷聞先生歸山。所謂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惘然愧薄宦之不高矣。暨抵桐廬郡，郡有嚴陵釣臺，思其人，求其風，毅然知肥遯之可尚矣。能使貪夫廉，懦夫立，則是有大功於名教也。構堂而祠之，又爲之記，聊以辨嚴子之心，決千古之疑。又念非託之以奇人，❸則不足傳之後世。今先生篆高四海，或能枉神筆於片石，則嚴子之風復千百年未泯，其高尚之爲教也，亦大矣哉！謹遣郡校奉此，恭俟雅命。

諫院郭舍人

某再拜舍人：遞中得兄金玉之問，情致雅遠，如見古人。恭惟遷諫司，奉衮職，忘雷霆之恐以報主，蹈湯火之急以救時。端人之言，固有中矣。某謂志於道者，皆欲殺身成君。及其少屏，則信起獨善之□。

❶「謹奉手狀起居」，據傅增湘校《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三引録補。
❷「水邊」，《負暄野録》作「湖濱」。
❸「人」，原爲墨丁，據宣統本補。

又嘉江山滿前，風月有舊，真賞之際，使人愉然，曾不知通塞之如何耶？惟兄自重，勿至相念。

王狀元

某再拜狀元正言學士：郵中得來教，喜可知也。某四月半到郡，重江亂山，目不可際。懷想朋戚，寧莫依依？而水石琴書，日有雅味。時得佳客，相與詠歌。古人謂道可樂者，今夫信然。❶惟閣下居喪食貧，聚數百指，前望高遠，宜無動懷。善愛善愛！

與石曼卿

某再拜：去冬以擕家之計，駐羸東郊。朋來相歡，積飲傷肺。賴此閑處，可以偃息。書問盈机，修答蓋稀。足下亦復懶發，絶無惠問。非求存慰，欲知起居之好爾。近詩一軸，寄于足下與滕正言。達于諸公，必笑我也。

與曹都官

某再拜：伏念天涯之遠，聲應自接。使介一至，手筆爛然。金石其辭，雪霜見志，斯足以使吾道拳拳矣。其後進之狂者，❷無明哲以保身，交游之恩，尚不爲輕，况君父之知，死而當報。暨守桐廬郡，大爲拙者之福。朝廷念其無他，移守姑蘇，以祖

❶「夫」，宣統本作「始」。

❷「其」，疑爲「某」字之誤。

禰之邦，别乞一郡，乃得四明。以計司言蘇有水災，俄命仍舊。鄙陋之才，未飽世務。惟日夜謹事，與衆協力，庶幾萬一可濟耳。願兄歸闕，道出此郡，接舊□，❶又所得將多，至望！惟以道自愛，慰此善頌。

孫元規

待制吾兄：某伏自東南之役，不復奏記于諸公，誠以久勞之人，且欲宴息爾。吾兄由簡在之知，登于清近。薦紳畢賀，吾道相榮。首枉華音，足慰素望。何青雲之上，亦莫我遺，感抃感抃！肺疾未愈，賴此幽棲。江山照人。本無他望，❷以此爲多。未拜覲間，伏覬爲國自愛。

孫明復

某啓：正初奉邀東門之别，翌日，大寒未起，舟人輒移。足下之來，固不可見。至桐廬，聞足下失意，愕乎其且憂矣。足下直方而孤，非求榮之人。嘗言二代未葬，勉身以進也。天與其時，一何吝歟！此交友之情，大鬱鬱然。及得足下河朔二書，且依天章公，猶免屈於不知己者。甚善甚善！某至新定，江山清絶，落魄以歌，自謂得計。及來姑蘇，却修人事，斯亦勞矣。今在海上部役，開決積水，俟寒而罷。足下未嘗遊浙中，或能枉駕，與吴中講貫經籍，教育人材，

❶「接」，宣統本作「按」。
❷「他」，原爲墨丁，據宣統本補。

是亦先生之爲政。買山之圖，其在中矣。以來者衆，未易他謀也。之武、公綽二君子，皆持服在此。冬景向嚴，萬萬自愛。

滕子京

某再拜：遞中捧來記，云出省後兩賜榮問，一未嘗至，請究之。執事入侍清光，退奉慈聖，可謂美矣。某肺疾尚留，酒量大減。水邊林下，略能清吟。聊書一軸上寄，并簡呈諫院門館諸公，善知我之素爾。❶

李泰伯

一

某白秀才李君：在鄱陽勞惠訪，尋以改郡，不敢奉邀。今潤州初建郡學，可能屈節教授？又慮遠來，難爲將家。蘇州掌學胡瑗祕校見《明堂圖》，亦甚奉仰。或能挈家，必有經畫，請先示音爲幸。保愛保愛！不宣。仲淹上李君奇士足下，八月十九日。❷

二

某頓首秀才仁弟：別來傾渴無已。想至仙鄉，拜慶外無恙。此中佳山水，府學中有三十餘人，闕講貫，❸與監郡諸官議，無如請先生之來，必不奉誤，誠於禮中大有請益處。至願至願！不宣。仲淹上秀才仁弟，

❶「爾」下，原有一墨丁，然似無脱闕。
❷「不宣」至「八月十九日」，原無，據《盱江外集》補。
❸「闕」，原無，據《盱江外集》補。

十月十九日。❶

此地比丹陽又似閒暇，❷可以卜居。請一來講説，因以圖之。誠衆望也，誠衆望也！❸兒子在蘇州，足下可能早來？今冬欲行鄉飲，俟先生講求也。仲淹上。❹

三

某白：中間辱教，承已拜恩命，雖德業雅遠，未稱人望，而朝廷獎善，鴻漸于時，惟聰明精至曉之深矣。未相會間，千萬自愛自愛。不宣。仲淹上太學先生，閏十一月二十八日。❺

某已受敕改青州，❻見理舟行次，希善侍加愛。

張文定

一

某再拜端明安道諫議：專使至，特辱緘問，以示恩意，喜慰無量。兼承居易以道，處順而樂，真賢者養浩之宜矣。某此中差煩，亦且勉力。未披覿間，萬萬自重。

❶「不宣」至「十月十九日」，原無，據《盱江外集》補。
❷「此地」上，《盱江外集》另行記有「小簡」二字。
❸「誠衆望也」，原無，據《盱江外集》補。
❹「仲淹上」，原無，據《盱江外集》補。
❺「不宣」至「二十八日」，原無，據《盱江外集》補。
❻「某已受」上，《盱江外集》另行記有「小簡」二字。

二

頒惠醇醞，感刻感刻！公人云到湖州陸行歸府，别無以致，慶州酥五斤，封記全，乞檢至。韋老昨日鄧州同來宛丘，因且在彼勾當，深懼入川，今得晏公辟，在許田知録，甚得所也，極清健可愛。運使錢刑部已起，韓學士應未到。見提憲望致意。或要此中物，希示及。

陳水部

某啓：兒子歸，知山陽禮上有少違和。某亦爲風氣發動，不得馳染。人來，特辱真誨，承體候安好，至慰至慰！彼此當路守任，疲于煩撓，惟勉旃自愛。

謝安定屯田

一

范某謹齋意西嚮，復書于先生安定公執事：某自筮仕之初，聞先生在諸侯幕中，高風遠度，已與人異。能禦彊族，又嘗正大夫見東夷人之禮，國朝稱之。自是籍籍有清議於四方，咸曰：斯人立天子之庭，其風義如何哉！司命不仁，乃病于□。先生胸中之奇，屈盤虹蜺，然猶不忘國家天下，屢有抗奏。天子嘉其意，進以爲郎。先生謂，生平所存，不得著行事，而以言受爵，非吾之心，復卷而懷焉。君子謂之有道。某嘗與先生接，而見貽之書，意愛甚隆，非某之可堪也。某早以孤賤，荷國家不次之遇，夙

夜不違，思所以報。故竭其誠心，自謂無隱爾，非有出入於人也。今被罪而來，尚有民人，是亦爲政，豈敢怠哉？餘則閱書思道，希古人萬一，將無用於今，則庶幾不忝下大夫之後而已。尚阻奇論，惟善奉天倪爲禱。

二❶

屯田長者：某攝行尹事日，捧執事濮陽之書。以因於聽決，未遑修報。既出江表，杳如天外。近改丹徒，又併獲雅問，❷豈君子之心不易改棄而然也？❸某念入朝已來，思報人主，言事太急，貶放非一。然僕觀《大過》之象，患守常經。九二以陽處陰，越位救時，則王室有棟隆之吉。九三以陽處陽，固位安時，則天下有棟橈之凶。非如《艮》止之時，思不出位者也。吾儒之職，去先王之經，則茫乎無從矣。又豈暇學人之巧，失其故步？但惟精惟一，死生以之。閣下以良相之門，瑚璉命器，與國同其休戚，自當觀群賢以經大運，無孜孜一夫以隘其守焉。甚善甚善！未拜會間，千萬保愛。

睢陽戚寺丞

一

某啓知宰寺丞：昨軒車之來，誠喜奉見。以困匱之日，致禮不逮，未能忘情，徒自愧耳。洎于回轅，又失拜餞。自至琴署，

❶「謝安定屯田二」，此篇接續前書，無題。《范文正公年譜》引作「與胡安定屯田書」。
❷「問」，原誤作「間」，據宣統本並《范文正公年譜》引改。
❸「易改」，原誤倒，據《范文正公年譜》乙正。

諒敦清適。有孫復秀才者，一志于學，方之古人。不知歲寒，何以爲褐？非我長者，❶其能濟乎？擬請伊三五日暫詣門館，惟明公與丁侯裁之。造次造次！慚悚慚悚！

小兒藥已服兩日，未應。乞與差人問伊久服得否？以何爲候？又恐此藥宣取多則不勝其羸。

二

某再拜寺丞：久違清素之範，頗增鄙吝之懷。京塵多端，驛音鮮寓。慙悚慙悚！伏想監守之外，動履惟寧。其如麋才，識者奉惜。某在館供職，無所爲効。嵇曰知已東行，所寄物必已分明交付，亦乞示諭。貴眷各計萬福。凝寒，倍加保衛，別期光寵。虞縣中舍不及上狀，望言達。

三

某白：人來領書問，知孝履無恙。端居不易，秋望如何？許相次見訪，更不云云。惟多愛爲祝。

四

某再拜寺丞：久闕致誠，頗多渴義。庠序之會，漸有倫次。見講《春秋》，聽衆四十人，試會亦僅三十人矣。公之志也，敢不恭乎？今張兄員外，素爲交遊，亦張知判之同年。蓋丁憂累重，不堪其憂。前日清河云，隨後便來，故專投刺。長者之性，不能矯取，惟執事禮之。部夫將迴，勞頓不易，乞保重是望。

❶「我」，宣統本作「吾」。

知府大卿

一

某再拜知府大卿仁兄：近辱真誨，伏承下車兗海，起居休泰。吾兄長厚仁政，東魯民淳。比之越上，可偃息矣。未期披會，惟冀自重，以符瞻禱。

二

某累患腹肚，不早上記。至悚至悚！東道稍稔，晚田微旱，穀價向春亦應不下。二浙、淮南俱旱，惟蘇湖有望，而亦有旱處。東山惟寇盜可虞，常索用心，與南中不侔。鄭下今日得書，甚安。元規改徐州，辭之不允。他有餘力，徐可治矣。自家三人，聚於杭越，今俱來京東。人事何定，却時得通問也。李倅希伸意，不及書。

蔡欽聖殿丞

一

某啓：近辱手筆，承動止安固。示諭賢叔學士被楊儀牽累，衆知無他。昨日聞有袁州之命，何至於此？蓋衆被重譴然也。人事難可擬議，惟君子知命委時，則可致遠而無悶。他或歸許下般家，即專差人賫書去。如即遣人來挈家，則望書中再三致意勉之。未離京間，不敢致書，難爲辭也。悉之悉之！多愛。

二

某啓：昨日至許下，行次領真誨，承動止無恙，兼示及省牓，兒子與李教授、謝家弟兄、王七俱過省，親識中得失相半。更三五日，必見春牓也。漸遠風音，黯黯爲戀，惟多愛多愛！不宣。❶仲淹上欽聖殿丞左右，三月十一日。

今日相國筵會，不暇子細，保愛保愛。或有書入京，遞中即易達也。

工部同年

一

某啓：至西洛見蔡郎，得工部同年書。承在闕下，起居康寧，三二年中，不易爲懷，必能知命自遣。雖有交親，無益於事。同年聰明，涉道不淺，且隨緣就一差遣，却學道養性，所得必多。某謫宦中，未嘗動念，此公之所諒。今雖叨竊過量，其風波恐畏，無異當年。賴朝廷寬厚，未至顛覆。樂天守道，亦如鄱陽日。未相見間，萬萬自愛。

二

工部同年：近日況味如何？須是以道自樂。榮利無窮，千古困人。章郇公非不稱意，今奈之何？兒息未辦事，又無中饋，大可傷痛傷痛！已差人去致祭。明參復然，以此不如知足樂道，浮榮豈足道哉！宅眷郎娘各計安。每每瞻渴瞻渴！王源叔並知此中事，更不煩云。加愛加愛！

---

❶「不宣」至「易達也」，原無，據《鐵網珊瑚》補。

南陽著作

某白：辱手筆，並悉雅意。所留兵士，已於四月三日奏訖。未有指揮。前請聖節，因勾當到州，不至必修造了，可來相會也。多愛多愛！

知郡職方

一

某諮上知郡職方：特辱緘誨，備見用心救濟，甚善甚善！一則朝廷重人性命，二則恐奸惡輩誘而聚盜，須賴州長焦勞，使民感惠，則無他慮也。照悉照悉！漸有暑候，保重保重！明贊善請他來，要見青社的有饑民，自四向鄉下萃來，自春亦不得知也。

二

某再拜職方知郡仁兄：遠辱誨音，過形恩意。承已禮上，實慰瞻言。某雖屬謫宦，幸得善地。聽決之外，琴籍在焉，無見念也。盛暑，希保重。邢推官已替，如寄家，彼中乞照燭。

三

切少煩躁，損氣傷神，益爲災矣。然人事多端，其實由命，天假手於人爾。奉憂之心，公必悉之。其如參差，無以爲力。奈何奈何！窮達榮辱，人事分別，至終豈復異哉？惟信道養性，浩然大同，斯爲得矣。貴眷上下各安，齋郎應未出官？多愛多愛！

麞羓二箇，紅薑四罐子，聊表信意。

安撫内翰

某再拜安撫内翰：伏惟清重勞頓，克臻萬福。某昨日誥敕到，降户外、帶職知耀州。方當急難，豈忍安逸？今有謝表本并劄子藁上呈，無他，恐將來未免邊任，不如便且在塞上，所貴葺整不斷絶也。猶恐不濟，奈何罷去，至秋冬危時，又却臨邊，何以處置？此所以憂。官榮即素無心，豈以高下爲意？乞諒之諒之。

翰長學士

一

某再拜翰長學士：伏惟起居萬福。昨張去惑著作來，捧真誨，備荷勤意。欲其委順保全，不宜擇處也。某非不思之，寒儒之家，世守廉素，恐門户一變，有勃入勃出之禍。況邊上乏人，且勉於從事。或稍寧息，或得將帥，即有丘園之請，以全苦節，養生俟死，此其志也。俞旨一下，魂神來復，久而無營，知非他望，明公諒之。近以北事，渴見賢者。今聞彦國之耗，❶不復言之，亦甚減憂。未拜奉聞，惟乞自重。不宣。❷仲淹拜上翰長學士座前，仲秋日。

二

某再拜翰長學士：伏惟起居萬福。近乾州祕丞至此，言十三殿丞過，備知風旨。

❶「耗」，《鐵網珊瑚》引録作「好」。
❷「不宣」至「仲秋日」，原無，據《鐵網珊瑚》補。

某守邊如式，但關輔之民被虐無際。國本如此，孰爲固之？ 環慶籬落，稍有倫序，願得外計，以救瘡痍。 或朝廷疑其欲解邊務，則尚可兼之經略，皆得施行，但去都部署招討之名耳。 爲國活民，以植根本，又不敢陳乞，恐廟堂不悉其志。 復聞北事已萌，不勝憂。 蔡推官甚渴伊分減心力，只爲舉辟二人，已許一員，不敢更煩朝議。 或且就一陜幕，必祝計使請伊，況知已甚多，應不久次。 少年從事，但輸忠力，且勿以資級爲意，即遠大也。

安撫大保

一

某諮上安撫太保：遠勞書問，深荷意愛。 至節，別膺寵異，未言會間，惟希保重。

二

示及，並悉雅意。 甚善甚善！ 凡有事務，只請手字，所貴易得還答，亦便於事也。

三

示及，即日過郡，不更多云。 寒澁，道中多愛。

李節推

某白：近領手筆，知十一月離穰下。 今想在道中，寒雪奉親，至是不易。 更令此番人去，以備乏使。 千萬勉旃。 善愛善愛！

通理虞部

某啓：近辱書示，承動止安康。咫尺未由奉謁，徒深渴想。長安近有書來，甚樂彼也。初寒，自愛爲祝。

仲儀待制

一

某啓：昨日使臣回，已奉手削。賢姪自陝來，速於拜覲，不敢駐留，庶事必可上聞。蔣□得甚處？希早示及。保重保重。

二

某啓：前日遣急足齎書并酒去，必未達。昨日邸報，有人奉攻閤親，不言再有責降，不知何人之爲也。臺刻頗深，豈涉親黨？或須理會，亦當款曲，勿令悖戾。昨來謝章，有「事觸權貴，力排姦邪」之語，此必招怨，濟箇甚事！事所云投鼠傷器，此實詣理而無害也。愚曾落職南行，當時滿朝見怒，惟責己樂道，未始動懷。君子皆有通塞，孔孟不能逃，況吾輩耶？寬中，自愛自愛！某於閣下爲罪人，但長者深察本心，乃敢奉勉。悚悵悚悵！專此，不宣。

三

七郎去欲南中，置少屋業耳。禮：制中更不遷居也。走知之矣。昔年持服，欲歸姑蘇卜葬，見其風俗太薄，因思曾高本北人，子孫幸預縉紳，宜構堂，乃改卜于洛，思遠圖也。吳中松楸，有數房照管。又與奏

官，似兩不失志。仲儀以謂如何？雖立賢無妨，間傑之謂也。❶中人則不能逃其俗，其聞見然矣。

文鑑大師

一

某頓首：僕於僧，萬千中得師之雅，心期他年作金石遊，師豈知我耶？而遠書加勤，願保清懿，以副所懷。

二

某啓：在饒日，一殿侍來，領問，却令代還者奉書，以道接千萬僧，得師之意，不知達否？李道士、聶支使來，又得書并詩。與有文者觀，莫不賞其難得。尚未知師之經術儒行，然詩意幽遠，如山中人，已可見其清矣。某赴越上，不似謫宦味。多幸多幸！未良聚間，保愛保愛！

惠酒并藥劑，多荷。急足行，未有奉答。在維城間出入，數年清吉，得不有江湖之興否？

與朱校理

某啓：領問，知雅意。十六日被旨赴闕，至二十二日，與韓公同上五章，爲邊事未寧，防秋在近。乞且留任，必得俞旨。入則功遠而未濟，後有邊患，咎歸何人？軍民億萬，生死一戰，得爲小事耶？俟其平定，歸朝未晚。如某則多病健忘，無益於

❶「間」，宣統本作「豪」。

事。如得一閑郡，時復研慮，陳述補益之事，猶庶幾萬一。或處急流，顛沛可待，識者當憫之矣。奈何奈何！翰長必已安好，近已有書。

石先生芒角太高，常宜寬之。孫必已回，致意致意！

當時奉贊汝陰之請，❶令一任清滿，足爲基址。曾勸他，余就洪守，石就汶倅，俱不聽，直至惹禍。亦勸力就小郡守，不然，須得一藩，尋亦被桂王中，諸事難爲。今穰下□活，心閑耳静，幸事。

與田元均 正月十八日

某啓：至郟縣見王助教，領元均龍圖所賜教墨并誌文三本，不任感刻。且承得請終制，非大孝之節不奪，孰能堅立持於雷霆之際耶？仰服仰服！端居蕭索，惟道可依。日扣聖門，所得多矣。某此去南陽，亦且讀書。涉道貴深，退即自樂，非升沉之可摇也。拜見未期，萬萬加愛。

與尹師魯 七月十四日

某啓：熱中得回問，知漢東尤甚，然西洛、上京皆苦熱，宣下開井救暍者，此可知矣。三兩日來，因雨微凉，彼亦然矣。折支已差人許州般取，到即走報。不易不易！請見錢者，猶煎熬不足，蓋日給外，月月有横費處，家家如之。郊酒四瓶近寄來，請收檢。鄧醞已竭，候新者送去。合得花蛇散，空心可日一服，甚有功。恐疑之，和方寄

❶「當時」上，原空出二十七字，蓋有脱闕。

上，希多愛多愛。不宣。

新牧舊識，候到即有書去，兼是棋侶也。先託致意。

與尹師魯❶四月二十七日

某頓首：李寺丞行，❷曾奉手削，遞中亦領來教，承動止休勝。某此中無事，兒子病未得全愈，❸亦漸退減。田元均書來，專送上。近得楊州書，甚問師魯，亦已報他貧且安也。暑中，且得未動亦佳。惟君子爲能樂道，正在此日矣。加愛加愛！不宣。仲淹上師魯舍人左右，四月廿七日。❹

范文正公尺牘卷下

❶「與尹師魯」，原題作「與季寺丞」。宣統本於題下注云：「舊本作《與季寺丞》，誤。文正公墨迹尚存，可考，今爲正之。」又，書信内文亦提及「師魯」。據改。

❷「李」，原作「季」，據墨跡並《鐵網珊瑚》卷二引録改。

❸「兒子」上，原有墨丁，宣統本作「但」。審墨跡並文義，似不闕字。

❹「仲淹」至「廿七日」，原無，據墨跡並《鐵網珊瑚》補。

補編

奏議

論職田不可罷天聖八年

真宗初賜職田，實遵古制。蓋大賚於多士，俾無蠹於生民。無厭之徒，或冒典憲，由濫官之咎，非職田之過。若從而廢罷，則吏困於廉；收而均給，則民受其弊。天下幕職、州縣官、三班使臣俸微禄薄，全藉職田濟贍。其無職田處，持廉之人例皆貧窘。曩時士員尚少，凡得一任，必五六年，方有交替。到闕即日差除，復便請給。當時條例未密，士寡廉隅，雖無職田，自可優足。今物貴，與昔不同，替罷之後，守選待闕，動踰二年。官吏衣食不足，廉者復濁，何以治化天下？受弊必如臣言。乞深加詳軫，不以一時之論，廢經遠之制。天下幸甚！

奏減郡邑以平差役天聖八年七月

天下郡縣至密，吏役至繁，奪其農時，遺彼地利。是以邊廩或窘，民財未豐。臣觀漢光武朝，併合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今欲去煩苛之吏，致富壽之俗，當施此令，以寬兆民。如河中府倚郭二縣，惟河東縣主户四千，不致逼迫。河西縣主户一千九百，內八百餘户屬鄉村。本縣尚差公吏三百四十人，內一百九十五人於鄉村

差到。緣鄉村中等户只有一百三十户，更於以下抽差，是使堪役之家無所休息。以臣管見，其河西縣宜併入河東。及大名府縣分極多，甚可省去。或謂縣邑之中有権酤關征之利，臣謂所廢之縣，止可爲鎮，而坊市仍舊。所貴吏役稍減，農時不奪，地利無遺，民財可阜也。

封進草子乞抑奢侈 明道二年七月。公時爲右司諫、江淮體量安撫

臣昨到太平州界體量安撫，本處檢會廣德軍判官錢中孚、當塗縣主簿兼嘉祥縣尉温宗賢等狀稱，往諸鄉檢旱，竊見貧民多食草子，名曰烏昧，并取蝗蟲曝乾，摘去翅足，和野菜合煮食，别無虚妄者。臣竊思之，東南上供糧米，每歲六百萬石。至於府庫物帛，皆出於民。民於饑年艱食如此，國家若不節儉，生靈何以昭蘇？臣今取前件草子封進，伏望宣示六宫、藩戚，庶抑奢侈，以濟艱難。仍乞密下裁造務、後苑、文思院、糧料院，檢祖宗之朝每歲用度之費數目，比於今時，則奢儉自見。伏望聖慈特降進止，則天下幸甚！

奏乞督責管軍臣寮舉智勇之人 康定元年九月。公時知延州

臣竊見邊上將帥，常患少人。今高繼嵩繾亡，人情頗駭。恐鎮戍不能守禦，却須藉朱觀往彼。朱觀既去，則鄜延路又闕勇敢之將。國家奄有四海，未必乏才，豈天地生人厚於古而薄於今？蓋選之未精，用之未至。今諸軍諸班，必有勇智之人，多被管

軍臣寮人員等遞互彈壓，不得進用，坐至衰老。只如朱觀，元是軍班出身，因歷邊任，方得將名。伏望聖慈專督管軍臣寮等，於諸班中搜羅智勇之人，各舉一名。不以將校長行，或試以武藝，或觀其膽略出衆，便可遷轉，於邊上任使。如將來頗立戰功，則明賞舉主。或屢敗軍事，亦當連坐。所貴諸路漸次得人，不致頻有那移，免使戎狄謂大國乏才，愈增驕氣。況西北二方，將帥之闕，實非細事，乞國家常爲預備，早加遷擢。

論夏賊未宜進討 慶曆元年正月。公時爲陝西經略副使知延州。先是，康定元年閏十一月，朝廷詔鄜延、涇原兩路取正月上旬進兵入討西賊，故公上此奏

臣聞昨賊界投來山遇，嘗在西界掌兵，言其精兵纔及八萬，餘皆老弱，不任戰鬬。始賊衆深入，蓋爲官軍以分地自守，既不能獨禦賊鋒，又不能併力掩殺。彼得其便，繼爲邊患，其虜劫生口牛羊，亦不曾追奪，故安然往來，如蹈無人之境。今延州東路合堤防之處，已令朱吉與東路巡檢駐軍延安寨，其西路亦委王信、張建侯、狄青、黃世寧在保安軍每日訓練，及令西路巡檢劉政在德青寨、張宗武在敷政縣，❶密令分布兵馬，候賊奔衝，放令入界，會合掩擊。若數路並入，且併衆力禦敵，或破得一處，即便邀擊別路。其環慶路，已遣通判馬端往報總管司，❷令一如鄜延路設備。如此，則可以乘

❶「敷」，原無，據《長編》卷一三〇補。按，敷政縣，爲延州所轄。

❷「總管司」，《國朝諸臣奏議》卷一三二、《長編》作「部署司」。按，「總管司」當爲後人避英宗諱所改。

勝而破賊也。今須令正月内起兵，則軍馬糧草動踰萬計，入山川險阻之地，塞外雨雪，暴露僵仆，使賊乘之，所傷必衆。況鄜延路已有會合次第，不患賊先至也。賊界春暖，則馬瘦人飢，其勢則易制，及可擾其耕種之務，縱出師無大獲，亦不至有他虞。自劉平陷没之後，脩城壘，運兵甲，積糧草，移士馬，大爲攻守全勝之策，非爲小利而動。如重兵輕舉，萬一有失，將何繼之？則必關朝廷安危之憂，非止邊患之謂也。苟自今賊至不擊，是臣之罪也。兵法曰：「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不戰可也。」臣昨於九月末至鄜延路，便遣葛懷敏、朱觀入界，掩襲族帳。蓋與今來時月不同，非前勇而後怯。今若承順朝旨，不能持重王師，爲後大患，雖加重責，不足以謝天下。苟俟春暖舉兵，尤未爲失策。且元昊稔惡以來，欲自尊大，必被奸人所誤，謂國家太平日久，不知戰鬬之事；又謂邊城無備，❶所向必破，所以恣桀慢之心，侵擾不已。今邊鄙漸飭，度其已失本望。況已下敕招攜族帳首領，臣亦遣人探問其情，欲通朝廷柔遠之意，使其不僭中國之號，而脩時貢之禮，亦可俯從。今鄜延是舊日進貢之路，蕃漢之人頗相接近，願朝廷廣天地包荒之量，存此一路，令諸將勒兵嚴備，賊至則擊，但未行討伐，容臣示以恩意。歲時之間，或可招納。如先行攻掠，恐未能深據要害，❷徒爲鈔刼，損王師之體。縱能殘彼妻孥，焚彼聚落，如白豹之功，官

❶「城」，原作「臣」，據《長編》並《國朝諸臣奏議》改。

❷「深據」至「焚彼」，原作「擒其」二字，蓋脱闕後所補。今據《長編》補改。

軍既退，戎類復居，狼心重報，增其怨毒，邊患愈滋，無時敢暇。若天兵屢動，不立大功，必爲夷狄所輕。臣又近召張亢到延州熟議，亦稱願與戎人相見於界上。臣所以乞存此一路者，一則懼春初盛寒，士氣愈怯；二則恐隔絶情意，偃兵未期。若施臣之鄙計，恐是平定之一端。苟歲月無效，遂舉重兵，取綏、宥二州，擇其要害而舉之，屯兵營田，❶作持久之計。如此，則茶山、横山一帶蕃漢人户，❷去昊賊相遠，懼漢兵威迫，可以招降。或即奔竄，則是去西賊之一臂。拓疆制寇，無輕舉之失也。

乞先脩諸寨未宜進討 慶曆元年二月

臣近准陝西都招討使夏竦牒，連到朝廷指揮，所有行軍所須，令三司與韓琦等商量，疾速擘畫應副者。臣今據鄜延路部管葛懷敏等申所要軍須糧草共四狀，繳連進呈。臣相度前項軍須糧草，萬數不少，必是一兩月辦集未得。如令辦搬運上項隨軍輜重糧草，又須用廂軍二三萬人。必慮諸處廂軍數少，起發不得。或使駱駝、騾子一二萬頭，即山路險隘，與兵馬三二百里，轉難主管。若多差人夫，即恐有雨雪之變，崎嶇暴露，稍有驚危，便多逃散，抛棄糧草，爲賊之資。臣竊見延州廢却承平、南安、長寧、安遠、塞門、栲栳六寨之後，自延州去賊界三程，❸斥堠漸遠，賊馬動息，卒不可知。又退却疆界，賊轉深入。又況延州東路廢却

❶「兵」，原作「田」，據《長編》改。
❷「茶山」，原無，據《長編》補。
❸「三」，《國朝諸臣奏議》卷一三二作「二」。

諸寨歸明弓箭手，盡皆流移，著業未得，又諸寨側近蕃部，亦多驚起，在近裹與漢户雜居，今春未有土田耕種。若不修復舊寨，其蕃部既無活路，恐糾率打劫近邊人户，走入横山賊界，則其患不細。臣又聞得横山蕃部散入岩谷，多設堡塞，控扼險處。入界之時，兵少則難近，❶多則難行。假使主將智勇，能奪其險，彼則遠遁，我無所獲。須過横山後，方到平沙，却無族帳可取。其討伐之計，須是將帥出奇，兵從天落，則有非常之功。似今重累而行，實憂不利。臣雖密奏朝廷，留此一路，未速討伐，以示招來之意，其邊界舊寨，❷不可不謀。乞作聖意指揮，遣近上使命，急至鄜延路，令與臣催促諸將，於二月半後，出兵萬餘人，於廢寨中揀有利處，先次脩復。未須大段軍須，只以隨軍運糧兵夫，因便興工。候著次序，選驍捷將兵以守之。既逼近蕃界，彼或點集人馬，朝夕便知。大至則閉壘以待隙，小至則扼險以制勝。彼或放散人馬，亦朝夕便知。我則運致糧草，以實其備。彼若歸順，我已先復舊疆；彼未歸順，我已壓於賊境。横山一帶，在我目中。强者可襲，弱者思附。此亦禦邊之一事。然脩復諸寨，亦動軍民，煩費不少。比之入界勞敝，則有經久之利，而無倉卒之患，且安存得東路熟户蕃部并歸明弓箭手。乞聖慈裁酌。

❶「近」，《長編》卷一三〇作「追」。
❷「寨」，原作「塞」，據《國朝諸臣奏議》改。

奏論修復廢寨之利[1]慶曆元年

公繼此又言：臣所以不敢更執前議，乞擇廢寨中有利者先次脩復，一則安存得上項熟户、弓箭手各著農畝，無畔離之患；二則遮障漢户，且爲籬落；三則耕作地廣，糧草易爲；四則城寨逼近蕃界之後，賊爲聚散，朝夕便知，易爲設備；五則將來委諸將在彼，就近爲謀，大至則守，小至則擊，有間則攻，使居不得安，耕不得時，然後可以降集，可使逃遁。此固撓賊之一策。庶幾畏懼，早思款伏。前後凡六奏事，城承平等十二寨，蕃漢之民，相踵復集。

再議攻守疏

先是，慶曆元年十一月，公知慶州，上攻守二策。詔答曰：將帥累次挫衄，未甚勇果。若幸於獲勝恐，未爲良籌。假令克獲，又須守備。若且勤訓練，嚴加捍禦，遠設探候，制其奔衝，見利而進，觀釁而動，庶可養鋭持久，即宜深體此意，與隣路互相應援，叶心畢力。有便宜，密具以聞。至二年正月，公再上此奏

臣竊惟國家太平日久，而一旦西戎背德，陵犯邊鄙，公卿大夫争進計策，而未能副陛下憂邊之心。且議攻者，謂守則示弱；議守者，謂攻必速禍。是二議卒不能合也。臣前至延安，初請復諸寨，[2]爲守禦

[1]「奏論修復廢寨之利」，此文原爲前篇之附注，今析出成篇。

[2]「初請」，原作「所謂」，據《長編》卷一三五改。

之備；次則幸其休兵，輒遣一介，示招納之意。朝廷以群言之異，未垂采納。今臣領慶州，日夜思之，乃知攻有利害，守有安危。何則？蓋攻其遠者，則害必至；攻其近者，則利必隨。守以土兵則安，守以東兵則危。

臣謂攻遠而害者，如諸路深入，則將無素謀，士無素勇。或風沙失道，或雨雪彌旬。進則困大河絶漠之限，退則有乘危扼險之憂。臣謂攻近而利者，在延安、慶陽之間，有金湯、白豹之阻，本皆漢寨，陷爲賊境，隔延、慶兵馬之援，爲蕃漢交易之市。姦商往來，物貨叢聚。此誠要害之地。如別路入寇，數百里外，應接不及，則當遠爲牽制，金湯、白豹等寨，可乘虚取之，因險設陣，布車横塹，不與馳突。擇其要地，作爲城壘，則我無不利之虞，至於合水、華池、鳳川、平戎、柔遠、德靖六寨，❶兵甲糧斛，可就屯泊，固非守備之煩也。環州定邊寨、鎮戎軍乾興寨相望八十餘里，二寨之間，有胡蘆泉，今屬賊界，❷爲義渠、朝那二郡之交，其南有明珠、滅臧之族。若進兵據胡蘆泉爲軍壁，北斷賊路，則二族自安，宜無異志。又朝那之西，秦亭之東，有水洛城，亦爲之限。今策應之兵由儀、隴二州，十驛始至。如進脩水洛，斷賊入秦亭之路，其利甚大，非徒通四路之勢，因以張三軍之威也。

臣謂守以土兵則安者，以其習山川道路之利，懷父母妻子之戀，無久戍之苦，無數易之弊。臣謂守以東兵則危者，蓋費厚

❶「鳳川」，原作「鳳州」，且下原有小注：「一作鳳川。」按，《長編》亦作「鳳川」，今據改。

❷「界」，原作「泉」，據《長編》改。

則困於財，戍久則聚其怨，財困則難用，怨聚則難保。民力日窮，士心日離，他變之生，出於不測。臣所謂攻宜取其近，而兵勢不危；守宜圖其久，而民力不匱。招納之策，可行於其間。

今奉詔，宜令嚴加捍禦，觀釁而動，與隣道協心而共圖之。又覩赦文謂，彼無驕動，則我不侵掠。臣恐賊寇一隅，遠在數百里外，應援不及，須爲牽制之策，以沮賊氣。至時諸路重兵，豈能安坐？如無素定之畫，又無行營之備，恐當牽制之時，茫然無措。雖見利而莫敢進，觀釁而莫敢動。寇至愈盛，邊患愈深。叛亡之人，日助賊算，不可不大爲之謀也。願朝廷於守策之外，更備攻術。彼寇其西，我圖其東。彼寇其東，我圖其西。寧有備而不行，豈當行而無備也？所謂備者，必先得密旨，許抽將帥，便宜從事。并先降空名宣頭之類，❶恐可行之日，奏請不及。

臣前曾遣人入界，通往來之問。或更有人至，不可不答。如朝廷先降密旨，令往復議論。歲年之間，當有成事。若謂邊將之耻未雪，而不欲俯就。臣恐諸路更有不支，其耻益大。賊或潛結諸蕃，并勢合謀，則禦之必難。且兵馬精勁，西戎之所長也。金帛豐富，中國之所有也。禮義不可化，干戈不可取，則當任其所有，勝其所長。此霸王之道也。臣前知越州，每歲納稅絹十二萬，和買絹二十萬。一郡之入，凡三十萬，儻以啖戎，是費一郡之入，而息天下之弊也。

❶「頭」，原作「敕」，據《長編》改。

答詔諭以文彥博涇原對徙 慶曆二年。時文彥博經略涇原，帝以涇原傷夷，欲對徙公，遣王懷德諭之。公上此奏，帝采用其言

涇原地重，第恐臣不足當此路，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韓琦合秦鳳、環慶之兵，掎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爲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横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矣。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孫沔亦可辦集。渭州，一武臣足矣。

論元昊請和不可許者三大可防者三 慶曆三年正月。元昊遣僞六宅使、伊州刺史賀從勉來納款，持書至保安軍。知延州龐籍令保安軍簽書判官公事邵良佐視其書，元昊自稱號邦尼定國兀卒曩霄，上書父大宋皇帝。從勉又言，契丹使人至本國，稱南朝遣梁適侍郎來言，南北修好已如舊，而西界未寧。知此界與彼爲婚姻，請喻令早議通和，故本國遣從勉上書。緣本國自有國號，無奉表體式，其稱兀卒，❶蓋如古單于、可汗之類。從勉亦請詣闕。籍具以聞。二月，始許從勉赴闕。公等上此疏，時爲陝西西路安撫使

臣等久分戎寄，未議策勳。上玷朝廷，俯慚鄙懷。心究利害，目擊勝負，三年於

❶「兀卒」，原作「烏珠」，乃四庫館臣遵從《欽定遼金元史國語解》改動，今從通行文獻表記回改。下同，不再一一出校。

兹，備詳本末。今元昊遣人赴闕，將議納和。其來人已稱六宅使、伊州刺史。觀其命官之意，欲與朝廷抗禮。臣恐不改僭號，意朝廷開許，爲鼎峙之國；又慮尚懷陰謀，卑辭厚禮，請稱兀卒，以緩國家之計。臣等敢不爲朝廷思經久之策，防生靈之患哉？

臣等謂繼遷當時用計脱身，竊弄凶器，德明外示納款，内實養謀，至元昊則悖慢侮常，大爲邊患。以累世奸雄之志，而屢戰屢勝，未有挫屈，何故乞和？雖朝廷示納款之意，契丹邀通好之功，以臣等料之，實因累年用兵，蕃界勞擾，交鋒之下，傷折亦多。所獲器械鞍馬，皆歸元昊，其下胥怨，無所厚獲。其横山蕃部，點集最苦，但漢兵未勝，戎人重土，不敢背賊，勉爲驅馳爾。今元昊知衆之疲，聞下之怨，乃求息肩養鋭，以逞兇志，非心服中國而來也。臣等謂元昊如大言過望，爲不改僭號之請，則有不可許者三。如卑辭厚禮，從兀卒之稱，亦有大可防者三。

何謂不可許者三？自古四夷在荒服之外，聖帝明王恤其邊患，柔而格之，不吝賜與，未有假天王之號者也。何則？與之金帛，可節儉而補也。鴻名大號，天下之神器，豈私假於人哉？惟石晉藉契丹援立之功，又中國逼小，纔數十州，偷生一時，無卜世卜年之意，壞中國大法，而終不能厭其心，遂爲吞噬，遽成亡國。一代君臣，爲千古之罪人。自契丹稱帝滅晉之後，參用漢之禮樂，故事勢强盛，常有輕中國之心。我國家富有四海，非石晉逼小偷生之時。元昊世受朝廷爵命，非有契丹開晉之功。此不可許者一也。

又諸處公家文字并軍民語言，皆呼「昊

賊」，人知逆順去就之分，尚或逋亡，莫由禁止。今元昊於天都山營造所居，已逼漢界。如更許以大號，此後公家文字并軍民語言，當有「西帝」、「西朝」之稱，天都山必有建都郊祀之僭。其陝西戎兵邊人負過，必逃其地，蓋有歸矣。至於四方豪士，稍不得志，則攘臂而去，無有逆順去就之分。彼多得漢人，則禮樂事勢，與契丹並立，夾困中國，豈復有太平之望耶？此不可許者二也。

又議者皆謂，元昊，胡人也，無居中國之心，欲自尊於諸蕃爾。臣等謂拓拔珪、石勒、劉聰、苻堅、赫連勃勃之徒，皆胡人也，並居中原。近則李克用父子，沙陁人也，進據太原，後都西洛，皆漢人進謀，誘而致之。昨定川事後，元昊有僞詔諭鎮戎兵民，有定關輔之言，此其驗。蓋漢家之叛人，不樂處夷狄中，心謀侵據漢地，所得城壘，必使漢人守之，如契丹得山後諸州，皆令漢人爲之官守。或朝廷假元昊僭號，是將啟之，斯爲叛人之助甚矣。此不可許者三也。

何爲大可防者三？元昊以累世奸雄之資，一旦僭逆，初遣人至，猶稱臣奉表。及劉平之陷，賊氣乃驕。再遣賀九言至，上書朝廷，便不稱臣。其辭頓慢，而復屢勝，當有大言過望，乃人情之常也。若卑辭厚禮，便肯從兀卒之稱，皆陰謀也。是果以山界之困，暫求息肩，使中國解兵，三四年間，將帥懈慢，士卒驕惰，邊備不嚴，戎政漸弛，却如前暴發，則中國不能支梧。此大可防者一也。

又從德明納款之後，經謀不息，西擊土蕃、回鶻，拓疆數千里，至元昊事勢稍盛，乃稱尊悖禮，背負朝廷，結連北人，情跡盡見，大爲邊患，偶未深入。今復起詐端，以款我

兵，而休息其衆。又欲併力專志，併吞唃廝囉等諸蕃，❶去秦州一帶籬落，爲將來再舉之利。緣元昊初叛之時，親攻延州，是本有侵陷郡國之志，今復强盛，豈便息心？且朝廷四十年恩信所被，一朝反側，豈有發既畔之謀，蓄未挫之鋭，而能久守盟信者乎？此大可防者二也。

又從德明納款，後來使蕃漢之人入京師買販，憧憧道路，百貨所歸，獲中國之利，充乎窟穴。賊因其事力，乃興兵爲亂，今兹五年。用度必困，乃卑辭厚禮，迎合我意，欲復圖中國之利，待其給用既畢，却求釁興兵，以快本意。狼子野心，固難馴伏。今若通和，或再許靈夏蕃漢之人依前出入京師，深爲不便。緣自前往來，叛狀未彰，情無蠹害。今既爲强敵之虜，稔禍未已，必窺伺國家，及夾帶亡命入蕃，或與姦人别有結連，或使刺客竊發，驚擾朝廷。又此類必所在恣縱，甚於昔時，有事何以處置？此大可防者三也。

臣等乞朝廷俟元昊所遣人至，觀其所請。彼如大言過望，堅求僭稱，則乞朝廷答云，上畏天地宗廟，不可私許大號，壞中國之法。彼卑辭厚禮，止是求兀卒之稱，則按唐單于、可汗故事，有許之之理，亦預防其陰謀。嚴飭邊臣，脩葺城寨，訓練軍馬，儲蓄糧草，以備虚詐。俟一二年間，見其表裏。及邊備牢固，方可那減戍兵，於近裏屯泊。緣西戎自古翻覆，朝廷不可休兵，以啟不虞之變。如求割熟户，則乞答云，靈夏甚有漢户，能割歸朝廷否？况横山蕃部，安於内附，一旦驅之，則驚擾生事，必不爲西

❶「唃廝囉」，原作「烏勒斯賚」，今從通行文獻表記回改。

界之用。彼如求至京師，依前來出入買販，則乞答云，昨來戰鬭之後，甚有軍民没陣，其子孫骨肉銜怨至深，必恐道塗之中，多有讎殺，致西界相疑，更却生事。只於邊上建置榷場，交易有無，各得其所。彼如邀我自今而後罷脩城寨，則乞答云，邊界熟户生户多有讎怨，❶常相侵害，須藉城寨駐兵，方能鎮静，使各安居爾。若自餘更有非禮之求，朝廷或難應副，即且拒之，不必從也。但厚遣來人，善詞回答，使遷延往來。即逾四月，賊不能舉矣，至秋則無足畏也。何以言之？臣等觀朝廷信賞必罰，今已明白，帥臣奉詔得以便宜，又舊將漸升，前弊稍除，將責實效，約束將佐，不令輕出，訓練軍馬，率多變法。但今極邊城寨或未堅全，新集之兵未可大戰。若賊今春便來，以臣等計之，尚可憂慮。然大軍持重，奇兵襲擊，宜無定川之負也。如候秋而來，則城寨多固，軍馬已練。或堅壁而守，或據險而戰，無足畏矣。臣等已議，一二年間，訓兵三四萬，使號令齊一，陣伍精熟，又能使熟户蕃兵與正軍參用，則横山一帶族帳可以圖之。降我者使之納質，厚其官賞，各令安居，籍爲熟户。拒我者以精兵加之，不從則戰。❷我軍鼓行山界，不爲朝去暮還之計。元昊聞之，若舉國而來，則我退守邊寨，足以困彼之衆。若遣偏師而來，我則據險以待之。蕃兵無糧，不能久聚。退散之後，我兵復進，使彼復集。每歲三五出，元昊諸厢之兵多在河外，頻來應敵，疲於奔命，則山界蕃部勢窮援弱，且近於我，自求内附，内選酋

❶「户多」，原無，據《長編》卷一三五補。
❷「戰」，《長編》作「戮」。

豪以鎮之，❶足以斷元昊之手足矣。然乞朝廷以平定大計爲意，當軍行之時，不以小勝小衄黜陟將帥，則三五年間，可集大功。仍詔中國臣寮，不得諱言邊事，❷以沮永圖。我太祖、太宗統闢四海，創萬世之基業，今以三五年之勞再定西陲，豈爲晚耶？契丹聞國家深長之謀，必懼而保盟，不復輕動，然後中國有太平之期矣。臣等所以言彼賊非禮之求不必從者，蓋有此議也。或曰，今王師不利者數四，而未思戢兵，何也？臣等謂，不然。國家太平日久，將不知兵，兵不習戰，以致不利，非中國事力不敵四夷，非今之軍士不逮古昔，蓋太平忘戰之弊爾。今邊臣中有心力之人，鑑其覆轍，各思更張，將有勝賊之計。昔漢楚之戰，不以多負罷兵，而終有天下。安禄山之亂所向無前，郭子儀日夜謀慮，王師復振，而終滅大盜。今國家以天下全盛之勢，豈有偶勝偶負，而自謂中國不可振，而夷狄不可禦耶？斯惑之甚矣。或曰，兵不可久，久則民困而財匱。臣等謂，不然。争勝逐利之師，則有巧遲拙速之異。如其外禦四夷，則自古未嘗廢兵。是以山海之利，皆歸邊用，抑爲此也。況即日邊上城壘，經今春脩葺，漸以險固，兵民力役，自當減罷。又每歲春夏之交，❸軍馬甚可抽退，於數百里間就食，芻糧亦足，省入中之費，減饋運之勞，庶乎民不困而財不匱。非如西事之初，人人畏懼，未測虜情，所屯軍馬，不敢少退。臣等更思興利減費之算，以爲之助。

❶「内」，《長編》作「因」。
❷「諱」，《長編》作「輒」。
❸「春夏」，《長編》作「夏秋」。

臣等早蒙聖奬，擢貳清班。西事以來，供國粗使。三年塞下，日勞月憂，豈不願聞納和，少圖休息？非樂職矢石之間，蓋見西賊强梗未衰，挾以變詐，若朝廷處置失宜，它時悖亂，爲中原大禍，豈止今日邊患哉？臣等是以不敢念身世之安，忘國家之憂，須罄芻蕘，少期補助。其元昊來人到闕，伏望聖慈於納和禦侮之間，審其處置，爲聖朝長久之慮。天下幸甚！

論轉運得人許自擇知州 慶曆三年二月。公時參知政事

臣竊見古者内置公卿士大夫，助天子司察天下之政；外置岳牧、方伯、刺史、觀察使、採訪使，統領諸侯、守宰以分理之。内外皆得人，未有不大治者也。今轉運、按察使，古之岳牧、方伯、刺史、觀察、採訪使之職也；知州、知縣，古之諸侯、守宰之任也。内官雖多，然與陛下共理天下者，惟守宰最要耳。比年以來，不知選擇，非才貪濁老懦者，一切以例除之。以一縣觀一州，一州觀一路，一路觀天下，則率皆如此。其間縱有良吏，百無一二。是使天下賦税不得均，獄訟不得平，水旱不得救，盜賊不得除。民既無所告訴，必生愁怨，而不思叛者，未之有也。民既怨叛，姦雄起而收攬之，則天下必將危矣。今民方怨而未甚叛去，宜急救之。救之之術，莫若守宰得人。欲守宰得人，請詔二府通選轉運使。如不足，許權擢知州人。既得人，即委逐路自擇知州，不任事者奏罷之，仍令權擢幕職官。如是行之，必舉皆得人。凡權入者，必俟政績有聞，一二年方真授之。雖以精擇，尚慮有不

稱職者，必有降黜，直俟人稱職而後已。仍令久其官守，勿復數易。其有異政者，宜就與升擢之。若然，官脩政舉，則天下自無事矣，朝廷惟總其大綱而振舉之可也。

奏乞出内帑物帛收贖陷蕃漢户劄子 慶曆三年。公爲參知政事

臣聞淳化中，太宗皇帝以邊户饑荒，多賣人口入蕃，頗憫惻之，特遣使以物貨收贖，各還父母。此人君之盛德也。近年緣邊漢户，被西戎虜不少。今既通人使，乞出聖意，以内帑物帛委邊臣，漸次收贖陷蕃漢户人口，各還其家，使父母子孫再得完聚。則不惟邊上生民恩淪骨髓，必也至德動天，降祐王室，書之史册，光於後代。乞不降出。

序

續家譜序

吾祖唐相履冰之後，舊有家譜。咸通十一年庚寅，一枝渡江，爲處州麗水縣丞，諱隋。中原亂離，不克歸，子孫爲中吴人。皇宋太平興國三年，曾孫堅、坰、墉、埴、昌言六人從錢氏歸朝，仕宦四方，終於他邦。子孫流離，遺失前譜。至仲淹蒙竊國恩，皇祐中來守錢塘，遂過姑蘇，與親族會，追思祖宗。既失前譜未獲，復懼後來昭穆不明，乃於族中索所藏誥書、家集考之。自麗水府君而下，四代祖考，及今子孫，支派盡在。乃創義田，計族人口數而月給之。

又理祖第，使復其居，以永依庇。故作《續家譜》，而次序之。皇祐二年正月人日，❶資政殿學士、金紫光禄大夫、行尚書户部侍郎、知青州軍事兼管内勸農事、充青州淄濰登萊沂密徐州淮陽軍安撫使護軍仲淹述。

尺牘

蘇才翁轉運

示諭寫黄素，爲乾卦字多，眼力不逮，且寫《伯夷頌》上呈。此中寒甚，前面筆凍，欲重寫，又恐因循。書札亦要切磋，未是處，無惜見教。皇祐三年十一月。書《伯夷頌》後。

詩餘

憶王孫　秋思❷

颼颼風冷荻花秋。明月斜侵獨倚樓，十二珠簾不上鈎。黯凝眸，一點漁燈古渡頭。

❶「皇祐二年正月人日」，明人葉盛《水東日記》卷八録作「皇祐三年正月八日」。考仲淹皇祐二年十一月詔命移知青州，此年三月到任，故當作「皇祐三年」是。

❷「憶王孫秋思」，此詞宋人黄昇《花菴詞選》卷七收録，記作者爲北宋末年李重元。

蘇幕遮　懷舊

碧雲天，黃葉地。❶秋色連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陽天接水，芳草無情，更在斜陽外。　黯鄉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夢留人睡。明月樓高休獨倚，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

漁家傲　秋思

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裏，長烟落日孤城閉。　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

御街行　秋日懷舊

紛紛墜葉飄香砌，夜寂静，寒聲碎。真珠簾捲玉樓空，天淡銀河垂地。年年今夜，月華如練，長是人千里。　愁腸已斷無由醉，酒未到，先成淚。殘燈明滅枕頭欹，諳盡孤眠滋味。都來此事，眉間心上，無計相迴避。

---

❶「黃」，《花菴詞選》卷三作「紅」。

佚　文

詩

次韻謝借觀五老圖

聖君錫詔享榮閒，高壽龜朋老脱冠。道似皋陶垂德惠，政如傅説起圭桓。雅宜宴樂凌風烈，最勝安居越歲寒。景行願從優學致，懇誠膺服拜瞻看。

明趙琦美《鐵網珊瑚》卷一三

賀梅龜兒生詩

遥望瑞氣縈彩霓，上天誕降麒麟兒。麟兒瑞物離鳳邊，不事蒼鷹乳虎威。聖俞次第五兒育，此兒良擬馬白眉。眉宇秀整頭角聳，容光一脈通天犀。今朝抱洗蘭盆中，英物試啼蚤占知。世家學業有源委，聖俞才學家得之。我朝文盛殊堪喜，才學楊梅動帝里。此兒而家千里駒，當復見奇於天子。

元張師魯編《宛陵先生年譜》，清道光《宛陵先生集》本

諭鄉人

長白一寒儒，登榮三紀餘。百花春滿

路，二麥雨隨車。鼓吹迎前道，烟霞指舊廬。鄉人莫相羨，教子讀詩書。

宋王闢之《澠水燕談録》卷四

孤兒扶喪

十日相將泛巨川，來時暖熱去凄然。關津若要知名姓，定是孤兒寡婦船。

宋蔡正孫《詩林廣記》後集卷一〇

江南有美人

江南有美人，别後長相憶。何以慰相思，贈汝好顔色。

宋姚寬《西溪叢語》卷下

詠蚊

飽去櫻桃重，飢來柳絮輕。但知離此去，不用問前程。

宋釋惠洪《冷齋夜話》卷五

留題雲門山雍熙院

一路入嵐堆，還驚禹鑿開。林無惡獸住，岩有好泉來。雲陣藏雷去，山根到海回。莫辭登絶頂，南望即天台。

宋孔延之《會稽掇英總集》卷七

風水洞

神仙一去幾千年，自遺秦人不得還。

春盡桃花無處覓，空餘流水到人間。

宋施諤《淳祐臨安志》卷九

留題小隱山書室

小徑小桃深，紅光隱翠陰。是非不到耳，名利本無心。筍迸饒當户，雲歸半在林。何須聽絲竹，山水有清音。

宋潛説友《咸淳臨安志》卷二七

桐廬方正父家藏唐翰林畫白芍藥予來領郡事因獲一見感歎久之題二十八字景祐元年十月七日

治亂興衰甚可嗟，徒憐水調訴榮華。開元盛事今何在，尚有霓裳寄此花。

元鮮于樞《困學齋雜録》

書酒家壁

當罏一曲竹枝歌，腸斷江南奈爾何。遊子未歸春又老，夜來風雨落花多。

《詩淵》第五册第三五九二頁

春日遊湖❶

湖邊多少遊湖者，半在斷橋煙雨間。盡逐春風看歌舞，幾人著眼到青山。

《永樂大典》卷二二六三

❶ 按，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二〇記此詩爲南宋末范晞文所作。

答梅聖俞靈烏賦

危言遷謫向江湖，放意雲山道豈孤。
忠信平生心自許，吉凶何恤賦靈烏。

《永樂大典》卷二三四六

書扇示門人

一派青山景色幽，前人田地後人收。
後人收得休歡喜，還有收人在後頭。

清李元度《小學絃歌》卷七

卓筆峰

笠澤研池小，穹窿架石峨。仰憑天作紙，寫出太平歌。

明葉盛《水東日記》卷六

邠州勸農❶

烹葵剥棗古年豐，莫管時殊俗自同。
太守勸農農勉聽，從今再願誦豳風。

宋潘自牧《記纂淵海》卷二四

麟州

宣恩來到極西州，城下羌山隔一流。
不見耕桑見烽火，願封丞相富人侯。

清《雍正陝西通志》卷九七

❶ 按，清《雍正陝西通志》卷九七題作「眉壽堂勸農」。

清涼山

金明阻西嶺，清涼峙其東。延水正中出，一郡兩城雄。

清《雍正陝西通志》卷九七

題聖果院

千年人已化，三昧語空傳。唐世今尤在，❶高麗鼓半穿。

宋祝穆《方輿勝覽》卷四五

若耶溪

越水乘春泛，船窗掩又開。好山沿岸去，驟雨落花來。林影樵人渡，歌聲浣女回。滄浪無限意，日暮更悠哉。

《古今圖書集成》山川典若耶溪部

詩餘

剔銀燈　與歐陽公席上分題作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孫權、劉備。用盡機關，徒勞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細尋思，爭如共劉伶一醉？

人世都無百歲，少癡騃，老成尫悴。只有中間，些子年少，忍把浮名牽繫。一品與

❶「今」，宋潘自牧《記纂淵海》卷一一作「碑」，當是。

千金，問白髮如何回避？

宋龔明之《中吴紀聞》卷五

定風波　百花洲

羅綺滿城春欲暮，百花洲上尋芳去。浦映花，花映浦，無盡處，恍然深入桃源路。

莫怪山翁聊逸豫，功名得喪歸時數。鶯解新聲蝶解舞，天賦與，爭教我輩無懽緒。

元李治《敬齋古今黈》卷八

鷓鴣天　鍊丹詞

土池厚用扁團深，炭鋪池底上圍屏。卻入凡鉛宜先種，武火加功煅煉精。　通明透，閃光生，扒灰離池遠顧身。　隨運冷砂投入汴，陰陽合類自相親。

其　二

隨提離火明煉精，汁正如蟬初作聲。溶鉛用釜非土池，熱火冷鉛急薰蒸。　昇上浮，降下沈，龍吟虎嘯一般情。　端的無人知此意，陰盡陽生乃有真。

其　三

人人都説水中金，盡向凡鉛池内尋。誰識全憑真火制，水重半斤火半斤。　一晝夜，十二辰，風火連天不暫停。　太上當年分明説，煉鉛如粉又如塵。

其　四

採得水中金萬斤，陰陽池内兩翻騰。明爐煅煉須牢固，方纔陰盡變陽純。　陽

上浮，陰下沉，先天度數要分明。不遇明師休浪説，毫髮差池藥不靈。

其　五

四般藥物不難尋，無過砂汞與鉛銀。五行四象全憑土，土要真兮火要真。砂鉛對，銀求停，煉成大藥號真金。將金制木理非奥，如猫捕鼠兔逢鷹。

其　六

銀鉛與汞共和匀，三家相見結姻親。送歸土鼎來封固，一頂三方火半斤。中間隔，外調停，温温行久莫粗心。八十四時文武足，自然永變雪花銀。

《古今圖書集成》神異典静功部

銘

遠祖師塔銘

嗚呼遠公，釋子之雄。禪林百澤，法海真龍。壽齡有限，慧命無窮。寒巖瘞骨，千載清風。

《浮山志》卷四

賦

大禮與天地同節賦

惟大禮之有節，同二儀而可詳。其大

也，通庶彙之倫理；其節也，著萬化之紀綱。貴賤洞分，列高卑而不爽；弛張冥契，制舒慘而有常。稽彼前經，察兹大禮。其始則生乎太一，其極則至乎無體。能長且久，定上下而不踰；原始要終，與剛柔而並啓。觀乎施爲人紀，張作國維，協五常而有序，齊萬物而無私。陰陽節之於消長，日月節之於盈虧。同異之儀，向清濁而別矣；往來之則，於寒暑而知之。於是各執其中，咸約其泰。父子正之於内，君臣明之於外。從無入有，統乾道而長存；自古及今，配坤元而可大。則知節者禮之本，禮者節之筌。節假禮而其用斯顯，禮能節而其功乃全。所以下蟠乎地，上極於天。是謂治之本也，抑亦出乎自然。誰正北辰之居？衆星拱矣；孰定東溟之位？百穀朝焉。彼以籩豆相參，玉帛交致，誠非禮之節，是皆禮之器。必也變化從宜，廣大悉備。施於祀事而不黷，布於人倫而有次。務於大者，可安上而治民；引而伸之，則規天而矩地。大哉！覆載之中，其禮周通。龍泳而鱗蟲咸附，鳳翔而羽族來同。制作從時，賦群形而有度；周旋在我，運四序而無窮。國家樂導至和，禮崇大節，統今古而咸備，與乾坤而並列。有以見聖人節而天下寧，知大禮之攸設。

《歷代賦彙》卷四四

制器尚象賦

器乃適時之用，象惟見意之筌。當制器而何本，實尚象以爲先。審彼規模，雖因民而利也；取諸法則，必設卦而觀焉。究大《易》之指歸，見上古之仁聖。備其器則

所以足用，存乎象則不失其正。制皆有度，爲後世之準繩；用各從人，遂群生之情性。當其備物之始，立意之端，茹毛血者憫疾傷之易及，居巢穴者嗟燥濕之未安。我乃臼杵授時，小過之文是則；棟宇易俗，大壯之法可觀。其用不窮，觸類而長。鼎鼐稽火風之義，衣裳著乾坤之象。弧矢之作，遇其睽而必施；舟楫之功，取諸渙而有往。由是樸斲之姿日益，陶鎔之質星陳。施於田疇，則兆民所賴；設於禮樂，則百代相因。創自三皇，誠利濟而可久；體諸八物，故制作而有倫。然則器之未興也，民愚而俗弊；器之既興也，人滋而事濟。終成乎百代之利，勿謂乎一時之制。登降有數，取資於大衍之中；追琢其章，觀理於六爻之際。異哉！有生於無，不其然乎？樸未散而器象一致，樸既散而器象萬殊。有方有圓，俄成形於梓匠；無小無大，咸得意於羲圖。於以見制器之方，於以見尚象之義。必審有益之象，豈陳虛設之器？故曰，聖人立成器，以爲天下利。

《歷代賦彙》卷四四

奏疏

諫仁宗率群臣爲皇太后壽 天聖七年十一月

臣聞王者尊稱，儀法配天。故所以齒輅馬，踐廐芻，尚皆有諫，況屈萬乘之重，冕旒行北面之禮乎？此乃開後世弱人主以强母后之漸也。陛下果欲爲大宮履長之賀，於闈掖以家人承顔之禮行之可也。抑

又慈慶之容御軒陛，❶使百官瞻奉，於禮不順。❷

宋釋文瑩《續湘山野録》

乞皇太后還政疏 天聖八年

陛下擁扶聖躬，聽斷大政，日月持久。今上皇帝春秋已盛，睿哲明發。握乾綱而歸坤紐，非黄裳之吉象也。豈若保慶壽於長樂，❸卷收大權，還上真主，以享天下之養？

宋釋文瑩《續湘山野録》

諫市木建太一宫等疏 天聖八年三月

昭應、壽寧，天戒不遠。今復侈土木，破民産，非所以順人心、合天意也。宜罷修寺觀，減定常歲市木之數，蠲除積負，以彰聖治。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〇九

諫以太妃爲皇太后參決軍國事疏 明道二年四月

言太后，母號也，未聞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

---

❶「軒陛」，四庫本於二字之間注一「闕」字，審文義，似無脱字。

❷按，《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〇八所載同題文，與此疏文字不同，具録備考：「天子有事親之道，無爲臣之禮；有南面之位，無北面之儀。若奉親于内，行家人禮可也。今顧與百官同列，虧君體，損主威，不可爲後世法。」

❸「豈若」，《東都事略》卷五九引作「臣願陛下」。

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一二

陳八事疏 明道二年八月

其一曰，祖宗時，江、淮饋運至少，而養六軍又取天下。今東南漕米歲六百萬石，至于府庫財帛，皆出于民，加之饑年，艱食如此。願下裁造務、後苑作坊、文思院、糧料院，❶取祖宗歲用之成數校之，則奢儉可見矣。

其二曰，爵不尚德則仁者遠，賞不以功則勞臣怨。國家太平，垂三十年，暴斂未除，濫賞未革，近年赦宥既頻，賞給複厚，聚于艱難，散于容易，國無遠備，非社稷之福。願陛下無數赦，必欲肆赦推賞，求典禮而後行之，一則不壞于法，二則不傷于財。且祖宗欲複幽薊，故謹内藏，務先豐財，庶于行師之時不擾于下。今横爲隳費，或有急難，將何以濟？

其三曰，天之生物有時，而國家用之無度，天下安得不困？江、淮諸路，歲以饋糧，于租税之外，復又入糴，兩浙一路七十萬石，以東南數路計之，不下三二百萬石，故雖豐年，穀價亦高，官已傷財，民且乏食。至于造舟之費，并以正税折充。又饋運兵夫，給受賞與，每歲又五七百萬緡。故郡國之民，率不暇給，商賈轉徙，度歲無還，裨販之人，淹遲失業，在京榷務，課程日削。國家以饋運數廣，謂之有備，然冗兵冗吏，游惰工作，充塞京都。臣至淮南，道逢羸兵六

❶「下」上，原衍一「陛」字，據《長編》並本書補編《封進草子乞抑奢侈》所云「密下裁造務」删。

人，自言三十人自潭州挽新船至無爲軍，在道逃死，止存六人，去湖南猶四千餘裏，六人比還本州，尚未知全活。乃知饋運之患，不止傷財，其害人如此！今宜銷冗兵，❶削冗吏，禁游惰，省工作，既省京師用度，然後減江、淮饋運，以租稅上供之外，可罷高價入糴，則東南歲省官錢數百萬緡，或上京實府庫，或就在所給還商旅。商旅通行，則榷貨務入數漸廣，國用不乏；東南罷糴，則米價不起；商人既通，則入中之法可以兼行矣。

其四曰，國家重兵悉在京師，而軍食仰于度支，則所養之兵，不可不精也。禁軍代回，五十以上不任披帶者，降爲畿内及陳、許等處近下禁軍。一卒之費，歲不下百千，萬人別百萬緡矣。七十歲乃放停，且人方五十之時，或有鄉園骨肉懷土之情，猶樂舊里，及七十後，鄉園改易，骨肉淪謝，羸老者歸複何托？是未停之前，大蠹國用，既廢之後，復傷物情。咸平中揀鄉兵，人無歸望，號怨之聲，動于四野。祥符中選退冗兵，❷無歸之人，大至失所。此近事之監也。請下殿前、馬步軍司，禁軍選不堪披帶者，與本鄉州軍別立就糧指揮，至彼有田園骨肉者，❸許之歸農，則羸老之人，亦不至失所矣。

其五曰，沿邊市馬，歲幾百萬緡，罷之則絶戎人，行之則困中國。然自古騎兵未必爲利，開元、天寶間，牧馬數十萬匹，祿山

❶「宜」，原作「且」，據《長編》改。
❷「退」，原脱，據《長編》宋本、宋撮要本並《范文正公集》所附《言行拾遺事録》卷一補。
❸「者」，原脱，據《長編》宋本、宋撮要本並《范文正公集》所附《言行拾遺事録》補。

爲亂，王師敗于函谷，曾何救焉？且購兵之費，錢糧、芻粟、衣縑之類，每一指揮，歲費數萬緡。其間老弱者尚艱于乘跨，况戰鬭乎？然西北戎馬，不可不收，既至京師，宜多鬻于民間，假其芻牧，或有邊用，一呼可集。又重税以禁江、淮小馬，勿使至近裏州軍，則西北之馬可行，外慰戎心，内爲武備，且減芻秣以億萬計。

其六曰，江、淮發運司歲漕六百餘綱，省員殿侍，并以歲勞改班行。若國家稍節用度，則可減綱運。酬獎之人，其押汴綱歲改職者，欲止賞以緡錢。諸州軍都知兵馬使歲滿，敕攝長史、司馬，如實廉幹，須令知州、通判同罪保舉，方與班行。武臣薦子弟善弓馬可任邊防、明書算可幹錢穀者，并令引見，試驗其能否，若無取及年幼者，止與奉職、殿侍而已。

其七曰，百司流外，日以增冗。崇文院、秘閣、龍圖閣皆本朝所置，又有昭文館、集賢院，各補書吏；尚書省六官二十四司，加以九寺，又增三司；禮部、太常寺典禮樂，又置禮儀院、太常禮院；刑部、大理寺典刑法，又有審刑院。假如常帶文館職事者，并以直崇文院及本院檢討、校理爲名，其諸館書吏，一歸于崇文院而罷招置，三五年可去其半。舊二百人者，今以一百人爲額，其餘并移補諸司。

其八曰，真州建長蘆寺，役兵之糧已四萬斛；棟宇像塑金碧之資，又三十萬緡。施之于民，可以寬重斂；施之于士，可以增厚禄；施之于兵，可以拓舊疆矣。自今願常以土木之勞爲戒。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一二

乞除放上元等五縣主客户鹽錢 明道二年十二月

當司看詳江寧府上元等五縣主客户遞年鹽錢，即不曾請鹽食用。據本府分析及體問得，始屬江南僞命之時，有通泰鹽貨給散，計口納錢入官。後來淮南通泰歸屬朝廷之後，江南自此無鹽給散，所以百姓至今虚納錢，併更折納綿絹，未曾起請。今江寧府有新舊逃亡七千三百，宣州五千五百，太平州四千四百。緣江南東路諸邑租税甚多，地薄民貧，欲乞朝廷調度指揮江南東路，主户所納税賦内丁口鹽錢，以本處見賣鹽價上納，定升合數目，逐春更與米鹽喫用，隨夏税送納，一色見錢，更不折納，不賜納絹，可減去疾苦，招携逃亡。所有客户名下鹽錢，盖是浮浪之人，起移不定，每到春初，被鄉司里正户長抄劄浮户，配納鹽錢，遂旋走移。其客户鹽錢不多，望朝廷特與除放。

宋周應合《景定建康志》卷四〇

諫廢郭后疏 明道二年十二月

后者，所以長陰教而母萬國，不宜以過失輕廢。且人孰無過？陛下當論后之失，放之别館，擇嬪妃老者侍之，俟其悔而復宫。

宋趙汝愚《國朝諸臣奏議》卷四四

指陳時政疏 景祐三年四月

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終有王莽之亂。臣恐今日朝廷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以大爲小，以易爲難，以未成爲已成，以

急務爲閒務者，不可不早辨也。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一八

答詔陳不宜掩殺塞門寨奏 康定元年正月

延州去塞門寨並無人煙，又行川路之中，一水屈曲五七十處，涉渡恐傷兵士脚手。周迴又無舊日熟户，縱得此寨，其勢孤絶，亦恐難爲駐兵。以此，不如訓練兵士，候春煖可以涉水，或輕兵掩襲，或大軍攻賊，縱被棄去，自家兵士不致有損。

《范文正公年譜補遺》

乞興脩廢寨奏 康定元年二月

延州熟户見今饑餓，若春深無田可耕，別思作過，或虜刼漢户，北入横山，則延州東界大有憂事。乞興脩廢寨。

《范文正公年譜補遺》

舉何白權知解州勾當鹽池事奏 康定元年六月十四日

都官員外郎何白素有材力，今舉權知解州勾當鹽池事。

《宋會要輯稿》食貨二三之三八

乞別選人知延州奏 康定元年八月

體量延州西北被西賊破蕩，兼知延州張存母年八十，寄泊他郡，人子之心，宜不獲安。伏乞別選人知延州。如未選得間，即令臣知延州。所貴依得約束，訓練兵馬。

《范文正公年譜補遺》

任福等破賊白豹城奏 康定元年九月

環慶路副都總管任福等破賊白豹城，燒盧舍、酒税務、倉草場、僞李太尉衙，及破蕩骨咩四十一族帳，兼燒死土土埪中所藏蕃賊不知人數，又擒僞張團練及蕃官四人，麻魁七人，殺首領七人，獲頭級二百五十，馬牛羊槖駝七千一百八十，器械三百三，印記六。官軍死者一人，傷者六十四人。初，❶賊大領兵寇保安鎮戎軍，福等自慶州東路華池、鳳川等鎮，聲言巡邊，召都巡檢任政、寨主胡永錫、鳳川監押劉世卿、淮安鎮都監劉政、監押張立同議入界，以牽制賊勢。九月十八日，軍行至柔遠寨，犒設熟户蕃官，且戒以不得離席。遂與諸將分布地分，以駐泊都監王懷正團白豹城西面，攻李太尉衙，守神林都路；北洛都巡檢范全圍城東面，守金湯路；柔遠寨主譚嘉震、監押張顯圍城北面，守葉市族路；走馬承受石全正圍城南面，駐泊都監武英入城；任福押大陣居城南，又遣别將部領所犒蕃官行馬前。自柔遠至白豹七十里，夜漏未盡，至城下，四面合擊。平明城破，縱蕃部軍人等大掠，焚其巢穴委聚方四十餘里。是日晚還軍。

《宋會要輯稿》兵一四之一七

乞勾還韓周張宗永量加恩澤奏 康定元年九月

臣在延州，差韓周、張宗永賫送文字，直到昊賊處。二人不期爲臣所累，皆竄遠

❶「初」，此下文字，疑非奏疏文。

方。今雖奉聖旨，令臣募人入賊界，以何面目更可使人？伏乞勾還韓周、張宗永，量加恩澤。

《范文正公年譜補遺》

陝西奏薦官員乞催發赴任奏 康定元年十月

陝西軍州自西事以來，應副軍期，科率百出。如官員得人，稍能均濟。或知寬猛，則不致於殘民。其不得人處，政在胥吏。因其急速，得恣貪暴。既屬軍期，民無所訴。臣自膺寄任，奏薦頗多。乞朝廷深加照察，知非請托。其所奏之人，多是僥倖優穩之處，永祝辭免，不來赴任。朝廷遂一夫之私情，忘百姓之深患。滿目疾苦，將何以濟？伏望聖慈特賜愛軫，應陝西所奏官員曾經免者，除別有擢用外，却乞盡底催發前來赴任。

《范文正公年譜補遺》

乞充縣令人限一季内並與移陝西路奏 康定元年十月二十九日

乞朝廷念及邊遠之人，率多無告，特告朝旨，❶應舉充縣令人，限一季内並與移陝西路。如在沿邊州軍，即便乞與除職官知縣。如人數不足，即乞委清望官，於三舉已上進士有行止文學者，具事狀連坐，各薦一兩人，不致闕官，辦集邊事。

《范文正公年譜補遺》

❶「告」，疑爲「降」字之誤。

乞朝廷建鄜州爲軍奏康定元年十二月

時關中諸郡支移百姓苗税，配納糧草，往邊上州軍送納，惟鄜延一路最是辛苦，縻費數倍。蓋是山陵道路，不可通大車，只是小車并驢子般運。或遇晴明，則一月程，僅可往還。或值雨雪，艱難寸進，至有離家四五十日，裹纏乾糧並盡，却更那人歸取盤纏。今延州稈草每束一百七十文，其關中百姓秋税入邊上送納每束稈草，只折三十文。若據在市價，頗甚虧民。臣相度得鄜州鄜城縣，❶後魏時爲鄜城郡，隋爲僖州，南至同州、河中府各是四程，北至鄜州兩程，至延州五程，物價稍賤。奏乞朝廷建鄜州爲軍，令建營房、倉廒、廨舍，所有同、華、河中府以來州軍近下等第苗税，只於此處送納，且減得一半惡路。至春却那減鄜延軍馬於此處屯泊，就得賤價糧草，稍減得百姓勞弊辛苦，亦且近便往復。

《范文正公年譜補遺》

乞暫出延州賞給熟户蕃部首領奏康定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乞暫出延州賞，給熟户、蕃部首領，給與文帖，并散茶綵。内有功勞異於衆者，等第支給襖子、腰帶；係蕃部巡檢者，給與紅纓交椅。仍與別立約束，令遞相鈐轄，準備點集。

《范文正公年譜補遺》

❶「臣」，原作「公」，蓋《年譜補遺》作者所改，今依文例改。

請修復城寨奏 慶曆元年正月

鄜延路入界，比諸路最遠。若先修復城寨，却是遠圖。請以二月半合兵萬人，自永平寨進築承平寨，俟承平寨畢功，又擇利進築，因以牽制元昊東界軍馬，使不得并力西禦環慶、涇原之師，亦與三路俱出無異。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三〇

諫深入討伐西夏奏 慶曆元年正月

去秋遣朱觀等六道掩襲，所費不貲，皆一宿而還。近者密詔複遣王仲寶等，幾至潰敗。或更深入，事實可憂。臣與夏竦、韓琦皆一心速望平定，但戰者危事，或有差失，則平定之閑，轉延歲月，所以再三執議，非不協同。又橫山蕃部散居岩穀，亦多設堡，控扼險處。入界兵少則難追，多則難行。假使主將智勇，能奪其險，彼則遠遁。能須過橫山後，方到平沙，却無族帳可取。別出奇計，兵從天落，則有非常之功，不然，未見其利也。乞斷自聖意，遣近上使命急至鄜延，令臣督諸將于二月半出兵，先修復廢寨，不須大段軍須，只以隨軍運糧兵夫，因便興功，候有倫序，別置戍守。既逼近蕃界，彼或點集人馬，朝夕便知。大至則閉壘以待隙，小至則扼險以制勝。彼或放散人馬，亦朝夕便知，我則運致糧草以實其備。彼若歸順，我已先復舊疆，彼未歸順，我已壓于賊境。橫山一帶，在我目中，强者可襲，弱者思附。此亦拓邊之一事。然修復諸寨，亦動軍民，煩費不少，比之入界勞散，則有經久之利，而無倉卒之患，且安存得東

路熟户蕃部并歸明弓箭手，乞聖慈裁酌。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三〇

乞於諸寨置榷場奏慶曆元年二月四日

乞於諸寨置榷場，用疋帛等博買熟户將到青鹽。只於慶、環二州添起一倍價錢出賣，收得一色見錢，糴買糧草及支諸軍請受，大段減得近理見錢，❶應副邊上。

《范文正公年譜補遺》

焚元昊復書奏慶曆元年三月

臣始聞賊有悔過之意，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賊勢益振，故復書悖慢。臣以爲朝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在朝廷。乃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則辱在臣矣，故不敢以聞也。

宋司馬光《涑水記聞》卷八

論不可乘盛怒進兵奏慶曆元年三月

任福已下，勇于戰鬭，賊退便追，不依韓琦指踪，因致陷没。此皆邊上有名之將，尚不能料賊，今之所選，往往不及，更令深入，禍未可量。大凡勝則乘時鼓勇，敗則望風喪氣，不須體量，理之常也。但邊臣之情，務誇敢勇，洊言畏怯，假使真有敢勇，則任福等數人是也，而無濟于國家。孫子曰：「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今欲以重兵密行，軍須糧草，動數萬人，呼索百端，非一日可舉。如延州入賊界

❶「理」，疑爲「裏」字之誤，宋有「近裏州軍」之時語。

二百余里，營陣之進，須是四程。况賊界常有探候，兼扼險隘，徒言密切可無喧鬧。其行營名目，切恐虚有廢罷。自古敗而複勝者，蓋將帥一時之謀，我既退衄，彼必懈慢，乘機進戰，或可圖之。昨山外賊退之時，本處兵少，兼闕將帥，所以不能舉動。近據慶州申，郝仁禹等領兵入界，亦多輸折，蓋賊扼險要，以寡擊衆而致也。臣愚以爲報國之仇，不可倉卒。昔孟明之敗，三年而後報殽之役。孫子曰：「主不可以怒而興兵，將不可以愠而致戰。合于利而動，不合于利而止。故明主謹之，良將警之，安國之道也。」又曰：「利而誘之，怒而撓之，引而勞之。」今賊用此策，不可不知。若乘盛怒進兵，爲小利所誘，勞敝我師，則其落賊策中，患有不測，或更差失，憂豈不大？自古用兵之術，無出孫子，此皆孫子之深戒，非臣之能言也。以臣所見，延州路乞依前奏，且修南安等處三兩廢寨，安存熟户并弓箭手，以固藩籬，俯彼巢穴。他日賊大至則守，小至則擊，有閑則攻，方可就近以擾之，出奇以討之。然復寨之初，猶慮須有戰鬬，比之入界，其勢稍安。其諸路并乞且務持重，訓練奇兵。先乞相度德靖寨西至慶州界，環州西至鎮戎軍界，擇要害之地堪爲營寨之處，必可久守則進兵據之。其側近蕃族，既難耕作，且懼殺戮，又見漢兵久駐可倚，賊不能害，則去就之閑，宜肯降附，庶可奪其地而取其民也。若只鈔掠而回，不能久守，側近蕃族，必無降附之理。今乞且未進兵，必恐虚有勞敝，守猶慮患，豈可深入？臣非不知，不從衆議則得罪必速，奈何成敗安危之機，國之大事，臣豈敢避罪于其閑哉？臣非不能督主兵官員，須令討擊，不管疏

虞，敗事之後，誅之何濟！惟聖慈念之。鄜延路罷行營文字，臣且令部署許懷德收掌，別聽朝旨。臣一面依此關報夏竦、韓琦，商量申奏。如所議未合，乞朝廷取捨。臣方待罪，不敢久冒此職，妨誤大事。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三一

論牽制夏兵奏 慶曆元年十月

臣奉詔議牽制賊兵，毋令并出河東路。今環州永和寨西北一百二十里有折薑會，慶州東北百五十里有金湯、白豹寨，皆賊界和市處也。鎮戍兵馬可以攻折薑，鄜延可以侵金湯、白豹。環慶路出兵牽制，唯此兩庭。賊如寇河東，更令逐路分兵趨要害，則牽制橫山一帶賊馬不敢出別路。賊若發河外，近裹兵馬趨河東，則環慶相去差遠，恐不足以牽制也。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三四

論入界牽綴夏兵奏 慶曆元年十一月

臣近奉朝旨，令多方擘畫，牽綴西賊，不令往河東作過。臣因塞外時寒，且令將佐于邊上張勢，續爲延州已出兵打金湯寨，計會本路同進。本路將佐，恐賊界并力禦敵。延州軍馬，所以須至入界內。環州都監郝緒，于安塞入界，輸折人馬。由臣不能節制，甘俟典憲。然理有利害，不敢不言。臣竊見西事以來，每遇賊馬并來一路作過，則朝廷指揮諸路入界牽制賊勢，所獲甚微，所損頗大。只如山外事宜，諸處入界牽制，內慶州折却使臣、軍員、兵士一千余人，衣甲器械不少。今來河東事宜，諸處亦擘畫

入界牽制，内環慶又折却使臣、軍員、兵士四百五十餘人，器械未知數目。緣軍陣出入，前後左右，須籍得力將佐。分在諸路，每出軍陣，前後左右强弱不副，遂致誤事。臣自慶州已睹朝廷兩度差除中使督促，令擘畫入界牽制。臣雖稱未利，其如鄰道出兵，遞相計會，諸將上畏朝旨，不敢不進，亦有將佐貪僥儌之功，惟務劫掠，朝去暮還，十度得功，不補一敗，徒費恩賞，邊事何涯！望朝廷深察，更不差中使督促諸路輕易入界。臣已附梁適上奏，如賊馬大入，須至令牽制，必于鄰道抽選得力將帥軍馬，聚攻一處，庶少敗事。仍起寨城，據其要害，如此牽制，或可成功。如賊不至大入，則各務静守，養勇持重，以待寇至。臣之愚見，不出此謀，更自朝廷詳酌。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三四

舉种世知衡環州奏慶曆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環州勾當一郡十三寨，當此危地，須在得人。朝廷以臣不才而輕此一路，臣恐將有麟府之禍。雖加罪於臣，無益邊事臣。今乞將新授左司郎中一官迴授种世衡，轉諸司使、知環州權鈐轄司。或朝廷從臣所請，使邊臣知推讓之風，亦非細事。如終不允從，則乞差臣帶本路一將軍馬，權知環州支備。如朝廷體量臣稍涉虚妄，甘受上書詐佞不實之罪。

《范文正公言行拾遺事録》卷三

機密文字乞止下經略招討司奏 慶曆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朝廷每有機密文字下都部署司，緣本司官員數多，難以衆議，乞止下經略招討司，貴不漏泄。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三五

請令部署司保舉沿邊寨主兵馬監押等奏 慶曆元年十二月

沿邊寨主、兵馬監押等，自今請令部署司保舉，舉非其人，致城寨不守者，雖經恩及代去，毋得原罪。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三四

乞寬貸高延德與近邊任使奏 慶曆元年

漢家將率有數人陷在賊庭，俱是苦戰力屈，爲賊所擒，即非背叛。如朝廷貸高延德，被以寬恩，仍與近邊任使，使陷蕃將率聞之，必願昊賊歸順，望再見其家。或即懷本朝之恩，不助賊計。如朝廷責其不死，來者遠竄，其陷蕃將率更無歸路，必懷怨望。其中或有助賊爲孼，其患不細。昔漢中行説傅公主入匈奴，説不欲行，怨漢，乃教單于，大爲漢患。此人情之可見也，乞朝廷留意。

《范文正公言行拾遺事録》卷二

差弓箭手防邊利害奏 慶曆元年二月

相度所差弓手，並是人户，三丁内破一丁充役。若是撥於極邊州軍屯戍，緣邊上食物踊貴，亦少營舍，官中請受至薄，難裹纏，必於本家骨肉處頻有呼索，動是數百里。本家更破一名往來供送，即是一户三丁之内，二丁防邊，徒使破壞家産。伏乞朝廷更請相度。

《范文正公年譜補遺》

乞照管劉平奏 慶曆元年二月

延州陷破前年，西賊圍閉之時，山城未曾脩築，微有牆壘，未能禦捍。惟劉平星夜前來救濟，得延州不至陷破。此實劉平忠勇之力。今來子弟復在邊任，其跡孤危，未能雪耻。竊聞劉平尚在，恐邊臣有所憎愛，別造飛語，乞朝廷倍賜照管。

《范文正公年譜補遺》

論樞密院指揮諸砦出擊未可施行奏 慶曆元年二月二十五日

自古用兵本無常勢，非可畫一而制也。相度本路諸砦之兵，多者千人，少者五七百人，或三二百人，只令防守城池，尚慮不足。若有蕃賊入寇，其寨主監押等，縱有勇敢，往往見小利便出兵，與之追逐。如西賊以羸兵誘致，離砦稍遠，別出精兵，斷其歸路，砦中無兵，即見危陷。假有一將在外，去州或遠，應援未至，如遇賊衆大至，多選精鋭，并攻一處，謂之奪險，非有驍將血戰，勢不

能支。若外兵先敗，則州城之兵望風挫氣，必難爲用。臣謂應變之機，拘以條貫，非其利也，其所降指揮，不敢行下。

《范文正公言行拾遺事録》卷二

使用負犯人奏 慶曆二年

懷才抱藝之人，一落散地，終身不齒。獸窮則變，人窮則詐，古人之所慎也。況今邊事未寧，尤宜使過。欲乞朝廷催促逐處，依赦文分析聞奏。乞差近上臣寮就中書定奪元犯情理，分作等第。又委長吏，密切體量上件人。或有材質，或有節行，亦具申奏。所貴負犯之人，各期自新，不懷幽憤。唐張説薦負犯之人充將帥之用，其表云，活人於死者，必舍生而報恩。榮人於辱者，必盡節而雪耻。古猶今也，乞朝廷留意。

《范文正公言行拾遺事録》卷二

論熟户不可倚爲正兵奏 慶曆二年三月

熟户戀土田，護老弱、牛羊，遇賊力鬭，可以藩蔽漢户，而不可倚爲正兵。大率蕃情黠詐，畏强淩弱，常有以制之則服從可用，如去正兵必至驕蹇。又今蕃部都虞候至副兵馬使奉錢止七百、三百，悉無衣廪。若長行遽得禁軍奉給，則蕃兵必生邀望。況歲罕見敵，何用長與廪給？且錢入熟户，部族資市牛馬、青鹽，轉入河西，亦非策也。以臣所見，不若遇有警，旋以金帛募令禦賊爲便。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三五

寧州草場失火乞釋免官吏奏 慶曆二年五月

逐處異物蟄藏之處，多致雷火，合依邊敕指揮，只令陪納入官。若更須令根勘官吏不切防慎罪狀，却慮今後沿邊倉場作過，要得負累官員，爲害轉大。願乞朝廷特賜釋免。

《范文正公年譜補遺》

論明珠滅臧二族不可攻奏 慶曆二年十月

二族道險不可攻。前日高繼嵩嘗已喪師，平時猶懷反側，今討之，必與賊爲表裏，南入原州，西擾鎮戎，東侵環州，邊患未艾也。宜因昊賊別路大入之際，即并兵北取細腰、蘆泉爲堡障，以斷賊路，則二族自安，而環州、鎮戎徑道通徹，則可亡憂矣。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三八

議弛茶鹽之禁 慶曆三年

茶鹽、商税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爾，于商賈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省，歲入不可闕，既不取之于山澤及商賈，必取之于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商賈？今爲計莫若先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弛禁非所當先也。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四一

乞令沿邊州軍及城寨主兵武臣在任滿轉資奏 慶曆三年七月

慶曆三年七月，陝西宣撫使韓琦、范仲

淹言：「陝西、河東沿邊州軍及城寨主兵武臣例皆五年磨勘，既與内地勞逸不均，故多不願就邊任，以此將佐而下常患乏人。況戰守之地，責其死節，苟循常規，將何以勸。望令陝西、河東沿邊州軍及城寨主兵武臣在任滿三年者並特轉一資。如經改官而舉留再任者，滿日更與轉一資，並不隔磨勘。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四二

乞賜白雲寺額札子 慶曆四年

蘇州天平山有白雲泉，南有寺，寺中有刺史白居易詠白雲泉詩，明古寺也。臣本家松楸，實在其側，常令此寺照管。准先降條貫，應寺院及五十間已上，至乾元節，並得賜額。上件古寺屋宇，已應得條貫，伏望特賜一名額。取進止。

《范文正公褒賢集》卷二

薦張挺補三班差使奏 慶曆四年八月

知延州日，見進士張挺有武力膽略，乞補三班差使、殿侍，爲隨行指使。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五一

城郭等第簿不宜五年始造奏 慶曆四年八月

體量得河東、陝西自西事以來，甚有人户因差配，破却家産，州縣不能矜恤減放，第候五年造簿，方行定奪，必是破盡家産，多爲失所之人。

《范文正公年譜補遺》

沿邊兵士人員乞各賜特支奏慶曆四年八月

臣今往陝西河東宣撫，其沿邊駐泊諸州軍及就戰兵，并人員兵士，欲乞朝廷等第各賜特支。

《范文正公年譜補遺》

乞招納嘉舒克順等七族奏慶曆四年十月

據麟府路兵馬都監張岊狀，西界唐龍鎮嘉舒、克順等七族去漢界不遠，可因西北交爭之際，量援以兵馬，而預爲招納之。兼體問得七族蕃部舊屬府州，比因邊臣不能存恤，逃入西界，在今府州東北緣黄河西住坐，其地面與火山軍界對岸。昨西賊大掠麟府界，人户悉居于彼，遂分爲十四族，近有内附首領香布言：「契丹領兵在寧仁静寇鎮，待河凍即過唐龍鎮劫之。」若契丹遂取七族，則府州河外又生一契丹。兼七族既有驚疑之心，必逃入火山界，契丹因而襲逐入漢地，則一帶蕃、漢人户，必定遭驅虜。又麟府殘破，難以守禦。今若因此機會，先行招誘，使七族率其所掠麟府屬户，復自來歸，納之不爲無名。已令張岊與府州部署王凱、折繼閔等商議，密行招引。今先次畫到七族地圖以聞。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五二

乞於麟府修起城寨招輯蕃漢人户安居奏

慶曆四年十月

麟、府二州，山川回環五六百里，皆蕃、漢人舊耕耘之地，自爲西賊所掠，今尚有三

千餘户散處黄河東涯。自來所修堡寨，只是通得麟、府道路，其四面别無城寨防守，使邊户至今不敢複業，地土既荒，故糧草涌貴，官中大費錢帛糴買，河東百姓，又苦饋運之役。今重屯不解，久則自難供億，此實西賊困中原之策，謂如靈武，必須弃之。今二州之人皆願修起城寨，若只以河西兵馬糧草般移應用，自可辦事。況折氏强盛之時，府州只屯漢兵二千，今雖殘破，兵馬常及萬餘。如向去招輯蕃、漢人户，從而安居，强人壯馬又可得數千，却減屯漢兵，兹誠守禦之長計也。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五二

乞差替萬勝指揮招到雜色人奏 慶曆四年十二月

訪問得萬勝指揮招到雜色人，多有邊上已滿三年。其間輕狂之人，不奈辛苦，或亂出語，扇摇人衆，於邊上不便，乞早降指揮差替。

《范文正公年譜補遺》

言北界事宜奏 慶曆四年十二月

自古兵家每有挫衄，恐其下離叛，即别舉事，圖其復振，以攝衆心。今契丹西征無功，愧見其下，或謀起事，欲振兵威，此朝廷不可不防。

《范文正公年譜補遺》

陳邊上設備奏 慶曆四年十二月

見各訓練選奇兵，準備戰敵，惟難得經歷將帥。如北戎兵馬未放散間，臣不敢便

離河東，北邊或有緩急，與明鎬商量，指揮將佐，料敵使人，庶幾分朝廷萬一之憂。

《范文正公言行拾遺事録》卷三

舉趙拯等充陝西河東大郡通判奏 慶曆四年十二月

切見太常博士趙拯，秘書丞劉奕、馮浩，殿中丞范寬之、馬仲甫、徐執中、杜樞，太子中允王復，太子中舍王孝和，大理寺丞張謨，並有才稱，宜處要務，俾臨邊事，可濟軍期。伏乞望朝廷速差上件官，充陝西、河東大郡通判。

貼黄　自來兩府臣僚無同罪舉官條例，臣出使，應所舉過官員，恐朝廷未賜施行，如任用後犯正入已贓，臣並行同罪。

《范文正公年譜補遺》

乞以臣所授功臣階勳恩命回贈繼父一官奏 慶曆五年四月

念臣遭家不造，有生而孤。惟母之從，依之以立。繼父故淄州長山縣令朱文翰既加養育，復勤訓導。此而或忘，已將安處？伏遇禮成郊廟，澤被蟲魚，伏望以臣所授功臣階勳恩命回贈繼父一官。

《宋會要輯稿》儀制一〇之一六

乞篤疾癈疾弓手兵士不問年甲揀停歸農奏 慶曆五年四月

似此篤疾癈疾之類，非可詐僞者，爲年未五十已上，有碍上項宣命，諸處不敢替放。官中前來許顧人承替之時，内有事力

之家，即可雇人。其下等第無錢顧人，多是恐脅家門骨肉，令典賣莊田雇人，深屬不便。乞指揮轉運司看驗，如委實是篤疾廢疾之類，並依諸軍類，更不問年甲，便與揀停歸農，不須要家人并顧人充替。又令疾苦之人各歸田園，所以不致失所。

《范文正公年譜補遺》

軍頭失去文帖免勒充長行奏 慶曆五年六月

軍頭失了文帖，降充長行。其中甚有能部轄勾當人，因累次功勞，方得遷補。被手下軍士憎嫌，多方窺算，藏毀文帖，便降充長行，情實可閔。以此苟且和同，不敢鈐轄覺察手下兵士違犯作過，成弊愈深。乞朝廷特降宣命指揮，今後失去補署文帖，有因故事失去，勘驗不虛，即依舊職名重給公據收掌別無因依，稱去失者，如勘會得委不因酒醉，及不是典解錢物，即於舊職名止降一等，別給文帖安排。所貴兵級安心，無致誤犯。

《范文正公言行拾遺事録》卷三

論陝西守備奏 慶曆五年八月

夏國一面稱大段點集軍馬，待與契丹相殺，一面却與漢家争些小疆界。臣謂契丹、元昊，除是天亡時則有戰争，不顧利害；如顧利害，則無戰争之理。或二蕃連謀窺伺中原，則今後契丹先起事端，候朝廷抽減陝西軍馬往河北，然後元昊入寇，則陝西四路皆可憂虞。乞朝廷察此情狀，不可信憑，大爲之備，免致臨時敗事。再録與韓琦所上攻守策録呈，乞賜親覽。

《范文正公年譜補遺》

禁秦州博易奏 慶曆五年八月

體量得秦州自來客旅，收買川貨物帛等入蕃博易券馬，入官中賣，兼販蕃馬回訖。百姓所買馬錢，亦收買匹帛入蕃興販。今來若將秦州界西蕃博買一例止絶，必是一路蕃情怨望，兼大段隔却興販券馬，及阻節客旅興販川貨，則一路糧草少人入中，必是誤事。伏乞朝廷下秦州，依舊降條貫施行。

《范文正公年譜補遺》

乞寬宥石元孫奏 慶曆五年九月

素不與元孫相識，亦不知本人善惡。臣在延州，但聞劉平、石元孫部領軍馬救護延州，同戰拒賊，日夜血戰，兵少食盡，力屈被擒。即不曾退走，亦非不戰而降，但有不死於王事之罪。又累該大赦，却有救存延州之勞。縱不堪任用，亦且免其戮辱，少加存恤，當授一南班近下名目，於近州安置使，陷蕃將校等聞之，未絶向漢之心，不怨朝廷，不助夷狄。此禦戎之一策也。

《范文正公年譜補遺》

乞於麟府置榷場奏 慶曆五年九月

河西麟、府田野空荒，城市窮困，使河東一路供饋糧草錢帛，未有休期。若置一榷務，一則招誘蕃部牛羊鞍馬行貨，供河東一路官税要用；二則麟府路收得客旅税錢，大段出得貨利，就近供軍；三則止絶得私下與外界交易，免犯令。

《范文正公年譜補遺》

寇，便令歸側近大城砦内，一處防守。所貴不致枉陷軍民。

《范文正公言行拾遺事録》卷二

兵士買鹽入衆喫用不可盡法奏

竊見諸軍常令聲樂，盖欲悦其衆心，不至愁苦。今兵士處於窮邊，冒矢石，負星霜，若飲食失所，更禁絶鹽味，何以聊生？未能困賊，先困我師。其買鹽兵士是本部衆人之罪，實不敢盡法，恐傷士心。只決二人杖二十，押送本部。

《范文正公言行拾遺事録》卷三

論新附蕃部不宜遣住海州安泊奏

散移歸投新來，其心未安。若必遣住

乞復孫用張忠官資奏 慶曆五年九月

前涇原都巡檢、禮賓副使孫用借公使錢，瓦亭寨主、左班殿直、楓門祗候張忠過取職田課入，并坐法勒停，其人頗有武勇，乞稍復官資，責其效用。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五七

沿邊逐寨堅守無益奏

沿邊逐寨雖有險固，只有三二百人，何以施爲？又城池中多無井水，若不量事勢，但令堅守，徒陷一城軍民性命，自挫軍威，無益邊事。其在環慶路相度二十三寨，内有美泥、虐泥、大拔城等小砦，但只量兵士，差百十人把截道路，如探得賊馬大段入

海州安泊，不惟遠去鄉土，全失蕃情，又其人不測朝廷意旨，卻自刑害。今來西事未寧，邊上蕃部聞之，絶其向化之意，則皆爲怨敵，邊害愈深。

《范文正公言行拾遺事録》卷三

表

進李覯明堂圖序表 皇祐二年八月

臣伏見建昌軍草澤李覯，十餘年前曾撰《明堂圖》并序一首，大約言周家之制，見於《月令》及《考工記》、《大戴禮》，而三家之説少異，古今惑之。覯能研精其書，會同大義，按而視之，可以制作。臣於去年十一月録進前人所業十卷，其《明堂圖序》爲一卷，必在兩制看詳。今朝廷行此大禮，千載一時，何斯人學古之心，上契聖作。臣今再録其圖并序上進，伏望特賜聖覽，於朝廷討論之際，庶有所補。仍乞詳臣前奏，殊加天獎，以勸儒林。取進止。六月日。

《直講李先生外集》卷一

牒

牒江淮災傷州軍 明道二年十一月

應實因災傷逃移，抛下税産，已曾申報州縣，後來雖是未差官檢覆，今却歸業者，並放免税賦。及有已曾歸業，爲官中令納

税，存濟不得，又逃移者，亦許歸業，依此減放税科。

《范文正公年譜補遺》

牒鄜延路環慶路出軍馬深入賊界攻討 康定元年正月

今後如有報到賊馬深入鄜延路，更請相度，一面部領軍馬入賊界，攻討要害城寨。須管大段殺獲，分張賊勢，不得只在界首，及打虜些少族帳，便爲策應之名。若環慶有賊馬，亦令鄜延路分擘諸頭，出軍馬深入賊界攻討。

《范文正公年譜補遺》

牒陝府指揮拘管逃移人户 康定元年正月

逐縣鄉村拘管上件逃移人户，屋業桑産不得燒毁斫伐。❶其逃走人户，權與倚閣去年秋税。其見在第五等秋税，只於本處送納；其第四等户，亦於隣州送納。招誘歸業，❷免致逃移。毁却桑産，❸將來歸業不得，即大段虧失省税。❹所有諸州軍人户，慮恐亦有似此逃移，并牒逐州，亦請相度安恤。

《范文正公言行拾遺事録》卷三

❶「桑産」，《范文正公年譜補遺》作「生産」。
❷「招誘歸業」，原無，據《范文正公年譜補遺》補。
❸「桑産」，《范文正公年譜補遺》作「業産」。
❹「即大段虧失省税」，原無，據《范文正公年譜補遺》補。

牒青澗城种世衡永平寨郭延珎等康定元年三月

接此春煖耕農之時，速勘會上件驚移熟户、蕃部，如内有未敢歸業依舊耕種，即便相度鄰近有無官司空閑地土，或遠年逃田，權撥與耕種。如無牛具者，官與量借錢收買，常切安存，無令失所。

《范文正公年譜補遺》

再牒种世衡郭延珎等康定元年四月

據的是見闕乏糧草蕃部，相度逐户口數目，每十口已上，官中量支借貸糧粟各一石；十口已下，各借五斗。仍常切照管安存，無令失所。

《范文正公年譜補遺》

牒鄜同華州河中府康定元年十一月

如軍馬經過，相度使臣稍有生疎，不能鈐轄，便請那差都監、監押一員，或差得力使臣，支與驛券，同共管押，逐州交割。不得縱令不著次第，及攪擾縣鎮施行。

《范文正公年譜補遺》

牒寧州通判張去惑慶曆二年閏九月

暫往邠州計會點檢城上防城戰具，家事安排整齊。如聞西賊大入漢界，即起遣鄉村人户入州。其人户多是少得柴草，不願入城，即官中擘畫，揀損稈草支借。

《范文正公年譜補遺》

牒知原州景泰等 慶曆二年十二月

令六頭項下軍馬會合相度，揀選精兵三二千人，夜擊蕃砦。探候山外賊馬迴時，即多出奇兵，夜間或侵曉伏截衝擊，收救人民。仍戒約不得脱剥被虜人户人物。

《范文正公言行拾遺事録》卷二

再牒知原州景泰等 慶曆二年十二月

火急。多差人搜山探候，如探得西賊先有伏兵，即便就高駐劄。別選敢死之士多作頭項，先去掩擊，只以收救人民，不得貪小功小利，再有疎虞，以副朝廷之意。

《范文正公言行拾遺事録》卷二

牒涇原路安撫司各令將邊寨弓箭手逐家老小人口等般入壕裏居住 慶曆五年十二月

各令將老小人口等般入壕裏居住，只量留少壯人在壕外堡子安泊防守，管勾耕種，若遇大段賊馬，難以禦捍，亦須入壕裏回避，免枉遭虜掠。

《范文正公年譜補遺》

牒邠州令支給王昭璋等屋舍價錢

諸州自來修造營房，只是踏逐官地，不許毀人户見宅邸舍物業。其邠州便將人户見住物業毀拆，逐起人户，無處存活。既無官地兑還，即合給還價錢買屋。當司支與錢物，其人户當已破費。雖准轉運司指揮，今將

空閑官地兑還。既無官地，即合回申轉運司，豈得便却例行催納已支價錢，侵害人户？

《范文正公言行拾遺事録》卷三

爲新兵營房事牒諸州

相度新兵未有營房，欲配買木植，則大費官錢，兼搔擾人户，又卒難了當。其自來等第户各有莊園宅舍，及將家入營，僅得一間營房，難爲存濟。新兵内貧窮之家，即給與係官木植。其稍有家力，情願自於本家般到材植，要盖舍屋者聽。如中等已下，苦無事力，除自有舊材料，情願將來盖造外，或買到新瓦木者，估價給與解鹽交引，大省官錢，又逐家自盖屋宇，早得了當。并等第之家，乍住營房，不致迫窄，可以存濟。

《范文正公言行拾遺事録》卷三

榜

榜曉諭諸州軍令逃移人户放罪歸業 慶曆四年九月

應坊郭村鄉人户，今日以前帶却配賣物色，或抱二税逃移者，並令與放罪，各令歸業。其元拋下産業，不得納官。疾速差能幹官吏，比附見在人户物産，定奪合該減放等第。招誘歸業者，不得更依元本等第，其元欠二税，並與放除。

《范文正公言行拾遺事録》卷三

榜曉示陝西州軍禁新刺保捷兵士典賣贍軍田土及已分物業

應新刺保捷兵士，如今後乞將本家贍軍田土、已分物業典賣破貨者，不得施行。其典賣人嚴行斷遣。如將來殘患，不堪征役，及有年高不任披帶，放令歸農者，即給與已分莊田養種。

《范文正公言行拾遺事録》卷三

書　斷

虎翼軍指揮王瓊奪戎士死戰之功書斷康定元年十一月

奪戎士死戰之功，誤朝廷重賞之意。其王瓊，集軍員等處斬。

《范文正公年譜補遺》

約

與諸羌約

仇已和斷，輒私報之及傷人者，罰羊百、馬二，已殺者斬。負債爭訟，聽告官爲理，輒質縛平人者，罰羊五十、馬一。賊馬入界，追集不起，隨本族每户罰羊二，質其首領。賊大入，老幼入保本寨，官爲給食，即不入寨，本家罰羊二，全族不至者，質其首領。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三二

規矩

義莊規矩 皇祐二年十月

一、逐房計口給米，每口一升，並支白米。如支糙米，即臨時加折。支糙米每斗折白八升，逐月實支，每口白米三斗。

一、男女五歲以上入數。

一、女使有兒女在家，及十五年，年五十歲以上，聽給米。

一、冬衣每口一疋，十歲以下，五歲以上，各半疋。

一、每房許給奴婢米一口，即不支衣。

一、有吉凶增減口數，畫時上簿。

一、逐房各置請米曆子一道，每月末於

掌管人處批請，不得預先隔跨月分支請。掌管人亦置簿拘轄，簿頭録諸房口數爲額。掌管人自行破用，或探支與人，許諸房覺察，勒陪填。

一、嫁女支錢三十貫。七十七陌，下並準此。再嫁二十貫。

一、娶婦支錢二十貫，再娶不支。

一、子弟出官人，每還家待闕、守選、丁憂，或任川、廣、福建官，留家鄉里者，並依諸房例給米絹并吉凶錢數。雖近官，實有故留家者，亦依此例支給。

一、逐房喪葬：尊長有喪，先支一十貫，至葬事，又支一十五貫；次長五貫，葬事支十貫；卑幼十九歲以下喪葬，通支七貫；十五歲以下支三貫；十歲以下支二貫；七歲以下及婢僕皆不支。

一、鄉里、外姻親戚，如貧窘中，非次急難，或遇年飢不能度日，諸房同共相度詣實，即於義田米内量行濟助。

一、所管逐年米斛，自皇祐二年十月支給逐月餱糧并冬衣絹。約自皇祐三年以後，每一年豐熟，樁留二年之糧。若遇凶荒，除給餱糧外，一切不支。或二年糧外有餘，却先支喪葬，次及嫁娶。如更有餘，方支冬衣。或所餘不多，即凶吉等事衆議分數，均匀支給，或又不給，即先凶後吉。或凶事同時，即先尊口後卑口。如尊卑又同，即以所亡所葬先後支給。如支上件餱糧吉凶事外，更有餘羨數目，不得糶貨，樁充三年以上糧儲。或慮陳損，即至秋成日方得糶貨，回換新米樁管。

右仰諸房院依此同共遵守。皇祐二年十月日，資政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杭州事范押。

上呂相公書

伏蒙台慈，疊賜鈞翰，而褒許之意，重如金石，不任榮懼，不任榮懼！竊念仲淹草萊經生，服習古訓，所學者，惟修身治民而已。一日登朝，輒不知忌諱。效賈生慟哭太息之説，爲報國安危之計。而朝廷方屬太平，不憙生事。仲淹於搢紳中，獨如妖言。情既齟齬，詞乃睽戾，至有忤天子大臣之威。賴至仁之朝不下獄以死，而天子指之爲狂士。然則忤之之情無他焉，正如陸龜蒙《怪松圖贊》謂，草木之性，其本不怪，乘陽而生。小已遏不伸不直，而大醜彰於形質。天下指之爲怪木，豈天性之然哉？今擢處方面，非朝廷委曲照臨，則敗辱久矣。昔郭汾陽與李臨淮有隙，不交一言。及討禄山之亂，則執手泣别，勉以忠義，終平劇盜，實二公之力。今相公有汾陽之心之言，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夙夜盡瘁，恐不副朝廷委之之意。重負泰山，未知所釋之地。不任惶恐戰慄之極。不宣。仲淹惶恐再拜。

《宋文鑑》卷一一三

與人論吴中水利書

天造澤國，衆流所聚。或淫雨，不能無災。而江海之涯，地勢頗高。溝瀆雖多，不決不節。如無所壅，良可減害。若其濬深，江潮乃來。愆亢之時，萬户畎澮。此所以

旱潦皆爲利矣。

宋朱長文《吴郡圖經續記》卷下

問醫帖

仲淹啓：人回，領誨字，喜慰喜慰！目疾尤不可急，治須漸漸退，急則傷之也。補藥不可熱，熱則損目，亦要和之也，郤須惜直氣以補之。或要出外勾當，亦足以就醫。更請相度，多愛！承所要藥并醋，今送去。醋大熱，損眼，患人喫之，立有效。且學喫淡食不能，即以水和之，庶減毒力。請問醫者。不宣。仲淹上師魯舍人左右，二月三日。

宋岳珂《寶真齋法書贊》卷九

與賢良書

将就大對，誠吾道之風采，宜謙下兢畏，以副士望。

宋劉清之《戒子通録》卷六

與提點

青春何苦多病？豈不以攝生爲意耶？門才起立，宗族未受賜，有文學稱，亦未爲國家用，豈肯循常人之情，輕其身汩其志哉？

宋劉清之《戒子通録》卷六

告子弟書

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疏。然以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疏也。苟祖宗之意無親疏，則飢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何顔以入家廟乎？

宋劉清之《戒子通録》卷六

告諸子書

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禄，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

宋劉清之《戒子通録》卷六

與知府刑部

仲淹再拜知府刑部仁兄：伏惟起居萬福。施鄉曲之惠，占江山之勝，優哉樂乎！此間邊事，夙夜勞苦，仗朝廷威靈，即自寧息，亦漸有倫序。鄉中交親俱荷大庇，幸甚！師道、之奇尤近教育，乞自重自重，不宣。仲淹拜上知府刑部仁兄左右，三月十日。

據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墨跡録文

與運使學士

仲淹再拜運使學士四兄：兩次捧教，

不早修答，牽仍故也。呈親郎中經過，有失款待，乞多謝。吾兄遠行，瞻戀增極。萬萬善愛，以慰貧交。蘇醞五瓶，道中下藥。金山鹽豉五器，別無好物，希不責。不宣。仲淹再拜景山學士四哥座前，八月五日。

據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墨跡録文

與秀才帖

仲淹頓首秀才仁弟：昨日領問，承雅候清休。仲淹奉命移知丹陽郡，即日上道，不果話別，惟珍愛爲祝爲祝！走此諮聞，不宣。仲淹頓首秀才仁弟足下。正月十五日。

《三希堂法帖》

題跋

題褚臨蘭亭序

高平范仲淹嘗守會稽郡，遊蘭亭曲水。今復觀斯文於才翁東齋，足爲佳遇。慶曆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題。

明趙琦美《鐵網珊瑚》卷一

題蘇才翁所藏圖書

才翁東齋所藏圖書，嘗盡覽焉。高平范仲淹題。

清卞永譽《書畫彙考》卷五

記

景祐重建至聖文宣王廟記

吾夫子之道也，用則行，而天下治；舍則藏，而天下亂。得其門者若登其泰山，涉其流者若示諸泗瀆。鑽仰何待，隆污以時。得者得之，失者失之。譬覆載之仁，無待於報；照臨之明，不求其助。蕩蕩乎惟道爲大，如斯而已者也。若夫衮其服，廟其神，豈吾聖之心哉？蓋後之明王尊道貴德而不敢臣，故奉之以王禮，享之以大學，昭斯文宗焉，仍命五等，咸得祀之。成均博士范公宗古之守江陰也，謹明命，挺至誠，黥豺狼之凶，禮芻蕘之善，廢典皆舉，積訴咸辨。清風之下，人則笑歌；陽春之浹，物自鼓舞。居一日，命諸秀前席而言曰：「吾之斯來，職在共理，綱紀之設，胡取廢墜？至若嚴戟署，崇使館，維城之門，維川之梁，百貨之藏，九年之廩，諸寮之局，浮民之宇，刑訊之室，關榷之會，皆增其制度，以取新焉。而富有之家繼請輸緡五百萬爲公財之助，賴斯民之知勸，以濟其功。惟先師之堂，前制未顯，切於郡獄，黷斯甚矣，豈奉嚴之意也？然重於改作，子大夫謂之何哉？」諸生拜而謝曰：「惟公之言，惟士之望，盍請遷焉？」乃命司禁陳公蒙吉奉成其事，於軍前南隅，藉高明，審面勢，擇工之善，揀材之良，登登丁丁，不月而成。堂焉巍奐，廊焉徘徊，大廈斯清，高門有閌。乃聖乃賢，儼乎其位。阼階以進，依然金石之音；彝器以新，燦乎俎豆之事。既嚴既翼，以享以

時。禮樂行乎廟中，風教行乎化下。乃歌乃頌，以樂其成。公又命曰：「二三子服斯文，履斯道，存誠顔閔之際，致化唐虞之上，協吾聖之教也，豈徒廟爲哉？」諸生復拜而謝曰：「請事斯語矣。」命仲淹書之以識其實。景祐三年五月二十日，高平范仲淹記。

《嘉靖江陰縣志》卷七

眉壽堂記

公劉以農事開國，《豳風》葵棗之化，流浹至今。鑿井耕田，野無惰農，歲有高廩。爲此春酒，以介眉壽。斯民熙熙然躋和氣之域，因以名堂。

《雍正陝西通志》卷七三

序

姒氏世譜序

宇宙之奇，畢貢於唐虞之世。如九年之浸，十日之射。山則泰岱華岳，水則黄河黑水，怪則巫之祁，皆離奇幻誕，不可測識。而大禹以一身左右之，故號之曰「神禹」。目爲神，則奇之至矣。乃集玉帛之會於會稽而復歿葬之，得無敷土奠定之餘，山川之奇氣磅礴鬱塞，盡萃於此邦乎！

予來守是郡，求金簡玉册之藏於石鷂、石簣、石帆諸勝，覺無乎不奇，然而探其書，則蔓菁荒煙滅没，終不可得覔。夏後氏之遺胄於疏籬茅屋間，頗能歷歷道其世系始

末，且謹願醇樸猶有不矜不伐祇台遺風，豈至奇者未嘗不至平乎！

吾因之追溯明德，慨慕流連，以爲探其書者，不若得接其子姓之爲猶快也。因爲記以留志之。知越州事范仲淹敬記。

載清光緒二年刊《姒氏世譜》卷首，譜藏浙江紹興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附録

范文正公文集敘

蘇軾

慶曆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爲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殁。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爲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於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彝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于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藁見屬爲敘。又十三年，乃克爲之。

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敘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爲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霸之略皆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皇帝于漢

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臥草廬中，與先主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爲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

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爲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爲將，擢爲執政，考其平生所爲，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爲詩賦二百六十八，爲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悌，蓋如饑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元祐四年四月十一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新知杭州軍州事蘇軾敘。

范文正公奏議序

韓琦

琦嘗謂自古國家之治否，生民之休戚，在人不在天。人或不然之。今於文正范公，然後知其說之勝，或者不足疑，而於教之有補也。公以王佐之才，遇不世出之主，竭忠盡瘁，知無不爲。故由小官擢諫任，危言鯁論，建明規益，身雖可絀，義則難奪。天下正人之路，始公闢之。其後恤災南方，扞寇西垂，貳機政，陪宰席，宏謀大策，出入仁義，朝思夕慮，條疏深切。志欲膏澤中夏，鞭笞四夷，使我宋之基萬世不拔。不幸

經遠而責近，識大而合寡。故其言格而未行，或行而復沮者，幾十四五。逮公之亡也，聞聽所及，莫不咨嗟感慟，惜公所蘊，不克盡施於世。甚則推諸天，謂人謀之不足爲也。

嗚呼！公之所陳用於時者，大則恢永圖，小則革衆弊，爲不少矣。其未用者，今副稾所存，爛然可究。一旦朝廷舉而行之，興起太平，如指掌之易耳。此天乎哉？必在乎人而已矣。次子寺丞君緝公遺文，得《奏議》十七卷，《政府論事》二卷。以琦昔帥西兵，翊內樞，與公並任，而出處之與公同也，俾序以冠其首。夫以公之文武兼備，乃靖王室，朝野所論，謂道之亨塞，時之重輕，率繫公之用不用，則其德業之著於天下也久矣，惡假鄙文而後知哉？但以忝緣僚舊，飫公盛美，義不敢讓，且慰賢嗣之意云。具位韓琦序。

跋

俞翊

鄱陽在江左號古郡，昔之爲守者固多，以賢稱者僅九人。而傑出於九賢之中，又止唐之顏魯公、本朝之范文正公，可謂難得也已。二公名氏在史官，大節在天下。至於文章，散落人間，雖筆端遊戲之餘，而典雅純實，可以經世而出治，垂久而行遠。蓋其所養，得天地之正氣，故文亦如之。然是邦，實二公舊治，獨無墨本，而間見於他處，誠闕典也。翊攝乏此來，首訪而得之。鳩工鏤板，以傳不朽。斯人之眷眷二公，雖不繫於文集之有無，然使學士大夫家有其書，如潮人之於退之，柳人之於子厚，因書以致

其師仰敬慕之意，不猶愈於甘棠之思乎？乾道丁亥五月既望，邵武俞翊謹識番陽郡。

跋

綦焕

齋州學有文正范公文集、奏議，歲久，板多漫滅，殆不可讀。判府太中先生嘗謂，此郡太守名德如日月之照，終古不泯者，在唐則顔魯公，本朝則范文正公。文正之集，士大夫過郡者，莫不欲見。其可不整治乎？於是委屬寮，以舊京本《丹陽集》參校，且捐公帑刊補之。又得詩文三十七篇爲遺集，附于後。其間尚有舛誤，更俟後之君訪善本訂正焉。淳熙丙午十二月日，郡從事北海綦焕謹識。

跋

張栻

右文正范公帖，得之文定胡公家，以刻于桂林郡齋。栻聞君子言有教，動有法，其於文正公見之矣。觀此帖，雖一時書帖之間，亦足以扶世教而垂後法。非盛德者，其能然乎？敢敬誌之，以詔來世。淳熙三年元日，廣漢郡張栻書。

跋

朱熹

右范文正公與其兄弟之書，其言近而易知。今之仕者得其説而謹守之，亦足以檢身而及物矣。然所謂自未嘗營私者，必

若公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而趨舍，然後足以充其名。而其所論親僚友，以絶壅蔽之萌，禁防以杜姦私之漸者，引而伸之，亦非獨效一官者所當知也。　年新安朱熹書。

神道碑

歐陽脩

「褒賢之碑」，宋仁宗皇帝篆額，觀文殿學士、光禄大夫、行禮部尚書、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事、畿内勸農使、上柱國臣王舉正題，宋推誠保德功臣、資政殿學士、金紫光禄大夫、尚書户部侍郎、護軍、汝南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伯户、食實封六伯户、贈兵部尚書、謚文正公范公神道碑銘。并序。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户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于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葬于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

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吴越。太宗皇帝時，吴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爲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爲文章論説，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爲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糧料判官諱夢齡爲太保，祖祕書監諱贊時爲太傅，考諱鏞

爲太師，妣謝氏爲吴國夫人。公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毁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捨。其有所爲，必盡其力，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

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爲祕閣校理。以言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陳州。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爲壽，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彊母號之漸。」其事遂已。又上疏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非太后時事，欲寖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托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其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爲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繇是罷其册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争，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即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爲上開説。又爲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脩，堯舜之治不過此。」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爲公，可以爲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吕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辨，語切，坐落職知饒州。徙潤州，又徙越州。

而趙元昊反河西，乃以公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拜大

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捍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爲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説甚辨。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置帥，以公爲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素潤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屬羌歸業者數萬户。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奪賊地而耕之。又城細腰、胡盧，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爲中國用。自邊利久墮，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爲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爲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爲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争，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既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爲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己，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臥内，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爲鄉兵者十數萬，既而黥以爲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既得熟羌爲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内地，而紓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在。

慶曆三年春，召爲樞密副使，五讓不

許，乃就道。既至數月，以爲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闓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於前。公惶恐避席，始得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爲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即請行，乃以公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幸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

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舁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爲，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恤之甚厚。公爲人外和内剛，樂善泛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搢紳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于墓，譜于家，藏于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

銘曰：范於吴越，世實陪臣。俶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此，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

公必能，天子用公。其難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乘吏怠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鉏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墮完。見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難哉。初匪其難，其在終之。群言營營，卒壞于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殁有贈謚。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翰林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歐陽脩文，翰林學士兼侍講、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王洙書。

墓誌銘

富　弼

皇祐四年夏五月二十日甲子，資政殿學士、户部侍郎范仲淹以疾薨于徐，吏走驛馬以公喪聞，天子感慨，不一御垂拱殿朝，特贈兵部尚書。太常考行，謚文正，録孤賻物，悉用加等。中外士大夫駭然，相吊以泣。至於巖壑處逸，無不痛惜之。其孤護帷櫝還洛，卜以是年十二月一日壬申，葬于河南縣萬安山尹樊里先隴之側。孤馳使來求銘，將納于竁。曰公之先，始居河内，後徙長安。唐垂拱中，履冰相則天，以文章稱，實公之遠祖也。四代祖隋，唐末爲幽州良鄉縣主簿。遭亂奔二淛，家於蘇之吴縣，自爾遂爲吴人。時中原多故，王澤不能逮遠，於是世食錢氏之禄。蘇州糧料判官夢齡，以才德雄江右，即公之曾王父也。判官生贊時，幼聰警，嘗舉神童，任祕書監，集春秋洎歷朝史爲《資談録》六十卷行於時。祕監生墉，博學善屬文，累佐諸王幙府。端拱

初，隨錢俶納國，終武寧軍節度掌書記。公即掌記之第三子也。朝廷以公貴，用太保、太傅、太師追贈三代，又擇徐、許、越、吴四大國，追封王妣陳氏、妣陳氏、謝氏爲太夫人。

公諱仲淹，字希文。不幸二歲而孤。吴國太夫人以北歸之初，亡親戚故舊，貧而無依，再適長山朱氏。公既長，未欲與朱氏子異姓，懼傷吴國之心，姑姓朱。後從事於亳，吴國命，始奏而復焉。公少舉進士，祥符八年中第，調廣德軍司理椽，權集慶軍節度推官。制置使舉監泰州西溪鹽廪，以勞進大理丞。又舉知興化縣、建州關隸，以吴國老疾辭，監楚州糧料院。丁憂去官，服除，晏丞相以文學薦公于朝，試可，署祕閣校理。

時章獻皇太后臨政，己巳歲冬至，上欲率百僚爲壽，詔下草儀注。搢紳失色相視，雖切切口語，而畏憚無一敢論者。上又專欲躬孝德以勵天下，而未遑餘恤。公獨抗疏曰：「人主北面，是首顧居下，矧爲后族强偪之階，不可以爲法。或宫中用，是爲家人禮，權而卒於正，斯亦庶乎其可也。」疏奏，遂罷上壽儀，然后頗不懌，尋出爲河中府通判。轉殿中丞，謀葬吴國，再請通判陳州。遷太常博士。聞京師多不關有司而署官賞者，訪焉出於中旨，迺附驛奏疏甚懇至，願以上官賀婁事爲戒。明年，章獻后棄長樂，擢爲右司諫。屬朝廷用章后遺令，策太妃楊氏爲皇太后與政。制出，都下詾詾。公上疏極諫：「古者立太后，所以尊親也，不容冀幸於其間。武武相躡，一二而數，况復稱制以取惑天下耶？臣恐後世有以窺之者。」上悟，第於后泣號而止。

公殫補闕失，無所阿忌。貴倖仄目，不欲久留諫職。因江淮飢，以才命公體量安撫。雖别領走外，亦懇懇不忘憂國。途中上時弊十事，皆政教之大者。累月還朝，適議廢郭后，上書曰：「后者，君稱，以天子之配至尊，故稱后，后所以長養陰教而母万國也。故繫如此之重，未宜以過失輕廢立。且人孰無過，陛下當面諭后失，放之别館，揀妃嬪之老而仁者朝夕勸導，俟其悔而復其宫，則上有常尊而下無輕議矣。」書奏，不納。明日，又率其屬及群御史，伏閤門論列如前日語。上遣中貴人揮之，令詣中書省。宰相賓，取漢唐廢后事爲解。時吕夷簡爲相，公曰：「陛下天資如堯舜，公宜因而輔成之，奈何欲以前世弊法累盛德耶？」中丞孔道輔名骨鯁，亦扶公議，論甚切直。又明日晨，率道輔將留百辟班揖宰相廷辨。抵漏舍，會降知睦州，臺吏促上道。在郡歲餘，知蘇州。朝廷知清議屬公，就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有入内都知閻文應者，專恣不恪，事多矯旨以付外，執政知而不敢違。公聞知而不食，將入辨，謂：「若不勝，必不與之俱生。」即以家事屬長子。明日，盡條其罪惡聞於上。上始知，遽命竄文應嶺南，尋死于道。公自還闕，論事益急，宰相陰使人諷公：「待制主侍從，非口舌任也。」公曰：「論思者正侍臣之事，予敢不勉？」宰相知不可誘，乃命知開封府，欲撓以劇煩，而不暇他議，亦幸其有失，即罷去。公處之衆月，威斷如神，吏縮手不敢侮其奸，京邑肅然稱治。于時官方無紀，每對未嘗不爲上力陳治亂之道，皆由用人得失，此實宰相之職也。天子日擁万幾，非所宜專，然不可以不察。因取職局官品，以類

選次。至於超遷序進，附見其下，爲圖以獻，庶上易覽。宰相益不悦，嗾其黨短公於上前。公亦連詆宰相。坐是去閣職，貶知饒州。是日，上封贈書，論公以忠義獲譴，極道所不可者，皆當世英豪。宰相指爲朋黨，相繼謫去。治饒未久，徙潤，又徙越。

寶元初，羌人壓境叛，間歲悉衆寇延州，大將戰没，關中警嚴。於是還公舊職，移知永興軍，道授陝西都轉運使。議者謂將漕之任，不預戎事，遂改充經略安撫副使，仍遷龍圖閣直學士、吏部員外郎以寵之。至部，首按鄜延。時延安始困兵火，障戍掃地，城外即寇壤。巋然孤壘，人心危恐，廢食待竄。凡朝廷遣守，皆以事避免，既還延不時往。公遂留不行，騎奏願兼領延州事，以待寇之復來。上嘉而從之。屬亡戰日久，兵無紀律，猝有外警，蕩然不支。公於是大閲州兵，得萬八千，析爲六將，分命裨佐訓飭。不數月，舉爲精鋭，士氣大振，莫不思戰。而寇知我有備，即引去。朝廷推其畫，諸路皆以爲法。成青澗城，復散亡屬羌萬餘帳，開營田數千頃，以收軍實。人視邊塞，其完固如山立不可動。謂宜討賊，不可坐守老吾師。朝廷下其議，將從之。公執猶以爲未。無幾，涇原師出，敗于好水川。天子由是益信公智謀過人遠甚。前此賊以書署僭號遺公請和，公不忍俾朝廷報賊，乃自占答，黜其僭署，爲陳逆順禍福，立遣使者還。未出境，聞好水川敗，始悟賊書譎而非誠，益自信立報爲是。執政以公擅報罪當誅，上知公，其責止命削一官，降知耀州。幾月，拜户部郎中，起知慶州，尋遷左司郎中、本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兼兵馬都部署。有馬砦者，素爲賊衝，然地與

境相衡，久不能城。公至，自領牙兵，出不意駐柔遠砦，别遣蕃將取其地。得之，先命長子入據以率衆，公亦親往勞士。有頃賊三萬騎叩城下，公麾兵血戰，則遽北，戒諸將勿追，已而果有伏兵夜遁。城既立，詔名大順。徐又城細腰，復胡盧等寨，招明珠、滅臧二强族各萬餘人及並環千餘帳内附。自此環慶屬羌，悉爲吾用。先是，卒驕難使，主將咸務姑息。公築延、慶諸城堡，募民不足，乃雜使禁旅。蓋素服公威惠勞苦，雖且死不怨。久之，涇原師再喪定川，關輔復震，而虞變生。公知，親率垓下兵，連夜赴援，且將邀賊歸路擊之，會已出塞，遂班師，因移其兵，耀于關輔，人心由是大定。初，定川事聞，上頗駭，謂侍臣曰：「得范仲淹出援，吾無憂矣。」數日，公奏至，上大喜，懷其章示執政曰：「吾知范仲淹可用。」加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時朝廷以戍卒屢衂，議黥，鄉人懼甚，竄匿不願黥，公改命，但刺其手，非校戰，請農于家。後罷兵，獨環慶路鄉軍得復爲民，民德公，至于今不忘。朝廷尋盡以西路委公，置府於涇州，授陝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方謀取横山故地，漸復靈夏，然後可以誅賊。賊知亡無日，懼不克當，因遣使講和。

明年春，召公爲樞密副使，凡五讓不從，乃拜之。輿議謂公有經綸之才，不宜局於兵府。是秋，改參知政事。上倚公右於諸臣，公亦務盡所藴以圖報。然天下久安，則政必有弊者，三王所不能免。公將劘以歲月，而人不知爲悠久之道也。上方鋭於求治間，數命公條當世急務，求公始末，奉詔，每辞以事大，不可忽致，於是露熏降手詔，再遣内臣就政事堂督取，開龍圖閣，給

紙札，令立疏者各一，日面詰者不可數。退曰：「吾君求治如此之切，其暇歲月待耶？」即以十策上之。蓋取士、課吏、減任子、更衛兵、擇守宰、謹敕令、厚農桑之類者。又先時别上法度之説甚多，皆所以抑邪佞、振紀綱、扶道經世，一一可行。上覽奏褒納，益信公忠耿，不爲身謀恤也，遽下二府促行。論者漸齟齬不合，作謗害事，公知之如不聞，持之益堅。

明年秋，邊奏疑若有警者，公慮帥臣侍和而懈，因懇請按邊，即命河東陝西宣撫使。麟州向者亦被寇掠，邈然在賊腹中。本道帥病無供給，奏欲棄之。公曰：「麟棄，疆埸日蹙，不可。」請復廢障，使民耕于鄙。於是得不棄。又代郡西四州軍附邊，有廢地尤廣，著令禁不得耕。郡縣以敵嫌，不敢正視。前歐陽脩來使，盡籍其利害，請弛禁，許人耕以輸，可代轉輓之勞，以帥議不協罷。公至，於其利大且亡所嫌者，屢奏如脩議便。後止耕岢嵐一境，而塞粟已充矣。公既度陝以西羌好難保而邊計尚缺，疏手奏願解政事，復領四路，以總護諸將，即除授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以疾請鄧州，遷給事中。三年，又請淛郡，因得厝先人之墓，移杭州，加禮部侍郎。祀明堂，復遷户部。又移青州兼東路安撫使，幾歲病疾，又請潁。肩輿至彭門，遂不起，年六十四。

公爲學，好明經術。每道聖賢事業，輒跂聳勉慕，皆欲行之於己。自始仕，慨然有康濟之志。凡所設施，必本於仁義，而將之以剛决，未嘗爲人屈撓。歷補外職，以嚴明馭吏，使不得欺，於是民皆受其賜。立朝益務遜雅，事有不安者，極意論辯，不畏權倖，

不蹙憂患，故屢亦見用，然每用必黜之。黜則忻然而去，人未始見其有悔色。或唁之，公曰：「我道則然，苟尚未遂棄，假百用百黜，亦不悔。」噫！如公，乃韓愈所謂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又邊備久廢，忽而王師新敗，以儒者奉武事。在陝西，尤爲宣力，剥喪破漏，而莽乎無所取濟，公周施安集，坐可守禦，畜鋭觀釁，適圖進討。會羌人復修貢，朝廷始議息兵，乃從其請，於是不能成殄滅之功。然其閲武練將可以震敵，城要害，屬雜羌可以扼寇，此後世能者未易其過也。至於懇田阜財，立法著信，愛民全國體，赫赫在人耳目，皆可爲破賊之地者，又可道哉！其歷二府纔歲餘而罷，若夫天下至重，久安之弊至深，而欲以一二歲臨之而望治，雖愚者知其不可得，況所奏議，阻而不行者十八九，行者又即改廢不用，兹所以重主憂而生民未得安也。宣撫之初，讒者乘間鋒起，蓋以奇中造端，飛語無所不及，甚者必欲擠之以死而後已。賴上寬度明照，知公無他，始終保全，獲殁牖下。嗚呼！道之難行也而至是乎？憸人苟欲伸己志而不志乎邦家，此先民所以甘藜藿而蹈江海也。

公天性喜施與，人有急必濟之，不計家用有無。既顯，門中如賤貧時，家人不識富貴之樂。每撫邊賜金銀甚，而悉以遺將佐。在杭，盡以餘俸買田於蘇州，號義莊，以聚疎屬，而斂無新衣，友人醵資以奉葬。諸孤無所處，官爲假屋韓城以居之。遺表不干私澤，此益見其始卒志於道，不爲禄仕出也。作文章，猶以傳道名世，不爲空文。有《文集》二十卷，《奏議》十七卷，《兩府論事》三卷。

娶李氏，故參知政事昌齡之姪，封金華縣君，卒於鄱陽，今舉而附焉。四子：純佑，守將作監主簿，少有氣節，以疾廢于家；純仁，進士第，光禄寺丞；純禮，太常寺太祝。皆温厚而文，識者曰：范氏有子矣。三女：長適殿中丞蔡交，次適封丘主簿賈蕃。諸孫三：長正臣，守將作監主簿。一男純粹、一女、二孫，幼。

銘曰：公之世系，源于陶唐。晉會食范，厥姓始彰。睢痤蠡增，滂甯雲質，兹惟聞人，間代而出。或霸或季，所有何述。粵自得姓，千五百年。獨公挺生，爲天下賢。涉聖之餘，揭厲泗沿。道尊德雄，事公日繁。人獲一善，已謂其難。公實百之，如無有然。遭時得君，位亦顯焉。罹此讒慝，志莫究宣。元元卒艱，噫嘻乎天。

文正公傳

張唐英

范仲淹，字希文，蘇州人，武寧軍掌書記、贈太師墉之子。幼孤，母適朱氏。

祥符八年登進士第，曰朱説者是也。累遷大理寺丞，上相府書，極陳天下之利害，當時皆以王佐許之。宰相晏殊薦其文，召試秘閣校理。上欲以冬至率百僚上太后壽，抗疏言不可，遂罷出通判河中府，遷陳州。屢上疏言内降之弊，引韋后爲戒。章獻厭世，擢爲右司諫，言楊妃不當稱太后，郭后不當廢，降知睦州，遷蘇州。召爲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論事益切。執政忌之，命知開封府，欲處以煩劇而不暇他議。仲淹明敏通照，決事如神，京師謡曰：朝廷

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每上殿奏事，多陳治亂，以開悟人主，歷詆人臣不法。言者以仲淹離間君臣，落職知饒州事。司諫高若訥言貶黜太輕，歐陽脩上書責之，亦得罪。余靖、尹洙皆坐朋黨被絀，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詳其事。不肖指若訥也。

寶元初，元昊叛，上知其才兼文武，復職知永興軍，道授陝西都轉運，遷龍圖閣直學士。時延安新被圍，朝廷擇帥，皆畏不行。仲淹奏請兼領延安軍，以待寇至。上嘉而從之。閱兵得萬八千，遷六將，俾領之，日夕訓練，號爲精兵焉。賊聞之，第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兵甲，不比大范老子可欺。戎人呼知州爲老子，大范謂范雍也。城青澗，開營田，招屬羌，及請戒諸路養兵畜鋭，不宜輕動。賊許以書請和，仲淹以元昊國之叛賊，不可俾朝廷報賊，乃自作書，與陳逆順。賊尋陷好水，仲淹益信報賊書爲是，而執政以其擅報當誅。上以爲閫外之事，專之不足罪，止移知耀州。尋起知慶州，兼經略招討。未幾，賊兵三萬叩城，仲淹鏖兵血戰，賊兵奔北。遂戒諸將無追奔，既而果有伏兵。又奪賊馬砦爲大順城，及築細腰，復葫蘆等砦，招明珠、滅臧二强族萬餘人，及命環州种世衡招千餘帳。自是屬羌皆爲用。久之，王師再喪於定川，仲淹晝夜領兵赴援。初，關輔人心動摇，及見仲淹耀兵號令嚴明，威震戎落，人心遂安，第相賀曰：邊上自有龍圖公爲長城，吾屬何憂！初，上聞定川之敗，頗以關中爲憂，曰：若得仲淹出援，可無慮。及聞仲淹出師，甚喜。時議黥鄉軍，仲淹惟令刺其手。及兵罷，環慶路

皆復得爲農。上尋以四路都招討委之，開府於涇。仲淹與韓琦叶謀，必欲收復靈夏横山之地。元昊大懼，稱臣。

明年春，召爲樞密副使，以鄭戩代之。秋，拜參知政事。乃上取士、課吏、減子、更衛兵、擇守宰、謹赦令、厚農桑之策，塞僥倖之塗，開公正之路。天下側耳以聽太平。凡所措置，十未行一，而權勢者大惡之。

明年，契丹與元昊争銀甕，旋而麟、府奏警，仲淹自請出爲河東陝西宣撫，二虜聞之，皆不敢動。懇以邊事爲請，以資政殿學士復總四路之師，開府邠州。以疾請鄧州，移杭州、青州，遷户部侍郎。又請汝陰，至徐州而薨，年六十四。奏至，上嗟悼泣下，曰：朕方將大用，不謂其早死。贈兵部尚書，謚文正。子純佑，有才識，以疾廢于家。次純仁，登進士第，有父風，今爲都官員外郎。

《宋史》卷三一四《范仲淹傳》

范仲淹，字希文，唐宰相履冰之後。其先，邠州人也，後徙家江南，遂爲蘇州吴縣人。仲淹二歲而孤，母更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説。少有志操，既長，知其世家，迺感泣辭母，去之應天府，依戚同文學。晝夜不息，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舉進士第，爲廣德軍司理參軍，迎其母歸養。改集慶軍節度推官，始還姓，更其名。

監泰州西溪鹽税，遷大理寺丞，徙監楚州糧料院，母喪去官。晏殊知應天府，聞仲淹名，召寘府學。上書請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去冗僭，慎選舉，撫將帥，凡萬餘

言。服除，以殊薦，爲祕閣校理。仲淹泛通六經，長於易，學者多從質問，爲執經講解，亡所倦。嘗推其奉以食四方遊士，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

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天子率百官上壽。仲淹極言之，且曰：「奉親于內，自有家人禮，顧與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爲後世法。」且上疏請太后還政，不報。尋通判河中府，徙陳州。時方建太一宮及洪福院，市材木陝西。仲淹言：「昭應、壽寧，天戒不遠。今又侈土木，破民產，非所以順人心、合天意也。宜罷修寺觀，減常歲市木之數，以蠲除積負。」又言：「恩倖多以內降除官，非太平之政。」事雖不行，仁宗以爲忠。

太后崩，召爲右司諫。言事者多暴太后時事，仲淹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后德。」帝爲詔中外，毋輒論太后時事。初，太后遺誥以太妃楊氏爲皇太后，參決軍國事。仲淹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

歲大蝗旱，江、淮、京東滋甚。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乃請間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帝惻然，迺命仲淹安撫江、淮，所至開倉振之，且禁民淫祀，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且條上救敝十事。

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爭之，不能得。明日，將留百官揖宰相廷爭，方至待漏院，有詔出知睦州。歲餘，徙蘇州。州大水，民田不得耕，仲淹疏五河，導太湖注

之海，募人興作，未就，尋徙明州，轉運使奏留仲淹以畢其役，許之。拜尚書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判國子監，遷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

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悦。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曰：「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宫室。」帝問夷簡，夷簡曰：「此仲淹迂闊之論也。」仲淹迺爲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政。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怒訴曰：「仲淹離間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也。」仲淹對益切，由是罷知饒州。

殿中侍御史韓瀆希宰相旨，請書仲淹朋黨，揭之朝堂。於是祕書丞余靖上言曰：「仲淹以一言忤宰相，遽加貶竄，況前所言者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間乎？陛下既優容之矣，臣請追改前命。」太子中允尹洙自訟與仲淹師友，且嘗薦己，願從降黜。館閣校勘歐陽脩以高若訥在諫官，坐視而不言，移書責之。由是，三人者偕坐貶。明年，夷簡亦罷，自是朋黨之論興矣。仲淹既去，士大夫爲論薦者不已。仁宗謂宰相張士遜曰：「向貶仲淹，爲其密請建立皇太弟故也。今朋黨稱薦如此，奈何？」再下詔戒敕。

仲淹在饒州歲餘，徙潤州，又徙越州。元昊反，召爲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改陝西都轉運使。會夏竦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進仲淹龍圖閣直學士以副之。夷簡

再入相，帝諭仲淹使釋前憾。仲淹頓首謝曰：「臣鄉論蓋國家事，於夷簡無憾也。」

延州諸砦多失守，仲淹自請行，遷户部郎中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先後，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爲六，各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時塞門、承平諸砦既廢，用种世衡策，城青澗以據賊衝，大興營田，且聽民得互市，以通有無。又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爲軍，以河中、同、華中下户税租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爲康定軍。

明年正月，詔諸路入討，仲淹曰：「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入，賊馬瘦人饑，勢易制也。況邊備漸修，師出有紀，賊雖猖獗，固已懾其氣矣。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也。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來之。不然，情意阻絶，臣恐偃兵無期矣。若臣策不效，當舉兵先取綏、宥，據要害，屯兵營田，爲持久計，則茶山、横山之民，必挈族來歸矣。拓疆禦寇，策之上也。」帝皆用其議。仲淹又請修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候，城十二砦，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

久之，元昊歸陷將高延德，因與仲淹約和，仲淹爲書戒喻之。會任福敗於好水川，元昊答書語不遜，仲淹對來使焚之。大臣以爲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之，宋庠請斬仲淹，帝不聽。降本曹員外郎、知耀州，徙慶州，遷左司郎中，爲環慶路經略安撫、緣

邊招討使。初，元昊反，陰誘屬羌爲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爲鄉道，事尋露。仲淹以其反復不常也，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閲其人馬，爲立條約：「若讎已和斷，輒私報之及傷人者，罰羊百、馬二，已殺者斬。負債争訟，聽告官爲理，輒質縛平人者，罰羊五十、馬一。賊馬入界，追集不赴隨本族，每户罰羊二，質其首領。賊大入，老幼入保本砦，官爲給食；即不入砦，本家罰羊二；全族不至，質其首領。」諸羌皆受命，自是始爲漢用矣。

改邠州觀察使，仲淹表言：「觀察使班待制下，臣守邊數年，羌人頗親愛臣，呼臣爲『龍圖老子』，今退而與王興、朱觀爲伍，第恐爲賊輕矣。」辭不拜。慶之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仲淹欲城之，度賊必争，密遣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始號令之，版築皆具，旬日而城成，即大順城是也。賊覺，以騎三萬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益少。

明珠、滅臧勁兵數萬，仲淹聞涇原欲襲討之，上言曰：「二族道險，不可攻，前日高繼嵩已喪師。平時且懷反側，今討之，必與賊表裏，南入原州，西擾鎮戎，東侵環州，邊患未艾也。若北取細腰、胡蘆衆泉爲堡障，以斷賊路，則二族安，而環州、鎮戎徑道通徹，可無憂矣。」其後，遂築細腰、胡蘆諸砦。

葛懷敏敗於定川，賊大掠至潘原，關中震恐，民多竄山谷間。仲淹率衆六千，由邠、涇援之，聞賊已出塞，乃還。始，定川事聞，帝按圖謂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無憂矣。」奏至，帝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

也。」進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仲淹以軍出無功，辭不敢受命，詔不聽。

時已命文彥博經略涇原，帝以涇原傷夷，欲對徙仲淹，遣王懷德喻之。仲淹謝曰：「涇原地重，第恐臣不足當此路。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韓琦合秦鳳、環慶之兵，掎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爲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横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矣。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孫沔亦可辦集。渭州，一武臣足矣。」帝采用其言，復置陝西路安撫、經略、招討使，❶以仲淹、韓琦、龐籍分領之。仲淹與琦開府涇州，而徙彥博帥秦，宗諒帥慶，張亢帥渭。

仲淹爲將，號令明白，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心接之不疑，故賊亦不敢輒犯其境。元昊請和，召拜樞密副使。王舉正懦默不任事，諫官歐陽脩等言仲淹有相材，請罷舉正用仲淹，遂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與韓琦出行邊。命爲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會王倫寇淮南，州縣官有不能守者，朝廷欲按誅之。仲淹曰：「平時諱言武備，寇至而專責守臣死事，可乎？」守令皆得不誅。❷帝方鋭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

❶「陝西路安撫經略招討使」，《長編》卷一三八作「陝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當是。

❷「得不」，二字原倒，今乙。按，《東都事略》卷五九上本傳，上文所謂「不能守者」，係指知高郵軍晁仲約。富弼時在樞府，議欲誅之。仲淹以爲「高郵無兵無械，雖仲約之義當勉力戰守。然事有可恕，戮之恐非法意也」，免其死罪。

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爲之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對，仲淹皇恐，退而上十事：

一曰明黜陟。二府非有大功大善者不遷，内外須在職滿三年，在京百司非選舉而授，須通滿五年，乃得磨勘，庶幾考績之法矣。二曰抑僥倖。罷少卿、監以上乾元節恩澤；正郎以下若監司、邊任，須在職滿二年，始得蔭子；大臣不得薦子弟任館閣職，任子之法無冗濫矣。三曰精貢舉。進士、諸科請罷糊名法，參考履行無闕者，以名聞。進士先策論，後詩賦，諸科取兼通經義者。賜第以上，皆取詔裁。餘優等免選注官，次第人守本科選。進士之法，可以循名而責實矣。四曰擇長官。委中書、樞密院先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大藩知州；次委兩制、三司、御史臺、開封府官、諸路監司舉知州、通判；知州通判舉知縣、令。限其人數，以舉主多者從中書選除。刺史、縣令，可以得人矣。五曰均公田。外官廩給不均，何以求其爲善耶？請均其入，第給之，使有以自養，然後可以責廉節，而不法者可誅廢矣。六曰厚農桑。每歲預下諸路，風吏民言農田利害，堤堰渠塘，州縣選官治之。定勸課之法以興農利，減漕運。江南之圩田，浙西之河塘，隳廢者可興矣。七曰修武備。約府兵法，募畿輔彊壯爲衛士，以助正兵。三時務農，一時教戰，省給贍之費。畿輔有成法，則諸道皆可舉行矣。八曰推恩信。赦令有所施行，主司稽違者，重置於法；别遣使按視其所當行者，所在無廢格上恩者矣。九曰重命令。法度所以示信也，行之未幾，旋即釐改。請政事之臣參議可以久行者，删去煩冗，裁爲制敕行下，

命令不至於數變更矣。十曰減徭役。户口耗少而供億滋多，省縣邑户少者爲鎮，併使、州兩院爲一，職官白直，給以州兵，其不應受役者悉歸之農，民無重困之憂矣。

天子方信嚮仲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獨府兵法，衆以爲不可而止。

又建言：「周制，三公分兼六官之職，漢以三公分部六卿，唐以宰相分判六曹。今中書，古天官冢宰也，樞密院，古夏官司馬也；四官散於群有司，無三公兼領之重。而二府惟進擬差除，❶循資級，議賞罰，檢用條例而已。上非三公論道之任，下無六卿佐王之職，非治法也。臣請倣前代，以三司、司農、審官、流内銓、三班院、國子監、太常、刑部、審刑、大理、群牧、殿前馬步軍司，各委輔臣兼判其事。凡官吏黜陟、刑法重輕、事有利害者，並從輔臣予奪；其體大者，二府僉議奏裁。臣請自領兵賦之職，如其無補，請先黜降。」章得象等皆曰不可。久之，乃命參知政事賈昌朝領農田，仲淹領刑法，然卒不果行。

初，仲淹以忤吕夷簡，放逐者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爲朋黨。及陝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之。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淹以天下爲己任，裁削倖濫，考覆官吏，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摹闊大，論者以爲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悦。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毁稍行，而朋黨之

❶「擬」，原作「擢」，據本書《范文正公集奏議》上《奏乞兩府兼判》改。

論浸聞上矣。

會邊陲有警，因與樞密副使富弼請行邊。於是，以仲淹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賜黄金百兩，悉分遺邊將。麟州新罹大寇，言者多請棄之，仲淹爲修故砦，招還流亡三千餘户，蠲其税，罷榷酤予民。又奏免府州商税，河外遂安。比去，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請罷政事，迺以爲資政殿學士、陝西四路安撫使、知邠州。❶其在中書所施爲，亦稍稍沮罷。

以疾請鄧州，進給事中。徙荆南，鄧人遮使者請留，仲淹亦願留鄧，許之。尋徙杭州，再遷户部侍郎，徙青州。會病甚，請潁州，未至而卒，年六十四。贈兵部尚書，謚文正。初，仲淹病，帝常遣使賜藥存問，既卒，嗟悼久之。又遣使就問其家，既葬，帝親書其碑曰「褒賢之碑」。

仲淹内剛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其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汎愛樂善，士多出其門下，雖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死之日，四方聞者，皆爲歎息。爲政尚忠厚，所至有恩，邠、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立生祠事之。及其卒也，羌酋數百人，哭之如父，齋三日而去。四子：純祐、純仁、純禮、純粹。

范文正公年譜

樓鑰大防編次

公昔遠祖博士范滂爲清詔使，裔孫履冰爲唐丞相鸞臺鳳閣平章事，世居河

❶「安撫」，原作「宣撫」，據本書《附録·神道碑》改。

内。四世祖上柱國隋，懿宗朝咸通二年任幽州良鄉主簿，誥書猶存。至十一年，遷處州麗水縣丞。一支渡江，中原亂離，不克歸，子孫遂爲中吴人。曾祖夢齡，任吴越中吴節度判官，宋贈太師、徐國公。祖贊時，仕吴越。九歲童子出身，終祕書監，宋贈太師、唐國公。父墉，從錢俶歸宋，任武寧軍節度掌書記，武寧軍即徐州。封太師、周國公。文正公即書記第三子也，諱仲淹，字希文，端拱二年己丑八月癸酉二日丁丑，❶以辛丑時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謝氏貧無依，再適淄州長山朱氏，亦以朱爲姓，名説，上長白山僧舍脩學。醴泉寺内有祠。後居南都郡庠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爲文章論説，必本於仁義孝弟忠信。祥符八年，年二十七歲，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初任廣德軍司理，後迎侍母夫人至姑蘇，欲還范姓，而族人有難之者，公堅請云：「止欲歸本姓，他無所覬。」始許焉。至天禧元年爲亳州節度推官，始奏復范姓。其後名益大，位益顯。嘗語諸子弟曰：「吾吴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以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吾安得不恤其饑寒哉？且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亦何以入家廟乎？」故恩例俸賜嘗均族人，盡以俸餘買田於蘇州，號曰「義莊」，贍養宗族，無間親疎。日有食，歲有

❶「二日」，諸本皆如此，然是年八月己酉朔，丁丑乃二十九日。檢宋祁《景文集》卷三二《賜參知政事范仲淹生日詔》題下注云「八月二十九日生」，知「二」下當脱「十九」二字。

衣，嫁娶凶葬，咸有贍給。❶ 公爲人，外和内剛，樂善汎愛。喪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樂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於富貴貧賤毁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捨。凡有所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公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己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仕至參知政事，謚文正。道德博洽曰文，經天緯地曰文，内外賓服曰正。有《文集》二十卷，《别集》五卷，蘇軾作序。《政府論事》三卷，《奏議》十七卷，韓琦作序。娶李氏，參政昌齡女也。公有四子：長曰純佑，歷守將作監主簿，自幼讀書爲文章，籍籍可稱。嘗侍公城馬鋪寨，率兵馳據其地。西戎兵衆大至，且戰且督，不數日而成其城，一路恃以爲安。次曰純仁，字堯夫，皇祐元年進士，相哲宗，謚忠宣，御書「世濟忠直之碑」，高宗朝贈太師，追封許國公。次曰純禮，字彝叟，仕至尚書右丞。次曰純粹，字德孺，仕至龍圖閣學士、户部侍郎、知河南府。

太宗皇帝端拱二年己丑

秋八月丁丑，公生於徐州節度掌書記官舍。

按，公神道碑及國史，皆云年六十四，

❶ 此句下，宣統本附有小注云：「錢公輔爲撰《義田記》，趙雍書石，在本祠。」

薨于皇祐四年也。

淳化元年庚寅

丁父太師憂，年二歲。

真宗皇帝大中祥符元年戊申，❶年二十歲。

按，公撰《鄠郊友人王鎬墓表》云：君之父贊善公衮，慷慨有英氣，善爲唐律詩，歷著作、通判，會太守不法，憤而辱之失官。居長安中，與豪士遊，縱飲浩歌，有嵇、阮之風，人特駭之。公不安其高，復起家就禄，得請監終南山上清太平宫，從吏隱也。時祥符紀號之初載。某薄遊至止，及公之門，因與君交，相與嘯詠於鄠杜之間。

二年己酉，年二十一歲。

讀書長白山醴泉寺。是歲改科舉取士。

按，《言行録》載《涑水記聞》曰：范公少冒朱姓，舉學究。嘗同衆客見姜諫議遵。遵素以剛嚴著名，與人不款曲。衆客退，獨留范公，引入中堂，謂其夫人曰：「朱學究年雖少，奇士也。他日不惟爲顯官，當立盛名於世。」參坐置酒，待之如骨肉。人莫測其何以知之也。

三年庚戌，年二十二。

讀書長白山。

按，《東軒筆録》：公與劉某同在長白山醴泉寺僧舍讀書，日作粥一器，分爲四塊，早暮取二塊，斷虀數莖，入少鹽以啗之，如此者三年。

四年辛亥年二十三。

詢知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

❶「真宗皇帝」，此四字原無，依例當有，據宣統本補。

而公自刻益苦。

按，《家録》云：公以朱氏兄弟浪費不節，數勸止之，朱兄弟不樂曰：「我自用朱氏錢，何預汝事？」公聞此疑駭，有告者曰：「公乃姑蘇范氏子也，太夫人携公適朱氏。」公感憤自立，决欲自樹立門户。佩琴劍，徑趨南都。謝夫人亟使人追之，既及，公語之故，期十年登第來迎親。

五年壬子，年二十四。

以朱説名舉進士，禮部第一。❶

七年甲寅，年二十六。

有《睢陽學舍書懷》詩。在南都學舍。

《家録》云：真宗謁太清宫幸亳，駕次南京，皆往觀之，獨公不出。或以問公，公曰：「異日見之未晚。」留守有子居學，見公食粥及不出觀駕，歸告其父，以公廚食饋公。既而悉已敗矣。留守子曰：「大人聞公清苦，故遺以食物，而不下箸，得非以相浼爲罪乎？」公謝曰：「非不感厚意，蓋食粥安之已久，今遽享盛饌，後日豈能啗此粥乎？」又按《遺事》云：公處南都學舍，晝夜苦學，五年未嘗解衣就枕。夜或昏怠，輒以水沃面，往往饘粥不充，日昃始食。

八年乙卯，年二十七。❷

登蔡齊榜，中乙科第九十七名。❸ 試《置天下如置器賦》、《君子以恐懼修省》詩、《順時知微何先論》。登第後有詩云：

---

❶ 此年譜文原脱，據宣統本補。

❷ 「年二十七」，此四字原無，依例當有，據宣統本補。

❸ 「中乙科」，原作「甲」，據宣統本改。

「長白一寒儒，名登二紀餘。百花春滿路，三月雨隨車。鼓吹迎前道，煙霞指舊廬。鄉人莫相羨，教子讀詩書。」調廣德軍司理參軍。

按，張唐英撰公傳云：祥符八年登進士第，朱説者是也。

又按，汪藻撰祠堂記云：公以進士釋褐，爲廣德軍司理參軍。日抱具獄與太守争是非，守數以盛怒臨之，公不爲屈，歸必記其往復辯論之語于屏上。比去，字無所容。貧止一馬，鬻馬徒步而歸。非明於所養者，能如是乎？獄官有亭，以公名之者舊矣。公既登仕版，始迎其母以養。初，廣德人未知學，公得名士三人爲之師，於是郡人之擢進士第者相繼于時。

天禧元年丁巳，年二十九。

遷文林郎，權集慶軍按，《九域志》，亳州也。節度推官，始復范姓。其表略云：「名非霸越，乘舟偶效於陶朱；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禄。」用事最爲親切。

二年戊午，年三十歲。

爲譙郡從事。亳州也。

《祭龍圖楊給事文》曰：「余歲三十兮，從事于譙；獨棲難安兮，孤桓易摇。❶公方監郡兮，風采翹翹。一顧而厚兮，甚乎神交。」又《太子中舍上官融墓銘》云：余天禧中爲譙之從事。

秋八月進皇儲資聖頌

三年己未，年三十一。

除祕書省校書郎。

四年庚申，年三十二。

❶「桓」，檢文集本文，作「植」。

是歲校書芸省，守官集慶。

五年辛酉，年三十三。

監泰州西溪鎮鹽倉。有《西溪見牡丹》詩，《西溪書事》。

按，《皇朝類苑》云：初，吕文靖嘗官于此，手植牡丹，有詩刻後。公復題一絶。後人以二公詩故，題詠極多，而花亦爲人重，護以朱欄，歲久益茂，爲西陵奇觀。

仁宗皇帝乾興元年壬戌，年三十四歲。

按《文集》，冬十二月，有《上張知白右丞書》，稱文林郎、試祕書省校書郎、權集慶軍推官、監泰州西溪鎮鹽倉。

仁宗皇帝天聖元年癸亥，年三十五。

公在西溪，上言寇準被誣事，除興化令。時富鄭公弱冠來謁，公識其遠大，力教戒而激勸之，❶故其祭文略云：「昔弱初冠，識公海陵。顧我譽我，謂必有成。我稔公德，知己服膺。自是相知，莫我公比。一氣殊息，同心異體。始未聞道，公實告之。未知學文，公實教之。肇復制舉，我憚大科。公實激之，既舉而仕。政則未諭，公實飭之。」

徙楚州糧料院。

二年甲子，年三十六。

遷大理寺丞。

子純佑生。

三年乙丑，年三十七。

夏四月二十日，上書請救文弊、復武舉、重三館之選、賞直諫之臣及革賞延之弊。

四年丙寅，年三十八。

丁母夫人憂。有書與發運使張綸，言復

❶「戒」，原誤作「載」，據宣統本改。

海堰之利。

按，李燾《通鑑長編》：泰州海堰久廢不治，歲患海濤冒民田疇。公言于發運副使張綸，請修復之。綸遂奏以公知興化縣總其役。難者謂，濤患不息，則積潦必爲災。綸曰：「濤之患十九，而潦之患十一，獲多亡少，豈不可乎？」役遂興。會大雨雪，驚濤洶湧，役夫散走，旋濘而死者百餘人。衆讙言曰，堰不可成。復詔遣中使按視，將罷之。又詔淮南轉運使胡令儀，同公度其可否。令儀力主公議，而公尋以憂去。綸表請身自督役，踰年堰成，民至今享其利。

又按《記聞》：通、泰、海州皆濱海，舊日潮水皆至城下，田土斥鹵，不可稼穡。文正公監西溪鹽倉，建白于朝，請築捍海堤於三州之境，長數百里，以衛民田。朝廷從之，以公爲興化令掌斯役，發通、泰、楚、海四州民夫治之。既成，民享其利。興化之民，往往以范爲姓。

五年丁卯，年三十九。

夏六月丁亥，子純仁生。時公寓南京應天府。

按公《言行録》云：時晏丞相殊爲留守，遂請公掌府學。公常宿學中，訓督學者，皆有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由是四方從學者輻湊。其後以文學有聲名於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是年，有《上執政書》。略云：蓋聞忠孝者，天下之大本也。其孝不逮，忠可忘乎？所以冒哀上書言國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請擇

郡守、舉縣令、斥遊惰、去冗僭、遴選舉、敦教育、養將材、保直臣、斥佞臣，使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杜姦雄。凡萬餘言。《東軒筆録》云：公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公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謁，公又贈一千。因問：「何爲汲汲於道路？」孫生戚然動色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公曰：「吾觀子辭氣非乞客，二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吾今補子爲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而孫生篤學，不舍晝夜，行復脩謹，公甚愛之。明年，公去睢陽，孫亦辭歸。後十年間，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

有《送李紘殿院赴闕》詩。按《九域志》：南京應天府睢陽郡。

六年戊辰，年四十歲。

上書言朝政得失、民間利病，宰相王曾見而偉之。時晏殊在樞府，薦一士爲館職。曾諭之曰：公知范仲淹，舍而他薦乎？晏公遂以狀舉公。其略云：臣伏以先聖御朝，群才効用，惟小大之畢力，叶天人之統和。凡有位於中朝，願薦能於丹扆。不虞進越，用廣詢求。臣伏見大理寺丞范仲淹，爲學精勤，屬文典雅。略分吏局，亦著清聲。前曾任泰州興化縣，興海堰之利。昨因服制，退處睢陽。日於府學之中，觀書肄業，敦勸徒衆，講習藝文。不出户庭，獨守貧素。儒者之行，實有可稱云云。欲望試其詞學，奬以職名，庶參多士之林，允洽崇丘之詠。

是歲服除。

冬十二月甲子，以公爲祕閣校理，晏丞相殊之薦也。又《文集》有《南京府學生朱從道名述》，有《南京書院題名記》，又《奏乞王洙充南京講書狀》。

七年己巳，年四十一歲。

按《長編》，是年十一月癸亥冬至，上率百官上皇太后壽于會慶殿，乃御天安殿受朝。公上疏言：天子有事親之道，無爲臣之理。有南面之位，無北面之儀。若奉親于内，以行家人禮可也。今顧與百官同列，虧君體，損主威，不可爲後世法。疏入，不報。《東坡志林》云：先君奉詔脩《太常因革禮》，求之故府朝政案牘具在，考其始末，無諫止之事，而有已行之明驗。質之於文忠公，公曰：范公實諫而卒不從，墓碑誤也，當以案牘爲正。今按《涑水記聞》，亦但云奏以爲不可，而不言見從與否，則蘇公所記，疑若可信。但諸書皆云冬至，而蘇公獨云朝正，則誤也。晏公所薦公爲館職，聞之大懼，召公詰以狂率邀名，且將累朝薦者。公正色抗言曰：某緣屬公舉，每懼不稱，爲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殊不能答。公退，又作書遺殊，申理前奏不少屈，殊卒媿謝焉。

又奏疏請皇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尋出爲河中府通判。

八年庚午，年四十二歲。

按《長編》，上疏論職田不可罷。其略曰：真宗初賜職田，實遵古制，蓋大賚於多士，俾無蠹於生民。無厭之徒，或冒典憲，由濫官之咎，非職田之過。若

從而廢罷，則吏困於廉；收而均給，則民受其弊。天下幕職州縣官、三班使臣，俸禄微薄，全藉職田濟贍。其無職田處，持廉之人，例皆貧窘。曩時士員尚少，凡得一任，必五六年，方有交替。到闕即日差除，復便請給。當時條例未密，士寡廉隅，雖無職田，自可優足。今物貴與昔不同，替罷之後，守選待闕，動踰二年，宦吏衣食不足，廉者復濁，何以致化？天下受弊，必如臣言。乞深加詳軫，不以一時之論，廢經遠之制，天下幸甚！

上疏論士人寄貫開封府。

上疏論太后復辟。其略云：陛下擁扶聖躬，聽斷大政，日月持久。今皇帝春秋已盛，睿哲明聖，握乾綱而歸坤紐，非黄裳之吉象也。豈若保慶壽於長樂，卷收大權，還上真主，以享天下之養？疏入，不報。

是歲三月，三司言方建太一宫等處，乞下陝西市材，詔可。公在河中府，上言昭應壽寧，天戒不遠，今復侈土木，破民産，非所以順人心，合天意也。宜罷修宫觀，減定常歲市木之數，蠲除積負，以彰聖治。

夏四月，轉殿中丞。

五月，有《上時相議制舉書》。

六月十五日，有《與周駁推官書》。

七月十二日，有《與歐静書》。

上疏言減郡邑以平差役，其略云：天下郡縣至密，吏役至繁。奪其農時，遺彼地利。是以邊廩或窘，民財未豐。臣觀漢光武朝，併合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今欲去煩苛之便，致富壽之俗，當施此令，以寬兆民。如河中府倚郭二縣，

惟河東縣主户四千，不至逼迫；河西縣主户一千九百，内八百餘户屬鄉村，本縣尚差公吏三百四十人。内一百九十五人，於鄉村差到。緣鄉村中等户只有一百三十户，更於已下抽差，是使堪役之家，無所休息。以臣管見，其河西縣宜併入河東。及大名府縣分極多，甚可省去。或謂縣邑之中，有榷酤關征之利。臣謂所廢之縣，止可爲鎮，而坊市仍舊，所貴吏役稍減，農時不奪，地利無遺，民財可阜也。

有《上資政晏侍郎書》。

十二月，《與唐處士書》。

《邵氏聞見録》云：富鄭公初遊場屋，穆修伯長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之才，當以大科名世。公果禮部試下。時太師公官耀州，公西歸次陜，范文正公遣人追公曰：有旨以大科取士，可亟還。公復還見文正，辭以未嘗爲此學。文正曰：已同諸公薦君矣。久爲君闢一室，皆大科文字，可往就館。時晏元獻公判南京，公以大理寺丞丁憂權西監。一日，晏謂范曰：吾一女及笄，仗君爲我擇壻。范曰：監中有二舉子，富皋、張爲善皆有文行，他日皆至卿輔，並可壻也。晏曰：然則孰優？范曰：富倐謹，張疎俊。晏曰：唯。即取富皋爲壻，後改名，即富公弼也。爲善後亦更名方平云。按《登科記》，天聖八年富弼中制科，然按國史，范文正公是時當在陳州，薦舉求婿之事未詳。

九年辛未，年四十三歲。

春三月辛巳，子純禮生。

公遷太常博士，移通判陳州。上疏乞將

磨勘轉官恩澤移贈考妣。其略曰：「臣自蒙恩改授京官，到今七年，不敢僥求磨勘。今爲遷奉在邇，未曾封贈父母。竊念臣襁褓之中，已丁何怙。鞠養在母，慈愛過人。恤臣幼孤，憫臣多病，夜扣星象，食斷葷血，踰二十載，至于其終。又臣遊學之初，違離者久。率嘗殞血，幾至喪明。而臣仕未及榮，親已不逮。既育之恩則重，罔極之報曾無。今欲將磨勘轉官恩澤，乞先移贈考妣，所貴安厝之日，得及追榮。臣在壯年，序進未晚，伏望特降曲成之造，用覃廣愛之風。」

奏《致仕分司官乞與折支全俸狀》。

明道元年壬申，年四十四歲。

在宛丘，聞京師多不關有司而署官賞者，乃附驛奏，疏甚懇至，願以唐中宗朝上官婕妤、賀婁氏賣墨敕斜封官爲戒。又屢上疏言内降之弊，引韋后爲戒。

二年癸酉，年四十五歲。

是年三月甲子，太后崩，帝始親政。裁抑僥倖，中外大悦。時公爲陳州通判、太常博士。

四月，公被召赴闕，除右司諫。公初聞遺誥以楊太妃爲皇太后，參决國事，亟上疏言：「太后，母號也，未嘗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也。」時已删去參决等語，然太后之號訖不改，止罷其册命而已。時太后既崩，言者多追斥垂簾時事。公言於上曰：「太后受遺先帝，保佑聖躬十餘年矣。宜掩其小故，以全其大德。」上大感悟。

五月，降詔曰：「大行皇太后保佑冲人十有二年，恩勤至矣。而言者罔識大體，務

詆訐一時之事，非所以慰朕孝思也。其垂簾日詔命，中外毋輒以言。」行公之言也。

六月，同審刑院、大理寺詳定天下當配隸罪人刑名。

秋七月甲子，以公同管勾國子監。是歲，以江淮京東災傷，公奏請遣使巡行，未報。公請間曰：「宫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今數路艱食，安可置而不恤？」

八月甲申，遂命公安撫江淮。所至開倉廩，賑乏絶，禁淫祀，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饑民有食烏昧草者，擷草進御，請示六宫貴戚，以戒侈心。又陳救弊八事，上嘉納之。又薦知崇州吴遵路爲郡得古人風，乞以遵路救災事跡頒諸州，并付史館。

十二月，奏請天下諸郡縣弓手七週年者聽歸農，從之。時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諫。先是，美人尚氏於上前有侵皇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上自起救之，誤批上頰。上大怒，内侍閻文應因與上謀廢后，且勸上以爪痕示執政。上乃示宰臣吕夷簡，且告之故。夷簡以前罷相故怨后，而范諷方與夷簡相結，乘間言后九年無子當廢，夷簡贊其言。上意未決，外人籍籍，頗有聞者。公因對，極言不可，且曰：「宜早息此議，不可聞於外也。」居久之，乃定議廢后。夷簡先敕有司，無得受臺諫章疏。詔稱皇后以無子，願入道，特封淨妃玉京冲妙仙師，賜名清悟，別居長寧宫。臺諫章疏，果不得入。公即與中丞孔道輔率知諫院孫祖德等，瑞來按：「與」字原脱，據宣統本補。詣垂拱殿門，伏奏皇后不當廢，願賜對以盡其言。守殿

門者闔扉不爲通，道輔撫銅環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聽臺諫入言？」尋有詔宰相召臺諫，諭以當廢狀。道輔等悉詣中書，語夷簡曰：「人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固宜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自有故事。」道輔及公曰：「公不過引漢光武勸上耳，是乃光武失德，何足法也？自餘廢后，皆前世昏君所爲。上堯舜之資，而公顧勸之效昏君所爲，可乎？」夷簡不能答，拱立曰：「諸君更自見上力陳之。」道輔與公等遂退，將以明日留百官揖宰相廷爭。而夷簡即奏，臺諫伏閤請對，非太平之美事。遂詔出道輔知泰州，公知睦州，祖德等罰金。詔諫官、御史自今毋得相率請對。於是御史楊偕請與道輔等俱貶，御史郭勸復言廢后及不許請對之説爲非是，河陽簽判富弼亦言朝廷一舉而二失，縱不能復后，宜還范仲淹，以來言路。疏入，不報。

景祐元年甲戌，年四十六。

是歲春正月，出守睦州。有《睦州謝上表》及《出守睦州》詩、《赴桐廬淮上遇風》三首、《出守桐廬道中十絶》。

公在桐廬，與晏尚書書，略云：「罪有餘責，尚叨一麾，敢不盡心，以求疾苦？二浙之俗，躁而無剛。豪者如虎，示之以文；弱者如鼠，示之以仁。吞奪之害，稍稍而息。乃延見諸生，以博以約，非某所能，蓋師門之禮訓也。」又云：「郡之山川，滿目奇勝，且有章阮二從事，俱富文能琴，夙宵爲會，交迭唱和，爲郡之樂，有如此者，於君親之恩、知己之賜，宜何報焉？」

在郡有《瀟洒桐廬郡十絶》、《新定感興五首》、《遊烏龍山寺》詩、《桐廬郡齋書事一首》、《依韻酬周騤太傅同年》詩。

建嚴先生祠堂，復其子孫四家而奉祠焉。❶ 又圖唐處士方干像于堂之東壁。❷

夏六月壬申，徙蘇州。蘇爲公鄉郡，地濱震澤，田多水患，募遊手疏五河，導積水入海。

有《上呂相公并呈中丞諮目》，言水利事。

秋八月，徙明州。轉運使上言公治水有緒，願留以畢其役。

九月，詔復知蘇州。有《與曹都官書》。

《與孫明復書》略云：「某至新定，江山清絶，自謂得計。及來姑蘇，却修人事，斯亦勞矣。今在海上部役，開決積水，俟寒而罷之。足下未嘗遊浙，或能枉駕，與吳中講貫經籍，教育人材，是亦先生之爲政。買山之圖，其在中矣。以來者衆，未易他謀也。」

《與晏尚書書》云：「某自睦改蘇，首捧鈞翰，屬董役海上。至還郡中，災困之氓，其室十萬。疾苦紛沓，夙夜營救，智小謀大，厥心惶惶，久而未濟。」在郡有《蘇州十詠》、《用韻謝晏尚書近著示及》詩，又有《奉酬晏尚書見寄》詩、《天平山白雲泉》詩、《題常熟頂山上方院僧居》詩。

二年乙亥，年四十七歲。

---

❶ 此句下，宣統本有注云：「以從事章岷往構堂，召會稽僧悦躬圖其像於堂，自爲文以記之，與邵餗先生求篆額。」

❷ 「干」，原誤作「十」，據宣統本改。又宣統本於此句下有注云：「泊移守姑蘇，道出其下，登臨徘徊。見東嶽絶碧，白雲徐生，云方干處士之舊隱，遂訪焉。其家子孫尚多儒服，有楷者新策名而歸。因留二十八言，又圖處士像於嚴堂之東壁。楷請刊詩于其左。」

是年，公在蘇州，奏請立郡學。先是，公得南園之地，既卜築而將居焉，陰陽家謂必踵生公卿。公曰：「吾家有其貴，孰若天下之士咸教育于此？貴將無已焉。」遂即地建學。既成，或以爲太廣。公曰：「吾恐異時患其隘耳。」❶元祐四年，公之子純禮出自奉常，制置江淮六路漕事，持節過鄉郡，即學拜公像。覩學之敝，復請于朝，新而廣之。吴學至今甲于東南。

五月八日，有《朝賢送定惠大師詩序》。

八月，有《祭謝賓客文》。

冬十月，除尚書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有謝表，見文集。

召還，判國子監。時朝廷更定雅樂，詔求知音。公薦白衣胡瑗，對崇政殿，授校書郎。

公進除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公自還朝，論事益急，宰相陰使人諷公：「待制侍臣，非口舌任也。」公曰：「論思正侍臣事，余敢不勉？」宰相知不可誘，乃命知開封府，欲撓以繁劇，使不暇他議，亦幸其有失，即罷去。公決事如神，京邑肅然稱治。都下謡曰：「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

十二月，郭皇后暴薨，中外疑内侍閻文應置毒。公劾奏其事，即不食，悉以家事屬其長子曰：「吾不勝，必死之。」上卒聽其言，竄文應嶺南，尋死于道。

三年丙子，年四十八歲。

❶ 此句下，宣統本有注云：「今學明倫堂東西有公手栽樹二株，郡縣各建一石坊樹下，題曰：范文正公手植。」

春正月，公上太宗尹京日所判案牘，遂命崇政殿説書賈昌朝、王宗道同編次。

三月，《應制賞花釣魚》詩。

夏五月戊寅朔，公論建都事，其略謂：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西洛帝王之宅，絶無儲備，宜以將有朝陵爲名，漸營廩食。陝西有餘可運而下，東路有餘可運而上。數年之間，庶幾有備。太平則居東京通濟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居西洛險固之宅，以守中原。陛下内惟修德，使天下不聞其過，外亦設險，使四夷不敢生心。此長世之策也。

上嘗以遷都事訪諸夷簡，夷簡謂公迂濶，務名無實。公聞之，又上四論以獻：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賢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譏指時政。又爲《百官圖》以獻。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某爲超遷，某爲左遷，如是爲公，如是爲私。意在丞相。又言：「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王莽之亂。臣恐今日朝廷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以大爲小，以易爲難，以未成爲已成，以急務爲閑務者，不可不早辯。」夷簡大怒，以公語辯於上前，且訴公越職言事，❶薦引朋黨，離間君臣。公亦交章辯析，辭益切，遂罷黜，落職知饒州。

時朝士畏宰相，無敢過公者。獨龍圖閣直學士李紘、集賢校理王質出郊餞飲之。時質以病在告，扶病祖宴都門，獨留語累夕。大臣謂之曰：「子有疾可辭，何爲自

---

❶「且」，原作「日」，雖可通，然康熙本及《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一八、《九朝編年備要》卷一〇、《宋宰輔編年録》卷四等宋代文獻記此事均作「且」，於義爲長，今據改。

陷朋黨？」質曰：「范公天下賢者，質何敢忘之？ 若得爲其黨人，公之賜質厚矣。」聞者爲之縮頸。

公既貶，諫官、御史莫敢言。 祕書丞、集賢校理余靖上言，謂：「公所言事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間，猶以合典禮，故加優奬。今坐刺譏大臣，重加譴謫。 倘其言未協聖慮，在陛下聽不聽耳，安可以爲罪乎？陛下自專政以來，三逐言事者，恐非太平之政也。 請速改前命。」靖遂落職，監均州酒税。

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尹洙言：「臣常以范仲淹直諒不回，義兼師友。 自其被罪，朝中多云臣亦被薦論。 范某既以朋黨得罪，臣固當從坐。 況余靖素與范某分疎，猶以朋黨坐罪。 臣不可幸于苟免，乞从降黜，以明宪法故也。」貶洙爲崇信軍節度掌書記、監郢州酒税。❶

館閣校勘歐陽脩移書責右司諫高若訥曰：「范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班行中無與比者。 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 今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爲辯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己，遂隨而詆之，以爲當黜，是可怪也。 今皇帝即位以來，進用諫臣，容納言論，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 前日又聞御史臺牓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❷是可言者，惟諫臣爾。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

❶ 「坐罪」此處諸本均脱二十餘字，尹洙奏疏據《宋會要輯稿・職官》六四之三六補，下「貶」字以意補。

❷ 「職」，原誤作「識」，據宣統本改。

之堪其任者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脩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不忍便絶足下，而以不賢者責。若猶以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足下直携此書于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亦諫臣之一効也。」若訥得書忿，乃言：「范某貶職之後，臣諸處察訪端由，參驗所聞，與敕牓中意頗同，固不敢妄有營救。今歐陽脩移書詆臣言，范某平生剛直，好學通古今，班行中無與比者。責臣不能辯其非辜，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及謂臣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仍言今日天子與宰臣以迕意逐賢人，責臣不言。臣謂賢臣者，國家恃以爲治也。若陛下以迕意逐之，臣合諫；宰相以迕意逐之，臣合争。臣愚以范某頃以論事切直，亟加遷用，今兹狂言，自取譴辱，豈得謂之非辜？恐中外聞之，謂天子以迕意逐賢人，所損不細。請令有司召脩戒諭。」脩坐罪貶爲夷陵令。西京留守推官仙遊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傳于時。四賢指公、靖、洙、脩，不肖指若訥也。是時契丹使至，密市以歸。張中庸使虜過幽州，見燕山館中已有書永叔書于壁者。

秋八月，饒州有《謝上表》，略曰：「守土非輕，報天無所。臣出自畎畝，階于縉紳。驟陞天閣之遊，親委王畿之政。至孤難立，屢請弗諧。眷寵既渥，補報宜異。必將危墜，猶或建明。情雖匪他，罪實由己。然而有犯無隱，惟上則知；許國忘家，亦臣自信。此時爲郡，陳優優布政之方；必也立朝，增蹇蹇匪躬之節。」公又遷建饒之郡學。饒之山水，大率秀

拔。公識其形勝，曰妙果院。一塔高峙，當城之東南，屹起千餘尺。城之下枕瞰數湖，水脉連秀，於是名之曰文筆峰硯池。學既建而生徒浸盛，由公遷指學基而興建也。且曰：「二十歲後，當有魁天下者。」逮治平乙巳，彭汝礪果第一人及第。公沈幾遠識如此。有《題芝山院》詩云「偶臨西閣坐，五老夕陽開」之句。❶五老峰有亭，饒人踏青而至，必曰范公五老亭。又饒有九賢堂，自開寶迄紹聖，郡守六十八人，而在九賢之序者，公一人而已。饒人爲立祠頒春堂、天慶觀，州學之講堂凡三所。由景祐距此六十載，牲牢日盛。凡禱晴雨及州官之到罷，皆致禮焉。講堂每上丁具禮祝。

有《滕公夫人刁氏墓誌銘》，有《靈烏賦》、《和謝希深學士見寄》詩。在郡有《依韻酬黄灝秀才》詩、《鄱陽酬泉州曹使君見寄》詩。《郡齋即事》詩云：「三出專城鬢似絲。」蓋公先歷睦、蘇二郡也。

四年丁丑，年四十九歲。

十二月壬辰，公徙知潤州。上諭執政令移近地故也。❷先是，京師地震，直史館葉清臣上疏，因言公與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齚舌，不敢議朝政者，行將二年，願陛下深自咎責，詳延忠直敢言之士，庶幾明威降鑑，而善應來集也。書奏數日，公等皆得近徙。公既徙潤州，讒者恐其復用，遽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參政陳琳辯其不然，公訖得免。自公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

❶ 「開」，原誤作「關」，據宣統本並文集卷四本詩改。

❷ 「諭」，原誤作「論」，據宣統本改。

語及公者，皆指爲黨人。琳獨爲上開説，上意解乃已。

有《潤州謝上表》、《移丹陽郡先遊茅山》詩、《京口即事》詩、《滕子京魏介之二同年相訪丹陽郡》詩。

寶元元年戊寅，年五十歲。

春正月十三日，赴潤州。道由彭澤，謁狄梁公廟，慨慕名節，爲之作記立碑。至郡，謁甘露寺李衛公祠，以其湫隘，遷于南樓，并以本傳刻之祠下。

《與李泰伯書》云：「今潤州初建郡學，可能屈節教授。又慮遠來，難爲將家。蘇州掌學胡瑗秘閣校理見《明堂圖》，亦甚奉仰。或能挈家，必有經畫，請先示音爲幸。」

《與胡安定屯田書》略云：「近改丹徒，併獲雅問，豈君之心不易改棄而然耶？其念入朝以來，思報人主，言事太急，貶放非一。然僕觀《大過》之象，患守常經。九二以陽處陰，越位救時，則王室有棟隆之吉；九三以陽處陽，固位安時，則天下有棟撓之凶。非如艮止之時，思不出位者也。吾儒之職，去先王之經，則茫乎無從矣，又豈暇學人之巧，失其故步？但惟精惟一，死生以之。」

冬十一月，徙知越州。

按公《文集》，有《刻唐祖先生墓誌於賀監祠堂序》，題曰：「寶元元年知越州范某序。」係元年知越州，《長編》却稱二年三月丁未，當考。

是冬，元昊僭號。元昊性兇鷙猜忌，通漢文字，嘗諫父德明毋臣中國。德明曰：「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聖宋天子恩，不可負也。」元昊曰：「英雄之生，當霸王

耳，何錦綺爲？」明道元年，德明死，朝廷遂命元昊襲父爵。元昊雖嘗奉貢，然居國中益僭侈。景祐元年春，始寇邊犯府州。秋七月，又寇環慶，因下詔約束之。元昊既悉有夏、銀、綏、静、宥、靈、鹽、會、勝、甘、凉、瓜、肅之地，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爲固。始大補僞官，創十六司，以統衆務。又置十八監軍司，委酋豪分統其衆，總十五萬。又選豪族善弓馬三千人迭直，僞號六班直。至是用其黨楊守素之謀，築壇受册僭號，始受英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改天授禮法延祚元年。點兵蓬子山，遣使奉表來告僭號，納旌節敕告。鄜州通判富弼請斬其使。尋詔削元昊官爵，除屬籍，絶互市，牓沿邊有能擒元昊，除定難節度使。

寶元二年己卯，❶公年五十一歲。

在越，有《諸暨道中》詩、《越上聞子規》詩。

春二月，有《兵部侍郎胡公墓誌銘》，有《贈兵部尚書田公墓誌銘》，有《題翠峰院》詩，有《與李泰伯書》，其略云：「此地比丹陽又似閑暇，可以卜居。請一來講説，因而圖之，誠衆望也。兒子在蘇州。今年欲行鄉飲酒，俟先生講求也。」公在越，有《清白堂記》。

六月，有《祭胡侍郎文》，又有《祭蔡侍郎文》。

康定元年庚辰，❷年五十二歲。

❶ 「寶元」，原作「康定」。按，「己卯」爲「寶元二年」，據宣統本改。

❷ 「康定元年」，原作「三年」，本亦不誤，寶元三年即康定元年，然是年二月即已改元，且《宋史》本紀亦徑記「康定元年」，不書「三年」，因據宣統本改。

春二月，有《胡公夫人陳氏墓誌銘》、《節度掌書記沈君墓誌銘》。

三月，公復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用陜西安撫使韓琦之言也。未至永興，又改陜西都轉運使。

五月甲戌，西方用兵，公上疏言守邊城實關中之計：「近邊城砦有五七分之備，而關中之備無二三分者。昊賊深入，乘關中之虛，或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則朝廷不得安枕矣。爲今之計，莫若且嚴戒邊城，使持久可守，實關内，使無虛可乘。若寇至使，邊城清野，不與大戰。關中稍實，豈敢深入？既不得大戰，又不能深入，二三年間，彼自困弱。此上策也。又聞邊臣多請五路入討，臣恐未可輕舉。太宗朝以宿將精兵，而西討艱難，終未收復。況今承平歲久，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深入之謀，臣謂國之安危未可知也。惟陛下緩而圖之。」

七月己卯，公除龍圖閣直學士，與韓琦並爲陜西經略安撫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初，公與吕夷簡有隙，及議加職，夷簡請超遷之，上悦，以夷簡爲長者。既而公入謝，上諭公，使釋前憾，公頓首曰：「臣向所論蓋國事，於夷簡何憾也？」

八月庚戌，兼知延州。有《延州謝上表》。先是，詔分邊兵，部署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有寇則官卑者先出。公曰：不量賊衆寡，而出戰以官爲先後，取敗之道也。乃分州兵爲六將，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賊不敢犯。既而諸路皆取法焉。賊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

大范，蓋指雍也。

是歲横渠先生張載來謁，勸讀《中庸》。吕與叔作《横渠先生行狀》云：康定用兵，時先生方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知其遠器，欲成就之，反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即是年也。

築青澗城，復承平、永平廢砦。神道碑云：公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屬羌歸業者數萬户。❶

有《舉張問孫明復狀》《乞修京城》二劄子。

慶曆元年辛巳，年五十三歲。

朝命以正月出兵討元昊，公上疏，其略云：「正月起兵，塞外雨雪大寒，暴露僵仆，我師可憂。萬一有失，噬臍何及？春深漸暖，方賊馬瘦人饑，其勢易制，此得天時之便，又可以擾其耕作。且元昊謂國家太平忘戰，邊城無備，是以桀驁。今邊鄙漸飭，賊至則爭。願許臣稍以恩信示之，或可招納。不然，臣恐情意阻絶，偃兵無期。若用臣等，歲月無効，徐圖舉兵，先取綏宥據其要害，屯兵營田，爲持久之計，則横山人户挈族來歸，拓疆禦寇，莫此之利。」上用其議，於是公固守鄜延。

有《答趙元昊書》。是年，元昊遣塞門寨主高延慶還延州，令見公約和。公不聞之朝廷，乃自爲書遺元昊，諭以禍

❶ 此句下，宣統本有注云：「牒种世衡等：無牛具者，官與量借糧收買，缺乏糧食者，計户口書目量支借貸禄粟。」

福。

二月，元昊寇渭州。始朝廷既從陝西都部署司所上攻守策，經略安撫判官尹洙以正月丙子至延州，與公謀出兵。越三日，公徐言，已得旨，聽兵勿出。洙留延州幾兩旬，公堅持不可。辛丑，洙還至慶州，乃知任福等敗績，賊侵劉璠堡未退。因遣權環慶路都監劉政將鋭卒數千來援，未至，賊引去。夏竦尋劾奏洙擅發兵，降通判濠州。始韓周等持公書入西界，逆者禮意殊善。行兩日，聞山外諸將敗亡，周等抵夏州，留四十餘日，元昊俾其親信野利旺榮爲書報公，别遣使與周俱還，且言不敢以聞兀卒，書辭益慢。公對使者焚其書，而潛録副本以聞。書凡二十六紙，其不可以聞者二十紙，公悉焚之，餘又略删改。書既達，大臣皆謂公不當輒與元昊通書，又不當輒焚其報。宋庠因言於上，謂公可斬。杜衍謂，公本志蓋忠朝廷，欲招納叛羌爾，何可深罪？夷簡亦徐助衍言。知諫院孫沔又上疏爲公辯，上悟，乃薄其責。

夏四月癸未，公以陝西經略副使兼知延州、龍圖閣直學士、户部郎中降爲户部員外郎、知耀州，職如故。有《謝降官知耀州表》及《耀州謝上表》。

五月壬申，公徙知慶州，兼管勾環慶路都部署司事。初，元昊反，陰誘屬羌爲助。環慶酋長六伯人約與賊爲鄉導，後雖首露，猶懷去就。公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閲其人馬，立條約，明賞罰。諸羌受命悦服，始爲漢用。

九月辛酉，公復户部郎中。

十月，公以龍圖閣直學士、户部郎中、管勾環慶路部署司事兼知慶州，爲左司郎中。是月，梁適自陝西還，公附奏攻守二議。

是歲，有《舉滑州節度判官歐陽脩充經略安撫司掌書記狀》，又《舉天雄軍通判張方平充經略安撫司掌書記狀》。

是歲，築大順城。

神道碑云：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又城細腰、胡盧，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爲中國用。又曰：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將，不知所嚮，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所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三萬騎來争，公戒諸將，戰而敗走者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服公爲不可及。

有《兵部尚書蔡公墓誌銘》、《太常少卿賈公墓誌銘》、《舉丘良孫應制科狀》。

二年壬午，年五十四歲。

三月癸丑，公請給樞密院空名宣及宣徽院頭子各百道，以備賞功，從之。巡邊至環州，州屬羌陰連虜爲患邊上，公謂种世衡素得屬羌心，而青澗城已堅固，乃奏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詔從其請。

四月癸亥，除鄜州管内觀察使，辭不受。其讓表略云：「觀察使班待制下，臣守邊數年，羌胡頗親愛臣，呼臣爲龍圖老子。今改觀察使，則與諸族首領名號相亂，恐爲賊所輕。且無功，不應更增厚禄。」辭甚切，表三上，乃命復爲龍圖閣直學士、左司郎中。

有《謝守舊官表》。傳宣：「候將來邊事稍寧，詔卿用在兩地。非出擬議，❶亦非臣僚奏舉，特出朕意，宣諭卿知。」兼令密舉臣僚代邊任奏聞。先差入内内侍省高班陳舜封至傳宣，又差入内西頭供奉官麥知微至傳宣旨撫問，賜鳳茶一合。

有《上呂相公》三書。

十月辛亥，以公爲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鄜延路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有讓表。

元昊寇邊，葛懷敏戰死，賊大掠至潘原，關中震恐。公自將兵由邠涇援之，知賊已出塞乃還。上始聞定川事，按圖謂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無慮矣。奏至，上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亟加職進官。公以西帥久無功，密疏乞賜貶降，以謝邊陲。辭不受命，不聽。

十一月，復置陝西四路都部署經略安撫兼沿邊招討使，命公及韓琦龐籍分領之。公與琦開府涇州，而徙文彦博帥秦，滕宗諒帥慶，皆從公之請也。

十二月壬戌，詔韓琦、范仲淹、龐籍已帶四路都招討使，其諸路招討使副並罷，從知慶州滕宗諒請也。有《舉滕宗諒狀》。

是歲，有《書環州馬嶺鎮夫子廟碑陰》，乃正月書也。

三年癸未，年五十五歲。

正月辛卯，詔陝西沿邊招討使韓琦、范仲淹、龐籍，凡軍期申覆不及，皆便宜從事，用安撫使王堯臣議也。上親擢公與富、韓諸賢而黜夏竦，國子監直講石介作《慶曆聖德詩》以美之。指夏竦爲大姦。公

❶「議」，原脱，據宣統本補。

聞之不樂，蓋恐其召禍於後日也。

二月乙卯，公與韓琦上疏，言元昊如大言過望，爲不改僭號之請，則有不可許者三；如卑詞厚禮，從兀卒之稱，亦有大可防者三。

《神道碑》云：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己。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者，召之臥内，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横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

按《名臣傳》曰：公與韓琦叶謀，必欲收復靈夏横山之地。邊上謡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大懼，遂稱臣。

四月甲辰，公與韓琦並除樞密副使，皆以西事未寧，凡五辭不許，而後就道。有《除樞密副使召赴闕陳讓》五表。有《與朱校理書》云：十六日被旨赴闕，至二十五日，與韓公同上五章，爲邊事未寧，防秋在近，乞且留任，必得俞允。入則功遠而未濟，後有邊患，咎歸何人？軍民億萬，生死一戰，得爲小事耶？

諫官歐陽脩言：公與韓琦久在陝西，備諳邊事，才識不類常人，宜時御便殿訪問，使其盡陳西邊事宜，合如何措置。

是歲，自春至夏不雨，上言六事，其略云：臣親聞德音，謂屢有災異，當脩德以及民，并詔臣等謹省刑法，此實見聖人憂畏之心，合於天意。今條奏數事：一，降詔罪己；二，遣使決獄；三，詔州縣賑恤；四，存養陣亡之家；五，邊民被戎狄

驅虜者，量支官物贖還；六，已該赦除放欠負，官司不得催理。

諫官歐陽脩、余靖、蔡襄咸言公有宰輔才，不宜局在兵府，願罷王舉正，以公代之。舉正亦自求罷，上從其請。

六月丁丑，❶除參知政事。固辭不拜。甲申，以公爲陝西宣撫使。公既辭參政，願與韓琦迭出行邊，上因付以西事。而公又言河東亦當爲備，任師中常守并州，上即命使河東。兩人留京師，第先移文兩路。公又請近臣同使，每事議而後行。詔命田況爲副使。

按公《尺牘》載《與中舍家書》略云：某近蒙恩擢貳樞府，此蓋祖宗之慶，下及家世，累讓不允。今月二日，已簽署勾當。至十二日，蒙恩改參大政。尋面陳利害，已得旨依讓。且在西府，相次必出巡邊。諸骨肉各安吉，互相戒約，勿煩州縣。如輒興詞訟，必奏乞深行。請指揮兒姪知委。

八月丁未，公自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復除參知政事。知諫院蔡襄言：已差公宣撫陝西，又除參政，未有尋邊之日。切以西賊遣使入朝，其言驕慢，必無可從之理。原其狡心，本無欲和之意。朝廷既罷遣之，其勢必須用兵。邊將雖多，莫如朝廷輟柄臣以臨之。又謂，柄臣之中，莫如公自行。望於西人未行之前，早遣巡邊，無使後時，以失大計。

先是，公與任師中分路宣撫，踰月皆未

❶「六月丁丑」，諸本同。按，是年六月丙申朔，月内無丁丑日，七月丁丑爲十二日。《宋宰輔編年録》卷五亦有范仲淹七月辭參知政事之事。據上可知，此處「六」當爲「七」字之誤。

行，韓琦言，賊恐乘忿盜邊，當速遣某河東。臣方壯年，可備奔走。師中宿舊大臣，毋勞往。乃詔琦宣撫陝西，師中卒不行。

九月庚辰，命同修中書時政記。有《述寶諫議陰德録》、《祭石曼卿學士文》、《祭吴龍圖文》。

上擢任公與韓琦、富弼，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數令條奏當世之務。公語人曰：「上用我至矣。然事有後先，且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能也。」上再賜手詔督促曰：「比以中外人望，不次用卿等，今琦暫往陝西，仲淹、弼與宰臣章得象盡心國事，毋或有所顧避。其當世急務，有可建明者，悉爲朕陳之。」既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筆劄，使疏于前。公與弼皆皇恐避席，退而列奏十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官長，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修武備，八曰減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上方信嚮公等，悉用公説，當著爲令者，皆以諸事畫一，次第頒下。獨府兵，輔臣共以爲不可而止。

十月丙午，詔中外有陳叙勞績或訴雪罪狀，中書批送有司者，謂之送殺，更不施行，自宜令主判官詳其可行者，别奏聽裁。行公之奏也。

是歲，刼盜張海横行數路，剽刼淮南，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諭富民出金帛牛酒，使人迎勞。盜悦，徑去，不爲暴。事聞，朝廷大怒，樞副富弼議，欲誅仲約。公時爲參政，欲宥之，争於上前。弼曰：「盜賊公行，守臣不能戰，不能守，而使民醵錢遺之，法所當誅也。聞高郵

之民疾之，欲食其肉，不可釋也。」公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又賂之，此法所當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雖仲約之義當勉力戰守，然事有可恕，戮之恐非法意也。小民之情，醵出錢物，而得免於殺掠，或喜之。而云欲食其肉，傳者過也。」上釋然從之，仲約由此免死。既而弼愠甚，謂公曰：「方今患法不舉，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公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一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弼終不以爲然。其後兩人不安于朝，相繼出使。弼還自河北，及國門，不許入，未測上意，比夜彷徨不能寐。遶床歎曰：「范六丈，聖人也。」又《遺事》亦載此事，但云淮南盜王倫，與此不同。又載公與富公争於上前之語曰：「寇至無備，若守臣死之，則民盡塗炭。今吏雖不死節，而民之完者數萬家，誠國家實事，所存不細，乃與有備而縱賊者例行誅罰，❶恐非陛下寧失不經之意。」退至政事堂，昌言曰：「朝廷異時以四方無事，不肯爲郡縣設備，吏敢以治城隍閲兵卒爲請者，以狂妄坐之，一旦事生不虞，吾輩不自引咎，專以死責外臣，誠有愧於青史也。」

按《言行録》載《遺事》曰：公爲參政，與韓、富二樞並命，鋭意天下之事，患諸路監司不才，更用杜杞、張昷之輩，公取班簿，視不才監司，每見一人姓

❶「例」，原誤作「倒」，據宣統本改。

名，一筆勾之，以次更易。富公素以丈事公，謂公曰：「范六丈公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矣。」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爲罷之。

四年甲申，年五十六歲。

四月，上與執政論及朋黨事，公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自古以來，邪正在朝，未嘗不各爲一黨，不可禁也，在聖上鑑辨之耳。誠使君子相朋爲善，其於國家何害？」

五月壬戌朔，公與韓琦對於崇政殿，上四策：一曰和，二曰守，三曰戰，四曰備。請朝廷力行七事：一，密爲經略；二，再議兵屯；三，專於遣將；四，急於教戰；五，訓練義勇；六，修京師外城；七，密定討伐之謀。是日，公與琦指陳於上前，數刻乃罷。

六月公與琦又奏陝西八事、河北五事。已而，公又奏：今防秋事近，願賜罷臣參政，知邊上一郡，帶安撫之名，足以照管邊事，乞更不帶招討都部署職任。遂以公爲陝西河東宣撫使。先是，公嘗言契丹、元昊事可疑者六，可憂者三。始公以忤呂夷簡，放逐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爲黨。及陝西用兵，天子以公士望所屬，拔用護邊。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爲治。中外屬望，公亦感激眷遇，以天下爲己任，遂與富弼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規模濶大，論者以爲難行。及按察使多所舉劾，人心不自安。任子恩薄，磨勘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浸盛，而朋黨之論滋不可解，然公與弼等所議不變。先是，石介奏記於弼，責以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己，又欲因是傾弼等，

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僞作介爲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上雖不信，而公與弼恐懼，不敢自安于朝，皆請出按西北邊，未許。適有邊奏，公因固請行，乃有是命。

初，公之出也，過鄭州，因見吕夷簡，問何事遽出，公對以暫往經撫兩路，事畢即還。夷簡曰：「君此行正蹈危機，豈復再入？」又《龍川志》云：范公以參知政事出使，吕公已老，居鄭，范公往見之。吕公欣然，相與語終日。問曰：「何爲亟去朝廷？」范公言：「欲經制西事耳。」吕公曰：「經制西事，莫如在朝廷之爲便。」范公爲之愕然。公遂去。自公出使，讒者益深，而王益柔者亦公所薦，王拱辰因其作《傲歌》事劾奏之，力言其罪當誅。蓋欲因益柔以累公也。時賈昌朝陰主拱辰等議，及輔臣進白，琦獨言：「益柔少年狂語，何足深治？天下大事固不少，近臣同國休戚，置此不言，而攻一王益柔，此其意有所在，不特爲《傲歌》事可見也。」上悟，乃寬之。

夏六月，有《上吕相公書》。

八月辛卯，命公領刑法事，賈昌朝領天下農田，❶有利害，其悉條上之。初，公援唐故事，請以輔臣分總其務。雖嘗降敕，然其後弗果行。有《上吕相公書》。

冬十月丙申，命公提舉三館秘閣寫書籍。上疏乞罷政事，知邠州，詔不許。

十一月四日，又有《上吕相公書》、有《舉許渤簽署陝府判官事狀》。

❶「領」，原形誤作「頒」，據《年譜補遺》並《宋史·范仲淹傳》改。

十二月，公議築古細腰城，檄知環州种世衡與知原州蔣偕共幹其事。又檄偕築大蟲堡。

是歲，有《陳乞邠州狀》。十二月，有《祭吕相公文》、《祭陳相公文》，有《舉張伯玉應制科狀》。

五年乙酉，年五十七歲。

正月乙酉，公自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除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緣邊安撫使，可賜推誠保德功臣。有《謝授邠州表》、《邠州謝上表》，有《祭韓少傅文》。

二月癸卯，公請以新建細腰城隸原州，從之。有《邠州建學記》，有《論復併縣劄子》。

閏五月，有《祭環州种染院文》。

八月，有《祭陝府王待制文》。

自公與韓琦出使，讒者益甚。兩人在朝所施爲，亦稍沮止，獨杜衍左右之，上頗惑焉。公愈不自安，因奏乞罷政事。上欲聽其請，章得象謂公素有虚名，今一請遽罷，恐天下謂陛下輕黜賢臣，不若且賜不允，若即有謝表，則是挾詐要君，乃可罷也。上從之。公果捧表謝，上愈信得象言。於是富弼自河北還，將及國門，右正言錢明逸希得象等意，言弼過，又言公去年受命宣撫河東、陝西，聞有詔戒勵朋黨，心懼彰露，稱疾乞醫。纔見朝廷别無行遣，遂拜章乞罷政事知邠州，欲固己位，以弭人言。欺詐之迹甚明，乞早廢黜，以安天下之心，使姦詐不敢效尤，忠實得以自立。明逸疏奏，即降詔罷公及弼，并鎖學士院草制罷衍。

十一月，詔以邊事寧息，盗賊衰止，罷公陝西四路安撫使，并罷富弼安撫，其實讒

者謂石介謀亂，弼將舉一路兵應之故也。公先引疾求解邊任，遂改知鄧州。有《陳乞鄧州表》。

是月乙未，轉給事中、資政殿學士、知鄧州。《謝轉給事中知鄧州表》、《鄧州謝上表》。

六年丙戌，年五十八歲。

秋七月丙戌，子純粹生。

公在鄧。是年，鄧人賈内翰黯以狀元及第，歸鄉謁公，願受教。公曰：君不憂不顯，惟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内翰不忘其言，每語人曰：「吾得於范公者，平生用之不盡也。」

二月，有《祭謝希深舍人文》。

九月十五日，作《岳陽樓記》，中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之句，蓋公平日允蹈之言也。有《依韻酬答邠州通判王稷》詩、《依韻酬太傅張相公見贈》詩、《依韻酬李光化見寄》詩、《依韻答王源叔憶百花洲》詩、❶《中元夜百花洲》詩、《覽秀亭》詩、《答提刑張太博嘗新醞》詩、《喜雪》詩、《資政殿學士謚忠獻范公雍墓誌銘》、《依韻和安陸孫司諫》詩、《送河東提刑張太博》詩、《种世衡墓誌銘》。

七年丁亥，年五十九歲。

公在鄧。二月，有《祭龍圖楊給事文》，有《祭尹師魯舍人文》。按《尺牘》載《與韓魏公書》略云：「師魯去赴均州時，已覺疾作。至均，寢食或進或退，僅百餘日。得提刑司文字，舁疾來鄧，以存殁見托。至五日，而啓手足。苦痛苦痛！至終不亂，初相見時，却且着灸，不談後事。疾

❶「叔」，原形誤作「政」，據文集卷六詩題改。

勢漸危，遂中夜詣驛看他，告伊云：足下平生節行用心，待與韓公、歐陽公各做文字，垂于不朽。他舉手叩頭。又告伊云：待與諸公分俸贍家，不令失所。他舉手云：渭州有二兒子。即就枕，更不他語。來日與趙學士看他，云：夜來示諭，並記得，已相别矣。顧家人云：我自了當，不復管汝。略無憂戚。又兩日，猶能扶行。忽索灌漱訖，憑案而化。衆人無不悲泣，無不欽服其明也。别趙學士云：不怛化。别韓倅云：少年樹德。别賈狀元云：亦無鬼神，亦無煩惱。尋常於兒女多愛，不謂能了了如此。」

又云：「已去安州孫之翰處作行狀，❶待送永叔作墓誌。某不敢作，恐知當年事不備故也，却待作文集序，明公可與他作墓表也。」

十一月，有《祭故相太傅李侍中文》，有《乞召還王洙及就遷職任事劄子》。

八年戊子，年六十歲。

春正月丙寅，徙知荆南府。鄧人愛之，遮使者請留，公亦願留，從其請也。有《謝依舊知鄧州表》。公守鄧凡三歲，求知杭州。

二月，有《十六羅漢因果識見頌序》。

皇祐元年己丑，年六十一歲。

正月乙卯，公知杭州，有《杭州謝上表》。公守杭日，林逋隱孤山，公過其廬，贈詩曰：「巢由不願仕，堯舜豈遺人？風俗因君厚，文章到老醇。」其激賞如此。《與人約訪林處士阻兩見寄詩》、《和沈書記同訪林處士》詩。

❶「孫」，原誤作「蘇」，據宣統本改。

時孫甫爲兩浙轉運，公以大臣，或便宜行事。孫曰：「范公，貴人也。吾屈於此，不得不伸於彼。」由是一切繩以法，而常以監司自處。范公遇之無倦色，公遇范公不少下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按《文集》《天竺山日觀大師塔記》云：皇祐元年，余至錢塘。

正月，帝御便殿，訪近臣以備禦之策。權三司使葉清臣言，詔問輔弼之能今爲社稷之固者，莫如公。又謂公深練軍政。公在杭，有《過餘杭白塔寺》詩、《西湖筵上贈胡侍郎》詩、《和僧湖居》五絶、《和運使舍人觀潮》二首、《和蘇州蔣密學》詩，并《謝賜鳳茶表》、《和孫之翰對雪》詩、[1]《和并州鄭宣徽見寄》二首。

秋七月癸卯，除尚書禮部侍郎。《舉張昪自代》云：「伏見工部郎中、集賢殿修撰、知潤州張昪筮仕以來，清介自立。精思劇論，有憂天下之心；純誠直道，無讓古人之節。朝野推服，臣所不如。乞回臣所授，以允公論。」

十月庚申朔，有《祭葉翰林文》。置義莊于蘇州。

按《言行録》云：公在杭，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弟洛陽，樹園圃以爲逸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乎？吾今年踰六十，生且無幾，乃謀治第樹園圃，顧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艱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己而後爲樂耶？俸

[1] 「孫」，原誤作「蘇」，據宣統本改。

賜之餘，宜以賙宗族。若曹遵吾言，毋以爲慮。

又按《程氏遺書》云：横渠張先生言，有欲爲公買緑野堂，公不肯曰：在唐如晉公者，誰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寧使耕壞及他人有之，已則不可取也。

二年庚寅，年六十二歲。

春，有《段君墓表》、《兵部員外郎王君墓表》。公在杭，轉尚書户部侍郎，依前職任，有謝表。按沈存中《筆談》云：皇祐二年，吴中大饑，殍殣枕路。是時公領浙西，發粟募民存餉，爲術甚備。吴民喜競渡，好爲佛事，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寺主首，諭以饑歲工價至賤，可大興土木，於是諸寺工作鼎興。❶又新倉廒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不節及公私興造，傷耗民力。公乃自條叙所以宴遊興造，皆欲以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毋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兩浙，惟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公之惠也。歲饑，發司農之粟募民興利，近歲遂著爲令。既已恤饑，因之以成就民利，此先王之美澤也。

八月，建昌軍草澤李覯撰《明堂圖議》，公奏之，授試太學助教：「覯能研精經訓，會同大義。按而視之，可以興制。今朝廷行此盛禮，千載一辰。斯人之學，上契聖作。謹具録以進，庶討論之際，有所補助。」詔送兩制看詳，稱其學業優博。

❶「工」，原形誤作「主」，據宣統本改。

有《舉李宗易向約堪任清要狀》，有《乞召杜衍等備明堂老更表》、《進故朱寀所撰春秋文字狀》。

冬十一月，有《兄中舍墓銘》。

三年辛卯，年六十三歲。

是歲，公以户部侍郎知青州，充淄濰等州安撫使。有《青州謝上表》。❶

正月八日，有《續家譜序》。

按《尺牘》載《與韓魏公書》云：某上巳日方至青社，繼富公之後，庶事有倫，守之弗墜。但歲饑物貴，河朔流民尚在村落，因須救濟。又按《言行録》載《東齋記事》云：公鎮青社，會河朔艱食，青之輿賦，博州置納場，青民大患輦置之苦。公戒民納價每斗三鍰，納鈔與之。以書與博守，遣官輓金詣博坐倉，以倍價招之。賫巨牓數道，介其境則張之，且戒曰：郡不假廪，寄僧舍可也。至則貿者山積，不五日遂足，而博斛亦衍。斛金尚餘數千緡，按等差給還之。青民因立像祠焉。

有《舉彭乘自代狀》、《舉張諷李厚充青州職官狀》。正月有《祭杜待制文》，三月有《太子中舍上官君墓銘》，有《陳乞潁亳一郡狀》。

冬十有一月戊申，有寫黄素《伯夷頌》寄京西轉運蘇才翁》，文潞公、杜祁公、富鄭公等一時名人題跋。

上書言：古者内置大夫、士助天子司察天下之政，外置岳牧、方伯、刺史、觀察使、採訪使統領諸侯、守宰以分理之。今轉運按察使，古之岳牧、方伯，知州、知縣，古之諸侯、守宰之任也。與陛下共理

❶「青」，原形誤作「貴」，據宣統本改。

天下者，惟守宰最要耳。比年以來，不知擇選，一切以例除之。以一縣觀一州，一州觀一路，一路觀天下，率皆如此。其間縱有良吏，百無一二。使天下賦税不得均，獄訟不得平，水旱不得救，盜賊不得除。民既無告訴，必生愁怨。救之之術，莫若守宰得人。若守倅政舉，則天下自無事矣。

四年壬辰，年六十四。

春正月戊午，徙知潁州。❶

夏五月二十日，至徐州，薨。

先是，公在青未盈歲，以疾徙知潁州，詔自青州徙，行于徐州卒。有《遺表》。歷官推誠保德功臣、資政殿學士、金紫光禄大夫、尚書户部侍郎、護軍、汝南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户、食實封六百户。贈兵部尚書，謚文正。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楚國公。

十二月壬申，葬于河南洛陽縣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初，公病，上嘗遣使賜藥存問。既卒，嗟悼者久之，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遣使就問其家所欲。既葬，上親篆其碑曰褒賢之碑，敕賜西京褒賢顯忠禪寺、蘇州天平山白雲禪寺奉公香火，賜忠烈廟額。

爲政忠厚，所至有恩。邠、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立生祠。及其卒也，羌酋人數百爲舉哀佛寺，哭之如父，三日而去。

宣和五年

慶帥宇文虚中奏請賜忠烈廟額慶陽、平江府凡一十九處。成都府學以上並有公祠，朝旨所在監司、郡守、學官歲時詣祭

❶「潁」，原形誤作「穎」，據宣統本改。

祀。

欽宗皇帝靖康元年丙午二月壬寅

詔褒贈近世名臣，故任資政殿學士、贈太師、追封楚國公、謚文正范某，可特追封魏國公。

年譜補遺

前譜所載公事，多有闕遺。今取其未載者，見之逐年之下。❶

明道二年

八月，公時爲江淮安撫。勘會真、楚、泗州有發運司轉般斛斗，差撥綱運於三處裝發粳米、大小麥、豌豆等共五十萬石，救濟沂、密、徐、兖等州。

九月，體量淮南州軍賒糴人民二麥并賒買亭民鹽貨，未有見錢支給，并向春逐處缺乏軍儲，亦無錢和糴，奏乞借賜錢五十萬貫，并疋帛香藥三五十萬，下淮南軍州，應副前項支贍。又體問得諸軍州自來和糴，當農民出糶，被行人抑壓價，例收糴不前。直候冬深，斛斗已入商賈之家，方始添價出糴。是以大段虛費官錢，又不濟得農民。奏乞許農民作保申乞，先請價錢，限一月内入納，免被經販人隔截，農民不得抑勒令請領。

十月，奏爲蘇、常、秀、潤旱蝗，乞依吴遵路所奏，權罷配糴斛斗。又自江寧府乘遞馬到潤州，起發楚州等處斛斗，往廬、壽、登、萊等州。時江淮州軍有因

❶ 此句下，《四明叢書》本有近人張壽鏞按語，指此段題端爲范仲淹八世孫范國僑所識。

疾疫死亡人口，種蒔不敷田段甚多，公牒逐官依災傷一例體量放減，并孤貧老幼不濟人户多無田苗，除減放外，移税數不多者，虚煩催科，無可送納，即與全放。

十一月，牒江淮災傷州軍，應實因災傷逃移，抛下税産，已曾申報州縣，後來雖是未差官檢覆，今却歸業者，並放免税賦。及有已曾歸業，爲官中令納税，存濟不得，又逃移者，亦許歸業，依此減放税科。

十二月，奏乞免放舒、廬等州折役茶。又看詳江寧府上元縣等處所管主客户口逓年送納鹽錢，即不曾請鹽食用，其客户鹽錢數不多，欲乞朝廷特與除放。

景祐元年

正月，薦丁鈞、鄧資、徐執中、衛齊、盧革、李碩、張弁，❶並公廉文雅，爲衆所稱，堪充京官。如擢用後犯入已贓，甘當同罪。時黎德潤無辜獄死，公奏乞訪求本家骨肉，量與支賜，令其收瘞。仍乞指揮，今後命官使臣犯公罪流以下，贓罪徒以下，並不禁繫，許責保出外聽敕。

康定元年

正月十二日，牒環慶路，今後如有報到賊馬深入鄜延路，更請相度，一面部領軍馬，入賊界攻討要害城寨，須管大段殺獲，分張賊勢，不得只在界首及打虜些少族帳，便爲策應之名。若環慶有賊

❶「張弁」，疑爲「張昇」之誤，張昇，《宋史》卷三一八有傳。於此次推薦之後，范仲淹又有《舉張昇自代狀》，見文集卷一八。

馬，亦令鄜延路分擘諸頭出軍馬，深入賊界攻討。十五日，陝府申税户朱大成等八百九户，各於送納秋税不前，拋下税額，全家逃走。公牒陝府指揮逐縣鄉村拘管上件逃移人户屋業生産，不得燒燬斫伐。其逃移人口，即與倚閣去年秋税，招誘歸業，免致逃移，毁却業産，將來歸業不得，即大段虧失省税。所有諸州軍人户，慮恐亦有似此逃移，并牒逐州亦請相度安恤。

樞密院劄子：奉聖旨，西界首領約遇、没兀等二人，部領蕃賊七百餘人，在塞門寨駐泊。其部署司爲何不差人馬掩殺？公言：延州去塞門寨並無人煙，又行川路之中，一水屈曲五七十處，涉渡恐傷兵士脚手，周迴又無舊日熟户。縱得此寨，其勢孤絶，亦恐難爲駐兵。以此不如訓練兵士，候春煖可以涉水，或輕兵掩襲，或大軍攻賊。縱被棄去，自家兵士不致有損。

二月八日，奏上延州熟户見今饑餓，若春深無田可耕，别思作過，或虜刼漢户，北入横山，則延州東界大有憂事。乞興脩廢寨。御前劄子付夏靖：[1]仰一面與范仲淹計會商量，但應機乘便可以出師，即同謀進取。又聖旨：令范仲淹於鄜州與夏竦、韓琦商議邊事。十二日，奏乞相度禁放青鹽利害事。十四日，公有疏奏答朝旨，論攻討西賊利害。十七日，奏張建侯、狄青等與西

[1]「夏靖」，當爲「夏竦」之形誤。檢《宋史》卷一〇《仁宗紀》，夏竦時任知涇州兼泾原秦鳳路沿邊經略安撫使涇原路馬步軍都總管。

賊戰于保安軍有功，乞重加錫賜。公嘗舉歐陽公充本路掌書記，尋詔除館閣，不赴任。十七日，公上言：竊見著作佐郎、通判天雄軍張方平富於文學，復有才用，❶乞朝廷改除充本司掌書記，取進止。是月二十四日，牒張亢修豐秣城及萬安寨。又牒朱吉、任守信、种世衡、高良夫相度東路承平、南安兩寨，如久遠可守，即進兵前去修復。是月二十五日，又奏乞修廢寨。

三月初一日，牒青澗城种世衡、永平寨郭延珎等，接此春煖耕農之時，速勘會上件驚移熟户蕃部。如内有未敢歸業依舊耕種，即便相度鄰近有無官司空閑地土，或遠年逃田，權撥與耕種。如無牛具者，官與量借錢收買，常切安存，無令失所。初二日，又奏那兵馬五萬防托秦州。時知保安軍王信、西路巡檢狄青自來入陣勇猛，公恐其爲賊所誘，二十八日奏乞指揮二人，令持重，不須身自鬬敵。

四月五日，差周美、楊麟、陳永圖等修復萬安寨、豐林城、甘泉城已畢，公又相度將興修承平、南安新寨等。十一日，牒种世衡、郭延珎等，據的是見闕乏糧草蕃部，相度逐户口數目，每十口已上，官中量支借貸糧粟各一石。十口已下，各借五斗，仍常切照管安存，無令失所。

六月，奏乞指揮逐路將諸軍弓弩手，教習短兵。又乞揀選武士充節級。

❶「復」，原形誤作「後」，據文集卷一八《舉張方平充經略掌書記狀》改。

七月十五日，舉孫沔、田況充經略判官，又舉胡翼之充本司催驅公事。

八月一日，舉劉牧、錢中孚等十七人充陜西差遣。時延州金明寨招到殘破蕃部三百二十八户，雖給與田土，無力耕種，缺少糧食。公奏：體量延州西北被西賊破蕩，兼知延州張存母年八十，寄泊他郡，人子之心，宜不獲安，伏乞别選人知延州。如未選得間，即令臣知延州。所貴依得約束訓練兵馬。十八日，公牒延州通判大理寺丞高良夫，將本寨見管熟户蕃部等，每家十口已下各支斛斗二石，其十口已上支三石。公巡邊到延州，據左侍禁王聰狀，陳弟、王繼元差在塞門寨權兵軍監押，❶被蕃賊打破寨門，相殺身死。二十日，爲奏聞朝廷，乞特賜奬録，以勸死節之士。初，鄜州至延州一百六十里，元是三程，於新店、牢山各有館驛，後減廢。

九月，公與轉運使明鎬巡歷，自鄜州至延州兩程，遇晴明，皆昏黄後方到。驛程太遠，山坂至多。及巡歷回來，却值泥雨，崖路險滑，三十餘度涉河。自甘泉縣早發，至晚只到得皇甫店，去鄜州尚更兩鋪。所有隨行軍馬，已各疲乏，便無喫食，須用回買。其軍馬既不到驛，即無支請草料去處。兼是山居，無可收買，遂牒延州，將牢山、新店館驛量行脩補，及存留甘泉新置驛。每有過往使命軍馬，或遇晴明直中路，甘泉縣即支給一日口食糧草。或遇雨雪并山

❶「兵軍監押」，據《宋史·仁宗紀》，當爲「兵馬監押」之誤。

河水漲，即於新店、牢山勘請止宿。十六日，奏乞放免張亢斬軍不當罪名。是月，奉聖旨節文，令公密切厚支與金帛，召募敢死之士，深入賊境探候等事。公言：臣在延州，差韓周、張宗永賫送文字，直到昊賊處。二人不期爲臣所累，皆竄遠方。今雖奉聖旨，令臣募人入賊界，以何面目更可使人？伏乞勾還韓周，張宗永，量加恩澤。

十月初一日，巡檢李惟希下兵士王羲等四人作鬧，扇摇軍人。公到延州，據司理院勘到，並斷送葛懷敏軍前要斬。初五日，公牒朱觀將領兵軍，計會王達、朱吉、王守琪、張宗武自鄜州西北入德静寨，進兵討掠族帳。又牒葛懷敏將帶周英、鄭從政部領兵馬，離延州，往保安軍逼逐蕃賊。仍差劉政充先鋒，取路深入，破蕩部署。初九日，又奏乞逐路部署已下出入進退處置軍馬公事，並聽經略安撫都部署司諸使處分。時西賊大將剛浪唆兵馬最爲强勁，在夏州東彌陀洞居止。又次東七十里，有鐵冶務，即是賊界出鐵製造兵器之處，去河東麟府界黄河西約七八十里，可出麟、府并石、隰州兵馬，與延州兵馬會合掩襲，[1]以分賊勢。惟朱觀久在麟州，知得次第，已曾密議，奏乞令朱觀計會河東軍馬，以幹此事。鄜州曹司馬勳、張式、黄貴減尅兵士請受，公言當此軍期之際，兵士多是饑寒逃亡，若更減尅，轉難存濟。遂牒鄜州，將馬勳等三人對諸軍處斬。又奏，

[1] 「與」下，原衍「隰州兵馬與」五字，據宣統本删。

脩城及般運糧草工役辛苦，地又惡寒，日有逃亡，乞每月支醬菜錢。是月十二日，公上言，陜西軍州自西事以來，應副軍期，科率百出。如官員得人，稍能均濟，或知寛猛，則不致於殘民。其不得人處，政在胥吏，因其急速，得恣貪暴，既屬軍期，民無所訴。臣自膺寄任，奏薦頗多。乞朝廷深加照察，知非請托，其所奏之人，多是僥倖優穩之處，永祝辭免，不來赴任。朝廷遂一夫之私情，忘百姓之深患，滿目疾苦，將何以濟？伏望聖慈特賜愛軫，應陜西所奏官員曾經免者，除别有擢用外，却乞盡底催發前來赴任。十七日，公具諸將所獲生口、鞍馬、畜産、器械并首級，具聞于朝。十八日，保安軍奏乞早降宣命，下本路轉運使司并經略安撫使副，火急於近裹州軍人户秋税内，科撥赴本軍。公體量得延州至保安軍山路一百五十餘里，昨因西賊侵擾，燒劫人户田土，則各逃散，沿路不住有蕃賊出來打劫。若令近裹州軍人户就保安軍輸納，轉見苛虐，於民不便。公遂擘畫，只將鄜延兩路界近保安軍送納。公將部將任福打破白豹城，蕩四十餘里；狄青、黄世寧到盧子平，捉到西賊婦女；朱觀打破洪州一十餘寨并族帳二十餘處。二十八日，奏乞不禁青鹽。二十九日，奏乞朝廷念及邊遠之人率多無告，特告朝旨，應舉充縣令人，限一季内並與移陜西路。如在沿邊州軍，即便乞與除職官知縣。如人數不足，即乞委清望官於三舉已上進士有行止文學者，具事狀連坐，各薦一兩

人，不致闕官，辦集邊事。

是歲十一月，虎翼軍第九指揮王瓊奪長行于興斫到人頭，作自己功，劄上名字，申奏宣、轉，充下名正指揮使。後于興告訴，問訖招伏。公書斷云：奪戎士死戰之功，誤朝廷重賞之意。其王瓊，集軍員等處斬。又奏乞建故寬州爲青澗城。十三日，奏狄青、黃世寧頗勇氣，乞早加奬用。十六日，奏張繼勳破賊於歸娘谷，乞賜酬奬。十七日，時陝西軍州，每年夏税支移，在邊上送納，民疲於役，公又上言，乞令於陝西近裏州軍送納，則惜得百姓。時自京起發兵馬來陝西邊上州軍駐劄，訪知押軍使臣內有懦弱生踈，不能鈐轄，致兵士在路作過，攪擾縣鎮。十九日，公牒鄜、同、華州、河中府，如軍馬經過，相度使臣稍有生踈，不能鈐轄，便請那差都監、監押一員，或差得力使臣，支與驛券，同共管押，逐州交割，不得縱令不著次第及攪擾縣鎮施行。十一月，差張建侯與狄青、黃世寧、劉政在保安軍，差鄭從政在萬安鎮。又牒鄜州令張宗武往敷政縣，且令探候，如近邊寨無備，則便行討擊。二十六日，奏舉种世衡知環州。

十二月初二日，乞陞擢滕宗諒，差赴陝西，必可濟辦邊事。時清邊弩手新到，州司不敢依例給錢。公言，沿邊苦寒之地，所有晉州清邊弩手指揮人員兵士已到延州，例各單寒，闕少衣裝。初四日，遂牒延州一例支給。十二月十二日，奏乞朝廷特降指揮，下京西、陝西，嚴切鈐束，如有兇惡，即行軍法。

十六日，牒同州抽差北縣分弓手二千人，并牒河中府抽差弓手一千人，並差使臣押送鄜城縣駐劄，把隘防托。又牒耀州郡兵士兩指揮赴坊州防托。時關中諸郡支移百姓苗税，配納糧草，往邊上州軍送納。惟鄜延一路，最是辛苦，縻費數倍。蓋是山陵道路，不可通大車，只是小車并驢子般運。或遇晴明，則一月程，僅可往還。或值雨雪，艱難寸進，至有離家四五十日，裹纏乾糧並盡，却更那人歸取盤纏。今延州稈草每束一百七十文，其關中百姓秋税入邊上送納，每束稈草只折三十文。若據在市價，頗甚虧民。公相度得鄜州鄜城縣，後魏時爲鄜城郡，隋爲僖州，南至同州、河中府，各是四程，北至鄜州兩程，至延州五程，物價稍賤，奏乞朝廷建鄜州爲軍，令建營房、倉厫、廨舍，所有同、華、河中府以來州軍近下等第苗税，只於此處送納，且減得一半惡路。至春却那減鄜延軍馬，於此處屯泊，就得賤價糧草，稍減得百姓勞弊辛苦，亦且近便往復。□□□□□

十二月二十八日，奏乞暫出延州賞給熟户蕃部首領，給與文帖并散茶綵。内有功勞異於衆者，等第支給襖子、腰帶；係蕃部巡檢者，給與紅纓交椅，仍與別立約束，令遞相鈐轄，準備點集。時聖旨令公與梁適商量邊機事，公奏乞指揮涇原路招安明珠、滅臧二族。時邊上臣僚陳乞買馬，纔得宣頭，便令人於熟户及百姓、公人之家覷步收買。其差去人接便起動熟户取奉，虧價强買。邊上新舊官員，各稱準宣買馬，無

時了絶。往往一道宣頭，應帶數疋。公乞朝廷降指揮，將買馬宣頭並乞勾收繳納。

慶曆元年

是歲春正月，公在延州。朝廷既用韓琦等所畫攻策，先戒師期。公言正月内起兵塞外，雨雪大寒，暴露僵仆，使賊乘之，必有所傷。願朝廷存此一路，未行討伐，容臣示以恩信，或可招納。戊午，詔從公所請。時公前凡六奏，卒城承平等十二寨。蕃漢之民，相踵復業。

二月四日，奏乞於諸寨置榷場，用疋帛等博買。熟户將到青鹽，只於慶、環二州添起一倍價錢出賣，收得一色見錢，糴買糧草及支諸軍請受，大段減得近理見錢，❶應副邊上。

三月，任福等既敗，朝議因欲悉罷諸路行營之號，明示招納，使賊驕怠，仍密收兵深入討擊。詔范仲俺体量士氣勇怯。公言，任福已下，皆邊上有名之將，尚不能料賊。今之所選，往往不及，更令深入，禍未可量。於是行營之號卒不罷，兵亦不復出。

四月，徙知慶州，兼管勾環慶路部署司事。初，元昊陰誘屬羌爲助，環慶酋長六百人，約與賊爲鄉道。後雖首露，猶懷去就。公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閲其人馬，立條約。諸羌受命悦服，自是始爲漢用。初，曹瑋於環慶添置六寨，差田敏部轄軍馬在彼防托，至今熟户倚此城寨。四月，公奏，乞聖慈以曹瑋、田敏前後戰功，并建寨托邊

❶「近理」，當作「近裏」，此爲宋代習語。

之利，特加贈典。其直下子孫，量行恩澤，以奬勸邊士。

六月，陝西體量使王堯臣言：范仲淹、韓琦皆天下選，其忠義智勇，名動夷狄，不宜以小故置散地。先是，一月，聖旨令擘畫牽制西賊，不令往河東作過。公牒本路主兵官員，盡底部領戰兵，往沿邊入界牽制併擘畫，合行事件，指揮逐路主兵官員施行。

十月初五日，將所行事件畫一具奏。

十一月二十一日，舉劉貽孫及葛宗古。二十六日，乞將以所授左司郎中一官回授种世衡，與轉諸司使、知環州。是月，梁適自陝西還，公附奏攻守二議。是月，奉聖旨體量鈐轄、都監。

十二月初七日，奏乞改移張明、郝緒。

慶曆二年

時蕃部巡檢趙明勾招到賊界僞署團練使訛乞并手下蕃官等共二十三户，公定奪賞賜銀椀、頭巾、角茶、交椅、銀帶錦襖等物，那與繫官房舍居住。

正月初二日，公奏乞爲蕃官訛乞等補官。十一日，到環州管設蕃官，支與銀綵等物，與立約束，蕃部喜躍。二十九日，再舉种世衡知環州。時牒各寨逐月一度勾集蕃官管設，又恐公用錢物使用不足，又牒環州簽判陰諒臣往逐寨標撥官地，種蒔蔬菜貨賣，并諸蕃部贓罰添助公用去訖，所貴不破省錢。是月，公到邠州排揀新兵，據人户王招瑋等陳告，稱官中脩營，占却園林地土，拆了屋舍，乞估計合支價錢。公牒委邠州，請依上項條貫支給逐人價錢，及除放隨地錢税。後邠州準轉運司牒，勾

收已支價錢。公言，雖準都轉運司指揮，令將空閑官地兑還，既無官地，即合回申都轉運司，豈得故違條貫，並不回申，便却例行催納已支價錢，侵害人户？勾到本州元行典級王益等，取勘招伏上項有違條貫情罪，於杖一百上斷遣，差人押送本州收管。所有上件人户地土價錢，却牒邠州依條支遣。

二月四日，太子中舍、通判延州高良夫奏，乞下陝西四路，令銷兵士防托州軍，一依范仲淹擘畫，先定下守城人數，於近裏州軍輪差弓箭手充數，次邊州軍弓箭手，却輪差在極邊城寨。奉聖旨，且令邠寧、環慶路諸都部署司相度，又無妨礙且利害，疾速聞奏。公言，相度所差弓手，並是人户三丁内破一丁充役。若是撥於極邊州軍屯戍，緣邊上食物踊貴，亦少營舍，官中請受至薄，難裹纏，必於本家骨肉處頻有呼索，動是數百里，本家更破一名往來供送，即是一户三丁之内二丁防邊，徒使破壞家産。伏乞朝廷更請相度。二月奏言，延州陷破前年，西賊圍閉之時，山城未曾脩築，微有牆壘，未能禦捍。惟劉平星夜前來救濟，得延州不至陷破。此實劉平忠勇之力。今來子弟復在邊任，其跡孤危，未能雪耻。竊聞劉平尚在，恐邊臣有所憎愛，别造飛語，乞朝廷倍賜照管。又言，計用章無不順之意，乞與叙用。初五日，有《看詳趙珣所奏畫一奏疏》。時樞密院劄付經略司，諸將在外者，若賊寇大至，並須領兵，覓便攻擊。二十五日，公言：將有勇怯，師有衆寡。用兵無常勢，非

可畫一而制者也。乞朝廷指揮逐路主帥，近雖降此指揮，仰更體量將之强弱，敵之衆寡，地勢險易，天時明晦，臨事處分，以保民安邊事爲重，庶少敗事。

三月七日，奏陝西不可行用鐵錢。其樞密院指揮，未敢施行。

四月，令李丕諒、宋良移風川寨於烽火臺山上。❶ 尋令弓箭手兵士等寅夜興工，山上只築女牆，四面削壁。近下低處築城，圍入水泉。續又牒本州通判、太常博士范祥與李丕諒等同相度新脩寨城已了，見分擘街巷，脩蓋軍營、倉草場、廨署，及城上置敵樓，般運糧儲兵甲入新寨。二十八日，奏舉高端、高良夫、楊畋。

寧州狀申稱，於五月五日申時以後忽降猛雨、風雹、雷電，有大霹靂一聲，於草場火發，燒却稈草四千餘束。轉運司令觀察推官劉銑置院取勘。公言：逐處異物蟄藏之處，多致雷火，合依邊敕指揮，只令陪納入官，若更須令根勘官吏不切防慎罪狀，却慮今後沿邊倉場作過，要得負累官員，爲害轉大，願乞朝廷特賜釋免。二十四日，奏舉焦遂卿、李顯、張忠、張信等，乞與轉官。二十九日，體量得環州界肅遠、馬嶺、❷定邊、安和、安塞等寨軍馬糧草人户不少，並各城牆低下，濠塹淺狹，未得牢固，遂牒環州立便刷那廂軍兵士，脩築

---

❶ 「風川寨」，據《涑水記聞》卷一二，當作「鳳川寨」。康熙本范集所附《范文正公遺跡·西夏堡寨》亦載有「鳳川寨」。

❷ 「嶺」，原誤作「領」。檢《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三二記有「慶州之西七十里即馬嶺寨」，據改。

開淘。

六月初六日，石昌鎮申梁家族蕃官屈都等，并小遇族蕃官薛娘等爲讐，其梁家族點集一千餘人騎，待報讐相殺。公又差指揮使郭慶宗齎銀椀、綵絹，走馬往本鎮體量，各且和斷之。

閏九月初九日，慶州北路都巡檢司狀申，探得昊賊親領八萬人騎，奔往鎮戎軍去，遂牒寧州通判張去惑著作，暫往邠州，計會點檢城上防城戰具家事，安排整齊。如聞西賊大入漢界，即起遣鄉村人户入州。其人户多是少得柴草，不願入城，即官中擘畫，揀損稈草支借。十九日，諸處申探到西界點集蕃賊馬，大段緊急。公差焦遂卿、种世衡等點集蕃兵防托，所有老小牛羊並發遣入寨城迴避。其候看族帳、田苗蕃部，即令於高險上空處，權時就藏避。其入寨城人口，並依先降條貫，支與口食并鞍馬草料，牛羊即令於側放牧。准如遇閉圍三五日間，亦借與稈草。准涇原路經略招討司牒，今月十日夜一更時，準副使葛懷敏公文及鎮戎軍號紙申，蕃賊不知數目，奔充圍遶三川、定川寨。公牒張建侯策應。探事軍人張遇分析狀稱，今月二十二日早辰，到鎮戎軍西南蓮花堡、德勝堡，見自家軍馬與蕃賊相殺。又見向太保、劉太保手下軍馬被蕃賊殺散，所有自家軍馬總在定川寨，與蕃賊相殺。公令鈐轄李丕諒領軍馬，於二十日起發，計會張建侯同往原州，會合策應。

十月二十八日，入内内侍省西頭供奉官王懷德齎降御前劄子問，當欲移卿往

涇原路，爲本路近經賊馬抄掠，藉招緝，與文彦博對换。公乞依舊領環慶路職任，同涇原路經略並於涇州駐劄，與韓琦日夜聚首，三二年間，可期平定。時渭州鎮軍戎寨主職田，有每歲獲千餘貫，延州、慶州諸寨多無職田。十月廿八日，奏乞均定諸寨官員職田。

十一月初六日，公上言，涇原土兵有在慶州者，慶州土兵有在涇原路者，山川道路既不諳練，又是邊上土兵，請受微薄，拋離本營，裹纏不易。公欲朝廷指揮逐處土兵，各令撥歸本路使唤，公私俱便。是月，復置陝西四路都部署、經略安撫兼沿邊招討使，命韓公與公及龐公分領之。公與韓公開府涇州，而徙文彦博帥，秦宗諒帥慶，皆從公之請也。甲申，以處士孫復爲國子監直講，從公與富公之薦也。

十二月，西賊入山外打并，原州打虜。公牒知原州景奏與當路鈐轄李丕諒等六人部領軍馬，❶計會節次向前，於鎮戎軍以來會合，出奇伏截山外回來賊馬，收救人民。公又到邠州，示以兵勢出，榜永興軍諸州，以安衆心。又與都監張肇部領諸兵馬，於初三日發離邠州，取長武路往涇州策應。

慶曆三年

正月辛卯，詔陝西沿邊招討使韓琦，凡軍期中覆不及者，皆便宜從事。宣命指揮，召募沿邊少壯人爲護塞指揮，公言其不便。

二月己卯，保安軍狀申鄜延經略司牒，報

❶「景奏」，《范文正公言行遺事録》卷一作「景泰」。

西人請和。公上言，有不可許者三，有大可防者三。❶

三月甲午，上令内侍宣諭韓琦、范仲淹等，候邊上稍寧，當用卿等在兩地。又令琦等密奏可代處邊任者。琦等言，元昊雖約和，誠僞未可知，願盡力塞下，不敢擬他人爲代。

四月庚申，諫官蔡襄言，伏見陜西路招討使范仲淹、韓琦，各除樞密院副使，並以西寇未寧懇辭，乞朝廷不聽辭讓，各授恩命。二十四日，公起發往邠州，提舉并就近勾抽乾、耀州新兵，請知州、通判内一員押赴，一依宣命指揮，重行揀選，并排連人員及指畫閲教次第，并商量定奪蓋造營房。

五月，江淮歲漕不給，京師乏軍儲，發運非人。公言，國子博士許元可獨倚辦。辛未，擢元江淮兩浙荆湖制置發運判官，京師足食。辛卯，公與韓公又言，臣等切以天下郡邑牧宰爲重，得其人則致化，失其人則召亂。推擇之際，不可不謹。雖曾詔臣寮各舉所知，或舉主非賢，則多謬薦。臣等欲乞聖慈特降詔書，令中書、樞密院臣僚，各於朝臣中薦堪充舉主者三人，候奏到姓名，即逐人各賜敕一道。若將來顯有善政，其舉主當議旌賞。若贓汙不理，苛刻害民，並與同罪。所貴生民受賜，寇盜自息。從之。

十月初五日，用張昷之爲河北都轉運按

❶ 「大」，原形誤作「不」，據文集補編《論元昊請和不可許者三大可防者三》並《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三五所引范仲淹奏疏改。

察使，王素爲淮南都轉運按察使，沈邈爲京東轉運按察使，從公與富公之言也。

慶曆四年

二月，切見審官三班院并銓曹自祖宗以來條貫極多，乞選差臣僚就審官三班院并銓曹，取索前後條例，與主判官員同共看詳，重行删定，畫一聞奏，付中書、樞密院，參酌進呈，别降敕命，各令編成例策施行。是時，公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興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於是宋祁、王拱辰、❶張方平、歐陽脩、曾公亮、王洙、孫甫、劉湜等合奏，謹參考衆説，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則學者脩飭矣。❷先策論，則文辭者留心於治亂矣；簡程式，則閎博者得以馳騁矣。❸問以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乙亥，詔州縣皆立學。

五月壬戌朔，公與韓琦並對於崇政殿，上四策。

六月十二日，舉元積中管勾機宜文字。

七月丙戌，詔諸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察所部知州軍、知縣、縣令有治狀者以名聞，議旌擢之。其或不如所舉，令御史臺劾奏，並坐不實之罪。從公奏請也。十三日，舉葛宗古、楊麟充閤門祗候。是月，勘會河東邊上所闕弓弩并衣甲器械刀槍等，自來從京支撥，多是

❶「辰」，原誤作「臣」，據宣統本並《宋史》卷三一八《王拱辰傳》改。

❷「飭」，原誤作「飾」，據宣統本並《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四七改。

❸「馳騁」，原誤作「聘」，據宣統本改。

沿路損失，枉費脚乘般載，邊事不逮。二十七日，公上言：伏乞朝廷指揮下河東轉運司，取要便出産炭鉄州軍，置都作院，舉差官員專監，其人匠於本路諸州軍揀選抽差。

八月辛卯，命參知政事賈昌朝領天下農田，公領刑法事，有利害，其悉條上。初四日，昊賊差使臣一道，姓金，不得名，往北界契丹處去，不知事意。公慮兩國計會與謀。十五日，奏乞那撥陝西兵三萬來赴江東，❶乞朝廷更不遷延。十三日，舉張子奭、張壽、張去惑、蘇舜元、陳榮古堪充刑獄錢穀重難任使。十五日，舉夏安期充河東轉運使，又舉向約，乞差知陝西、河東煩難大郡。十六日，又舉張子奭等五人赴河東任使。初，諸州軍縣每五年一造城郭等第簿，公體量得河東、陝西自西事以來，甚有人户因差配破却家産，州縣不能矜恤減放，第候五年造簿，方行定奪，必是破盡家産，多爲失所之人。十八日，奏言：八月出榜曉示逐處人户，并劄與逐州軍及都轉運司，及三年，便造簿重定等第。其因差配破落，更不候三年，便於簿内注鑑減下。其有即今淪落應役不得者，即與免放。先是，除宣撫韓琦到邊上散却特支後，至是已是一年，不曾支付。二十一日，公奏：臣今往陝西、河東宣撫，其沿邊駐泊諸州軍及就戰兵并人員兵士，欲乞朝廷等第各賜特支。

九月，公在并州，見都轉運司指揮諸州軍

❶「江東」，疑爲「河東」之誤。

場務更不得收納大鐵錢，要得止絶欺弊，纔方行下文字，便有百姓經并州告訴，各是交易到大鐵錢，無處使用。公遂出榜并州街市，且令依舊行用。據嵐州申，本州九月一日支料錢并銀鞋錢二百萬，準運司上項指揮，尋行告示。其軍人例各高聲言道，官中支賜與我，因何却不得行用？其轉運司牒，本州更不敢施行。公又恐諸處軍民疑惑，發下榜示，逐處曉示軍民，其官鑄大鐵錢並依舊行使。時河東諸軍州創新收刈白草，降下萬數不少。逐處官吏不能體量利害，例各差兵士，或探斫不前，即便逃走。公人等即出錢官買，或於人户係税草地内强行採打，引惹争競，即令逐處搔擾。公出榜曉示諸軍州，自榜到日，以前抛下兵士、公人收刈白草數目，並與放免。體量得逐處賊盗多是逃軍，兼近南郊，恐成群黨，驚劫人户，州縣不能禁止，指揮河東州軍，令逐處出榜招召。今日以前逃走廂禁軍人，與限一月，許於官司首身，更不問罪，並令依舊收管。十六日，西夏楊守素赴闕，公奏乞所有封册之禮，須候西北收兵只行，❶於體稍便。乞朝廷再三詳審。二十日，樞密院劄子：奉旨令公就近差人知麟州。公與明鎬商量，舉閤門祇候張繼勳。是月，出榜曉示諸州軍，應坊郭鄉村人户，今日已前帶即配賣物色，或包二税移逃者，並令與放罪，各令歸業。其元欠二税，並與除免，仍劄都轉運司。公到憲

❶「只」，疑爲「方」之形誤。

州，體量憲州城池窄小，奏乞增修。

十月九日，余靖奏，乞劄付河東，令彼處差人佯作葺豐州，所貴契丹不敢占據。奉聖旨，令公相度。公言：豐州至河東一百二十餘里，並無人烟，道路不通，今來難便去管興脩。初，麟州無酒務，不榷酒利，寬假邊民，自慶曆二年十二月，榷起酒利。公恐居民貧困，出榜并劄與麟州，令百姓依舊任便開沽。十日，公到麟州，體量二州四面邊疆，並無城寨防護，人户不敢復業，遂與明鎬商量申奏，乞脩復城寨。是月，發遣散移往府州，與土田耕種。十三日，奏乞收贖麟府陷破蕃界熟户百姓，依舊住坐耕作，出得糧草，方可却減下正兵，大段省得國家錢帛。是月體量得火山、岢嵐、保德軍三處各屯兵馬，所

入軍儲，皆是商旅人户將銅錢接糴北界斛斗，入倉中糴。每日計出却銅錢數百貫，過往北界。每歲計置，河東銅錢不日將盡，此邊防之大弊也。十九日，奏乞朝廷支絹五萬疋，送下河東轉運司，俵與岢嵐等三處博糴軍儲，急止銅錢出界之弊。二十七日，張亢奏，準經略司牒，岢嵐軍等處有閑地萬頃，乞先於要路安置堡子兩三箇，然後將上件地土擘畫。奉聖旨，令公相度。公恐置堡子，代州與北界相接，引惹言語，只令作社户名目，三五十家，靠險居住，高築牆院，防備盜賊。

十一月初五日，知原州蔣偕狀申，細腰城修築已完，須藉土兵守禦。公劄與涇原路，土兵充細腰城就糧，振武蕃落指揮。

十二月，經略司管勾何涉有母在蜀中，迎侍不得，切於孝養，初一日，公舉涉充益梓路通判，以便奉親，俾全孝道。時蔣偕出兵至佛空平，燒蕩族帳，种世衡領環州蕃漢兵燒蕩大小羊族帳。十四日，奏乞酬奬諸將功勞。是月，劄付陝府，據諸縣逃官田地，勒令地分鄰人空納租錢者，并見欠見錢數，並與除放。劄付與河東轉運司，將麟、府等州色役公人，支與係官閑田，仍免送二税。時契丹與元昊戰不利，奉聖旨指揮，令公體探北界事宜。公言：自古兵家每有挫衂，恐其下離叛，即別舉事，圖其復振，以攝衆心。今契丹西征無功，愧見其下，或謀起事，欲振兵威。此朝廷不可不防。是月，明鎬奏募民請射禁地，奉聖旨，令公詳明鎬所奏，相度經久利害聞奏。臣僚又奏焦太師來天池打量事，又奉聖旨，令公計會相度穩審，從長指揮。又奏相度到開耕禁地利害事。十六日，公自麟府路回到岢嵐軍。次日，有鈐轄孟元并岢嵐軍使米元湑來言，有萬勝指揮兵顔和告稱，有本指揮軍人結集背叛。司理院勘得本人不着次第，多欠人債，所告只聞人説，並無照據，欲領顔和赴營處斬。公尋指揮，令與逐官更子細勘鞫實情，如委實誣告，亦且决配。况未曾刑害著被告之人，恐今後更不敢告事。至十八日，孟元等來言，審勘得別無實情，更不敢枝蔓追究。公又奏，訪問得萬勝指揮招到雜色人，多有邊上已滿三年，其間輕狂之人，不奈辛苦，或亂出語，扇摇人衆，於邊上不便，乞早降指揮差替。

十九日，奉聖旨，差入内供奉官衛克勤押賜醫藥至公處，❶并傳宣命，公探候北界事宜及邊上設備者。公言：見各訓練，選奇兵，備戰敵，以分朝廷萬一之憂。二十日，西賊點集壯人壯馬，往環州界。公劄經略司起發軍馬，赴乾興寨駐劄防托，及令環、元州多方安撫前來蕃部蕃官。❷二十三日，奏言：切見太常博士趙拯、秘書丞劉奕馮浩、殿中丞范寬之馬仲甫徐執中杜樞、太子中允王復、太子中舍王孝和、大理寺丞張謨，並有才稱，宜處要務，俾臨邊事，可濟軍期，伏乞望朝廷速差上件官，充陝西、河東大郡通判。貼黃：自來兩府臣僚，無同罪舉官條例。臣出使，應所舉過官員，恐朝廷未賜施行。如任用後，犯正入己贓，臣並行同罪。

慶曆五年

正月十四日，奏撥細腰城屬環州。二十七日，河東轉運司申，諸縣尚顯等陳狀，爲老小殘疾及年六十已上至七十，年老除外，別無人丁，見今單身，乞放免。公劄下磁州疾速體量，尚顯等如有人户可以指射充替，即依條貫施行。如別無人户指射，即與免放施行。

二月，劄下并、代等路經略司、東都轉運司，❸遍行指揮逐處，疾速出榜曉示諸義勇軍，習學弓弩。是月，翰林學士吴育爲諫議大夫。育初尹開封府，時公在政府，因白事，數與公有迕。既而公

❶「奉」，原脱，作爲宋代官名，當爲「入内供奉官」，「奉」字不可省略，因補。

❷「元」，當爲「原」字之誤，環州與原州相鄰。

❸「東」上，當脱一「河」字。

出安撫河東，有奏請，多爲當國者所沮，育取可行者，固執行之。

三月十八日，西賊部領三千餘人，打刼篳篥城等。

四月十四日，公奏乞下部署司，揀選得力將佐，嚴行禁約。至時與漢兵會，免致疏虞。四月三日，新邊壕外槿柵至葫蘆河一帶，稱有西賊人馬約二萬餘人劄寨，及逐川内各有烟火五里至七里，蕃漢人户一例驚移。及差人探問，却稱來放牧牛羊。其驚移蕃漢人户，尋却歸復本處住坐。公言，昨往河西，體問得鄜州路前來被西賊破蕩之時，其初西賊用謀亦是如此。其人户爲前來無事，便各安心，更不驚移，遂遭虜殺。今來亦恐如打鄜州時，設此計謀。遂牒涇原路經略司，今後如得知西賊點集人馬，即將蕃漢人户多差人起遣回避，不得慢緩，免致驅虜。初四日，奏留蔣偕知原州。新降宣命，應係弓手、兵士年及五十已上，或疾病久遠，不堪醫治者，許本户人填替。如本户無人，即許召人充替施行。公十七日奏言，似此篤疾癈疾之類，非可詐僞者。爲年未五十已上，有碍上項宣命，諸處不敢替放。官中前來許顧人承替之時，内有事力之家，即可雇人。其下等第無錢顧人，多是恐脅家間骨肉，令典賣莊田雇人，深屬不便。乞指揮轉運司看驗，如委實是篤疾廢疾之類，並依諸軍類，更不問年甲，便與揀停歸農，不須要家人并顧人充替。又令疾苦之人各歸田園，所以不致失所。

五月，歐陽脩上疏，伏見杜衍、韓琦、范仲

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委任之臣。一旦相繼而罷，天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陛下於千官百辟之中，親選得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群邪相賀於内，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以爲陛下惜也。十五日，奏乞指揮麟、府二州，勘會歸業蕃漢人户，約量人口數目，支與貸糧。乞更賜指揮，與逐户買牛具錢本，選差朝臣一員照管撫恤，各令安歸復業。

閏五月，涇原部署司所奏抽減年深上京東兵，那官部押赴近裏永興等處駐劄，候今秋管押歸營。次奉聖旨，令公相度。公相度上件兵士，已各年深過滿，又知别路並減那歸營，秋間縱有事宜，亦難勾回。邊上恐遞相扇摇，别有言詞。尋涇原路差使臣管押歸營。二十四日，具狀申奏。

六月十四日，奏諸軍頭失墜補署文帖，免勒充長行，只於舊職名上降一等，所貴兵級安心。十七日，舉劉貽孫知鎮戎軍。二十九日，舉譚嘉震知德順軍。時慶州東路巡檢竹昺公勤膽勇，❶狄青、許遷等皆推許此人可用，舉昺充慶州駐泊都監。

八月十三日，聞朝廷差國子博士高良夫往延州，計會夏國差人定立疆界。又據高良夫申，商量立界，未定其西界，楊守素回宥州取覆囊霄去。公言：夏國一面稱大段點集軍馬，待與契丹相殺，一面却與漢家争些小疆界。臣謂契丹、元昊，除是天亡時則有戰争，不

❶「勤」，原誤作「勒」，據宣統本改。

顧利害。如顧利害，則無戰争之理。或二蕃連謀，窺伺中原，則今後契丹先起事端，候朝廷抽減陝西軍馬往河北，然後元昊入寇，則陝西四路，皆可憂虞。乞朝廷察此情狀，不可信憑，大爲之備，免致臨時敗事。再録與韓琦所上《攻守策》録呈，乞賜親覽。是月，與韓魏公奏舉李顯，❶授閤門祇候。❷二十三日，禁秦州博易，奏：體量得秦州自來客旅收買川貨物帛等，入蕃博易券馬，入官中賣，兼販蕃馬回訖。百姓所買馬錢，亦收買匹帛入蕃興販。今來若將秦州界西蕃博買一例止絶，必是一路蕃情怨望，兼大段隔却興販券馬及阻節客旅興販川貨，則一路糧草少人入中，必是誤事。伏乞朝廷下秦州，依舊降條貫施行。二十九日，舉李顯充邠州都監。

九月，舉張肇知寧州。公以河西麟、府田野空荒，城市窮困，使河東一路供饋糧草錢帛未有休期，若置一榷務，一則招誘蕃部牛羊鞍馬行貨，供河東一路官税要用；二則麟府路收得客旅税錢，大段出得貨利，就近供軍；三則止絶得私下與外界交易，免犯令。初四日，奏乞於麟州創置榷場。二十日，西界送石元孫歸漢，配全州編管。公言：素不與元孫相識，亦不知本人善惡。臣在延州，但聞劉平、石元孫部領軍馬救護延州，同戰拒賊，日夜血戰，兵少食盡，力屈被擒。即不曾退走，亦非不

❶「奏」，原誤作「奉」，據宣統本改。

❷「閤門」，原誤作「閣閤」，據宣統本改。

戰而降。但有不死於王事之罪，又累該大赦，却有救存延州之勞。縱不堪任用，亦且免其戮辱，少加存恤，當授一南班近下名目，於近州安置，使陷蕃將校等聞之，未絶向漢之心，不怨朝廷，不助夷狄，此禦戎之一策也。

十一月十一日，準樞密院劄子節文：臣僚劄子，秦鳳路部署已下，自來各破親兵逐月支破添支錢，乞今後所差親兵，揀選知武藝慣熟人數，不得替換，逐月更支破添支錢。候巡邊及駐劄出戰時，即乞一例量支盤纏錢三百文，所貴均平，免有虛破官錢。奉聖旨令陝西四路安撫司相度。公相度：若是揀却知武藝慣熟人數，久占在逐官手，不得替換，却恐不切閲習，因兹生疏，有誤使喚。已牒秦鳳路都部署司，據部署司親兵輪差替換，❶其餘路分，更不逐月支添支錢。

十二月二十一日，山外德順軍界靖邊、隆德寨壕外，各有新招弓箭手共八百餘人，請射地土耕種，脩築堡子把截，并逐家老小在彼居住，自來累遭虜掠。公牒涇原路安撫司，各令將老小人口等般入壕裏居住，只量留少壯人，在壕外堡子安泊防守，管勾耕種。若遇大段賊馬難以禦捍，亦須入壕裏回避，免枉遭虜掠。

按舊《年譜》，竄閻文應嶺南，尋死于道。此據富鄭公所作墓誌。按閻文應景祐二年十二月辛亥落入内都知，以昭宣使領

❶「司」，原誤作「手」，據上文改。

嘉州防禦使，爲泰州鈐轄。後兩日，改鄆州鈐轄，《百官表》同。景祐四年四月乙丑，文應徙潞州鈐轄，《百官表》同。寶元二年九月癸卯，文應卒。此據《百官表》。贈邠州觀察使，此據實録。未嘗有竄嶺南指揮及死于道事迹，不知鄭公何據也。今姑從鄭公墓誌，竢考。

《范文正公年譜》抉誤

王瑞來

范仲淹是宋代重要的政治家、軍事家，以主持「慶曆新政」和抵禦西夏而聞名。研究北宋的政治史、軍事史，離不開范仲淹，而研究范仲淹，則離不開《范文正公年譜》這部記載范仲淹生平事蹟的最基本的史籍。

《范文正公年譜》（以下簡稱《范譜》），不分卷，南宋樓鑰撰。樓鑰是南宋的一位政治家，仕履同范仲淹相似，也曾位至參知政事。樓鑰素所景仰范仲淹的人品政績，曾寫過《重建文正范公祠記》、《范氏復義宅記》等文章。從樓氏的仕履以及《范譜》撰成後曾經過范仲淹五世孫范之柔的校訂等事實考察，可知《范譜》大約撰成於開禧（一二〇五—一二〇七）末、嘉定（一二〇八—一二二四）初。當時，樓鑰由於受權臣韓侂胄的排擠，正擔任提舉太平興國宮這樣的閒散官，因而有餘暇翻檢群籍，編撰這樣一部年譜。

由於樓鑰生活的時代，去范仲淹生活的時代已遠，因此，他編撰《范譜》，主要是藉助於各類文獻的記載。我粗略統計過，在這部篇幅不大的年譜中，有名可稽的引

書就達二十多種。通過進一步考察，我發現《范譜》主要依據的史籍則是李燾的《續資治通鑑長編》(以下簡稱《長編》)，包括一些未註明出處的部分也是如此。此外，《范譜》的另一個主要依據對象便是范仲淹的文集、奏議、尺牘等第一手資料。我將現存輯本《長編》、《宋會要輯稿》等文獻記載的范仲淹事蹟同《范譜》校核一過，發覺《范譜》對范仲淹主要事蹟的記載，大致靡有遺漏。從徵引文獻的翔實、客觀、準確來看，《范譜》已具有一定的科學性，對後世科學地編撰年譜產生了好的影響。

然而，年譜屬於一種編年體傳記著作，在時間記載的準確性方面要求嚴格。由於樓鑰在編撰時的疏略以及分析理解史料有誤等原因，致使《范譜》存在不少繫年方面的失誤。結論的正確取決於史料的準確。爲了使這部記載范仲淹生平事蹟的基本史籍所反映的史實更爲準確，二十多年前，我在作《范仲淹集編年校證》以及應中華書局約請，點校《范文正公年譜》時，曾根據現存宋代有關文獻仔細校核了《范譜》。這個作業，省略了版本流傳方面的訛誤，僅是就樓氏原著本身的錯誤進行的考辨。考證完成後，一直藏於篋底，未加刊行。今發篋董理舊編，分爲史事紀年、詩文編年、其他三部分縷述如下。

一、史事紀年類

(一)明道二年譜文：

八月甲申，遂命公安撫江淮。

按，范仲淹受命安撫江淮災區時間，李燾於《長編》卷一一三卷末自注中明言「范仲淹以七月安撫江淮」。於此已見《范譜》

所記之誤。又檢之曆書，明道二年八月甲午朔，月内無「甲申」日。其實，《范譜》關於此事的記載亦源於《長編》。由於《長編》對「甲申」「的紀日未加以另外分行單記，而是混於范仲淹請求遣使視察江淮災區的記載之中，所以樓氏誤記作「八月」。

(二)景祐二年譜文：

冬十月，除尚書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有《謝表》，見文集。

按，《長編》卷一一六於景祐二年三月己醜條載：「知蘇州、左司諫、秘閣校理范仲淹爲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據此可知，將范仲淹此次除拜繫於「冬十月」誤。又，作爲第一手資料，《范文正公集》(以下簡稱《范集》)卷六有《朝賢送定惠大師詩序》一文，文末范仲淹自署：「時景祐二年五月八日，尚書員外郎充天章閣待制某序。」根據這一記載，范仲淹在景祐二年五月的撰文已署新官職，由此亦可證，《范譜》記作「十月」誤。

(三)景祐三年譜文：

春正月，公上太宗尹京日所判案牘。遂命崇政殿説書賈昌朝、王宗道同編次。

按，《長編》卷一一八於景祐三年二月内載：「甲子，命崇政殿説書賈昌朝、王宗道同編次太宗尹京日押字。時范仲淹權知開封府，上太宗所判案牘，故令昌朝等編次。」據此可知《范譜》將此事繫於「春正月」誤。

(四)寶元元年譜文：

冬十一月，徙知越州。

按，范仲淹徙知越州的時間，在樓鑰編《范譜》時即存異説。故樓氏於范仲淹知越

州之事後，特記如下數語存疑：「按，公文集有《刻唐祖先生墓誌於賀監祠堂序》，題曰『寶元元年知越州范某序』，繫元年知越州，《長編》卻稱二年三月丁未，當考。」檢《長編》卷一二三，確於寶元二年三月丁未條載：「徙知潤州范仲淹知越州。」依《長編》的體例，凡有異説，必施注語志疑考辨。此條無之，蓋李燾所本之國史、實録、會要等無異説也。又檢北宋熙寧年間孔延之編纂的《會稽掇英總集》卷十八《宋太守題名記》，范仲淹自於其上題名云：「寶元二年十一月到，康定元年四月授天章閣待制移知永興軍。」此足證范仲淹知越州在寶元二年。蓋二年三月敕命差除，十一月到任。樓鑰所舉范仲淹《刻唐祖先生墓誌於賀監祠堂序》，載《范集》卷六，文末紀年如樓氏所云。然而，我頗疑范仲淹原記作「寶元二年」，而「二」字後人不詳，誤以爲繫「元」字之重文符號「々」而改成「元」字。

（五）康定元年譜文：

七月己卯，公除龍圖閣直學士，與韓琦並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

按，據《長編》卷一二七，范仲淹除龍圖閣直學士，與韓琦並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的時間，當爲「五月己卯」。《范譜》此事記載全抄《長編》。然將「五月」誤成「七月」。

（六）慶曆元年譜文：

是歲築大順城。

按《范譜》將范仲淹主持修築大順城一事繫於慶曆元年誤。《長編》卷一三六於慶曆二年五月庚申條載：「慶之西北馬舖寨，當後橋川口，深在賊腹中。范仲淹欲城之，度賊必争，密遣子純祐與番將趙明先據其

地，引兵隨其後，旬日城成。是年三月也。」此後，李燾自注云：「按，《范仲淹奏議》，仲淹欲城大順，以三月十三日往柔遠寨駐紮，遣將密行估得寨地。又仲淹集有《三月二十七日自大順回見桃花》詩。」據此可知，范仲淹主持築大順城當在慶曆二年三月。

（七）慶曆二年譜文：

三月癸丑，公請給樞密院空名宣及宣徽院頭子各百道，以備賞功。從之。

按，《范譜》此記源自《長編》。然《長編》卷一三五將此事記於慶曆二年正月癸丑，《范譜》誤作「三月癸丑」。此誤由較之《長編》更爲原始的史籍《宋會要》的記載亦可辨明。《宋會要·兵》一八之二載：「（慶曆）二年正月，知慶州范仲淹請給樞密院空頭宣及宣徽院頭子各百道，以備賞戰功。從之。」

（八）慶曆二年譜文：

傳宣：「候將來邊事稍寧，詔卿用在兩地，非出擬議，亦非臣僚奏舉，特出朕意，宣諭卿知。「兼令密舉臣僚代邊任奏聞。先差入内内侍省高班陳舜封至傳宣，又差入内西頭供奉官麥知微至，傳宣旨撫問，賜鳳茶一合。

按，《范譜》此記有兩處錯誤。其一，仁宗傳宣當在慶曆三年。是年，范仲淹、韓琦等先後除拜樞密副使、參知政事，與傳宣「用在兩地」之旨相合。《長編》卷一四〇即於慶曆三年三月載：「是月，上令内侍宣諭韓琦、范仲淹、龐籍等：候邊事稍寧，當用卿等在兩地。已詔中書札記。此特出朕意，非臣僚薦舉。又令琦等密奏可代處邊任者。」據此可知，《范譜》將此事繫於慶曆

二年誤。

其二，又差入内西頭供奉官麥知微至撫問賜鳳茶之事，《范譜》與仁宗傳宣事同繫於慶曆二年，亦誤。檢《范集》卷十七有《謝賜鳳茶表》，《范譜》已將此表繫於皇祐元年范仲淹知杭州時。審謝表首句，正爲《范譜》於慶曆二年此處所記者。可見《范譜》一事兩出。考謝表中所云「屢觸雷霆之威，數蹈風波之險」等句，與《范集》卷十六《謝傳宣表》中語截然不同。蓋仲淹謝傳宣時正爲仁宗所倚重，而謝鳳茶時已是在罷參知政事、身被讒言之後。此事《范譜》繫於皇祐元年是，繫於慶曆二年則謬。

（九）慶曆三年譜文：

六月丁丑，除參知政事，固辭不拜。甲申，以公爲陝西宣撫使。

按，范仲淹初除參知政事時間，《長編》卷一四二、《宋史》卷二一一《宰輔表》均記於慶曆三年七月丁丑。辭參政後，以范仲淹爲陝西宣撫使之事，《長編》同卷亦記在七月甲申。檢之朔閏，慶曆三年六月丙申朔，月内無「丁丑」、「甲申」日；七月丙寅朔，丁丑爲十二日，甲申爲十九日。據此可知，《范譜》將范仲淹初除參知政事記爲陝西宣撫使繫於「六月」誤。

（十）慶曆五年譜文：

二月癸卯，公請以新建細腰城隸原州。從之。

按，檢《長編》卷一五六於慶曆五年閏五月内載：「甲辰，以細腰城隸原州，從四路安撫使范仲淹之請也。」從干支紀日看，「甲辰」僅後「癸卯」一日。不同史籍中凡記載同一詔敕時間略差一、二日，一般不視爲有誤，因不同史籍記録署敕、頒布之時間略

有差異。然《范譜》將「閏五月」記作「二月」則誤。

（十一）皇祐元年譜文：

公守杭日，林逋隱孤山。公過其廬，贈詩曰：「巢由不願仕，堯舜豈遺人。風俗因君厚，文章到老醇。」其激賞如此。《與人約訪林處士阻雨見寄》詩、《和沈書記同訪林處士》。

按，《范譜》將范仲淹與林逋交遊以及與林逋贈答之詩均繫於皇祐元年知杭州時，大謬。此時林逋已去世二十多年。林逋卒於天聖六年，此事在《長編》卷一〇六天聖六年十二月丁卯條有明確記載。那麼，范仲淹與林逋交遊在何時呢？檢《林和靖詩集》卷三，有《送范仲淹寺丞》一詩。詩云：「中林蕭寂款吾廬，疊疊猶欣接緒餘。去棹看當辨江樹，離尊聊爲摘園蔬。馬卿大才常能賦，梅福官卑數上書。黼座垂精正求治，何時條對召公車。」考仲淹生平，天聖二年遷大理寺丞，天聖四年丁母憂，天聖五年寓居南京，晏殊召掌府學。其間爲諸生作賦數十首，俱載《范集》。又上書論朝政「凡萬餘言」。天聖六年服除，以晏殊薦，除秘閣校理。由此可知，林逋與范仲淹交往，當在天聖二年至六年間。時仲淹爲大理寺丞，與林逋詩題合。又林逋詩中「馬卿大才常能賦，梅福官卑數上書」之句，當繫援引漢代典故隱指仲淹爲諸生作賦與上萬言書之事。據此可知，范、林交往詩作贈答均當繫於天聖五年前後。關於范仲淹與林逋的交遊，筆者舊有《范仲淹三至杭州考實》一文，有所涉及，見《浙江學刊》一九九一年第二期。

（十二）皇祐元年譜文：

正月，帝御便殿，訪近臣以備御之策，權三司使葉清臣言，詔問輔弼之能爲社稷之固者莫如公，又謂公深練軍政。

按，《長編》卷一六六將此事載於皇祐元年二月末。李燾且於此條下自注云：「清臣上對，不得其月，對有仲春之語，因附此月末。」李燾依據葉清臣奏對中「仲春」之語的考證爲是，《范譜》繫於「正月」不確。

（十三）皇祐元年譜文：

置義莊於蘇州。

按，《范集》附載仲淹所定《義莊規矩》，自署時間爲「皇祐二年十月」據此可知，仲淹置義莊當在皇祐二年，《范譜》繫於「皇祐元年」不確。

二、詩文編年類

（十四）大中祥符八年詩文繫年：

登第後，有詩云：「長白一寒儒，名登二紀餘。百花春滿路，二麥雨隨車。鼓吹迎前道，煙霞指舊廬。鄉人莫相羨，教子讀詩書。」

按，此詩不載於現存范仲淹集。除《范譜》收録外，尚見於北宋王闢之所撰《澠水燕談録》卷四。二書所録，文字略異。如「名登」記作「登榮」，「二紀」記作「三紀」，「二麥」記作「二月」等。《范譜》所本大約就是《澠水燕談録》。然而，問題並不在於文字差異，《范譜》將此詩繫於范仲淹進士及第這一年是錯誤的。其一，詩中的「二紀」或「三紀」與事實不合。作爲中國古代紀年的一種方式，一紀爲十二年。詩所書「二

紀」或「三紀」，當是二十四年或三十六年。即此詩當是范仲淹在及第二十四年或三十六年後所作。其二，詩中的「二月」也與公佈進士合格的時間不合。據《長編》卷八四所記，范仲淹的進士及第合格公佈的時間是在大中祥符八年三月。綜上所考，知仲淹此詩當是其晚年的作品。關於此詩繫年之誤，我已在《宋代士大夫の精神世界の一側面——范仲淹を中心に》（《東洋學報》第八二卷第二號，二〇〇〇年九月。中文版見《宋史研究論叢》第六輯，題爲《宋代士大夫主流精神論——以范仲淹爲中心的考察》，二〇〇五年四月）一文中指出。

（十五）天聖六年詩文繫年：

有《南京書院題名記》。

按，范仲淹於天聖五年、六年丁母憂期間，應晏殊之請，掌應天府學。樓氏據此，並據此文之題，即將此文繫於天聖六年，實誤。此文載《范集》卷七。文中有「今端明殿學士盛公侍郎度文其記，前參預政事陳公侍郎堯佐題其榜」之句。據徐自明《宋宰輔編年録》卷四記載，陳堯佐天聖七年除參知政事，明道二年罷，景祐四年拜相。由此可知，仲淹此文當作於陳堯佐罷參政，而尚未拜相之時。即明道二年至景祐四年之間。《宋宰輔編年録》同卷又載，盛度於景祐二年二月以端明殿學士、禮部侍郎除參知政事。而據仲淹自記，此文當作於盛度未除參政之時。綜上所考，知仲淹此文只能作於景祐元年。

（十六）天聖八年詩文繫年：

六月十五日，有《與周撰推官書》。

七月十二日，有《與歐静書》。

按，此二文均載於《范集》卷九，如《范

譜》所記，前文自署其時爲「六月十五日」，後文自署其時爲「七月十二日」。二文所述，爲同一件事，即有關滕宗諒(子京)輯李唐制書擬定書名之事。如果這兩通書信作於同年的話，則當致周揆書在前，致歐静書在後。然據《與周揆推官書》中引述《與歐静書》中語，並云「去年秋滕子京集李唐制書」可知，《與周揆推官書》當作於《與歐静書》之次年。《范譜》將《與周揆推官書》和《與歐静書》繫於同年，實誤。

(十七)天聖八年詩文繫年：

十二月，《與唐處士書》。

按，此文載《范集》卷九。《范集》卷六尚載有《唐異詩序》，仲淹於文末自署「天聖四年五月四日序」，並於序中提及「嘗貽之書」，又引述此信中「崔公既没，琴不在兹乎」等語。由此可知，仲淹作序在後，致書在前。從此信所記「十二月日」、序文署「五月日」可知，此書作年不會晚於天聖三年。《范譜》將此信繫於天聖八年誤。

(十八)景祐三年詩文繫年：

有《滕公夫人刁氏墓誌銘》。

按，此文載《范集》卷十二。刁氏，爲滕宗諒之母。仲淹因宗諒之請而作此文。文中云：「時景祐之三載，明年夫人無疾而終，……閏四月舉而附之。」據此可知，仲淹此文當作於景祐四年閏四月以後。《范譜》繫於景祐三年，實爲閱讀原文時疏忽所致。又，此誤由景祐三年無閏月，景祐四年恰恰閏四月亦可知。

(十九)景祐三年詩文繫年：

有《靈烏賦》。

按，此文載《范集》卷一。仲淹上書譏切時相吕夷簡，被貶落職知饒州。梅堯臣

贈以《靈烏賦》，仲淹同題作賦以答之。北宋陳貽范紹聖年間撰有《范文正公鄱陽遺事録》，其中「慶朔堂」條載：「公景祐三年八月三日到任，五年正月十三日移潤州。」而《范譜》將此賦繫於景祐三年，便與賦中所云「皇皇三月」不合。兼考仲淹於景祐五年正月便已離饒州任，則此賦只能作於景祐四年三月間。

（二十）景祐四年詩文繫年：

有《潤州謝上表》、《移丹陽郡先游茅山》詩、《京口即事》詩、《滕子京魏介之二同年相訪丹陽郡》詩。

按，據《長編》卷一二〇，仲淹徙知潤州敕命在景祐四年十二月壬辰。然據《鄱陽遺事録》「慶朔堂」條載，仲淹離開饒州，赴潤州任已在次年即寶元元年正月十三日。《范譜》於寶元元年内亦明言「春正月十三日赴潤州」。由此可知，《范譜》因仲淹徙知潤州敕命在景祐四年，而將上述詩文亦繫於是年，實誤。上述詩文，均作於寶元元年以後。

（二十一）寶元二年詩文繫年：

有《兵部侍郎胡公墓誌銘》。

按，此文載《范集》卷十二。墓誌云，胡則卒於寶元二年六月，「明年二月十有一日，葬於杭之錢塘縣南山履泰鄉龍井源」。據此可知，仲淹此文當作於寶元二年之次年康定元年。一般來説，墓誌繫年當從葬年，而不當從卒年。因爲葬年與卒年未必皆在同一年。《范譜》將此文從卒年繫年，顯誤。

（二十二）寶元二年詩文繫年：

公在越有《清白堂記》。

按，《范譜》此文繫年依據《范集》卷七

本文文末自署：「寶元二年月日記」。然北宋孔延之於熙寧間編纂的《會稽掇英總集》卷十九亦收録此文，文末自署寫作時間與《范集》異：「時康定元年三月二十日。」考《會稽掇英總集》成書早於《范集》，且此文又繫孔延之親録於清白堂，庶幾近實。

（二十三）康定元年詩文繫年：

有《舉張問孫復狀》。

按，此文載《范集》卷十八。張問，字昌言。據《宋史》卷三三一本傳，「嘗仕鄜延幕府」。《長編》卷一三五慶曆二年二月辛巳條亦有「仲淹近遣本州推官張問」的記載。孫復，字明復，宋代著名理學家。《宋史》卷四三二有傳。《長編》卷一三八慶曆二年十一月載：「甲申，以泰山處士孫復爲試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復，平陽人，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大約本於陸淳而增新意。石介有名山東，自介而下，皆以先生事復。年四十不娶。李迪知其賢，以其弟之子妻之。復初猶豫，石介與諸弟子謂：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欲托以子，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復乃聽。孔道輔聞復之賢，就見之。介執杖屨立侍左右，升降拜則扶之，其往謝亦然。介既爲學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故召用之。」據此，可知仲淹此舉狀當作於慶曆二年間。《范譜》繫於康定元年，誤。

（二十四）康定元年詩文繫年：

（有）《乞修京城》二札子。

按，文載《范集》卷十九。《長編》卷一三六於慶曆二年五月載：「戊午，建大名府爲北京。……景祐中，范仲淹知開封府，建

議城洛陽以備急難。及契丹將渝盟，言事者請從仲淹之請。吕夷簡謂：契丹畏壯侮怯，遽城洛陽，亡以示威，必長敵勢。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契丹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詔既下，仲淹又言：此可張虚聲耳，未足恃也。城洛陽既弗及，請速修京城。議者多附仲淹議。夷簡曰：此囊瓦城郢計也。使敵得渡河而固守京師，天下殆矣。故設備宜在河北。卒建北京。識者韙之。仲淹疏曰（即此札子之一，從略）。契丹既就盟，仲淹復上疏曰（即此札子之二，從略）。」考契丹就盟亦在慶曆二年，故仲淹乞修京城二札子均當繫於是年。《范譜》將此二札子均繫於康定元年，誤。又，《國朝諸臣奏議》卷一二六載仲淹前札，題爲《上仁宗論修建北京》，並於札子後附註云：「慶曆二年八月上，時爲陝西四路安撫沿邊招討使。」此記上奏具體時間與《長編》小異，然札子作於此年殆無疑義。

（二十五）慶曆元年詩文繫年：

是歲有《舉滑州節度判官歐陽修充經略安撫司掌書記狀》。

按，此文載《范集》卷十八。《長編》卷一二七於康定元年六月載：「辛亥，復權武成軍節度判官歐陽修爲館閣校勘。始，范仲淹副夏竦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闢修爲掌書記。修以親爲辭，且曰：今世所謂四六者，非修所好，兼此末事有不待修而能者。又曰：古人所與成事者，必有國士共之，非惟在上者以知人爲難。士雖貧賤，以身許人固亦未易。欲盡其死，必深相知。知之不盡，士不爲用。今奇怪豪俊之士往往已蒙收擇，顧用之如何爾。然尚慮山林

草莽有挺特知義慷慨自重之士未得出門下也，宜少思焉。」考仲淹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在康定元年五月，則知仲淹此舉狀當作於是年五、六月間。宋人胡柯《廬陵歐陽文忠公年譜》亦於康定元年内記仲淹闢歐陽修爲掌書記事。歐陽修《居士集》卷四十七有《答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亦明確繫於康定元年。綜上所考，知《范譜》將此文繫於慶曆元年誤。

（二十六）慶曆四年詩文繫年：

夏六月，有《上吕相公書》。

按，《范譜》據《范集》卷九，將仲淹三通作於不同時間的《上吕相公書》籠統繫於慶曆二年已爲不確，又將《上吕相公書》之三析出，復繫於慶曆四年，尤誤。詳審此書内容，乃繫仲淹懇請收回除其爲邠州觀察使成命之事。檢《長編》卷一三五，除仲淹爲邠州觀察使在慶曆二年四月己亥。可見仲淹上吕夷簡懇辭此任之書當在是年四月頒命之後。仲淹此書前云「六月日」，似此書作於六月，然《長編》卷一三六已將朝廷應仲淹之請收回成命記在五月癸亥。仲淹斷無朝廷已允其請，復求之宰相吕夷簡之理。兩種記載之異，或繫因是年六月初仲淹遠在邊上，尚未接到朝廷應允之命，而復求之吕夷簡所形成的。但此書作於慶曆二年則當毫無異議。從吕夷簡生平考察，此書繫於慶曆四年亦有抵牾。據《宋宰輔編年録》卷五、《宋史》卷二一一《宰輔表》記載，吕夷簡已於慶曆三年三月罷相，九月致仕。因此，仲淹不可能於慶曆四年六月再有致吕相公書。

（二十七）慶曆四年詩文繫年：

八月辛卯，……有《上吕相公書》。

按，如前所述，《范譜》據《范集》卷九將仲淹三通作於不同時間的《上呂相公書》籠統繫於慶曆二年已爲不確，又將《上呂相公書》之一析出，復繫於慶曆四年，尤誤。審此書中有云：「張龍圖吏道精强，但親年八十，寓於他鄉，復言不練兵律。延安重鎮，數郡仰賴，若不主戎政所失則大。」考張龍圖爲張存，時以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在仲淹向呂夷簡上此書不久，朝廷即將張存撤换，而以仲淹兼知延州。《長編》卷一二八於康定元年八月載：「庚戌，陝西經略安撫副使范仲淹兼知延州，徙知延州張存知澤州。……先是，……（張存）與仲淹議邊事，乃云素不知兵。且以親年八十求内徙。仲淹因自請代存。從之。」據此可知，仲淹此書作於康定元年明甚。

（二十八）慶曆四年詩文繫年：

十一月四日，又有《上呂相公書》。

按，如前所述，《范譜》據《范集》卷九已將仲淹三通作於不同時間的《上呂相公書》籠統繫於慶曆二年，此處又將《上呂相公書》之二析出，復繫於慶曆四年。據《宋史》卷十一《仁宗紀》所記，是年九月呂夷簡已卒，仲淹焉有十一月四日再向「死魂靈」致書之理？尤大謬。審此書云「前則劉平陷没，范資政去官；次則韓琦與某貳於元帥，不能成績，以罪失職；復以夏、陳分處二道，期於平定，近以師老罷去，而更張之。三委文帥，一無武功。今歸之四路，復皆用儒。」考仲淹所云當爲如下事實：范雍去官後，以仲淹、韓琦並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即仲淹所云「貳於元帥」。此見於《長編》卷一二五康定元年五月己卯條記載；而後范、韓相繼罷去，即仲

淹所云「以罪失職」，此見於《長編》卷一三一慶曆元年四月記載；「復以夏、陳分處二道」，指以資政殿學士、右諫議大夫陳執中同陝西都部署兼經略安撫緣邊招討等使、知永興軍，而夏竦仍判永興軍。此見於《長編》卷一三四慶曆元年十月甲申條記載；「近以師老罷去」，指夏竦徙判河中府，陳執中徙知陝州。此見於《長編》卷一三四慶曆元年十月甲午條記載；「今歸之四路，復皆用儒」，指以韓琦管勾秦鳳路部署司事，王沿管勾涇原路部署司事，仲淹管勾環慶路部署司事，龐籍管勾鄜延路部署司事。此亦見於《長編》卷一三四慶曆元年十月甲午條記載。又《長編》卷一三四慶曆元年十一月乙亥條記載「是月梁適自陝西還，知慶州范仲淹附奏《攻守二議》」，亦與此書前云「十一月四日」之時間及與書中云「附記注梁學士達於台聽」之事實相合。綜上所考，可知仲淹此通《上吕相公書》作於慶曆元年無疑。

(二十九)慶曆四年詩文繫年：

有《舉許渤簽署陝府判官事狀》。

按，此狀載《范集》卷十八。據狀中云，許渤時爲潤州觀察使。仲淹子純仁《范忠宣集》卷十二《秘書丞許君墓誌銘》載：「君諱渤，字仲容，其先許昌人。……天禧三年舉進士。……先文正字饒移潤，適君在幕中，遂知其賢。因暇日問之曰：「以君文行之高，何知者之少耶?」君對曰：「相知之道，固未易也。未嘗苟欲人知，故人亦不知。蓋聞君子病乎無能，不知非所病也。」文正公愛重嗟歎之。遂薦於朝，改著作佐郎。」據此，知許渤爲潤州觀察推官當在寶元間。又據舉狀之題，知仲淹之薦當在康

定間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時。《范譜》將仲淹此狀繫於慶曆四年，與許渤及仲淹之生平均不合，誤。

（三十）慶曆四年詩文繫年：

十二月，有《祭呂相公文》、《祭陳相公文》。

按，二祭文載《范集》卷十。祭文首句記其時，均作「維慶曆四年十一月日」。據此可知，《范譜》繫於「十二月」，顯誤。

（三十一）慶曆四年詩文繫年：

有《舉張伯玉應制科狀》。

按，此文載《范集》卷十八。《長編》卷一一四於景祐元年六月内載：「丙午，以應書判拔萃科潞州司法參軍江休復爲大理寺丞；張伯玉、林億、閻詢並除兩使幕職官。」李燾並於此下注云：「二月乙未已罷書判拔萃科，不知江休復等何故猶以應科除官。按《登科記》云，是年春詔今後更不置此科。六月，令已應科人不御試，休復蓋是不御試逕除官者。」聶崇岐先生《宋代制舉考略》認爲書判拔萃科非制科。然宋人則將此科視爲有別於貢舉之制科。《文獻通考》卷三十三《選舉考》於「賢良方正」條下載：「苗昌言奏：國初嘗立三科，景德增而爲六。仁宗皇帝時，李景請依景德故事，親策賢良秘閣六論，專取六經及問時務，其史傳註疏乞不條問。帝亦以爲問隱奥觀其博不若取其能明世之治亂有補闕政。又詔以景德六科爲制舉之目，俾少卿監已上奏舉内外京朝官，增置書判拔萃科、高蹈丘園科、沉淪草澤科、茂材異等科，總爲十科，並許布衣應詔。於是，何詠、富弼、余靖、尹洙、蘇紳、張方平、江休復、張伯玉輩出焉。」觀《通考》所言，當繫宋時十科總名制科。其所列舉之

人，有應賢良方正能言其諫科者，亦有應十科之中其他科者。此亦可證書判拔萃科爲制科之一。張伯玉廁名其間，當即指《長編》所記其應書判拔萃科。據此可知，仲淹舉狀當作於景祐元年。《范譜》繫於慶曆四年誤。

(三十二)慶曆五年詩文繫年：

有《邠州建學記》。

此文載《范集》卷七。仲淹於文中云「慶曆甲辰歲，予參貳國政，……明年春，予得請爲豳城守，署事之三日，謁夫子廟。……遂以建學。……明年夏，厥功告畢。……予既改南陽，郡博士移書請爲之記。」據此可知，仲淹此文作於慶曆六年知鄧州時，《范譜》繫於慶曆五年誤。

(三十三)慶曆五年詩文繫年：

有《論復並縣札子》。

按，此文載《范集》卷十九。檢《長編》卷一四三載，仲淹等在慶曆三年九月條陳除弊十事，其八曰減徭役，即省並縣事。《長編》又於卷一四九慶曆四年五月己醜條載，「省河南府潁陽、壽安、偃師、緱氏、河清五縣爲鎮。逐鎮令轉運司舉幕職州縣官使臣兩員監酒稅，仍管勾煙火公事。又析王屋縣隸河南府。始用參知政事范仲淹議也。」審此札中云「臣去年秋才入中書，蒙聖慈差中使催臣言事」，兼考仲淹除參知政事時間爲慶曆三年八月丁未，可知札中所引仁宗之「西京河陽管界諸縣近經馳廢，頗聞人民不便，並特令依舊」的赦書，以及仲淹此札，均出在慶曆四年。《范譜》將此札繫於慶曆五年誤。

(三十四)慶曆七年詩文繫年：

二月，有《祭龍圖楊給事文》，有

《祭尹師魯舍人文》。

按，二祭文均載《范集》卷十。前文首句記其時爲「慶曆七年三月日」；後文首句記其時爲「慶曆七年四月十一日」。由此可知，《范譜》將二祭文總繫於「二月」顯誤。

（三十五）皇祐元年詩文繫年：

公在杭有《過餘杭白塔寺》詩、《西湖筵上贈胡侍郎》詩。

按，二詩均載《范集》卷四。檢《范集》卷三有《贈餘杭唐異處士》一詩，詩中自註：「時胡侍郎守餘杭。」考諸史籍，在仲淹之前知杭州者，胡姓唯有胡則一人。胡則字子正，《宋史》卷二九九有傳。仲淹通判陳州時，胡則爲知州。胡則於明道二年四月徙知杭州，仲淹爲撰《代胡侍郎乞朝見表》；景祐元年，仲淹由睦徙蘇，途經杭州，又爲撰《代胡侍郎奏乞録餘杭州學名額表》；同年胡則以兵部侍郎致仕，仲淹又作有《賀胡侍郎致仕狀》。胡則致仕後，寓居杭州，卒於寶元二年，仲淹撰有《兵部侍郎致仕胡公墓誌銘》。《西湖筵上贈胡侍郎》一詩題中之「胡侍郎」即胡則。《過餘杭白塔寺》詩中「遷客特依依」之句，即指仲淹因諫廢郭皇后先被貶知睦州，繼而徙知蘇州之事。由此可知，二詩均當作於景祐元年，《范譜》將二詩繫於皇祐元年仲淹知杭州時，誤。

（三十六）皇祐二年詩文繫年：

有《舉李宗易向約堪任清要狀》。

按，此文載《范集》卷十九。據舉狀云，仲淹繫依據慶曆八年五月十四日敕文薦舉李、向二人。由此可知，此舉狀當作於慶曆八年，《范譜》爲於皇祐二年誤。

（三十七）皇祐三年詩文繫年：

(有)《進故朱寀所撰春秋文字狀》。

按，此文載《范集》卷十九，全題爲「進故朱寀所撰春秋文字及乞推恩與弟置狀」。《長編》卷一四四於慶曆三年十月載：「乙卯，詔修兵書，翰林學士承旨丁度提舉、集賢校理曾公亮、朱寀爲檢閱官。」李燾於此條下自注云：「朱寀九月丙寅以佐著作直講爲集賢校理。尋卒。范仲淹集有奏狀，乞録其弟。」據此可知，仲淹此狀當作於慶曆間。《范譜》繫於皇祐二年誤。

(三十八)皇祐三年詩文繫年：

有《舉彭乘自代狀》。

按，此狀載《范集》卷十八。彭乘，字利建。《宋史》卷二九八有傳。《范譜》將此狀繫於皇祐三年，誤。審此狀中有云：「臣奉敕就轉尚書户部郎中依前充職。」仲淹何時轉户部郎中，史無明確記載。然據富弼撰仲淹墓誌，仲淹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時遷龍圖閣直學士、吏部員外郎。時爲康定元年五月。又據仲淹《耀州謝上表》，仲淹因擅答西夏李元昊書，降授户部員外郎，時在慶曆元年四月；再據《長編》卷一三三載，仲淹在慶曆元年九月復官户部郎中。可知仲淹除户部郎中當在未降户部員外郎之時。史書未載仲淹康定元年八月兼知延州時是否轉官，然據前考證，仲淹轉户部郎中的時間只能在康定元年五月以後，慶曆元年四月以前。又按，據《長編》卷一二二載，寶元元年，彭乘爲集賢校理；又據《長編》卷一六六載，皇祐元年時彭乘已爲翰林學士，與仲淹舉狀云其爲集賢校理也不合。此亦證《范譜》繫年誤。

(三十九)皇祐三年詩文繫年：

三月，有《太子中捨上官君墓誌銘》。

按，此墓誌載《范集》卷十三。墓誌中明確記載「皇祐三年四月葬君於濟陰縣沛郡鄉崇儒里」。據此可知，仲淹此文至少當作於皇祐三年四月以後，《范譜》繫於「三月」顯誤。

（四十）皇祐三年詩文繫年：

有《陳乞潁亳一郡狀》。

按，此文載《范集》卷十九。檢《長編》卷一七二皇祐四年五月丁卯條載：「資政殿學士、户部侍郎范仲淹以疾求潁州。詔自青州徙。行至徐州卒。」仲淹狀中亦云：「去冬已來，頓成羸老，精神減耗，形體尫弱，事多遺忘，力不支持。其青州常程公事，已牒通判職官發遣。」考仲淹於皇祐三年三月始赴青州任，此處「去冬」，當指皇祐三年冬。而此狀爲皇祐四年所作則無疑。《范譜》將此狀繫於皇祐三年誤。

（四十一）皇祐三年詩文繫年：

上書言（轉運得人許自擇知州）。

按，《范譜》此下所記仲淹奏疏，《范集》失載，見於《國朝諸臣奏議》卷六十七，題作《上仁宗論轉運得人許自擇知州》。《奏議》於此奏之處註明上書時間：「慶曆三年二月上。」據此，可知《范譜》將此奏繫於皇祐三年誤。

三、其　他

（四十二）譜前

文正公即書記第三子也，諱仲淹，字希文，端拱二年己丑八月癸酉二日丁丑，以辛丑時生。

按，是年八月己酉朔，二日爲庚戌，丁

丑乃二十九日，檢宋祁《景文集》卷三二《賜參知政事范仲淹生日詔》題下注云「八月二十九日生」，知「二」下當脱「十九」二字。

（四十三）天聖六年記事：

又《奏乞王洙充南京講書狀》。

按，此文載《范集》卷十八。然此文標題内尚有「代人」二字，《范譜》省去，誤。考仲淹此狀，當繫代晏殊所作。天聖五年，仲淹丁母憂期間，應知應天府晏殊之請，出掌應天府學。天聖六年，又因晏殊之薦，入朝爲秘閣校理。仲淹此狀當作於入朝之前。《宋會要輯稿・崇儒》二之三恰有晏殊於天聖六年薦舉王洙充應天府書院説書之記録，可證仲淹此狀確繫代晏殊而作。

（四十四）明道二年記事：

是年三月甲子，太后崩。

按，據《宋史》卷十《仁宗紀》、《長編》卷一一二所記，莊獻太后崩於明道二年三月甲午。檢是年三月丙寅朔，月内無「甲子」日，甲午爲三月二十九日。據此可知，《范譜》將「甲午」記作「甲子」，當係形近而誤。

（四十五）景祐三年記事：

（五月）遂罷黜，落職知饒州。時朝士畏宰相，無敢過公者，獨龍圖閣直學士李紘、集賢校理王質出郊餞飲之。

按，《范譜》此記實抄自《長編》卷一一八景祐三年五月丙午條，然將李紘之官職「天章閣待制」誤作「龍圖閣直學士」。

（四十六）寶元二年記事：

（元昊）又置十八監軍司，委酋豪分統其衆，總十五萬。又選豪族善弓馬三千人迭直，僞號六班直。至是，用其黨楊守素之謀，築壇受册，僭號始受「英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

按，《范譜》此記數誤。其一，記西夏兵力十八監軍司總十五萬人爲誤。《長編》卷一二〇景祐四年十二月末載：「置十八監軍司，委酋豪分統其衆。自河北至臥羅山七萬人，以備契丹；河南洪州、白豹、安鹽州、羅洛、天都、惟精山等五萬人，以備環、慶、鎮戎、原州；左廂宥州路五萬人，以備鄜、延、麟、府；右廂甘州路三萬人，以備西番、回紇；賀蘭駐兵五萬人，靈州五萬人，興慶府七萬人爲鎮守。總三十餘萬。」其二，「三千人迭直「，《長編》同卷記作「五千人迭直」。其三，僭號始受「英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據《長編》卷一二二、《宋史全文》卷七、《東都事略》卷一二七《西夏傳》、《太平治跡統類》卷七《康定元昊擾邊》、《宋史》卷四八五《夏國傳》，元昊僭號當爲「始文英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范譜》將「文」記作「受」，屬上成句，實誤。

（四十七）慶曆二年記事：

四月癸亥，除鄜州管内觀察使。

按，《范譜》此記亦存數誤。其一，據《長編》卷一三五及《范集》卷十六《讓觀察使三表》所記，仲淹所除爲「邠州管係繫龐籍。其二，據《長編》，此次除拜時間爲「四月己亥」，《范譜》作「四月癸亥」亦誤。是年四月甲戌朔，月内無癸亥日，己亥爲二十六日。

（四十八）慶曆二年記事：

十月辛亥，以公爲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鄜延路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

按，據《長編》卷一三八慶曆二年十月辛亥條所記，仲淹所除爲「環慶路都部署」，《范譜》記作「鄜延路都部署」誤。

鳴謝

《儒藏》精華編惠蒙善助，共襄斯文；謹列如左，用伸謝忱。

本焕法師　壹佰萬元
智海企業集團董事長　馮建新先生　壹佰萬元
NE·TIGER時裝有限公司董事長　張志峰先生　壹佰萬元
付　剛先生　伍拾萬元
北京天創盛世數碼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　周　洲先生　拾萬元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本册審稿人　張忱石

本册責任編委　谷　建

